

曼德拉 狱中来信

NELSON MANDELA

纵暗夜漫漫，终会迎来光辉岁月

27年监狱生涯写下的255封信·首次展示曼德拉从未示人的一面

THE PRISON LETTERS OF NELSON MANDELA

[南非] 纳尔逊·曼德拉 著 [南非] 萨姆·文特尔 编
姚 军 译 [南非] 扎马斯瓦齐·德拉米尼-曼德拉 作序

EDITED BY SAHM VENTER

FOREWORD BY ZAMASWAZI DLAMINI-MANDELA



文化发展出版社
Cultural Development Press



目录

[推荐序 南冠廿七载，片语诉衷情](#)

[序](#)

[导言](#)

[信件说明](#)

[纳尔逊·曼德拉的囚犯编号](#)

[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1962年11月—1963年5月）](#)

[致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1962年11月6日）](#)

[罗本岛最高安全监狱](#)

[回到比勒陀利亚](#)

[致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指挥官（1963年9月23日）](#)

[致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指挥官（1963年10月8日）](#)

[致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指挥官的信（1963年10月25日）](#)

[致荷兰驻南非大使库恩·斯托克（1964年6月11日）](#)

[罗本岛最高安全监狱（1964年6月—1982年3月）](#)

[致律师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1964年1月15日）](#)

[致布拉姆·费希尔—他的同志和里沃尼亚审判中的律师（1964年8月2日）](#)

[致罗本岛监狱指挥官（1964年11月30日）](#)

[致监狱官员维瑟少校「邮戳日期：1965年8月25日」](#)

[致监狱署署长](#)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966年2月17日）](#)

[致南非大学教务长（1966年8月22日）](#)

[致美国国际法协会秘书长（1966年8月31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1966年9月8日）](#)

[致朋友、原《金城邮报》编辑塞西尔·埃普赖利（1967年2月11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1967年2月27日）](#)

[致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曼德拉的律师）（1967年3月21日）](#)

[致乔尔·卡尔森（曼德拉的律师）](#)

[致司法部清算人「罗本岛监狱传达室邮戳日期 1967年10月23日」](#)

[致最高法院常务司法官（1967年12月6日）](#)

[致阿德莱德·坦博—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活动家，ANC主席及曼德拉原律师合伙人奥利弗·坦博之妻（1968年3月5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1968年4月29日）](#)

[致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1968年4月29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1968年9月16日）](#)
[致K.D.马坦齐玛—曼德拉的侄儿、滕布酋长及特兰斯凯首席部长](#)
[「罗本岛传达室邮戳日期，1968年10月14日」](#)
[致律师、特兰斯凯家园民主党领导人诺利奇·古扎纳「邮戳日期：1968年10月14日」](#)
[致曼戈苏图·布特莱齐，曼德拉的家族朋友、祖鲁王子](#)
[致次女和幼女泽纳妮和津齐·曼德拉（1969年4月2日）](#)
[致长女马卡齐维·曼德拉（1969年2月16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休伊萨门上尉（1969年2月28日）](#)
[致朋友和同志莉莉安·恩戈伊（1969年3月3日）](#)
[致吉布森·肯特—曼德拉的侄儿、著名剧作家和作家（1969年3月3日）](#)
[致姆特托·马坦齐玛酋长，曼德拉的亲戚（1969年3月17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969年4月2日）](#)
[致司法部长（由监狱署署长转交）（1969年4月22日）](#)
[致P.K.马迪基泽拉夫人—温妮·曼德拉的继母（1969年5月4日）](#)
[致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曼德拉的律师](#)
[致次女和幼女泽纳妮和津齐·曼德拉（1969年6月23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969年6月23日）](#)
[致妻姐妮基·莎巴（1969年7月15日）](#)
[致亲戚泰利·姆蒂拉拉（1969年7月15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969年7月16日）](#)
[致前妻、滕比的母亲伊芙琳·曼德拉（1969年7月16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范·阿尔德上校（1969年7月22日）](#)
[致次子马克贾托·曼德拉（1969年7月28日）](#)
[致塞夫顿·乌特拉—温妮·曼德拉的姐姐南希（纳利）·乌特拉的丈夫（1969年7月28日）](#)
[致次女与幼女泽纳妮和津齐·曼德拉（1969年8月3日）](#)
[致艾琳·布特莱齐—曼德拉的朋友，曼戈苏图·布特莱齐酋长之妻（1969年8月3日）](#)
[致奥康准将，由罗本岛指挥官转交（1969年8月5日）](#)
[致外甥女奥利弗·诺姆丰多·曼德拉（1969年9月8日）](#)
[致诺鲁萨波·艾琳·姆夸伊，曼德拉狱友威尔顿·姆夸伊的妻子（1969年9月29日）](#)
[致伦敦大学对外教务处处长（1969年10月1日）](#)
[致阿德莱德·山姆·梅斯，曼德拉第一任妻子伊芙琳·曼德拉的弟媳](#)

(1969年11月3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 (1969年11月16日)
致伦敦大学对外教务处长 (1969年11月18日)
致温妮·曼德拉的姨夫保罗·姆宰杜梅 (1969年11月19日)
致儿媳、滕比遗孀托科·曼德拉 (1969年11月29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 (1970年1月1日)
致堂兄恩坦博曾卡纳瓦·恩科西亚内酋长 (1970年1月1日)
致阿德莱德·坦博，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曼德拉前法律合伙人、ANC主席奥利弗·坦博之妻 (1970年1月31日)
致马歇尔·莎巴—温妮·曼德拉大姐妮基·莎巴的丈夫 (1970年2月3日)
致亲戚泰利·曼德拉 (1970年3月6日)
致次子马克贾托·曼德拉 (1970年3月31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 (1970年4月2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 (1970年4月20日)
致长女马卡齐维·曼德拉 (1970年5月1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 (1970年5月29日)
致最小的妹妹利比·马库茨瓦纳·皮利索 (1970年6月1日)
致诺库卡尼亚·卢图利夫人—ANC前主席艾伯特·卢图利酋长的遗孀 (1970年6月8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 (1970年6月20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 (1970年7月1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 (1970年8月1日)
致参议员道格拉斯·卢赫勒，曼德拉的朋友、前同事 (1970年8月1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 (1970年8月31日)
致儿子马克贾托·曼德拉 (1970年8月31日)
致司法部长 (1970年9月14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 (1970年10月1日)
致司法部长 (1970年11月19日)
致桑娜·泰伊斯，“蓝色珊瑚礁”饭店老板 (1970年12月1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 (1970年12月24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 (1970年12月24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 (1970年12月28日)
致乔伊斯·西哈卡内，温妮·曼德拉的战友 (1971年1月1日)
致朋友诺玛比托·布哈拉 (1971年1月1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 (1971年1月2日)

[致蒂姆·马哈拉杰，狱友马克·马哈拉杰之妻（1971年2月1日）](#)
[致朋友伊斯梅尔和玛莎·马特拉库（1971年2月1日）](#)
[致次女泽纳妮·曼德拉（1971年3月1日）](#)
[致朋友克里斯蒂娜·朔尔茨（1971年3月1日）](#)
[致朋友与同志法蒂玛·米尔（1971年3月1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1年3月31日）](#)
[致长子滕比的遗孀托科·曼德拉（1971年4月1日）](#)
[致“茜茜”（1971年4月1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1年4月4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
[致先锋图书销售公司（1971年9月26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2年3月27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972年6月1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3年3月7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3年3月7日）](#)
[致海伦·苏斯曼—南非国会反对派成员（1974年3月1日）](#)
[致司法部长（1974年5月13日）](#)
[致司法部长（1974年5月25日）](#)
[致西兰德委员会（1974年6月18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4年6月26日）](#)
[致朋友和同志法蒂玛·米尔（1974年11月1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4年12月1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975年2月1日）](#)
[致司法部长J.克鲁格（1975年2月12日）](#)
[致流亡伦敦的同志优素福·达杜（1975年11月1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
[致朋友和同志法蒂玛·米尔（1976年1月1日）](#)
[致监狱署长（1976年1月23日）](#)
[致前狱友内维尔·亚历山大的母亲D.B.亚历山大（1976年3月1日）](#)
[致费利西娅·肯特里奇，律师、西德尼·肯特里奇律师之妻（1976年5月9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6年7月12日）](#)
[致监狱署长（1976年7月12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6年8月18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976年8月18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976年8月19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976年9月1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976年10月1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6年10月7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6年10月12日）](#)
[致阿德莱德·坦博（“特洛贝特萨内·楚库杜”）—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活动家，ANC主席及曼德拉原律师合伙人奥利弗·坦博之妻（1977年1月1日）](#)
[致杜马·诺奎律师（格克瓦尼尼·米亚）（1977年1月1日）](#)
[致律师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1977年1月21日）](#)
[致罗本岛监狱长（1977年5月19日）](#)
[致亲戚诺布利莱·图拉雷（1977年7月19日）](#)
[致次女泽纳妮和丈夫穆齐·德拉米尼（1977年7月24日）](#)
[致幼女津齐·曼德拉和伙伴乌帕·西卡梅拉（1977年7月24日）](#)
[致罗本岛监狱长（1977年9月18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977年12月4日）](#)
[致监狱署长（1977年12月6日）](#)
[致朋友和同志阿米娜·卡查利亚（1977年12月12日）](#)
[致蒙蒂·奈克尔医生的妻子玛丽·奈克尔（1978年1月10日）](#)
[致罗本岛监狱长（1978年1月16日）](#)
[致家族朋友、祖鲁王子曼戈苏图·布特莱齐（1978年10月1日）](#)
[致罗本岛监狱长（1978年10月2日）](#)
[致司法部长（1978年10月23日）](#)
[致小女儿津齐·曼德拉（1978年11月26日）](#)
[致恩迪莱卡·曼德拉—曼德拉的孙女，已故儿子滕比的长女（1979年1月21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979年1月21日）](#)
[致长女马卡齐维·曼德拉（1979年5月13日）](#)
[致罗本岛监狱长（1979年5月20日）](#)
[致朋友、记者彼得·韦尔曼（1979年5月27日）](#)
[致艾伦·帕顿—作家，自由党领导人，曾在里沃尼亚审判中做证（1979年7月29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979年9月2日）](#)
[致刑事与警察部长（1979年9月4日）](#)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9年11月19日）](#)
[致小女儿津齐·曼德拉（1979年12月9日）](#)
[致罗本岛监狱长（1979年12月23日）](#)
[致英国工党议员丹尼斯·希利（1980年1月8日）](#)
[致小女儿津齐·曼德拉（1980年1月27日）](#)

[致教育部长，由监狱长转交（1980年2月1日）](#)
[致小女儿津齐·曼德拉（1980年2月10日）](#)
[致律师、同志杜拉·奥马尔（1980年1月6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980年7月30日）](#)
[致朋友、同志阿米娜·卡查利亚（1980年10月26日）](#)
[致小女儿津齐·曼德拉（1981年1月3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981年4月26日）](#)
[致彼得罗妮拉·费鲁斯，前政治犯亨尼·费鲁斯的遗孀（1981年5月3日）](#)
[致卡玛格维尼·马迪基泽拉，曼德拉侄儿K.D.马坦齐玛的女儿（1981年11月15日）](#)
[致艾莎·阿诺德（1981年11月15日）](#)
[致南非警察部队的库切少将（1981年11月27日）](#)
[波尔斯穆尔最高安全监狱 1982年3月—1988年8月](#)
[致波尔斯穆尔最高安全监狱负责人](#)
[致波尔斯穆尔最高安全监狱负责人（1983年2月25日）](#)
[致拉塞尔·皮利索，曼德拉妹妹利比的丈夫（1983年6月29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的朋友阿黛尔·德瓦尔（1983年8月29日）](#)
[致监狱署长（1983年10月6日）](#)
[致朋友法蒂玛·米尔](#)
[致特雷沃·图图，德斯蒙德和利亚·图图之子（1984年8月6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984年12月27日）](#)
[致朋友、同志伊斯梅尔·米尔（1985年1月29日）](#)
[致南非总统P.W.博塔（1985年2月13日）](#)
[致支持者蕾·卡特（1985年3月4日）](#)
[致朋友、电影制片人莱昂内尔·恩加卡内（1985年4月1日）](#)
[致“黑腰带”组织主席希娜·邓肯（1985年4月1日）](#)
[致同志和朋友阿奇·古梅德（1985年7月8日）](#)
[致同志和朋友阿奇·古梅德](#)
[致律师、政治活动家维多利亚·诺尼亚梅泽罗·姆森格（1985年7月8日）](#)
[致诺林达·姆加贝拉（1985年7月8日）](#)
[致南非大学（1985年10月15日）](#)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985年12月5日）](#)
[致医生、朋友杜米萨尼·姆扎马内（1985年12月17日）](#)
[致监狱署长](#)
[致朋友乔伊·莫切洛阿（1986年2月17日）](#)

[致图克维尼、杜马尼和奎库，曼德拉的外孙—长女马卡齐维·曼德拉的孩子们](#)

[致朋友、同志和前狱友迈克尔·丁加克（1986年4月24日）](#)

[致侄儿、滕布酋长和特兰斯凯首席部长K.D.马坦齐玛（1986年5月19日）](#)

[致波尔斯穆尔最高安全监狱负责人（1986年10月6日）](#)

[致妹妹玛贝尔·诺坦库·蒂马奎（1987年2月18日）](#)

[致朋友、大学教授Z.K.马修斯的妻子弗里达·马修斯（1987年2月25日）](#)

[致朋友凯普·姆肯塔内（1987年2月25日）](#)

[致朋友海伦·约瑟夫（1987年4月1日）](#)

[致孙子、马克贾托之子曼拉·曼德拉（1987年7月9日）](#)

[致孙女、已故儿子滕比的小女儿南迪·曼德拉（1987年8月17日）](#)

[致小女儿津齐·曼德拉（1987年8月31日）](#)

[致学者、朋友曼费拉·拉姆费勒（1988年3月1日）](#)

[泰格伯格医院和康斯坦蒂亚山医院（1988年8月—12月）](#)

[致波尔斯穆尔最高安全监狱长官（1988年8月29日）](#)

[致W.J.霍斯滕教授（1988年11月25日）](#)

[致孙女、已故儿子滕比之女南迪·曼德拉（1988年12月5日）](#)

[致佐莱卡和宗德瓦·曼德拉—他的孙女和孙子、小女儿津齐的儿女](#)

[致孙女和孙子扎齐维、扎马斯瓦齐和津赫勒—次女泽纳妮的儿女们（1988年12月5日）](#)

[致波尔斯穆尔最高安全监狱长官（1988年12月5日）](#)

[维克多·沃斯特监狱（1988年12月—1990年2月）](#)

[致南非大学教授W.J.霍斯滕（1988年12月23日）](#)

[致朋友、同志阿奇·古梅德（1989年1月10日）](#)

[致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及其妻子利亚·图图（1989年1月17日）](#)

[致南非卫理公会教派秘书长奥斯汀·马西牧师（1989年1月17日）](#)

[致因卡塔主席曼戈苏图·布特莱齐（1989年2月3日）](#)

[致伊莱恩·卡恩斯—泰格伯格医院负责照顾他的护士长（1989年2月14日）](#)

[致外孙、长女马卡齐维之子杜马尼·曼德拉（1989年2月28日）](#)

[致朋友、前罗本岛狱友奎迪·姆卡里皮（1989年2月28日）](#)

[致朋友、前罗本岛狱友埃迪·丹尼尔斯（1989年2月28日）](#)

[致反种族隔离领袖艾伦·布萨克牧师（1989年2月28日）](#)

[致朋友和同志阿米娜·卡查利亚（1989年2月28日）](#)

[致南非诗人、小说家西波·塞帕拉（1989年4月4日）](#)

[致康斯坦蒂亚山医院中曾照顾过他的护士康迪·劳利斯（1989年4月4日）](#)

[致英国大使罗宾·伦威克爵士（由监狱署长转交）（1989年4月10日）](#)

[致美国重量级拳王迈克·泰森（1989年5月10日）](#)

[致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弗兰克·齐卡内牧师（1989年5月10日）](#)

[致表亲E.N.姆贝克尼夫人（1989年5月10日）](#)

[致反对党议员海伦·苏斯曼（1989年5月22日）](#)

[致商人、朋友理查德·马波尼亚（1989年6月28日）](#)

[致堂弟、代理大酋长姆达耶尔瓦·姆蒂拉拉（1989年7月4日）](#)

[致监狱署长（1989年7月17日）](#)

[致布拉姆·费希尔律师的女婿蒂姆·威尔逊（1989年7月23日）](#)

[致朋友、ANC主席、曼德拉原律师合伙人奥利弗·坦博之妻阿德莱德·坦博（1989年8月14日）](#)

[致马基·乔莫·达拉西莱（1989年8月14日）](#)

[致原南非卫理公会主席阿贝尔·亨德里克斯牧师及其夫人弗里达（1989年8月15日）](#)

[致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及其妻子利亚·图图（1989年8月21日）](#)

[致朋友、ANC主席、曼德拉原律师合伙人奥利弗·坦博之妻阿德莱德·坦博（1989年8月21日）](#)

[致朋友J.N.和拉迪·辛格（1989年8月21日）](#)

[致朋友、作家、记者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玛丽·本森（1989年8月21日）](#)

[致朋友海伦·约瑟夫（1989年8月21日）](#)

[致工会领袖与活动家西里尔·拉马福萨（1989年8月21日）](#)

[致阿米娜与彼得·弗伦泽（1989年8月21日）](#)

[致监狱署长（1989年9月11日）](#)

[致朋友、大学授课时的老师Z.K.马修斯教授之遗孀弗里达·马修斯（1989年9月18日）](#)

[致朋友凯普·姆肯塔内（1989年9月18日）](#)

[致朋友康妮·恩宗维（1989年9月18日）](#)

[致朋友、学者曼费拉·拉姆费勒（1989年9月18日）](#)

[致朋友拉希德和艾莎·科拉](#)

[致邮电工人联合会（POTWA）秘书长（1989年9月25日）](#)

[致朋友、同志法蒂玛·米尔（1989年9月28日）](#)

[致约翰内斯堡卡皮坦印度餐厅业主马丹吉特和马乔里·卡皮坦](#)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989年10月9日）](#)

[致维克多·沃斯特监狱指挥官（1989年10月9日）](#)

[致监狱署长（1989年10月10日）](#)

[致监狱署长（1989年10月16日）](#)

[致穆斯林司法委员会领导人谢赫·纳吉姆·穆罕默德（1989年8月21日）](#)

[致朋友、教士和学者T.S.N.格库布莱牧师（1989年10月23日）](#)

[致恩齐基·西苏卢—曼德拉的朋友、同志、前狱友沃尔特·西苏卢和妻子艾伯蒂娜的孙女（1989年10月23日）](#)

[致莱恩和贝丽尔·西梅拉内，曼德拉的朋友、同志、前狱友沃尔特·西苏卢和妻子艾伯蒂娜的女儿及女婿（1989年11月2日）](#)

[致亲戚宗瓦比莱·桑迪莱·姆蒂拉拉酋长（1989年11月6日）](#)

[致朋友、同志法蒂玛·米尔（1989年11月6日）](#)

[致监狱署长（1990年1月22日）](#)

[《非洲人报》（1989年11月11日）](#)

[致监狱署长（1990年2月2日）](#)

[致监狱署长（1990年2月11日）](#)

[补充信息](#)

[附录A 词汇表](#)

[附录B 监狱大事年表](#)

[尾注](#)

[信件与收藏](#)

[致谢](#)

[授权声明](#)

推荐序



南冠廿七载，片语诉衷情

孟子云：“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成就大事之人大多会经历蹭蹬困穷的处境，这是对个体精神和意志的一种淬炼。除了死亡本身，不公正的囹圄之灾是对个体从肉体到精神最为严酷的考验之一。古往今来，身陷縲绁之中，抱着匪石之心，狱中发愤图强，继续为未竟事业奋斗者并不罕见。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曼德拉狱中来信》正是体现这种穷且志坚、初心不改的可贵品质的又一部作品。从1962年8月至1990年2月，纳尔逊·曼德拉经历了长达27年的监狱生涯，期间辗转多个不同的看押地点。在长夜漫漫的监狱生涯中，曼德拉克服重重阻拦，打破监狱管理当局严苛的通信制度给自己的亲人、朋友和同志写了数百封信件。然而，由于当局严密的审查制度，并非所有信件都能到达目的地。有些信件被过度删节，甚至到了无法理解的地步，其他一些信件则毫无理由地被拖延寄送，乃至出现完全没有寄送的情况。为了克服监狱管理方对通信次数和篇幅的限制，曼德拉总是惜字如金，通过只言片语时而温情脉脉、时而慷慨激昂、时而风趣幽默地与自己的亲人、朋友和同志进行着思想、感情的交流。曼德拉虽然失去了肉体行动的自由，但是南非当局的监狱并没有能够成为扼杀这位伟大革命者思想自由的樊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汇编了曼德拉监狱生涯中大部分书信的作品可以为中国读者管窥曼德拉思想品质和人格魅力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

笔者曾在《论曼德拉精神及其产生原因》一文中将曼德拉的精神总结为以下六个方面，本书收录的信件对这六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第一，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争取民主自由平等的崇高理想。在被判入狱开始长达27年的监狱生活之后，曼德拉依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坚韧的毅力和乐观的态度。例如，在1967年10月23日写给司法部清算人的信件中，曼德拉写道“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各个领域破除白人至上思想，建立一个民主政府，让所有南非人不管地位、肤色或政治信仰为何，都能和谐地共同生活……我的思想、政治信仰和政治活动都受到一个抱负的左右，那就是打破白人至上的神话，夺回我们的国家”。在1969年4月写给司法部长的信件中，曼德拉写道：“反抗种族主义政策和不公平法律的渴望激励着我们，这些政策与法律违反了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原则，而那正是民主政府的基础。”这些都是曼德

拉反对种族隔离制度，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崇高理想的体现。

第二，倡导大度包容，践行大慈宽容的和解理念。身陷囹圄的人对当时仍然严格限制自己自由的人们表达宽容和理解需要超凡的气度和广阔视野。在1976年7月写给监狱署长的信件中，曼德拉写道：“在我过去被囚的14年中，只要不损害我的原则，对于上到监狱署长、下到监区看守的所有官员，我都尽全力与之合作。在监狱内外，我一生中从未将任何人看作我的上级，这种合作基于一种信念：此类做法能够促进囚犯与看守之间的和谐关系，有利于我们所有人的总体福利。我对人们的尊重不是基于肤色或者权势，而完全是基于他们的美德。”正如曼德拉所说，离开牢房走向通往自由之路时，应该把仇恨和痛苦留在身后，否则将永远生活在囚禁之中。

第三，维护非洲与世界和平，坚持国际正义的原则立场。尽管深陷囹圄，曼德拉从未停止关注非洲和全人类的福祉。在1967年10月23日写给司法部清算人的信件中，曼德拉写道：“虽然非洲人国民大会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但它常常与共产党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合作。这种合作能够实现，是因为共产党支持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1969年11月，在写给首任妻子伊芙琳·曼德拉的弟媳阿德莱德·山姆·梅斯的信件中，曼德拉写道：“如果我们人类完全接受并忠实地遵循《圣经》中的教诲，早在许多个世纪之前，这种生活方式就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平静与和谐。这些文字讲述的是一个新世界，没有战争、饥荒、疾病和种族偏见，那正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

第四，识时务适时应变，观潮流急流勇退的政治智慧。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曼德拉在监狱中仍然坚持读书学习，在1965年8月25日写给监狱官员的一封信中，曼德拉咨询了为准备某场考试所订购教材的情况。在另一封写给监狱署长的信中，曼德拉努力为监狱中学习的囚犯争取学习、讨论、交流方面的权利。在祖鲁王西普里安·贝库去世以后写给祖鲁王子曼戈苏图·布特莱齐的慰问信中，曼德拉提出祖鲁王的去世，对于新祖鲁王来说，可能意味着改变既有的态度，采取新的方法。在写给法蒂玛·米尔的一封信件中，曼德拉提出了渴望了解年轻人的思维模式与观点的改变，了解现代年青人当中出现的新思想。这些都体现了监狱中的曼德拉适应环境变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的优秀品质。1999年任期届满时，曼德拉急流勇退，放弃连任，实现了人生角色的再次转换——从总统到平民。正是曼德拉的适时让位给南非带来了国泰民安，也让南非人民永远心怀感念。

第五，常怀感恩之心，关爱弱势群体的高尚情操。曼德拉革命斗争的出发点便是对弱势群体、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黑人群体的关心。即使面对自由被剥夺的困境，曼德拉依旧初心不改。在1968年3月5日写给朋友、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NC）主席及曼德拉原律师合伙人奥利弗·坦博之妻阿德莱德·坦博的信件中，曼德拉表达了对青年人教育问题的关心，他为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少年有机会进入技术学校和技术学院而感到欣慰。在一封写给女儿的信件中，曼德拉写到，“有一天，我们都会幸福、平安地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那个世界是由你、我、克贾托、泽尼和津齐，还有我们的朋友及同胞创造的。当你成为一名医生或者科学家，运用你的知识、训练和技能帮助穷苦和没有发展的人，你就是在为那个新世界而奋斗。”曼德拉在关爱弱势团体的同时，对自己受到的帮助和关心也满怀感恩之情。1968年9月26日，曼德拉的母亲诺塞科妮去世，他被禁止参加葬礼。尽管他向当局提交了慎重、合理的书面请求，承诺在葬礼后返回监狱，但仍遭到拒绝。在写给侄儿、滕布酋长及特兰斯凯首席部长K. D. 马坦齐玛的信件中，曼德拉表达了对在母亲生前一直给与照料的人们以及组织、策划、参加母亲葬礼的亲朋好友的感激之情。

第六，坦诚平等幽默，和蔼慈祥可亲的人格魅力。曼德拉是一位有着全球影响力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他也是妻子、子女、孙辈、朋友眼中的普通人。《曼德拉狱中来信》中有很多生活的细节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曼德拉。在1967年2月11日写给他的朋友、原《金城邮报》编辑塞西尔·埃普赖利的信件中，曼德拉坦诚地谈到了经济上的困窘，向朋友开口借钱并恳求朋友帮助自己的儿子马克贾托稳定学习上的一些波动情绪。在1963年妻子温妮·曼德拉生日这一天，曼德拉请求监狱指挥官允许他给自己的妻子发一封电报，电报中他温情写道：“亲爱的，祝你一天比一天快乐，千百次地吻你。”在写给女儿们的一封信中，曼德拉对孩子们新近取得的进步表达了赞许。他写到，“我很高兴地知道，泽尼会烹制薯片、米饭、肉食和许多其他菜肴。我盼望着有朝一日能享用她做的各种菜。”对于女儿们来说，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鼓励！

曼德拉精神的这六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一以贯之的。他狱中的书信资料长久以来存放在南非国家档案与记录局的几十个大箱子之中，本书英文版的汇编工作就花了将近十年时间。“书信”对于很多80、90后的年轻读者来说或许已经成为一个陌生的概念了。现代通讯手段的发达让信息的传递变得日益快捷，同时也日益廉价和随意。我们已经记不起上

一次认真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写一封信是什么时候了。车马艰难的时代“家书抵万金”，等待“鸿雁几时到”的急切心理，“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的言不尽意，让惜字如金的鱼书雁信显得尤为珍贵。与此同时，书信具有强烈的私人性。很少有人提笔写信的时候会预想收信人以外第三读者的存在。因此，个人书信中普遍少了虚与委蛇、文过饰非的空泛之词，多了忧生之嗟、福祸之叹的真情流露。受限于南非当局严苛的审查制度，除了少数写给律师和监狱当局的信件，曼德拉大部分写给亲朋好友的书信多是这种真实情感的自然流露。不同于长篇说教性质的书信，此类亲友之间脉脉温情、谆谆叮嘱的书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作为丈夫、父亲、叔叔、外公等不同角色的曼德拉形象，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偶像“滤镜”背后，铅华褪尽的真实的曼德拉。我相信，揭去英雄与偶像的标签，从我们凡俗生活的角度去阅读、理解、体味书信中温情而又慷慨的曼德拉，我们能对伟大与平凡有更为深切的体会。英雄与偶像存在的意义也许不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去仰望，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凡俗个人见贤思齐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偶像的“去偶像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曼德拉的平易近人让我们意识到所谓的英雄并非大多数时候超俗拔群，偶尔平凡如你我；相反，所谓英雄大多数时候平凡如你我，只是在偶尔关键的时刻表现出独特的品质。那么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大约也有在凡俗生活中脱颖而出，成为“一日英雄”的可能性吧。这或许才是英雄、偶像存在的最大意义——开阔平凡个体生活可能性的世界。）

笔者曾作为人民日报社驻南非记者，在非洲工作生活了八年，也曾有幸数十次采访报道过曼德拉，采访过曼德拉的家乡，踏访过他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走访过曾经关押他的三所监狱；认识他的家人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妻子格雷斯·马歇尔、前妻温妮·曼德拉、二女儿津齐，秘书、警卫、司机。因而读这本书信集，书中的人名地名不时在脑海中浮现，倍感亲切而熟悉。姚军同志译笔生花，将这部满含深情的书信集介绍给国内读者，诚为读者之幸。出版社嘱余作序，便欣然从之，也让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再次从书信中走近曼德拉，重温在南非的驻外记者岁月，相信这本书信集也定会为读者带来全新的阅读体验、感情的波澜起伏和思想的深刻启迪。

李新烽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
2020年10月28日

序

我出生的时候，外公已经入狱17年了。在他60岁生日后不久写给外婆温妮·马迪基泽拉—曼德拉的一封信中，列出了向他发去电报和贺卡的人（包括我的阿姨津齐、姐姐扎齐维和我），以及他期望得知消息的人。他开玩笑地说：“迄今为止，全世界朋友寄来的大量信件我连一封也没收到。尽管如此，知道多年以后仍有那么多朋友想念我，是极大的安慰。”这只是本书中众多例子里的一个，说明了在27年牢狱生涯中，与外界的联系支撑着他，他也渴望收到这些信件。

关押期间，我外公写了成百上千封书信。从本书精选的信件里，读者不仅能熟悉政治活动家和囚犯纳尔逊·曼德拉，还将熟悉作为律师、父亲、丈夫、叔叔和朋友的曼德拉，了解漫长、远离日常生活的监狱岁月，是如何阻碍他承担这些角色的。我们将回忆南非历史上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当时，种族隔离制度压迫整个民族，起而反对的人承受了可怕的刑罚。他通过书信记录了我外婆持续受到的迫害，以及他的孩子滕比、马克贾托、马卡齐维、泽纳妮和津齐的相同遭遇，父亲缺位时，他们几乎无法与之通信，更令我难以承受的是，在我16岁之前甚至不能前往探视。他在监狱里努力地尽父亲的责任，但是做不到。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尤其自己也成为母亲之后），从外婆的信中看到，我母亲和津齐阿姨是如何度过童年的。当外婆也身陷囹圄时——有时是因为她参加了反种族隔离活动，但更多的是因为她是南非最著名政治犯的妻子——她们往往形同孤儿。

最令人心碎的是，外公在给外婆和孩子们的许多信中表现出充满渴望的乐观精神：“也许有一天我们能……”和“有一天我们将……”对

我的外公外婆、母亲、阿姨和舅舅们来说，“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那一天始终没有到来。孩子们遭受了最大的困难，最终，为了理想而丧失稳定的家庭生活，正是外公不得不做出的牺牲。

外公总是提醒我们，绝不应该忘记我们的过去或者出身。外公外婆和同志们为之奋斗的民主社会，是付出了许多苦难和生命代价之后才得以实现的。本书警示我们，回到仇恨之地的可能性始终存在，但也说明，坚韧的个性能够克服难以忍受的处境。从入狱的第一天起，外公就下定决心，不会软弱，也不会动摇；坚持要求自己和狱友们得到有尊严的待遇。在1969年写给外婆的一封信中，他建议外婆阅读心理学家诺曼·文森特·皮尔1952年的畅销书《积极思考的力量》，以振作精神。他写道：“我对他论点中形而上学的方面不以为然，但认为他对身心问题的看法很有价值。”

“他的基本观点是，身体上的伤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待伤残的态度。如果一个人说：我将征服病痛，快乐生活，那么他已经迈上了通往胜利的道路。”

这种鼓舞人心的看法，支撑着我的外公坚定追求正义和对所有南非人都平等的社会，我认为，它也适用于生命中的许多挑战。

这本书信集回答了许多曾经困惑我的问题：外公是如何在狱中坚持27年的？是什么帮助他继续斗争？从他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扎马斯瓦齐·德拉米尼—曼德拉

导言

南非政治犯的信件受到很多严苛规定的限制，卑鄙的看守们任意实施这些规条，以控制犯人灵魂中最珍贵的部分——与亲人的联系和外界的消息。¹

法庭宣判之后，政治犯就被分配到监狱里接受“惩罚”。从1962年11月7日因为无护照离境及鼓动工人罢工而被判五年徒刑之后，纳尔逊·曼德拉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开始了囚犯生涯。1963年，已经成为囚犯的他又回到法庭，受到“蓄意破坏”的指控，1964年6月12日被判终身监禁。他的妻子温妮·曼德拉当天到比勒陀利亚探望，几小时后，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他和7位同案者中的6位一起，从比勒陀利亚乘坐一架军用飞机，经过长途飞行前往臭名昭著的罗本岛监狱。他们在1964年6月13日严寒的早上抵达监狱。与犯下“普通法”所规定罪行（如强奸、抢劫和伤人）的囚犯（抵达时分为C级，有时是B级）不同，政治犯划分为D级，这是权利最小的级别。他们每6个月只能接受一次探视，写一封最多500字的信。被监禁后的六年，曼德拉收发信件的过程难以预测，他因此与律师在罗本岛会面，列出了“当局不合理为难行径”的例子。他说，对个人通信的干扰“说明政府的意图及策略就是切断我与外界的联系，让我与世隔绝，打击我的信心，令我绝望并最终崩溃”。²

后来，审查者厌倦了计算字数的工作，他们开始接受一页半的信件。³写给律师和监狱当局的信件不在限制之列。周六和周日是指定探视日，信件于周六投递。囚犯可以放弃探视以换取接收两封信件的权利。最初，探视者和通信者都必须是“第一级亲属”。囚犯的信件中禁

止提到其他囚犯，也不能写到有关监狱条件或者当局解释为“政治”的内容。⁴每封往来信件都要在罗本岛的审查办公室接受检查。⁵几十年以后，曼德拉回忆道：

他们不想让你谈论家庭之外的事务，特别是他们认为有政治性的事情。原因就是，你必须将自己完全困在家庭事务上。还有就是对语言的无知。如果你用了“战争”这个词，不管上下文如何，他们都会说“把这个词去掉”，因为他们对这种语言不是很理解。战争就是战争，不会有任何其他含义。如果你说的是“观念之战”，那么就是说了不该说的话。⁶

埃迪·丹尼尔斯也曾身为囚犯，与曼德拉在罗本岛的同一监区度过了15年，在有关这段日子的书中，他描绘了武断、无能和“报复性”审查以及扣留信件带来的挫折感。⁷

自1967年起，条件开始略有改善，这可能是因为海伦·苏斯曼的干预，她是国会反对党成员，曼德拉曾向其报告岛上的“恐怖统治”。国际红十字委员会和囚犯自身的努力也促成了这些改变。他们可以每三个月分别发出和收到一封信，并接受一次探视。⁸

囚犯本应保持特权级别两年，也就是说，经过6年，D级囚犯将成为特权级别最高的A级囚犯。可是，曼德拉的D类身份维持了10年。他在信中有时会写到自己的分级（囚犯们也称其为“组”），从中可以看出，1972年他成为B级，并最终于1973年改为A级，可以每月分别发出和收到6封信。⁹

升级之前，囚犯的表现必须经过监狱委员会的评估，委员会与囚犯们进行讨论，曼德拉称，这样做的目的是“迫害”政治犯。¹⁰

虽然官僚机构不停地审查，身为囚犯的纳尔逊·曼德拉却成为多产的通信者。狱中的大部分时候，他都将信件抄录在笔记本上，当审查者要求他删去某些段落否则不予发出，或者信件在递送时丢失，这能方便他重写。他还喜欢保留通信记录。从1962年8月5日到1990年2月11日的牢狱生活中，他写了数百封信件，可是并非所有信件都能到达目的地。有些信件被过度删节，到了无法理解的地步，其他一些信件则毫无理由地拖延寄送，甚至完全没有寄出。曼德拉还设法将一些信件随获释囚犯的物品夹带出去。

如果信件没有寄出，囚犯一般很少得到通知，常常是在收信人抱怨没有接到信件时才发现。例如，曼德拉不知道以各种化名写给阿德莱德·坦博的信是否都能送达伦敦，阿德莱德和丈夫奥利弗·坦博（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曼德拉的前律师合伙人）一起在那里流亡，这些信件可能是同时写给夫妻二人的。我们从曼德拉的狱友迈克尔·丁加克那里得知，他曾“要求得到与O. R. 坦博通信、就解放斗争交换看法的权利”。¹¹

第一次入狱时，曼德拉已经是5个孩子的父亲，在这些孩子年满16岁之前，当局不允许曼德拉见到他们。信件成了他养育孩子的关键工具。

在入狱12年后的一封正式诉状中，曼德拉写道：“我有时候希望科学带来奇迹，让我女儿得到失去的生日贺卡，能够快乐地得知，她的父亲爱她、想她，每当有必要的时候都努力地接近她。值得注意的是，她曾经多次试图联系我，但寄来的照片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曼德拉的信件中，最令人心碎的是一系列不被纳入限额的“特殊信件”，那是1968年挚爱的母亲去世，以及一年后大儿子滕比夭折之后写下的。他被禁止参加葬礼，只能在信中安慰孩子们和其他家族成员，帮助他们度过这段悲惨的日子，信中还感谢年长的家族成员挺身而出，确保他的母亲和儿子得到一个体面的葬礼。

身为职业律师，曼德拉习惯性地使用书面语言向官方施压，要求维护囚犯的人权，至少有两次，他写信给当局，要求释放他和他的同志。

丁加克将曼德拉从20世纪60年代起在狱中的角色描述为“攻城槌”。¹²面对“凶险”的条件，他不会忽视，“不仅因为他的地位，还因为他‘不让他们这么做’”。¹³他为了囚犯的权利不懈努力，最终打破了当局让每个囚犯单独提出投诉的决心。¹⁴曼德拉在信中向监狱署署长“大胆地继续描述总体情况”，其他的囚犯则开始“抓住一切机会”表达个人的不满。丁加克写道，让看守记录“一千多名囚犯的每次投诉”是“不可能的”。¹⁵这条规则“实际上被废除了”，每个监区的个人或者团体都可以代表所有囚犯讲话。¹⁶

20世纪80年代末，曼德拉在讨论和写给政府官员的信中敦促释放他的同志。例如，他于1989年9月11日（495页）和1989年10月10日（506

页) 写给监狱署署长的信。最终，曼德拉的努力取得了成果，其余5位和他一起被判处终身监禁的人于1989年10月15日获释（丹尼斯·戈德堡已于1985年获释，戈万·姆贝基于1987年获释）。不到4个月后，他也走出了监狱。

纳尔逊·曼德拉的信给我们留下了内容丰富的档案资料，记录了他在狱中的27年，让我们回想起他的愤怒、自我控制以及对家人和国家的爱。

信件说明

纳尔逊·曼德拉的狱中书信并不是放在同一个地方的，本书的汇编工作花了将近十年。这些信件取自不同的收藏：南非国家档案与记录局保管的曼德拉狱中文件，海米·伯纳德的收藏，以及迈耶·德·瓦尔、莫拉伯·莫洛耶莱、法蒂玛·米尔、迈克尔·丁加克、阿明娜·卡查利亚、彼得·韦尔曼和雷·卡特的收藏。还有一些信件来自唐纳德·卡德的收藏——得名于2004年向曼德拉归还硬皮笔记本的原秘密警察，曼德拉在交寄信件之前将其抄录于这些笔记本中。海米·伯纳德和唐纳德·卡德的收藏都保存在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1971年，这些笔记本从牢房中被拿走，他在1971年4月4日写给当局的一封信中对此提出申诉。单独信件存放地点的清单，参见第551页。

目前，曼德拉狱中书信大部分收藏在南非国家档案与记录局。这些信件与其他官方文件一起捆扎起来，放在纸板文件夹中，装到59个箱子内，代表着监狱署对他收发信件的记录。某些情况下，原件表示它们从未被寄出。

由于大部分信件是原件的副本，清晰程度取决于影印方法、使用的纸张和油墨是否褪色。有些信件中遗漏了一些字词，它们是监狱官员在复印时去掉，或者审查期间被剪掉的。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永远不知道曼德拉究竟写了什么。

令人心碎的是，在曼德拉获释19年后，在他的监狱档案中找到了写给小女儿津齐斯瓦的一封充满爱意的长信，它仍然躺在纯白的信封中，叠得整整齐齐。监狱官员的说明上写道，曼德拉没有得到随圣诞卡寄出一封信的许可。这封信写于1979年12月9日，以绝美的文字表达了父亲

对女儿的渴望。津齐在12个月大时就与父亲分离，她本应在19岁的生日收到这封信，可专制和野蛮的通信管制毁了这一切。

这一部分信件已经完全重现，只是在一些情况下，我们为了保护隐私而略去了相关信息。为避免重复，我们还省略了几乎所有信件中曼德拉的地址——本书按照曾经关押他的4座监狱和2所医院分成不同章节。

我们完全按照曼德拉所写重现信件正文，但更正了少数拼写错误的单词或者姓名，极少数情况下还为阅读的便利而增减标点符号，或者删除出现在日期中的数字上标。我们保留了他书写日期的不同风格和缩写。人们不知道他为什么经常用“yr”代表“year”，用“chdn”代表“children”，这可能是为了控制字数，或者在监狱审查人员不再计算字数时将信件控制在一页半纸。讨论书籍时，曼德拉通常将书名放在引号里，如果他没这么做，我们按照编辑的惯例采用斜体字。曼德拉常使用方括号代替圆括号，为了避免将原文与编辑插入的文字混淆，除非另做说明，否则我们用圆括号代替他的方括号。

我们保留了出现在某些单词和段落（尤其是字母）中的下划线。这通常是监狱审查人员所为，他们对文中讨论的个人或者事件持有怀疑。有些时候，曼德拉也会在有些段落加上下划线。我们已经注明，哪些下划线似乎是审查人员加上的，哪些可能是曼德拉本人所为，还有哪些是难以分辨的。曼德拉在信中常常使用南非荷兰语和科萨语，这是他从小到大都使用的语言，我们已注明，本书中的哪些信件是翻译成英语的。一些信件由监狱官员打字，我们也加以注明。

根据收信人的不同，曼德拉使用多种落款。在官方通信中，他会加上自己的签名“NR Mandela”，其中“R”代表他的名字罗利赫拉赫拉（Rolihlahla）。写给妻子温妮·曼德拉和某些家族成员的信中，他常常使用“Dalibunga”（“达理邦加”）的落款，这个名字是他16岁行传统成年礼时所取。对于其他人，他则采用Nelson（纳尔逊）或Nel（内尔）的落款，这个名字是他上的第一所学校老师穆丁佳尼小姐所取，根据的是当时的习惯：非洲儿童得到一个英国名字。给孩子的信落款为“Tata”（科萨语“父亲”之意），给孙辈的信则落款Khulu（科萨语“祖父”）。

我们不可能辨认信中提到的每一个人，但只要可能，脚注中将包含对信中所指个人、地点和事件的详细说明。本书最后的词汇表包含了曼德拉经常提到的许多个人及事件的附加信息。

为了避免读者疲于跟踪曼德拉信中提到的大量个人（许多人有不只一个名字，如温妮·曼德拉），或者许多年前信中提到的人，我们将每封信当成单独的实体来处理。因此，每封信中第一次提到某人时，即使之前或者之后的信件中提到了同一个人，我们也将用脚注加以说明。这一方法也适用于事件和地点。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重复，但我们确定这是对读者更友好的方法，特别是对于选择多次研读本书（这正是我们希望的）的读者。

纳尔逊·曼德拉的囚犯编号

囚犯不使用名字标识，而是得到一个囚犯编号，最初，监狱人员总是以这个号码指代他们，所有通信也都必须使用这个号码。编号的第一部分基于当年进入特定监狱的囚犯数量；第二部分代表年份。纳尔逊·曼德拉最为人熟知的囚犯编号是466/64，在他获释后多年，开普敦艾滋病宣传活动开幕音乐会上使用了这个编号，他说道：“我本应该沦为那个数字。”¹⁷

曼德拉曾两次进入罗本岛，这意味着他在该监狱有两个不同的囚犯编号。在27年的牢狱生活中，曼德拉曾被关押在4座监狱里，被分配了6个不同的囚犯编号。

19476/62 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1962年11月7日—1963年5月25日

191/63 罗本岛：1963年5月27日—1963年6月12日

11657/63 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1963年6月12日—1964年6月12日

466/64 罗本岛：1964年6月13日—1982年3月31日

220/82 波尔斯穆尔监狱：1982年3月31日—1988年8月12日

泰格伯格医院：1988年8月12日—1988年8月31日

康斯坦蒂亚山医院：1988年8月31日—1988年12月7日

1335/88 维克多·沃斯特监狱：1988年12月7日—1990年2月11日

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

(1962年11月—1963年5月)

1962年，曼德拉秘密离开南非前往非洲诸国和英国伦敦，只有这六个月时间，他过着自由人的生活，不用忍受种族隔离统治，可以按照自己的选择去往各处。1962年1月11日（星期二），他经公路悄悄离开南非，前往新独立的几个非洲国家。曼德拉所在的地下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ANC）要求他在埃塞俄比亚的非洲国家会议上讲话，并前往欧洲大陆筹集资金、寻求支持，以便继续斗争。两年之前的1960年，ANC就已遭到取缔，一年后，该组织接受了这样的现实：要在南非实现民主与平等，武装斗争是不可避免的。1961年中，ANC决定组建武装力量，“民族之矛”（Umkhonto weSizwe，也简称为MK）应运而生，对战略目标发动了一系列爆炸袭击，意图是避免生命损失。

如果这位种族隔离政权的著名对手申请护照，肯定会被拒绝。此外，曼德拉因为“非法”的ANC持续进行地下活动而遭到警察的通缉。他以戴维·莫查马伊的化名出行（借用了他的律师事务所一位客户的名字），至少使用了一本假护照。埃塞俄比亚向其提供了一本护照，据说塞内加尔也这么做了。他在这次旅程中经过了16个非洲独立国家，并在其中两个（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接受了军事训练。这期间，他对伦敦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会见了一些老朋友和同志，包括奥利弗·坦博及妻子阿德莱德。坦博与曼德拉一起参加了在非洲某些国家的旅程，1967年，ANC主席艾伯特·卢图利酋长^[1]去世后，他接任主席。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曼德拉在南非东部乡村小镇赛达拉村道上失去了自由。那是1962年的8月5日，他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戏剧导演塞西尔·威廉姆斯正在乘车前往约翰内斯堡。曼德拉已在该地区向ANC主席艾伯特·卢图利酋长和其他成员简要报告了旅程有关情况。在接下来的将近30年中，他都没能像前一晚上那样与朋友聚会。

曼德拉擅长乔装打扮，常常假扮白人的司机。可是在那一天，威廉姆斯驾驶他的“奥斯汀”轿车，此时一辆福特V8突然超车，开车的人命令

威廉姆斯停车，那是一位警察。曼德拉身穿大衣、头戴帽子，戴着深色眼镜，他否认自己是纳尔逊·曼德拉，自称戴维·莫查马伊，但警察认定曼德拉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他考虑过逃跑，但知道游戏已经结束了。30年后谈起此事时，曼德拉说道：“那时我很健康，可以爬上任何高墙。我从后视镜上看了看，后面还有两辆车，感觉试图逃跑是很可笑的，他们会开枪射杀我。所以，我们停了下来。”¹⁸

曼德拉等人旋即被逮捕，警察驱车往回走了9英里（约14.5千米），来到彼得马里茨堡，曼德拉在那里被关押了一个晚上，次日早上与当地法官短暂会面。随后，警察开车将他送往约翰内斯堡，关进旧要塞监狱，这座监狱保留到今天，成为了南非宪法法院范围内的一座博物馆。接下来的十天，曼德拉两次在约翰内斯堡地方法院出庭，他的案子押后到10月15日审判。10月13日（星期日），他接到将转移到比勒陀利亚的通知，10月15日，他在临时命名为“地区特别法院”的犹太教旧会堂受审。他的外表震惊了旁听席和法官们，在宽阔的肩膀上，是一件由多块豹皮缝在大块织物上制成的披肩。此外，他还穿着T恤、卡其布长裤、凉鞋，以及黄绿串珠项链。他希望人们将其看成身处不平等社会的非洲人。¹⁹

曼德拉在1952年就通过了律师执业资格考试，经营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多年，他听从了鲍勃·赫普尔律师^[2]的建议，为自己辩护。讽刺的是，赫普尔次年也加入了曼德拉及另外9人的行列，以“蓄意破坏”的罪名受到起诉。曼德拉采用从被告席发言的策略，这样就可以免于在诘问下做证。1962年10月22日于庭上第一次发表演讲时，他要求撤销地方法官W.A.范·赫尔斯丁根的资格，称自己身为黑人，得不到公正的审判。²⁰听到他的请求之后，范·赫尔斯丁根拒绝辞职。

曼德拉清楚地记得，审讯的最后一天（1962年11月7日），公诉人D.J.博施（曼德拉担任律师的时候便与他熟识）是如何来到牢房，为必须要求判他有罪道歉的：“当时，他拥抱了我并亲吻我的脸颊，然后说‘今天，我真不想去法庭，因为到法庭上请求判定你有罪，是令我心烦的事情’。我对他表示了感谢。”²¹

两人交谈时，赫普尔不情愿地离开了房间，他后来写道：“当博施5分钟后走出牢房，我看到泪水从他脸上流下。我问曼德拉：‘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回答道：‘你肯定不会相信，他要求我原谅他。’我高叫道：‘内尔，我希望你对他说，见鬼去吧！’令我惊讶的是，曼德拉的反

应是：“不，我不会这么做。我告诉他，我知道他只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并感谢他的祝福。”²²

范·赫尔斯丁根在裁决中说，曼德拉明显是1961年一次罢工活动的“幕后策划者”，这次罢工反对南非放弃英联邦成员资格、成为一个共和国的计划。²³

被判定两项罪名成立之后，曼德拉从被告席上又一次发表了长篇演讲，他说道：“不管你们如何宣判，请放心，到服刑期满的那一天，我仍将保持着对种族歧视的憎恶，也将继续和不公正现象做斗争，直到永远消除它们。”²⁴

范·赫尔斯丁根称这是一个“令人烦恼而又艰难”的案件，并宣布曼德拉的行为应该受到“强力镇压”。他坚称，曼德拉的所作所为明显是想“推翻政府”。²⁵

在这场短暂的审判结束时，曼德拉除了两次演讲之外没有做任何辩护，他因“煽动罢工”被判3年监禁，因未持南非护照离境而被判两年监禁。这时，曼德拉44岁。

宣判之后，曼德拉的身份从候审犯人成为同一监狱中的已定罪犯人。

他和罗伯特·曼加利索·索布奎和多名ANC成员关在同一监区，索布奎是大学讲师、原ANC成员，曾领导了该组织的一次分裂活动，创建了泛非洲人大会（PAC）。³两年之前，索布奎和同伴因参与一次反通行证法抗议活动而入狱，那次活动中有69名手无寸铁的示威者遭到警察枪杀，被称为“沙佩维尔大屠杀”。

这部分收藏里的第一封信是曼德拉在宣判前写给路易斯·布洛姆—库珀先生的，后者是当时称为“国际特赦”的组织派来旁听审判的英国律师，案件审理期间，他曾通知曼德拉，自己看到范·赫尔斯丁根从法院驾车与调查官员同行，曼德拉随后第二次申请撤销地方法官的资格。范·赫尔斯丁根再次驳回申请，声称他“没有与两名侦探交流”。²⁶

获释后，曼德拉将布洛姆—库珀称作“了不起的人”，对这一事件做了如下评论：“他表现得像真正的英国人，你们知道，他们渴望质疑任何看上去错误的事情。当我反诘国家机关的证人，称有人看到法官和一

名调查官员一同离开法院时，布洛姆—库珀立即准备了一份宣誓书，前往登记处，在最高法院司法常务官面前签署了它。然后，他带着宣誓书走向我说道：“这是我的宣誓书。””²⁷

[1] 艾伯特·卢图利酋长（1898—1967），1952—1967年任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详见词汇表。

[2] 鲍勃·赫普尔（1934—2015）：律师、学者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详见词汇表。

[3] 关于泛非洲人大会——参见词汇表。

致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1962年11月6日）

送呈：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伦敦

亲爱的先生：

我们非常感谢贵组织派遣L.布洛姆—库珀先生出席此次审判。

对我们来说，他的出席和帮助是极大的鼓舞，令我们勇气倍增。

他站在我们一边，这一事实再次证明，诚实、正直的人们，各个民主组织以及整个文明世界都支持我们为建设民主的南非所做的斗争。最后，我必须恳请您收下这封信，把它当成有力、温暖和衷心的一次握手。

您最忠诚的纳尔逊

罗本岛最高安全监狱

(1963年5月—6月)

1963年5月底，曼德拉意外地和3位PAC犯人一起，被从比勒陀利亚带到罗本岛。

曼德拉和其他三人挤在警车后座上，经过一天半的行程抵达开普敦，坐上渡轮。1963年5月27日，他们抵达这座臭名昭著的岛屿，岛上满目荒凉，天气苦寒。

四名囚犯被引进一间牢房，脱去衣物。看守搜查了每一件衣服，然后将其扔在潮湿的地板上。曼德拉据理力争，一名看守恶狠狠地走了过来。曼德拉对这一事件的讲述标志着此后他与监狱的关系。他并没有退缩：“于是我说，‘你要是敢动我一下，我就会把你告到岛上的最高法院，等咱们的事完了，你将一无所有。’他停下了脚步。我实际上很害怕，这么做并不是因为勇敢，而是不得不摆开架势阻止他。”²⁸

不到三周，曼德拉得到通知，收拾东西转回比勒陀利亚。他从未得到任何解释，后来也否认了此事与里沃尼亚审判^[1]有关的说法，因为他的同事是在移送之后被捕的——其中两人于1963年6月24日在索韦托被扣留，其他人则是在1963年7月11日收监的。

[1] 参见词汇表。——编者注

回到比勒陀利亚

曼德拉于1963年6月回到比勒陀利亚的牢房里，几周之内，他发现“民族之矛”（MK）的同事安德鲁·穆兰杰尼和伊莱亚斯·莫特索亚雷迪也被捕了，当时他们刚刚到中国参加完军事训练归国。一天早上，曼德拉跑上楼梯去吃早餐（他在比勒陀利亚得到了与白人囚犯相同的伙食，他说对此很期待），认出了一群狱友中的几名利里斯里夫农场工人，该农场曾是他和同伴们的藏身之地。他说道：“这破坏了我的食欲。”²⁹

在《漫漫自由路》一书中，他描述了遇到农场工头托马斯·马希法内的情景：“我热情地和他打招呼，但意识到当局无疑是故意将他带到我的通道，看看我是否认得他。我不得不这么做，他出现在那里只意味着一件事：当局已经发现了里沃尼亚。”³⁰

最糟糕的情况还在后面。孤独地被关押了三个月之后，曼德拉遇到了一群亲密的伙伴：“我被召到监狱办公室，看到了沃尔特·西苏卢、戈万·姆贝基、艾哈迈德·卡特拉达、安德鲁·穆兰杰尼、鲍勃·赫普尔、MK最高司令部成员、刚从中国训练归来的雷蒙德·莫翰拉巴；另一位MK成员伊莱亚斯·莫特索亚雷迪；工程师、民主者大会党（COD）党员丹尼斯·戈德堡；建筑师、同为COD党员的鲁斯蒂·伯恩斯坦；以及律师吉米·坎托尔……³¹我们都以“蓄意破坏”的罪名受到指控，将于次日上庭。”³¹

在这个等待审判的新时期里，曼德拉不断地与监狱当局通信——这成了他牢狱生涯的标志性习惯。

曼德拉和10位同事（包括鲍勃·赫普尔）于1963年10月9日出现在比勒陀利亚司法大楼的法庭上。其他几位分别是沃尔特·西苏卢、戈万·姆贝基、艾哈迈德·卡特拉达、丹尼斯·戈德堡、雷蒙德·莫翰拉巴、伊莱亚

斯·莫特索亚雷迪、安德鲁·穆兰杰尼、鲁斯蒂·伯恩斯坦和詹姆斯·坎托尔。这个案子押后到10月20日，辩方在当天申请撤销超过235项“蓄意破坏”指控，起诉书中将此称作一个“暴力革命”宏伟计划的一部分。³²辩方决定对此提出质疑，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份起诉书是“粗制滥造、不准确的文件”，“根本无法辨别”指控的罪名是什么意思，到底是谁实施了这些罪行。³³乔尔·约菲律师写道，辩方团队决心“从一开始就向法庭和检方表明，我们不会被这个国家的歇斯底里所动摇”，而且“我们不会放弃任何正常的法律权利”。³⁴

10月30日，他们的申请获得批准，除了鲍勃·赫普尔被撤销控罪、得以释放之外，所有被告都立即在法庭上遭到重新逮捕和“蓄意破坏”的指控。赫普尔曾说服检方，他将作为公诉方的证人，但他不想做出不利于“钦佩和尊敬的人”的证词。³⁵因此，他和妻子雪莉逃离了南非。

回到法庭上，新的起诉书于11月12日送呈。11月25日，199项破坏行为被减少到193项，辩方再次申请撤销起诉书。他们的申请于11月26日被驳回，十名被告在12月3日重新上庭，全体都不认罪。

1964年6月11日法庭宣判，曼德拉和其他7人被判有罪。伯恩斯坦无罪开释，坎托尔已在3月4日获释。^[2]

曼德拉等人被带到法院，开始为期8个月的所谓“里沃尼亚审判”后不久，曼德拉写信给当局，请求准许给妻子发一封祝贺生日的电报。他的落款为“Dalibunga”（达理邦加），这是他行传统成人礼后所取的名字，意为“邦加的创立者”，邦加是他家乡特兰斯凯（现东开普省的一部分）的传统执政机构。曼德拉后来在自传《漫漫自由路》中写道，对于传统主义者来说，这个名字比“罗利赫拉赫拉”（麻烦制造者）更容易接受，也好于学校按照“基督教”名字的惯例所取的“纳尔逊”。他曾这样谈起“达理邦加”这个名字：“听到别人称呼我的新名字时，我很自豪。”³⁶

^[1] 这些人的情况详见词汇表中的相关条目。

^[2] 詹姆斯·坎托尔的律师约翰·克罗克以“无须答辩”为由申请撤销对他的指控（乔尔·约菲，《国家对纳尔逊·曼德拉：改变南非的审判》，p. 144）。德韦特法官不打算让他以此理由脱罪。在宣判日伯恩斯坦获释、曼德拉和其余7人被判有罪时，德韦特说道：“我的判决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我不打算宣读这些理由。”（同上，p. 244）。

致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指挥官（1963年9月23日）

[翻译自南非荷兰语]

比勒陀利亚监狱指挥官：

本月26日是我妻子的生日。

请允许我给她发一封电报，电文如下：[\[1\]](#)

“诺班德拉·曼德拉，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街8115号

亲爱的，祝你一天比一天快乐，千百次地吻你

深爱你的达理邦加”

纳尔逊·曼德拉，比勒陀利亚

敬呈

[签名：NR Mandela]
囚犯编号：11657/63

[\[1\]](#) 电文为英语。

致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指挥官（1963年10月8日）

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指挥官：

如果您能安排一位眼科专家检查我的眼睛，我将感到非常高兴。

我从1945年起就戴眼镜了，目前使用的这一副显然已经很破旧。我的眼睛感到酸痛，尽管过去三周一直按照监狱医务室的指示进行治疗，但情况继续恶化。

上一次为我检查眼睛的专家是约翰内斯堡的汉德尔斯曼医生^[1]，如果您能安排他再次为我做检查，我将不胜感激。我还要补充一点，我过去戴的所有眼镜都是巴斯曼医生配的，他也在约翰内斯堡，希望能从他那里得到新眼镜。如果我从那里购买眼镜，当然也能有优惠。

我很乐意用保管在您那里的资金支付检查和眼镜的费用。而且，这一申请是在监狱医务室的建议下提出的。

[签名：NR Mandela]
囚犯编号：11657/63

^[1] 戈登·汉德尔斯曼医生是约翰内斯堡很受欢迎的眼科医师，伊朗国王也曾是他的病人。曼德拉是否得到由他出诊的准许不得而知。

致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指挥官的信（1963年10月25日）

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指挥官：

请查阅我在本月8日写给您的信，信中申请一名专家来检查我的眼睛。

我在上述信件中说明，申请是根据监狱医务室的建议提出的。必须强调的是，我的眼疾迅速恶化，必须紧急请求您关注此事。

我还要补充一点，我对29日审判的准备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为了准备这场审讯，我必须阅读许多文件，还需要大量书写。我发现这些工作都很艰苦，危及我的健康。最后，我必须请求您的允许，在29日上庭时穿着自己的服装。

[签名：NR Mandela]
囚犯编号：11657/63

正如1962年审判前一天那样，曼德拉在被判定“蓄意破坏”罪名成立的当天又写了一封感谢信，收信人仍然是一位担任审判观察员的外国人。

他向荷兰驻南非大使库恩·斯托克表示感谢，后者出席了里沃尼亚审判。曼德拉和同伴们被判死刑的可能性很大，他们决定如果判决如此，将不会提出上诉。³⁷

即使他感到害怕，也不会表现出来。实际上，曼德拉发现，德韦特法官开始读出判决时似乎更紧张。³⁸

8个月的审讯之后，这8名被告被判终身监禁。曼德拉已经入狱678天了。

对于当时的南非政治犯，“终身”名副其实。45岁的他将要在狱中度过余生。

直到次日早上抵达监狱，他才知道监狱的名字。

致荷兰驻南非大使库恩·斯托克（1964年6月11日）

亲爱的斯托克先生：

我在这个案子的最终结果出来之前给您写信，因为此后我就不可能这么做了。

我的同事和我深深地感谢您的宝贵帮助。您个人对这一案子表现出来的兴趣，以及从荷兰各界人民那里得到的有力支持，给了我们极大的力量和勇气。

我们希望让您知道，我们将您视为最好的朋友之一，并且坚信您将一如既往地帮助我们的人民反抗种族歧视。

UNGADINWA NANGOMSO. ^[1]

您最诚挚的 [签名：NR Mandela]

^[1] “NANGOMSO” 是一个科萨语词汇，表达对做出超过职责范围贡献的人的感激之情。曼德拉有时将其拼写为 nangomso。

罗本岛最高安全监狱

(1964年6月—1982年3月)

被判终身监禁后几个小时内，纳尔逊·曼德拉和六位同伴被从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带走，戴上手铐，用汽车送到附近的空军基地。次日（1964年6月13日）清早，他们抵达罗本岛。唯一与他们一起被判有罪的白人被告丹尼斯·戈德堡留在比勒陀利亚服刑——种族隔离法律规定，他不能与黑人囚犯关在一起。

这是曼德拉第二次来到罗本岛最高安全监狱，1963年中期在这里度过的几周牢狱生活帮助他做好了应对严酷条件的准备，他劝诫同伴，保持自己的尊严非常重要。

上一次，他和其他三人于1963年5月来到罗本岛后不久，看守们高声吼叫着，像赶牲畜一样，命令他们两人一组快步行走。根据曼德拉的回忆，当他们继续以原来的步速行走时，看守威胁道：“小心点！如果我们在这里杀死你们——你们的父母、你们的人民永远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和属于PAC的囚犯史蒂夫·特弗带头保持自己的步调。“我决心已下，必须给自己留下清晰的印记，从第一天起就要斗争，因为那将决定我们受到的待遇。如果我们开始就屈服了，他们就会以非常轻蔑的态度对待我们。因此，我们走到了前面，脚步比以前更稳。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什么也没有做。”³⁹

罗本岛的条件很严酷，直到十四年以后的1978年，囚犯才不用辛苦劳作，在那之前，他们都要忍受岛上如同蛮荒的环境，只有家人的探视和来信，以及曼德拉和同伴们的态度，给这种生活带来了一抹亮色。

开始，监狱的伙食几乎难以下咽⁴¹，并且按照种族主义政策分配。非洲裔囚犯的早餐是12盎司的玉米粥和一杯黑咖啡，所谓的“有色人种”和印度裔囚犯则得到14盎司的玉米粥、面包和咖啡。⁴⁰岛上没有白人囚犯。

“我们就像用多余的口粮喂饱，以便牵到市场上卖掉的牲畜”，囚犯英德雷斯·奈杜写道，“我们只是活着的躯壳，而不是有品位、享受饮食乐趣的人。”⁴¹

岛上的气候条件极度恶劣——马克·马哈拉杰曾被关押在那里，根据他的回忆，“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大部分时候都下着雨”。⁴²起初，非洲裔囚犯不得不整年穿着短裤和凉鞋，而印度裔和有色人种囚犯则发给长裤和袜子^[2]。4月25日，囚犯们得到一件薄运动衫，9月25日又被拿走。⁴³前十年中，牢房里根本没有床——囚犯们睡在铺着剑麻垫子的混凝土地板上，盖着三条“薄如纸张”的毯子。⁴⁴天气太冷，他们不得和衣而卧，这段日子，曼德拉和他的同事们只能洗冷水澡。

囚犯们一整周都在院子里工作，用锤子砸碎石头。周末，除非有探视，否则他们每天要在牢房里关上23个小时。1965年年初，他们开始开采石灰石矿。^[3]这项工作极其辛苦，阳光直射在白色石灰石上，灼伤了他们的眼睛。连续三年，囚犯们反复向监狱当局提出配备墨镜的要求，但都遭到拒绝。到这一请求得到批准的时候，许多人（包括曼德拉）的视力已经受到了不可逆转的损害。

1968年，曼德拉的母亲诺塞科妮去世，他没能得到安排葬礼的批准。次年，长子滕比因车祸身亡，他出席葬礼的请求又遭到无视。他只能袖手旁观，由朋友和亲属代替他在葬礼上的角色。这一时期，他的信件中表现了失去挚爱亲人的巨大痛苦。

大约同一时期，曼德拉的爱妻温妮被警察扣押了14个月。在写给她和其他人的信中，他都表达了对这段噩梦般日子中未能帮助妻子和孩子的沮丧和痛苦。

他坚持定期与监狱当局通信，主张囚犯的权利，甚至要求释放他和他的同伴，或者将他们当作战俘对待（参见他1979年9月4日写给刑事与警察部长L.勒格朗热的信，第346页）

1975年，在同伴的倡议下，他开始在沃尔特·西苏卢、艾哈迈德·卡特拉达和其他两位狱友（马克·马哈拉杰和拉卢·奇巴）的帮助下秘密撰写回忆录。原定计划是将其作为自传，于1978年7月18日曼德拉60岁生日时在国外出版。1976年年底，马哈拉杰获释，他将手稿的抄本藏在笔记本封面里偷运出岛。1977年，藏在监区附近一个罐头盒里的原稿被发

现，曼德拉和同伴们从1978年起被撤销了学习的权利。这份手稿最终辗转送到伦敦，但直到1994年才以《漫漫自由路》的书名出版。

[1] 在 1970 年 1 月写给监狱署署长、关于罗本岛情况的备忘录中，曼德拉写道：“从 1964 年起，我们多次强调，监狱里的伙食营养不足，缺乏变化，味道奇差。”

[2] 在 1970 年 1 月写给监狱署署长、关于罗本岛情况的备忘录中，曼德拉写道：“1967 年 5 月，监狱下发了新的囚服，终于满足了如上规定的要求。但我们无法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改进措施，因为现行命令要求我们在夏季交出长裤和运动衫，狱警们不顾实际天气情况，机械地执行上述命令。”

[3] 在同一备忘录中，曼德拉写道：“我们被迫干着繁重而枯燥的工作，这榨干了我们的精力，某些情况下甚至严重影响了健康。”

致律师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1964年1月15日）

[邮戳上的日期为1964年6月15日，另一侧用南非荷兰语标明“特殊”] [\[1\]](#)

送呈：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诸先生

开普敦圣乔治大街85号

亲爱的先生们：

事由：国家对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人的诉讼

如果你们能通知我们的律师——约翰内斯堡的约菲先生——除了丹尼斯·戈德堡之外，他在本案中的当事人现都关押在罗本岛，我们将非常高兴。

领导辩护团队的B.费希尔先生可能在城里度假，如果你们知道他的行踪并将此事通知他，我们将不胜感激。

你们忠实的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布拉姆·费希尔 [\[2\]](#) 是一名南非白人律师，在1956—1961年曼德拉及其同事的叛国罪审判 [\[3\]](#) 以及“里沃尼亚审判”中为其辩护。不仅如此，他还是曼德拉的同道者和好友。他于1964年首次前往罗本岛探望里沃尼亚审判的被告，确认他们之前不提出上诉的决定。

曼德拉和一些同事与费希尔及其妻子莫莉相熟，曾在他们位于约翰内斯堡的家中度过了许多快乐时光。但当探视中曼德拉问及莫莉时，费希尔转身走开了。他离开罗本岛后，一名监狱高级官员告诉曼德拉，在一次车祸中，费希尔夫妇的车冲出公路掉入河中，莫莉不幸溺亡。这位少校允许曼德拉给费希尔写一封吊唁信，但从未送达。

写给费希尔的信很得体，符合囚犯给律师写信的规矩——这位囚犯本身也曾是一名律师。由于囚犯有写信给法律顾问的权利，最好不要造成这是一封私信的印象——他也许没有得到写这种信的许可。

1965年，费希尔遭到逮捕，次年被指控“推进共产党的目标”^[4]和“阴谋推翻政府”，判处终身监禁。他在比勒陀利亚监狱被诊断出癌症，1974年病重。当局最终迫于公众压力允许他住进兄弟的家中，但禁止离开。费希尔于1975年去世，南非监狱署将其火化，骨灰一直未能找到。

^[1] 特殊信件不计入囚犯的限额。

^[2] 布拉姆·费希尔是律师、政治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3] 1956—1961年的叛国罪审判是种族隔离政府试图镇压国会议员联盟（一个反种族隔离联合组织）的结果。在1956年12月5日清晨的突袭中，156人被捕并以叛国罪起诉。1961年3月审判结束时，所有被告要么被撤诉，要么和最后28名被告（包括曼德拉）一起无罪释放。

^[4] 指南非共产党（SACP）——参见词汇表。

致布拉姆·费希尔——他的同志和里沃尼亚 审判中的律师（1964年8月2日）

亲爱的费希尔先生：

您一定记得，上次来罗本岛探监时，您曾与维瑟少校讨论过，是否可以准许您为我安排订阅《南非法律杂志》。

迄今为止，我也没有收到这份杂志，我认为提醒您关注这件事是明智的，一定是工作的压力令您难以接洽朱塔出版公司。

我也没有收到伦敦沃尔西大厅的讲稿以及法律书籍，如果您能与约菲先生^[1]核实一下，我将非常高兴。

您忠实的 [签名：NR Mandela]
囚犯编号：466/64

A. 费希尔律师

由英尼斯·钱伯斯转交、约翰内斯堡冯·布兰迪斯和普理查德街交接处

在整个监禁期间，曼德拉坚持研读1943年开始的法学士（LLB）课程。尽管他仅凭一张法律专业文凭便获准成为执业律师，但在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习时，他就在心中定下了这个目标。入学后几周内，他就开始了在威特金—希戴尔斯基和艾德尔曼公司为期三年的见习律师生涯，一年以后，他在帮助ANC创立青年联盟时加入了该党。1944年，他与第一任妻子伊夫琳·曼德拉结婚并很快有了孩子，财务状

况极尽窘迫。1949年12月他向大学提交的期末考试补考申请被驳回，此前他已经三次未能通过这项考试了。

即使在1951年8月8日通过律师从业资格考试之后，他仍努力继续LLB学习。尽管他是1952年“抗法运动”^[2]的领导人，但仍再次试图说服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让他复学，直到他34岁生日，该大学的I. 格林·托马斯才写信给他，他已经被开除出班级，除非还清27英镑欠款。

1962年被囚禁于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时，曼德拉面对各种挑战，报名伦敦大学继续学业。1965年到1978年，他每天在采石场工作近8个小时，辛劳地挖掘石灰，夜里还要苦读，但这还不是最大的障碍。从信件中可以看出，他常常无法（或者不及时）收到正确的学习资料。他曾向伦敦大学的官员们简单介绍过这种情况，但困难的局面还是持续了许多年，包括后来他在南非大学学习的那段时间。1989年，就在获释前的几个月，他终于得到了学位。

^[1] 曼德拉的律师乔尔·约菲。

^[2] “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简称“抗法运动”）是1951年12月由ANC发起、1952年6月26日又与南非印度人大会合作发起的运动，旨在反对6项种族隔离法律，参加者有意违反种族主义法律，如进入“白人专用”的场所、违反宵禁令，寻求警方的逮捕。曼德拉被任命为全国志愿者总指挥，毛尔维·卡查利亚为其副手。超过8500名志愿者因为参加“抗法运动”而遭到拘禁。

致罗本岛监狱指挥官（1964年11月30日）

罗本岛指挥官：

〔急件〕

我今天必须向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地址：比勒陀利亚希尔街）支付16兰特，以缴纳伦敦大学法学士课程第一学期期末考的费用。

上个月，我写信给大学索要报名表格，并请妻子提供必要的资金。本月9日，我又写了一封信给文化参赞，希望得到表格。但这两次我都没有得到确认或者回复。

我写这封信是请求您今天给文化参赞电汇16兰特，要求他寄回表格供我填写。我可能没有足够的钱完成这些工作，艾哈迈德·卡特拉达（囚犯编号468）准备在您允许的前提下，支付报名费和电汇资费。

由于考试报名于今日截止，如果您能好心地加急办理此事，我将不胜感激。

纳尔逊·曼德拉
〔签名：NR Mandela〕
囚犯编号：466/64

〔另一边用红笔写着英语批注〕我不反对电汇16兰特，但对囚犯相互借款没有准备。〔签名，日期为11月30日〕

曼德拉在狱中学习南非荷兰语，以更好地了解执政的国民党及其追随者的历史与文化。他相信，这将有助于自己更高效地与敌人沟通。此

举效果显著，他因此打破了与监狱看守之间的藩篱，后来又成功地与政府官员甚至南非总理P. W. 博塔沟通。^[1]在下面的信中，他指出自己的合理要求常常被忽视，同时再次请求可以研究某南非荷兰语（自1925年起的南非官方语言）宣传组织过去的论文，以准备自己的考试，并请求得到南非荷兰语女性杂志《议员伴侣》。

^[1] P. W. 博塔，1978—1984 年任南非总理，1984—1989 年任南非总统——参见词汇表。

致监狱官员维瑟少校 [邮戳日期：1965年8月25日]

维瑟少校：

在您1965年8月14日视察期间，我试图与您对话，但没有得到机会。当时陪同您的典狱官范·通德承诺，他会告诉您我有问题要问，但您没有看我就离开了。我现在给您写信，是因为情况紧急。

1.1965年10月29日，我准备参加一场考试。今年3月和5月初，我曾向指挥官提出书面申请，请求他允许我从纳塔尔的萨默维尔克大学（SWU）订购旧考卷，以准备这次的考试。您反复向我保证，已经写信给SWU并订购了所需要的考卷，正等待他们的回复。现在离考试只有2个月了，可我仍然没有收到这些考卷。

2.我欠南非大学40兰特，这是我计划于1966年2月报名的荣誉学位课程费用。按照协议，这笔款项必须在1965年9月1日之前支付。上一次讨论这件事时，您告诉我已经写信给大学。几天之前，我收到了汇款账户，急于将其完成，以免误期。在这封信里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从朱塔公司订购了学习用的书籍，要求他们在库存告罄时补充并告诉我何时到货，以便规划工作。我没有他们的消息，如果您能告知这件事是否得到处理，我将非常高兴。

3.您还告诉我，已购买了我学习所需的《议员伴侣》^[1]过刊，我希望提醒您，我还没有收到它们。

4.去年和今年年初，我多次申请从国家图书馆借阅书籍并办理会员登记，但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

鉴于上述困难，我正在认真考虑是否应该参加即将来临的考试，如果您能给我一个讨论整件事情的机会，我将感到高兴。

[签名：NR Mandela]

[\[1\]](#) 《议员伴侣》是一份南非荷兰语杂志。

致监狱署署长^[1]

监狱署署长

比勒陀利亚

我对您在1965年10月13日做出的让步表示感谢，当时您告知我，不反对我们交换学习书籍。这一宽松政策明显降低了规定教科书的费用，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能够承受，并使所有想要学习的人得到更充足的信息来源和参考资料。

要使学习的权利产生任何价值，某些条件是绝对必要的。这些重要条件适用于所有学生，特别是通过函授方式学习的人，他们缺少最重要的师生直接交流。

对于有机会与教师和同学直接、自由交流的学生来说，他们理所当然地得到了文献推介、交流意见、不断的个人审核与评价等形式的学术帮助。函授学校和南非大学确实尝试了一些措施，举办假期补习班以消除学生们的这种明显劣势，并强调了这些课程的重要性。

囚犯只能自学备考，而普通人可以利用上述假期补习班和其他形式，与教师、有经验的学者和其他学生进行直接、无限制的交流，因此，允许囚犯互相帮助是合理的补救措施，也是完全符合《监狱法案》的。这种互助的形式包括部分囚犯与其他能够提供帮助的人自由讨论，特别适用于语言、法律和人文科学的学生。讨论可以激发对任何主题的兴趣，相应地鼓励阅读、纠正错误。所有这些将产生累计效应，帮助他们更好地记住阅读的内容。

而且，对学习过程中得不到其他检验的学生来说，准备练习题和论文，让其他人提供更正和建议，是一种持续的刺激。在这两个方面，囚犯（特别是这个监狱）存在明显的劣势，他们永远无法得到外界学生拥有的充足学习手段。在这封信中我必须指出，1963年，我从比勒陀利亚监狱开始学习语言课程，并利用了那里的监狱学校。我发现这对改正自己的错误很有帮助，使我很快掌握了这门语言。

允许我们自由讨论、得到上述其他形式的帮助，加上您已经做出的让步，最终将帮助我们克服现有困难。在这个方面，我将重申本月13日对您做出的保证，我们不会将您做出的让步以及可能赋予的更多权利用于任何不正当目的。

最后，我想提一件事，您拒绝了我于3月14日提出的进行眼疾检查的请求。这一决定毫无理由，因此我也没有新的理由来支持我的请求。不过，我要求您重新考虑，给予批准。

[签名：NR Mandela]

除了允许写给官员和律师的信之外，囚犯一开始只能写给直系亲属。最初，每6个月可以写一封500字的信件。他们也可以每六个月接受一次家人的探视。超过两岁的子女只能在年满16岁后探望父亲。曼德拉1962年第一次入狱时，他的5个孩子——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年纪在23个月到17岁之间。他在下面的信中提到了所有人：滕比、马克贾托（克贾托）、马基（马卡齐维）、泽尼（泽纳妮）和津齐（津齐斯瓦）。前三个孩子是在他与伊夫琳·梅斯的第一段婚姻期间出生的，两个小女儿则出生于与温妮·马迪基泽拉的婚姻期间。

[\[1\]](#) 这封信有两个版本，寄给监狱署署长的可能是打字版本，日期为 1965 年 10 月 10 日；手写版本的日期被剪掉了，收藏的显然是影印件。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66年2月17日）

[另一侧写着“特殊信件”]^[2]

回复的时候请在第一行写上“特殊信件的回复”^[3]

纳尔逊·曼德拉，编号466/64

亲爱的：

如果你能通知海曼和阿龙松先生不要继续对抗监狱当局的行动，我将会感到高兴。

1966年2月8日，我与开普敦地方法院首席法官会面，他奉司法部长之命而来，要求我就所受待遇提出的投诉及申述提供一份宣誓书。我无法给他宣誓书，但提交了一份书面声明，表示我渴望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向上级机关提出申述。不过我指出，将就这一事项咨询我的律师。

2月14日，我又进行了一次面谈，这一次是和监狱署署长，过程中他承诺将我的请求转交给司法部。从一开始，我的态度就是努力寻找司法部内一切可能的渠道。因此，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部长提出申述。如果你能告诉海曼小姐这一安排，让她不要继续下去，我将非常高兴，请让海曼小姐知道，我对她的迅速行动非常感激，希望非常热烈地和她握手。你的动作也很快，值得我的感谢。

我已收到了妮基^[4]的两封电报，为C.K^[5]生病的消息而震惊，得知他的复原令我深感欣慰。请写信告诉他，我希望他能完全康复，并且一直健康、如意。指挥官已批准我接收妮基的信件，如果你能让她写一封

信来，我将很高兴。

我已通过了“Hoër Afrikaanse Taaleksamens”^[6]考试，并报名参加南非大学的南非荷兰语第1期课程^[7]。学费和课本费太高，我的资金不足了，告诉G.不要从你的账户里支付。

你的圣诞卡下落不明，姆洛佩^[8]。我希望你收到了我1月份的信。我已在新年给卢图利太太^[9]去信，并得到了激动人心的回信。我将替你保管这封信。

法律考试于6月13日开始，那是我们结婚八周年的前一天。这是一段非常艰难、需要埋头苦读的时期，当一切终于结束时，将是一种解脱。我希望你没有放弃学业，下一封信中可以报告进展情况。^[10]向妮基和马尔什叔叔^[11]、纳利^[12]、班图^[13]夫妇、尼亚尼亚^[14]和我们的所有亲友转达我的爱意。告诉纳利，替我向塞夫顿^[15]致意。无尽的爱恋和吻献给你，亲爱的。告诉滕比、贾托、马基、泽尼和津齐^[16]，我非常想念他们，并送去我的爱。

你忠实的达理邦加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

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曼德拉仍苦于无法收到学习材料，他直接用母语南非荷兰语写信给南非大学教务长。这封信中暗示，他知道自己有权利做出这样的质询，也表示自己有决心对抗监狱体系的阴谋，维护自身尊严。他也意识到，这封信将向官员们（特别是审查办公室的人）表明，他不准备放弃这场斗争。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特殊信件不占囚犯的限额——参见词汇表。

^[3] 对特殊信件的回复不占囚犯的限额。

^[4] 妮基·莎巴（1932—1985），温妮·曼德拉的大姐——参见词汇表。

^[5] 哥伦布·科卡尼·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的父亲——参见词汇表。

- [6] 南非荷兰语高等考试。
- [7] 一门更传统的荷兰语课程。
- [8]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 [9] 艾伯特·卢图利的妻子。
- [10] 温妮·曼德拉已获得社会工作文凭，正在学习社会学。
- [11] 温妮·曼德拉的姐姐妮基·莎巴（参见词汇表）的丈夫。
- [12] 纳利·南希·乌特拉，温妮·曼德拉的姐姐。
- [13] 班图·姆尼基，温妮·曼德拉的妹妹。
- [14] 尼亚尼索（尼亚尼亚）·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最小的妹妹。
- [15] 塞夫顿·乌特拉，纳利的丈夫。
- [16] 曼德拉的子女们。

致南非大学教务长（1966年8月22日）

[翻译自南非荷兰语]

送呈：南非大学教务长

比勒陀利亚392号邮政信箱

参考编号：MB072

亲爱的先生：

请允许我将南非荷兰语考试推迟到明年。我正在努力争取得到一些规定的书籍，并认为在没有这些书的情况下参加考试是危险的事。

您忠实的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R.曼德拉^[1]

^[1] 这里的字母R代表他的名字罗利赫拉赫拉。

致美国国际法协会秘书长（1966年8月31日）

送呈：美国国际法协会秘书长

华盛顿特区（2008），西北马萨诸塞大街2223号

亲爱的先生：

我没有收到1966年7月的《美国国际法杂志》，可能是因为我的订阅期已经结束。我应该随信附上年度订阅费用，但很遗憾，由于原来有位朋友替我付款，我不知道总额是多少。

我准备于近期参加一次国际法公开考试，因此，如果您能好心地回信，告诉我订阅期是否结束、现行订阅费是多少，我将非常感谢。

您忠实的
[签名：NR Mandela]

致罗本岛指挥官（1966年9月8日）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罗本岛指挥官阁下：

我的眼镜镜片碎了，如果您能安排将眼镜寄往开普敦的萨克斯医生（这副眼镜就是他配的）那里修理，我将感到高兴。

请从我的账户中扣除维修费用。^[1]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下面这封信的收信人塞西尔·埃普赖利不是曼德拉的家庭成员，究竟是偷带出监狱，还是这一阶段曼德拉获准给朋友们写信，目前尚不清楚。埃普赖利是曼德拉的一位朋友，曾是《金城邮报》的编辑，该报以南非黑人为目标读者。埃普赖利的儿子托尼确信，他父亲从未收到这封信。曼德拉写信时，埃普赖利一家已经离开南非前往伦敦，塞西尔在那里担任《世界特色论坛》的主编。1972年年初，他们定居美国。

^[1] 进入监狱时，囚犯会有一张随身财物清单。囚犯携带的现金数量将记录于同名的账户中（这不是银行账户，只是单独的簿记记录）。此后，任何以囚犯名字汇入监狱的资金将记录在该账户上，以其名字支付的款项也是如此。在获准离开监狱时，账户上的剩余资金将返还给囚犯。

致朋友、原《金城邮报》编辑塞西尔·埃普赖利^[1]（1967年2月11日）

[在另一侧] 466 / 64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亲爱的塞西尔：

我需要150兰特，用于学习；也许我太难为你了。过去4年里，我都在依靠温妮的资助，从1965年4月起，她就失业了，我不忍心再给她增加更多压力了。去年她寄给我100兰特，现在都花光了。

还有另外一个私人问题要麻烦你。我的儿子马克贾托被圣克里斯托弗的曼奇尼学校开除了，明显是因为一次学生罢课。幸运的是，他以最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初中毕业考试，相信他现在已进入了一所当地的学校。我担心突然的变化可能影响他的进步和表现。他可能还会因为离开所有的妹妹和朋友而感到孤独和不快。您能帮助他再次入学，或者进入那里的另一所寄宿学校吗？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即便晚一点归来，也应该能跟上其他同学。我认为他的健康状况不太好，在这种情况下，别离开贝拉格瓦纳思医院太远是明智的。也许更好的做法是先将他叫到你的办公室，与他讨论此事并确认他的看法。你也可以和温妮谈谈；无论如何，我希望将这件事交给你这样有能力的人去办。

听到纳特^[2]去世的消息，我很难过，对于深深喜爱他的人来说，这是残酷的打击。他是真正有才干的人，是我们所有人的财富。阅读他的文章之后，我常常感觉到，笔确实是比刀剑更有力的武器。我希望你能

找到同样有才能的人取代他。

我很高兴地知道，在你的出色领导下，企业迅速成长、扩张，你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成就。我知道，这封信里的所有内容会让你感到尴尬，但〔这里有一处水渍〕令人宽慰的是，我不会看到你脸红。对我来说，世界之巅的感觉不止一种。我将在身体和精神上都保持健康，盼望着有一天，我们能再次见面，重温过去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向你和莱昂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向你的妻子^[3]和泽尔达^[4]转达爱的致意。

纳尔逊谨上

又及：请告诉温妮，如果下次探视时她不能来，必须优先安排马迪巴或者马克贾托。^[5]

塞西尔·埃普赖利先生

由温妮·曼德拉夫人转交

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1] 塞西尔·埃普赖利（1914—1993）——参见词汇表。

[2] 纳特·纳卡萨曾为《金城邮报》撰稿，是埃普赖利的朋友，后离开南非前往美国，1965年7月14日死于纽约。曼德拉可能在过后一段时间得知纳特的死讯，因为1980年之前，南非监狱禁止囚犯接触新闻。

[3] 莉斯尔·埃普赖利，从纳粹德国流亡，并在南非与埃普赖利结婚。

[4] 莱昂和泽尔达·斯特里特，与埃普赖利一家同住在里维埃拉公寓大厦的邻居和朋友。曼德拉逃难时曾借宿于他们的女儿劳拉的卧室中，与他们一起生活了几周。

[5] 他的儿子马迪巴·滕比凯尔（1945—1969）和马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参见词汇表。

致罗本岛指挥官（1967年2月27日）

罗本岛指挥官^[1]：

我正在准备1967年6月10日的一次考试。考试报名表应该在1966年12月1日之前送达英国大使馆。我早在1966年11月就提交了报名表，并请求随表格寄出8兰特到比勒陀利亚。^[2]尽管多次询问，我仍然无法确定报名是否得到批准。

1966年2月，我从伦敦的一家图书公司购买了指定的教科书，以准备上述考试，我曾得到保证，购书款和邮资已经寄出，但并没有收到这些书。去年10月，我再次订购同样的书籍，可仍然没有收到，这严重影响了我对即将到来的考试的准备工作。1966年9月，我曾向同一家图书公司购买了一些教科书，然而，我的信没有随附必要的书款和邮资就寄出去了。后来，他们赊销了这些书籍并寄来了账单。

我还写信给伦敦大学教务长，并要求随信附上1兰特。这封信也没有得到回复。

最后，去年12月，我以书面形式申请1965年1月2日起的对账单，但没有得到这一信息。如果您能尽早告诉我上述5个事项的进展，我将感到高兴。

[签名：NR Mandela]
囚犯编号：466/64

[1] 信中的下划线似乎是曼德拉本人加上的，因为使用了相同的墨水。

[2] 信中的所有下划线出自同一支钢笔，因此可能是曼德拉自己所为。

致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曼德拉的律师）（1967年3月21日）

副本^[1]

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诸先生

开普敦邮政信箱252号

收件人：布朗先生

亲爱的先生们：

我被指控在工作中怠惰、粗心或疏忽^[2]，该案件定于1967年4月4日聆讯。如蒙布朗先生为我出庭，我将十分高兴。我提出的申辩理由是，我患有高血压，从1964年6月14日起就在这个监狱里接受治疗，采石场中的辛苦劳作对我的健康有害，非常危险。

我提出请开普敦的卡普兰医生出庭做证，他于1966年4月15日使用医学仪器为我做了全面检查。我向给我起诉者名单的官员提到了这个情况，同时指出我没有钱支付医生的费用。我要求监狱署承担支付这些费用的责任，但遭到了拒绝，如果有较大的成功概率，我要求你们考虑向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命令监狱署支付这些款项。监狱里的医生对我体贴周全，定期检查血压并治疗，也对我浮肿的脚进行了处理，但他当然不能对4月15日的医生检查提供相关证据，因为这种证据只是道听途说。

最后，考虑到此间的气氛——如有必要，我将在讨论期间提供这些

细节——我认为由监狱官员聆讯并不公正，我要求你们申请由地方法官审判。

我将筹措资金支付你们的费用。^[3]

你们忠实的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这封信打响了与国家官员旷日持久斗争的第一枪，后者企图取消曼德拉的律师资格。当局最初的依据是他曾于1952年触犯《镇压共产主义法案》^[4]而被判有罪，该法案规定，从1950年起南非的共产党为非法政党。这个法案的另一个作用是，将所有反对种族隔离的人划归共产党人，进而对其进行惩罚，至少是压制。1952年12月2日，曼德拉和其他19人因参与1952年的“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简称“抗法运动”）而被判有罪。该运动是ANC和南非印度人大会提出的一项广受欢迎的倡议，揭露了南非国民党1948年执政并推出种族隔离政策后制定的6项法案。

25年以后，曼德拉在与美国作家理查德·施滕格尔的交谈中回忆道，时任律师协会主席瓦尔特·波拉克免费为他辩护：“法庭驳回了法律协会的申请，理由是，因为政治原因获罪，并不能说明某人不适合担任律师。”⁴⁵

第二次尝试则转向他的“蓄意破坏”指控，依据是《国内安全法》的某些条款。在此案中，曼德拉决定自行辩护，要求准许免除辛苦的劳役以准备自己的案子。“我希望得到书桌、合适的椅子和灯光，以准备这个案子。我还希望能够被带到聆讯所在地比勒陀利亚，以便使用那里的图书馆。”⁴⁶

多次通信之后，该案被撤销。监狱当局驳回了曼德拉的请求，不让他免除每周工作日从上午7时30分到下午4时在石灰石矿的疲劳工作，不打算提供更好的食物以帮助他集中注意力，也不会再在案件期间将其转到比勒陀利亚。

“在我的整个监狱生涯中，当我威胁要去法庭，他们就会退缩。他们不在意我向律师介绍情况，不在意我得到一位辩护律师，但只要我说自己不需要律师，只身一人出现在庭上，他们就不愿意，就会退缩。”曼德拉说道。

施滕格尔问道：“这是因为他们害怕引起公众的注意？”

“是，他们希望尽可能地让人们忘记我。”⁴⁷

[1] “副本”一词出自曼德拉之手。

[2] 曼德拉和埃迪·丹尼尔斯、拉卢·奇巴和内维尔·亚历山大（这些人的情况参见词汇表）一同遭到起诉，他称这些指控是“捏造的”（纳尔逊·曼德拉与理查德·施滕格尔的谈话，1992年12月，CD5，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约翰内斯堡），其理由是他们被看成其他囚犯的发言人。他们被判定有罪，处以一段时间的隔离，只能食用米汤（大米与水同煮，一日三次，持续三天）。

[3] 在被囚禁期间，曼德拉得到了一些人的财务支持，如英国报纸出版商戴维·阿斯特（1912—2001），埃莉诺·伯利夫人及其丈夫罗伯特·伯利爵士（1903—1982）——原伊顿公学校长，时任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教育学客座教授。

[4] 参见词汇表。

致乔尔·卡尔森^[1]（曼德拉的律师）

[写在另一侧的说明] 466/64 纳尔逊·曼德拉给律师的信^[2]

乔尔·卡尔森先生 [邮戳日期1967年]

约翰内斯堡 邮政信箱8533号

亲爱的先生：

1967年6月19日，我与您面谈后大约一个小时，一位安保人员交给我一封信，署名是《镇压共产主义法案》（1950年44号法案）清算人^[3]，将我的注意力吸引到威特沃特斯兰德地方法官伦普夫1952年12月2日所做的判决。清算人认为，由此案的发现和判决可以确定，我违反了上述法案的第11（b）条。随信还附上了上述判决书的副本。在此判决基础上，他提出将我的名字列入南非的共产党公务人员、党员或积极支持者名单，并要求我从信件日期（1967年5月23日）起30日内提出申诉。

我将指定您代表我处理这一事务。我更愿意和您进行一次私下的会面，实际上，在收到清算人信件的同日，我曾写信给监狱指挥官，要求他紧急打电话（由我付费），请您返回罗本岛磋商这一事项，但直到昨天才得到与您沟通的许可。我无法通过书信给您准确的指示，如果您能安排一次讨论，我将很高兴。我想您可能来不了，因此，请您指定开普敦的代理人——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律师事务所的布朗先生来见我。如果您能与清算人联系，告诉他您正在处理此事，我就更高兴了。

您忠实的，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请查阅次页：

清算人的根据是我与其他19人因组织“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而受到的判决。

[缩写签名：NRM]

[1] 乔尔·卡尔森（1926—2001）——参见词汇表。

[2] 说明这封信件是不计入限额的特殊信件。

[3] 《镇压共产主义法案》的细节——参见词汇表。

致司法部清算人 [罗本岛监狱传达室邮戳 日期 1967年10月23日]

司法部清算人

比勒陀利亚

阁下：

摘要：南非的共产党

我已收到您于1967年5月23日的来信，以及随信附上的1952年12月2日判决书副本，在最高法院威特沃特斯兰德地方分部伦普夫法官主持审理的这个案件中，我是20名被告之一。

您说，您认为从此案的发现和判决中可以确定，我触犯了1950年第44号法案第11（b）条^[1]。

最后，您建议我就此向您做进一步申诉。

首先，我希望重申上次与您通信时的声明，我从不是南非的共产党的公务人员、官员、党员或者积极支持者。我也反对按照上述案件的判决，将我归入共产党党员或积极支持者的名单，我将全力以赴地反对您这么做。我坚定地认为，指控我是共产党党员或积极支持者，是一种迫害行为和宣传伎俩，目的是歪曲我的政治信仰，证明将我赶出律师行业是有理的。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相信我是一名共产党人，对有关这一事项的通信稍做研究，就能确证我的观点。

您在1966年7月1日的信中通知我，司法部长根据1950年第44号法案4条10款的规定，命令您制定一份名单，包含该法案出台前后共产党公务人员、官员、党员或积极支持者，根据法案第2条第1款，该党已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信中还通知我，您已经有证据表明，我曾是共产党的党员和积极支持者。然后，您按照第4条给我提供机会，说明我的名字不应该包含在上述名单中的理由。

在1966年7月15日的信中，我断然否认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指出，由于您没有详细说明这一指控的情况，我在这个阶段只能否认。相应地，我要求您提供摆在面前的那些证据的全部细节。您在1966年7月27日的回信中明确表示，您已经得到了经过宣誓的证词，说明我从1960年起就是共产党员，我参加了该党的活动，特别是参加了该党的会议。在..... [原文如此] 8月，我写信要求您提供详细情况。近4个月的沉默之后，1966年12月15日，我收到您的来信，告知我您已决定现阶段不将我列入共产党公务人员、官员、党员或积极支持者的名单中。对我..... [原文如此] 1966年8月的信件和我要求的细节只字未提。

5个月之后，您于1967年5月23日寄来信件，对我提出了全新的指控。这次将我列入黑名单的理由是，1952年12月对我违反上述法案第11（b）条的定罪。您放弃了原先对我从1960年起就是共产党员的指控，我也被剥夺了通过公开揭露其虚假性而洗刷罪名的机会。现在，您坚持认为，我从1952年起就是共产党员了。如果真的认为从1952年的判决就可以认定我是共产党党员或者积极支持者，那么又有什么必要先以我从1960年起成为党员为由起诉我呢？

我所要争论的要点是，您放弃第一次指控，只是因为从一开始就不正确，也因为您根本无法提供我所要求的细节。我还认为，过了15年才启动将我列入黑名单的诉讼，说明这一整段时期内，上述定罪并没有被看作是将我归入共产党员或积极支持者的理由。我觉得有必要指出，将我列入上述名单的提案是一种迫害行为，与履行上述法案第4条所涉职责毫无关系。

您在1967年5月23日信中所附判决书副本更充分证明，我和其他19人是因为参与组织“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而遭到起诉的。组织和指挥这场运动的，是由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代表组成的全国行动理事会，基于圣雄甘地和潘迪特·尼赫鲁在印度采取的非暴力原则。这是对我们认为严苛且不公正的某些种族隔离法规的抗议。我们的示威活动实际上和平且遵守纪律，正因如此，博学的法官才决定缓期处刑 [原

文如此]。这场运动与共产主义思想没有任何关系，其目标是确保这个国家的非洲人、印度人和有色人种族群拥有公正、合法申诉的权利。

据我所知所信，上述案件的20名被告中，有10人已经在1952年12月2日被判有罪时列入违反前述法案的名单中，这些人都曾在南非的共产党1950年解散之前成为该党党员。至于其他10人（除了我之外），我不知道有哪一位曾因上述定罪而卷入此类诉讼。我被挑选出来，得到了与同案被告不同的待遇，当时，他们中某些人在政治组织中的地位高于我。从这种差别化待遇中，我所能推断出的就是，上述定罪是认定我为共产党员或积极支持者的理由，而对所涉的其他被告却没有任何类似的影响。

即便我的案子发生在定罪之后15年，显然也不能认定有必要将我列入黑名单，只因为我是一名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您认为这么做很方便。我只能得出如下结论：最初的指控利用了我作为在押犯人的不便，明显认为我无法对这此做出反驳。经过深思熟虑，我觉得你们现在重提1952年的定罪，目的是挽回面子。

无论如何，共产党在1950年44号法案颁布之后不久就解散了，到1953年才重新组建。这一信息是戈万·姆贝基^[2]、雷蒙德·莫翰拉巴^[3]和伊莱亚斯·莫特索亚雷迪^[4]提供给我的，他们都是在罗本岛终身监禁的囚犯。莫翰拉巴先生告诉我，1950年6月共产党在开普敦举行的会议上解散时，他是该政党伊丽莎白港地区委员会书记，出席了这次解散会议。莫特索亚雷迪先生当时是共产党驻约翰内斯堡机构的书记，他确认了莫翰拉巴先生的说法。姆贝基先生在1963年7月被捕前是该党伊丽莎白港地区委员会成员，他告诉我1953年新的共产党组织建立，命名为南非共产党。1950年6月到1953年之间共产党并不存在，我当然也就不可能是一个不存在的组织的成员或者积极支持者。因此，我的意见是，上述定罪并没有赋予您权力，将我的名字加入共产党党员或积极支持者名单。

R V Adams 1959 (1) S.A. 646 (特殊法庭) 案件确实与您所提事项有关，这个案件常被人们称为“叛国罪审判”，^[5]我是该案的被告之一。当时的政府声称，这是一场以暴力推翻现有国家，代之以共产党国家的阴谋。

根据我的记忆，起诉书涵盖了1952年12月到1956年12月这一段时

期，包含一项1950年44号法令适用的控罪。

卷入此案的机构包括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也就是组织1952年“抗法运动”^[6]的那两个政党。我是辩方传唤的证人之一，受到了检方律师的盘问。1961年3月29日宣判时，所有被告都被无罪开释。判决的理由大约在此后一个月提交。我从没有看到有关判决理由的官方或非官方报告，但我阅读了媒体的报道，根据它们的说法，1952年12月2日曾判定我有罪的伦普夫似乎发表了评论，认为我不是一名共产党员，而您现在的依据正是他所做的判决。如果以上情况属实，那么我认为，从这些发现可以得出结论，在起诉书涵盖的时期内，我不是共产党员或积极支持者。

至于政治信仰问题，我总是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民族主义者，这也是我最为重要的身份，在整个政治生涯中，我都受到非洲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一生的志向始终是，在我的人民反抗白人压迫和剥削的斗争中发挥作用。我为非洲人民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利而战。

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绝不是种族主义者。我完全接受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联合计划委员会报告中提到的原则（在您1967年5月23日的来信所附判决书第5页上引用）：不管属于哪个民族，所有人都有权利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自由地生活。

我曾经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为无阶级社会的思想所深深打动。我坚定地相信，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消除贫穷、疾病和文盲（这些都是我的人民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最大限度的工业发展是中央计划和关键行业国有化的结果。但我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就南非而言，我认为被压迫的人民面临的急迫任务并不是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政府，建设共产主义社会。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任务是在各个领域破除白人至上思想，建立一个民主政府，让所有南非人不管地位、肤色或政治信仰为何，都能和谐地共同生活。

在我看来，最适合承担团结非洲人民、最终为我们赢回自由的组织无疑是非洲人国民大会。我于1944年加入该组织，1952年成为德兰士瓦省主席和全国副主席。1953年，我接到了与上述法案有关的通知，要求我从非洲人国民大会辞职，不再参与其活动。非洲人国民大会于1912年创建，致力于解放非洲人民，在该组织的整个历史中一直受到非洲民族主义思想的激励。1956年，它将《自由宪章》^[7]作为政策纲领之一，这部宪章体现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建设新南非所遵循的原则。在叛国罪审判

上，当局宣称该宪章是共产党国家的蓝图，并援引专家鉴定来支持这一指控。相反，辩方指出《自由宪章》并非共产党的文件，其中的文字体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要求。在辩方用于驳斥指控的证据中，包括我在1956年6月于《解放》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其中正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自由宪章》是不是共产党国家的蓝图？^[8]我在文中努力表明，除了矿山、银行和其他垄断部门的国有化之外，宪章的其他条款都基于自由企业的原则，如果这些条款得以实施，南非的资本主义经济将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在上面提到的媒体报道中，伦普夫法官据称专门提到了这篇文章，并在一定程度上据此判断，当局并不能证明宪章是共产党纲领的指控。非洲人国民大会是一个民族主义组织而非马克思主义组织，与向所有族群开放的共产党不同，它是一个专为非洲人建立的组织。^[9]

虽然非洲人国民大会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但它常常与共产党在共同关心的问题上合作。这种合作能够实现，是因为共产党支持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民族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政党之间合作的事例遍及全球。例如，在印度民族独立斗争中，印度国民大会党与印度共产党就进行了合作。

共产党人始终可以自由地加入非国大，许多人成为了该组织成员，有些甚至在全国、各省和地方委员会中服务。在非国大内部和政治工作中，我都曾与共产党人紧密合作，尤其是摩西·科塔内^[10]、J.B.马克斯^[11]和丹·特鲁姆^[12]这几位先生。考虑到非国大是一个政治组织而非政党，允许各种不同的观点，接纳共产党人为其成员很容易理解。ANC是个非洲人民的议会，正如法国、意大利和其他欧洲国家有共产党籍议员，在非洲人国民大会成员当中也有共产党人。但是，上述共产党人与我的合作仅限于某些事项，我认为这些事项都在非国大政策框架之内，更进一步说，是为了反对种族压迫的斗争。而且，不管是组织还是个人的身份，共产党人从未试图控制我的政治信仰或者活动，我也没有在任何时候支持过他们的目标或计划。

在1953年的禁令之前，我还曾参加南非和平理事会^[13]的活动，是该组织副主席之一。雷韦朗·D.C.汤普森当时是该组织主席，其目标是维护世界和平。和平理事会的活动以这一问题为中心，例如推动五大国签订和平条约。这不是共产党的一项运动，但A.费希尔^[14]、A.M.卡特拉达诸先生和希尔达·沃茨小姐^[15]等共产党人都在委员会中服务！1953年，司法部长命令我辞去理事会的职务。

1961年3月，我在彼得马里茨堡举行的全体非洲人会议上任主讲人。这次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反对政府在与非洲裔国民会商的情况下决定建立共和国。参加会议的是来自各阶层的非洲人——运动员、教士和政治家。会上通过的一项决议要求政府召开所有南非人（无论白人还是黑人）参加的国民大会，为这个国家拟定新的民主宪法。决议呼吁，如果政府不召开这一会议，则于1961年5月29日、30日和31日举行群众示威活动。我是会议的名誉书记，牵头组织共和国宣布成立前夜的总罢工。一年以后，我因为组织这次罢工而被判有罪，处以三年监禁，从那以后一直身陷囹圄。此次会议与共产主义没有任何关联，也无法证明上述决议支持共产主义目标。

我在1961年11月领导组建“民族之矛”的工作，该组织负责计划和指挥国内破坏活动。“民族之矛”的建立是政府“以武力统治国家”政策的直接结果，这个政策使符合宪法的一切斗争形式都无以为继。共产党在“民族之矛”管理机构——全国总指挥部——派驻代表。但它的代表所占比例很小，绝不可能主导其政策。

1962年1月初，我离开本国，参加非洲当年2月于亚的斯亚贝巴举行的东非、中非和南非泛非自由运动会议。这是非洲民族主义者的一次大会，目的是研究PAFMECSA^[16]地区受压迫人民的解放问题，并为其制订计划。会后我在非洲旅行并访问了英格兰，但并没有访问任何共产党国家。1962年，我因未持护照离境而被判有罪，处以两年监禁。

对我的政治背景稍作研究就会知道，我从不是南非的共产党（或其继承者南非共产党）党员或积极支持者。相反，这些背景资料显示，我是一名民族主义者。我的思想、政治信仰和政治活动都受到一个抱负的左右，那就是打破白人至上的神话，夺回我们的国家。唯一能够在过去推动我们的人民为自由而斗争并在未来带领我们实现目标的组织，就是（也永远是）饱含非洲民族主义思想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我帮助人民继续战斗的一切努力都是通过非国大完成的，如果在某些场合我服务于其他组织，那是因为我认为那些组织及其工作有助于加快非洲人民的解放。

最后，我否认1952年12月2日的定罪赋予您权力，将我的名字列入共产党党员或积极支持者名单。

您忠实的， [签名：NR Mandela]
N.R. 曼德拉

[1] 《镇压共产主义法案》第 11 (b) 条规定，对任何“倡导、建议、保护或者鼓励实现此类目标者，或者任何被视为推进此类目标实现的行为或疏忽”将予以惩罚，条款中的“目标”即共产主义。

[2] 戈万·姆贝基 (1910—2001)， “民族之矛” 积极分子， “里沃尼亚审判” 被告之一， 曼德拉的狱友——参见词汇表。

[3] 雷蒙德·莫翰拉巴 (1920—2005)， “民族之矛” 积极分子， “里沃尼亚审判” 被告之一， 曼德拉的狱友——参见词汇表。

[4] 伊莱亚斯·莫特索亚雷迪 (1924—1994)， 工会主义者、ANC 成员， “里沃尼亚审判” 被告之一， 曼德拉的狱友——参见词汇表。

[5] 叛国罪审判 (1956—1961) 是种族隔离政府试图镇压国会议员联盟 (一个反种族隔离联合组织) 的结果。在 1956 年 12 月 5 日清晨的突袭中， 156 人被捕并以叛国罪起诉。1961 年 3 月审判结束时， 所有被告要么被撤诉， 要么和最后 28 名被告 (包括曼德拉) 一起无罪释放。

[6] “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 (简称“抗法运动”) 是 1951 年 12 月由 ANC 发起、1952 年 6 月 26 日又与南非印度人大会合作发起的运动， 旨在反对 6 项种族隔离法律， 参加者有意违反种族主义法律， 如进入“白人专用”的场所、违反宵禁令， 寻求警方的逮捕。曼德拉被任命为全国志愿者总指挥， 毛尔维·卡查利亚为其副手。超过 8500 名志愿者因为参加“抗法运动”而遭到拘禁。

[7] 国会联盟 (参见词汇表) 的一份原则声明， 于 1955 年 6 月 26 日在索韦托科利普城通过。国会联盟聚集了全南非数千名志愿者， 记录民众的要求。《自由宪章》支持所有南非人无论种族都有平等的权利、土地改革、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合理分配财富、义务教育和更公平的法律， 是反对种族隔离的有力武器。

[8] 曼德拉为杂志撰写的文章题为《在我们的一生中》， 文中写道：“虽然 [自由] 宪章赞美了民主改革意义深远的特性， 但它绝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蓝图， 而是在民主基础上团结不同阶级和群体人民的方案。” 《解放》是一份民主讨论杂志， 售价一先令。

[9] ANC 于 1969 年向非洲裔以外的族群开放成员资格。

[10] 摩西·科塔内 (1905—1978)， ANC 成员， 南非共产党总书记。

[11] J. B. 马克斯 (1903—1972)， ANC 成员， 1952 年“抗法运动” (参见词汇表) 领导人之一。

[12] 丹·特鲁姆 (1919—1992)， ANC 和南非共产党成员， 流亡赞比亚数十年并在那里成为 ANC 的领导人之一， 曾任南非共产党主席。

[13] 南非和平理事会成立于 20 世纪 50 年代， 致力于促进南非与国际和平， 开展活动反对原子弹开发、南非军国主义化、德国重整军备以及朝鲜和肯尼亚战争。

[14] 曼德拉的律师阿布拉姆 (布拉姆·费希尔) ——参见词汇表。

[15] 希尔达·伯恩斯坦 (婚前姓沃茨) (1915—2006)， 作家、艺术家、反种族隔离与女权活动家。她是南非和平理事会和南非妇女联合会创始成员之一。在丈夫莱昂内尔 (鲁斯蒂) 于“里沃尼亚审判”中无罪开释后， 他们徒步越境进入邻国博茨瓦纳。

[16] 即东非、中非和南非泛非自由运动 (Pan-African Freedom Movement of East,

Central and South Africa) 的缩写。

致最高法院常务司法官（1967年12月6日）

[打字]

开普省罗本岛专用邮袋

比勒陀利亚最高法院常务司法官

亲爱的先生：

摘要：司法部长对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从律师名册上除名的申请，M1529/1967

我必须声明，我反对上述申请，打算参加听证会，亲自进行申辩。正式的通知将适时提交。

正如申请人的宣誓书第2段所言，我被判处终身监禁，目前正在罗本岛服刑。准备答辩状和论据的材料都在德兰士瓦省，我不可能在罗本岛准备这个案子。

除非监狱当局为我做出必要的安排，否则我也同样不可能参加听证会。为此，我今天写信给监狱署长，请求他立即将我转到比勒陀利亚，准备上述答辩状。我还请求监狱署长安排我参加听证会。

随信附上我写给申请人的律师和监狱长官的信件^[1]，让法庭知晓我在这一事项上遇到的困难，我特别希望你们留意写给申请人律师的信，我在其中要求案件延期，并将在这期间提交答辩状。

如果申请人的律师拒绝我的请求，我别无选择，只能向法庭申请延

期。^[2]

您忠实的， [签名： Nelson R. Mandela]

从南非国家档案与记录局保管的曼德拉监狱文件中的书信可以看出，他曾在多个场合写信给阿德莱德·坦博，后者是他的原律师合伙人、ANC主席奥利弗·坦博之妻，坦博与其家人流亡伦敦，从国外管理组织。阿德莱德·坦博在曼德拉刑期前半段不太可能收到这些信。1968年，曼德拉写信给她，请她照顾自己的妻子，并使用了她的非洲名字马特拉拉及姓氏曼德拉。其中一封信末尾有南非荷兰语的注解，说明监狱当局揣测出了收信人的真实身份，因为有人在信上写了“A Tambo”（坦博家的某人）字样。仅根据这个信息，就足以使他们扣留信件。信中所有带下划线的文字可能都是监狱审查人员所为，将注意力引向他们熟知的人或者希望辨认的人。

^[1] 这段文字被划掉，并有其他人的签字。

^[2] 在 1967 年 12 月 13 日的回信中，J.H. 杜·托伊特同意延期到 1968 年 3 月底，曼德拉必须在此期间正式提出答辩状。他还补充道，这一延期是“根据法庭的批准”。曼德拉在回信上签字，确认他于 1967 年 12 月 14 日收到了这一回复。

致阿德莱德·坦博^[1]——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活动家，ANC主席及曼德拉原律师合伙人奥利弗·坦博之妻^[2]（1968年3月5日）

[在另一侧写着“我的妹妹”]

Kgaitsemi yaka^[3]:

送上我最温暖的爱。你、雷金纳德^[4]、滕比和达林德雷拉^[5]，以及过去五年

我心心念念的宝贝，能够告诉你这一切，给了我极大的快乐。

我希望你们一切都好。扎米^[6]在她的信中及探视时给了我一些关于你的零散信息，但我最后一次直接听到你的消息，还是第一次受审期间收到雷吉^[7]的鼓励电报。那给了我极大的鼓舞，它与已故酋长的电报几乎同时送抵，这两条信息都为各种问题提供了新的角度。

我们的家人在1964年上半年做出广泛努力的消息也有类似的作用。这些努力振奋了我们的精神，缓解了那段严酷时期带来的痛苦。

我必须把话题回到你的身上来，马特拉拉^[8]，从哪里开始好呢？当然不是从50年代末的那一天开始了，当时雷吉和我开车前往“援助之手”^[9]，你在那里送给他一件漂亮的羊毛衫，是你专为这个场合而织的。这一记忆将我们带回遥远的过去。可以这么说，我觉得你的表现好

极了。我也不希望让你想起，当我们与已故的丽塔、埃菲^[10]等人一起讨论影响职业利益的问题时，你做出的中肯评论^[11]，当我在你们婚后不久以及1962年6月到东区拜访你们时享用的可口饭菜^[12]，我们在1961年的通信是多么令人鼓舞，我们之间做了广泛的讨论。很多时候，这些和其他许多事件会在我的脑海里闪现，我喜欢回想这一切。

听说你已经放弃了学业^[13]，我感到很遗憾，1962年7月，我曾向克萨梅拉^[14]和其他人提起此事，他们完全赞同且为此感到十分兴奋。实际上，我们不久前还曾想过，你可能已经完成学习，或者至少到最后一年了。无论如何，我相信你和雷吉肯定已经很认真地权衡过了，终止学业一定有充足的理由。

滕比、达利和宝贝^[15]肯定已经长大了，我很想知道他们的情况。请向他们表达我的爱意。我希望滕比还记得你和她本人去访问总理府^[16]的那个周六早上。在办公室众多客户面前，我恭维了她的新衣服，她随即[展示了]服装，自豪地说“我很挺括”，把每个人都逗笑了。

我也想念马鲁梅和西区来的重量级人物^[17]，希望他们仍然有时间染发。顺便说一句，我们和雷吉在一起时，我曾说过，他的头发开始变白了，他严肃地说道：“请别和我说这个，别说这个。”我的好朋友格克瓦尼尼^[18]每周前五天总是彬彬有礼，但在周末放松自己，过得丰富多彩，我敢肯定，他还记得我们在家中和彼得共度的夜晚。然后是夜猫子恩格瓦里，他总是不知疲倦地在午夜叫醒我们，用各种各样的问题烦扰我们，还有无处不在的巴奎^[19]，我相信体重问题已减缓了两人的活动。奥兰多东大街的马迪巴、两位凶比先生、阿尔弗雷德、姆茨瓦伊、汤姆、迪努、迈因迪^[20]和加布拉，我记得他们所有人。我希望你仍能见到图赫·盖伊和墨兹尔。在“通往.....之路？”后，他有什么新作品？托德和埃斯梅^[21]有什么新的文学作品，或者音乐作品？你有没有卡曾、穆拉赫莱尼和姆普米^[22]的消息？我希望所有人都能记得我。

我们家族始终非常重视教育和进步，普遍的文盲现象一直令我们担忧。解决这个问题的工作总是因为缺乏资金和合格的学术与职业训练设施而受挫。现在，这些问题正在逐步得到处理和解决，越来越多的适龄青少年进入技术学校和技术学院。完成课程的孩子们得到了工作，并且做得非常好，得知这一切令人自豪。衷心地祝贺所有人，并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我”这个代词在这封信里出现得太多了，我宁愿用“我们”。但是，我只能使用这个机构习惯接受的用语，尽管它们与我的个人[品味]不符。我确信，你会原谅我的自负。

我再次希望你能了解，你、雷吉、孩子们和所有朋友始终在我心里。我知道，你肯定会为我身陷囹圄而担心。但我向你保证，我过得很好、很健康，如同处于世界之巅，没有什么比听到你的消息更令我快乐。与此同时，我也要向你和所有人表达我最温暖的情意和关心。

你忠实的内尔

[在另一面用南非荷兰语写着]（信封里的内容）

[信封]

马特拉拉·曼德拉小姐^[23]

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55号

[1] 阿德莱德·坦博（1929—2007）——参见词汇表。

[2] 加下划线的单词似乎是审查人员所为，质疑他提到的人名。

[3] 塞索托语和塞茨瓦纳语“我的妹妹”之意。

[4]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1917—1993）——曼德拉的朋友、原律师合伙人，ANC主席——参见词汇表。雷金纳德是他的中名。

[5] 坦博的儿子达利。

[6] 扎米是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7]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雷吉是其中名的简写。

[8] 马特拉拉是阿德莱德·坦博的昵称。

[9] 阿德莱德·坦博和温妮·曼德拉搬到约翰内斯堡时，都住在杰皮斯镇汉斯街的“援助之手”旅社。

[10] 可能指的是医生、活动家埃菲·舒尔茨。

[11] 他可能指的是阿德莱德·坦博的护士职业。

[12] 他指的是 1962 年 6 月秘密离开南非旅行时到伦敦看望坦博一家。

[13] 阿德莱德·坦博的学业可能是暗语，指代某件曼德拉想对监狱审查人员保密的事情。

[14] 沃尔特·西苏卢（1912—2003），ANC和MK活动家，与曼德拉一同接受“里沃尼亚审判”并且被监禁在一起——参见词汇表。曼德拉用他的宗族姓氏克萨梅拉（Xamela，曼德拉有时拼写为XhameIa）称呼他，因为他不可以写有关其他囚犯的内容。

[15] 坦博的子女们。

[16] 总理府是一座大楼，曼德拉和奥利弗·坦博 1952 年在那里开始法律事务。

[17] 这里曼德拉可能用的是暗语。

[18] 杜马·诺奎（1927—1978），政治活动家和律师——参见词汇表。格克瓦尼尼可能是他的宗族姓氏。

[19] 巴奎（乔）·马修斯（1929—2010），政治活动家，弗里达和Z.K.马修斯之子——参见词汇表。

[20] 迈因迪·姆西芒，又名门迪·姆西芒，ANC驻伦敦行政官员。

[21] 托德·马特什基萨（1920—1968），作家、音乐家，曾谱写在国际上大获成功的南非音乐剧《金刚》（1959），他的妻子埃斯梅·马特什基萨是一位社会工作者。

[22] 穆拉赫莱尼指的是尼萨尼教授，姆普米是他妻子。

[23] 使用阿德莱德·坦博的昵称和曼德拉的姓氏，更说明他希望掩盖收信人的身份。

致罗本岛指挥官（1968年4月29日）

罗本岛指挥官

致：诺德上尉

正如随附的呈送比勒陀利亚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的信件中详细解释的那样，我已决定从今年的名单上撤回我的名字。我要补充一点，按照伦敦大学的规定，我应该在1967年完成的第1学期课程后两年内参加第2学期的考试。我已计划于完成第1学期课程后一年内参加考试。可是鉴于学习书籍很晚才送到，我选择将考试延期到1969年1月。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致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1968年4月29日）

[曼德拉手书] 副本

比勒陀利亚英国大使馆文化参赞

送呈：S.古德斯皮德夫人

亲爱的阁下：

我无法参加伦敦大学法学硕士课程第二学期的期末考试。1968年1月25日，我向伦敦斯威特-马克斯韦尔图书有限公司订购了准备上述考试用的一些法学书籍。这些书直到1968年4月23日才送到，现在，我认为参加考试是不明智的。

我提议于1969年1月应考，如果您能好心地从今年考试名单上撤去我的名字，我将十分高兴。

您忠实的，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致罗本岛指挥官（1968年9月16日）

罗本岛指挥官

送呈：凯勒曼少校

如果您能允许我写信给奥康准将^[1]，联系下列事项，我将不胜感激。

我打算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向南非大学教务处提出申请，批准我将南非荷兰语教程I的考试从10月15日延期到1969年2月。按照该大学规章，此类申请必须随附确定疾病性质的医学证明。监狱医生愿意发放这一证明^[2]，但医院专员、典狱长孔布林克关注的是，该证明必须在诺德上尉批准下才能签发。几天之后，孔布林克通知我，诺德中尉告诉他，没必要为了我推迟考试而出具医学证明。1968年8月30日，按照前述典狱长给我的信息，我写信请求诺德上尉批准签发证明。9月9日，诺德中尉通知我，签发医学证明的权力完全在医生手中，与他无关——这个说法完全与典狱长孔布林克相左。同日，我咨询了医生，告诉他诺德上尉的态度，他承诺调查此事。后来，典狱长告诉我，他将和诺德上尉讨论，此后便再无消息。

9月4日，我与奥康准将讨论了这件事，他对此采取合理、有益的态度，在谈话过程中指出他曾在比勒陀利亚处理过这种申请，承诺向上尉提起此事。我想他可能因为工作的压力而忘记了这件事，如果您能允许我再次将整件事情向他汇报，我将感激不尽。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送呈：凯勒曼少校，罗本岛指挥官

[监狱官员的说明以南非荷兰语写成]

少校，

下面是参考信息 [签名] 16/9/68

古德中尉。他可以写信给奥康准将，这封信必须以非官方方式寄出。

[签名] 17/9/68

对纳尔逊·曼德拉来说，1968年是狱中最悲惨时期的开始。9月26日，他的母亲诺塞科妮去世，他被禁止参加葬礼。尽管他向当局提交了慎重、合理的书面请求，承诺在葬礼后返回监狱，但仍遭到拒绝。他只能写信给那些参加了葬礼的人，表达他深切的慰藉和感激之情。

[1] 奥康准将，罗本岛指挥官——参见词汇表。

[2] 这里的下划线似乎是监狱官员加上的。

致K.D.马坦齐玛^[1]——曼德拉的侄儿、滕布酋长及特兰斯凯首席部长 [罗本岛传达室邮戳日期，1968年10月14日]

[在另一侧]：466/64 纳尔逊·曼德拉

在确认收到本函件时，请在您的信件开头写上：“特殊信件回复”

Nyana Othandekayo^[2]:

我的妹夫蒂莫西·姆布佐两天前探监时报告，你参加了我母亲的葬礼。你在百忙之中来到我母亲的坟前，这对我意义重大，希望你能了解我深深的感激之情。

我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是去年的9月9日。这次会面之后，我看着她走向返回大陆的小艇，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了。母亲的探视总是令我兴奋，她的死讯对我是个沉重的打击。我立刻感到孤独和空虚，但是，这里有我的朋友，他们的安慰和友爱始终是我的力量源泉，帮助我减轻悲伤、振奋精神。关于葬礼的报告增强了我的勇气，我很高兴地得知，大量亲友的前来给葬礼增添了荣耀，你也在对她致以最后敬意的人群之中，尤其令我感到幸福。Nangamso! ^[3]

在这封信里，我认为应该让你知道，我完全了解，过去六年里，你一直对我和家族的事情十分关注。有次探监期间，我母亲告诉我，你曾两次前往库努村，告诉她我被判有罪的消息。诺班德拉也多次告诉我，你前往[我的]约翰内斯堡家中探望，以及对家人的其他照顾。^[4]这种

关注并不只源于我们的亲近关系，还来自我们从学生时代起培养的长久而深厚的友谊kuwe la kwaRarabe^[5]。

我已写信给你的兄弟、松布王室首领琼古兰加^[6]，感谢他承担组织和规划葬礼的繁重任务，尽管健康每况愈下、诸事缠身仍亲自出席。他在过去六年里不辞辛劳地照料我的母亲，以及令人感动的奉献精神，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对他亏欠太多，只希望他能尽快康复。

我还将写信给古扎纳先生。^[7]

这是一封特殊信件，只允许我感谢你参加葬礼，不能讨论其他事项。我只想请求你向（Amakhosikazi）诺祖科、诺班德拉、诺盖特^[8]、姆特托^[9]、卡玛格维尼^[10]和旺达转达我的爱；向姆齐姆乌布酋长^[11]、滕比凯尔、达鲁布尔赫继承人、曼泽祖鲁、格温德拉拉和西亚巴拉拉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并向翁加兄弟、滕比凯尔、姆费比头人和西勒先生致意。

我很想写信给岳父和妈妈^[12]，直接向他们在这一场合出现表示感谢，但无法做到，因此必须请你替我转达。

你最诚挚的达理邦加

K.D.马坦齐玛酋长，特兰斯凯首席部长

乌姆塔塔^[13]

^[1] K. D. 马坦齐玛（1915—2003）——参见词汇表。

^[2] 科萨语“亲爱的儿子”之意。

^[3] 在科萨语中，“Nangamso”一词用来表示对贡献超出职责范围的人的深切谢意。曼德拉有时候将其拼写为nangomso。

^[4] 诺班德拉是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5] kuwe la kwa Rarabe — “从Rarabe到你”。Rarabe是科萨民族的一支，即法洛家族。

^[6] 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国王（1928—1986），特兰斯凯家园大酋长，特兰斯凯反对党民主进步党领袖，该党反对种族隔离统治——参见词汇表。

^[7] 诺利奇·古扎纳（1916—），律师、特兰斯凯民主党领袖——参见词汇表。

[8] 马坦齐玛的妻子。Amakhosikazi在科萨语和祖鲁语中是“已婚妇女”的复数形式。

[9] 姆特托·马坦齐玛酋长（1972 年去世），曼德拉侄儿K.D.马坦齐玛之子，诺凯迪地区酋长——参见词汇表。

[10] K.D. 马坦齐玛的女儿。

[11] 乔治·马坦齐玛，K.D. 马坦齐玛的兄弟。

[12] 他最喜欢以此称呼岳母。

[13] 乌姆塔塔（现称姆塔塔），特兰斯凯家园首府。

致律师、特兰斯凯家园民主党^[1]领导人诺利奇·古扎纳^[2] [邮戳日期：1968年10月14日]

确认收到本信件时，请在您的回信上写明：“特殊信件回复”

亲爱的丹比萨^[3]：

两天前，我的妹夫蒂莫西·姆布佐^[4]告诉我，你参加了我母亲的葬礼，我想为此体贴之举向你道谢。

只有强烈的公众责任感，才能让像你这样有地位的人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投身于公益事业，我希望你能知道，我对此非常感激。

不管身处何地，失去挚爱母亲的日子都很难度过。对于身陷囹圄的人来说，更是心碎的灾难。当我在9月26日得知这一噩耗时，心情便是如此，讽刺的是，那天恰逢我妻子的生日。不过，我是幸运的，朋友们天赋的美德超出了我的希望，他们为他人着想的能力堪称非凡。他们的同志情谊和团结一致一直是我所倚重的，他们的善意和鼓励使我能平静地面对悲剧般的损失。

Sibali^[5]姆库泽告诉我，我的亲友们聚集在坟前，他们的表现令人钦佩。这种团结一致的表现给我打了一针兴奋剂，而你就在这些人中间，更令我备受鼓舞。

我已写信给你的朋友、滕布^[6]王室^[7]首领琼古兰加，感谢他不管健康状况的恶化和诸事缠身，承担了葬礼策划的艰苦任务。他对亲友和全体人民的奉献精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只希望他能够恢复健康。

这是一封特殊信件，只允许我感谢你参加葬礼，不能讨论更广泛的问题。我只想说，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你30年前在S.A.N.C^[8]就学时对公共事务的兴趣并未减弱。我希望，这封信不仅对你出席葬礼表示深切的谢意，还能向你和家人致以问候。Bulisa elusasheni na ku^[9] [名字难以辨认]。Na ngomso。^[10]

你诚挚的纳尔逊

K.古扎纳先生

特兰斯凯乌姆塔塔^[11]恩坎贝德拉纳

^[1] 民主党于 1963 年组建，反对黑人家园或班图斯坦区的“独立”，是特兰斯凯的正式反对党。古扎纳于 1966—1976 年领导该党。

^[2] 诺利奇·古扎纳（1916—）——参见词汇表。

^[3] 诺利奇·古扎纳的宗族姓氏。

^[4] 希巴利·蒂莫西·姆布佐，曼德拉妹夫丹尼尔·蒂马奎的近亲，ANC特兰斯凯家园资深领导人之一。

^[5] 科萨语“妹夫”之意。

^[6] 这里拼写为Tembu，更常见的拼写法为Thembu。

^[7] 曼德拉是滕布王室成员——参见词汇表。在 6 月 14 日致法蒂玛·米尔的信中，曼德拉说Thembu才是正确的拼写法。

^[8] 南非土著人学院，福特海尔大学学院的另一个名称。

^[9] 科萨语“向家人致意”。

^[10] 科萨语，用来表示对贡献超出职责范围的人的深切谢意。通常拼写为“nangamso”。曼德拉有时候将其拼写为“nangomso”，有时使用本文中的拼法。

^[11] 乌姆塔塔（现称姆塔塔）是特兰斯凯家园首府。

致曼戈苏图·布特莱齐^[1]，曼德拉的家族朋友、祖鲁王子

[在另一侧] 466/64 纳尔逊·曼德拉

[邮戳日期和签字] 审查办公室，1968年11月4日

我亲爱的酋长：

如果您能向王室家族转达我对西普里安·贝库祖鲁国王^[2]去世的深切哀悼，我将不胜感激。他的去世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一点都没有看出国王得了不治之症。虽然几年前我曾听说他身染小恙，但一位朋友后来告诉我，病情已大有好转，我从各种出版物上看到的照片似乎确认了这一点，照片上他的脸色显得很健康。这一意外的噩耗令我深感震惊，从那以后，我一直挂念着失去亲人的王室家族。

您和已故的国王联系紧密，相互之间有着长久深厚的友情，他的去世对您一定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仅与他见过两面；一次是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中，另一次则在办公室里，您都陪伴着他。看到他十分珍惜您的友谊、非常重视您的建议，我心生愉悦。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机智和勇气，这正是他声名显赫的祖先们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源。当你侍奉他时，继承了我的酋长恩肯格勒勒和姆尼亚玛那，以及你的祖先建立的传统，他们对民族所做的显著贡献已受到广泛承认。

参加葬礼的广大群众、坟前的安慰话语以及全国各组织和个人发来的吊唁信，都说明对于国家所承受的这一不幸损失，感到悲痛的不仅仅是王室家族。

无论一生中的地位如何，亲人的离世都是令人悲伤和痛苦的；而备受关注的公众人物去世，不仅给家人和朋友带来悲痛和哀伤，往往还有着更广泛的影响。这可能意味着改变既有的态度，采取新的方法，以及常常伴随主事人变化出现的一切不确定性。毫无疑问，祖鲁人将在合适的时候奉召前往王城，商讨整个形势并做出必要的决策。我坚信，极富智慧、才能和经验的政治家和长老们过去领导这个著名的王朝走向繁荣，此时也将提出解决方案，以全部国人的利益和福祉作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就这点而言，您丰富的知识和卓越的建议将和过去一样发挥关键作用。

顺便提一句，1965年12月，我曾给诺库卡尼亚夫人^[3]写了一封特殊信件，请求她向您已故的堂兄和您致意。当时我表示将在获释后访问祖鲁地区，向我的传统领袖致敬。我希望您收到了这一信息。我的决心一直没有改变，尽管我再也没有机会亲自向已故国王致敬，访问农戈马^[4]和马赫拉巴蒂尼^[5]对我来说将是一种荣耀。

最后，我希望您知道，想到您和乌姆伦库鲁^[6]，总能唤醒温暖、愉快的回忆，我诚挚地祝愿您能够幸福、健康。向Umntwana^[7]、您的母亲和岳母致意。

您诚挚的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R^[8]·曼德拉

曼戈苏图·布特莱齐酋长

祖鲁地区 马赫拉巴蒂尼1号邮政信箱

[1] 曼戈苏图·布特莱齐（1928—）——参见词汇表。

[2] 西普里安·贝库祖鲁是祖鲁国国王——参见词汇表。

[3] 诺库卡尼亚·卢图利，艾伯特·卢图利酋长的遗孀——参见词汇表。

[4] 祖鲁王的住处，王室家族所在地。

[5] 布特莱齐出生地和居住地。

[6] 对曼戈苏图·布特莱齐的妻子艾琳·布特莱齐的尊称。

[7] 祖鲁语“孩子”之意。

[8] R代表曼德拉的名字罗利赫拉赫拉。

致次女和幼女泽纳妮和津齐·曼德拉（1969年4月2日）

我亲爱的女儿们：

津齐的来信已经安全送到我手里，得知她通过了标准2级考试，我非常高兴。去年12月妈妈来探监时告诉我，你们两人都通过了考试，泽尼现在已经达到标准3级。现在，我知道克贾托^[1]和马基^[2]也已经通过了考试。看到所有孩子都表现出色，我快乐极了。

我希望你们在今年年底表现得更好。

我很高兴地知道，泽尼会烹制薯片、米饭、肉食和许多其他菜肴。我盼望着有朝一日能享用她做的各种菜。

津齐说，因为我不在家，她很痛苦，希望知道我何时能回去。亲爱的，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去。

你们一定记得我在1966年写的信，当时我告诉你们，白人法官说我将在狱中度过余生。也许我还要很久才能回来，也许很快。没有人知道结果，就连把我关在这里的法官也一样。但我可以肯定的是，有朝一日我会回到家里，和你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直到生命的尽头。

不要担心我，我幸福、健康，充满了力量和希望。我唯一挂念的就是你们，每当觉得孤单，我就会看看你们的照片，这张照片总是放在我面前，镶嵌在黑边白色相框里。过去两年，我一直要求妈妈寄来一张津齐、泽尼、马基、克贾托、诺姆丰多^[3]和卡泽卡的集体照，但到现在还没有收到。这张照片一定能让我比现在更加快乐。

感谢你们寄来漂亮的圣诞卡，除了你们的卡片之外，我还收到了克贾托和妈妈的。我希望你们收到更多的贺卡。

妈妈每年来探视我两三次，她还安排克贾托和其他人来见我。开普敦莫布雷圣帕特里克罗马天主教堂的龙神父仍然每月探视我一次。此外，我每个月还可以分别收到和发出一封信。这些事情都让我快乐且充满希望。

请向博雷利神父转达我最诚挚的问候，告诉苏必利尔修女^[4]，我很感激她和那里的所有修女对你们的帮助和指导。也许有一天我能对她们的好意有所回报。

1965年12月，我收到了泽尼的一封信，她在信中也像津齐那样要求我回家。她的英语很好，字迹也清晰。但津齐的来信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她的英语也很好，书写同样工整。我亲爱的女儿们，你们都干得不错，坚持下去。

献上我无尽的爱，无数次地亲吻你们。

深爱你们的Tata^[5]

泽尼和津齐·曼德拉小姐

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1] 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2] 马卡齐维（马基）·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长女——参见词汇表。

[3] 奥利弗·诺姆丰多·曼德拉，曼德拉妹妹诺坦库的女儿。

[4] 津齐和泽纳妮就读于邻国斯威士兰的一所天主教学校。

[5] 科萨语“父亲”之意。

致长女马卡齐维·曼德拉^[1]（1969年2月16日）

我亲爱的：

得知你、克贾托、泽尼和津齐^[2]通过了各自的考试，我真的非常高兴，请接受我最热情的祝贺。

你们在迄今为止所有考试中取得的成功，都说明了你们的学习能力，我希望这能激励你们在今年的学习中更加刻苦。你现在到了初中的最后一年，我想，只要你从年初开始就认真地坚持学习，就会在年底的考试中再次通过。我期待着你在回信中告诉我今年的科目，以及英语和科萨 / 祖鲁语作文的题目。我很想阅读它们。但就目前而言，我要说：“干得真棒！”

我相信你、滕比^[3]和克贾托应该会到乌姆塔塔^[4]拜谒马库鲁^[5]的陵墓，向她致以最后的问候。你们做到了吗？她的死讯让我很难过，我曾希望能够在最后的岁月中照顾她，并在坟前尽孝。但你们的妈妈和其他人告诉我，大批亲友们在大酋长萨巴塔^[6]带领下，举办了一次引起深深感动的葬礼。我知道泽尼和津齐出席了葬礼，如果你们也能参加，那我将同样感到欣慰。

我希望你和克贾托能收到我寄去的圣诞卡，你们都能享受圣诞和新年假期。1967年11月收到你寄来的未写明日期的信件，让我得到了真正的快乐。语言和风格都非常好，书写也很清晰。听说你很享受学校的生活、最喜欢英语课，我感到非常高兴。得知你的志向是成为一名医生或者科学家，也令我开心。这两个职业都很艰苦，你必须在几个学期中稳步努力，并于假期好好休整。亲爱的，别太担心绑匪，他们的世界越来越狭小，朋友也日益减少。有一天，我们都会幸福、平安地生活在一个

全新的世界里。那个世界是由你、我、克贾托、泽尼和津齐，还有我们的朋友及同胞创造的。当你成为一名医生或者科学家，运用你的知识、训练和技能帮助穷苦和没有发展的人，你就是在为那个新世界而奋斗。

你在信中告诉我，克贾托正在读第一年预科，他在学校里表现很好。来信前后我接到的报告证实了你的说法，我很高兴地知道，克贾托热心于他的学习，正在取得很大的进步。你还告诉我，滕比正在工作，孩子已经两岁，胖乎乎的非常可爱。你在信的结尾里提到，滕比在各方面帮助你们，购买衣物和你们所需的一切。得知他愿意帮助你们，我满怀喜悦。任何缓解你的困难、为你增添幸福的事情，都会让我的心中充满快乐，我真的要感谢滕比为你们所做的一切。

可是，我对他选择在拿到初中毕业证之前就离开学校感到遗憾。我在1967年写信给他，建议他和妻子一起回到学校，或者通过函授形式继续学业。他没有回信，我也不知道他做的是什工作。

谢谢你告诉我锡切克切^[7]结婚了，并且留在皮姆维尔^[8]。这两年我一直努力地想得到你、克贾托、泽尼、津齐、诺姆丰多^[9]和姆丁吉酋长^[10]女儿的集体照。如果你能帮助安排拍摄一张这样的照片，尽快寄来，我将不胜感激。

请恩加卡内太太^[11]通过你告诉我Mookamedi^[12]马克贾托、莱坦卡、姆萨内和马巴索的资历和职业。你可以在回信中提供这些信息。

你在来信最后一段表达的感情非常细腻，给了我许多鼓励 and 力量。你现在已经14岁了，能来探视我的日子已经不远了。有人告诉我，你长得很高、很迷人，我急切地想见到你。与此同时，我希望你知道，我每天都想念你、克贾托、泽尼和津齐，你在学校的进步给我带来了快乐和自豪感。我非常非常爱你们。

爱你的爸爸

1969年7月29日

我写了上述信件，并于今年2月16日寄给你，但由于某种原因未能寄走。亲爱的，我已写信给你母亲、克贾托以及泽尼和津齐，向你表达我最深切的关心。我参加葬礼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希望你和克贾托能够代替我前往。

3月，我收到了期望的集体照，你不需要再为此操心了。此前，我得到承诺，可以拥有一张滕比及其家人的照片，一旦克贾托告知详情，我就会写信给Molokozana^[13]。

深爱你的爸爸

曼德拉与痛失慈母的哀伤抗争，确保写信给所有需要安慰和感谢的人，同时继续着铁窗生涯和每天的斗争。

为了有权得到学习材料，他花费许多时间，长期与政府交涉。这个问题在他置身罗本岛期间一直存在，他绝不停止向当局问责，因为后者更有义务遵守规定。

[1] 马卡齐维·曼德拉（1954—）——参见词汇表。

[2] 曼德拉的儿子马克贾托（1950—2005），女儿泽纳妮（1959—）和津齐斯瓦（1960—）。

[3] 曼德拉的长子马迪巴·滕比凯尔（1945—1969）。

[4] 乌姆塔塔（现称姆塔塔）是特兰斯凯家园的首府。

[5] 曼德拉的母亲诺塞科妮·曼德拉。1968年去世。

[6] 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国王（1928—1986），特兰斯凯家园大酋长，特兰斯凯反对党民主进步党领袖，该党反对种族隔离统治——参见词汇表。“大酋长”一词是英国殖民者提出的，作为酋长体系地区的最高头衔。萨巴塔大酋长实际上是一位国王。英国人坚持，只有英国君主可以保有国王的头衔。

[7] 曼德拉的堂弟。

[8] 索韦托市郊的一个区。

[9] 奥利弗·诺姆丰多·曼德拉，曼德拉妹妹诺坦库的女儿。

[10] 姆丁吉酋长是曼德拉的亲戚，这位滕布酋长帮曼德拉最后两个女儿取了名字。大的取名“泽纳妮”，是“你带来了什么？”之意，马迪基泽拉家族（温妮·曼德拉的娘家）为她取名诺马达比·诺西兹维——意为“民族战场”。姆丁吉为曼德拉的幼女取名曼图·诺布托·津齐斯瓦。

[11] 曼德拉的邻居。

[12] 塞索托语“主席”之意，我们无法确认曼德拉指的是谁，也许不是真的主席。

[13] 科萨语“儿媳”之意。他指的是滕比的遗孀托科·曼德拉。

致罗本岛指挥官休伊萨门上尉（1969年2月28日）

[在另一侧] 归档

罗本岛指挥官

送呈：休伊萨门上尉

1969年2月25日，看守德·雅格通知我们，从比勒陀利亚得到指令，大意是我们未来只能购买规定的书籍，不允许购买推荐的作品。

在这封信中，我们希望告诉您，1965年年底我们就得到过这样的指令。1966年2月，我与监狱署署长斯泰恩将军讨论了整件事情，要求他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当时的指挥官凯勒曼少校也在场。为了支持我的请求，我让将军注意一个事实：我正在攻读伦敦大学的法学学士学位，根据大学的规定，没有这方面的指定书籍，我应考所需的书籍都是推荐而非规定的。我指出，关于荣誉学位课程，导师信中明确警告学生，必须广泛阅读，不能仅限于学习指导中提供的书籍列表。我进一步说明，教育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人们写作和通过考试；它的主要功能是使人们成为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这就使广泛阅读成为了绝对必要的事情。我请署长记住，从监狱获释之后，我们将与其他人竞争职位，他们可以自由、不受限制地利用特定专业的所有信息来源，新指令的执行将严重影响我们。署长接受了这些论据，命令凯勒曼少校恢复购买推荐书籍的特权。此后一段时间，我们在这方面没有遇到任何困难。

可是，1967年年初，当时负责学习的官员重新颁布了这些指令，通知我们不允许订购推荐书籍。同年2月15日，我再次与署长讨论这一事

项，该特权又恢复了，此后我们一直享受着这种待遇。

我们认为你可能不知道这一背景，请求你重新考虑。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另一侧用南非荷兰语写道] 讨论。不承担规定书籍的责任，购书时必须非常认真地考虑。 [签名] 2/3/69

20世纪60年代末，曼德拉似乎获准写信给家族圈子以外的人。但这些通信并非没有障碍，这些障碍成为了囚犯的标志，也是他通往世界的生命线。在这一系列信件中，曼德拉重写了原来的信件，并署上了原来的日期，然后在附言中向收信人做了解释。

致朋友和同志莉莉安·恩戈伊^[1]（1969年3月3日）

Kgaitsemi yaka, yaratehang^[2]:

1962年11月受审之前我曾给你写信。此后你也曾听到我的消息，我当时要求你以家中幼女的身份，始终承担和平卫士的任务。从那时起，我急切地想给你写信，但一直都有个主要的困难——你无法回信^[3]。不过，现在你可以自由地与我通信了，我希望你知道，我一直想念你、老夫人^[4]、赫拉采^[5]、梅莫^[6]和乌帕^[7]，你们给我留下了温暖、亲切的回忆。我希望你们一直安好，盼望着听到每个人的消息。

珀西^[8]的死讯让我非常难过，更难过的是无法参加葬礼。他不仅是你的兄弟，也是一位好朋友，他善良的品格与魅力令我珍视，当我听到他已经去世，感到无比痛惜。尽管这件事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如果你能向老夫人转达我最深切的哀悼，我将不胜感激。

你派赫拉采来参加里沃尼亚审判真是太好了。对于她不辞辛劳地跋涉32英里到达比勒陀利亚，我们深表感谢，并将她在法庭上现身视为你和家人与我们团结一致的表现，这给了我们很大的勇气和激励。在我们遇到的所有重要问题上，你总是站在前列，与你的朋友共渡难关，给予他们鼓励和希望。在“抗法运动”^[9]、人民大会^[10]、比勒陀利亚妇女抗议游行^[11]以及叛国罪审判^[12]中，你都默默做出了贡献，这还只是一小部分。

我们知道，你无法亲自到场，但当我们经历那个令人难忘的案件时，你在精神上与我们同在，我们确实很高兴看到赫拉采在场。桑

尼^[13]一向可好？

你可能没有机会向海伦转达我最诚挚的问候^[14]，我希望她知道，我也很想念她。对她高尚的思想和巨大的勇气，我一直心怀崇敬。叛国罪审判期间，我们几乎每天都一同来往于比勒陀利亚，相互非常亲近。紧急状态期间^[15]，我们一起在比勒陀利亚监狱准备她的证词，我看着她连续几天受到了检方的无情折磨。^[16]她真的表现得非常好，我对她的信任与日俱增。她在担任社会工作者时所受的训练，也许还有作为陆军军官的经历，使她对贫困同事的福利十分敏感，始终做好准备，提供某种物资上的帮助。现在，我又得到了一些有关她的消息，很高兴地知道对她的信任没有错。唯一令我懊恼的是，无法看到她出版的关于叛国罪审判的书。^[17]

我有幸读到了这本书的手稿，觉得它非常激动人心，很想看到完成后的稿件。现在，她也许处于半退休状态，可以将更多天赋用于写作。

我还要向恩齐基^[18]、格雷塔·多琳、缪丽尔、乔安娜、卡罗琳、凯瑟琳、陶尼亚尼、莉莉·塞洛克、弗吉尼亚^[19]、奥尼卡和多尔卡丝、我的表妹诺贝伦利及希尔达^[20]表示最诚挚的敬意。她们都是有勇气的姑娘，我为过去曾与她们交往感到荣幸^[21]。

我最近正在读关于伟大的非洲酋长塞库库尼和马姆普鲁（塞克瓦蒂^[22]之子），以及两人之间为巴佩蒂王座所做争斗的书籍。即使按照现在的标准，他们也是聪明能干的人，并且深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塞库库尼在国家历史上的作用广为人知，但我常常感到疑惑，如果这两位酋长以及这个国家的其他酋长能够放下分歧，共同努力解决相互之间的问题，历史的进程将会作何改变？恩哥安纳·瓦·科西·戈弗雷^[23]有充分的理由，为其祖父的成就而感到自豪。我希望他和他的家人安好。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听到莫措拉·约翰的消息了。祝愿他身体健康，仍像我熟知的那样活跃。

1966年1月，我收到了玛·诺库卡尼亚写来的亲切而又振奋人心的信，她在信中告诉我们，我们始终在她的心里。她鼓励的话语让我们觉得世界非常美好。酋长去世时，我获准写一封表示哀悼的特殊信件，但一直没有送达。我听说她的女婿住院了，如果能获知他的情况，我将非常高兴。我想再一次让你知道，我想念你和你的家人，你们给我留下了温暖、深情的回忆，没有什么比听到你们的消息更令我愉快。

致以

良好的祝愿

你诚挚的内尔

莉莉安·恩戈伊夫人

由诺尼亚尼索·马迪基泽拉小姐^[24]转交

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1969年7月29日

这封信于今年3月3日写成并交寄。现在，我知道你一直没有收到它。这种情况又发生了，从我写这封信以来发生了许多事，但我宁愿重现这封信原来的样子。只希望这次它能送到你的手里。

非常感谢你令人感动的悼词，那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和激励。我于7月16日收到这一噩耗时，反应和你一模一样。我不敢相信滕比真的走了。正如10个月前母亲去世时那样，我参加葬礼的申请没有得到批准。但是，我的同事们尽其所能地缓和这一打击，让我感到快慰。你的来信对我意义非凡，信中表达的情绪给了我巨大的勇气。我又一次觉得身处世界之巅，做好准备面对命运的所有安排。内尔

[1] 莉莉安·恩戈伊（1911—1980），政治家、反种族隔离及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2] 塞索托语“我亲爱的姐妹”之意。

[3] 她不能回信是因为，她不是曼德拉的家人，而且是个知名的政治活动家。

[4] 莉莉安·恩戈伊的祖母安妮。

[5] 莉莉安·恩戈伊的女儿。

[6] 佩莱齐·“回忆”·姆法莱勒，莉莉安·恩戈伊的养女。

[7] 伊迪丝的儿子、莉莉安·恩戈伊的侄儿特博格。

[8] 莉莉安·恩戈伊的兄弟。

[9] “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简称“抗法运动”）是1951年12月由ANC发起、1952

年 6 月 26 日又与南非印度人大会合作发起的运动，旨在反对 6 项种族隔离法律，参加者有意违反种族主义法律，如进入“白人专用”的场所、违反宵禁令，寻求警方的逮捕。曼德拉被任命为全国志愿者总指挥，毛尔维·卡查利亚为其副手。超过 8500 名志愿者因为参加“抗法运动”而遭到拘禁。

[10] 人民大会于 1955 年 6 月 25—26 日在约翰内斯堡科利普城举行，有 3000 名代表参加，是一项为时一年的运动的高潮。在此项运动中，国会联盟成员走访南非各地家庭，记录人民对自由南非的要求。这些要求包含在会议第二天被采纳的《自由宪章》中，宪章支持所有南非人不论种族都拥有平等权利，以及土地改革、改善工作与生活条件、公平分配财富、义务教育和更公正的法律。

[11] 1956 年 8 月 9 日，2 万名妇女前往比勒陀利亚政府所在地联合大厦，抗议“通行证”法延伸到非洲裔妇女。

[12] 叛国罪审判（1956—1961）是种族隔离政府试图镇压国会议员联盟（一个反种族隔离联合组织）的结果。在 1956 年 12 月 5 日清晨的突袭中，156 人被捕并以叛国罪起诉。1961 年 3 月审判结束时，所有被告要么被撤诉，要么和最后 28 名被告（包括曼德拉）一起无罪释放。

[13] 伊迪丝·恩戈伊的丈夫。

[14] 海伦·约瑟夫（1905—1992），教师、社会工作者、反种族隔离及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15] 1960 年的紧急状态法于当年 3 月 30 日宣布，是对沙佩维尔屠杀的反应，其特征就是大规模逮捕和拘禁多数非洲裔领导人。1960 年 4 月 8 日，根据《非法组织法案》，ANC 和泛非洲人大会遭到取缔。

[16] 南非政府于 1960 年宣布紧急状态时，已保释的叛国罪审判被告遭到拘押。辩方团队撤出案件以示抗议，身为律师的被告协助同案者准备审判。曼德拉向同案的海伦·约瑟夫提供法律援助。

[17] 海伦·约瑟夫所著的《如果这就是叛国》（开普敦克瓦加出版社，1963 年）。

[18] 艾伯特娜·西苏卢（1918—2011），反种族隔离与女权活动家，曼德拉的同志沃尔特·西苏卢之妻——参见词汇表。恩齐基（Ntsiki）是她的非洲名字 Nontsikelelo 的缩写。

[19] 弗吉尼亚·姆恩哥马，政治活动家。

[20] 希尔达·伯恩斯坦（1915—2006），作家、艺术家、反种族隔离与女权活动家。她是南非和平理事会和南非妇女联合会创始成员之一。在丈夫莱昂内尔（鲁斯蒂）于“里沃尼亚审判”中无罪开释后，他们徒步越境进入邻国博茨瓦纳。

[21] 这些女性很可能都曾是曼德拉的朋友，以及反种族隔离的同志。

[22] 塞库库尼（又名马采贝·塞库库内，1814—1882）和马姆普鲁是巴佩蒂王塞克瓦蒂之子，在父亲于 1961 年去世后成为王位竞争者。塞库库尼于 1882 年被马姆普鲁杀害，马姆普鲁则在次年遭处决，遗体无从寻找。

[23] 戈弗雷·莫加拉梅迪·塞库库内成为 ANC 军事组织“民族之矛”的一名自由战士，曾被拘禁于罗本岛。

[24] 温妮·曼德拉的妹妹。

致吉布森·肯特^[1]——曼德拉的侄儿、著名剧作家和作家^[2]（1969年3月3日）

1969年2月 B.I.P V.B^[3]

我亲爱的侄儿：

扎米^[4]曾告诉我，你的新婚妻子是伊芙琳^[5]。遗憾的是，探视的时间太短，我们无法全面讨论这一家族事务，因此她也无法告诉我所有关于伊芙琳的信息。此前，我没能荣幸地与她会面，但我敢肯定，她一定是个富有才华和魅力的姑娘，才能赢得你的感情，如能知晓她的家庭背景，我会很高兴。我期盼着有一天能和你们俩见面。与此同时，祝你婚姻如意，拥有幸福的未来。

我很想知道，南非艺术家联盟^[6]是否仍然茁壮成长。谁是目前的负责人？他们的出版物（如果有的话）名称是什么？订阅费几何？我正在收集非洲歌曲专辑^[7]——索托语、祖鲁语和科萨语——但是遇到了一些困难。我知道莫哈佩罗阿^[8]的歌曲集，但无法从专精于这一领域的开普敦公司那里得到它们。我设法找到了威廉姆斯和马塞卢瓦^[9]为混声合唱而创作的民歌，但更感兴趣的是现代非洲音乐专辑。也许你能就如何着手提供一些建议。

我从多个来源得知，近来你在戏剧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哀歌》^[10]和《利法》^[11]都吸引了很多观众。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我向你致以最衷心的祝贺，希望你在未来的工作中更加幸运。我很希望看到这两部音乐剧；也许有一天，我至少能读到脚本。从报道中无法看

出，两部音乐剧的剧本和制作是否都由你独立完成，也不清楚观众主要是非洲裔还是白人。我对戏剧给非洲人带来的总体影响很感兴趣。我相信《农阿悟斯》^[12]相当吸引人；脚本是谁写的？有没有出版？

我相信，米里娅姆^[13]将在海外继续取得成功，她将与卡迈克尔^[14]订婚或者结婚。她已经展示了极高的天赋，在社会问题上的观点似乎比我所知的更加先进。我听说多莉^[15]也在美国，希望她能够和米里娅姆一样幸运，取得同样大的影响。我曾在伦敦见过丹布扎^[16]、乔和鲁弗斯。当时，他们正打算在非洲旅行演出，我希望他们取得成功。错过格威格威^[17]让我很遗憾，他给我们在国外的同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希望在他回来时能有机会与之结识。我们几乎听不到佩吉·潘戈^[18]和休·马塞克拉^[19]的消息，祝愿他们一切顺利。这些人都是有才华的艺术家，我们非常关心他们，没有什么比知道他们很好地利用现有机会更令人高兴的了。

国内有哪些新的明星，他们的表现如何？B.M.S.C^[20]、D.O.C.C^[21]和莫洛卡中心的秘书长分别是谁？我曾在D.O.C.C的信托基金理事会和管理委员会服务多年，深深知道如果秘书长具有进取心，这些机构将创造多么大的价值。

扎米又一次详细地讲述了你对她和孩子们的帮助，我想让你知道，我深深地感谢你持续表现的兴趣，Nangamso!^[22]想起你，总会唤醒我温暖、愉快的回忆。请向伊芙琳、扎米和妻子转达我的爱意。

你的叔叔 内尔

1969年7月29日 附言：滕巴（整个联盟）记得你

吉布森·肯特先生

由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转交，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1969年7月29日附言：这封信于今年3月3日写成并寄给你。我知道你一直没有收到它，这种情况又发生了，从我写这封信以来发生了许多事，但我宁愿重现这封信原来的样子。只希望这次它能送到你的手里。

叔叔 内尔

[1] 吉布森·肯特（1932—2004）——参见词汇表。

[2] 因为吉布森·肯特和曼德拉都来自马迪巴宗族，因此曼德拉称其为侄儿。

[3] 这些首字母缩写是曼德拉手书，具体含义不详。

[4] 扎米是温妮·曼德拉的一个名字。

[5] 诺玛滕巴·伊芙琳·卡西是一位顶级模特儿，吉布森·肯特是她的第二任丈夫（1969—1974）。后来，她移居美国，嫁给了律师艾伦·杰克曼，改名滕比·杰克曼。2008年，她于南非失踪，2012年被法庭认定为死亡。

[6] 南非非洲裔艺术家联盟创建于1952年，1958年成为南非最成功的娱乐宣传机构。

[7] 当被问及罗本岛囚犯能否接触到音乐时，曼德拉在该岛的狱友、前同事马克·马哈拉杰（参见词汇表）回忆道：“60年代末有一段（很短的）时间，当局在我们的监区安装了一个扬声器系统，可以从主办公室的控制室里播放音乐。如果我记得没错，我们当时要求准许选择和购买录音，供官员通过广播系统播放。这些录音由监狱当局保管，我们提出播放哪些音乐和歌曲的申请。几个月内，当局就停止了这一系统。直到我离开那里（1976年），我们都不能在牢房里订购和收藏音乐专辑。”（马克·马哈拉杰写给萨姆·文特尔的电子邮件）。

[8] 约书亚·普洛莫·莫哈佩罗阿（1908—1982），曾与吉布森·肯特合作创作音乐作品的一位词作家（萨姆·文特尔与吉布森·肯特的侄女维基·肯特的电话访谈，2017年7月23日）。

[9] H. C. N·威廉姆斯和J. N. 马塞卢瓦（纽约：席尔默，1960），班图合唱民歌，混音版。

[10] 音乐剧《哀歌》是吉布森·肯特于1965年创作的，在商业上很成功。故事以一位年轻人作为中心，他努力避免成为匪帮的一员，但最终锒铛入狱。

[11] 《利法》也是一部成功的音乐剧，由吉布森·肯特于1967年创作。

[12] 传奇人物农阿悟斯常常出现在作品中，她是一位年轻的科萨族预言家，于1856年发出指令，杀死所有牲畜、烧毁一切谷物，以便使死者复活，帮助科萨人摆脱欧洲人的统治。可是，由于她的指令，科萨人遭遇严重饥荒，英国人强行实施了殖民统治。第一部关于科萨人的戏剧《农阿悟斯》由玛丽·沃特斯编剧，1925年制作。曼德拉这里指的可能是农阿悟斯故事的现代版本。

[13] 津齐勒·米里娅姆·马凯巴（1932—2008），南非歌手、演员、联合国亲善大使和活动家。

[14] 斯托克利·卡迈克尔（1941—1998），美籍特立尼达人，参与美国民权及泛非运动，黑豹党“名誉首领”，后来还成为全非洲人民革命党名誉首领。

[15] 多莉·雷思贝（1928—2004），南非爵士乐歌手、演员。

[16] 纳森·丹布扎·姆德勒德勒（1923—1995）、乔（科利）·莫戈齐（1924—2011）和鲁弗斯·科扎是“曼哈顿兄弟”组合中的三名成员，这个组合由四人组成，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很受欢迎的南非爵士乐队，他们的音乐中加入了祖鲁和声和非洲合唱音乐的元素。该乐队凭借1956年的《美丽的谎言》（Lovely Lies）一曲，成为登上美国《公告牌》百大金曲榜的第一支南非乐队。

[17] 格威格威·姆瑞比（1936—1973），南非艺术家联盟创始人、萨克斯风演奏家，“疯狂爵士”、“哈莱姆摇摆”和“爵士炫技”成员。

[18] 佩吉·潘戈（1928—1998），南非爵士乐歌手、演员，是 1961 年伦敦西区上演的音乐剧《金刚》中的女一号。

[19] 休·拉莫波罗·马塞克拉（1939—），南非小号演奏家、歌手和作曲家，曾创作反种族隔离歌曲，包括 1986 年录制、要求释放纳尔逊·曼德拉的《带他回家》。1960 年沙佩维尔屠杀（有 69 名抗议者遭到杀害）之后，他流亡国外，在伦敦学习音乐，后前往纽约。

[20] 班图人社交中心（B. M. S. C）1924 年创立于约翰内斯堡索菲亚镇，是南非黑人重要的文化、社会和政治集会场所。它的下属设施包括一个健身馆和一座图书馆，举办拳击赛、政治集会和舞会。曼德拉和其他四人 1944 年在那里创立了 ANC 青年联盟。

[21] 唐纳森·奥兰多社区中心（D. O. C. C）是索韦托的一个社区组织，举办舞会、音乐会和拳击赛。该中心由唐纳森信托基金出资，优质服务勋章获得者詹姆斯·唐纳森中将于 1936 年创建，旨在“提高南非黑人地位，改善其生活条件并消除障碍；全面为其谋求福利和改进”。纳尔逊·曼德拉曾于 20 世纪 40 年代及 50 年代在该中心训练拳击，并和他的长子滕比在那里度过了很多个夜晚。

[22] 在科萨语中，“Nangamso”一词用来表示对贡献超出职责范围的人的深切谢意。曼德拉有时候将其拼写为 nangamso。

致姆特托·马坦齐玛酋长^[1]，曼德拉的亲 戚^[2]（1969年3月17日）

[在另一侧以南非荷兰语写着，红色字体] 寄给侄儿的特殊信件

[曼德拉的亲笔，红色] 回信时请在开头写上“对特殊信件的回复”

Mntan'omhle^[3]:

我妻子告诉我，你已经即位。我写信向你表示祝贺，希望你度过一个快乐且成果丰硕的任期。在就位仪式上讲话的长老们一定就如何行使权力、公平对待人民提出了很多建议。他们甚至可能提醒你，你就任时的处境比大多数酋长都好，因为你得到了法律培训和良好的教育，这通常能使你更渴望独立思考，更好地展望未来。对这些事项做进一步的建议实属多余。我想说的是，得知琼古兰加^[4]到场亲自为你加冕，为这一场合增光添彩，我确实非常高兴。已故酋长琼金塔巴^[5]不懈地强调琼古兰加和达利翁加^[6]之间良好、和谐关系的重要性，我高兴地看到，姆蒂拉拉^[7]两大主要家族有可能就部落范围内的事务进行全面合作。我希望这种合作将发展成更密切、亲近的关系，我们都在为更广泛的团结而奋斗，而我认为你们的合作就是这一事业的组成部分。

我经常想起你著名的祖先马坦齐玛造成的影响，在他多姿多彩的任期中，品尝到了光荣与耻辱、幸福与苦难。他知道成为受尊敬的部落团结象征、人民忠诚与感情的中心，既是一种快乐，也是一种责任。

当他不得不远离家乡、家人、人民和心系的一切时，体验到的是渴望与孤独。尽管生活在19世纪，无法得到当代人的学习机会，但他仍然

是一位具有智慧、天才的爱国者，为崇高的志向所激励。我们国家的无数传统领导人都为激发民族自豪感的不朽事业做出了宝贵的贡献，让我们为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属于我们的一切而骄傲，而他、西昆加蒂^[8]、贡古贝莱和达利塞尔^[9]就是其中的代表。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努力和成就，使滕布人的历史与抱负成为了人类大家庭理想及希望的一部分。

西普里安国王去世时，我给王室写了一封吊唁信，此后收到了一位著名的祖鲁酋长（已故国王的密友）寄来的有趣信件。随信附上了一张带有王室纹章的卡片，我再一次感受到了某种民族精神，那是这一著名家族被人永远铭记的原因。

顺便说一句，当我1962年与利奥波德·桑戈尔^[10]在其首都会面时，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他正忙于研究祖鲁国创立者引人入胜的故事。我们的历史上从不缺少民族英雄，以公共事业为目标的人有许多的榜样，可以借此形成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我所要做的就是再次祝愿你，有一个快乐、成果丰硕的任期。

据王室来信报告，琼古兰加的健康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忧。我收到的最后一封他的来信是从德班的一所医院寄来的，当时他说自己的情况有了很大好转，我希望他能继续康复。当我于1968年10月14日写信给琼古兰加和达利翁加，谈及母亲去世及葬礼事宜时，向他们两人表达了我的关切。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收到了我的信。

我希望达利翁加酋长、姆齐姆乌布酋长、达鲁布尔之子、滕比凯尔、武林德莱拉、曼泽祖鲁，姆费比头人、滕比凯尔和库洛·龙克·伊科姆库鲁能够记得我。向诺班德拉、诺祖科、诺盖特等诸位夫人及卡玛格维尼（我相信她正在教学）致意。

告诉诺班德拉^[11]，我没有忘记她在我最后一次到访时的盛情款待；她一直走到了埃齐贝莱尼^[12]。那种关爱之情，表现了她对亲近的人的体贴和温柔。我将一直想念着她。

Bayete.^[13]
达理邦加

姆特托·马坦齐玛酋长^[14]，科菲姆法巴，加马塔，大王宫

^[1] 姆特托·马坦齐玛（1972年去世）——参见词汇表。

[2] 取自曼德拉用于复写一些信件 **A4** 硬皮笔记本。

[3] 科萨语“漂亮的孩子”之意。

[4] 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国王（1928—1986），特兰斯凯家园大酋长，特兰斯凯反对党民主进步党领袖，该党反对种族隔离统治——参见词汇表。

[5] 琼金塔巴·达林迪耶博（1942 年去世），滕布酋长兼摄政王，在曼德拉的父亲去世后成为他的监护人——参见词汇表。

[6] K. D. 马坦齐玛（1915—2003），曼德拉的侄儿、滕布酋长、特兰斯凯首席部长——参见词汇表。

[7] 姆蒂拉拉是滕布人的王族。不同的家族与后妃的不同家庭有关。

[8] 恩干盖里兹韦国王（1846—1884 年在位）的兄弟之一，这位国王在 19 世纪时寻求滕布各部落的统一，从未与英国人发生争斗，但他的兄弟西昆加蒂和姆蒂拉拉这么做了。K. D. 马坦齐玛是恩干盖里兹韦的孙子。

[9] 一位滕布酋长。

[10] 1960—1980 年的塞内加尔总统。

[11] 曼德拉指的不是妻子温妮·曼德拉，K. D. 马坦齐玛的五位妻子中也有一位名叫诺班德拉，这是常见的科萨名字。

[12] 特兰斯凯的一个小镇。

[13] 传统祖鲁皇家敬辞。

[14] 正确拼写是 **Matanzima**，但曼德拉有时候拼成 **Mathanzima**。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69年4月2日）

亲爱的：

你病重的消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甚至没有发现你遭遇昏厥的任何迹象。我已经知道，你罹患了心脏病和胸膜炎。

不过，听说专家已经做出诊断，你的昏厥现象也消失了，我倍感宽慰。我希望知道医生的详细诊断。

我高兴地得知，我们的家庭医生仍如往常一样能干。恩古缇娅娜^[2]，祝你很快完全康复，万事顺利。

美国心理学家诺曼·文森特·皮尔所著的《积极思考的力量》^[3]和《积极思考的结果》^[4]都是值得一读的好书。市图书馆里应该能找到它们。我对他论点中形而上学的方面不以为然，但认为他对身心问题的看法很有价值。

他的基本观点是，身体上的伤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待伤残的态度。如果一个人说：我将征服病痛，快乐生活，那么他已经迈上了通往胜利的道路。在你的天赋之中，最吸引我的是你的勇气和决心。这些特质使你在人群中昂头挺胸，并将最终为你带来很高的成就。一定要始终牢记这一点。

去年11月，我写信给已故西普里安国王的表弟布特莱齐酋长，要求他向王室转达我们的慰问。我收到了一封有趣的回信，以及对母亲去世的哀悼。

12月，我写信给纳利和克贾托；1月给翁加^[5]去信，2月则写给了马基、泽尼和津齐。莉莉^[6]和吉布森^[7]现在应该已经收到了3月份的信。请告诉我他们是不是都收到了……

萨巴塔^[8]没有回复我写给他的两封信。

克贾托的信中提到了可以向其提供资金的亲属。

3月8日，我本应有一次被探视的机会，但没有成功。探视者是谁？为何没来？我的钱花光了。《美国国际法杂志》已经收到。你有没有从玛丽^[9]和保罗^[10]那里听到斯威特—马克斯韦尔^[11]的消息？我听说，我的兄弟雷吉^[12]在孩子方面遇到了困难，Malome^[13]病了。你能详述具体的情况吗？

向我们的朋友穆萨和莫德^[14]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那张全家福简直是杰作。克贾托和姐妹们太棒了，妈妈的照片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你的小照片几乎引发轰动。各种各样的评论从四面八方涌来，“Ayingo Nobandla lo!”^[15]，“这不是她最小的妹妹吗！”，“马迪巴待在监狱里太久了，都不认识自己的小姨子了”。

这幅肖像令我五味杂陈。你看上去有些忧郁、恍惚和不适，但和以往一样可爱。那张大照片则更可圈可点，描绘了我所了解的你的一切：令人倾倒的美貌与魅力，历经婚后10年的大风大浪也不曾或减。我怀疑，你打算用这张照片传达言语无法表达的特殊信息。请放心，我已领悟在心。我所想说的就是，这张照片激起我心中所有温柔的情意，缓和了周遭的冷酷，令我更加想念你和我们甜蜜、祥和的家庭。

近来，我的思绪飘向远方；我想起了汉斯街^[16]，一位朋友会在那里跳上蓝色面包车，说出未婚妻对未婚夫的所有庄严誓言，然后疾奔到街角对面的一辆老爷车，说出同样甜蜜、令人安慰的誓言；她熟练地安排着晚上在总理府^[17]的“学习”，可以在新朋友前往拳击馆后立刻接待老朋友。当我看着这张肖像，一切仿佛又回到眼前^[18]。

姆洛佩^[19]，在这封信的最后，我希望你知道，如果我过去的信件缺乏激情，那是因为没有必要努力地去偿还对一个女人欠下的债务，尽管她面临巨大的困难且缺乏经验，却成功地让家庭之火继续燃烧，满

足身陷囹圄的生活伴侣最小的愿望和希冀。记住，即便失去了其他的一切，希望仍是最有力的武器。而你和我多年以来已经得到了很多，在重要的方面上取得了进步。在我生命中的每个时刻，你都长驻我心，亲爱的，任何不幸都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你肯定会康复，重新站起来。献上我最深切的爱和千百个吻。

达理邦加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

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附言：祝克贾托在考试中好运，告诉Mtshana^[20]诺姆丰多，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她没有失去勇气。让她牢记，坚持不懈是成功的关键。我希望你能够将这封信转交给塞西尔。

曼德拉与监狱当局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尊重的基础上，而这种尊重带有讽刺的意味：一位普通的看守，决定着冬天是否能多得到一条毛毯。不过，所有这些互动的的基础是承认其他人的人性，同时始终保持自己的尊严，捍卫自己的权利。

他多次写信给监狱当局，请求眼科专家或牙医出诊，或者要求更多的学习权利，这些都不在规定之列。囚犯每周有机会向某位官员投诉或者提出请求。但是，据他的同志和狱友马克·马哈拉杰介绍，虽然囚犯有机会提出口头申请，但没有机会详细说明要求或者提供背景信息。

曼德拉可能想保留一个书面记录，同时机敏地管理每项可能的改进要求，使其他囚犯也能从中得利。⁴⁸

他还勇敢地写信给高级官员，某些情况下甚至亲自上书司法部长。入狱不到五年，他就写信给司法部长，要求释放他和他的同僚，或者根据《日内瓦公约》给予他们政治犯的待遇。他熟知南非白人与英国殖民政权之间的争斗，这些知识被用来支持他的论点。

曼德拉将自己和狱友的困境与南非白人自由战士在狱中的待遇做了对比，为他们的自由提出了有力的根据。但抓他的并不是英国人；种族隔离政权以武力和镇压统治国家，担心曼德拉出狱会使自身在支持者眼中显得软弱。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她来自阿玛恩古缇娅娜宗族。

[3] 诺曼·文森特·皮尔，《积极思考的力量》（纽约：普伦蒂斯霍尔，1952）。

[4] 诺曼·文森特·皮尔，《积极思考的结果》（纽约：福西特克雷，1959）。

[5] K.D. 马坦齐玛（1915—2003），曼德拉的侄儿、滕布酋长、特兰斯凯首席部长——参见词汇表。他的中间名是达利翁加，缩写为“翁加”。

[6] 莉莉安·恩戈伊（1911—1980），政治家、反种族隔离及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7] 吉布森·肯特（1932—2004），剧作家、作曲家和导演。与曼德拉同出自马迪巴宗族，因此曼德拉称其为侄儿——参见词汇表。

[8] 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国王（1928—1986），特兰斯凯家园大酋长，特兰斯凯反对党民主进步党领袖，该党反对种族隔离统治——参见词汇表。

[9] 玛丽·本森（1919—2000），曼德拉的朋友，作家、记者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10] 保罗·约瑟夫。

[11] 曼德拉为学习而订购法律书籍的英国书店。

[12]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1917—1993）——曼德拉的朋友、原律师合伙人，ANC主席——参见词汇表。他的中间名是雷金纳德，曼德拉称他为雷吉。

[13] 科萨语“叔叔”之意。

[14] 穆萨·迪纳特和妻子莫德·卡策内伦博根。与穆萨·迪纳特初次见面时，曼德拉是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成员，在约翰内斯堡从商。他们于 1962 年在狱中重新相识，当时曼德拉正在等待审判，迪纳特则因诈骗罪服刑。他和温妮的朋友莫德·卡策内伦博根曾策划从狱中解救曼德拉，但因温妮心怀疑虑而搁置。

[15] 科萨语“这不是诺班德拉”之意。

[16] 温妮·曼德拉移居约翰内斯堡时曾住在杰皮斯镇汉斯街的“援助之手”旅社。曼德拉是在提醒温妮，回忆他从那里接走她的情景。

[17] 曼德拉下班后，温妮会去他在总理府大楼的律师行学习。

[18] 纳尔逊和温妮于 1956 年相识，当年 3 月 10 日第一次约会。他们于 1958 年 6 月 14 日在温妮的家乡比扎纳结婚。在 1989 年 6 月 14 日写给法蒂玛·米尔的信中，曼德拉写道：“参加婚礼的一行人等于 6 月 12 日午夜离开约翰内斯堡，次日下午抵达比扎纳。由于我们预计将在黄昏时到达新娘的家乡姆邦维尼，我们在戈登·马布亚博士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受到了博士和他妻子农托贝科的款待。”

[19]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20] Mtshana 是科萨语“外甥女、侄女”或“外甥、侄儿”之意，这里指的是曼德拉的外甥女奥利弗·诺姆丰多·曼德拉。

致司法部长（由监狱署署长转交）（1969年4月22日）

[打字]

比勒陀利亚监狱署署长

如果您能批准将如下信件交给司法部长，我将不胜感激。

司法部长

开普敦国会大厦

亲爱的阁下：

我的同事们请求我写信给您，要求释放我们，并在您就此事做出决定之前，给予我们政治犯应有的待遇。首先，我要指出一点，提出这一申请并不是恳求您大发慈悲，而是行使所有因为政治信仰而被监禁的人固有的权利。

随信附上的表A中列出的人关押在罗本岛监狱单人监区，与岛上的其他囚犯完全隔离。因此，我们无法提供岛上和其他监狱中有此要求的囚犯名单。

在被定罪入狱之前，我们是[U](#)与政治与种族迫害做斗争的著名政治组织成员，这些组织要求这个国家中的非洲裔、有色人种和印度人得到全部政治权利。我们完全反对，以后也仍反对一切形式的白人至上主义，特别是“分离发展”的政策。我们要求建立一个民主的南非，摆脱邪

恶的肤色压迫，所有南非人不论种族或信仰，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和谐地共同生活。

我们所有人无一例外都是因为政治活动而获罪的，这些活动是我们为人民争取自决权利的斗争的一部分，整个文明世界都承认，这一权利是全人类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反抗种族主义政策和不公平法律的渴望激励着我们，这些政策与法律违反了人权与基本自由的原则，而那正是民主政府的基础。

过去，南非政府曾将这一性质的犯人当成政治犯对待，某些情况下，他们会在刑期届满前很久便获释。这一方面，我们恳请您查阅克里斯蒂安·德·韦特将军、JCG·肯普和其他在1914年叛乱中被控叛国罪者的案卷^[2]。从各方面看，他们的案子都比我们严重得多。12000人参加了武装叛乱，造成至少322人伤亡。他们占领多个城镇，对政府设施造成了严重破坏，据称私人财产损失高达50万兰特。这些违法行为是白人犯下的，他们享有全部政治权利，属于合法的政党，拥有可以宣传其观点的报纸。他们可以自由来往于国内各地，宣传自己的目标，谋求对其理想的支持，因此没有理由诉诸暴力。奥兰治自由邦叛乱领导人德·韦特被处于6年监禁和4000兰特的罚款。肯普被判7年监禁和2000兰特罚款。其他人所受刑罚相对较轻。

尽管犯下如此重罪，德·韦特在判决下达后6个月内就获释，其他人也在一年之内获释。这一事件就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可是，当时的政府在对这类囚犯时比54年后的现政府对待黑人政治家更为宽容，而后者比1914年的叛乱者有更充分的理由诉诸暴力。这个政府一直藐视我们的愿望，镇压我们的政治组织，对著名活动家和实地工作者强加诸多限制。

政府将成百上千的无辜者投入监狱，给他们的家庭生活带来了困难和破坏。这最终建立了一种本国史无前例的恐怖统治，关闭了所有合法斗争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坚定信念的自由战士不可避免地要诉诸暴力。任何有原则、正直的人都会这么做。^[3]袖手旁观意味着向一个少数派政府投降，是对我们事业的背叛。世界历史（尤其是南非历史）告诉我们，在某些情况下诉诸暴力是完全合理的。

博塔一斯马茨政府在叛乱者定罪后不久便将其释放，等于承认了上述重要事实。我们坚信，我们的事业与此没有什么不同，因此要求您给予我们这种特权。如上所述，那次叛乱造成了322人伤亡。相比之下，

我们提请您注意，在实施破坏行动时，我们采取了特殊的预防措施，避免生命损失，里沃尼亚案的主审法官^[4]和公诉人都明确承认了这一事实。^[5]

查阅附表就可以看出，如果我们以德·韦特的案子作为标准，我们当中的每个人现在都应该获释。表中所列的23人中，有8人被判终身监禁，10人获刑10—20年，5人获刑2—10年。

在那些被判终身监禁的人当中，有7人已服刑4年10个月，1人服刑4年4个月。被判10—20年监禁的人中，比利·奈尔（刑期最长者）^[6]已经服完了四分之一的刑期。乔·格卡比^[7]、萨姆森·法达纳和安德鲁·马松多^[8]是这群人中最早被定罪的，他们已服刑6年（刑期分别为12年、8年和13年）。同一群人中最后定罪的是杰克逊·福齐莱^[9]和约翰内斯·丹加拉（分别获刑12年和7年）。福齐莱已服完四分之一刑期，而丹加拉1969年3月19日已服完一半刑期。获刑2—10年的所有人至少都服完了四分之一刑期。

当我们研究了罗比·莱布兰特^[10]、霍尔姆^[11]、皮纳尔、施特劳斯^[12]和其他人的案例之后，要求获释的呼声就更强烈了。莱布兰特作为南非联邦^[13]国民，在德国与联邦交战时从该国返乡。此后，他建立了一个准军事地下组织，目的是推翻现政府，并代之以仿效纳粹德国的独裁政府。他以叛国罪名被判死刑，后减刑为终身监禁。霍尔姆、皮纳尔和施特劳斯也因叛国罪而遭监禁，据称，他们在联邦及其盟友的战争中与敌人合作。可是，现政府掌权后释放了这些人，以及其他一些因叛国和蓄意破坏罪而判刑的人，尽管他们被捕时的情形使许多南非人都将其视为国家的叛徒。我们又一次提请您注意，相比之下，我们的活动始终是在人们珍视的最崇高理想激发下进行的，我们渴望为人民的正义斗争服务，将他们从引发不公正、不平等现象的政府手中解救出来。

我们还希望提醒您，1966年，您的前任释放了斯派克·德·凯勒^[14]、斯蒂芬妮·肯普^[15]、艾伦·布鲁克斯^[16]和托尼·特鲁^[17]，他们原来都和爱德华·约瑟夫·丹尼尔斯^[18]（他的名字也出现在附表中）一起接受蓄意破坏罪的指控。肯普、布鲁克斯和特鲁承认另一项控罪，被下令单独审讯。丹尼尔斯和德·凯勒的案子根据主要控罪继续审理，1964年11月17日，他们被判有罪，分别获刑15年和10年。肯普、布鲁克斯和特鲁的另一项罪名成立，分别获刑5年、4年和4年，并都得到了部分缓刑。我们得知，德·凯勒服刑大约两年（或者更短）就得以释放，而肯普、布鲁

克斯和特鲁也在完成刑期之前就获释了。

我们并不羡慕那些幸运获释、脱离监狱苦海的人，知道他们现在有正常的生活，我们也感到很高兴。但是，我们提起他们的案子，目的就是说明我们的请求是合理的，同时强调，政府的政策应该有一致性，它的公民理当得到相同的待遇。

我们的案子和德·维特及莱布兰特有一个重要的差异，他们是在叛乱被平定、德国战败之后获释的，因此自由的他们对国家安全没有任何威胁。而对于我们的案子，可能有人会提出，我们策划的是将来的革命，出于安全考虑，必须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而且，我们的信念并未改变，梦想也仍和入狱前一样。这一切似乎证明了我们的案子与上述例子有明显差异的说法。不过，我们确信您不会这么想，因为这种论调有着邪恶的意味。也就是说，如果出于今天的安全考虑，应该将我们留在监狱里，那么当我们刑期届满，如果目前的局势没有改变或者变得更糟，我们也不能获释。显而易见，当前严重威胁国家的种族矛盾与斗争，完全是政府目光短浅的政策和所犯罪行造成的。

避免灾难的唯一方法不是将无辜的人关在监狱里，而是放弃你们的挑衅行为，采取理智、文明的政策。这个国家会不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和流血事件，完全取决于政府。持续压制我们的意愿，依赖高压统治，只会迫使我们的人民越来越多地使用暴力。您和我都无法预测，这个国家在争斗结束时会付出多大的代价。明显的解决方案是释放我们，举行圆桌会议考虑友善的处理方式。

我们的要求是，释放我们，在做出决定之前给予政治犯的待遇。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得到好的伙食、合适的衣服、床和床垫、报纸、收音机、放映机^[19]，与本地及国外的家人及朋友更密切的联系。政治犯的待遇就是自由地获得所有未取缔的阅读材料，出版书籍，我们可以选择工作，决定喜欢学习的各种技术。我们希望指出，1914年的叛乱者和莱布兰特及其同事都享有上述的某些特权，他们都被当成政治犯对待。

对于我们得到政治犯待遇的要求，监狱当局试图指称我们是因为违反地方法而被法庭定罪的，与其他罪犯无异，因此不能被视为政治犯。

这是有悖事实的虚假论调。按照这一观点，德·韦特、肯普、马里茨、莱布兰特和其他人也都是普通罪犯。叛国、破坏、加入非法组织在当时和现在都是刑事罪。为什么他们在那时可以得到不同的待遇？在我

们看来，两个案子之间的唯一差异就是肤色。

在某个特定问题上，白人中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在争执中失利的人最终锒铛入狱。而在其他问题上，特别是有关肤色的重要问题，胜利者和失败者达成了共识。冲突解决后，政府可能采取安抚的态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赦免囚犯。但是，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这一次的挑战者不是白人，而是几乎在一切方面都与政府有着公开分歧的黑人政治家。我们的事业取得成功，就意味着白人统治的终结。

在这种局面下，政府并没有将监狱看成是一个改造机构，而是当成惩罚的工具，不想让我们在获释时过上受人尊敬、勤劳刻苦的生活，不想让我们成为社会中有一价值的一员，而是惩罚和伤害我们，使我们不再有追求理想的力量和勇气。这就是我们因为高声反对种族暴政所受的处罚，也是在监狱里遭受恶劣待遇的真正原因——我们连续五年挥舞铁锹，吃着难以下咽的食物，没有基本的文化材料，与监狱之外的世界完全隔绝。这也是政治犯们被剥夺其他囚犯（包括杀人犯、强奸犯和诈骗犯）常规权利的原因。

我们没有得到减刑。普通罪犯入狱时归入C类，而归入D类的政治犯权利最少。我们当中有些人努力达到了A类，却得不到同类罪犯享有的正常权利。他们被迫从事挖掘工作，不能看报纸、听收音机、看电影，不能接受探视，连获得食物都很勉强。

上文第二段中已经指出，我的申请代表了罗本岛上和其他监狱里的所有同伴，我相信得到的任何特权都将适用于所有人，没有例外。

1959年的《监狱法》为您提供必要的权力，可以批准我们获释的请求。按照该法案的规定，您有权批准我们假释或者缓刑。德·韦特和其他人就是以前一种方法获释的。

最后，我们正式声明，在这个岛上度过的是艰难的岁月^[20]。我们当中的每个人都经历了这样那样的艰辛，这就是非白人囚犯所必须面对的。这些艰辛有时是监狱官员对我们的问题漠然处之所致，其他则纯粹是迫害。但情况已有所缓解，我们希望能过上更好的日子。还要补充一点，我们相信，当您考虑这一申请时定会了解，激励我们的理想以及指导我们行动的信念，是解决我们国家问题的唯一方案，也符合人类大家庭的文明思想。

您诚挚的 [签名: N. Mandela]

[1] 这封信由一名监狱官员打字，此处使用了“are”而非“were”，应该是打字错误。

[2] 一战期间，英国政府要求自治领协助作战。南非被要求与驻扎在邻国西南非洲的德军交战。虽然总理路易斯·博塔支持英国，但他手下的许多将军反对，发动了对抗南非政府的叛乱。

[3] 曼德拉被捕时，1961年12月16日发起的“民族之矛”已经在市政府、邮局、海关、移民局和一个变电站引爆了爆炸装置，为了避免生命损失，时间选在下班之后。当时没有人伤亡。

[4] 乔尔·约菲律师写道，他的同事亚瑟·查斯卡尔森说，“在当局所称的193项破坏行为中，只有十项左右有合法的证明”，而且“没有一项涉及任何人身危险”。乔尔·约菲，《国家对抗纳尔逊·曼德拉：改变南非的审判》（伦敦：同一世界出版社，2007），pp. 238—239。

[5] 肯尼思·S. 布劳恩写道：“辩方律师成功地说服法官，MK——也就是被告——不用对所有破坏行为负责。”肯尼思·S. 布劳恩，《拯救曼德拉：里沃尼亚审判和南非的命运》（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p. 147。“法庭在结案陈词中也承认这一事实，也是法官未能判处他们死刑的又一个（也许是更重要的）理由。实际上，真正归罪于他们或其组织的破坏行为都没有造成任何人伤亡”（同上）。

[6] 比利·奈尔（1929—2008），曼德拉的同志、MK成员，1963年受到破坏罪的指控。他和曼德拉一起被关押在罗本岛B监区，1984年获释——参见词汇表。

[7] 乔·格卡比（1929—1981），因为MK活动而被控蓄意破坏罪，监禁于罗本岛10年。

[8] 安德鲁·马松多（1936—2008），因为MK活动而被控蓄意破坏罪，监禁于罗本岛13年。

[9] 姆多利西·杰克逊·福齐莱（1940—2011）因ANC活动而被控蓄意破坏罪，判处12年监禁。

[10] 西德尼·罗比·莱布兰特（1913—1966）是南非德国—爱尔兰裔拳击手，曾参加奥运会，他是纳粹支持者，参加德国军队的训练之后，成为了“山楂行动”核心成员，该行动得到了希特勒的批准，目标是刺杀南非政府领导人扬·斯马茨将军，发动政变。他最初因叛国罪而被判处死刑，但斯马茨后来为他减刑为终身监禁。当国民党于1948年掌权时，莱布兰特获得特赦出狱。

[11] 埃里克·霍尔姆受雇于齐森广播电台，向南非进行纳粹宣传。

[12] 曼德拉指的可能是施特劳斯·冯·莫尔特克，他是同情德国纳粹党的原南非法西斯组织灰衫队领导人，曾将从犹太人代表委员会那里偷来的文件交给南非国民党内的反犹太分子。

[13] 南非联邦于1910年由四个自治的英国殖民地组成：开普、纳塔尔、德兰士瓦和奥兰治河殖民地。

[14] 戴维·“斯派克”·德·凯勒，非洲抵抗运动成员和自由党党员，在监狱中度过了一年的时光。

[15] 斯蒂芬妮·肯普（1941—），非洲抵抗运动成员、共产党党员，在监狱中度过了一年的时光。

[16] 艾伦·布鲁克斯（1941—2008），非洲抵抗运动成员、共产党党员，在监狱中度过了一年的时光。

[17] 托尼·特鲁（1941—），非洲抵抗运动成员，在监狱中度过了一年的时光。

[18] 爱德华·约瑟夫·丹尼尔斯（1928—），非洲抵抗运动成员，在罗本岛关押了15年——参见词汇表。

[19] 指电影。

[20] 到 1969 年，曼德拉和里沃尼亚审判的其他被告已在罗本岛上度过了将近 5 年的光阴。

致P.K.马迪基泽拉夫人^[1]——温妮·曼德拉的继母（1969年5月4日）

466/64：纳尔逊·曼德拉：代替1969年4月探视的信件

亲爱的妈妈：

我终于可以给您写信了！去年底，我曾计划这么做，但我母亲去世的噩耗完全打乱了安排。扎米^[2]从家中返回后立即写信给我，详细地说明了您和爸爸^[3]对她的帮助，以及您对葬礼相关事项所做的一切。10月12日，Sibali蒂莫西·姆布佐^[4]从乌姆塔塔^[5]千里迢迢地来看我。他特别提到了您出现在葬礼上。

这些报告给我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安慰和祥和。我从未想过，自己不能亲手安葬母亲。相反，我曾抱有希望，能够在她老的时候照顾她，在她临终时床前尽孝。扎米和我曾努力劝说她来约翰内斯堡与我们一同生活，我们指出，这样距离贝拉格瓦纳思医院更近，能够保证她得到定期的妥善治疗，如果她搬到矿脉区^[6]，扎米就可以有效、周到地照顾她。我在1966年3月6日和1967年9月9日母亲来探监时与她讨论过这件事。但她的一辈子都在乡间度过，依恋那里的平原和山川、善良的人民和简单的生活方式。她也曾在约翰内斯堡住过几年，但难以离开故乡和亲人的陵墓。我完全理解她的看法和感情不过仍然希望最终能够说服她前来。^[7]

她的最后一次探视令我百感交集。我总是盼望着这些探视，再次见到她确实使我非常高兴。但她的身体状况让我担心，她瘦了，脸色也不好。

我注视着慢慢走向开往大陆的小艇，担心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她了。此后，我写信恳求她考虑我的建议，移居兰德^[8]。她在回信中以愉快和迷人的口气安慰我，她一切都好，打消了我的疑虑。当我接到噩耗时，开始觉得自己的焦虑并非杞人忧天。不过，扎米和蒂莫西的报告给了我一些安慰，特别是得知大批亲友出席她的葬礼。您在这一场合出现，并亲自关心葬礼的各个事项，对我来说有着无法言状的重要性。我希望您知道，我带着最深的感情，思念您和爸爸。

得知爸爸已经退休，我很高兴。他的公务繁忙艰辛，引起了扎米和我的担忧，当他开始卧床休息时，我们真的感到宽慰，并希望这最终能使他的身体完全复原。这也为您提供照顾和帮助他控制病情的机会。我相信妹夫姆普梅莱罗和尼亚武扎^[9]、妮基和马尔什^[10]、纳利和塞弗^[11]、班图夫妇^[12]、伦加、尼亚尼亚、姆苏图和坦度克索洛^[13]可能也有同样的想法。在扎米的一封信中报告，您的身体也不太好。我盼望您能在来信中告诉我，您已经康复。

去年3月，爸爸来信说，他打算在退休后前来探视我。以我目前的情况，探视（尤其是家人的探视）是身陷囹圄后最能完全体会其价值和重要性的一件事。没有什么比见到爸爸更令我高兴了。但是，考虑他的健康和年龄，我不敢肯定这样艰辛的旅程对他来说是不是太危险。如果您能考虑这一情况，我将感激不尽。

扎米通知我，爸爸收到了监狱署的一封特殊信件，建议他不要寄出我所要求的报告。接到这一消息后，我立刻联系了此间的指挥官凯勒曼少校，他批准我接收这一材料，并告诉我他对此事一无所知，将向比勒陀利亚咨询。不幸的是，此后几天他调走了。我不希望为此事打扰新的指挥官，因此决定不再进一步追究，提议这件事就此作罢。我为爸爸所付出的心血和我造成的麻烦而感到抱歉。我相信，姆苏图和坦度克索洛都被勒令离开了约翰内斯堡。他们现在在哪里？过得如何？这个消息让我觉得很失望，他们都给予扎米极大的帮助。我花费很多时间思念她，感受她的许多痛苦经历，以及因我缺席而面对的无数问题。我对她的信任和关心与日俱增。唯一的希望就是，有一天我能带给她平静、舒适和幸福，以补偿她可怕的艰苦历程。

顺便说一句，尽管这一场合是个悲剧，但她能回家见到您、爸爸和我的家族成员，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她和孩子们成为了挚爱和情感的中心，这让他们获益匪浅。

我知道，我在1967年12月30日尼亚武扎来探监之前^[14]写给姆普梅莱罗的信一直没有送达，这封信中讨论了家族事务和朋友们。去年12月写给特索洛的姆贝克尼博士^[15]的另一封信也没有回复。我将采取预防措施，以挂号信形式寄出，确保您能收到。

妈妈，我希望您能知道，我以温暖的心情想念您和孩子。向姆普梅莱罗和尼亚武扎、希拉斯叔叔^[16]、姆莱尼、马迪基泽拉头人和 Amasogutya Onke^[17]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当然，不能忘了爸爸。

您最深爱的儿子纳尔逊

P.K.马迪基泽拉夫人

特兰斯凯，比扎纳，姆邦维尼公交公司

1969年5月一个漆黑的夜里，曼德拉的妻子温妮在两个吓坏的小女儿面前，从索韦托的家中被拖走，接下来的14个月里，她在监禁中度过了一段孤独的岁月，她将此称作“精神上的折磨”。⁴⁹在狱中，她罹患贫血、支气管炎和心脏问题。

在这段时间里，曼德拉夫妇不知道孩子们由谁照顾，被迫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曼德拉不能确定妻子能否收到自己的信。我们只能肯定，接到的信都是前一封信的回信。虽然他妻子对警察的骚扰并不陌生，但人们可以想象，被囚禁的父母多么急切地想要照顾他们的孩子。

他在绝望中写信给妻子、儿女和各位家庭成员，试图了解生活在监狱之外、失去父母照顾的孩子们身上发生了什么。

^[1] 温妮·曼德拉的母亲在她 10 岁时去世。她的父亲 9 年后再婚，迎娶中学校长诺菲克拉·希尔达·马迪基泽拉。

^[2] 扎米是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3] 哥伦布·库卡尼·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的父亲——参见词汇表。

^[4] 蒂莫西·姆布佐是曼德拉妹夫丹尼尔·蒂马奎的近亲，特兰斯凯家园ANC资深领导人之一。Sibali是科萨语“妹夫”之意。

^[5] 乌姆塔塔（现称姆塔塔）是特兰斯凯家园区首府。

^[6] 约翰内斯堡的矿脉区指的是澳大利亚人乔治·哈里森于 1896 年第一次发现金矿的地方。约翰内斯堡是因为淘金热而诞生的城市，现属豪滕省。

[7] 曼德拉指的是母亲前往约翰内斯堡。

[8] 威特沃特斯兰德的缩写，这是南非豪滕省（约翰内斯堡所在省份）的一条 56 千米长的山脊。

[9] 参见下面的注解。

[10] 妮基·莎巴（1932—1985），温妮·曼德拉的大姐（参见词汇表）以及她的丈夫马歇尔·莎巴。

[11] 温妮·曼德拉的姐姐南希·乌特拉及丈夫塞夫顿·乌特拉。

[12] 温妮·曼德拉的妹妹诺班图·姆尼基及丈夫厄尔·姆尼基。

[13] 姆苏图和坦度克索洛是温妮·曼德拉的兄弟。

[14] 在曼德拉的家人探视记录中写道，Sibali马尼亚武扎当天来访。Sibali是“妹夫”的意思。

[15] 曼德拉的堂弟。

[16] 温妮·曼德拉的叔叔。

[17] 指马迪基泽拉夫人全家。

致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曼德拉的律师

[在另一侧] N.Mandela S.B^[1]

[邮戳] 罗本岛收发室，1969年5月20日

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诸先生

开普敦第252号邮件信箱

亲爱的先生们：

送呈：布朗先生

我知道，我的妻子已经和其他多人一起在约翰内斯堡被捕，目前在押。

在这次通信中，如果您们能让约翰内斯堡的代理人向我提供如下信息，我将不胜感激：

- 1.逮捕日期和控罪性质。
- 2.她是否已经保释，保释金是多少？
- 3.与她一同被扣押者的全名和地址。
- 4.她是否收到我4月4日写的信？

5.谁负责照顾我们在约翰内斯堡的家？如果有的话，他（她）的大名是什么？

如蒙迅速处理，我将万分感激。

您诚挚的，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1] S.B表示这是一封特殊信件，B是南非荷兰语“简报”的缩写，特殊信件不占囚犯的信件限额。

致次女和幼女泽纳妮和津齐·曼德拉^[1]（1969年6月23日）

我亲爱的女儿们：

我们热爱的妈妈又一次被捕了，现在她和爸爸都远在狱中。想起她坐在离家甚远的某个牢房里，也许将忍受孤独、无人可以诉说，也没有任何书籍可以阅读，我的心就会流血。每天的24个小时里，她一定都在思念儿女们。可能要几个月甚至几年，你们才能再次见到她。也许会有很长的时间，你们要像孤儿一样生活，没有自己的家和父母，没有母亲时常给予你们的自然之爱、温情和保护。现在，你们没有生日或者圣诞节聚会、没有礼物或者新衣服，也没有鞋子和玩具。过去，每当晚上沐浴之后，你们总会和妈妈一起坐在桌旁，享用她简单而又可口的菜肴，而现在这样的日子过去了。她将不能安排朋友带你们去看电影、音乐会和游玩，或者在晚上给你们讲好听的故事，帮助你们阅读艰深的书籍，回答你们想要提出的许多问题。她无法在你们长大、遇到新问题的时候提供帮助和指导。也许，妈妈和爸爸再也无法和你们在奥兰多西区8115号^[2]相聚了，那在我们心中是全世界最亲切的地方。

这不是妈妈第一次入狱了。1958年10月，我们结婚后仅四个月，她就和其他2000名妇女因在约翰内斯堡抗议通行证法而被捕^[3]，在狱中度过了两个星期。去年，她也被关押了4天，现在这一切又发生了，我无法告诉你们这一次她能在多久后出狱。希望你们牢记一点：我们有一位勇敢、坚决的妈妈，她全心全意地爱着她的人民。她放弃了快乐和舒适，投身充满艰辛和悲惨的生活，是因为对人民和国家的深爱。当你们长大成人，仔细思考妈妈这些并不愉快的经历以及她坚定的信念时，就会了解她为争取真理和正义的斗争做出了多么重要的贡献，也就会知

道，她牺牲了多少个人的利益和幸福。

妈妈来自一个富裕、受人尊敬的家庭，是合格的社会工作者，1958年6月我们结婚时^[4]，她在贝拉格瓦纳思医院有一份舒适的好工作。她第一次被捕时还在医院上班，1958年年底失去了工作。后来，她为镇上的儿童福利协会工作，这是她非常喜欢的岗位。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政府命令她不得离开约翰内斯堡，下午6时到次日早上6时必须留在家中，不准参加集会，也不准进入医院、中小学、大学、法院、封闭场地、旅舍，以及除了所住的奥兰多之外的任何非洲人小镇。这一禁令使她难以继续为儿童福利协会工作，失去了这份特殊的工作。

从此以后，妈妈过着痛苦的生活，不得不在没有固定收入的情况下支撑这个家。可是，她仍然想方设法，为你们购买食物和衣服、支付学费、租房子并定期给我寄钱。

我于1961年4月离家，当时泽尼两岁，津齐只有3个月。1962年1月初，我在非洲旅行并对伦敦进行了十天的访问，同年7月底返回南非。当我与妈妈相聚时，深感震惊，我离家时她非常健康，身材丰满、脸色红润。而此时她突然消瘦，就像过去的一个影子。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不在家给她带来了多么大的压力。我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够给她讲述旅程中的故事，到访的国家以及遇到的人。但是8月5日我被捕了，终结了那场美梦。

1958年妈妈被捕时，我每天都去看望她，带去食物和水果。我为她感到骄傲，尤其是因为她与其他妇女一起参加反通行证示威活动的决定完全出于自愿，而不是听从我的建议。但是，她对我被捕的态度令我更好、更全面地了解了她。我刚被捕，国内外的朋友们就向她提供奖学金，建议她离开这个国家到海外学习。我欢迎这些建议，因为我觉得学习能帮助她摆脱这些麻烦。1962年10月，她来比勒陀利亚监狱探视我时，我和她讨论了这件事。她告诉我，尽管她有很大可能被捕入狱——就像每个为自由而战的政治家那样，但她将留在国内，和她的人民一起经历苦难。现在，你们是否明白，我们有一位多么勇敢的妈妈？

我亲爱的女儿，不要担心，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他们会照顾你们，有朝一日妈妈和爸爸定会返家，那时你们就不再是无家可归的孤儿了。我们将和所有正常的家庭一样祥和快乐地生活。与此同时，你们必须刻苦学习，通过考试，表现出好姑娘的应有素质。妈妈和我会给你们写很多的信。我希望你们已经收到12月寄去的圣诞卡，以及今年2月4日写给

你们两人的信。

献上我的挚爱，给你们千百个吻。

深爱你们的爸爸

泽尼和津齐·曼德拉小姐

由妮基·伊利丝·莎巴夫人^[5]转交

约翰内斯堡索韦托杜贝村，邮政信箱23号

[1] 泽纳妮·曼德拉（1959—）和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参见词汇表。

[2] 曼德拉在索韦托的家。

[3] 20 世纪 50 年代，南非国民党政府开始向黑人妇女发放必须随时携带的通行证。这引发了有组织的抗议活动，数千人因此被捕。根据报道，1976 年索韦托起义后的一次演讲中，温妮·曼德拉说道：“我们不得不带着可憎的通行证，因为没有它们，我们就没有房子、没有工作、被驱逐出城镇，没有它们，我们就无法进行出生登记，甚至只能等死。”

[4] 他们于 1958 年 6 月 14 日在温妮·曼德拉的家乡特兰斯凯比扎纳村结婚。

[5] 温妮·曼德拉最大的妹妹——参见词汇表。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69年6月23日）

亲爱的：

我在这里最珍贵的财产之一，就是你于1962年12月20日写来的第一封信，那时我刚第一次获罪不久。六年半以来，我一次又一次地读起它，信中表达的情绪仍然如刚收到时那般珍贵和清新。由于你所持有的志向和观点，以及在当前观念冲突中发挥的作用，我一直知道，你或早或晚都会被捕。但是，考虑到我所经历的一切，我曾抱有一丝希望，让这种不幸来得更迟些，期盼着你能幸免于悲惨的牢狱之灾。因此，5月17日，当我在期末考试（那时距离考试只有25天了）的紧张准备中听到你被捕的消息，毫无准备的我感觉到寒冷与孤独。你能够在一定程度内保持自由，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我盼望着你的探视，以及你以独特的能力及热情组织前来的家人与朋友，盼望着你寄来的可爱的生日、结婚纪念日和圣诞节贺卡，你从来没有遗漏这些卡片，尽管十分艰难，你也总是努力地为我筹措资金。更令我心痛的是，你上次来探视是12月21日，我期待着下个月或者6月你能再来。我还在等待着你对4月2日信件的回复，信中我和你讨论了你的病情，并提出建议。

收到这些消息之后，我的心智似乎在一段时间里都失去了作用，我几乎是本能地拿起你的信，就像过去每当决心动摇或者希望从令人不安的问题中抽身的时候那样：

“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对我来说，如果为之献身的理想尚未实现，我的存在就没有任何意义。我发现，满怀希望地生活是最了不起的事情。我的爱人，我们短暂的共同生活始终充满了期望……在那些忙碌、紧张的岁月里，我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爱你……没有什么能比成为国家历史的一部分更有价值了。”

在你令人惊叹的来信中，上面这段话堪称精华，5月17日通读了一遍之后，我又一次觉得自己来到了世界之巅。灾难总在降临，受害者们有的完全崩溃，有的则变得更加坚强、成熟，更能面对此后的挑战。目前，你更应该牢记，希望是一种强大的武器，是地球上任何强权都无法从你身上夺走的；没有什么能比成为一个国家历史的组成部分更有价值。对真正的民族抱负漠然处之或者敌视的人，不可能创造出社会生活与思想的永恒价值。没有灵魂、民族自豪感和理想的人，当然既不会遭到羞辱，也不会失败；但是，他们也不可能发展出任何民族遗产，不可能受到神圣使命的激励，也不可能成为殉道者或者民族英雄。赢得新世界的绝不会是袖手旁观者，而是那些置身舞台中央，任暴风雨撕扯衣衫，不惜在斗争中遍体鳞伤的人。光荣属于在黑暗与阴郁中都不曾放弃真理的人，属于不懈奋斗的人，他们绝不会因为诽谤、屈辱甚至失败而失去勇气。有史以来，人类就尊崇勇敢与真诚的人——就像你这样的人——尽管你出身于一个大部分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村子^[2]，是部落人^[3]的妻子，即使从农民的标准看来都是最为卑微的人。

这封信必须经过许多人的手，出于我对你的忠诚，我不能在公开场合讲得比这里更多。有一天，我们将会有自己的私密空间，可以分享过去8年里深埋心中的温情。

你将在适当的时候受到起诉，可能会被定罪。我建议你在被指控后立即与妮基^[4]讨论，并安排学习、梳洗、圣诞用品和其他个人开销所需的资金。你还必须在被定罪之后尽快安排她寄去带有合适皮相框的照片。我的经验是，家人的照片是监狱生活的一切，你必须从一开始就拥有它。亲爱的，从此时起，我每个月的书信都将是寄给你的。我已经写了一封长信给泽尼和津齐（由妮基转交），向她们解释了目前的情况，试图让她们知情并保持振作。只希望她们能收到我此前在2月4日写的信。上个月，我写信给在比扎纳^[5]的妈妈^[6]和西杜莫^[7]。这个月，我将写信给泰利^[8]和马尔什叔叔^[9]。我没有得到克贾托^[10]、马基^[11]、翁加^[12]、塞弗^[13]、吉布森^[14]、莉莉^[15]、姆特托^[16]和阿米娜^[17]的消息，我在12月到4月间给他们都写了信。

这封信得到了奥康准将^[18]的批准，我敢肯定，如果你在监禁中渴望回信，他将会积极地帮助你。如果你可以来信，请确认是否收到我4月发出的信。与此同时，我希望你知道，我每时每刻都在想念你。祝你好运，亲爱的，千百次地吻你，献上我最深切的爱。

你忠诚的达理邦加

-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 [2] 温妮·曼德拉的家乡是特兰斯凯比扎纳的姆邦维尼村。
- [3] 原文为“Kraal”，这是一个南非荷兰语词，指四面有围栏，用于关牲畜的传统小屋。
- [4] 妮基·莎巴（1932—1985），温妮·曼德拉的大姐——参见词汇表。
- [5] 温妮的出生地。
- [6] 温妮·曼德拉的母亲。
- [7] 西杜莫·曼德拉，曼德拉的堂弟。
- [8] 特利亚（昵称泰利）·姆蒂拉拉，曼德拉的一位亲戚。
- [9] 温妮·曼德拉大姐妮基·莎巴（参见词汇表）的丈夫。
- [10] 马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 [11] 马卡齐维·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大女儿——参见词汇表。
- [12] K.D. 马坦齐玛（1915—2003），曼德拉的侄儿，滕布酋长，特兰斯凯首席部长，他的中名为达利翁加，缩写为“翁加”。
- [13] 塞夫顿·乌特拉，曼德拉的连襟。
- [14] 吉布森·肯特（1932—2004），剧作家、作曲家和导演。和曼德拉一样，他也来自马迪巴宗族，因此曼德拉称他为侄儿——参见词汇表。
- [15] 莉莉安·恩戈伊（1911—1980），政治家、反种族隔离及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 [16] 姆特托·马坦齐玛酋长（1972 年去世），曼德拉侄儿K.D. 马坦齐玛之子，诺凯迪地区酋长——参见词汇表。
- [17] 阿米娜·卡查利亚（1930—2013），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 [18] 奥康准将，罗本岛指挥官——参见词汇表。

致妻姐妮基·莎巴^[1]（1969年7月15日）

亲爱的妮基：

按照原来的计划，这封信是要写给马尔什叔叔^[2]的。但我考虑到对于扎米^[3]而言，你不仅是姐姐，也是母亲，当我收到尼亚尼亚^[4]和扎米都被拘押的消息之后，意识到这整件事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困扰。在这种情况下，我决定先给你写这封信。

我于5月4日写信给身在比扎纳的妈妈^[5]，告诉她我花了很多时间想念扎米，回顾她的痛苦经历和因为我不在而面对的众多问题。我指出，我对她的信任和关心与日俱增，唯一的希望就是有朝一日能给她祥和、舒适和幸福的生活，以补偿她的艰辛岁月。当时我并不知道，仅过了8天，扎米就会回到监狱。她的被捕对这个家来说是说一场真正的灾难，我必须承认对此非常忧虑。她身体本就不好^[6]，监狱可能恶化这种情况。当我被捕时，她能够在外自由生活是我的幸运。在我被定罪之前，每个探视日她都来看我，无一例外。她给我带来可口的食物和干净的衣服，写来甜蜜、迷人的书信，两次受审期间，她从未缺席，带来了我的许多朋友和亲属，包括我的母亲。我永远不会忘记里沃尼亚案判决的那一天，除了大群支持者和祝福者到场之外，我们身边还坐着扎米、妈妈、纳利^[7]和尼亚尼亚。那是一生中罕见的时刻，加深了我对扎米的爱和尊敬，并让我与亲属们的关系更加密切——包括妈妈、纳利、尼亚尼亚和你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我在这个岛上的五年间，扎米至少探视过九次，并组织了另外十次探视，帮助我与珍视和尊敬的亲友们取得联系。虽然她的情况越来越困难，失去工作，健康也出了问题，但她首先想到的依然是我和我的幸福，一如既往地寄来钱款、感人的信件、生日和结婚周年贺卡。这一切对我意义重大。只有成为囚犯，才能完全体会许多事物的真正价值，而当我们在监狱外生活时，会以为那些都是理所当然的。

在将近7年的牢狱生活中，扎米总是忠诚地站在我一边。现在，轮到她需要我的全部热爱和感情，全部的关心与帮助，可我却全然无法为她做任何事。她无法得到我的探视，这本能为她令人消沉的经历带来某种积极的改变，我也无法给她写去温暖的情书，唤醒幸福的回忆。如果她最终被起诉，我仍没办法到场表示支持，还有她曾为狱中的我做过的许多事，我都办不到。

当儿女们看着亲爱的母亲在骇人的黑夜中被押解离开，无法理解其中涉及的各项问题，他们温柔的面容因为恐惧和困倦而扭曲，即便是最无畏的母亲，这也将成为挥之不去的一段记忆。令这种情景更显凄苦的是，在几年的时间里，她的孩子们可能像孤儿一样生活，她可能完全没有机会在孩子们生命中最关键的岁月中，为之提供所需的帮助和引导。我知道扎米在孩子们的照料上有多么投入，如果说有什么事可能进一步损害她的健康，那就是眼前威胁着她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的感受。妮基，这就是我将她的被捕视为家庭灾难的原因。我无法预测她如何面对这种情况，当然也不会冒险预言。但是，到目前为止的记录显示，她是勇气非凡的女性，即便面临严峻考验仍坚持原则。我唯一的希望是，她能够相信自己，即使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仍有可能坚持活下去。我同样为尼亚尼亚感到骄傲，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爱她。我有时想，如果过去8年我都能在家，她在学习和生活观念上一定能取得很大的进步。在我写给爸爸的最后一封信中，表达了对她赋闲在家的担忧，建议她至少参加一些假期培训。我希望她也能从这一经历中得益。

写信给妈妈时，我真的期待扎米的探视，从12月最后一次见到她之后，还没有任何人来探视过我。我们的朋友拉德贝（姆古尔瓦）^[8]原计划在2月份来探视，但出于不为我所知的原因而未能成行。我盼望那一次的探视，是因为它给我提供了听到扎米及孩子们消息的唯一机会，很明显，从12月起我每个月写的信都没有寄达。6月28日，另一位好朋友穆萨·迪纳特^[9]本应从约翰内斯堡来访，讨论扎米被关押造成的家庭问题，但他也没有现身，监狱当局又一次没有对探视者的神秘行为做出解释。现在我已经知道，5月12日之前，扎米曾申请克贾托于5月24日前来探视。当局甚至没有告诉我这一特殊探视安排。结果是，当与亲友的接触至关重要的时候，我与他们的联系却被切断了。6月23日，我给泽尼和津齐写了一封长信，并寄到比勒陀利亚总部的奥康准将^[10]那里，请求他转交。我希望至少这封信寄到了你手中。12月，我写信给纳利，2月写给泽尼和津齐，3月写给侄儿吉布森·肯特^[11]和莉莉安^[12]。这些信的地址都是奥兰多西区8115号。由于没有收到任何回信，我推断这些信

都没有送达，也许马尔什叔叔^[13]可以做些调查，让你们知道原因。1月和2月，我还写信给克贾托^[14]和马基^[15]。听说你遭遇一场车祸，导致腿部骨折，我很难过。希望你能康复，并盼望在你的下一封信中详细说明情况。孩子们过得怎么样，他们的名字是什么？他们多大了？班图^[16]有几个孩子？向马尔什、班图夫妇、泰利、姆丰多等人转达我的爱意和最诚挚的问候。

内尔敬上

妮基·伊利丝·莎巴夫人，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 [1] 妮基·莎巴（1932—1985），温妮·曼德拉的大姐——参见词汇表。
- [2] 妮基·莎巴的丈夫马歇尔·莎巴。
- [3] 扎米是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 [4] 温妮·曼德拉的小妹诺尼亚尼索·马迪基泽拉又名尼亚尼亚。
- [5] 诺菲克拉·希尔达·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和妮基·莎巴的继母——参见词汇表。
- [6] 温妮·曼德拉有心脏病。
- [7] 纳利·南希·乌特拉，温妮·曼德拉的姐姐。
- [8] 阿尔弗雷德·姆古尔瓦（拉德贝是他的宗族姓氏），温妮·曼德拉的叔叔。
- [9] 与穆萨·迪纳特初次见面时，曼德拉是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成员，在约翰内斯堡从商。他们于1962年在狱中重新相识，当时曼德拉正在等待审判，迪纳特则因诈骗罪服刑。
- [10] 奥康准将是罗本岛指挥官——参见词汇表。
- [11] 吉布森·肯特（1932—2004），剧作家、作曲家和导演。和曼德拉一样，他也来自马迪巴宗族，因此曼德拉称他为侄儿。
- [12] 莉莉安·恩戈伊（1911—1980），政治家、反种族隔离及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 [13] 马歇尔·莎巴是温妮·曼德拉大姐妮基·莎巴的丈夫。
- [14] 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 [15] 马卡齐维（马基）·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长女——参见词汇表。
- [16] 诺班图·姆尼基，温妮·曼德拉的妹妹之一。

致亲戚泰利·姆蒂拉拉（1969年7月15日）

代替1969年6月探视的信件。

亲爱的Nkosazana: [\[1\]](#)

据我所知，几乎没有人乐于面对麻烦。这很容易理解，因为麻烦往往扰乱人们的计划、快乐与幸福。更糟糕的是，它们可能带来许多艰难困苦。诺班德拉[\[2\]](#)被关押这件事真的困扰了我，原因就是上述的危险。她可能未经审判就被关押数年。如果她最终遭到指控，也可能被处于重刑。任何一种情况都意味着，被迫在许多年里与儿女、亲戚和朋友分离，大汗淋漓地苦干，并被剥夺自由人的权利。这是一个沉重的代价。但是，虽然麻烦总是痛苦和不愉快的，但能够帮助人们记起值得信任、忠诚的家庭成员，每当困难到来，我们总是本能地寻求他们的帮助。从我在里沃尼亚案的法庭上看到你，特别是在你于1964年8月陪伴诺班德拉到开普敦时起，你就做好了准备，不断地帮助我们家，这封信的用意就是为了对你表示感谢。由于你是家族的一员，导致我将这一切看成理所应当，你也一直知道，我对你怀有最高的敬意，完全明了你在我缺位的家中起到多么重要的作用。这也就给了我一个借口，直到更为紧急的情况出现时，才给你写信。可是，现在诺班德拉的被捕切断了我与家庭和亲友的联系，我必须依靠你和妮基[\[3\]](#)。你们两人将不得不安排我和诺班德拉（当她有权享受时）的探视。

我已经写信给妮基，请求她调查我写给泽尼及津齐[\[4\]](#)、纳利[\[5\]](#)、吉布森[\[6\]](#)和莉莉安[\[7\]](#)的信是否已经收到。希望你能告诉我，克贾托[\[8\]](#)、马基[\[9\]](#)和阿米娜·卡查利亚夫人[\[10\]](#)是否分别收到了我在1月、2月和4月写的信。我需要克贾托的如下附加信息：他的健康状况如何？是否行了割礼[\[11\]](#)？是否通过了3月份的补考？目前在做什么工作，未来有何计划？

也许让他来见我，一起讨论整件事情是明智的做法。我还想知道，诺班德拉是否仍拥有汽车和住宅电话，为账单的支付做何安排？如你所知，我们过去有一位家庭律师，负责处理诺班德拉的所有事务，如果你能让我们知道目前照管她的财产、在她被指控时出面的律师的名字，我将不胜感激。在我给妮基的信中提到，今年我希望克贾托、穆萨·迪纳特^[12]和阿尔弗雷德·姆古尔瓦^[13]前来探视，但他们中无人现身，如果能告诉我他们没来的原因，我也将十分感谢。去年12月，我写信给特索洛邮局^[14]的翁加·姆贝克尼博士^[15]，感谢他参加亡母的葬礼，以及对仪式的贡献。我还向他表达了对Nkosazana诺齐波^[16]去世的哀悼之情，请他发来指定的信息。由于他没有回复，我认为他没有收到这封重要信件。不过，你必须立即回复这封特殊信件，而不是等待翁加的答案，你可在以后寄来他的信息。

你是否知道尼亚尼亚^[17]被关在哪里？如果能够和她联系，一定要向她转达我的爱意，让她知道我非常以她为豪。你还应该向农布莱洛和诺巴滕布两位小姐^[18]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告诉我诺姆布莱罗是否仍然在塞尔比的羽绒被厂工作。然后是我最为钦佩和尊敬的恩琼齐^[19]小姐，她一直是我所信赖的人。1942年，她住在奥兰多东区的发电站附近。此后，她搬到社区中心隔壁、亚巴乌，最后搬到基拉尼。我经常到这些地方去，她总是像对待家人那样，非常热情地招待我。当我与诺班德拉结婚时，她们两人一起住在基拉尼的家中。我希望她能健康长寿，等到我获释，以便有机会对她为我和诺班德拉所做的一切道谢。你当然可以告诉我关于孩子的一切，他（她）现在一定已经很大了。

去年，我收到了琼古兰加^[20]、诺英格兰夫人^[21]和武林德莱拉酋长的来信，备受鼓舞。在狱中的7年间，我收到了全国各地朋友们的许多来信，每一封都值得我珍惜。但是家人的信对我特别重要，尤其是上面提到的诸位Abahlekazi^[22]和Nkosikazi^[23]，他们为我做出了巨大牺牲，是我信赖的人。至于你，Nkosana^[24]，我想说的就是，从50年代初起我就和你生活在一起，你所拥有的惊人特质之一是对家庭的真诚、热爱与奉献。你与我讨论问题时自由、开放的风格，以及对我宝贵、富有建设性的评论，都令我至今铭记。有你和妮基这样的人在家，我没有理由担心。我充分相信，你们两人将尽一切努力保持家中诸事的稳定和顺利。向萨梅拉小姐^[25]和丈夫以及姆措比斯^[26]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你诚挚的Tat'omncinci^[27]

泰利·姆蒂拉拉小姐

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似乎还嫌1969年的情况不够恶劣，一封电报带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曼德拉的长子马迪巴·滕比凯尔（“滕比”）在开普敦死于车祸。他的妻子托科幸免于难，但两个小女儿失去了父亲。曼德拉从未见过他的儿媳和两个孙女（南迪和恩迪莱卡）。他不得不等到她们年满16岁——这是探视权要求的年龄。

温妮·曼德拉仍在狱中，纳尔逊向她和滕比的母亲（他的第一任妻子伊芙琳）以及许多其他家庭成员倾吐了痛苦。信函仍是他遥控儿女教育的唯一工具，但它们是不够的，而且能否送达外界也难以预测。曼德拉无法亲自安慰任何人，或者在儿子下葬时站立坟边，不得不依靠他的同志和自己内心的力量获得慰藉。

曼德拉的同事们获得自由之后，都描述了令他们感到痛苦的一个情景：曼德拉用监狱发放的褐色毛毯将自己紧紧包裹起来，和他的朋友沃尔特·西苏卢^[28]一同坐在牢房里。

[1] 科萨语“小姐”或“公主”之意。

[2]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3] 妮基·莎巴（1932—1985），温妮·曼德拉的大姐——参见词汇表。

[4] 泽纳妮（1959—）和津齐（1960—），曼德拉的两个女儿——参见词汇表。

[5] 纳利·南希·乌特拉，温妮·曼德拉的姐姐。

[6] 吉布森·肯特（1932—2004），剧作家、作曲家和导演。和曼德拉一样，他也来自马迪巴宗族，因此曼德拉称他为侄儿——参见词汇表。

[7] 莉莉安·恩戈伊（1911—1980），政治家、反种族隔离及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8] 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9] 马卡齐维（马基）·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长女——参见词汇表。

[10] 阿米娜·卡查利亚（1930—2013），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11] 割礼是传统的成人礼。曼德拉在16岁的时候行了割礼。

[12] 与穆萨·迪纳特初次见面时，曼德拉是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成员，在约翰内斯堡从

商。他们于1962年在狱中重新相识，当时曼德拉正在等待审判，迪纳特则因诈骗罪服刑。他和温妮的朋友莫德·卡策内伦博根曾策划从狱中解救曼德拉，但因温妮心怀疑虑而搁置。

[13] 温妮·曼德拉的叔叔。

[14] 特兰斯凯特索洛邮局。

[15] 曼德拉的一位表兄弟，曾与温妮的叔叔或者家族中其他男性长者协商曼德拉与温妮的婚事，当时任特兰斯凯医学会会长。

[16] Nkosazana是科萨语“小姐”之意，诺齐波·姆贝克尼是一名护士，曼德拉表兄翁加·姆贝克尼的姐妹。

[17] 诺尼亚尼索（尼亚尼亚）·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最小的妹妹。

[18] 农布莱洛·朱迪丝·姆蒂拉拉是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见词汇表）的妹妹，诺巴滕布是纳尔逊·曼德拉表兄的女儿。

[19] 恩琼齐·姆蒂拉拉是曼德拉的一位表妹。

[20] 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国王（1928—1986），特兰斯凯家园大酋长，特兰斯凯反对党民主进步党领袖，该党反对种族隔离统治——参见词汇表。

[21] 摄政王琼金塔巴·达林迪耶博酋长的妻子，曼德拉12岁时丧父，此后酋长成为了他的监护人（参见词汇表）。

[22] 科萨语“先生”之意，这里指代琼古兰加和武林德莱拉酋长。

[23] 科萨语“夫人”之意，这里指摄政王的夫人。

[24] 科萨语“小姐”之意。

[25] 萨梅拉·姆蒂拉拉是曼德拉的亲戚。

[26] 奥利弗·诺姆丰多·曼德拉，曼德拉的妹妹诺坦库之女。

[27] 科萨语“最小的叔叔”或者“同宗族兄弟姐妹”之意。

[28] 沃尔特·西苏卢（1912—2003），ANC和MK活动家，与曼德拉一同接受“里沃尼亚审判”并且被监禁在一起——参见词汇表。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69年7月16日）

写给扎米的特殊信件^[2]

亲爱的：

今天下午，监狱指挥官接到了门德尔·莱文^[3]律师的如下电报：

“请通知纳尔逊·曼德拉，他的儿子滕比凯尔^[4]13日在开普敦因车祸去世。”

我难以相信，再也见不到滕比了。今年2月23日，他才满24岁。1962年7月底，我从国外旅行回来后几天见到了他。当时，他是个17岁的健壮小伙子，我从来不会将他与死联系起来。他穿着我的一件长裤，显得又长又宽。那件事情很引人注目，令我深思。你知道，他有很多衣服，并且对穿着很挑剔，没有任何理由穿上我的衣服。他的举动当中明显有情感的因素，深深触动了我。此后的几天，我都为自己离家给孩子们带来的心理压力而深感不安。我回忆起1956年12月的一件事，当时我正在约翰内斯堡要塞等待审判。克贾托^[5]当时6岁，住在奥兰多东区。虽然他深知我在狱中，但仍然来到奥兰多西区，告诉妈妈^[6]，他想念我。当晚，他睡在我的床上。

让我回到与滕比的相会。他的来意是与我告别，然后前往一所寄宿学校。到达之后，他热情地和我打招呼，紧紧抓住我的手，好一会儿才放开。然后，我们坐下来交谈。话题不知不觉转到他的学习上，鉴于他当时的年龄，我认为他对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恺撒》的看法很有趣，我也非常喜欢这部戏剧。从他到马塔泰勒的学校时起（后来又转学到沃德豪斯^[7]），我们就定时通信。1960年12月，我远道开车去见他，

整段时期，我都把他看成孩子，从这个角度与他接触。但是1962年7月的谈话提醒了我，我不再是在对一个孩子说话，他对生活开始有了稳定的态度。我不能再陪他在车站等车，目送他离去，因为像我当时那样的流亡者，必须时刻做好准备，放弃父亲这一重要的职责。就这样，我的儿子（不！是我的朋友）孤独地走远，到一个我只能偶尔偷偷窥探的世界中去，自己照顾自己。我知道，你曾经带给他衣服和一些现金，而我身为一个可怜的逃犯，只能翻遍口袋，将能拿出来所有铜板和银圆转交给他。里沃尼亚审判期间的一天，他坐在我的后面。我不住地回头，向他点头示意并露出开怀的笑脸。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我们肯定会被处以极刑，他的脸上也清楚地表露出这一点。尽管他也同样向我示意，但却一次都没有笑。我从没有想过，再也见不到他了，那是五年之前的事。

这期间，你在来信和探视时多次说了他的趣事。我特别高兴地看到，他对家庭的依恋，以及对影响亲属的事件表现出来的兴趣。这种依恋和兴趣表现在一系列事件上：1967年6月，他给你写了一封温暖的信；同月，在你探视我时到机场接你；在开普敦照顾妈妈^[8]，并带她到码头登上开往罗本岛的船；当你最后一次前往约翰内斯堡时，他携家人探望你，并带泽尼和津齐^[9]出去游玩。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参加妈妈的葬礼。他通过克贾托捎来消息，给予我父亲的荣耀——为他的儿子取名字。马基^[10]还告诉我，滕比给克贾托和她买了衣服，以及其他必需品。亲爱的，我知道他的死给你们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写这封信也是为了表达最深切的慰问。我已经向恩托科^[11]表达了慰问之情。虽然过早离世，但滕比一定会安息的，因为他已经尽了对父母、兄弟、姐妹和亲属的本分。我们都将思念他，遗憾的是，你我身为父母，却无法向离去的爱子致以最后的敬意。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即便他正处盛年，失去母亲与长子、终身伴侣身陷囹圄，都是难以承受的重负。但是亲爱的，我绝不抱怨，希望你知知道，你是我和整个大家庭的骄傲。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望见到你。在这个充满不幸和挫折的日子里，最好铭记这一点。作家P.J.斯库曼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位非洲人的最高统帅率领黑人勇士们组成的大军出猎，在此期间，统帅的儿子死在一头母狮的利爪下，统帅本人也为猛兽所伤。他用烧红的长矛给伤处消毒，这种治疗方式令他痛苦地扭动身体。后来，斯库曼问他有何感觉，他的回答是，看不见的伤口比这更加疼痛。现在，我明白这位统帅的意思了。我每时每刻都在想你，十万分地爱你，吻你，姆洛佩^[12]。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

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特殊信件不占用囚犯的限额。扎米是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3] 门德尔·莱文是温妮·曼德拉的朋友莫德·卡策内伦博根为她请的辩护律师。与曼德拉商议之后，她没有雇用莱文，最终选择了乔尔·卡尔森。

[4] 马迪巴·滕比凯尔（滕比）·曼德拉（1945—1969），曼德拉的大儿子——参见词汇表。

[5] 马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6] 曼德拉指的很可能是他的母亲诺塞科妮·曼德拉，她曾短暂地与曼德拉夫妇住在一起。

[7] 特兰斯凯科菲姆法巴的沃德豪斯初级中学。

[8] 纳尔逊·曼德拉的母亲、滕比的祖母，1968年9月去世。

[9] 泽纳妮（1959—）和津齐·曼德拉（1960—），曼德拉最小的两个女儿——参见词汇表。

[10] 马卡齐维·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大女儿——参见词汇表。

[11] 伊芙琳·恩托科·曼德拉（1922—2004），曼德拉的首任妻子（1944—1958），滕比的母亲——参见词汇表。

[12]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致前妻、滕比^[1]的母亲伊芙琳·曼德拉^[2] (1969年7月16日)

特殊信件^[3]

亲爱的伊芙琳：

今天下午，指挥官通知我，接到约翰内斯堡的门德尔·莱文律师的电报，滕比于7月13日在开普敦的车祸中不幸身亡。

我的这封信是要向你、克贾托和马基^[4]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我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一打击对你有多么残酷，滕比是你生的第一个孩子，也是失去的第二个孩子^[5]。我也完全知道，你多么爱滕比，花了很大的努力帮助他训练，准备在复杂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发挥作用。我还知道，克贾托和马基崇拜、尊敬哥哥，和他一起在开普敦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假日。1967年10月，马基在来信中告诉我，滕比帮助你给他们买了所有需要的东西。我已故的母亲曾向我详细介绍了来罗本岛探视时受到滕比热情招待的情况。今年3月之前的整整五年里，诺班德拉^[6]饶有兴趣地叙述了他对家庭的依恋和奉献，以及对所有亲属的关心。我最后一次见到滕比是在里沃尼亚审判期间，一直盼望着此类描述，因为那是我听到有关他消息的主要渠道。

对我来说，这一打击同样沉重。我已经有五年没有见到他了，既不能为他操办婚礼，也无法在他安息时送上一程。1967年，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让他注意一些我认为他应该感兴趣并立即参与的事情。我期待着再次通信，在回家时见到他们一家。现在，这些期盼完全落空了，他年仅24岁就失去了生命，我们再也不能见到他了。令我们两人感到安慰

的是，他的许多好朋友都和我们一样，对他的离世表示哀悼。他履行了对父母的义务，留给我们一份每个父母都为之自豪的遗产——迷人的Molokazana^[1]和两个可爱的宝贝。我要再一次向你、克贾托和马基表达我诚挚的慰问，我相信你有足够的力量和勇气，面对这场令人痛苦的悲剧。向山姆和彻齐^[8]、诺玛纳格、璐璐、菲恩迪、诺西西、姆多利西、蒙盖齐和瓦扎^[9]致以最亲切的问候。诺班德拉也表达了相同的慰问之情。

你诚挚的纳尔逊

[1] 马迪巴·滕比凯尔（滕比）·曼德拉（1945—1969），曼德拉的长子——参见词汇表。

[2] 伊芙琳·恩托科·曼德拉（1922—2004），曼德拉的第一任妻子（1944—1958），滕比的母亲——参见词汇表。

[3] 特殊信件不占囚犯的限额。

[4] 曼德拉和伊芙琳的其余两个孩子——曼德拉的次子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参见词汇表）和长女马卡齐维（马基）·曼德拉（1954—，参见词汇表）。

[5] 曼德拉与伊芙琳所生的第一个女儿在 9 个月的时候因病去世，她的名字是马卡齐维，因此，他们为第二个女儿取了同一个名字。

[6]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7] 科萨语“儿媳”之意。曼德拉指的是滕比之妻托科·曼德拉——参见词汇表。

[8] 伊芙琳·曼德拉的弟弟和弟媳。

[9] 伊芙琳·曼德拉的家庭成员。

致罗本岛指挥官范·阿尔德上校（1969年7月22日）

罗本岛指挥官：

送呈：范·阿尔德上校

我的长子马迪巴·滕比凯尔^[1]（现年24岁）于1969年7月13日于开普敦去世，死因是在一场车祸中受了重伤。

我希望参加他的葬礼（费用自理），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我不知道他将葬在哪里，不过猜想葬礼将在开普敦、约翰内斯堡或者乌姆塔塔^[2]举行。如果您能准许我立即成行（有人押送或者单独前往），前往他的安息地，我将不胜感激。如果您收到这一申请时他已经下葬，我将要求您允许我前往他的陵墓，完成为错过葬礼的人所设立的传统仪式“奠基”。

我真诚地希望，与10个月之前（1968年9月）我申请离开监狱参加母亲葬礼时相比，您能用更人道的方式处理这一请求。对您来说，批准这一申请是慷慨之举，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样的人道主义姿态将大大缓解在狱中失去母亲的人所遭受的残酷打击和痛苦，使我有机会出现在儿子的陵墓旁边。还要补充一句，我和已故的儿子已经有五年多没见了，您很容易理解我参加这场葬礼的急切心情。

最后，我要指出，各国政府都有过考虑这种性质申请的先例。^[3]

纳尔逊·曼德拉^[4]

[1] 马迪巴·滕比凯尔（滕比）（1945—1969），曼德拉的长子——参见词汇表。

[2] 乌姆塔塔（现称姆塔塔）是特兰斯凯家园首府。

[3] 曼德拉可能指的是印度首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889—1964），1969年9月29日，他在给诺鲁萨波·艾琳·姆夸伊的信中更详细地说明了这件事。

[4] 在1969年9月29日给诺鲁萨波·艾琳·姆夸伊的信中，曼德拉写道，他参加滕比葬礼的申请遭到“无视”。

致次子马克贾托·曼德拉^[1]（1969年7月28日）

我亲爱的克贾托：

我已经看到了你7月17日发来的电报，其中通报了滕比^[2]死于车祸的消息。前一天，监狱指挥官收到了约翰内斯堡的门德尔·莱文律师发来的类似电报。我希望你的母亲^[3]现在已经收到我于7月16日写的信，信中向她、你和马基^[4]表达了慰问之情。

不管过去的灾祸有多么可怕，明智的做法都是不沉湎其中，我们应该努力地调整自己，接受这一痛苦的事实：我们再也见不到你们挚爱的兄长滕比了。尽管如此，他的去世是家庭的严重损失，在我们心中留下的深深伤口需要许多年才能愈合。

我想，你的母亲肯定会对过早失去儿子而深感震惊，更何况，这个儿子已经开始帮她承担来自各方的一些重负。更令我担忧的是你和马基，因为我完全知道，滕比的死对你们两人的打击有多大。他真挚地爱你们，而你们也非常喜欢他。滕比不仅是一位兄长，还是你们在需要建议和帮助时理所当然依靠的人。他是你们在危险时的保护伞，帮助你们建立自信、积累勇气，以便面对成长过程的各种问题。在许多孩子不愿向双亲吐露的事情上，你们可以信任他，他的离世必然让你们觉得失落、孤独和悲伤。他在开普敦为你们提供了一个家，让你们可以快乐、兴奋地度过假期，结识新朋友，更多地了解你们的国家与人民。他的去世意味着，你们不再能享受这些好处，从现在开始，你们将不得不凭一己之力争取胜利。

我认为有必要强调滕比的一个突出优点，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你、马基、泽尼^[5]、津齐^[6]和亲属们充满热爱和忠诚，造就了

尊重家族纽带，努力在孩子养成、教育及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男人形象。他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姐妹们热爱、钦慕和尊敬的对象，也是家族的骄傲所在。

我不断地从8115号^[7]那里得到消息，他对我们所有人的关心从未或减，我还得知，他在最近携家人到访约翰内斯堡时表现出来的热情。已故的奶奶^[8]没有机会加以补充，介绍每次来探视我时滕比对她的照顾，令我万分遗憾的是，死亡夺走了他在家族事务中充分发挥非凡天赋的机会。

克贾托，即便面对自己的孩子，我也痛恨说教。我更愿意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与每个人交谈，这样，我的观点只是一种建议，你们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接受或者拒绝。但是，我必须履行父亲的职责，向你们指出一点：滕比的死将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放到你的肩上。现在你是家中的长子了，保持家庭的和睦，为妹妹们做出好榜样，成为父母及所有亲属的骄傲，都是你应尽的职责。这意味着，你必须在学习上更加努力，决不能因困难或者挫折而丧失勇气，即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不能放弃战斗。记住，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新时代，最惊人的成就便是不久前的载人登月。那个轰动一时的事件将丰富人类对宇宙的认识，甚至造成许多知识领域基本假设的改变或者修正。年青一代必须经过训练，做好准备，以便更好地掌握航天领域发展带来的深远影响。这是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只有经历完备的训练、在所处领域达到最高学术资格的人，才能得到最丰厚的回报。要解决当今人们最关心的问题，需要训练有素的头脑，这方面有欠缺的人寸步难行，因为他们不能拥有必要的工具和设备，确保在为国家和人民服务时取得成功和胜利。过一种秩序井然、严格律己的生活，放弃吸引一般男孩的五彩世界，经年累月地努力工作，系统性地学习，最终会带给你梦寐以求的成就和更大的个人幸福感。这也将激励你的妹妹，以自己深爱的哥哥为榜样，她们将从你的科学知识、丰富经验、勤勉态度和成就中大大获益。除此之外，人们都喜欢结识勤奋工作、遵守纪律和成功的人，认真培养这些特质，你还将得到许多朋友。这是我应该强调的，也许你愿意与8115号的Sisi泰利^[9]讨论一下，她将为你安排探视许可^[10]，让我们能讨论一下你未来的教育计划。

1月份我曾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讨论了上述事项和其他私人问题。2月16日，我也给马基写了类似的信件。你没能回信，让我怀疑你们两人都没有收到那些信件。经我打听发现，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曾寄往你处。

你们和其他亲友没有收到我的信令人震惊，因为这是我与你们通信的唯一途径。我希望你至少能收到这封信。请告知你的补考结果。最后，我必须为你通知滕比死讯而向你致以最诚挚的谢意，这桩家庭悲剧将令我更加挂念你。请告诉我Molokazana^[11]的全名、她现在的地址以及Abazukulu^[12]的名字。向所有人问好。

爱你的Tata^[13]

马克贾托·莱瓦尼卡·曼德拉先生，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1] 马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参见词汇表。

[2] 马迪巴·滕比凯尔（滕比）（1945—1969），曼德拉的长子——参见词汇表。

[3] 伊芙琳·恩托科·曼德拉（1922—2004），曼德拉的第一任妻子（1944—1958），滕比的母亲——参见词汇表。

[4] 马卡齐维（马基）·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大女儿——参见词汇表。

[5] 泽纳妮（泽尼）·曼德拉（1959—），曼德拉的次女。

[6] 津齐斯瓦（津齐）·曼德拉（1960—），曼德拉的小女儿。

[7] 曼德拉在索韦托奥兰多西区维拉卡齐大街的住处。

[8] 纳尔逊·曼德拉的母亲诺塞科妮·范妮·曼德拉，1968年去世——参见词汇表。

[9] 特利亚（昵称泰利）·姆蒂拉拉，曼德拉的一位亲戚。Sisi是科萨语“姐姐”之意，通常用于指代同一年龄层的女性。

[10] 所有探视者都需要许可。

[11] 科萨语“儿媳”之意。曼德拉指的是滕比的妻子托科·曼德拉——参见词汇表。

[12] 科萨语“孙子、孙女”之意。曼德拉指的是滕比和托科的孩子恩迪莱卡（1965—）和南迪·曼德拉（1968—）——参见词汇表。

[13] 科萨语“父亲”之意。

致塞夫顿·乌特拉——温妮·曼德拉的姐姐南希（纳利）·乌特拉的丈夫（1969年7月28日）

亲爱的塞弗：

我震惊地发现，从去年12月起写给家人、亲戚和朋友的几乎每一封信都没有寄达，包括7个月前写给你的信。我希望这封信能够安全送达，希望那应为我信件神秘而系统性地消失负责，切断我与家人及亲友联系的神秘力量能够从公平竞赛的体育精神那里得到启示，给我一点喘息之机，让这件事过去吧。

我亏欠你的难以偿还。我和同事一起在里沃尼亚案^[1]中听取判决的那一天，纳利、扎米^[2]、我已故的母亲和尼亚尼亚^[3]坐在旁听席上。前一天法庭确认成立的控罪可以判处死刑，许多人担心，我们会加入无数死难者的行列。实际上从一开始，律师就认为有必要告诉我们，公诉人已经说明，他们将要求对我们处以极刑——至少是一部分被告人。情况之严重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强调，我们也适时地收到了警告，为在冷酷的判决后终结所有梦想做好了准备。我既不勇敢也不大胆，从年轻时起就受困于长期的软弱，我渴望活下去，希望亲眼见证同胞们在过去三个世纪的英勇斗争所带来的全面变革。作为纪律严明、立志献身于一项有价值事业的人，我们应该做好准备，承担历史赋予的一切使命，不管将会付出多大代价。这是我们政治生涯中始终如一的指导方针，即便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也不曾改变。然而，我必须承认，就我而言，死亡的威胁并没有激起成为殉道者的渴望。如果不得不这么做，我将做好准备。但是，生的渴望始终挥之不去。只是因为熟悉的情景一再出现，即便对于可怕的死神之手，我们也已心生蔑视。关键的阶段只持续了几个小时，听说里沃尼亚突袭^[4]的当天，我在担心和疲劳中入睡。但当我清晨起

床，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不知为什么，我积聚了足够的力量和勇气，甚至为自己找到借口：即使我不能为最珍视的事业做更多的事，威胁我们的可怕结局也将在更广泛的问题上发挥作用。这一信念支撑着我，直到审讯的最后一天。我们坚信自己所投身的事业是正义的，不管在白人还是有色人种中，都得到了有影响团体和个人的广泛支持，这更令我们信心倍增。如果决定性的瞬间^[5]来临时，勇气弃我们而去，那么审判过程中我们所吹响的号角，以及支持者们高唱赞美诗将毫无意义。6月12日宣判时，大批群众的到来给了我们真正的鼓舞。当天早上走进法庭时，我的眼光立刻落在了尼亚尼亚、纳利、妈妈和扎米身上。妈妈和扎米始终是我的力量源泉，激励着我超越有限的才能，实现更大的成就。在这一场合见到他们，让我感到喜悦。但是，纳利的到场对我来说是一针兴奋剂；其意义绝不仅仅是妻妹到场。我认为，这是你们在危急时刻表达团结精神的行为。我将永远铭记那一天。

1967年2月4日，纳利不远千里从约翰内斯堡经开普敦来到罗本岛。她的探视令我鼓舞。她看上去气色很好，再次见到她确实让我非常快乐。

此前，你曾亲自寄给我学习所需的文献，你在书中的铅笔签名对我来说意味着很多。最重要的是你对扎米的宝贵帮助，她在以前的来信和探视中多次详细提及。在这里说这句话也许并无不妥，当我们生活如常、快乐而自由时，会给自己修筑象牙塔以便休憩，在那里，我们会因骄傲、自负而膨胀，对朋友们的慷慨和友情漠然处之，甚或蔑视。而在铁窗之后，我们虚幻的象牙塔很容易崩塌，友好之举成为了无价之宝。我诚心诚意地向你保证，对你和纳利为我和扎米所做的一切，我都怀有深切的感激之情。北方地区与你们在特兰斯凯的故乡、度过儿童时代的平原与山川以及你们的亲友远隔千里。我常常坐下来，想念你和纳利，心中百感交集，此时此刻我想说的就是，祝愿你们夫妻二人和孩子（希望你能在回信中说说他们的情况）身体健康，未来的日子里幸运满满。

扎米还告诉我，文雅的大舅哥卡梅伦^[6]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如果你能告诉他，他的帮助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将不胜感激。我还没有荣幸见到他的妻子，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如愿。我也想念卡和塔米。我只见过她一两面，不知道还能否认出她来，但我仍然记得，她和马迪基泽拉家族的女子们一样，是位漂亮的姑娘，要不然，你以为他们是怎么把你我和塔米拖到圣坛上去的？

向楚查、恩科莫和乌伊扎那·达巴内、姆图图和他的乔伊斯^[7]致意。向纳利转达最温暖的爱。

你诚挚的内尔

南希·马迪基泽拉小姐

妮基·伊利斯·莎巴夫人^[8]转交

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1] 参见词汇表。

[2]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3] 诺尼亚尼索（尼亚尼亚）·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最小的妹妹。

[4] 1963年7月11日，警察突袭了利里斯里夫农场，逮捕了大部分里沃尼亚审判的同案犯。

[5] 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在里沃尼亚审判中得到了南非国内外的大力支持。他所说的勇气与他们可能被判处死刑的预期有关。

[6] 温妮·曼德拉的兄弟之一。

[7] 姆图图泽洛和乔伊斯·姆古德瓦，温妮的亲戚。

[8] 妮基·莎巴（1932—1988），温妮·曼德拉的大姐——参见词汇表。

致次女与幼女泽纳妮和津齐·曼德拉^[1]（1969年8月3日）

我亲爱的女儿们：

7月17日，我接到了克贾托^[2]的电报，告诉我Buti^[3]滕比——你们挚爱的兄长——死于车祸。事故于7月13日发生在开普敦附近的陶斯河。我得知，除了他之外，还有最近从意大利来的两名欧洲人也死亡。你们的哥哥将于今日在约翰内斯堡下葬。克贾托在电报中告诉我，他将寄来有关滕比事故的详细情况。但我的信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收到，在写信给克贾托时尚未送达，所以无法向你们提供更多的细节。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代表妈妈和自己，向你们表达最深切的慰问。我们都非常喜欢滕比并以他为首，他也忠诚于我们，想到再也不能见到他了，的确是件非常悲伤的事。我知道，他有多么爱你们。妈妈于3月1日写信告诉我，滕比带着家人到约翰内斯堡度假，在此期间他多次带你们出去，给你们带来了许多快乐。

妈妈还告诉我，他曾邀请你们在12月到开普敦，和他一起度过下一个假期，你们期待着更多的趣事。你们将到那里看海；可以在梅森堡和斯特兰德游泳。你们还可以看到1679年左右建成的大石堡，那是早期开普敦行政长官的官邸。1879年1月的伊桑德尔瓦纳之战（祖鲁军队在此战中击败了英军）后，著名的非洲国王塞蒂瓦约曾在这里被关押了一段时间。在开普敦，你还可以看到3549英尺（约1080米）高的桌山，从山顶就可以看到波涛之后的罗本岛。滕比的离世意味着，你们无法在那里度过12月的假期了，你们将会错失上面那些带来快乐的美景，我们都对滕比的离去感到非常难过。他对我们意味着很多，我们都会想念他。

妈妈和我不可能参加滕比的葬礼了。我们两人都在狱中，出席葬礼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你们也不能参加，但在你们从学校返家时，克贾托会带你们去陵墓前祭拜，向离去的兄长告别。也许有一天，妈妈和我也能去他的陵墓追思。但是，现在他已经走了，我们必须忘记这一痛苦的事实。我亲爱的女儿们，他现在安详地睡去了，不再有麻烦、担忧、疾病或者需求；他也不会再感受到痛苦和饥饿。你们必须继续完成自己的功课、游戏和歌唱。

这一次，我写给你们的是封悲伤的信件。6月23日，我写了另一封同样悲伤的信，那是因为妈妈的被捕。今年对我们来说确实是糟糕的一年，但幸福的日子终将来临，我们将洋溢在快乐和欢笑之中。更重要的是，总有一天，妈妈和我会回家，与你们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坐在桌旁，帮助你们解决成长期间遇到的许多问题。在此之前，妈妈和我会定期给你们写信。我非常爱你们，亲爱的女儿。

深爱你们的Tata^[4]

泽尼和津齐·曼德拉小姐

妮基·伊利斯·莎巴夫人^[5]转交，

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1] 泽纳妮（1959—）和津齐·曼德拉（1960—）——参见词汇表。

[2] 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3] 科萨语和祖鲁语“兄弟”之意。

[4] 科萨语“父亲”之意。

[5] 妮基·莎巴（1932—1985），温妮·曼德拉的大姐——参见词汇表。

致艾琳·布特莱齐^[1]——曼德拉的朋友，曼戈苏图·布特莱齐酋长^[2]之妻（1969年8月3日）

我们亲爱的Mndhlunkulu^[3]：

7月18日（恰逢我的生日），我收到了曼戈苏图酋长代表家人发来的电报，其中的慰问之辞令我感动，我希望他知道，我对此深怀感激之情。对我来说，1968年和1969年充满困难和考验。10个月之前，我刚刚失去母亲。5月12日，根据《反恐怖法案》，我妻子遭到无限期关押，两个小女儿实际上成为了孤儿，现在，我的大儿子又一去不返。不管什么原因、什么年龄，死亡都是可怕的灾难。如果是普通的疾病，死神将一步一步降临，亲人至少预先有所准备，最终的打击也就没有那么巨大。但是，当你知道一位黄金年华、高大健壮的人离开人世，只有亲身体验，你才能知道那种错愕之感。这就是7月16日刚刚听到儿子死讯时的感觉。我浑身颤抖，有几秒钟不知做何反应。滕比不是我失去的第一个孩子，我本应更有准备，40年代，我曾失去一个九个月大的女儿。^[4]她在医院里已经得到治疗，有了很大的好转，可是情况突然恶化，当天夜里去世。我设法在她临终的时候前去看望，她绝望地挣扎着，试图将逐渐消逝的生命火花留在柔弱的躯体里。我永远不知道，目睹此情此景是不是一种幸运。此后的几天里，我的脑海中一直萦绕着这一幕，直到今天，仍会唤醒我痛苦的回忆；但是，类似的灾祸让我更加坚强。那就是在9月26日（我妻子的生日），我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我见她最后一面是前年9月，当时她已76岁高龄^[5]，仍从乌姆塔塔^[6]独自一人来到岛上探视我。她的外表令我忧虑，她消瘦了许多，虽然仍显得快乐和迷人，但气色不佳且疲倦。探视结束时，我看着她慢慢走向开往大陆的小

艇，心中闪过一个念头：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她了。但是几个月过去，我对最后一次探视的印象逐渐消散，她写来的信显得欢欣鼓舞，完全驱散了我的忧虑，这似乎证明她的身体很健康。结果是，9月26日噩耗传来时，我再一次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承受打击，好几天里，我在牢房里度过了许多难熬的时刻，我再也不愿意想起那段时光。然而，40年代和去年9月的经历与7月16日的不同。下午2时30分，我接到消息，突然之间，我的心脏似乎停止了跳动，51年来在血脉中流动的热血冻成了冰。我一时无从思考、无法交谈，力量一点一点地枯竭。最后，我带着肩上的重负回到了牢房——那是悲痛的人最不应该去的地方。和往常一样，我的朋友们体贴地帮助我，尽力让我保持良好的情绪。我的次子克贾托^[7]第二天发来电报时，我觉得好多了。酋长的电报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我从震惊中复原起了很大作用。我向他保证，我将永远铭记他鼓舞人心的慰问词，以及他在我母亲去世时发来的唁电。我信任的朋友们发来良好的祝愿和象征团结的信息，让我感受到力量与信心，我很荣幸，您和酋长也在这一行列中。

我经常回会回想起40年代住在姆济利卡齐^[8]的情景，我在那里第一次遇到贤伉俪。你的父亲（姆济拉之子）是我真心钦佩和尊敬的元老。他高贵、谦恭而又自信，在姆济利卡齐的四年里，我们两人十分友好。在我和他的交谈中可以看出，他对民族传统的成就十分自豪，这一方面比其他任何事都更令我着迷。他不仅喜爱和尊重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对现代进步观点也十分敏感，重视教育。您和您的兄弟都是这一方面的见证人。我常常看到他在班图人社交中心^[9]里，身着带有奖章及缎带装饰的高贵服饰，以高超的技巧从事西洋跳棋（原文如此）和其他体育运动，对抗同城的著名运动员。我一直记得，他在我的斗争岁月中给予了很多鼓励和帮助。我没有忘记“老夫人”和她始终不变的温暖笑容。在当时我就十分珍视，但只有在入狱7年之后，才能完全体会这种善意的珍贵。当“老先生”的财产清算时我出任她的代理人，这给了我很多快乐。您要永远记住，我非常珍惜与您一家的关系，对酋长十分尊敬。向你们所有人、多特瓦纳博士^[10]和您的小姑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再一次深深感谢酋长的鼓励。

您诚挚的纳尔逊

艾琳·布特莱齐夫人

祖鲁兰马赫拉蒂尼，邮政信箱1号“KWAPHINDANGENE”

[1] 参见词汇表。

[2] 曼戈苏图·布特莱齐酋长（1928—），祖鲁王子和政治家——参见词汇表。

[3] 科萨语对王室的称呼。

[4] 曼德拉与前妻伊芙琳的第一个女儿死于九个月时的一场疾病中。她的名字是马卡齐维，后来，他们给另一个女儿取了相同的名字。

[5] 曼德拉的母亲曾两次到罗本岛上探视，一次是 1966 年 3 月 6 日，一次是 1967 年 9 月 9 日。

[6] 乌姆塔塔（现称姆塔塔）是特兰斯凯家园首府，距离罗本岛约 625 英里（约 1006 千米）。

[7] 马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参见词汇表。

[8] 曼德拉指的是 20 世纪 40 年代初他生活过的 9 个矿区，他在那里担任一座金矿的保安。姆济利卡齐这一名称可能是个昵称，取自金矿负责人姆济拉的姓氏，他是艾琳·布特莱齐的父亲。曼德拉从儿时就认识姆济拉。

[9] 班图人社交中心（B. M. S. C）于 1924 年创建于约翰内斯堡索菲亚镇，是南非黑人重要的文化、社会和政治集会场所。它的设施包括一个健身馆和一座图书馆，举办拳击赛、政治集会和舞会，曼德拉和另外四人于 1944 年在那里创立了ANC青年联盟。

[10] 马福·多特瓦纳博士是曼德拉的亲戚迪丽·姆蒂拉拉的丈夫。

致奥康准将^[1]，由罗本岛指挥官转交（1969年8月5日）

送呈：罗本岛指挥官范·阿尔德上校

请您批准将所附急件转交给奥康准将。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另一侧有手写的注释] 以平信方式寄给奥康准将。[签名、日期] 5/8/69

1969年8月5日

[在另一侧有手写的注释]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给奥康准将的信

1969年8月5日

监狱署署长 加急件 比勒陀利亚专用邮袋

送呈：奥康准将

如果您能批准将随附信件交给我妻子，我将不胜感激，信中[讨论]了有关法律代表的问题，非常重要和紧急。请您与[秘密警察]部门协商，尽快交给她。

我从5月20日起就在寻求与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先生的律师事务所联系，如果您能批准，我会更加感激。我要提醒您，从妻子被捕时起到6月，我写的12封信都没有送达。过去六个月为我安排的四次探视也都没有实现。就连写给我的信件也毫无道理地延迟了，这是一种歧视性的做法，与我的狱友形成了鲜明对照。4月24日寄达岛上的一封信过了44天才（6月7日）交给我。另一封信邮局在6月17日就已经收到，39天以后（7月26日）才交给我。还要补充一点，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我没有收到关于儿子去世的任何真实消息。我的次子于7月17日（这一重大事件后四天）发电报给我，说他将寄给我完整的细节。但是和之前的做法一样，即便是这种性质的来信，我也可能无法及时收到。相比之下，6月16日写给另一位狱友的信，在六天之后就收到了。7月13日 [写给] 同一个人的另一封信也在发出后六天收到。我不愿意在对我和家庭如此重大的事情上一无所知，恳请您推进这一事项。在这封信里，我想让您知道，我对您为提供与妻子联系的机会深表感谢。上述事项的批准将使我能够处理妻子被关押引起的所有家庭问题，对您已经给我和妻子带来的帮助，这是合适且符合逻辑的补充。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1] 奥康准将，罗本岛指挥官——参见词汇表。

致外甥女奥利弗·诺姆丰多·曼德拉（1969年9月8日）

亲爱的Mtshana^[1]：

听说你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过去四个月里独自一人生活在约翰内斯堡这种艰苦、严酷的城市，我感到万分震惊。你暴露在各种危险之中，那些将你的舅妈^[2]从家中带走的人，甚至没有采取简单、合理的步骤，至少安排大人看护你和住所^[3]，确保你的安全。你如何获得食物，购买衣服和肥皂，来往于学校和家之间，支付学费和书费以及你这个年龄孩子的各种需求，对这些人来说都无关紧要。所有家务劳动，包括做饭、打扫房屋和擦洗门廊，现在都必须由你独立完成，你几乎没有时间完成学校的作业。除此之外，还有长时间孤独、不知舅妈将离家多久造成的紧张情绪，以及对未知前景的恐惧。也许有些时候，你在早晨醒来之后什么也没吃、连杯茶都没喝就去了学校，只因为没有钱买肉、牛奶、鸡蛋、糖、面包、奶油、玉米粉^[4]、煤炭或者煤油。

你可能曾经久久地坐在那里，疑惑于自己为何如此不幸，和学校里那些快乐、营养充足的孩子做着比较，还有那些与双亲一同生活的索韦托小孩们，他们的生活中满是欢笑，从未经受生活的苦难，也没有此时困扰你的问题。也许你有时会怀疑，能不能再见到舅妈和我，甚至难以理解，这种苦难怎么会发生在20世纪的基督教世界里。即便像我这么大岁数的人，很多时候也有这样的疑惑和困难。我曾受过一点教育，这使我有真正的兴趣去跟踪人类在地球上经过一百万年，从落后、迷信和野蛮进步到现代文明人的进程。但是，你和其他家庭成员的严酷遭遇，以及他们的苦难与不幸，让我不知道将任何人都当成基督徒或者文明人是否正确。今天你成了一名孤儿，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里要承受孤独、悲伤和恐惧，是因为你的舅妈和我虽然仍好好地活着，本可以给你提供应得

的生活机会，却被我们自己的同胞监禁起来，如果这些人是真正的基督徒和文明人，就应该以爱和善意对待我们。我们被投入监狱并不是因为杀人、盗窃或者其他罪行，而是因为我们坚持真理、正义、荣誉和原则，因为我们从来不承认任何人高我们一等。如果我和诺班德拉舅妈^[5]的一生都要在这里度过，就再也不能见到你了；如果我们有机会像希望的那样将你送入大学，或者在你结婚时为你操办得体的婚礼，帮助你建立自己的家庭，那么亲爱的外甥女，你至少会了解关于我们的真实故事。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爱你、克贾托、马基、泽尼和津齐^[6]，或者无视作为父母的职责。正因为我们太爱你们了，许多世纪以来，其他地方的人类都享受着许多权利和机会，我们决不能允许国家夺走你们应得的这一切。这就是我们成为囚犯、被迫离家以及你现在独自一人坐在奥兰多西区8115号的真实原因。

不管你现在遇到了什么困难，都不要失去勇气，放弃学习。即便在狱中，我们仍然会尽一切力量，让你留在学校，并且将你送上大学。一定要通过年底的考试，目前你的生活可能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但绝不会死于饥饿或者孤独。泰利姐姐^[7]、马尔什叔叔和妮基姨妈^[8]将一如既往地帮助你。除此之外，我们还有许多值得信任的好朋友，例如格拉迪斯阿姨^[9]，你可以从她那里得到建议和帮助。有朝一日我们将返回家中，你和学校里以及索韦托的其他孩子一样，将和我们一起幸福地生活。你的孤独感、悲惨的生活以及对未知的恐惧都将一去不返，现在所处的危险也将不复存在。与此同时，我们希望你知道，我们为有你这样的外甥女而感到自豪，你是一位勇敢、聪明的姑娘，没有什么比得知你通过考试更令我们快乐了。

向克贾托、马基、泽尼、津齐、马佐比亚尼^[10]传达我的爱意，向泰利姐姐、马尔什叔叔、妮基姨妈和格拉迪斯阿姨致以最美好的问候。

祝你好运！将无穷的爱献给我的外甥女。

你的Malume^[11]

诺姆丰多·曼德拉小姐

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1] 科萨语“外甥女、侄女”或“外甥、侄儿”之意。

[2] 温妮·曼德拉。

[3] 奥利弗·诺姆丰多是曼德拉的妹妹诺坦库之女，有段时间住在奥兰多西区8115号的家
中，温妮·曼德拉被捕时她变成孤身一人。

[4] 用玉米制成的一种食材，加上沸水可以做成粥。

[5] 诺班德拉是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6] 曼德拉的子女马克贾托、马卡齐维、泽纳妮和津齐斯瓦。

[7] 特利亚（昵称泰利）·姆蒂拉拉，曼德拉的亲戚。科萨语中的“Sisi”常用于指代同
年龄层女性。

[8] 马歇尔·莎巴和妻子妮基·莎巴（温妮·曼德拉的大姐）——参见词汇表。

[9] 温妮·曼德拉的阿姨。

[10] 曼德拉表兄的孙女。

[11] 科萨语“舅舅、叔叔”之意。

致诺鲁萨波·艾琳·姆夸伊，曼德拉狱友威尔顿·姆夸伊^[1]的妻子（1969年9月29日）

我们亲爱的诺鲁萨波：

在我的长子滕比^[2]去世之时，你寄来了动人的吊唁信，令我深受鼓舞。吊唁卡片上印着的文字，以及你在旁边草草写下的抚慰之词，都非常恰如其分，给了我极大的激励。

我于7月16日收到噩耗，六天之后，我向监狱指挥官申请自费参加葬礼（有无押送者均可）^[3]。我还补充道，如果收到我的申请时滕比已经下葬，我请求前往他的陵墓“奠基”（ukubek'ilitye）^[4]——为错失葬礼的人保留的传统仪式。

十个月以前，我在母亲去世时提出了类似的申请，尽管当局强硬拒绝了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都合理的请求，但我这次仍然抱着一丝希望，两位家人接连去世能够促使当局给我一个机会，最后一次向滕比致敬。在申请书中我清楚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当母亲安息时，我申请前往拜谒陵墓的申请已经遭到了拒绝。我同时还指出，对他们来说，批准这一申请是慷慨之举，将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提请他们注意，我已经5年没有见到滕比了，并表示希望他们体会我参加葬礼的急切心情。

我当然知道，30年前，英国人曾在一个殖民地中囚禁了一位著名的自由战士，当他的国家于1947年获得完全独立之后，他成为了总理^[5]。当妻子健康状况恶化、他必须陪伴她到欧洲治疗时，他却身处狱中。

大英帝国曾给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带来数不清的苦难，当英国

人撤离时，他们留下的是劫掠一空的^{国家}，那里的人民注定要忍受多年的贫穷、饥荒、疾病和掠夺。这一时期成为了英国历史的黑暗篇章，许多历史学家已经对英国做出了公正的批判。另外，英国人有着宽阔的视野，能够明智地处理人道问题，并对做好准备、为崇高事业放弃生命的人怀有深深的敬意，无论是敌是友，这一点都广为人知。在与前殖民地民族运动领导人的政治冲突过程中，他们能够人道地对待政治犯，在必要时给予他们真诚、有力的帮助。因此，当上述的政治家面对妻子生病的问题时，英国人允许他前往国外。不幸的是，他的妻子在抵达欧洲后死去，这个勇敢的男人回到国家，继续服刑。这就是一个开明的政府对待公民的应有方式，也是政治对手以值得同情的理由提出申请时，30年前的英国政府的反应。

在我已故母亲和滕比的案例中，我面对的不是疾病，而是死亡。我并没有要求出国，只是前往故国的另一部分，受到强大、有经验安全部队的持续监视。滕比亡故时，我的申请直接遭到无视，我甚至没有得到承认的礼遇。我进而申请得到关于这一致命事件的媒体报道副本，也被驳回，迄今为止，我还没有得到关于滕比死亡的任何可靠信息。我试图在律师的帮助下，调查这一事故的法律责任以及财产索赔问题，但一切努力都没有成功。我不仅被剥夺了见自己长子（也是我的朋友、心中的骄傲）最后一面的机会，而且对与他相关的一切都一无所知。

9月6日，我收到了有关家庭事务的一份报告，这令人烦恼万分。我的外甥女诺姆丰多^[6]今年才十多岁，却独自生活在家中，我相信，原来在那里的女士因为扎米^[7]被捕而吓跑了。这种冷漠之举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死神之手在我心上撕开的可怕伤口变得更宽了。

看到你的来信时，我正被包围在这些事实、障碍和挫折之中。幸运的是，监狱内外的许多朋友向我表示了慰问和鼓励，现在，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这其中就有你的来信；诺鲁萨波，你是阿马古努克维贝^[8]的妻子，赫瓦内^[9]、昆瓦、帕托和卡玛^[10]的孩子。我希望你知道，我深深感谢你了不起的来信。虽然我还没有荣幸与你会面，但可以想象，你是一位真诚热爱人民，始终将他们的福祉和幸福放在自己之上的人。尽管你自己身染贵恙、麻烦缠身，仍然给我寄来了这封信，这远胜过语言所能表达。我诚挚地希望你能很快完全康复。

非常感谢你和诺玛佐措寄给我的可爱的圣诞卡。向乔治娜^[11]、农迪耶博^[12]、比阿蒂^[13]、斯夸尔^[14]和武约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你诚挚的纳尔逊

送呈：诺鲁萨波·艾琳·姆夸伊

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延线11842号

[1] 威尔顿·姆夸伊（1923—2004），工会主义者、政治活动家和政治犯——参见词汇表。

[2] 马迪巴·滕比凯尔·曼德拉（1945—1969）——参见词汇表。

[3] 参见 1969 年 7 月 22 日写给范·阿尔德上校的信。

[4] ukubek'ilitye的字面含义是“放一块石头”，是为错过葬礼的人所设立的仪式。

[5] 曼德拉指的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后来，他在1993年与理查德·施滕格尔的交谈中回忆道：“首先，我必须到母亲的陵墓拜谒，她于1968年去世，当时我在狱中。我曾要求监狱当局允许我出席葬礼，并引用了潘迪特·尼赫鲁的案例——印度独立、他成为总理之前的案例。当妻子罹患肺结核时，尼赫鲁身处狱中，他向英国人提出要求，允许自己携妻子前往德国治疗——该国当时拥有治疗肺结核的最佳方法。英国人同意了，他离开监狱带着妻子去了德国，在妻子不幸病逝后返回监狱，此后英国人因为这一悲剧释放了他。”（与理查德·施滕格尔的谈话，1993年1月13日，CD15，约翰内斯堡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

[6] 奥利弗·诺姆丰多·曼德拉，曼德拉妹妹诺坦库之女。

[7]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8] 阿马古努克维贝是科萨民族的一个亚族。

[9] 赫瓦内·卡隆加内，科萨国王齐沃（1670—1702）的顾问和勇士，阿马古努克维贝首领，建立了赫瓦内王朝。

[10] 赫瓦内的后代，在他之后成为国王。

[11] 温妮·曼德拉的朋友，她的伴娘之一。

[12] 农迪耶博·简·巴姆，护士、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她是布里加利亚·加姆（1933—）和菲凯尔·加姆（1937—2011）的姐妹。曼德拉担任总统之后，任命布里加利亚为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负责人。菲凯尔 1964—1975 年也曾被关押在罗本岛。

[13] 诺班图·姆尼基，温妮·曼德拉的姐妹之一。

[14] 亨利·马哥蒂（1928—2001），教师，曾因政治活动而遭解雇。他于 1954 年当选为ANC德兰士瓦省主席，在叛国罪审判中遭到起诉。他试图出国时被捕，判处10年监禁。获释后他流亡国外，为ANC工作，1990 年返回南非，担任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中的ANC领袖，直到 1999 年。

致伦敦大学对外教务处处长（1969年10月1日）

伦敦大学对外教务处处长

参议院议厅 伦敦W.C.1

亲爱的先生：

如果您能确信我已经通过了法律体系和法学理论课的考试，并允许我分两次参加法学学士第二学期其余三个科目的考试（即1970年6月参加国际公法考试，1971年6月参加另外两科的考试），我将不胜感激。

我是一名服苦役的囚犯，准备一次四门的考试将遇到很大的困难，您在这方面的任何优待都将为我提供一个公平的机会，在报考的各个科目上展现出足够的知识。

还要补充一点，我的主要问题是获得最新版的推荐教科书、翻阅参考书以及帮助我了解各项法律最新发展的杂志期刊。对于我的情况，应考学习材料的总价是难以承受的。只有按照上述过程，逐步学习剩余的课程，我才能应付这些成本。

您诚挚的，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致罗本岛指挥官（1969年10月9日）

送呈：罗本岛指挥官休伊萨门少校

我不得不告诉您，1969年5月21日，我与奥康准将^[1]进行了一次面谈，努力说服他重新考虑1969年年底终止研究生课程学习的决定。

他概述了政府采取这一措施的原因，并对他无法在这方面帮助我们表示遗憾。但他留有一个重要的余地，上述决定只适用于在南非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的人，并不适用于在海外大学学习的人。他指出，监狱署已经与Unisa^[2]达成协议，如果囚犯因为上述决定而中断了研究生课程，可以在服完相应刑期之后继续学习。

鉴于我在南非大学攻读政治学（荣誉）学士学位，这一决定适用于我。但奥康准将进一步指出，我可以在伦敦大学完成法学课程的学习，并说明了这一特许的原因。我曾计划按照准将告诉我的信息完成剩余课程，相信你能将我的所有信件转发给伦敦大学。还要补充一点，按照过去的经验，我发现一次完成四门科目的期末考试非常艰难，几乎不可能做到，我获得成功的唯一希望是将剩余的科目考试分到两年里进行。

我还希望提醒您注意，学校指定的文献很多且价格昂贵，无法在南非取得。成批购买这些书籍超出我的财力范围，唯一的替代方案是如随附信件所述，从教务处处长那里得到救济。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1] 奥康准将，罗本岛指挥官——参见词汇表。

[2] 南非大学。

致阿德莱德·山姆·梅斯，曼德拉第一任妻子 伊芙琳·曼德拉^[1]的儿媳（1969年11月3日）

我亲爱的彻齐^[2]：

感谢Sibali山姆^[3]在8月20日来信中的慰问之词。滕比的死对我们来说都是痛苦的经历。对我来说更是如此，尤其是我已经五年没有见到他了，参加葬礼的申请理由没有得到批准。我永远不会忘记滕比。^[4]

9月6日，在我收到姆夸蒂^[5]深情来信的同一天，我的侄女泰利^[6]来岛上探视，告诉我葬礼的情况，知道公众反应良好，对我是某种安慰。我的妻姐莎巴夫人^[7]确认了泰利的报告，她在滕比的遗体运抵开普敦时前往机场，并来到陵墓旁。得知你亲自前往兰德^[8]出席葬礼，我深感荣幸，听说恩格佐博^[9]民众大力相助，我万分感激。

我从姆夸蒂^[10]引用的《圣经》选段中读到了新鲜且意义非凡的段落。他是宗教事务的专家，因此我尊重他与福音书相关的所有问题。我希望表达的是，他引用的段落很重要，告诉我们如果人类完全接受并忠实地遵循《圣经》中的教诲，早在许多个世纪之前，这种生活方式就已经给我们带来了平静与和谐。这些文字讲述的是一个新世界，没有战争、饥荒、疾病和种族偏见，那正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在先知以赛亚描绘的世界里，狼和羊同居一隅，豹子与孩童、小牛和幼狮与其他幼畜都和平共处^[11]。当然，姆夸蒂和我在如何实现这个世界的看法上并不总是一致^[12]。在我与他进行的许多次讨论中，我总是试图灌输一个中心要点：新世界的诞生是我们的艰辛和泪水、牺牲与斗争的结果。人类经历50万年，从原始、简单的社会组织成为当今先进、复杂的体系，特别是最近50年的巨大进步，都非常清楚地说明，在可预见的未来中，人

类将继承先知以赛亚描述的王国。

杰出宗教人物的生活和行动表明，为新秩序而战的人并不需要割裂理论和实践。摩西与在埃及的同胞经历着相同的艰辛，最终带领他们脱离奴役，走向应许之地。圣保罗在建立基督教会而努力中，与现行当局和既得利益者发生了冲突。据说，控告他的辩士说道：“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的一个头目。”^[13]此后，这个“拿撒勒教党”几乎传遍了世界的每个角落，被许多国家奉为国教。被描述成“瘟疫”的人后来成了全球数以百万计基督徒敬爱的圣徒。但是，你应该会理解，通过书信讨论此类重要问题是不可能的，我不想多说，只是要说明，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和它所创建的新世界，都是广大无畏的福音传播者实际工作的成就。我还要补充的是，我深深为姆夸蒂^[14]饱含感情的书信所感动，我知道滕比的死给你带来痛苦和我一样多。

几个月之前，我听说你的兄弟、供职于特兰斯凯新闻部的贾斯蒂斯去世了。他和我在希尔德敦^[15]成为密友，这一噩耗令我深感震惊。我们已经20年没有见面或者通信了，但我从未忘记他，得到他的消息总是给我带来快乐。请向他的家人转达我迟来的慰问。我同样要向滕巴·姆达卡的首任妻子诺玛耶扎的去世致哀。他们和已故的贾斯蒂斯都曾和我同时在希尔德敦就学。诺玛耶扎是非常温暖、文雅的淑女，听说她去世确实是件难过的事情。杜马利赛尔·姆贝克尼酋长^[16]是我最关心的人。我在姆切克兹维尼^[17]的王家村庄里和他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对他广博的知识和雄辩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请向他保证，我没有忘记他。终有一天我会回来，我真的盼望见到他。与此同时，我希望他和整个家族都能记住我，特别是姆格卡瓦祖鲁^[18]。我还没有向我的酋长、萨赫拉之子^[19]道贺，恭喜他成为阿玛夸蒂酋长，如果你能告诉我他的全名和地址（包括isikhahlelo^[20]），我将不胜感激。

向姆夸蒂、戈登、雅尼^[21]、索丁加·格坎加^[22]和达尼莱·克森杜^[23]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纳尔逊谨上

阿德莱德·山姆·梅斯夫人

恩格佐博邮政信箱第43号

- [1] 伊芙琳·恩托科·曼德拉 (1922—2004) ——参见词汇表。
- [2] 阿德莱德的宗族姓氏。
- [3] Sibali 是科萨语“小舅子”之意，曼德拉指的是阿德莱德的丈夫山姆。
- [4] 马迪巴·滕比凯尔·曼德拉 (1945—1969) ——参见词汇表。
- [5] 伊芙琳·曼德拉的宗族姓氏，她于 1944 年嫁给曼德拉，1957 年离婚。
- [6] 特利亚 (昵称泰利)·姆蒂拉拉，曼德拉的一位亲戚。
- [7] 妮基·莎巴 (1932—1985)，温妮·曼德拉的大姐——参见词汇表。
- [8] 威特沃特斯兰德的缩写，这是南非豪滕省 (约翰内斯堡所在省份) 的一条 56 千米长的山脊。
- [9] 伊芙琳·曼德拉出生于特兰斯凯恩格佐博。
- [10] 姆夸蒂是伊芙琳·曼德拉的宗族姓氏，这里指的是伊芙琳的弟弟萨姆·梅斯。
- [11] 他粗略地讲述了圣经《以赛亚书》11:6 节的内容。
- [12] 伊芙琳·曼德拉是耶和华见证会信徒。
- [13] 圣经《使徒行传》24:5。
- [14] 伊芙琳·恩托科·曼德拉 (1922—2004)，曼德拉的首任妻子 (1944—1958) ——参见词汇表。
- [15] 西斯凯家园外围博福特堡的一所卫斯理公会学校，曼德拉年轻时就读过——参见词汇表。
- [16] 曼德拉的表兄，姆贝克尼博士的兄弟。
- [17] Mqekzweni 也拼写成 Mqhekezweni，是滕布曼德拉 12 岁起成长的滕布王宫，父亲死后，他被托付给琼金塔巴·达林迪耶博照顾。
- [18] 杜马利赛尔酋长的一位亲戚。
- [19] 伊芙琳·曼德拉的一位亲戚。
- [20] 科萨语“尊称”之意。
- [21] 伊芙琳·曼德拉的一位亲戚。
- [22] “抗法运动” (参见词汇表) 中的一位积极分子。
- [23] 伊丽莎白港的一位神父。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69年11月16日）

Dade Wethu^[2]:

我相信，12月21日，你和其他21人将在比勒陀利亚最高法院出庭，根据《蓄意破坏法案》^[3]或者因为违反《镇压共产主义法案》^[4]受到起诉。我得知你已经指定乔尔·卡尔森先生代理这个案件。

从指控的细节来看，你似乎需要我为你做证，我盼望着早日与你和律师协商。我当然认为，在没有首先安排我们会面的情况下，强迫你开始就严重指控参加一场旷日持久的审判，是不正常、不公正的，有悖自然正义的基本原则。我们从去年12月起就没有见过面了，一次相会就能缓解前五个月的压力与紧张，让你有更好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只有在这样的会面之后，你才能向公平审判迈进一步，我真诚地希望能得以安排。我还渴望着与你讨论如何辩护的问题，也预料到了当局最有可能使用的策略。从1958年6月我们结婚时起，当局就用这样那样的借口，强迫你在刑事法院出庭三次、民事法院出庭一次。^[5]这些诉讼所涉及的问题，都是我们宁可忘记也不愿提起的，至少在此次诉讼中的部分问题是如此。它们带来了许多痛苦和焦虑。你将第五次面临这种场合，我怀疑会有许多潜藏的谎言，此次的官司可能成为你迄今为止最痛苦的经历。某些人的主要目的就是摧毁我们最近十年以来树立的形象，他们仍然会重复使用前几次案件中未能得逞的伎俩。我在这时候写信就是为了提醒你将要面临何种谎言，让你从身体和精神上做好准备，迎接对方全力以赴的无情打击，我敢肯定，从审讯一开始，他们就会按部就班地对你施加这些打击。实际上，这次审判和周围的环境，可能影响你迄今为止的想法与行为，成为整个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迫使你非常认真地重新审视曾珍视的价值观，放弃曾令你心满意足的欢乐。

你已经在监狱中度过了几个月的时间，这对你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当案件完结时，你将更深入理解人性的弱点，知道在特权地位遭到威胁时，人们会对其他人做些什么。当这种威胁出现时，我们从书中熟知的所有崇高的西方式民主思想都被抛到了一边。现代文明的道德标准，基督教信仰的教育，四海之内皆兄弟的理念以及纯粹的幽默感，都无法阻止特权阶层向为人类尊严而战的人施加各种各样的压力。身处前线的人应该做好飞蛾扑火的准备，激励和帮助其他同志。在观念的斗争中，他们真正地致力于将公众的思想从同时代社会罪恶中解放出来，也许同时受到赞扬和谴责、尊重和贬损，有人赞颂其为信徒，也有人将其斥为不可救药的罪人，面对这种局面，他们绝不能失去勇气。在你短暂而活跃的政治生涯中，你曾成为上述相反评判的目标，但你从未踌躇，而是坚定信念。现在，你面对一个更大的考验，如果罪名成立，你肯定会在铁窗之后度过许多悲伤、痛苦的岁月。但是我毫不怀疑，无论如何你都会以前展现出来的韧性和真诚苦战到底，因为你也深深知道，胜利属于那些坚定不移的人，而不是屈膝投降者。

在规划案件、制定策略时一定要记住，你的对手在财富和宣传手段上拥有大量资源，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歪曲事实。这种情况下，你最好的辩护就是真理、诚实和信念给予的勇气，这是世界上任何力量都无法摧垮的。无论你怎么做、怎么说，都不能直接或者间接地否认自己的原则与信仰。至于其余细节，我建议在我们见面时讨论，这次会面也许能够实现，也许不能实现，但我仍然抱着希望。如果最终没能如愿，我知道你有很好的帮手，即便没有我的帮助和建议也能应付自如。现在，我只能向你送去美好的祝愿和诚挚的关心。恩古缇娅娜^[6]，我将紧握双拳，尽一切努力帮助你。我们亲爱的尼亚尼亚^[7]怎么样了？请告诉我一些关于她的消息。

我刚刚听到一个悲惨的消息，卡梅伦^[8]在博茨瓦纳中风，造成瘫痪和截肢。在远离家乡及人民的地方罹患这样的绝症，使康复变得更加困难。想到我不在家时他曾给予你的帮助，我对自己无法伸出援手而感到十分懊恼。据我所知，作为候审犯人，你可以随意写信，我建议你立即写信告诉他，我们祝愿他很快康复。克贾托^[9]于10月25日探视了我，在此之前，9月6日Nkosazana泰利^[10]也来岛上探监。11月8日，我收到了她写来的令人烦恼的信，她抱怨亲戚们10月28日去探望你时没有带上她。她对我们很好，在某些方面受到了不公的待遇。我希望你可以让她知道，她对我们意义重大。

我收到了阿米娜^[11]的一封令人兴奋的信，她对你赞誉有加。我敢肯定，听说我们的朋友还记得你，你一定很高兴。我相信莉莉^[12]最终还是收到了我的信。7月，她寄来了温暖而又令人感动的吊唁信。我从艾琳^[13]那里也得到了同样令人鼓舞的慰问卡片。她似乎是一个很棒的姑娘，已经树立了令人难忘的形象。这个月，我写信给姆夸蒂^[14]的弟妹、恩格佐博的阿德莱德·梅斯夫人^[15]，感谢他们在8月的来信。姆夸蒂也在10月来信，回复了我代表你写给她的信。

你对这封信里的问候语应该不会感到吃惊。过去，我总是以深情的语气和你交谈的，因为我是在和诺班德拉^[16]——阿玛德洛莫^[17]的妻子说话。但在当前的场合下，我没有这样的特权，因为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我们都是平等的，你的责任和我一样重大。我们的关系不是夫妻，而是兄弟姐妹。在你返回8115号或者其他指定地点之前，我会以这样的口气和你说话，可以吗？这样的安排也许能为在我们人生中走过的许许多多学生、医生或者其他留下空间。

最后，姆洛佩^[18]，我真的希望你知道，你是我心中的骄傲，有你在我的身边，我总能感觉到自己是一股不可战胜力量的一部分，做好准备赢得新世界。尽管我们现在身处黑暗与困难之中，但我坚信，有朝一日，你将获得自由，可以看到祖国美丽的飞鸟和田野，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呼吸着芳香的空气。你将再次看到法库^[19]的如画风景，那是你度过童年的地方，你还将看到恩古本库卡王国^[20]的遗迹——你的部落是从那里建立起来的。

我太想念你了！给你无尽的爱和千百个吻。

你忠诚的达理邦加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

由比勒陀利亚的奥康准将^[21]转交

1970年3月34日：重写并交寄挂号信。

1970年4月4日：典狱长朱伯特将挂号回执交给我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科萨语“姐妹”之意，通常写成一个词。

[3] 1962 年的第 76 号《普通法修正案》也被称为《蓄意破坏法案》，它规定可以在不经审讯的情况下关押犯人 90 天。曼德拉在里沃尼亚审判中的同案者于 1963 年被捕时就遭到了“90 天以内”的关押。该法案还扩大了破坏罪的范围，包括罢工，并将其定为死罪。

[4] 1950 年 6 月 26 日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取缔南非共产党以及确定的任何共产党活动，对“共产主义”做了宽泛的定义，以至于对种族隔离的任何抗议都违反了该法案。

[5] 1958 年 10 月，温妮·曼德拉因为参与抗议将《通行证法》沿用到妇女身上被捕，在监狱里关押了两周。1963 年，她因参加一次集会被捕，后无罪释放。1967 年，她以拒捕罪名遭到起诉，随后无罪释放。不久，她因违反禁令被判处 12 个月监禁。

[6]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她来自阿玛恩古缇娅娜宗族。

[7] 诺尼亚尼索（尼亚尼亚）·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最小的妹妹。

[8] 温妮·曼德拉的兄弟之一。

[9] 马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10] 特利亚（昵称泰利）·姆蒂拉拉，曼德拉的亲戚。Nkosazana 是科萨语“小姐”之意。

[11] 阿米娜·卡查利亚（1930—2013），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12] 莉莉安·恩戈伊（1911—1980），政治家、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13] 可能是曼德拉的老朋友、曼戈苏图·布特莱齐酋长之妻艾琳·布特莱齐，也可能是狱友威尔顿·姆夸伊的妻子艾琳·姆夸伊（参见词汇表）。

[14] 伊芙琳·恩托科·曼德拉（1922—2004），曼德拉的首任妻子（1944—1958）——参见词汇表。姆夸蒂（Mqwati）是她的宗族姓氏，曼德拉在这里拼写成 Mamqwati。

[15] 参见前文 1969 年 11 月 3 日的信件。

[16] 诺班德拉是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17] 曼德拉属于阿玛德洛莫部落。

[18]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19] 法库王曾统治蓬多兰全境。1854 年，他与英国签订条约，得到了治权。温妮·曼德拉的曾祖父马迪基泽拉是最后一个与英国人签订条约的酋长。

[20] 恩古本库卡国王是曼德拉父亲姆帕卡尼斯瓦·加德拉·亨利酋长的曾祖父。

[21] 奥康准将，罗本岛指挥官——参见词汇表。

致伦敦大学对外教务处长（1969年11月18日）

伦敦大学对外教务处处长

参议院议厅 伦敦W.C.1

亲爱的先生：

1969年10月1日，我曾给您写了一封信，但您没有回复，引用如下：

“如果您能确信我已经通过了法律体系和法学理论课的考试，并允许我分两次参加法学学士第二学期其余三个科目的考试（即1970年6月参加国际公法考试，1971年6月参加另外两科的考试），我将不胜感激。

“我是一名服苦役的囚犯，准备一次四门的考试将遇到很大的困难，您在这方面的任何优待都将为我提供一个公平的机会，在报考的各个科目上展现出足够的知识。

“还要补充一点，我的主要问题是获得最新版的推荐教科书、翻阅参考书以及帮助我了解各项法律最新发展的杂志期刊。对于我的情况，应考学习材料的总价是难以承受的。只有按照上述过程，逐步学习剩余的课程，我才能应付这些成本。”

现在，如果您能尽早回复，并在批准我的申请情况下附上国际公法考试资格证，我将不胜感激。

您忠诚的， [签名： 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另一侧用南非荷兰语写的说明]

1.上校（供参考）

关于学习。Deel Mandela so mee.^[1]

2. 1969年11月26日，奥康准将亲自打电话告诉我，曼德拉必须于1970年完成他的各项考试。不能同意这项请求。

[签名] 少校 1969年11月27日

[另一个签名和日期：1970年1月9日]

^[1] 南非荷兰语“与曼德拉分享”之意。

致温妮·曼德拉的姨夫保罗·姆宰杜梅^[1]

(1969年11月19日)

我亲爱的拉德贝：^[2]

我从奥兰多西区8115号收到了令人烦恼的报告，我儿子马克贾托^[3]对明年前往福特海尔^[4]就学并不热心。他应该在今年年初已经注册入学，但必须参加3月份的补考，显然无法被录取攻读学位课程。如果他再错过这一年，那真是场悲剧，如果您在能力所及范围内，不惜一切代价让他在2月进入学院，我将非常高兴。

马克贾托于10月25日前来探视我，他向我保证，已经填写相关的申请表格并寄给教务处。我们还讨论了大学期间的费用和零用钱问题，我告诉他在约翰内斯堡的两位朋友的姓名，相信这些人会热心地提供帮助。克贾托将把他们的名字和地址告诉您，我建议您亲自与其会面，研究解决整件事。

您可以向克贾托说明，我恳请您在这个问题上提供协助，绝不表示我对他的保证有任何怀疑。我对他的诚实和荣誉感完全有信心，不相信他会在未来生涯相关的事项上有意误导我。但是，我与约翰内斯堡远隔千里，对显示他不像我希望的那样审慎勤勉的任何信息都感到担忧，这是自然、合理的。我还考虑到一个事实，他也许遇到了特殊的情况，因为我的处境而不愿意向我透露。我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认为与一个陌生人讨论财政援助是耻辱、尴尬的事，我请求您在这件事上多多费心，因为我相信一位亲戚代表他协商这些细节问题，至少能使他免于尴尬。

目前，他有一份很好的工作和稳定收入，使他可以帮助维持家庭，支付妹妹们的教育费用。因此，他可能怀疑，放弃一个有利可图、使其

可能负起家庭重任的职位，在若干年以后从头再来，是否明智？对于任何一个19岁的年轻人，抵制一座黄金之城的诱惑绝非易事。我提到这一切，是因为我认为您应该完全知晓可能影响其思想行为走向的问题，以便知道如何处理这一局面。毕竟，我要将整件事情交到您、Mzala^[5]和卡蒂^[6]手上。

顺便说一句，上周六我收到小女儿马基一封甜蜜的来信，她正在奥兰多高级中学修读J.C^[7]。她曾对科学充满热情，但基于财政支持的长兄滕比^[8]之死明显影响了她的计划。现在，她告诉我不再渴望成为科学家，因为缺乏所需的资金。当我于1961年4月离家时，我们曾安排了所有孩子的教育，如果一切顺利，可以持续到1967年年底。即便在那之后，扎米^[9]遇到了巨大的困难，她仍然努力使所有计划得以执行。可是现在她也离开了，一切似乎都变得混乱。您也可以向我的朋友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我从不愿意过多地考虑泽尼和津齐^[10]的事情。对她们来说，我离开家就已经带来了太多困难。扎米也身陷囹圄，她们的压力就更大了。我不敢肯定，家庭生活的这一破坏对她们有没有严重的影响。6月和7月，我写信给她们，但是没有一封送达。我几乎没有她们的消息，这也增添了我的焦虑和担心。但是，令我感到安慰的是，您、卡蒂、马尔什^[11]、妮基^[12]和我们的许多朋友给了她们温暖的爱和所需的保护。如果说有什么事导致扎米的健康情况恶化，那就是深爱的孩子们现在面对的困境。但是，她很感激那些不遗余力帮助孩子们忘记自己是孤儿的人，其中包括您，也许您会对此感到高兴。

我不时收到她的消息，可以很高兴地告诉您，尽管健康状况不佳，但她的情绪很高。多么了不起的姑娘！她勇敢地带着我走向圣坛，我也从不怀疑，她的勇气能够帮助她走得更远。看到她做出的巨大牺牲，对比自己微不足道的努力，令我自惭形秽。我唯一担心的是，C.K^[13]和妮基如何承担这整件事。拉德贝，收到您12个月前寄来的令人感动的信件，并听到abazala^[14]和祖母的消息，对我来说是真正的快乐。孩子们的进步之快令人惊叹。我难以相信，卡蒂就要上大学了。实际上，我曾计划写信给她，了解福特海尔的情况，但克贾托的情况迫使我写信给您。向所有人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马迪巴敬上

马苏米·保罗·姆宰杜梅

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7012号

1970年3月24日：重写并交寄挂号信

1970年4月4日：典狱长朱贝特交给我挂号信回执^[15]

[1] 1958年，曼德拉和温妮·马迪基泽拉在温妮的姨母菲莉丝和姨夫保罗·姆宰杜梅的家中庆祝订婚，当时，温妮和他们住在一起。

[2] 姆宰杜梅的宗族姓氏。

[3] 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4] 西斯凯家园艾丽斯的福特海尔大学学院——参见词汇表。

[5] 科萨语“表兄弟、堂兄弟”之意。

[6] 卡蒂是曼德拉堂弟的女儿卡塔兹瓦。

[7] 初中毕业证。

[8] 马迪巴·滕比凯尔·曼德拉（1945—1969）——参见词汇表。

[9]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10] 泽纳妮（1959—）和津齐·曼德拉（1960—），曼德拉最小的两个女儿——参见词汇表。

[11] 温妮·曼德拉的姐夫马歇尔·莎巴，妮基·莎巴的丈夫。

[12] 妮基·莎巴（1932—1985），温妮·曼德拉的大姐。

[13] 哥伦布·科卡尼·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的父亲——参见词汇表。

[14] 科萨语“表兄弟、堂兄弟”之意。

[15] 曼德拉写在这封信第一页的边缘。

致儿媳、滕比^[1]遗孀托科·曼德拉^[2]（1969年11月29日）

我亲爱的托科：

关于滕比之死，我已经写了不下7封信，向家庭成员表达我的哀悼之情，或者感谢他们发来的吊唁信。在这种场合，我很想在接到噩耗之后立即与你联络，但做不到，因为我没有你的地址。

去年7月，我写信给克贾托询问地址和其他细节，但直到他10月25日来探监时才给了我这些信息。上个月，我要求侄女泰利^[3]为你申请探视许可，当时打算在你到这里探视之后再写信给你。贝丽尔^[4]的来信给了我希望，我以为今天可以见到你。可是来的却是璐璐^[5]，尽管我期待着在12月见到你，但觉得不能再推迟写这封信了。

自从发生那件致命事故之后，家族成员、葬礼来宾以及全国各地的朋友已经说了许多令你振奋的话语，让你在丧夫之痛中得到某种平静与希望。

熟悉滕比的人们在评论中可能更多地提到他的才能与成就，以及对你、孩子和父母的忠诚。有些人可能强调，他年仅24岁就被夺去生命，留下孀妻和一对幼女，独自面对我们所处的冷酷世界，无法得到一位勤勉的丈夫和父亲基于家庭的帮助、支持与指导。

其他人可能强调一个重要的事实：对于每个失去亲人的家庭，不管倒下的是深爱的父亲、母亲或者儿女、兄弟还是姐妹，重要的不是降临到你身上的是什么样的灾祸，而是你面对它的态度。说出这些话语和其他类似评论的，都是才能卓著、历经考验的人士，我不敢说能有更高明

的见解；我只想说，你的父母、开普敦及约翰内斯堡民众以及陪伴滕比前往安息之所的很多人所做的贡献，令我感到特别幸福。

也许有一天，我能有幸见到你的父母，亲自感谢他们在滕比在世时给予的爱与帮助，以及在他离世时给予的荣耀。目前，我只能请求你转达这些情绪。

我希望与你讨论的主题，你可能已经知晓，甚至开始实施了。我最后一次见到滕比时，他只有19岁，当时在斯威士兰的学校上学，我相信你是在那里遇见他的。那是任何年轻人一生中的困难时期，所有想法都会涌上心头。我当时已经入狱将近两年，无法帮助他梳理遇到的许多问题。

因此，我从不知道你们生活中的志向，也不熟悉他去世时你们的计划，以及你们曾共同立下的誓言。但是，根据马基^[6]最近的来信，你们两个人都有很高的目标，确认了我和温妮妈妈的类似看法。我将永远想念他，并将每年的7月13日留给他。请转达我对你兄弟的慰问，向他妻子的离世致哀。

纪念滕比的最好方式可能是做他一生中最珍视的事情——使他的生活快乐、有意义的事情，在情况允许时完成你们共同的目标。在66年或者67年给滕比的信中，我建议你们两人不应该忽略自身的教育，如果觉得回到寄宿学校很难，应该参加函授学校的学习。我想要重申这一建议，供你参考。今天，全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自主学习并取得了巨大进步。通过提升教育水平，他们增进知识，为国家和人民提供更有价值的服务。对你——Molokazana^[7]——来说，进修学习有两大作用。这将使你的头脑专注于某种成果丰硕的职业，相应地保证你拥有某种程度的安全与独立。其次，这将使你更容易实现生活中的梦想。

但是，你必须牢记，这封信来自一个入狱7年多、与国家发展脱节的人。你是最好的裁判，我将整件事留给能干的你决定。记住，不管你是否接受我的建议，都不会影响我对你的态度。你是令我骄傲的儿媳，是我最喜爱的孩子，我盼望着在下个月见到你。希望你手臂上的伤能继续好转，祝你完全康复、好运！

璐璐从矿脉^[8]开车来探望我，真是太好了！从被捕之后我就没有再见到她，见面的60分钟带给我真正的快乐。在我现在的处境下，知道亲友想着自己，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在贝丽尔走出去时匆匆一瞥，也让我

觉得很高兴。当我听说她在你生命中这一悲伤时刻与你共处时很受感动。她似乎继承了已故母亲的一切优良品质，我与她的母亲非常亲近^[9]，也很珍视那份友谊。向恩迪恩迪、南迪^[10]和你的父母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深爱你的爸爸

莉迪亚·托科·曼德拉夫人

里特里特第7大街“修布罗”

在给温妮·曼德拉（当时正在受审）的下一封信中，曼德拉评论了一位南非作家描绘基督受审情景的书籍。据温妮·曼德拉的律师乔尔·卡尔森说，当他第一次见到温妮及21位同案被告时，他们已经“将近200天”不能洗澡淋浴了。⁵⁰到曼德拉写这封信时，他们的审讯已经开始。他们被指控推进ANC的目标，蓄意破坏，但检方没有宣称有任何暴力行为。

曼德拉知道，这是年轻的妻子生命中经受的一次重大考验，他试图振奋温妮的精神，深入挖掘基督审判这一不公正的故事，并将其延伸到她和其他自由战士身上。如果温妮能收到这封信，就确实能够得到从那偏远小岛上传来的力量。

[1] 马迪巴·滕比凯尔·曼德拉（1945—1969）——参见词汇表。

[2] 参见词汇表。

[3] 特利亚（昵称泰利）·姆蒂拉拉，曼德拉的亲戚。

[4] 贝丽尔·洛克曼是沃尔特·西苏卢的侄女，与托科同住。她后来嫁给了托科的兄弟伦纳德·西梅拉内。

[5] 卢拉玛（璐璐）·姆古德瓦是曼德拉前妻伊芙琳·曼德拉的侄女。

[6] 马卡齐维·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大女儿——参见词汇表。

[7] 科萨语“儿媳”之意。

[8] 约翰内斯堡的矿脉区指的是澳大利亚人乔治·哈里森于1896年第一次发现金矿的地方。约翰内斯堡是因为淘金热而诞生的城市，现属豪滕省。

[9] 罗萨贝拉（芭比）·西苏卢，沃尔特的妹妹，嫁给了托马斯·洛克曼。

[10] 恩迪莱卡（1965—）和南迪（1969—）·曼德拉，曼德拉已故儿子滕比（参见词汇

表)的女儿。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70年1月1日）

466/64 纳尔逊·曼哈顿 [在另一侧]

Dade Wethu^[2]:

朗恩霍芬的小说《拿撒勒的阴影》（*Skaduwees van Nasaret*）^[3]描绘了彼拉多对基督的审判，当时以色列在罗马帝国统治下，彼拉多是那里的军政长官。我于1964年阅读了这本小说，现在纯粹是根据记忆讲述。尽管本书描述的事件发生在大约两千年之前，但其中包含的普世真理，在今天看来仍和罗马帝国兴盛时期一样鲜活、意义非凡。审判之后，彼拉多写信给罗马的一位朋友，对其做了一番令人瞩目的忏悔。为了方便起见，下面我用第一人称简述他讲的故事：

作为罗马帝国海外行省的总督，我审理过涉及各种反叛者的许多案件。但是我永远不会忘记对基督的这次审判！有一天，大批犹太祭司及其追随者集合在我的官邸外，他们在狂怒与兴奋中颤抖，要求我以自称犹太之王的理由，在十字架上钉死基督，而他们所要指控的人此刻正戴着沉重的镣铐。我看着这名囚犯，我们四目相对。在周遭的骚动与喧闹中，他保持着镇静、平和与自信，就像得到了数百万人的支持一般。我告诉祭司们，这名囚犯触犯的是犹太人的法律，而不是罗马法律，他们才是审判基督的合适人选。但他们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困境，不顾我的解释，固执地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基督已经成为了这块土地上一股强大的力量，他的身后有许许多多民众。在这种形势下，祭司们觉得无力，不希望担负审判他的责任。他们唯一的解决方案就是引诱罗马帝国为其不能为之事。

按照惯例，在节庆时要释放一些囚犯，当节日来临时，我建议释放

这位囚犯。但囚犯却要求释放臭名昭著的巴拉巴斯，而将基督处决。此时，我走进法庭，命令将这名囚犯带进来。我妻子和其他罗马官员的妻子坐在为贵宾保留的旁听席上。当这位囚犯走进来时，我妻子和她的伙伴们本能地站起来向基督致敬，但很快意识到这个人是一名犹太囚犯，于是归座。我平生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人：他的眼睛似乎直视着我，而我却无法看透他。他的脸上闪烁着爱与希望的火花；与此同时，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他正为全人类的愚蠢和困难而深感痛苦。他向上凝望，眼光似乎穿透屋顶，直指遥远的星辰。很明显，这个法庭中的权威并不是身为法官的我，而是站在被告席上的囚犯。

我的妻子传给我一张便条，告诉我前一晚她做了个梦，梦中我审判了一位无辜的男人，他的唯一罪过是成为人民的救主。“彼拉多，在你面前的就是我梦中的男人；让正义得到伸张吧！”我知道妻子说的是真的，但职责要求我不顾这个男人的清白，对其加以审判。我将便条放在口袋里，继续审理案件。我告诉这名囚犯，对他的指控是什么，并要求他表明是否认罪。他多次完全无视我，很明显，他认为这些完全是走过场，我心中已经有了结果。我重复了问题，并向他保证我有权拯救他的生命。囚犯脸上的光芒化成了微笑，他第一次开口说话了。他承认自己是犹太之王，用这一简单的答案完全摧垮了我。我希望他像所有囚犯一样否认控罪，他的坦白令人头疼。

亲爱的朋友，你知道，当罗马法官在罗马审案时，他只接受罪名、法律和庭前证据的引导，他的决定只源于这些因素。可在远离罗马的这些行省中，我们面对的是一场战争。战场上的人只对结果和胜利感兴趣，并不关心正义，法官本人反倒经历了一场审判。因此，尽管我认为这个人是无辜的，职责仍然要求我判处他死刑，于是我这么做了。我最后一次见他时，他正在嘲笑、辱骂与殴打之中，背着沉重的十字架艰难地走向髑髅地。我决定给你写这封私信，是因为我相信对朋友的这次忏悔，至少能减轻我良心上的不安。

简而言之，这就是对耶稣的审判，没有必要对此发表评论；我要说的是，朗恩霍芬在20年代写下这个故事，是为了激起南非同胞的政治意识，当时，尽管他的人民享有形式上的独立，但政府机构（包括司法机构）仍被英国人所垄断。对于南非白人来说，这个故事可能让他们想起不快的经历，揭开旧的伤口，但那毕竟属于已经过去的经历。对于你我来说，这个故事提出了具有当代特性的问题。我希望你觉得这个故事有重要的意义，相信它能带给你某种快乐。这个周六，儿媳^[4]前来探望

我。她是一个迷人的姑娘，我很高兴见到她。1970年1月14日，她将到约翰内斯堡参加“库鲁拉”仪式^[5]。我将写信给恩坦博曾卡纳瓦^[6]，要求他和琼金塔巴·姆丁吉^[7]在这项任务上帮助她。上个月，我写信给她和武约·马松多^[8]，并对她在乌姆塔塔哥哥去世表示哀悼。姆洛佩^[9]，我非常爱你，千万次地吻你。愿幸运之神站在你这一边！

忠诚的达理邦加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由奥康准将^[10]转交

比勒陀利亚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通常拼写成Dadewethu，意为“姐妹”。

[3] C. J. Langenhoven, *Skaduwees van Nasaret* (Nasionale Pers, 1927).

[4] 曼德拉很可能指的是滕比的遗孀托科·曼德拉——参见词汇表。

[5] 除去丧服的仪式，此时滕比·曼德拉之死已经过去了 18 个月。

[6] 曼德拉的堂兄恩坦博曾卡纳瓦·恩科西亚内酋长。

[7] 为曼德拉的女儿泽纳妮和津齐斯瓦取名的姆丁吉酋长的兄弟。

[8] 狱友安德鲁·马松多之妻。

[9]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10] 奥康准将，罗本岛指挥官——参见词汇表。

致堂兄恩坦博曾卡纳瓦·恩科西亚内酋长^[1]

(1970年1月1日)

[翻译自科萨语]

1月8日寄出

恩坦博曾卡纳瓦：

我收到报告，8月3日，我长子的葬礼是由你和我的酋长琼金塔巴及武林德莱拉^[2]主持的。我收到儿子去世的消息时深感悲伤，不能与他做最后告别更令我肝肠寸断。听说大部分亲属都参加了葬礼，对我是个安慰。我要向你、宗德瓦和查维^[3]表达谢意，感谢你们在与我家相关的事务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样感谢琼金塔巴酋长和我的所有亲友。

我知道你非常忙碌，可能不总能回信。如果你能挤出时间写信，告诉我巴里塞尔的情况、他在哪里、你多久能见到他一次，我将十分高兴。我最后一次被捕时，他儿子快毕业了，现在在做什么？你有没有恩塔巴伊切的最新消息？他是我信任的人，已经表现出了男人的勇气和很高的智慧，令我骄傲。他不能来看我，使我深深失望。请向他和兹韦利杜米莱转达我的问候。

姆松古尔瓦·姆古德瓦酋长的女儿上个月来到这里，告诉我琼古兰加^[4]在他们那里。我也很想知道他的健康状况。我的儿媳^[5]上周六前来探视。1月14日，她将去约翰内斯堡举行标志着服丧期满的仪式。我向她保证会写信给你和琼金塔巴酋长，请你们在仪式上帮助她。我的前妻现在是一个教会的成员，该教会不赞同血祭^[6]。因此，我只能请求能干

的你们帮助操办仪式。*

此致

你诚挚的达理邦加

*我的弟弟马歇尔·莎巴^[7]（莫弗洛1086号）许诺来看望我。我真的盼望在他有空时见到他。如果他能告诉我，身在比扎纳的岳母（诺班德拉^[8]的母亲）是否收到5月4日写给她的信，我也将非常感激。我还想知道孩子们的健康状况和在学校的表现。

恩坦博曾卡纳瓦·恩科西亚内酋长

由马克贾托·曼德拉^[9]转交

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1970年的这封信是否寄到阿德莱德·坦博^[10]手中不得而知，因为曼德拉使用了她的真名和地址，而不是化名（就像1968年那样，当时他以马特拉拉·曼德拉作为阿德莱德的化名，并将信寄到自己在索韦托的家中，见第42页中的信）。1970年，ANC主席奥利弗·坦博^[11]仍是南非政府的头号敌人，并且仍在管理着一个非法组织^[12]，致力于推翻种族隔离政权。

^[1] 取自他复制一些信件A4 硬皮本。

^[2] 武林德莱拉·姆蒂拉拉/马坦齐玛是滕布酋长，曼德拉的亲戚。

^[3] 曼德拉的堂兄弟。

^[4] 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1928—1986）国王，特兰斯凯家园大酋长，特兰斯凯反对党民主进步党领袖，该党反对种族隔离统治——参见词汇表。

^[5] 托科·曼德拉，曼德拉长子滕比的遗孀——参见词汇表。

^[6] 伊芙琳·曼德拉是耶和華见证派教徒。

^[7] 温妮·曼德拉大姐妮基·莎巴（参见词汇表）的丈夫。

^[8] 诺班德拉是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9] 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10\]](#) 阿德莱德·坦博（1929—2007），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曼德拉前法律合伙人、ANC主席奥利弗·坦博之妻——参见词汇表。坦博一家此时流亡伦敦。

[\[11\]](#)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1917—1993），曼德拉的朋友、前法律合伙人、ANC主席——参见词汇表。

[\[12\]](#) ANC于 1960 年被取缔，直到 1990 年才解禁。

致阿德莱德·坦博^[1]，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曼德拉前法律合伙人、ANC主席奥利弗·坦博之妻（1970年1月31日）

[在另一侧用南非荷兰语书写] 466/64 纳尔逊·曼德拉致阿德莱德·坦博的特殊信件^[2]

Kgaitsemi yaka yoratehang^[3]:

我上一次见到扎米^[4]是1968年12月，也许要过几年我们才能再见了。她于去年5月被捕，当时距离她来探视以及我写这封信只有一周左右。她的缺席完全挫败了我的计划，迫使我以每个月一封信的速度与亲友们联系，探讨各种紧急家庭事务。克贾托^[5]昨天来探望我，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但我决定不再将写给你的信推后。

马基^[6]将在六月探视我，她正在奥兰多高级中学读第4级课程^[7]。泽尼和津齐^[8]在斯威士兰罗马天主教寄宿学校“忧伤圣母堂”就学，假期与我们共同的朋友艾伦同住。不幸的是，我得不到关于她们考试的信息。

听说你不能继续学医，我真的感到非常遗憾。OR^[9]和我曾在旅途^[10]中全面讨论了这个问题，回来之后，我曾向克萨梅拉^[11]等人提到这个话题，向他们表明我已建议OR，应该鼓励你继续这一课程，他们也完全同意这一观点。事实上，在我们听说你放弃学习之前几天，就有人推测你可能已经这么做了，尽管你的决定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仍然对达利及其姐妹^[12]剥夺了你的这个机会感到遗憾。真的，听到他们在学

校的进步和特殊兴趣，我肯定会很高兴。我曾希望你能寄来一张大小不超过6英寸×8英寸的全家福，但是我知道OR总是东奔西跑，这可能无法做到。不过，我敢肯定滕比、达利和杜杜^[13]一定愿意为我拍张照片。

只要能得到关于你们所有人的一点消息，我们都能感到真正的喜悦。此后的几天，我们带着极大的兴奋讨论和重新讨论各种各样的话题，回忆了许多往事，其中一些已带上了主观色彩，另一些则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些模糊。我甚至记得，50年代末的一天，我从总理府^[14]回来，扎米的叔叔讲了一个故事，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他刚从自由邦乡间的一个Dorp^[15]来，OR曾在那里的一个案子中担任辩护律师。据说，在与地方主审法官的争论中，我的前搭档对这位官员的裁决表示强烈抗议，过程中从英语切换到了拉丁语。他扬扬得意地告诉扎米和我，这使法官止步不前。此类生动有趣的逸事还包括格克瓦尼尼^[16]短暂而辉煌的法律生涯。我记得，有一天早上，一位热心且极富想象力的崇拜者详细讲述了他在法庭上的恶作剧。据报道，一位著名的德兰士瓦法官曾说过，在他漫长的法律从业者及法官生涯中，从未遇见或者听说某位律师能够匹敌格克瓦尼尼摧毁性的盘问技巧。还有一整套关于你、恩孔泽邦乌、马洛梅、姆夸蒂和其他人^[17]的迷人故事，它们似乎有些夸大和浪漫，但都是基于事实，说明即便在50年代末期，你们也有着强大的影响力，增进了我们个人及集体在群众运动中的能力。我们同样高兴听到以下这些人的消息：巴奎^[18]、冈比兄弟、姆潘德拉、滕巴、姆茨瓦伊^[19]（我希望他的阿拉伯语取得进步），迈因拉德、雷蒙德^[20]、图赫·阿尔菲和莫洛伊以及我们的亚马逊女战士：玛吉^[21]、拉迪、隆·鲁塔·约齐及菲基。我们想念姆勒卡齐·马迪巴、普拉切卡、赫克托、迪诺内、乔·约瑟夫·塞杰克^[22]、皮卡宁·鲁塔、弗洛伦斯、凯、伊迪丝和我们的所有同事，无一例外。我们听说，马洛梅和恩孔泽邦乌的健康状况不佳，但坚信乐观的性情和非凡的勇气能够帮助他们渡过难关、完全康复。

我急切地想写信给戴夫^[23]，表达对他为我所做一切的感激之情，但不能肯定在当前局面下，这样做是否合适，也许你可以在来信中给我建议。无论如何，我希望他知道，我一直想念他、玛丽^[24]、迈克尔、科林^[25]、东尼^[26]和弗雷达^[27]。如果你能告诉我巴奎母亲^[28]的地址，我也将非常感激。教授^[29]去世时，我曾通过扎米给她发去了信息，一旦可以安排，我将立刻给她写信。祝愿玛丽·莱特勒^[30]、特里斯蒂和埃斯梅^[31]永远健康，时间将帮助他们愈合创伤。

万巴提交给欧罗巴出版公司（贝德福德广场18号，W.C.1）的细节需要OR核实、修订或补充。最好是直接寄给他，但你知道，这不可能。这件事现在由他负责。

1968年和1969年12月，我给你和家人寄了圣诞卡，希望你都已经收到了。从我8年前被定罪时起，我第一次没有收到扎米和孩子们寄来的卡片，也没有收到她的信。当我用ngombona nama rewu^[32]“庆祝”这一伟大日子时，总觉得缺少了什么。

我曾经觉得，如果无限期地不能见到扎米或者不能收到她和孩子们的信件及消息，日子将很难过。但是，人的灵魂和身体有着无穷的适应力，令人惊讶的是，一个人能变得如此坚强；我们曾认为相对不重要的东西，突然变得意义重大、至关重要。

我从没想过，对我来说，时间与希望能像现在这样意义重大。一位重要人物对妈妈和滕比的死以及扎米被捕做了如下评论：对你而言，这真是祸不单行。这也是我当时的感觉。但是，我们收到了许多表示慰问和团结的信息，这令我们勇气倍增、情绪高涨，就像你一向知道的那样。当我们一无所有时，希望是有力的武器，即便在至暗时刻，想起我所属的家族久经考验，曾战胜许多困难，也能让我继续坚持下去。在这么大的家族中，几乎任何事都存在不同看法，但我们总能一起解决问题，向同一个目标前进。这一事实给我的思想插上了强有力的翅膀。向所有人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向你、OR、滕比、达利和杜杜献上我的爱。

你诚挚的内尔

阿德莱德·坦博夫人，由阿齐兹·帕哈德夫人转交

伦敦菲茨詹姆斯大道，北区别墅83号

曼德拉将索韦托的家（在约翰内斯堡西区8115号，维拉卡齐和恩加卡内大街交界）称为自己的世界“中心点”。⁵¹1946年，他和首任妻子伊芙琳及儿子滕比凯尔搬到那里。他们在那里养育孩子，曼德拉的母亲有时也到那里居住。这套有三个卧室的房子每月租金（当时南非不允许黑人拥有房产）17先令6便士。1958年6月，曼德拉和第二任妻子温妮结婚后回到了8115号，他们的孩子也是在那里长大的。当他从监狱中获释

时，回到了那里。他在自传中描述道，那所房子“与土路上如同邮票般大小的地块上建起的几百座其他房子一模一样，有着标准的铁皮屋顶，相同的水泥地面，狭窄的厨房，后面有一个带马桶的厕所。虽然外面有路灯，但是我们在屋里用煤油灯照明，因为周围的房子都还没有通电。卧室太小，一张双人床几乎占满了所有空间”。^[52]

丈夫在监狱里时，温妮·曼德拉多次被从8115号抓走。在那些时候，家人们前来照管这所房子。

[1] 阿德莱德·坦博（1929—2007）——参见词汇表。

[2] 特殊信件不占限额。

[3] 塞索托语和塞茨瓦纳语“我亲爱的妹妹”之意。

[4]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5] 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6] 马卡齐维·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长女——参见词汇表。

[7] 相当于国内的初三——译者注。

[8] 泽纳妮（1959—）和津齐·曼德拉（1960—），曼德拉最小的两个女儿——参见词汇表。

[9] 阿德莱德的丈夫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曼德拉的朋友、原法律合伙人和ANC主席——参见词汇表。

[10] 曼德拉指的可能是 1962 年在非洲和伦敦的秘密旅行。

[11] 里沃尼亚审判同案难友沃尔特·西苏卢的宗族姓氏。

[12] 坦博的孩子。

[13] 同上。

[14] 总理府是一座大楼，曼德拉和奥利弗·坦博于 1952 年在那里创立了他们的律师事务所——曼德拉与坦博事务所。

[15] 南非荷兰语“小镇”之意。

[16] 杜马·诺奎律师——参见词汇表。

[17] 曼德拉的朋友和同志。

[18] 巴奎（乔）·马修斯（1929—2010），政治活动家，弗里达和Z.K. 马修斯之子——参见词汇表。他是曼德拉的朋友，正在流亡中。

[19] 可能是埃斯梅·马特什基萨，社会工作者，托德·马特什基萨（1920—1868）之妻，

托德是作家、音乐家，曾谱写在国际上大获成功的南非音乐剧《金刚》（1959）。他们住在伦敦。

[20] 雷蒙德·莫翰拉巴（1920—2005），“民族之矛”积极分子，“里沃尼亚审判”被告之一，曼德拉的狱友——参见词汇表。

[21] 一位住在伦敦的ANC活动家之妻。

[22] 在莱索托的朋友们。

[23] 戴维·阿斯特（1912—2001），英国报纸出版商，ANC支持者。

[24] 玛丽·本森（1919—2000），曼德拉的朋友，作家、记者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25] 卡农·柯林斯（1905—1982），英国圣公会牧师，1948年被任命为伦敦圣保罗教堂的咏礼司铎。1956年，他委托所在的“基督徒行动”组织筹措资金，用于南非叛国罪审判（参见词汇表）156名被告的辩护。这催生了南非辩护与援助基金。

[26] 安东尼·桑普森（1926—2004），作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曼德拉的朋友，住在伦敦。

[27] 弗雷达·莱弗森（1911—2004），流亡英国的南非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她与玛丽·本森（参见词汇表）和露丝·蒙帕蒂一同管理辩护与援助基金。

[28] 弗雷达·马修斯（1905—1998），南非第一位获得大学学位的黑人妇女——参见词汇表。

[29] 弗雷达·马修斯的丈夫Z. K. 马修斯教授（1901—1968），学者、政治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30] 参与“抗法运动”（参见词汇表）的莱特勒教授之妻。

[31] 可能是埃斯梅·马特什基萨，社会工作者，托德·马特什基萨（1920—1868）之妻，托德是作家、音乐家，曾谱写在国际上大获成功的南非音乐剧《金刚》（1959）。他们住在伦敦。

[32] 曼德拉写的这段科萨语，指的是玉米（ngombona）和由玉米粉粥略作发酵的非酒精饮料（rewu），这里的nama意为“就着”。

致马歇尔·莎巴——温妮·曼德拉大姐妮基·莎巴^[1]的丈夫（1970年2月3日）

寄出日：1970年2月18日

航空挂号信

亲爱的马尔什叔叔：

安排奥兰多西区8115号住宅的时候，请一定避免在我们缺席的情况下，夺走克贾托和妹妹们的家。

上周六，我见到了克贾托^[2]，他看上去似乎很不高兴，因为负责照管这所房子的人不是我们的亲戚，也不为他和泰利^[3]所接受。他更喜欢我的侄女璐璐^[4]，11月29日，璐璐探望了我。如果扎米^[5]能够接受，我支持克贾托的建议，如果您能让她了解我的观点，我将非常高兴。我必须承认，从1月31日克贾托提出了这个问题起，他对整件事情的焦虑就让我担心，我认为，让他在任何时候觉得委屈和不安全，都是最不可取的。他告诉我，这件事可能于本周由市政当局做出最后决定，我希望这封信能够及时送到您手中，以免你们做出可能引起不快的决定。我希望你把这封信拿给克贾托看，让他放心地前往福特海尔^[6]。

马尔什叔叔，不用说您也知道，我完全知道您和妮基对这一事项没有任何不良动机，唯一的目的是保护我们的利益，我敢肯定，您知道我的看法之后，一定会在能力范围内友好、圆满地解决问题。

克贾托与我会面的时间太短，我忘了询问泽尼和津齐^[7]的学业及健

康状况。请在回信时提供一些信息。妮基在9月的来信中说，您已经申请探视，我也希望能见到您。我也急切地想知道，比扎纳的妈妈^[8]是否接到我去年5月写的信。告诉班图^[9]，她可以随时来探视我，我很高兴见到她。我希望纳利^[10]已经收到了去年7月的信。除了您所做的解释之外，我还将尽快给我亲爱的朋友恩加卡内^[11]一家写信。

向您、妮基和家人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爱意

您诚挚的内尔

马歇尔·莎巴先生

约翰内斯堡亚巴乌邮政信箱第23号

^[1] 妮基·莎巴（1932—1985），温妮·曼德拉的大姐——参见词汇表。

^[2] 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3] 特利亚（昵称泰利）·姆蒂拉拉，曼德拉的亲戚。

^[4] 卢拉玛（璐璐）·姆古德瓦是曼德拉前妻伊芙琳·曼德拉的侄女。

^[5] 曼德拉的妻子温妮·曼德拉。

^[6] 福特海尔大学学院，在西斯凯家园的艾丽丝——参见词汇表。

^[7] 泽纳妮（1959—）和津齐·曼德拉（1960—），曼德拉的两个女儿——参见词汇表。

^[8] 诺菲克拉·希尔达·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和妮基·莎巴的继母——参见词汇表。

^[9] 诺班图·姆尼基，温妮·曼德拉的妹妹。

^[10] 纳利·南希·乌特拉，温妮·曼德拉的姐姐。

^[11] 曼德拉在索韦托的邻居。

致亲戚泰利·曼德拉（1970年3月6日）

寄出日：1970年3月17日

我亲爱的Nkosazana：^[1]

我收到了你10月22日从约翰内斯堡寄来的信，你在信中报告，乔尔^[2]已经答应为诺班德拉^[3]担任辩护律师。

你在10月28日写的第二封信我也收到了，你告诉我，乔尔在案件返回重审的当天便已出庭。我非常感谢你为理顺我们家庭问题所做的努力，特别是在得到乔尔服务时所起的重要作用。不管诺班德拉现在所处的痛苦局面最终如何了结，将这一案件和我们的事务交给完全信任的人，都令我非常高兴；小姐，在这件事上承蒙你的恩惠，感激不尽。

听说她和朋友们候审时你无法在法庭上看到她，我很感不安^[4]。马迪巴^[5]，以我现在的处境，曾经很容易解决的事情也变得极难措手。你、马尔什叔叔^[6]和妮基都与诺班德拉及我非常亲密，你们也都尽一切努力帮助我们.....

如你所知，克贾托于1月31日来探望我，提到了在他前往福特海尔^[7]时由谁照管房子的问题，同时强调这个问题已迫在眉睫。我曾希望这次探视和往常一样持续一个小时，可不幸的是，我们只有30分钟，面谈在我给出意见之前就终止了。我最想给克贾托和马尔什^[8]发一封电报，提出我的意见，但此类行动在这里不一定总能成功，虽然事情紧急，我也不得不给马尔什发一封航空信，甚至不能确定它是否寄达目的地。

在这封信中，我请求马尔什在处置房子的时候，不要让克贾托和妹妹们在我们缺席的情况下失去一个家。我告诉他，如果诺班德拉同意，璐璐^[9]是管理房子的最合适人选。我希望这件事现在已经圆满解决。10月28日的信中，你报告这所住宅欠费34兰特，你已设法付清。克贾托还告诉我，你给泽尼和津齐^[10]带去了衣服。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我们对你的感激之情。也许有一天，我们能有幸得到机会，尽绵薄之力以报答你的恩情。

顺便说一句，我希望你知道，听说你在去年10月见到我之后心境改变了很多，头上的阴云已经消散，现在，你看到了世界更光明的一面，这令我喜不自胜。那才是正确的情绪。有句话说得很对：当你开怀大笑时，整个世界都与你一同展颜，而当你哭泣时，只能形单影只。牢记这句话！

1月1日，我直接写信给乌姆塔塔^[11]的武林德莱拉^[12]，另一封信则由克贾托转交恩坦博曾卡纳瓦^[13]。11月19日，我已写信给诺班德拉的叔叔保罗·姆宰杜梅^[14]先生（奥兰多西区7012号）。我急切地想确认，我的信是否送抵目的地，如果你能核实恩坦博曾卡纳瓦和诺班德拉的叔叔是否收到信，我将非常感激。

最后，我想告诉乔尔，我急需100兰特用于学习，如果他能代我筹措这笔钱，我将万分感谢。诺班德拉不在的时候，我什么也做不了。

再次感谢你所做的一切，尤其是让乔尔为诺班德拉辩护。向所有人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向你表达深深的爱。

你诚挚的Buti^[15]内尔

泰利·曼德拉小姐

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1] 科萨语“小姐”或“公主”之意。

^[2] 乔尔·卡尔森，曼德拉夫妇的律师——参见词汇表。

^[3] 曼德拉的妻子温妮·曼德拉。

^[4] 1970年2月16日，对温妮·曼德拉与21位同案被告的指控突然被撤回，从技术上说，此时他们可以“自由离开”，但旋即又在法庭上被重新逮捕。他们回到牢房，1970年8

月 4 日，温妮·曼德拉和其他 19 人在法庭上被正式起诉，此前的 3 位同案被告这次没有出庭。其中一人病倒，另外两人获释后失踪。

[5] 马迪巴是一个宗族姓氏，来自该宗族的任何人都被这样称呼。

[6] 马歇尔·莎巴，温妮·曼德拉大姐妮基·莎巴的丈夫。

[7] 福特海尔大学学院，在西斯凯家园的艾丽丝——参见词汇表。

[8] 马歇尔·莎巴，温妮·曼德拉大姐妮基·莎巴的丈夫。

[9] 卢拉玛（璐璐）·姆古德瓦是曼德拉前妻伊芙琳·曼德拉的侄女。

[10] 泽纳妮（1959—）和津齐·曼德拉（1960—），曼德拉最小的两个女儿——参见词汇表。

[11] 乌姆塔塔（现称姆塔塔）是特兰斯凯家园首府。

[12] 武林德莱拉·姆蒂拉拉/马坦齐玛，滕布酋长，曼德拉的亲戚。

[13] 曼德拉的堂兄恩坦博曾卡纳瓦·恩科西亚内酋长。

[14] 参见第 123 页的信。

[15] 科萨语“兄弟”之意。

致次子马克贾托·曼德拉^[1]（1970年3月31日）

寄出日：1970年4月2日

亲爱的克贾托：

过去几个月里，我一直都很想你。虽然你1月31日才来探视过我，但我自觉似乎与你分别了十年，思念之情难以言表。我希望今年之内我们还有可能见面，讨论不适合通过书信处理的家庭私密事务。

被迫与家人分离是一种悲惨、痛苦的经历，在过去7年的监狱岁月中，我已经体会到，在孩子成长中遇到各种困惑时完全不能加以指导和帮助，是多么令人沮丧。1966年，我收到报告，滕比^[2]对学习失去兴趣，宁愿担任司机也不想继续求学。1967年年初，我写信敦促他恢复学业，可以返回寄宿学校，或者加入函授学院。我向他保证，将妥善安排学费和零用钱。我还警告他，戒除可能剥夺其有价值、成功职业生涯机会的行为，如果他在一般科学知识上总是不如其他人，就只能永远屈居于耻辱的地位，成为其他人剥削的目标。但是1967年10月你带来他的消息，他实际上从没有听从我的劝告。已故的奶奶^[3]、诺班德拉妈妈^[4]和其他亲友在探视或来信时总是告诉我滕比的好消息。我由衷地相信，如果1966年我在家，他肯定不会屈从于诱惑，在生命的关键阶段离开学校。

去年7月28日，我写了一封长信^[5]给你，说明了滕比走后落在你肩上的家庭重任。我指出，你现在是家里最大的孩子，有责任保持家庭的完整、为妹妹作出好榜样。我特别让你注意，当今的人类需要训练有素的头脑，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无法有效地为人民和国家服务。我进一步强调，过秩序井然、严格律己的生活，放弃吸引普通男孩的五彩世界，夜

以继日勤奋、系统地学习，最终能给你带来梦寐以求的成就和更多的个人幸福感。10月25日，你告诉我已经通过了补考，与此同时，已经再次递交福特海尔^[6]的入学申请。我提出了关于学费问题的建议，你在上次探视时报告，一切都已安排就绪，你将于2月14日前往大学。可现在我已得知，你没有去福特海尔，也没有在Unisa^[7]就学。我还注意到，年青一代和老一辈中都有更令人不快的流言与评论。克贾托，我当然完全信任你，在你做出完整的解释之前，我不会下任何结论。

但是，我相信你当前所遇到的问题，主要根源是我在家庭中的缺位，以及我目前的状况。我没有合适的手段与你保持密切联系，也难以了解你目前遇到的困难。如果我们能在一起，也许我的建议和指导能挽救你生命中已经浪费的两年宝贵时光。如果你收到这封信后立即回信说明情况，我将很高兴，但与此同时我必须警告你，不管现在能带给你何种短暂的欢愉，都不要做出最终损害你健康、毁掉职业生涯的事情。亲爱的克贾托，你有许多潜藏的天赋、很有前途，只要给自己机会，就肯定能有光明的未来。你曾以优异的成绩拿到J.C.^[8]；能熟练、巧妙地处理问题。现在不是浪费天赋的时候。许多和你一样的年轻人（有些还要年轻得多）在教育、体育、音乐和其他重要领域上表现不凡。他们之所以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受到了个人自豪感、家庭荣誉感和对大众事业的爱与忠诚的激励。那么，你在做什么呢？你难道没有自豪感、没有良知、坚强的意志和独立性吗？不管长幼，阻止你进入大学学习的人都不是真正的朋友，而是骗子，只会给你带来危险。当心：审时度势，否则悔之晚矣！如果福特海尔接受你，今年一定要入学，还有，马上回信。

1月份探视时，你提出了房子这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我当时希望探视能够像往常那样持续一个小时，但是如你所知，仅仅三十分钟，面谈就毫无预警地被突然打断，因此我无法就这个你想与我谈论的问题提出看法。第二周的星期一，我试图在你离开开普敦之前与你联系^[9]。同日，我还努力地与莎巴先生^[10]联系，告诉他不要在我们缺席的情况下让你和妹妹们失去家园^[11]。但是，我的努力没能成功，2月3日写给他的航空挂号信似乎没有寄达。与此同时，告诉璐璐^[12]，我将尽力安排她留在我们的房子里。我期待着马基^[13]于6月来探视。向你们所有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深爱你的Tata^[14]。

马克贾托·莱瓦尼卡·曼德拉，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1] 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参见词汇表。

[2] 马迪巴·滕比凯尔（滕比）·曼德拉（1945—1969），曼德拉的长子，死于车祸——参见词汇表。

[3] 曼德拉的母亲诺塞科妮·范尼·曼德拉，1968 年去世。

[4] 诺班德拉是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5] 参见 1969 年 7 月 28 日的书信（第 98 页）。

[6] 福特海尔大学学院，在西斯凯家园的艾丽丝——参见词汇表。

[7] 南非大学。

[8] 初中毕业证书。

[9] 在《漫漫自由路》中，曼德拉称罗本岛的探视室“拥挤、没有窗户”。他写道：“囚犯的旁边是一排五个小隔间，从里面的小方块玻璃看出去，对面是一模一样的隔间。囚犯们透过又厚又脏的玻璃看到探视者，玻璃上钻了几个小孔以便交谈，必须用很大的声音才能让对方听到。后来，当局在玻璃前安装了麦克风和喇叭，才有了些微改善。”

[10] 马歇尔·莎巴，孩子们的姨父——温妮·曼德拉大姐妮基·莎巴（参见词汇表）的丈夫。

[11] 参见他于 1970 年 2 月 3 日写的信（第 137 页）。

[12] 卢拉玛（璐璐）·姆古德瓦是曼德拉前妻伊芙琳·曼德拉的侄女。

[13] 马卡齐维·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长女——参见词汇表。

[14] 科萨语“父亲”之意。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0年4月2日）

罗本岛指挥官

送呈：卫生官员

我的皮肤变得非常干燥，每次洗澡后都会开裂，冬天时情况恶化。

1967年，卡普兰医生建议我使用获刑之前常用的旁氏冷霜。此后，我与本地卫生官员讨论了这件事，他给了我某种凡士林。但是，这种油脂不适合我，使用起来也不方便，对我毫无帮助，我不得不放弃了。因此，如果你能允许我自费购买上述冷霜（这是合理且必需的），我将不胜感激。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可能是监狱官员加上的说明] 在我看来，旁氏冷霜是由一种称为羊毛脂的底霜制成的。绵羊油含有羊毛脂，对这名患者的皮肤问题同样有效。1970年4月2日

[在另一侧] 批准请求，1970年4月22日

[以南非荷兰语书写] 上校。

他也与我谈及此事。医生的建议如下 [签名，1970年4月22日]

医院，

供你们参考与处理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0年4月20日）

罗本岛指挥官

送呈：范·阿尔德上校

审查办公室处理我的探视的方式令我深感不安和震惊，我要求您尽快亲自调查此事，阻止这些蛮横无理违法行为。

为了得到探视许可，我的儿媳莫莉·德·雅格^[1]（开普敦里特里特第7大街“修布罗”）已经奋斗了将近三个月。她在2月初第一次提出申请，并在审查办公室于同月12日收到的一封信中告知我此事。上个月，我接到审查办公室的通知，没有“收到”她的申请书。她于当月初再次申请，我得知她将在4月18日（周六）探视，但她并没有出现。

但是，与我儿媳同住的贝丽尔·洛克曼于上周六探视了她的叔叔沃尔特·西苏卢^[2]，她告诉叔叔，她和我的儿媳同一天申请探视许可。她收到的许可证上没有应有的关键信息——安排好的探视日期。贝丽尔还对她的叔叔说，我的儿媳没有来是因为尚未收到许可证。我预计她将于25日前来，请求您确保这次探视不会再次受阻^[3]。

不用我说您也知道，这封信的用意不是针对审查办公室直接负责人内尔中尉的，他以同情的态度处理我的每项请求。

[签名：NR Mandela]

^[1] 托科·曼德拉，曼德拉已故长子滕比的妻子（托科和滕比·曼德拉参见词汇表）。她采用了亲戚的姓氏德·雅格，以便能够住在有色人种居住区里特里特（“向滕比凯尔·马迪巴致敬”，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2012年2月22日，

[https://www.nelsonmandela.org/news/entry/honouring - thembekile - mandela](https://www.nelsonmandela.org/news/entry/honouring-thembekile-mandela))。

[2] 沃尔特·西苏卢 (1912—2003)，ANC和MK活动家，与曼德拉关押在一起的里沃尼亚审判同案者——参见词汇表。

[3] 这里的下划线不知道是曼德拉还是当局加上的。

致长女马卡齐维·曼德拉^[1]（1970年5月1日）

亲爱的：

我很高兴地从克贾托^[2]那里得知，你已经通过了J.C.^[3]考试，现已着手入学前的准备。

你在学习上取得的进步说明，你是才思敏捷的学生，只要从学期初开始就努力学习，有系统地学习，就有能力获得最高的学历、赢得最好的奖项。

我希望你在下一封信里告诉我每一科的成绩以及总分。我深知，非洲裔孩子作为日校生并不总是那么容易。

一般的非洲裔家庭生活贫穷，住在狭小、拥挤的房子里，不具备专注学习所需的私密空间，也无法雇人打扫房间、做饭和洗碗。这些工作都必须由孩子们来完成，因此他们的晚上从来没有充足的时间做功课。相比之下，在寄宿学校就学的孩子比起日校生来有很多优势，两者的环境和氛围全然不同。他们有充裕的时间学习，可以经常和同学讨论问题，从高年级学生那里得到帮助，大部分时间都可用于学习的课程，在游戏、体育活动和音乐里得到很多乐趣，年底的考试中自然表现出色。

如果学生的父母教育程度较高，通过广泛阅读了解教育领域的最新发展，那么上述困难就能得到很大缓解。他们可以提供帮助和指导，解决孩子们遇到的问题。如果你和克贾托同住，他无疑能够很好地帮助你。倘若我是个自由人，也能尽一份力量。因此，我知道你们在学习时遇到的这些不利因素。我在了解你的考试结果时考虑了这些因素。我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如果你在寄宿学校，表现可能会好得多。你干得很

棒，我要衷心地祝贺你！

去年11月15日我收到了你未署日期的信，信中提到你不再想成为科学家了，原因是为这一职业而学习的资金没有了。6月份你来探视的时候，我们将全面讨论这件事，到时我会给你明确的建议。与此同时，我想向你保证，尽管身处目前这种情况，我仍将尽我所能，筹措资金供你攻读学位。我相信，我的孩子只要真的热心学习，就不可能因为缺乏资金而上不了大学。你应该记住，有了一位被判处终身监禁的父亲，你和克贾托就如同孤儿一样。

对于你们两人来说，教育不仅关乎地位，而是生与死的问题。只要有钱上学，你们就应该用双手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唯有如此，你们才能有安全和光明的未来。只有当你们达到了最高的标准，才能得到好的职位，减轻母亲目前的责任和沉重负担。无论如何，我们将在下一个月确定这些细节。

我知道温妮妈妈被捕入狱，和你一样，我知道她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获释。到这个月的12日，她在狱中就一整年了。她的精神很好。尼亚尼亚也表现得很出色，我为她们感到骄傲。关于谁将照顾孩子们，我无法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你、克贾托、Sisi泰利^[4]、Makazi妮基^[5]和很多我们的朋友都会照顾他们。至于我，过去14个月里都在努力利用唯一的机会（写信）来保持与他们的联系。

我于2月4日、6月23日和8月3日写了信，但最令我失望的是，这些信似乎都没有送到他们手中。听说你拜谒了奶奶的墓地，并受到萨巴塔大酋长^[6]的款待，我感到很高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不知道如何报答他为我做的一切。我从某处得知，你于1月参加了姆特托^[7]的婚礼。前往观礼的旅程本身肯定是激动人心的经历。我很高兴你与家族成员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牢不可破的纽带能够带给你很多力量和鼓舞。姆丁吉酋长和夫人是否健康？他们的女儿多大了，在做什么？去年11月3日，我写信给彻齐舅妈^[8]，感谢她和山姆舅舅^[9]在滕比^[10]去世时寄来的吊唁信。我还就彻齐舅妈的弟弟贾斯蒂斯去世向她表达了哀悼之情。但我没有收到回信，不知道他们是否收到这封信。

璐璐^[11]于3月来信，请求留在我们奥兰多西区的家中。我已经在上个月写信给莎巴姨父^[12]，要求他们不要做出令克贾托和妹妹们失去家园的安排。我告诉他，如果温妮妈妈同意，我最希望璐璐留在这所房子

里。一定要把这件事告诉璐璐。

今天是5月1日，你的生日。亲爱的，祝你好运，也祝你见证更多。希望你已经收到了上个月寄去的生日卡^[13]。爱你的Tata^[14]。

马基·曼德拉小姐

约翰内斯堡奥兰多东区5818号

[1] 马卡齐维（马基）·曼德拉（1954—）——参见词汇表。

[2] 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次子，马卡齐维的哥哥——参见词汇表。

[3] 初中毕业证书。

[4] 特利亚（昵称泰利）·姆蒂拉拉，曼德拉的一位亲戚。Sisi是科萨语“姐姐”之意，常用于称呼同一年龄层的女性。

[5] 妮基·莎巴（1932—1985），温妮·曼德拉的大姐。Makazi是科萨语“姨妈”之意。

[6] 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国王（1928—1986），特兰斯凯家园大酋长，特兰斯凯反对党民主进步党领袖，该党反对种族隔离统治——参见词汇表。

[7] 姆特托·马坦齐玛酋长（1972 年去世），K. D. 马坦齐玛之子，诺凯迪地区的酋长——参见词汇表。

[8] 阿德莱德·梅斯，曼德拉第一任妻子伊芙琳的弟媳，马卡齐维的舅妈；参见第 115 页的信。

[9] 曼德拉首任妻子伊芙琳的弟弟山姆。

[10] 马迪巴·滕比凯尔（滕比）·曼德拉（1945—1969），曼德拉的长子——参见词汇表。

[11] 卢拉玛（璐璐）·姆古德瓦是曼德拉前妻伊芙琳·曼德拉的侄女。

[12] 马歇尔·莎巴，温妮·曼德拉大姐妮基·莎巴的丈夫——参见 1970 年 2 月 3 日的信（第 137 页）

[13] 监禁期间的某一阶段，曼德拉获准购买贺卡，在特殊场合寄出。

[14] 科萨语“父亲”之意。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0年5月29日）

[另一侧的注解] 请审查员讨论 [签名、日期：1970年6月30日]

罗本岛指挥官

送呈：范·阿尔德上校

昨天，我通知您，5月4日给您写了两封信，一封与奥康准将^[1]处理的事务有关，第二封则涉及地方性问题，其中大部分已经引起了您的关注。

但是，5月4日的第二封信中提到的两个问题目前仍很突出。

1.^[2]6月，我预计女儿马卡齐维^[3]将在我被捕后首次前来探视，我急于将这次探视安排在下一个她休假的时候。

2.第二个仍然突出的问题是，我于2月3日交寄了一封给马歇尔·莎巴^[4]的^[5]特殊信件，要求以航空加急信的形式寄出。很显然，尽管内容很重要且紧急，这封信仍以平信方式在2月18日寄出。您应该记得，在5月24日的面谈中，我告诉您这封信直到3月10日仍未送达，我由此推断出，其中可能出了问题^[6]。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1] 奥康准将，罗本岛指挥官——参见词汇表。

^[2] 这一段左侧有两条水平线，可能是监狱官员所为。

[3] 马卡齐维·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长女——参见词汇表。

[4] 温妮·曼德拉大姐妮基·莎巴（参见词汇表）的丈夫——参见曼德拉给阿德莱德·梅斯的信（第115页）。

[5] 下划线可能是监狱官员加上的。

[6] 同上。

致最小的妹妹利比·马库茨瓦纳·皮利索^[1]

(1970年6月1日)

我亲爱的Nkosazana: ^[2]

你1969年3月9日的来信我已及时收到，令我高兴的是，琼古兰加^[3]继续伸出援手，帮助解决因为我离家给你和其他家人带来的困境。

收到你结婚的消息，我百感交集。幸福的婚姻是所有人向往的，你找到自己的生活伴侣，我真心地感到高兴。在前一封信里，我向你和Sibali^[4]表示了祝贺，也表达了我的情绪和观点。我认为不必再为这件事多说什么了。我只想说，这位新妹夫令我自豪。我唯一感到懊恼的是，可能要过上许多年才能见到他。虽然你结婚的消息令我喜悦，但也夹杂着担心和忧虑，因为我深知，对于一位拥有民族自豪感的姑娘来说，婚礼结束时没能按照习惯行传统祭礼，心里会有多么不安。因此，当我听说琼古兰加为你带去必备物品，并为你做好安排，将你正式护送到新的村落，心中大感安慰。琼古兰加拥有一个很大的家族，事务繁多，在百忙之中提供了你信中所所述的帮助，充分表现了他对我们的深爱与奉献。

1968年10月，我寄出了一封长信，感谢他组织妈妈^[5]的葬礼，以及他为此付出的沉重代价。诺班德拉^[6]的信详细地报告了葬礼的过程。在收到诺班德拉信件之前一周，Sibali蒂莫西·姆布佐^[7]已来探视，其明确目的就是为我提供妈妈去世与葬礼的详细情况。从他那里得知许多人到墓旁向母亲致敬，给了我莫大的安慰。特别让我欣慰的是你能参加。妈妈非常爱你，她的去世肯定使你难过至极。我希望你现在已经完全恢复了。泰利^[8]去年10月前来探视，告诉我你和巴利维^[9]到约翰内斯堡参加

了滕比的葬礼，滕比的离世是又一场家族灾难，对我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我当然想参加这两次葬礼，但以我目前的处境，这并不容易实现。顺便说一句，就妈妈的葬礼，我还写信给达利翁加^[10]、诺英格兰夫人^[11]、武林德莱拉^[12]、翁加^[13]、滕比凯尔·卡·楚农瓦^[14]和古扎纳^[15]，感谢他们所起的作用。

我本打算在去年5月诺班德拉来探视时，与她讨论孩子的问题。我完全知道让这孩子离开弗里尔山^[16]的重要性，希望安排诺班德拉将其送到泽尼和津齐^[17]所在的同一所寄宿学校。但是如你所知，诺班德拉于5月12日被捕，距离探视日期还有将近两周，现仍在狱中。从她被捕之后，我在安排家庭事务上遇到了很大困难。我写的每封信几乎都没有送达，甚至在我多方努力、写去好几封信件的情况下，仍联系不上泽尼和津齐。诺班德拉不在的时候，我必须与最适合为我们处理事务的朋友保持联系，并始终牢记这一最重要的问题。顺便说一句，泽尼和津齐一定常常觉得孤单、想家，我敢肯定，如果你每年给她们写一两封鼓励的信，就能使她们心胸开朗、充满希望。写给她们的信可以由妮基·伊利丝·莎巴夫人^[18]（约翰内斯堡亚巴乌23号邮政信箱）转交。

3月，我写信给蒂莫西·姆布佐夫人^[19]。今天，我打算给Mhlekaazi西杜莫^[20]寄一封特殊信件。他没有回复我于1969年5月寄去的信。我怀疑，这是我寄出的许多不可避免地“迷路”的信件之一，诺班德拉被捕后，这种情况特别常见。你可以打电话或者写信给Sisi康妮·恩宗维^[21]（马塔泰勒车站路），告诉她，收到她令人鼓舞的来信、得到家人的消息，是真正的快乐。让她知道，去年8月，我收到了罗比和祖基的吊唁信，听说吉米^[22]摘除了椎间盘，随后又伤了腿。康妮在来信中对此只字不提。请告诉她，我知道吉米是个坚强勇敢的人，毫不怀疑他仍是那个精神振奋的人，始终充满自信和希望。我将在可能的情况下立刻写信。康妮会告诉罗比，我正打算回复他们那封亲切、令人鼓舞的信，他们所在地区的天气变坏了。我将在情况改善后立刻去信。

深爱你的Buti^[23]内尔

诺万·利比·皮利索夫人

弗里尔山，姆克马内商店

^[1] 利比·马库茨瓦纳·皮利索（1930—1997）。

[2] Nkosazana是科萨语“小姐”或“公主”之意。

[3] 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国王（1928—1986），特兰斯凯家园大酋长，特兰斯凯反对党民主进步党领袖，该党反对种族隔离统治——参见词汇表。

[4] Sibali是科萨语“妹夫”之意。

[5] 诺塞科妮·范妮·曼德拉，曼德拉的母亲，1968 年去世。

[6] 曼德拉的妻子温妮·曼德拉。

[7] 蒂莫西·姆布佐是曼德拉妹夫丹尼尔·蒂马奎的近亲，特兰斯凯家园ANC长期领导成员。Sibali是科萨语“妹夫”之意。

[8] 特利亚（昵称泰利）·姆蒂拉拉，曼德拉的一位亲戚。

[9] 曼德拉的妹妹之一。

[10] K.D. 马坦齐玛（1915—2003），曼德拉的侄儿，滕布酋长，特兰斯凯首席部长，他的中名为达利翁加。

[11] 摄政王琼金塔巴·达林迪耶博的妻子，曼德拉父亲去世后，她将曼德拉视为己出，抚养长大。

[12] 武林德莱拉·姆蒂拉拉/马坦齐玛酋长，滕布酋长、曼德拉的亲戚。

[13] 曼德拉就读于福特海尔大学学院时，翁加·姆贝克尼是附近的勒夫戴尔学院的学生。

[14] 出身滕布王族的一位ANC活动家，1956 年与曼德拉一同在叛国罪审判（参见词汇表）中受审。

[15] 诺利奇·古扎纳（1916—），律师、特兰斯凯民主进步党领导人——参见词汇表。

[16] 特兰斯凯的一个镇。

[17] 泽纳妮（1959—）和津齐·曼德拉（1960—），曼德拉最小的两个女儿——参见词汇表。

[18] 温妮·曼德拉的大姐——参见词汇表。

[19] 蒂莫西·姆布佐的妻子。

[20] 西杜莫·曼德拉，曼德拉的堂兄，Mhlekezzi意为“先生”或者“尊敬的阁下”。

[21] 康妮·恩宗维，詹姆斯·“吉米”·恩宗维博士（1919—1976）的妻子，后者是医生、ANC领导人和“抗法运动”（参见词汇表）东开普省组织者——参见词汇表。Sisi是科萨语“姐妹”之意，通常用于称呼同一年龄层的女性。

[22] 詹姆斯·“吉米”·恩宗维。

[23] 南非荷兰语“兄弟”之意。

致诺库卡尼亚·卢图利夫人——ANC前主席 艾伯特·卢图利酋长^[1]的遗孀（1970年6月8 日）

我们亲爱的妈妈：

1967年7月，本监狱的指挥官凯勒曼少校批准我给您写一封吊唁信，代表这里的所有人对酋长的去世表示哀悼。

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肯定会参加葬礼，直接向一位载入史册的伟大战士致敬。他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兵，深受人民的喜爱，在肩负贫困重压、遭受疾病与无知困扰、从不知道真正幸福与平安、没有机会获得成功与机遇的人中，他被广泛地尊为杰出的斗士。十五年来，他在这个国家的公众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以卓越的才能率领我们，经历了为更高理想、更美好生活的奋斗中最为艰难的一个阶段。在许多方面，酋长都称得上是个非凡的人物。他是真正的民族主义者，牢牢地根植于生他养他的土地，从传统背景中汲取无穷的力量和灵感，而且，他还拥有进步的观点，没有一丝种族自大或者偏狭的思想。他有着坚强的个性和敏锐的头脑，却又谦逊稳重，毫不含糊地接受集体领导。尽管他总显得冷静内敛，但与他接触的人无不为其温暖的个性和友谊以及欣赏他人工作成果及才能的态度所动。他是完美的民族领导人，特别适合于领导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运动。曾削弱甚至摧毁强大运动、在我们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曾抬头的宗教偏见，在酋长身上也全然看不到。不管在群众集会上演讲，参加委员会（或者在“叛国罪审判”中提供令人难忘的证词），他的一举一动都给我们带来了快乐。他的公开演讲质朴、真诚，从不煽动听众的情绪。在委员会的讨论中，他能耐心、认真地听取其他人的意见，最终发言时，总能指出那些最可能达成共识的问题。他从不试图炫耀自

己的渊博知识，也不努力证明自己优于任何一位同事。尽管他曾受过教师的训练，原来又是部落酋长，但我却从不觉得他以过分谨慎、保守的态度去对待公共义务。相反，他始终给人一种印象：他是一位爱国者，为进步思想所动，与最具革命性的年青一代齐头并进。

（对于我们争取体面、有尊严生活的斗争，酋长的离世是一个重大的挫折）对您而言，这也是灾难性的损失，意味着在许多孤独、辛劳的岁月中，没有深爱着您的伴侣为您提供专业、老练的帮助。他的死也使孩子们失去了父亲的指导，由于他身处公众活动中心、对进步思想感觉敏锐，本能很好地负起父亲的责任。我们为您、家人和整个社会失去他而深感惋惜，向你们表达诚挚的慰问。但我们深信，您在酋长公众生涯最危险阶段表现出来的巨大勇气，将支撑您经历这场不幸。我们也希望，参加葬礼的广大民众、来自世界各地的慰问，能平复您受伤的心。

根据我们目前的情况，那封信是我们向您及家人表达上述情绪的唯一手段，我们丝毫没有想到，您收不到这封信。当我们知道这一消息后，您不知道我们有多么失望！在我交寄这封信大约三个月之后，我写信给艾伦^[2]，对他妻子的亡故表示哀悼。我们觉得，命运对他太残忍了，在他的朋友（酋长）故去之后，妻子又过早离世。（我们盛赞他在许多公众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感谢他代表我们在里沃尼亚审判中提供证据、争取减刑^[3]）在信的最后告诉他，我们坚信，不管是家庭悲剧还是年龄的增长，都不会让他放下武器。现在，我们知道给艾伦的信也没有送到。我们无法想象，有人蓄意干预吊唁信，不让它们送到失去亲人的人手中。不过，我采取了预防措施，以挂号形式交寄这封信，以确保安全送达。可以说，它们所起的作用远不止鼓舞士气。1966年1月，您简短而又亲切的来信令我们兴奋至极。得知这个世界、我们的人民、特别是您——妈妈每天都在想念我们，是多么大的快乐！您的信是我最珍视的财富。向诺曼、法纳、恩通巴扎纳、克维纳、坦德卡和图拉尼；西邦吉莱和恩戈贝斯博士^[4]以及所有年轻人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您诚挚的纳尔逊

诺库卡尼亚·卢图利夫人

纳塔尔省斯坦杰格鲁特维尔邮局

^[1] 参见词汇表。

[2] 艾伦·帕顿（1903—1988），作家、南非反种族隔离自由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他在里沃尼亚审判中为曼德拉及同案被告提供了减刑的证据——参见词汇表。

[3] 艾伦·帕顿说，和任何人一样，非洲人向往“体面的生活”，曼德拉是ANC主席艾伯特·卢图利的当然继承人。谈到被告，他说道：“我从不怀疑他们的诚实、对民族事业的无限忠诚和看到南非成为全民参与国家的渴望。”（乔尔·约菲，《国家对抗纳尔逊·曼德拉：改变南非的审判》，伦敦：同一世界出版社，2007，p. 249。）

[4] 以上都是志同道合的活动家，包括海伦·恩戈贝斯博士——温妮·曼德拉的朋友、伴娘之一。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70年6月20日）

Dade Wethu^[2]:

确实，“身体上的镣铐往往是思想的翅膀。”这一说法由来已久，也将流传下去。莎士比亚在《皆大欢喜》^[3]中以不同的语言阐述了相同的观点：

“苦尽甘来

这正如一只癞蛤蟆，丑陋而恶毒

头上却戴着名贵的珠宝”^[4]

还有一些人宣称，“只有伟大的目标才能激发巨大的能量”。

但是，在26年的风暴岁月中，我对这些质朴言辞背后真正理想的理解是肤浅、不完善的，甚至有些学究气。每个社会改革家的一生中都有个阶段，他们在讲台上大声疾呼，目的只是摆脱头脑中积攒起来、杂乱无章的信息；这种举动是为了给群众留下深刻印象，而不是平静、简洁地阐述个人经历与更深入研究揭示的普遍真理。我在这方面也不能免俗，曾不止一次甚至上百次地成为这一代人弱点的受害者。我必须坦白地告诉你，当我回顾一些早期的作品和演讲，会惊骇于它们的迂腐、造作和缺乏创意。炫耀与卖弄的痕迹表露无疑。姆洛佩^[5]，这和你的来信形成了惊人的对比！我不愿意对你大加赞扬，恩古缇娅娜^[6]，请你原谅我的虚荣和自负。

在铁窗后孤独度过的8年间，我有时候希望，我们能诞生于同一

刻，一起成长，在对方陪伴下走过生命中的每一分钟。我真诚地认为，这样能使我变成一个智者。你的每封信都是宝贵的财富，常常能激发我心中的力量，对此我从不怀疑。你手中的笔比刀剑更有力。文字似乎是随意、自然流淌的，常规的表达方式却蕴含着极富挑战性与刺激的含

义。

你那封动人的信件，第一段（特别是第一行）就令我震撼。我觉得，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向四面八方跳动。从我被捕、获刑以来（特别是最近15个月），你反复带给我美好的情绪，这明显更多的是亲身经历所致，而不是照本宣科的结果。它们来自这样一位女子：她几乎两年没有见到丈夫，离开可爱的孩子一年之久，在没有任何复原手段的条件下忍受孤独、思念和病痛的折磨，最重要的是，她还必须面对一生中最严峻的考验。

亲爱的，当你说想我，觉得最难忍受的打击之一是听不到我的音讯，我完全理解。这种感觉是相互的，但你所经历的一切远比我更痛苦。我努力、耐心地尝试与你联系。11月16日，我寄给你一封长信^[7]；此后是一张圣诞卡，接着是1月1日的一封信^[8]——这些信件都是在你候审时写的。2月13日之后，我得到通知，我不能与你通信，对解除这一特殊限制的强烈呼吁也没有结果。

你的病已成顽疾，久治不愈，我希望得到监狱署的相关医学报告，以缓和我的不安。奥康^[9]给了一个非常笼统的描述，令我非常不安。我震惊地得知，你必须住院治疗，从你潦草的手迹上也可以看出你目前的健康状况。你说你已经瘦得像泽尼^[10]一样了，我完全相信。听说已有多位专家诊治你的病情，并验了血，我才略感宽慰。但我知道，Mntakwethu^[11]，你的每块骨头、每块肌肉和每一滴血，你的整个人都如同花岗岩一般坚实，任何困难（包括病痛）都无法熄灭你心中燃烧的火。站起来！去尽你的本分！我的爱和忠诚是你的盔甲，自由南非的理想是你的旗帜。

去年5月你被捕后几天，我要求给我的律师^[12]写一封特殊信件，联系如下紧急事项：

- 1.指定照管住宅的人，以及租金的支付；
- 2.指定孩子们的法定监护人；

3.安排孩子们的生活费用、抚养与教育；

4.如果你被判有罪而入狱，安排用于你的教育、洗漱梳妆及其他需要的资金筹措；

5.在你身陷监狱期间，安排我自己的教育、洗漱用品及其他要求的资金筹措。

虽然我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出，这一申请没有得到批准。不过，我现在指示开普敦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13]律师行的布朗先生立即关注这些事项。我同意你的建议，由莱昂·拉卡勒神父和马苏米^[14]叔叔担任孩子们的联合监护人，还想加上马尔什叔叔^[15]的名字。2月3日，我写了一封加急信件给他，联系有关房子的事项。^[16]我怀疑他是否收到了这封信，因为一直没有回音。克贾托^[17]于1月31日探视我时表示，他和泰利^[18]赞成璐璐^[19]（姆多利西的妹妹）搬进家里。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马尔什叔叔，并表示如果你同意，我将很高兴她这么做。姆多利西上周六探望了我，她说没有马尔什的消息。也许你可以和他及妮基^[20]在下次探视时讨论这件事。我也怀疑马苏米是否收到了我于11月19日写给他的信^[21]（4月4日重写）。我要求他提供一份关于泽尼和津齐^[22]的报告，帮助克贾托进入大学，这封信也没有回音。克贾托在家里，对于他为什么没有去福特海尔^[23]，我没有相关的信息。他1月来这里的时候，我已经为学费和生活费的支付做了必要的安排。他确认一切问题都已解决，将于2月14日离家入学。我认为他没有在工作，3月31日给他写的信也没有回复。

我写了三封信给泽尼和津齐，现在已经知道，前两封根本没有寄到她们手里。第三封是在6月1日写的，从你被捕之后，除了你给我的报告之外，我没有任何有关她们的消息。当然，妮基9月9日在信中告诉我，她们一切都好。

不过，我希望尽快与布朗先生理顺整件事，并安排你定期得到通知。

我已经再次提出探视你的问题，目前除了奥康准将承诺与监狱署署长讨论此事之外，我没有任何消息可以告诉你。老实说，我认为署长异乎寻常地冷酷，没有表现出我在此类情况下期待的那种体贴与协助态度。

妹妹，我希望能够说一些让你满心喜悦、开怀大笑的话。但在我看来，为了那个光明与幸福的时刻，我们可能不得不等上很长一段时间。与此同时，我们必须“饮尽苦酒”。也许，不，我确信，美好的往日时光定会重来，届时我们将品尝甜蜜，抚平伤痛。最重要的是铭记3月10日，那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永远不会忘记。

给你无尽的爱，姆洛佩^[24]，还有千百次的吻。

你忠诚的达理邦加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比勒陀利亚监狱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科萨语“姐妹”之意，通常写成一个词。

[3] 下划线可能是曼德拉加上的。

[4] 威廉·莎士比亚《皆大欢喜》第2幕第2场。

[5]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6]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她来自阿玛恩古缇娅娜宗族。

[7] 参见第118页的信。

[8] 参见第128页的信。

[9] 奥康准将，罗本岛指挥官——参见词汇表。

[10] 泽纳妮·曼德拉（1959—），曼德拉与温妮的第一个女儿——参见词汇表。

[11] 科萨语中表示“爱意”的一个词。

[12] 参见他1969年5月20日给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诸先生的信（第81页），但是这里提及的所有要点并不都在那封信中出现。

[13] 曼德拉的律师。

[14] 温妮·曼德拉的叔叔保罗·姆宰杜梅。

[15] 马歇尔·莎巴，温妮·曼德拉大姐妮基·莎巴（参见词汇表）的丈夫。

[16] 参见第137页。

[17] 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18] 特利亚（昵称泰利）·姆蒂拉拉，曼德拉的亲戚。

- [19] 卢拉玛（璐璐）·姆古德瓦是曼德拉前妻伊芙琳·曼德拉的侄女。
- [20] 妮基·莎巴（1932—1985），温妮·曼德拉的大姐——参见词汇表。
- [21] 参见第 123 页的信。
- [22]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曼德拉最小的女儿——参见词汇表。
- [23] 福特海尔大学学院，位于西斯凯家园的艾丽丝——参见词汇表。
- [24]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70年7月1日）

Dade Wethu^[2]:

托科^[3]4月又来探望我，她在2月寄给我10兰特，称之为“零用钱”。第二次探视比第一次轻松多了。第一次来时，她身上仍带着这样的印迹：她的精力被丈夫亡故的打击耗尽了，婚姻生活中过早出现的恐怖经历挥之不去，令她神经崩溃。虽然我是第一次与她会面，但很容易就能看到她真实自我的影子。这次探视几乎令我难以自持，尤其是在她给我看滕比的照片时。收到可怕死讯时重击我的那种痛苦、愁闷的心情重返眼前，无情地撕扯我的内心。我又一次面对丑陋的现实生活。可是，一位刚刚25岁的年轻姑娘盼望着我说出能够安慰她的话，可以从她心中赶走悲伤、带来一些希望的话。尽管我们读过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听过那么多的故事，但在这种场合下，我们才知道自己对现实生活所知甚少。

4月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她看上去光彩照人、心情开朗，甚至动了动受伤的手臂。我非常享受这次探视。当我想起过去21个月侵袭我们的灾祸，往往想不起是什么给了我们继续活下去的力量和勇气。如果灾祸有实实在在的重量，我们早已被压垮，或者现在已经变成驼背、无法稳稳站立，脸上也写满了忧郁和绝望。但是，我的整个身体都充满生机和期许。每天都带来了新鲜的经历与梦想。我仍然可以挺起胸膛，坚定地行走。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没有什么能够搅乱你的心绪，你的脚步仍如往常一样轻快、优雅——那是一个能够开怀大笑、以自己的热情影响他人的姑娘。永远记住，这就是你在我心目中的样子。

我相信，你已经被起诉，将在8月3日再次出庭。6月19日，我面见了奥康准将^[4]，他保证我可以自由地与你讨论，给你必要的建议和鼓励。在第一项指控中我是同谋，具体指的是你来探望我时的某些谈话。

我已经做好准备，不管是否仍被列为同谋，只要律师确定我的证词合适且必要，就会代表你做证。我真的很高兴，能够为你和无畏的同志们提供一些帮助，抵抗你们等待已久的打击，并向那些应为错误指控你们负责的人发起反击。上一次庭审期间提出的各种抗辩恰如其分，我兴奋得握紧了拳头。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你是坚定、自觉的自由战士，深知自己的社会责任，对这个国家当前的司法机关（不管是低级还是高级司法机关）不抱任何幻想。第一次审判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你毫无保留，不乞求怜悯。这一次对你的攻击可能比上次更猛烈、更具报复性，他们也会更加处心积虑地毁谤你，而不是以通常的方法定罪。过去13个月里，你们已经表现出了非凡的机敏和令人惊叹的毅力，我的意见可能完全是多余的。但在这段紧张的日子里，当对手精心策划，四处布下陷阱，我们必须极度谨慎和警惕；即便前方的危险显而易见，提醒注意也没有错。我们对抗的是非洲大陆上最后的几个反动据点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职责很简单——在适当的时候，清晰、坚定和准确地陈述我们的抱负，以及我们为之奋斗的更加伟大的南非。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是为人类的尊严和荣誉而战。即便面对更严重指控和惩罚的威胁，我们的言行都不应该直接或者间接地损害原则。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我们始终以礼貌、和善的方式与之相处。这在公开辩论中同样重要。我们可以坦承直言，但不要恶语相向，温文尔雅而不奴颜婢膝；我们可以抨击邪恶的种族主义，但不能助长不同族群之间的对立。

对于这些事项，我们应该在绝对机密的情况下讨论，不能有第三个人知道。如果给人留下说教或者提供伪善建议的印象，会让我感觉到耻辱。亲爱的，你知道我之前从没想过这么做。今天我不得不冒这个险，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不平常的时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问题。姆洛佩，正是你们这样的人丰富了国家的历史，为未来几代人留下真正值得自豪的遗产。我知道，即便到8月3日早晨，你可能变得比泽尼^[5]都要瘦得多，即便生命正从你身上消散，你也会努力聚集足够的力量，拖着瘦小的身躯走向法庭，捍卫过去150年许多爱国者为之献身的理想。我已经就孩子们的事情写信给布朗^[6]，并期待着他前来。尼亚尼亚^[7]在里面还是外面？^[8]她能来探视我吗？^[9]亲爱的，献给你无尽的爱和千百个吻。

忠诚的达理邦加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科萨语“姐妹”之意，通常写成一个词。

[3] 托科·曼德拉，曼德拉儿子滕比的遗孀——参见词汇表。

[4] 奥康准将，罗本岛指挥官——参见词汇表。

[5] 泽纳妮·曼德拉（1959—），曼德拉和温妮的长女——参见词汇表。

[6] 布朗是曼德拉在开普敦的律师。

[7] 诺尼亚尼索（尼亚尼亚）·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最小的妹妹。

[8] 诺尼亚尼索·马迪基泽拉曾在约翰内斯堡暂时关押，没有通行证。曼德拉问的是她是否仍在狱中。

[9] 曼德拉的家人探视记录有一条 1971 年 12 月 26 日的说明“尼亚尼亚的探视被拒绝”，意味着她没有得到探视许可。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70年8月1日）

Dade Wethu^[2]:

你收到我7月1日的信了吗？当我们两人之间的联系变得如此关键的时候，如何解释你奇怪的沉默？6月，我第一次知道你已经卧床两个月，你的病情^[3]如此严重，以至于在案件正式发回重审时无法与朋友们一同出庭。你的沉默是因为健康状况恶化，还是7月的信也和去年5月12日你被捕后我写的其他39封信（每月信件、代替探视的信件和特殊信件）遭逢同样的命运，没能送达目的地（只有两封信幸免）？连克贾托、马基、泽尼、津齐^[4]、泰利^[5]、比扎纳的妈妈^[6]、马尔什^[7]和马苏米^[8]都没有回信。我一天比一天不安，因为我知道，如果你听到我的消息就会很快回信的。我担心，你没有这么做是因为没有收到信，或者因身体不适而无法写信。

过去15个月里，我们收获了许多令人心碎的悲惨遭遇，这不可能轻松地忘记。我觉得自己全身上下、血肉、骨头和灵魂里都饱含屈辱，苦难使我变得全然无力，不能在你面对艰苦、猛烈的考验时伸出援手。亲爱的，如果我们能够相见，对于你的健康与精神、我无法摆脱的忧虑和紧张，都有着完全不同的影响；如果我能紧紧地和你站在一起，或者哪怕通过分隔我们的密实铁丝网，向你投去一瞥，一切都不一样了。温柔的感情纽带是婚姻制度的基础，男人与妻子通过它组建家庭，比起对这种纽带的践踏，身体上的疾患都不算什么了。这是我们生命中一个骇人的时刻，是对我们所珍视信念的挑战，也是对我们决心的严峻考验。

但是，只要我仍然享受与你通信的权利，即便只是形式上的，在这种权利被明确剥夺之前，所有的记录将证明，我努力、真诚地每月写信，试图联系到你。这是我对你应尽的责任，什么都无法让我从这件事

上分心。也许有一天，这将带来可观的回报。世界上总有好人，所有国家包括我们的祖国都概莫能外。也许有一天，身居高位的正直人士会站在我们这一边，他们会认为，即便对于今天发生在我们国家的观念之战中的对手，也不能逃避保护其权利的责任；支持公平、正义的官员不仅会给予我们现行法律赋予的权利，还会为那些被偷偷剥夺的权利做出补偿。虽然在过去15个月中经历了命运的起起落落，我仍然满怀希望与期待生活。有时候，我甚至有一种信念：这种感觉是自己的一部分，融入我的整个身心。我觉得自己的心脏有力地搏动，将希望运送到身体的各个部分，令我热血沸腾、精神百倍。我坚信，个人的不幸绝不会压垮坚定的革命者，伴随着悲剧的苦难遭遇也决不能令他窒息。希望之于自由战士，正如救生圈之于游泳者——它能保证人们不致沉没，远离危险。亲爱的，我知道，如果将你胸中饱含的希望与勇气比作财富（这一想法是从你那里得到的），你无疑是一位百万富翁。永远记住这一点！

顺便说一句，有一天，我梦见你在B.M.S.C^[9]跳着一支优雅的夏威夷舞，全身上下摇曳生姿。我站在那著名的大厅一端，张开手臂，准备在你旋转着靠近我时拥抱你，你的脸上带着迷人的微笑，那正是我思念已久的。我无法解释这一幕为何出现在B.M.S.C。据我回忆，我们只在那里跳过一次舞——那是林迪^[10]的婚礼之夜。另一个场合是我们在1957年组织的音乐会，当时我正在追求你（或者你在追求我？）。我不确定，能否提醒你一下，这方面是你采取的主动^[11]。无论如何，这个梦境对我来说是辉煌的一瞬间。如果我睡觉时必须做梦，请为我跳支夏威夷舞。我希望看到你快乐且充满生机。

我很喜欢法蒂玛的《南非印度人肖像》^[12]——她以优美、简练的风格生动描述了印度人的生活。她以特有的谦逊，在序言中说道，对于一本仅触及皮毛的书而言，书名有些浮夸了。但是，组成该书主题的各个方面都做了巧妙的探索。她提出了人们广泛感兴趣的问题，指出“差异不在于习俗、仪式与传统，而在于地位、生活标准、获取权力的途径与技巧。这些差异在任何已知的时代里都决定着个人与民族的命运，同样的民族和同样的文化在某一时期享有很高的特权，另一时期却一无所有”。这本书还包含了触及其他基本事实的章节，我担心她对当前公众问题的一些观点可能引发激烈的辩论。我喜欢她直率的文风，但一旦提出了这些问题，她的责任就不仅仅是评论，还必须激励人们，带给同胞们希望与生活的目标。我希望你能够在案子结束前阅读这本书。它是由杰出学者写出的卓越著作，我非常喜欢。

我们在开普敦的律师布朗先生本应在7月29日来这里，商讨孩子们监护权的问题。海况很恶劣，这可能是他没有出现的原因。我希望他能很快来到。与此同时，我将写信给我们的朋友达吉·卢赫勒^[13]，请求他核实孩子们的情况，给我们一份详细的报告。我当然会保证让你知道进展。别让我们家庭事务中的混乱，以及我们在正式、公开沟通中遇到的困难搅乱了你的心绪。这是我们生命中终将过去的一个阶段，我们仍是我们，甚至可能变得更强大。我差点忘了告诉你，尽管我将你当前的病情作为重新申请的原因之一，但与你见面的第二次申请立刻被驳回了。监狱署署长甚至不认为，他有责任给我一份关于你病情的报告，以缓解我的担忧^[14]。过去，这样的经历会让我发疯；但现在我能够泰然处之，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亲爱的，请多多保重；别让自己被病痛或者对孩子们的挂念击倒。用尽你的力气斗争，我也握紧拳头为你加油。献给你无尽的爱和千百个吻。

忠诚的达理邦加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科萨语“姐妹”之意。

[3] 温妮·曼德拉有心脏病。

[4] 曼德拉的四个儿女。

[5] 特利亚（昵称泰利）·姆蒂拉拉，曼德拉的亲戚。

[6] 诺菲克拉·希尔达·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的继母。

[7] 马歇尔·莎巴，温妮·曼德拉大姐妮基·莎巴（见词汇表）的丈夫。

[8] 温妮·曼德拉的姨夫保罗·姆宰杜梅。

[9] 班图人社交中心（B. M. S. C）于 1924 年创建于约翰内斯堡索菲亚镇，是南非黑人重要的文化、社会和政治集会场所。它的设施包括一个健身馆和一座图书馆，举办拳击赛、政治集会和舞会，曼德拉和另外四人于 1944 年在那里创立了ANC青年联盟。

[10] 莱昂内尔·恩加卡内的姐妹之一。

[11] 曼德拉于 1957 年遇见温妮·曼德拉，当时后者正向他的同事奥利弗·坦博咨询。他们于 1957 年 3 月 10 日第一次约会，1958 年 6 月 14 日结婚。

[12] Fatima Meer, *Portrait of Indian South Africans* (Durban: Avon House, 1969).

[13] 道格拉斯·卢赫勒是哈佛大学培养的斯威士律师，20 世纪 50 年代在曼德拉和奥利弗·坦博的律师事务所里实习。他是斯威士兰首位斯威士裔总检察长和高等法院法官。

[14] 奥康准将也与温妮·曼德拉接触，因为他负责所有关押政治犯的监狱的安保工作。

致参议员道格拉斯·卢赫勒^[1]，曼德拉的朋友、前同事（1970年8月1日）

我亲爱的达吉：

我们的孩子泽尼和津齐^[2]（今年分别为11岁和10岁）在赫卢蒂^[3]的罗马公教寄宿学校“忧伤圣母堂”上学。从扎米^[4]去年5月12日被拘押之后，我们再没有听到她们的消息，因此极度不安。目前我收到的消息是，她们假期中与艾伦在一起，我想直接写信给他和妻子，感谢他们的招待，但考虑到他目前的处境，我不确定能否这么做。我希望他们知道，扎米和我由衷地感谢他们。我相信现在一所英国大学讲学的伯利夫人^[5]已经做了安排，帮助孩子们明年在沃特福德^[6]取得奖学金。我给他们写了三封信并寄去一张生日卡，但似乎都没有送达。请你尽快调查并给我一份详细的报告，最好是通过挂号信。我寄出的信件从来都很难送达，寄给我的信也好不了多少。冷酷的命运一次又一次干扰我的通信往来，并在如此紧要的关头切断了我和家人的联系，我希望这一次它能出于尊严与诚实的考虑，允许这封信通过。我知道一旦你收到了这封信，我的麻烦就过去了。

你知道，我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本质上是个乡下人，出生和成长于天地广阔、景色迷人、空气清新的乡村里。尽管在8年前被捕时，我已经当了二十年的城里人，但从未成功地摆脱自己的农民背景，时常在家乡待上几周，回味童年的幸福时光。整个监禁期间，我的心和灵魂始终远离此地，神游Veld^[7]和灌木林。我徜徉于过去五十年记忆与经历的海洋中——我曾在那片土地上照管牲畜、狩猎、玩耍，并有幸得到传统的启蒙^[8]。40年代初，我搬进矿脉区，在那里感受到激进思想的骚动，这种思想激发了更多非洲裔青年的自我认知。（顺便提一句，正是在这个

阶段，我认识了当时在联合学院供职的艾伦。）我记得在实习期间每天舔着邮票、干着各种跑腿的差事，包括为白人贵妇们购买洗发水和其他化妆品。总理府^[9]！OR^[10]和我在那里变得更加亲密，超越了同学和盟员的关系^[11]。我们在周围结识了许多新朋友——迈因迪^[12]、祖贝达·帕特尔和我们的第一位打字员^[13]温妮·曼德莱尼；已故的玛丽·安妮（她的突然早逝令我们痛苦）、露丝^[14]、马维斯、戈德弗雷^[15]以及正直、受人喜爱、从不错过Mai—Mai^[16]的看门人弗雷迪和清洁工查理。在OR与我因为叛国罪审判而无法行动时，你几乎独自一人战斗，克服极大的困难维持事务所的运行。我甚至记得1960年12月你到家中探访我和扎米时发生的一件奇怪的事。当你走近房门时，突然一道闪电袭来，巨大的力量使当时只有10个月大的泽尼摔到地上，好几秒钟一动不动。当她醒过来开始哭泣时，我们才松了一口气；真是好险！你在D.O.C.C^[17]上的出场，为你在温堡^[18]的辉煌表现增添了更新、更深远的意义，也使对你为妇女界服务的溢美之词增添了分量和光彩。

伦维克！在见习律师曼奇和圆滑、精力充沛的乔·马加梅帮助下，你在那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我不会忘记你在那些日子为我们做的一切。我当时仍然深陷T.T^[19]，休庭期间，你总是让我忙碌，使我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帮助扎米，保持家庭的生机。我真想有一天能够报答你。无论如何，当你告诉我，你的祖国^[20]——一个美丽的国家——充满了希望和潜力，可以完全发挥你的才能时，我感到非常高兴。更让我高兴的是，你现在已经成了那里的一名参议员。不过与此同时，我知道对于你而言，与一个曾当成永久家园的国家，以及曾经忠诚勇敢地为之服务的社团断绝联系，一定是沉痛的打击。在生命中漫长的困难时期内，这些回忆和其他一些往事占据了我的心。精神上的武器可能非常有力，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往往很难体会到它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武器使囚犯变成了自由人，将平民变成君王，尘土化作真金。达吉，坦率地说，关在高墙之内的，只是我的身体。我的眼界、思想都如雄鹰般自由。我的所有梦想，都立足于全人类的共同智慧。我比以前更多地受到这一信念的影响：社会平等是人类幸福的唯一基础。我们和姆斯瓦蒂^[21]和姆班泽尼^[22]的后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有共同的历史和愿望。你所珍爱的也同样触动着我们的心。有鉴于此，我们将9月6日^[23]视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民族的崛起，民族自豪感与认知帮助这个民族在帝国主义时代改变非洲大陆命运时幸存了下来。我的思想正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它们是人类的中心问题，是人们坚持的理想；在即将建立的新世界中，新一代人将向各种

形式的残忍行为全面宣战，向支持少数人经济特权，迫使多数民众陷入贫穷、疾病无知的社会秩序全面宣战，向伴随着阶层社会的许多罪恶全面宣战。代我向莱斯利的妻子恩特拉巴蒂、安德鲁夫妇、斯坦利·洛兰^[24]、玛吉·丘尼、雷吉纳·特瓦拉、威尔逊和格拉迪斯^[25]问好（如果他们还在的话）。我特别感谢威尔逊在我的儿子克贾托因组织罢课而被迫退学时照顾他，感谢他和格拉迪斯给克贾托的所有帮助。祝所有人健康、工作顺利；我为大家加油！你诚挚的内尔。

D. 卢赫勒参议员，斯威士兰，洛班巴，国会

^[1] 道格拉斯·卢赫勒是哈佛大学培养的斯威士律师，20世纪50年代在曼德拉和奥利弗·坦博的律师事务所里实习。他是斯威士兰首位斯威士裔总检察长和高等法院法官。

^[2] 泽纳妮（1959—）和津齐·曼德拉（1960—），曼德拉最小的两个女儿——参见词汇表。

^[3] 赫卢蒂在斯威士兰。

^[4]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5] 埃莉诺·伯利夫人（曼德拉将她的名字错误地拼写为“Eleanor”），她的丈夫罗伯特·伯利爵士（1903—1982）是伊顿公学前校长，当时是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教育学客座教授。在那里生活时，伯利夫妇致力于购买书籍，在索韦托建立一所图书馆，后命名为伯利图书馆。

^[6] 邻国斯威士兰的沃特福德卡姆赫拉巴学校。

^[7] 南非荷兰语“田野”之意。

^[8] 曼德拉在《漫漫自由路》中描述了成年前的重要启蒙教育：“对科萨人而言，割礼代表着男性正式融入社会。这不仅是个手术过程，而是准备成人的冗长而繁杂过程。作为一名科萨人，我从割礼那天起计算成为男人的年数。”（p. 30）

^[9] 总理府是一座大楼，曼德拉和奥利弗·坦博于1952年在那里创立了他们的律师事务所

^[10]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1917—1993），曼德拉的朋友、前律师合伙人和ANC主席——参见词汇表。

^[11] ANC青年联盟成立于1944年。这个组织是由莱昂内尔·马琼博齐博士（1949年去世）倡议，较为激进的非洲青年协助创立的，这些人包括A. P. 姆达（1916—1993）、安东·莱姆博德（1914—1947）、沃尔特·西苏卢（1912—2003）、乔丹·恩古巴内（1917—1985）、维克托·姆博博、威廉·恩科莫（1915—1972）、戴维·博帕佩（1915—2004）、奥利弗·坦博（1917—1993）和曼德拉。

^[12] 迈因迪·姆西芒，又名门迪·姆西芒，ANC驻伦敦行政官员。

^[13] 为曼德拉和坦博的律师事务所雇佣。

^[14] 露丝·蒙帕蒂（1925—2015）也是曼德拉和坦博律师事务所的打字员之一。她加入了

ANC，是1956年抗议通行证法适用于黑人妇女的女性游行活动领导人之一。

[15] 戈德弗雷·皮杰（1917—1997），前ANC青年联盟主席，曾在曼德拉和坦博律师事务所任见习律师。

[16] 约翰内斯堡最古老的传统医药市场。

[17] 唐纳森·奥兰多社区中心是索韦托的一个社区组织，举办舞会、音乐会和拳击赛。该中心由唐纳森信托基金出资，优质服务勋章获得者詹姆斯·唐纳森中校于1936年创建，旨在“提高南非黑人地位，改善其生活条件并消除障碍；全面为其谋求福利和改进”。纳尔逊·曼德拉曾于20世纪40年代及50年代在该中心训练拳击，并和他的长子滕比在那里度过了很多个夜晚。

[18] 曼德拉指的可能是在奥兰治自由邦（现称自由邦省）温堡举行的抗议活动。

[19] 1956—1961年的叛国罪审判是种族隔离政府试图镇压国会议员联盟（一个反种族隔离联合组织）的结果。在1956年12月5日清晨的突袭中，156人被捕并以叛国罪起诉。1961年3月审判结束时，所有被告要么被撤诉，要么和最后28名被告（包括曼德拉）一起无罪释放。

[20] 道格拉斯·卢赫勒来自斯威士兰。

[21] 姆斯瓦蒂二世（1920—1968），1840—1868年的斯威士兰国王。

[22] 英维尼亚玛·姆班泽尼（1855—1899），姆斯瓦蒂二世与南齐·恩坎布勒之子。1875—1889年的斯威士兰国王。

[23] 1968年9月6日，斯威士兰摆脱英国统治独立。

[24] 生活在斯威士兰的一位前叛国罪审判（参见词汇表）同案者。

[25] 曼德拉的朋友。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70年8月31日）

审查员要求我缩短这封信，因为它超过了500个字。^[2]

Dade Wethu^[3]:

我在8月14日看到了你7月2日的来信——从你写这封信后，整整过去了1个月又12天。这是你的信件中最美的一封，甚至超过了1962年12月20日的第一封来信。如果说有一封信是我最希望保存起来、在牢房的隐秘处一遍一遍地静静阅读的，那就是这一封。你的被捕夺走了许多我珍视的东西——圣诞卡、结婚周年和生日贺卡——你从不会忘记这些小东西，现在，这一切都得到了补偿^[4]。可是，我却只能当场看这封信，一经读完，它就立刻被夺走了。

奥康准将^[5]试图证明这一专制措施是合理的，他的借口很笨拙：你在信中将他的名字写在了地址栏上，而没有写上你所在的监狱。他还解释道，我写给你的信也以同样的方式投递，不允许你保留它们。当我逼迫他解释时，他闪烁其词。我意识到，他们遇到了一些重大问题，因此有必要损害你作为候审犯人收发信件的权利，以及我的通信权。我们的信件受到了特殊的审查。事情的真相是，当局不希望你将我写给你的信与你的同事分享，反之亦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他们采取了各种伎俩，不管公平与否。我们之间的通信还可能受到进一步的限制，至少在审判期间是如此。如你所知，随着你被捕，我与朋友和亲戚每月通信的正常权利实际上丧失了。从1月底^[6]起，我就试图与马特拉拉^[7]通信，11月起试图与诺鲁萨波^[8]通信。6月19日，奥康准将解释道，另一个部门指示他不能发出这些信件，与此同时还说，他不能告诉我这些命令的理由，但这些命令不受信件内容的影响。这番话揭开了过去15个月我写

给你的信神秘失踪的谜团。这件事的影响还不止于此，我一直希望可以始终信赖官员们告诉我的话，但却发现经验与希望越来越难以保持一致。7月和本月初，我两次接到通知，你的信没有送到。现在，我已经确定，信已经寄来了，但他们的说法正相反。我从你那里听说，马尔什^[9]已经申请探视我的许可，监狱署告诉他探视我的人正在排长队，他们的这种说辞令我厌恶，这根本不是实情。过去八个月，我只得到了三次探视——1月、4月和6月^[10]。他们不愿意让马尔什来很容易理解。由于他曾与你接触，对利本伯格^[11]和S.B.^[12]那些企图切断我与你联系的人来说不适合。我已经有过许多次此类经历，每次都让我伤心失望。

顺便提一句，我得知你和同事们现在享有更大的特权。我想知道更多细节，却震惊地听说即便在正式指控之后，你仍然没有得到从外界提供换洗衣服及食物的许可^[13]。诚实、聪明的人怎能为这种野蛮行径找到理由？据我所知所信，作为候审犯人，你有权从亲友那里得到干净的衣服和食物。这并不是特权，只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整件事中最大的悲剧是，官员们总是发出各种冒犯言论，却对其影响浑然不知。我十分厌恶所谓的“特许”，它们总是姗姗来迟，而且微不足道，造成的伤害与痛苦远远超过感激之情。

但是你的信棒极了！每对夫妻的一生中都有难以忘怀的时刻，对你深情描述的那些情景，我也同样时刻铭记。关于泽尼与津齐^[14]举止和品味的信息令我很感兴趣。我想更多地了解她们的情况，如果我能突破重围，成功地与她们联系上，那一定是真正的快乐。顺便说一句，有一天我翻阅一封两年前50岁生日时你发来的电报。我突然意识到，不久之后我就会成为一名“长者”，那是人们随着年龄增长自动获得的最高称号。对我而言，用一些肥肉来支撑我的尊严，并给所说的话增加一点“重量”，可能是合适的举动。如果肥胖是我的梦想，那么我拥有一切实现它的手段。要让肚子鼓起来，我需要做的就是放轻松，用碳水化合物糟蹋自己的胃——早饭吃玉米粥，午饭吃玉米棒子，晚饭还吃玉米粥^[15]。但是你的信是个问题，它们在我和衰老之间树起了铜墙铁壁。读起它们，自然的过程似乎逆转了，我再也不知道自己是正在变老，还是返老还童。后一种感觉似乎占据了统治地位。

多么想念黏稠、发酸的阿玛西！^[16]亲爱的，你知道，我在一个方面胜过所有同时代人，或者至少有信心说不亚于任何人——那就是旺盛的食欲^[17]。曾经有段时间，我能够以任意的顺序吃掉大量食物。我可以从布丁开始反着吃，最后仍然同样开心和满足。我清楚地记得一位当

时读医学的主妇令人不快的评论。有一天，她和丈夫邀请我共进晚餐。我当时已经有了“食肉兽”的可怕名声。看到我在一段时间里迅速地将桌上满满的盘子一个又一个扫光，而且对肉食兴趣特别浓时，她决定与我分享学来的大量知识。她直率地告诉我，我可能在四十出头就死于冠心病。我愚蠢地挑战她的说法，试图以如下事实证明我的论点：尽管我的祖先都是食肉者，但他们不知道冠心病为何物。她立刻拿出一本大部头教科书，有意以强调的口气念出了相关的段落。这真是段难堪的经历，我立刻就感觉到心脏部位疼痛不已。她的建议虽然并不成熟，也不得体，但却让我变得谨慎，尽管我仍然喜欢肉食，但减少了摄入量。可是，我的胃口依然像以前那么好，在这方面的英雄气概毫不减色。我想念你在家烹制的美食，你总是全心全意——自制的新鲜面包、肉末通心粉、鸡蛋和奶酪、牛舌和牛尾、排骨、牛肝和牛排、粥和蜂蜜，你的菜总是香气扑鼻。我最想念的还是阿玛西——为了这种食物，我乐于磨尖自己的牙齿，伸展自己的肚子，那是我真正喜欢做的一件事情，融入我的血液和内心，产生完美的满足感^[18]。不管什么肤色，不管是基督徒、法利赛人、伪善者、异教徒还是公开与恶魔为伍的人，都不应该将进食仅仅当成任务，除非食物粗鄙、单调、烹饪手法不佳、没有味道。如果我能拥有阿玛西就好了。姆洛佩^[19]，你还记得我们是怎样背着一个葫芦从姆邦维尼^[20]回家的吗？多么迷人的旅程！我敢肯定，我们会再度前往那里的。与此同时，我知道你越在危险的时候越有勇气，将以全部的力量投入战斗。起来战斗，就像你英勇的祖先从泽伊维尔德到恩瓜乌马^[21]、从恩杜巴—恩塔巴—布苏库、璐璐到尼亚贝拉^[22]领地所做的那样。像马福库泽拉^[23]、塞梅^[24]、马克贾托^[25]、卢布萨那^[26]可敬的后代，以及捍卫民族生存权利的许多英雄一样，勇敢地战斗。今年9月26日将是你在狱中度过的第二个生日，也许下一次你就自由了。我一直都在想你，恩古缇娅娜^[27]。我将和你一起战斗，在律师要求时尽我所能。千百次吻你，献给你无尽的爱。忠诚的达理邦加。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这一说明出现在第一页末尾。

[3] 科萨语“姐妹”之意，通常写成一个词。

[4] 这一句出现在曼德拉原信的边缘上。

[5] 奥康准将，罗本岛指挥官——参见词汇表。

[6] 参见 1970 年 1 月 31 日的信（第 132 页）。

[7] 阿德莱德·坦博（1929—2007），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曼德拉前法律

合伙人、ANC主席奥利弗·坦博之妻——参见词汇表。坦博一家此时流亡伦敦。

[8] 诺鲁萨波·艾琳·姆夸伊，狱友威尔顿·姆夸伊的妻子（参见词汇表）。

[9] 马歇尔·莎巴，温妮·曼德拉大姐妮基·莎巴（参见词汇表）的丈夫。

[10] 1970年1月31日，曼德拉的儿子马克贾托前来探视，为时一个小时；4月28日，长子滕比的遗孀托科探视了曼德拉，为时半个小时；6月13日，伊芙琳·曼德拉的侄儿、曼德拉侄女璐璐的兄弟姆多利西前来探视，为时一个小时。

[11] 可能是南非警察安全部门的一位警察。

[12] （南非警察）“安全部门”。

[13] 温妮·曼德拉被单独关押了10个月，得到的食物仅仅是勉强可食，并受到了连续五天五夜的盘问。

[14] 泽纳妮（1959—）和津齐·曼德拉（1960—），曼德拉最小的两个女儿——参见词汇表。

[15] 用玉米粉做成的粥。

[16] 一种传统的非洲发酵乳饮料，其黏稠度介于酸奶和白软干酪之间，具有酸味。在《漫漫自由路》中，曼德拉描述道，1961年转入地下时，他对这种饮料的喜爱险些暴露了自己。躲在民主者大会党党员沃尔菲·科德什于约翰内斯堡贝雷亚白人区的公寓里时，曼德拉有时候会在窗台上放一瓶牛奶，进行发酵。有天晚上，他偷听到外面有一些年轻人用祖鲁语问道，“‘我们的牛奶’放在窗台上做什么？”曼德拉知道，黑人在白人区制作阿玛西是件很奇怪的事情，自己已经引起了别人的怀疑，第二天夜里就搬走了（p. 329）。

[17] 由于发酵过程，阿玛西的乳酸含量很高，这使它有许多益生菌食品的好处，包括增强吸收。

[18] 同上。

[19]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20] 姆邦维尼在特兰斯凯比扎纳地区，是温妮·马迪基泽拉—曼德拉的出生地。

[21] 18世纪80年代，布尔人和科萨人因为土地与牲畜而发生的武装冲突始于泽伊维尔德。恩瓜乌马是夸祖鲁—纳塔尔省的一个小镇，靠近被刺杀的祖鲁王丁冈的陵墓。

[22] 尼亚贝拉王在1882—1883年的马波奇战争中反抗波尔人，战败后被判终身监禁。

[23] 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后成为ANC）首任主席约翰·朗加里巴莱莱·迪尤布（1871—1946）的尊称。

[24] 他指的很可能是皮克斯利·卡·伊萨卡·塞梅（1881—1951），南非第一位黑人律师，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后成为ANC）创始人、主席。

[25] 塞法科·马波科·马克贾托（1881—1951），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第二任主席。曼德拉的次子马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的名字就取自于他。

[26] 沃尔特·卢布萨那（1858—1936），牧师、知识分子，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联合创始

人之一，曾于 1914 年率代表团前往伦敦，抗议 1913 年限制土著人拥有土地的《土著人领地法案》。

[\[27\]](#)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她来自阿玛恩古缇娅娜宗族。

致儿子马克贾托·曼德拉^[1]（1970年8月31日）

Heit my Bla^[2]:

我不知道应该叫你儿子、mninawa^[3]，还是像我们行话里那样，管你叫“我*可爱的伙伴”。随着你的长大，将我们联系在一起20年的父子纽带逐渐变弱了，变成了一种更加强烈、深厚的友谊。我开始将你视为亲密的伙伴，可以讨论希望与失望、挫折与成就，我可以敞开心扉，和你平等地聊天。我现在就是在给这样的朋友写信；给你，莱瓦尼卡，我**的兄弟——就像兰德^[4]那帮家伙用的称呼。给你的信，我可以自由地写作，不需要规范、高贵的语言。你肯定非常忙碌；我已经有7个月没听到你的消息了。我知道你会尽快回信的。我本该让你安静地独处，但因为太想你了，急切地想知道你过得如何。更重要的是，今年9月8日，你就要20岁了，这就足以成为我打扰你的借口。当然，我和妈妈都不可能在家组织一场生日聚会，给你最温暖的爱和特别的祝福，围坐在家中的桌旁享用美食、快乐地歌唱、讲故事，全心全意地为你庆祝。但是，我们都会想念你。这个家庭非常为你自豪，并热心地关注着你的进步。祝愿你万事如意，拥有财富、健康和成就。我希望，你现在已经收到了饱含问候与祝福的卡片。

近来，我时常回想往事，你过去最有趣的事情浮现在我脑海中——和杰里·莫洛伊^[5]、西蒙·查巴拉拉***、乔·莫采佩、乔·默科特迪、埃里克·恩采莱、弗雷迪·恩吉迪、塞尔比·姆西芒和其他棒小伙^[6]一起在健身房积极锻炼；在赫德尔斯顿游泳馆^[7]花几分钱让你享受游泳的快乐；陪尼亚尼亚^[8]去米尔纳公园看《金刚》^[9]的演出；你在我们从加马塔到约翰内斯堡的旅途^[10]上吃掉的鱼；还有许多其他的情景。对这一切我都铭记在心，仿佛发生在不久之前。那时，你过着幸福的生活，没有任何

麻烦，父母的爱为你阻挡了一切艰辛和危险。你不需要工作，锦衣玉食，可以安稳地睡觉。但是，你的一些玩伴却衣不蔽体、浑身泥污，因为他们的父母太穷，无法给他们买衣服和洗澡。你常常带他们回家，给他们食物。有时候，你带上两份游泳的费用，帮助穷困的朋友。当时，你的行为可能纯粹出于孩子对朋友的感情，并没有意识到我们社会生活中典型的贫富分化。我希望今天的你仍然像当初那样热心地帮助经济困难的人们。在能力允许的情况下帮助朋友是件好事；但是个人的大方之举并不是问题的答案。希望从地球表面上扫除贫穷的人必须使用善心之外的其他武器。世界上有数以百万计穷苦、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许许多多失业者，收入微薄的男男女女，住在肮脏、拥挤房间里的人，还有主要依靠dikgobe、papa、umngusho、motoho和marhewu^[11]充饥的人，他们的孩子从来没有喝过牛奶，饱受各种疾病的折磨。

这不是个人善举能解决的问题。如果试图用自己的财产去帮助所有穷困的人，那只会毁掉自己，在某个时点，连他自己都要靠捐助度日。经验告诉我们，想要有效地处理这个问题，只能依靠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其中的成员在相同的理想激励下，为了共同的目标团结在一起。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得不到现在的年轻人享有的机会——有讲述人们为掌握大自然物质资源而奋斗的各种进步文学著作；一方面强调人类的相互依存，另一方面又陈述因为社会分为不同利益阶层导致社会冲突的不朽经典。我到35岁时才开始系统地阅读这方面的著作，它们给我的人生观带来了多大的变化！你比我同龄时似乎更加激进，也是一名更好的民主主义者，希望你更有选择性地阅读。我们将在你下一次探视的时候更详细地讨论。与此同时，我希望你能喜欢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12]。泰利^[13]是否收到1970年3月6日的信^[14]？我在1970年3月31日写信给你^[15]，5月1日写信给马基^[16]。再一次衷心祝你20岁生日快乐。请保持8115号的安全和清洁。

深爱你的Tata^[17]

马克贾托·莱瓦尼卡·曼德拉，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发音为mey^[18]。

**发音为meyⁱ。

***他在1964年遭到秘密警察的残酷折磨，损害了健康。

[1] 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2] 这是一句问候语，类似于“你好，我的兄弟”。更像南非塔尔语而非南非荷兰语。

[3] 科萨语“弟弟”之意。

[4] 威特沃特斯兰德的缩写，这是南非豪滕省（约翰内斯堡所在省份）的一条 56 千米长的山脊。

[5] 与曼德拉一同训练的一位拳击手。

[6]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曼德拉在唐纳森奥兰多社区中心训练，这是索韦托的一个社区组织，举办舞会、音乐会和拳击赛。

[7] 约翰内斯堡唯一向黑人开放的游泳池在索韦托奥兰多西区，由特雷沃·赫德尔斯顿神父（1913—1998）在 20 世纪 50 年代建立。

[8] 诺尼亚尼索（尼亚尼亚）·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最小的妹妹。

[9] 《金刚》是由托德·马特什基萨和帕特·威廉姆斯创作的非洲爵士音乐剧，全部由黑人出演，讲述的是拳击冠军埃策基尔·德拉米尼（绰号“金刚”）的真实故事，背景是约翰内斯堡索菲亚镇，该镇是多民族混居地区，黑人可以自由拥有地产。自1959年起，该剧的观众数量创下纪录，涵盖了多个种族。1961 年，《金刚》在伦敦西区上演了 200 场，米里娅姆·马凯巴和休·马塞克拉由此开启了国际演出生涯。曼德拉出席了 1959 年 2 月 2 日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大会堂举行的首演晚会。

[10] 加马塔是一个小镇，原来是特兰斯凯的一部分，更早的时候是西滕布王国的一部分，距离约翰内斯堡有 830 千米的车程。

[11] 南非传统食物。Dikgobe是煮熟的玉米。Papa是玉米粉做成的粥。Umngusho是玉米片和糖豆。Motoho是发酵的高粱面粥。Marhewu是玉米粉和糖发酵而成的一种饮料。

[12] 苏联作家米哈伊·亚历山大洛维奇·肖洛霍夫的获奖小说，1928—1940 年分四卷出版，讲述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期间顿河哥萨克人的生活。肖洛霍夫因这部作品获得了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在狱中的某个阶段，曼德拉获准购买书籍（参见他1971年9月26日给先锋书店的信，第220页）。

[13] 特利亚（昵称泰利）·姆蒂拉拉，曼德拉的亲戚。

[14] 参见第 138 页的信。

[15] 参见第 140 页的信。

[16] 马卡齐维·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长女——参见词汇表。参见第 144 页的信。

[17] 科萨语“父亲”之意。

[18] 他提供的是“my”一词的南非荷兰语读音，这个词与英语中的含义相同。

致司法部长^[1]（1970年9月14日）

司法部长，

比勒陀利亚联合大厦

我妻子于1969年5月12日被拘留，从那以后一直都被扣押。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1968年12月。在她被捕后，我两次要求监狱署署长^[2]安排我们两人会面。在第二次申请之前，我收到消息，她因为健康状况恶化而入院。两次申请都遭到拒绝。现在，我特别呼吁您批准这一请求。

我们有一些重要而紧急的家庭事务，如果不会面就无法妥善解决。仔细研究这件事，您就会注意到，法律或者司法管理中没有任何一个条款阻止身为丈夫的我，在她面临审判（不管是否涉及政治）时与其会商。相反，为她提供所需的一切帮助，是我的责任。我是一名囚犯，但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剥夺信守对她义务的机会。您还应该注意，她已经被关押了15个月以上，其中10个月是单独关押——这种可怕的经历肯定是她健康情况恶化的主因^[3]。我坚信，我们会面带来的喜悦，能够帮助她尽快完全复原，更好地接受审讯。

在过去8年的个人交往中，我认为斯泰恩将军有着高尚的价值观和人情味，但在考虑这两次申请时，他并没有同样的表现。我希望您作为熟知正直、公平原则的司法部主官，不会对上述呼吁充耳不闻，而会全心全意地维护您所在机关象征的美德。

[签名：NR Mandela]

被关押491天后，温妮·曼德拉于1970年9月15日获释。两周以后，对她的禁令——本质上是软禁——延长了5年。她被迫在工作日的晚上6时到早上6时、周末下午2时到早上6时留在家中。除了自己的孩子以外，她不能接受其他人的探视。她申请探望狱中的丈夫，从1968年9月28日为期1小时的探视之后，他们就没有再见过面了。当地法官拒绝了她的申请。最终，她获准予1970年11月7日看望曼德拉，时间为30分钟。

[1] 1966—1974 年的南非司法部长是彼得鲁斯·科尔内留斯·佩尔塞。

[2] 斯泰恩将军。

[3] 温妮·曼德拉有心脏病。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70年10月1日）

我亲爱的：

终于松了一口气！我意外地收到了你的电报，说你已经获释。我敢肯定，你对于获释和我收到这个好消息时一样吃惊。我当然想在收到电报以后立刻回电，但即便在免于重罪指控这样重大的场合，我也得不到这样的便利。我不得不等待两周，才能对你致以最热情的祝贺，服刑491天^[2]之后，你仍然是那个生机勃勃、精神饱满的姑娘。

对于你和坚定的朋友们，我要说欢迎回来！倘若你回来时我在家中，我会从富人那里偷来一头白羊，宰杀之后烹制一碗ivanya ne ntloya^[3]给你喝下。只有如此，像我这样的乞丐才能表示对英雄的尊敬。

你回来了，亲爱的姆洛佩^[4]，按照我的承诺，我将和“dadewethu”^[5]这一称呼说再见，重新用“我亲爱的”称呼你。从1962年8月起^[6]，我就用这个称呼问候你，当我不得不放弃它时，感觉非常遗憾。

你回到家中，我对你的思念更甚于你身处狱中之时。我努力争取与你见面，因为我知道这样的会面对你有很多好处。我也同样努力地使自己免遭失败。有些时候，我的感觉和反应就像有什么东西突然断裂了一般。我无法集中精神，想象你在一间昏暗、与世隔绝的牢房里受着折磨，没有书可读，没有人可以交谈，这种画面令我难以忍受。你的获释让我宽慰，但也加深了相思之苦。我无法再等待下去了，非常想见到你；现在，轮到我瘦得像泽尼^[7]那样了。你何时能来？我多希望能有一次接触式的探视，让我可以拥抱你，感受你的热血，微笑着直视你的眼睛，与你正常交谈，而不用像现在这样，要大喊大叫才能让对方听见。

我渴望着能在平静、体面的氛围中见到你，就像一对分隔将近两年的正常夫妻那样，讨论家庭事务。但是那些背负十字架走上山坡的人绝不应该号哭，我也不应该如此。你的健康状况如何？是否已经见到泽尼和津齐^[8]？你会带给我什么消息？

顺便说一句，在收到你令人兴奋的消息之前，我已经递交了给司法部长的信，要求他允许我们会面。在赢得这场战役后很久，我想象着自己仍在战斗。如果你的请求被法庭驳回，我给部长的申请也被拒绝，我可能会求助于掷骨者，恳求神谕或者马克思的指示。幸运的是，我不必选择这些途径。我为拉莫采^[9]未能出狱感到难过。祝愿他在案子宣判时也能幸运。

你现在已经知道，我们的朋友丹尼斯·希利^[10]先生在英国大使陪同下，于9月19日看望了我。我很高兴再次见到他。他告诉我，你已经探望了海伦^[11]和尚蒂^[12]。他还告诉我，当晚你将参加为他举办的一次舞会。听到这一消息我非常快乐，因为最近遭遇的惨痛经历之后，你需要放松和很多的乐趣。尽情享受吧，但也要尽可能谨防无节制的狂欢。你选择去探望约瑟夫和奈杜的时候，我的心中对他们也很挂念，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巧合。我希望你见过尚蒂的父亲纳兰^[13]，他是一个勇敢的人，以奉献和俭朴而著称。我们在1950年6月一起被捕，关押了几个小时后获释。当我们抵达他在多恩方丹^[14]的住处时，又饿又累。阿马^[15]带着怡然自得的微笑，为我们送上蟹肉米饭。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煮熟的螃蟹，只看了一眼就觉得恶心，体内的所有脏器——包括我的胃——都开始强烈抗议。你知道，亲爱的，我从不如此轻易地放弃食物。我努力地保持着优雅，甚至大胆地吃了一两个蟹腿，这是一次美食冒险。此后，我变得非常迷恋奈杜一家，特别爱吃螃蟹。尚蒂那时年纪还小，我亲眼看着她紧紧跟随父亲的脚步，成长为一位无畏的姑娘，但我从不怀疑，她能有这么强的个性、勇气和忍耐力。

至于我们的朋友海伦^[16]，我相信，像她这样的女子，只要死神给她的刀下之鬼自由，让他们能在死后参加战斗，那她即便进了坟墓仍会继续挥舞刀剑。从她拥有的背景、资历、社会地位和机遇看来，她几乎没有理由选择这样的道路，毁了辉煌的职业生涯^[17]。她拥有特权，可以加入任何受尊敬的政党，充分、自由地表达对任何公共问题的观点。只有坚持原则、完全献身于自由理想的人，才能做出这样的重大决定。我对她怀有最高的敬意。她是我回家时最想拜访的人之一，正如你和农乌拉^[18]释放后所做的那样。她能够主动进攻，也能承受打击，我敢肯

定，即便到南非各民族人民将她送到安息之所时，她仍不会停止战斗。向她、阿马和尚蒂转达我最温暖的情意……

让我们把话题转回你身上，亲爱的，你的朋友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戴维、埃利奥特、姆夸蒂、丽塔、道格拉斯、托科、玛莎和利文斯顿最令我惊讶。有朝一日，我应该有机会聆听萨姆森、杰克逊、农乌拉、保罗斯、约瑟夫、戴维·达尔顿、维克托、乔治、约瑟·张伯伦、西蒙、欧文、塞缪尔和彼得^[19]的意见。向他们所有人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亲爱的，我为你骄傲，对我来说，你比全世界都更重要。我期待着回家听你讲那些了不起的故事。总有一天，我们能够启程，远离这个世界的烦恼。到那时，我们将充满希望。我希望我们可以同床共枕，就像婚姻生活中在一起的那四年一样，拥有卧室内的私密空间。千百次吻你，献给你无尽的爱。

忠诚的达理邦加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温妮·曼德拉已经在监狱里关押了 491 天。

[3] 一种南非传统迎宾热饮，由传统的玉米及高粱啤酒沉淀物（称作Umqombothi）混上阿玛西（酸奶饮料）的液体部分（称为intloya）制成。

[4]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5] 科萨语“姐妹”之意，曼德拉这样称呼温妮，是因为将后者当作反种族隔离斗争中的同志。

[6] 曼德拉于 1962 年 8 月 5 日被捕。

[7] 泽纳妮·曼德拉（1959—），曼德拉的次女。

[8] 泽纳妮（1959—）和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曼德拉最小的两个女儿——参见词汇表。这两位姑娘在斯威士兰的寄宿学校。

[9] 1961 年 12 月，MK 发动了最初的几次炸弹袭击，该组织积极分子本杰明·拉莫采在其中一次袭击中受重伤，战友彼得勒斯·莫莱菲身亡。拉莫采被捕受审，但在保释中逃往国外。在《绝无中立之地》一书中，乔尔·卡尔森描述了拉莫采“此后 8 年在南非边境线上进行游击活动，后在博茨瓦纳被绑架并经由罗德西亚送到南非，最终于 1970 年受到审判”（London: Davis —Poynter Ltd, 1973, p. 117）。

[10] 丹尼斯·希利（1917—2015），英国共党政治家，曼德拉在 1962 年短暂访问伦敦时与他首次会面，后来希利到监狱探望了曼德拉。

[11] 海伦·约瑟夫（1905—1992），教师、社会工作者、反种族隔离及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12] 尚蒂·奈杜（1935—），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她和另一位活动家农德维·曼卡赫拉一起，拒绝提供不利于温妮·曼德拉的证词，被判入狱两个月。尚蒂·奈杜的弟弟英德雷斯·奈杜在罗本岛长期服刑——参见词汇表。

[13] 坦比·纳兰萨米·“纳兰”·奈杜（1901—1953），又名罗伊，是圣雄甘地的一位早期合作者之子。

[14] 靠近约翰内斯堡市中心的一个区。

[15] 尚蒂·奈杜的母亲。

[16] 海伦·约瑟夫。

[17] 英国出生的教师海伦·约瑟夫“二战”期间曾在空军女子辅助队里工作，后前往南非做社会工作。她了解了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生活现实，并投身相关的政治活动。

[18] 乔伊斯·诺玛法·西哈卡内（1943—），记者、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19] 与温妮·曼德拉一起受到指控的同志。

致司法部长^[1]（1970年11月19日）

[翻译自南非荷兰语]^[2]

尊敬的司法部长

比勒陀利亚

如果您能在方便的时候接见我，讨论如下事项，我将不胜感激：

1.我妻子的健康状况

我已经得知，我妻子于1970年11月8日心脏病发。到写这封信时为止，我还没有收到关于病情严重程度的详细报告，也不知道她在哪家医院接受治疗。我想去探望她，希望这样能使她振作精神，迅速康复。

2.我们的家庭事务

您已经批准我在11月7日接受30分钟的探视。我与妻子的上一次见面在1968年12月21日，上述探视时长不足以让我们很好地讨论家庭事务。在这方面，我愿意向你保证，这一请求不是想滥用12天前得到的特权。在这种情况下，两小时的探视并非不合理要求。请考虑心脏病阻碍她在近期探视我这一情况。

3.对我妻子的新指控带来的影响

我已接到通知，我妻子和她的妹妹诺尼亚尼索·马迪基泽拉被约翰内斯堡地方法院以“违反1950年《镇压共产主义法案》第44条”^[3]为由起诉。这项指控迫使她每天夜间有12个小时独自度过。我担心这一形势和

国家对她的更多指控可能使其身体情况恶化。当然，这个案子仍未审结[4]，我将不会在这方面提出任何要求。

在这封信里，我只提及支持会面的主要理由，无意全面阐述在以上问题中的论据。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1] 1966—1974 年，南非司法部长是彼得鲁斯·科尔内留斯·佩尔塞。

[2] 曼德拉以南非荷兰语写信给司法部长，可能是为了向这位压迫者请愿。1992 年与理查德·施滕格尔谈话时，他解释了在狱中学习南非荷兰语的原因：“作为公众人物，你确实有必要了解两种主要语言——国家的官方语言以及南非荷兰语，后者是一种重要的语言，我国的大部分白人以及大多数有色人种都使用它，不懂这种语言是一种劣势。因为当你说英语时……许多人理解你的意思，包括南非白人，但如果你讲的是南非荷兰语，就可以直指他们的内心。所以，了解这种语言很重要。特别是在监狱里，这非常重要。”（曼德拉与理查德·施滕格尔的谈话，1992 年 12 月 9 日，CD5，约翰内斯堡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

[3] 1950 年 6 月 26 日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取缔南非共产党以及确定的任何共产党活动，对“共产主义”做了宽泛的定义，以至于对种族隔离的任何抗议都违反了该法案。

[4] 指这项案子仍在司法机关审理中，不可以在其他地方公开讨论。

致桑娜·泰伊斯^[1]，“蓝色珊瑚礁”饭店老板 (1970年12月1日)

[翻译自南非荷兰语]

我很多时候都在想，“蓝色珊瑚礁”^[2]是否仍然屹立在冯·维耶利大街10号，还是已经孤零零地留在一处荒凉之所？不管在其他哪个地方，那都不是我们熟知的饭店了，而只是过去25年共同喧闹聚会之地的一个影子。

你的“珊瑚礁”不仅是人们美餐一顿的地方。那是一个有着丰富历史的机构；与汽车城、班图和韦默体育设施、BMSC^[3]、多凯伊大厦^[4]、里奥^[5]、乌诺^[6]影院、迈迈^[7]、马伊布耶饭店以及这些设施内外举办的各种活动都有着历史渊源。就连梅尔罗斯大街对面查理那破烂不堪的店铺，以及克鲁格的肉铺，也都成了你受人欢迎的咖啡厅的重要组成部分。

你的咖啡厅是人们生活的转折点。塞雷茨·卡玛^[8]、奥利弗·坦博^[9]、爱德华·蒙德拉内^[10]、约书亚·恩科莫^[11]等名人多次在那里进餐和休闲。莫迪洛阿、特瓦拉斯、莫伊康果阿、克萨卡纳、马里斯、赫尔曼纳斯、莱莱蒂、德拉姆布罗、姆宗德基、恩宗维·马戈阿、马加加内 [和] 齐比^[12]都曾成为珊瑚礁家族的亲密成员，他们从与你的交往中得到了很多好处，你也得到了他们的友谊。考虑到我与这家咖啡厅的关系，在这个阶段应该什么也不说。我永远无法报答你对我做的一切，以及给我带来的意义。

1952年，我曾在你的咖啡厅里招待了一位重要的美国教授。来自该

国的一位社会工作者也在三个月成了你的常客。我的记性没有以前那么好了，同年是不是还有一位著名的英国议员在你那里吃过饭？也许在1952—1953年，你也曾为我们民族的进步与幸福做出了最重要的贡献。在6个月的时间里，你每天为我们住在总医院的同事提供两餐——都是你掏的腰包！^[13]“蓝色珊瑚礁”以此举响应运动的号召，在我们所有人中间建立了强大的同志情谊。我现在提起的，正是你对我们事业的贡献，瞧，我们并没有忘记。我的姑娘，如果你这么想就错了。我们曾说你提供的食物定价太低了，其中有些人建议你提价。但是你断然拒绝这么做。你提出的理由证明，你具有洞察力、同情心和爱的共鸣，正是这些将你与同胞们联系在一起。然而，要衡量你做出的巨大牺牲，还必须考虑一个事实：房东利用你的法律困境横加盘剥，无理提高租金。你的饭店兼具世界主义和教区机构的特色。有时候，我觉得仿佛身处波斯特马斯堡地区^[14]中心的格里夸敦，看到了聚集起来的蒂斯家族^[15]成员和亲戚们：图基、乔乔、诺米约^[16]、普拉特曼、费纳杰、图伊、莉莉、安德烈斯、贝拉、贝拉的妹妹和弟弟（牧师）^[17]、农通比^[18]、克拉西、马耶、欧博蒂耶和妈妈、阿莱塔、埃丝特^[19]和妈妈、威廉和迷惘的女儿卡迪^[20]。卡迪现在也许已经成了护士或者护士长了。她现在何处？我可爱的兄弟乔乔现在怎么样了？他从来都可以将瓶底的最后一滴酒喝光！你是否还记得，当我们不得不在分类委员会^[21]露面时，费纳杰的漂亮外表是怎么救了她的？对我来说，帮助你的家人避开灾祸是极大的快乐。费纳杰和她的老板*是否仍住在比勒陀利亚？我希望她背上的伤已经缓解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自己勇敢地挑战贝拉的弟弟在宗教事务上的权威时，他是如何停止与我争论的。

桑娜，我希望能够与你讨论现在或者未来。有向往和抱负的人岂肯活在过去？但我在这个特殊的问题上没有选择。想要讨论现实问题，必须要有可靠的信息来源，并能更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两者我都没有。你现在是否理解，为何我必须挖出已故挚爱的尸骨，为何我谈论的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多希望，能与你自由地谈论未来！我想念你和你的家人，能写这封信，肯定能让我的思念之切得以缓解。

对于理解人类的行为方式，我缺乏必要的训练，宁愿将人类灵魂的问题留给虔诚的图基。但我可以和权威人士谈谈自己的感受，可以说：我像朝露一般清新，像风一样敏捷。我的生命充满希望，从不怀疑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旧日时光将会重返，也许就在这十年、五年甚至一年之

内。我的朋友，请坚定你的信念，拾起你的勇气。像你这样勤奋、乐观的姑娘没有理由绝望。当生活给你各种考验，记住你有许多朋友，他们真心钦佩你，并为你祝福。

深爱你的Boet内尔^[22]

*当然指的是她丈夫。

送呈：桑娜·泰伊斯，由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转交，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1] 曼德拉在其他地方引用这个名字时写成“蒂斯”（Thys）而不是泰伊斯（Teyise）。

[2] 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生活时常去的一个饭店。

[3] 班图人社交中心（BMSC）1924年创立于约翰内斯堡索菲亚镇，是南非黑人重要的文化、社会和政治集会场所。它的下属设施包括一个健身馆和一座图书馆，举办拳击赛、政治集会和舞会。曼德拉和其他四人1944年在那里创立了ANC青年联盟。

[4] 20世纪50年代非洲音乐与戏剧联合会所在地，著名音乐家如休·马赛卡拉和米里娅姆·马凯巴的排练场所。

[5] 约翰内斯堡的里约影院在20世纪50年代举办过多次拳击赛。

[6] 约翰内斯堡乌诺影院。

[7] 约翰内斯堡最古老的传统药材市场之一。

[8] 塞雷茨·卡玛（1921—1980）于1966年成为博茨瓦纳独立后首任总统。

[9]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1917—1993），曼德拉的朋友、前律师合伙人和ANC主席——参见词汇表。

[10] 爱德华·蒙德拉内（1920—1969）是莫桑比克解放阵线（FRELIMO）创始人、主席，该组织于1962年建立。

[11] 约书亚·恩科莫（1917—1999）是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ZAPU）创始人和领导人，该组织于1961年建立。

[12] 以上都是常来“蓝色珊瑚礁”饭店的朋友和同事。

[13] “蓝色珊瑚礁”曾因提供免费食物而闻名，这件事可能发生在1952年的“抗法运动”期间。

[14] 在开普省。

[15] 桑娜·泰伊斯的家人——他们也使用姓氏“蒂斯”。

[16] 农乌约·乌伊斯瓦·“蒂尼”·诺奎（1928—2008），杜马·诺奎律师（参见词汇表）的妻子。

[17] 曼德拉的朋友。

[18] 曼德拉的朋友。

[19] 埃丝特·马莱卡，在地下工作的ANC活动家。

[20] 蒂斯家族的朋友和亲戚。

[21] 曼德拉指的很可能是 1950 年的《人口登记法》，该法案规定，每个南非公民都应该由一个分类委员会按照种族特性分类。

[22] Boet是南非荷兰语“兄弟”之意。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0年12月24日）

罗本岛指挥官

送呈：医疗官员

我的医疗报告将会说明，几个月来我的血压很高，到了危险的地步，而且我经常觉得头痛和头晕。

我已经接受了治疗，每天吃6片改良的Rantrax（50）和6片甲基多巴，这些药物的副作用是在工作时间内疲倦、嗜睡。很多时候，当我随队^[1]出工时，不得不要求负责的看守允许我在正午前后躺下休息，这绝非我的意愿。据我所知所信，血压没有超过1970年9月14日的水平。相反，情况稍有改善，甚至头痛也缓解了。

我将病情的改善归功于所受的治疗和全面休息。我已经向医官、典狱长福里和监区当值看守全面、坦率地解释了我的立场。前一段时间，我奉命于规定时间内留在牢房里，这一时期过去后，我回到工作中，但情况并没有好转。头痛和眩晕重新出现，疲劳感和睡意也随之而来。我留在牢房中，并立即报告承诺过要跟进此事的戈因医生。

我重申立场，是因为考虑应该让您完全了解我的健康状况，我相信，您在研究这一立场时将只受到健康和人道考虑的影响。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1] 这里用的是南非荷兰语“Span”，在监狱中指团队。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0年12月24日）

罗本岛指挥官

送呈：医疗官员

您拒绝了我以健康为由申请每月出外购买4磅蜂蜜的申请，如果您能重新考虑这一决定，我将感激不尽。

我已经看到了您有关上次申请的意见，称我不需要蜂蜜。您应该记得，我之前曾向您出示了S.A.B.C^[1]的一本宣传手册，其中有麦克吉尔医生的一段话。我请您注意一些段落，但遗漏了第5页的重要陈述，我很希望您能读一读。

仔细翻阅我的医疗报告就可以看出，虽然我已经接受了较为高效的治疗，血压停止升高，但还远没有到正常的程度。在重新研究整个问题的时候，我请求您牢记，这类申请引发的不仅是医学问题，还有心理等方面问题。我相信，如果您认为第二份申请仍不足以使您重新考虑，您会给我一个机会，与您再次讨论。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手写的说明]

O. C. ^[2]

他所接受的是现代医学提供的最佳疗法。蜂蜜并不是治疗高血压的

药物。因此，请您参考我此前对这一事项的意见。我准备在任何时候看望曼德拉，重新检查他的血压。

[1] 南非广播公司。

[2] 指挥官。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70年12月28日）

我亲爱的：

你总是饱含深情地讲起比扎纳的妈妈^[2]，这就是孝顺的女儿对母亲应有的态度。你的态度完全合理，因为她曾像亲生母亲一样养育你，帮助你成长。她在我们结婚时和我回来带走尼亚尼亚时所做的一切都证明，你对她的爱和尊敬是合理的。你说的话与Sibali马尼亚武扎^[3]类似，我的亲身经历也确认了你的印象。

你可能会想起童年的许多瞬间，当时你曾怀疑他们是否对你足够热情，你觉得需要更多的爱，对你所做的一切表示欣赏，或者一份小礼物。但那并不会造成任何差别。现在，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始终在他们心里。他们最近前往比勒陀利亚，绝不仅仅是因为对女儿卷入的一场审判感兴趣，此后不久你写来的信中也说明了他们到场所起的效果。他们似乎没有收到我的信，让我很难过。我亏欠他们的比一般的unkhwenyana^[4]更多。

我曾很多次想过，如果姆宰杜梅的女儿^[5]还活着，会发生什么情况。我倾向于认为，那样我们的个人问题会少得多，你的生存之战也没有那么绝望。她会像恩克达马的女儿^[6]那样，和你住在一起，也许会为泽尼和津齐^[7]组织许多次探视和礼物，让他们忘记我们的缺席。我常常审视女孩在没有母亲陪伴的情况下成长所经历的许多困难。我能够理解这个问题，因为我在10岁左右^[8]就失去了父亲。部落摄政王琼金塔巴酋长^[9]支撑着一个大家庭，还要处理繁重的部落事务。他像亲生父亲一样尽责地照顾我，给了我父亲都难以提供的机遇。但是，即便有了酋长的爱和关注，我仍然有时会想念自己的父亲，甚至觉得自己是一个孤儿。

你可能也有过同样的感觉。拉德贝妈妈^[10]应该活到今天，这样，就可以有人为我饱受重压的心减少一点伤害，哪怕是很少的一点点。我们会一起伤心，可能给她带来很多负担，那正是我即便对亲爱的妮基^[11]都不愿透露的秘密。有些时候，我会从扎米^[12]身上看到一些反应，证明她缺乏母亲给挚爱女儿的密集、珍贵的训练和关爱，而那是童年时光中真正的快乐，是人们心中温柔的记忆。

你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对你自己的关心却很少。即便现在，姆洛佩^[13]，你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谨慎和警惕。你必须格外警惕，那是你对我们的责任——是对始终爱你、想你的人所负的责任；还有那些以你为灵感与自豪源泉的人：阿玛德洛莫^[14]和阿马古缇娅娜^[15]、克贾托^[16]、姐妹们、子女们、尼亚尼亚^[17]、泰利^[18]、农乌拉^[19]和许多其他人，最重要的是你本人和我。

在这种情况下，全面、坦承的商谈变得至关重要，即便对其他时候我们认为相对不重要的事项也是如此。你完全没有理解这一事实，从来没有想过，就连你的影子也会讲故事，留下清晰的脚印，暴露你的心迹。小心点，亲爱的，给你我机会，关注过去6年我们不得不完全忽略的那些紧急事务。我已经注意到，并完全接受你在11月30日那封破旧的信中想要告诉我的一切。我已经变得更加快乐，从那时起，我更加充满希望。

听到你在下一封信中继续真诚、无畏地劝告我们的堂妹，我将会感到很高兴。让她面对现实，发自内心地说话，而不仅仅通过舌头，迎风扬帆，简单生活，抵制周围的诱惑。你呢？她是一个很好的姑娘，需要你的帮助；而你，则是她的一面镜子。12月12日，你很仔细地询问了我的健康情况。我尽其所能地让你放心，但你并没有释然。很明显，你是根据确切的信息行动的。谁为你打探消息？即便是诚实的人，当密探也不是好事。亲爱的，不要担心，我希望长命百岁，在你更年期之后很久仍与你相守，到那时，连泽尼和津齐也不会对你的衰老大惊小怪，你现在的色彩将一去不复返，你的身体包括可爱的面庞都将长满皱纹，皮肤硬得像犀牛。我会从各个方面照顾你。我们将不时访问农场，十指相扣着四处盘桓，看着你快活地采摘漂亮的野花——正如3月10日星期天所做的那样^[20]。你穿着黑白相间的尼龙裙子，真是美极了。对我来说，每天都是3月10日。年龄或者一点血压问题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我没事！你现在高兴了吗？回答“是”；那是我想要你做的！我一直知道，你是个好姑娘，继续下去。

但是，你是个女巫！总是对你的男人施法；ubethelela izikhonkwana^[21]，小心提防。你是否缺乏自信？你忘了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忘了我在11月7日对你的评价了吗？你可以戴上用于阅读的恩科拉^[22]—马扎瓦蒂^[23]眼镜，我将同样深爱着你。为什么你要给我这张迷人的照片？它让我很想家。

想不到可怜的尼亚尼亚也卷进了这件事。周围发生了这么多事，你们两人怎么还能如此自信、自由、欢快和美丽？尼亚尼亚已经成了一名漂亮的女子。请告诉我关于她未婚夫的情况：名字、职业和住处。1968年12月我曾给纳利^[24]写信，1969年7月28日又重写并通过妮基转交。她们收到了吗？你有没有她们的消息？

在完成法律课程之前，我暂停了南非荷兰语的学习。你在做什么？

感谢寄来的钱。

祝你在1月15日好运，一定要保持健康和精神！我非常想你，盼望着再次见到你。与此同时，请每个月给我寄来甜蜜的长信。你的探视和来信都令我狂喜。

献给你无尽的爱和千百个吻。忠诚的达理邦加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乔伊斯·西哈卡内（1943—）是记者、反种族隔离活动家，1969年与温妮·曼德拉及其他20人受到审判。她从没有收到这封信，直到2008年与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职员露丝·穆勒联系才听说此事。西哈卡内在曼德拉入狱前没有见过他，但曾与曼德拉第一次婚姻中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因为她住的地方离他们很近。

西哈卡内与曼德拉的亲戚萨姆森·“约翰”·法达纳订了婚。当他们前往地方法院结婚时，秘密警察威胁要起诉她，因为此举破坏了对她的禁令。随后，他们将法达纳“驱逐”出约翰内斯堡，将其送回特兰斯凯。根据种族隔离“流入控制”法，非洲裔人士必须拥有许可证才能在城市里生活，当局有权将任何人从城中“驱逐”出去。后来，法达纳与特兰斯凯的另一位女子结了婚。

曼德拉肯定已经听说西哈卡内是一名记者，这就是他在这封信里提及一连串著名记者的原因，这些记者大部分来自《鼓》杂志，许多黑人

记者从该杂志社开始了职业生涯，这一杂志代表着新一代城市黑人的形象，而不是种族隔离政权描绘的部落及乡村黑人的刻板印象。西哈卡内在1963年12月开始担任记者，此时她刚刚考入大学。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诺菲克拉·希尔达·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的继母。

[3] Sibali是科萨语“妹夫”之意。

[4] 科萨语“女婿”之意。

[5] 温妮·曼德拉的母亲农坦桑卡·格特鲁德·姆克赛杜梅，在她 10 岁时去世。

[6] 曼德拉可能指的是他的母亲诺塞科妮·范妮，她的父亲名叫恩克达马。

[7] 泽纳妮（1959—）和津齐·曼德拉（1960—），他们的女儿——参见词汇表。

[8] 曼德拉的父亲死于 1930 年，他当时 12 岁。

[9] 琼金塔巴·达林迪耶博（1942 年去世），滕布酋长、摄政王，在曼德拉的父亲死后成为他的监护人——参见词汇表。

[10] 温妮·曼德拉的母亲农坦桑卡·格特鲁德·姆克赛杜梅。

[11] 妮基·莎巴（1932—1985），温妮·曼德拉的大姐——参见词汇表。

[12]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13] 同上。

[14] 德洛莫是曼德拉祖上的“王族”之一。

[15] 温妮·曼德拉出身阿玛恩古缇娅娜宗族。

[16] 马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17] 诺尼亚尼索（尼亚尼亚）·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最小的妹妹。

[18] 特利亚（昵称泰利），曼德拉的亲戚。

[19] 乔伊斯·诺玛法·西哈卡内（1943—），记者、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20] 纳尔逊和温妮·曼德拉的第一次约会在 1957 年 3 月 10 日。

[21] 曼德拉用科萨语表达爱意和与温妮在一起的快乐心情。

[22] 温妮·曼德拉的第二项社会实践工作在特索洛地区的恩科拉农村中心。

[23] 他指的是温妮·曼德拉当时佩戴的圆形眼镜，与马扎瓦蒂茶广告中老夫人和孩子戴的眼镜很相似。

[\[24\]](#) 纳利·南希·乌特拉，温妮·曼德拉的姐姐。

致乔伊斯·西哈卡内^[1]，温妮·曼德拉的战友 (1971年1月1日)

在读这封信之前请看附言

我亲爱的农乌拉^[2]：

为你和约翰^[3]Re roba matsoho^[4]！这是真的吗？你们俩真的能这么对我，做出这么重大的决定都没有给我一点暗示？我肯定会想念订婚派对上丰盛的肉食和布丁。参加你们的婚礼，我可以一切如常，不用穿礼服大衣、上浆的衬衫，也不用戴高帽。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你的婚礼是我终于可以一展身手的场合。我每天都用一个“一分钱的哨子”排练——尽管这个哨子值2兰特，但周围的每个人都这么叫它。我现在还处于入门阶段，但只要多加练习，在那个日子里我也许能试试亨德尔的《弥赛亚》。

你们很有胆量，如此豪赌是出于爱、冒险精神还是两者兼有？这个国家没有任何一家保险公司能够为这种显而易见的风险担保。像约翰那样满怀希望与雄心的人，不太可能让秩序井然的家庭生活乐趣干扰他的想法和行为。此外，即便相隔遥远，与农乌拉的关系也将使他在大部分时间里保持警惕。当你真的困在他的大房子里，像往常一样将耳朵贴在地上感受脉动，质疑这个、谴责那个并要求全面采取行动时，你希望这个可怜的家伙做些什么？他会疯了的。

他们讲过一个女人（我相信她住在你那条街上）^[5]的故事，她有着惊人的意志力和主动性，和现在的你一样做出了重大而引人注目的决定。从一开始，她就在逆水行舟，婚礼钟声敲响后不到四个月，矿脉区

[6]的叫喊声就迫使她与阿梅肖夫街的主妇一起生活了两周。Yena nowakwakhe [7]紧紧捆绑在一起过了48个月，他们精心组织的家庭生活梦想突然结束了。丈夫走了，真正的混乱支配着她的灵魂和周围的一切。现在，她就像怒海上的泳者，忍受着巨浪与激流的冲击。这就是你现在希望过的悲惨生活？

我想你一定会立刻反驳，指出在这类问题上，我不应该对着你的大脑说话，而应直指人心，因为我要说服的不是你的头脑，而是你的内心，因为约翰赢得的是后者；也可能会说，你是征服者吗？如果你如此反驳，那么我只能说：哈利路亚！非常好！在这种事情上说教，即便是出于朋友的好意，也是不合适的。对于我们所做的一切，心之所向往往往是唯一合理的解释。我在40年代就认识了约翰，对他非常尊敬。他是个慷慨大方的人，思想活跃且冷静。我真诚地认为，他是你理想的伴侣，会让你懂得生活幸福快乐，鼓励你强化已经拥有的能力。小妹妹，你抓住了一条大鱼！你也许又要证明我的错误了：哥哥，我是个谦虚的人，但不由自主地会这样想，约翰是个幸运的家伙。是他抓住了一条大鱼，而不是我。我是史上最珍稀的鱼——腔棘鱼！

这是你们两人之间的一场决斗，我将置身事外。但是我希望你知道：Siqhwabizandla! [8]

我很想给你们俩都写信，但有意回避了这种做法。约翰和我非常亲近，我可以在个人事务上直言不讳，这不会伤害他。如果我直接写信给他，可能会忽略这里的所有说教。我的信中可能既有祝贺，又有谴责——要求解释可能造成良心上的不安。但是对你，我说的就是上面那些话，这正是我所希望的。记住，你们两人都是我非常珍视的朋友。

谢谢你在1969年12月寄来的圣诞卡，我没有收到它，但并不能改变我的感激之情。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机会拥有可令约翰和其他人嫉妒的珍贵纪念品。你、托科[9]、丽塔[10]、米里娅姆和我们的姐妹能想着我，真是太好了。向她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你最近有没有见过我们的姐妹？[11]我很担心她。我曾眼睁睁地看着各种各样的风暴向她袭来。从她健康状况的恶化就可以看出无休止攻击造成的伤害。但是，注意到她正在转好让我有些宽慰。向她转达我全部的爱。

你可能和班吉[12]有联系，那是我永远难忘的老朋友。我曾想要写信给他，但每次都犹豫不决，你很容易理解其中的原因。他是才气纵横

且无所畏惧的人，肯定会登上职业生涯的巅峰。他的勇敢总令我想起另外一位朋友——亨利·恩杜马洛^[13]，那也是我所钦佩的能人。请代我问候他。

你有没有塞西尔^[14]的消息？我曾给他写过一封信^[15]，但信送到兰德^[16]时他已经定居纽约。我对他离开感到很难过，因为他起到的特殊作用确实非常宝贵。在自己管理的媒体中，他强调了一些问题，将我们团结成一个社群。在办公室和家里，他一直与那些在重大问题上有所分歧的人对话，利用自己的资源减少分歧，反对分裂。

最近，我读到了刘易斯·恩科西^[17]关于文化问题的一篇稿子，我很高兴地注意到，他仍然那么出色。我的思绪马上回到了50年代中期，想起同一职业的其他朋友——已故的卡恩·滕巴、托德·马特什基萨^[18]和纳特·纳卡萨、布洛克·莫迪萨内、本森·迪安蒂、罗伯特·雷萨……莱斯利·塞休姆、亚瑟·马伊马内、西蒙·莫加皮、鲍勃·戈萨尼、哈利·玛莎贝拉、凯西·莫齐西、龙尼·马尼奥西、莱顿·普拉塔、多克·比基查、马耶基索和伊卡能，他们都是我们想念的人。^[19]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顶尖人才，可与种族界限另一端的人比肩——露丝·弗斯特、斯坦利·厄伊斯、布赖恩·邦廷、玛格丽特·史密斯、查尔斯·布隆伯格等。^[20]我当然不会对他们说的一切都表示赞同，但愿意耐心地聆听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常常会用一种我非常熟悉的语言讲话，并将我的注意力吸引到具体问题上。我希望他们能够保持这种高标准。有没有什么新面孔？欧文^[21]怎么样了？我看了你的几篇稿子^[22]。如果我跟你那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你应该不会觉得是冒犯吧。其中一两行引起我的担忧，但我对你很有信心，你一定能给出我可以接受的解释。

以满怀的感情再次衷心地为你们喝彩！

Buti^[23]内尔

乔伊斯·西哈卡内小姐，由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转交，约翰内斯堡
奥兰多西区8115号

附言：这封信会使你高兴的。我收到消息，你和我最好的朋友之一订了婚，因此写了这封信。尽管扎米^[24]更正了这一错误，我仍然将原

信发出。^[25]

[1] 乔伊斯·诺玛法·西哈卡内（1943—），记者、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2] 曼德拉称她农乌拉是因为她与曼德拉的亲戚约翰·法达纳订婚。

[3] 萨姆森·约翰·法达纳，曾与曼德拉同在狱中。

[4] 塞索托语“喝彩”之意。

[5] 他指的是温妮·曼德拉。

[6] 约翰内斯堡的一个别称，指的是威特沃特斯兰德金矿矿脉，澳大利亚人乔治·哈里森 1896 年首次在那里找到了金矿。

[7] 科萨语，指一个人和他（她）的恋人。

[8] 科萨语，“我们祝贺你们”之意，字面意思是“我们鼓掌”。

[9] 托科·姆恩哥马，亚历山大镇的ANC活动家。当温妮·曼德拉与其他 21 人被关押且因为遭取缔的ANC工作而受到指控时，她也被关押，并在所谓的“22 人审判”中受审。这次审判于 1969 年 12 月 1 日开始，1970 年 2 月 16 日指控被撤回。他们在离开法庭之前被重新逮捕。1970 年 8 月 3 日，温妮·曼德拉和其他 19 人被重新起诉，他们于 1970 年 9 月 14 日被无罪释放。

[10] 丽塔·恩赞加（1933—），ANC活动家、工会主义者。她也是 22 人审判中的被告之一。她的丈夫劳伦斯在狱中被秘密警察杀害，两个儿子参加MK，1994 年之后去世。

[11] 这很可能指的是温妮·曼德拉。

[12] 很可能指的是本杰明·波格伦（1933—），《兰德每日邮报》原副主编，曼德拉的朋友——参见词汇表。

[13] 亨利·恩杜马洛（1917—1957）是《鼓》杂志的记者，喜欢调查研究，写过一系列揭露种族不平等现象的文章。他在一次新闻调查中遭到谋杀，杀手一直没有找到。

[14] 塞西尔·埃普赖利（1914—1993），曼德拉的朋友，记者和报纸编辑——参见词汇表。

[15] 参见 1967 年 2 月 11 日的信件（第 28 页）。

[16] 威特沃特斯兰德的缩写，这是南非豪滕省（约翰内斯堡所在省份）的一条 56 千米长的山脊。

[17] 刘易斯·恩科西（1936—2010），南非作家，初出茅庐时是一位作者，为《纳塔尔太阳报》、《鼓》杂志和《金城邮报》写稿。他批判种族隔离政府，因此作品被禁。

[18] 托德·马特什基萨（1920—1968），作家、音乐家，曾谱写在国际上大获成功的南非音乐剧《金刚》（1959）。

[19] 除了摄影师鲍勃·戈萨尼之外，其他人大多是为《鼓》杂志工作的南非记者及编辑。

[20] 积极参与或支持反种族隔离斗争的白人记者。

[21] 欧文·万卡，来自东开普省的一位记者，1969 年和 1970 年与乔伊斯·西哈卡内、温妮·曼德拉及其他 20 人一起受审。

[22] 西哈卡内 2008 年接受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关于这封信的采访时说，她认为曼德拉指的是以她的署名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遗失的信件”，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2008 年 7 月 22 日，<https://www.nelsonmandela.org/news/entry/the-lost-letter>）

[23] 科萨语“兄弟”之意。

[24]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25] 西哈卡内确实与萨姆森·法达纳结婚了，但一天以后秘密警察告诉她，她“将因非法进入地方法院，且不止一人在场而受到指控。他们告诉我，我的所谓婚姻无效，因为程序不合法。那就是这场婚姻的结局”。（“遗失的信件”，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2008 年 7 月 22 日，<https://www.nelsonmandela.org/news/entry/the-lost-letter>）

致朋友诺玛比托·布哈拉^[1]（1971年1月1日）

*Ntombi yakowethu^[2]

非常感谢你去年6月出人意料而又非常体贴的信件。我曾希望更早一些回信，但你很清楚我有什么样的困难。

虽然减轻了大部分负担——至少暂时如此，但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不过，我不能再推迟回信了。

你的来信是我收到的最简短的信件之一，整个内容只有一个长句。但这也是长时间以来我读过的最好的一封信。我曾经认为，50年代结束之后，我们这代人里已经没有煽动者了。我也曾以为，在过去30年的经历中，我聚精会神地听过许多很有说服力的演说，熟读过一些世界最著名公众人物的传记，仅仅用美丽的辞藻或者流畅的叙述很难打动我。可是，你在一张不起眼的纸片上草草写下的几行文字，却比我读过的所有经典更加动人。在你不凡的梦想中，许多人物生活在3个世纪以前，生活简单，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你和我都不知道他们如何策划那些青史留名的行动，也没有目睹他们的作为。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真实的照片，至少让我们对其外表或者个性留下一丝印象。然而，即便是像你这样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都市人，享受着这个世纪中各种奇妙的进步与成就，远离部落生活的影响，也无法从脑海中完全清除新时代坚强、勇猛的英雄们曾有过的计划和梦想。他们都是不同凡响的人物——即便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属异数；从经济和工具的水平上看，他们仿佛生活在石器时代，却凭借金属武器创立了广大、稳定的王国。在后来震动这个国家的冲突中，他们表现得非常出色，面对经济组织和技术领先其一千年、能够全面利用全部科技资源的敌人，仍然持续缠斗了一百多年。

我觉得，你之所以能有这样的梦想，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你对我们祖先的历史有更深入的理解。在你看来，他们在一个世纪不朽冲突中的英雄壮举，是我们今天生活中应该效仿的榜样。当国家受到威胁，他们表现出最高标准的爱国主义精神。正如他们不愿意以原始的经济体制和低效的武器为借口逃避神圣职责借口，当代人也不能允许自己被内部各个阵营造成的分歧吓倒。

*你在信中提到的14个伟大的名字已是我们历史上的传奇，我们相信世代代的人都将继续向他们的不朽功业致敬。但是，如果我们忘记那些为后续大规模冲突拉开帷幕、同样出色地自证清白的土著英雄，那么关于过去遗产的故事就仍算不上完整。

我国大部分有色人种源自于科伊科伊族^[3]，奥楚马奥（南非第一个被流放到罗本岛的黑人政治犯）^[4]、奥达索阿^[5]和戈戈索阿^[6]是他们的杰出领袖。在1799年的第三次自由战争期间，克拉斯·斯图尔曼^[7]迈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与阿马古努克维贝^[8]酋长昆瓦合兵一处。

许多人（包括长期斗争与牺牲的自由战士）说起阿巴特瓦人^[9]时都很轻蔑。但是，多位南非历史学家曾客观、热情地描述他们的不屈精神和高贵品质。阿巴特瓦人和布尔人之间曾在斯尼乌山发生了多次大战，只要看过相关的报道，尤其是卡雷尔酋长率领的阿巴特瓦人与100多名布尔人组成的突击队在波苏力霍克^[10]大山洞里发生的战斗，就会明白这个族群对南非历史的重要贡献，他们一度是我们美丽祖国的唯一居民。

在我们来到战场之前，这些人早已为南非的自由而坚持战斗。他们开创了一条道路，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汇成了南非历史的长河。我们是这三类遗产的继承者，这种传承激励着我们为生活中最高尚的理想战斗至死。“非洲英雄”这一头衔包含所有这些老兵，许多年过去了，更雄辩、更有经验的英雄人物前赴后继，南非历史也丰富了千百倍——这些人当中包括塞洛佩·泰马^[11]、亚巴乌^[12]、迪尤布^[13]、阿卜杜拉赫曼^[14]、古尔^[15]、阿斯瓦特^[16]、卡查利亚^[17]等，现在你和同代人又加入了他们的光荣行列。

我也非常喜欢伟大的梦想，尤其是你的梦想；这甚得我心。也许你的下一个梦想不仅能令齐卡·恩图的子孙兴奋，还能激励所有过往著名英雄的后代。在这个时代里，一些人狂热地鼓励部分势力发展，挑动族

群对立。因此，四海一家的梦想不仅令我们向往，更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种梦想强调的是将自由力量团结在一起，是通过共同斗争、牺牲和传统铸造的纽带。我曾努力地抗拒你信中精彩文字的影响，抓住其中的重要信息。有人说，排他主义是我的一个弱点，他们也许是对的。真的，我的血液和头脑往往不同步。理智经常诱使我谨慎地靠近令人兴奋的东西。我只希望能够成功地保持这种合适的平衡。最终，我们都知道你已经付出了很高的代价，我不敢推测你还要付出多少。你的勇气深深打动了，与你们相比，我自己的牺牲微不足道。向你、你的家人和其他所有人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Ozithobileyo^[18]纳尔逊

*原文为祖鲁语

诺玛比托·布哈拉先生，德班夸马苏588L

[1] 取自曼德拉抄录书信的A4 硬皮本。

[2] 科萨语“我们的姐妹”之意。

[3] 科伊科伊是南非原住民的四大族群之一。他们是牧民，以饲养牛羊为生。

[4] 奥楚马奥（Austhumao，曼德拉拼写成Austhumayo）是 17 世纪的科伊科伊人领袖。他学习英语和荷兰语，在荷兰人于 1652 年殖民好望角时担任翻译。发动与荷兰殖民者的战争之后，他和两名追随者于 1658 年被开普敦第一任殖民行政长官扬·范·里贝克流放到罗本岛。他是最先被囚禁于罗本岛的人之一，也是唯一成功脱逃的。

[5] 奥达索阿是 17 世纪初的科乔库阿（萨尔丹哈）酋长。

[6] 戈戈索阿是 17 世纪的戈林海夸大酋长。

[7] 科伊人领袖，估计生于 1743—1803 年间。

[8] 阿马古努克维贝是科萨民族的一个分支。昆瓦是赫瓦内·卡隆加内的后代，后者是阿马科萨国王齐沃（1670—1702）的顾问和勇士、阿马古努克维贝首领，建立了赫瓦内王朝。

[9] 又称巴特瓦人和阿巴斯瓦人，生活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乌干达和卢旺达，历史上因身材矮小而被称作“俾格米人”（意为侏儒），广受歧视。

[10] 乔治·W. 斯托的《南非土著：霍屯督人和班图人对本国土著居民布希曼人狩猎地的侵略史》（1905年出版）对波苏力霍克之战做了描述，曼德拉在狱中阅读并抄录了该书。

[11] 塞洛佩·泰马（1886—1995），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领导成员，1919 年代表南非黑人参加凡尔赛和会、与英国政府会谈的使团秘书长。

[12] 约翰·滕戈·亚巴乌（1859—1921），学者、作家、报纸编辑和政治活动家，戴维德

森·唐·滕戈·亚巴乌之父，1884年创立第一家黑人控股报纸《黑人观点》（Imvo Zabantsundu）。1916年协助创立南非土著人学院（福特海尔大学学院）。戴维德森·唐·滕戈·亚巴乌（1885—1959），约翰·滕戈·亚巴乌之子，学者、私人、政治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福特海尔大学学院的第一位黑人教授。1935年为反对种族隔离法而创立的全非洲人大会（AAC）主席。他还是教育家和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1923年改名为ANC）的联合创始人。

[13] 约翰·朗加里巴莱莱·迪尤布（1871—1946），教育家、出版商、编辑、作家和政治活动家。1912年创立的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1923年改名ANC）的首任主席。他在奥兰治建立了祖鲁人基督教工业学校，1904年创立第一份祖鲁语/英语报纸《纳塔尔太阳报》（Ilanga laseNatal）。1913年《土地法》反对者，1935年AAC执委会成员。1994年，曼德拉有生之年第一次在奥兰治学校投票，此后拜谒了迪尤布的陵墓，向他报告南非实现了自由。

[14] 阿卜杜拉·阿卜杜拉赫曼（1872—1940），1904年成为第一位当选开普敦市议员的有色人种人士，1914年又率先当选开普省议员。非洲政治组织主席，该组织与对有色人种的种族压迫做斗争。

[15] 茜茜·古尔（1897—1963），阿卜杜拉赫曼之女。民族解放联盟创始人和首任主席，20世纪40年代任非欧洲人联合阵线主席，南非第一位毕业于法律学校并进入南非最高法院律师协会的有色人种妇女。

[16] 宰纳卜·阿斯瓦特（1920年左右出生），政治活动家，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成员和医生。

[17] 卡查利亚家族在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中地位显赫。

[18] 科萨语“你忠诚的”之意。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1年1月2日）

[翻译自南非荷兰语]

罗本岛指挥官

送呈：福里指挥官

在元旦公布令人失望的消息，绝对是不合时宜的。遗憾的是，我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收到了您的两封信，一是驳回了我的探视请求，二是对我妻子寄来的信实施审查。我想我不应该抱怨，只能说吉他手必须特别有天赋，才能说服听众认真欣赏他的演奏。他必须始终让听众保持注意力，将他们吸引到自己身上。只有对人类充满爱心、关怀其他人的人，才能在徒劳地使用武力和强权的地方取得成功。这一简单的道理也适用于普通事项，在必须维护严格纪律的机构里同样有效。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致蒂姆·马哈拉杰，狱友马克·马哈拉杰之妻 (1971年2月1日)

我亲爱的翁普拉卡什^[1]：

我两次试图在探视室里看看你的面容，但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去年，你似乎同样决心不让我拥有这一快乐，第二次是1970年12月5日，当时你彻底躲开了我。我几乎没有更好的机会，能够再一次见证传统的力量有多么强大。谁能料到，面纱^[2]的影子竟能诱使像你这样老于世故的姑娘屈从于它的力量。可是，这就是每次我靠近你时发生的情况。对于我来说，你的面容隐藏在面纱之后，无法企及，看到的永远是面纱。我急于证明这里的一个小伙子说的话：在德班的瓦库夫大厦^[3]，可以找到最光彩照人、最富魅力的妻子。我也渴望着将真实面容与那张引人注目的照片做个比较，看看原版与复印件有什么不同，因为这里总有人将放在精致皮包的照片拿出来，骄傲地向我展示。现在我丧失信心了，所以写了这封信。也许以此为媒介，我所能成就的不仅仅是对一位打扮入时、由美容师精心装扮的年轻女士匆匆一瞥。我也许能看穿那位举止端庄的蒂姆，了解真实的翁普拉卡什。

顺便说一句，我差点忘了透露，有一天，一个爱开玩笑的人从架子上拿走了那张照片，相信我，这个世界几乎都给烧了^[4]。一位我平时非常看重的年轻人气得脸色铁青（也许是因为嫉妒？），几乎搜遍了所有牢房，包括我的房间。我对他说，作为你的Oompie^[5]，应该不会受到我们都珍视的人的干扰。但是，为了防止你误解，我必须立刻指出，他仍然有着伟大的精神，正如永生难忘的12月18日^[6]之前那狂热的四个月。他像钢铁一般坚强，并努力地像榉木一般柔韧。当然，没有什么比批评别人更容易了，也许你丈夫有一身毛病。可是，如果他真有这些缺

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也许你会更进一步，打断我的鼻子，告诉我即便上帝、救世主和圣徒都曾遭人批评，甚至被人诅咒；为什么他应该不同？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们在一起的时间越长，对他就越尊敬。我很乐意等待年龄和经历打磨他的耐心，如果1976年的圣诞狂欢期间他的脾气还这么急，我敢肯定你能够对付。^[7]

写信给德班的一位朋友时，会让我想起一些有趣的事情。1961年，我隐姓埋名来到这个城市，与另一位朋友同住。^[8]他们有一位可爱的女儿，大约6岁，我立刻和她结下了友谊。那天早上，我洗澡后用梳子整理头发和胡子。自觉干净整洁之后，我走进客厅，把她抱到我的膝盖上。她看了我一眼后大叫：你的脸很脏，快去洗洗！由于男女主人都要上班，我在他们的母亲那里过了一天。这位乐天开朗的老夫人几乎不懂英语，主人将我介绍给她时只说了一句：这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今天晚上来接他。结果，老夫人起了疑心，决定自己解开谜团。我整天待在家中，没敢冒险外出。我一点也不知道，我遇上了比自己聪明几百倍的人。我们之间的对话是这样的。问：你从哪里来？答：彼得斯堡。问：什么时候来的？答：昨天。问：你是第一次来德班吗？答：是的。问：你什么时候回去？答：明天。我越来越感到不安，幸运的是，盘问中断了，我想，我的麻烦也结束了。午餐令人愉快，下午茶的浓郁香味十分诱人。我享受着这一天的时光，开始感到放松，此时老夫人走进我的房间，继续盘问。她问道，彼得斯堡离这里多远？我不太确定，只能猜测：大约600英里。然后是一个最出乎意料的问题：你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为什么却整个假日里都躲在一个房间里读书？我相信，她已经看穿了一切，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于是改变了话题。此后，我曾多次访问德班，但宁可饿着肚子也要远离她，免得又受到一次盘问。我祝愿她身体健康。^[9]

Niggie^[10]，自从你告诉马克打算动手术之后，我就一直挂念着你。正常情况下，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会到医院探望你，带去鲜花，或者在康复期内寄去祝福的信件。但是，以我们目前的情况，这些都不可能了，我们只能直接向侄儿表示慰问。

扎米^[11]有了短暂的喘息之机，也让我能够表达听到这个痛心消息以来一直潜藏的情绪。我给你写这封信，是想改善你周围的氛围，帮你保持高昂的情绪，给你带去希望，使你能在当前情况下尽可能地享受生活。一个人的身上发生什么事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待这些事的態度，这句话已经是老生常谈了^[12]。对我来说，用常识以外的事情来增加你的

负担似乎很愚蠢。但是，每当我遇到灾祸，就会忘记这些简单的道理，从而使自己身陷地狱。我们想念你，愿你开普敦之旅愉快。

向菲尔^[13]和孩子们问好。我真的钦佩她遥控局面的能力。她寄来了两张家庭合影。第一张充满家庭气氛、令人愉快，令MD^[14]重新站了起来。第二张更具魔力，那是我所见过的菲尔个人照中最美的一张。这张照片传递的信息清晰、毫不含糊：亲爱的，我是宇宙的中心；是你所有梦想的依靠！我再也没有听到MD抱怨病痛。相反，他现在脚步轻快，又成了40年代中期那个出色的年轻人：想当年，他和蒙蒂^[15]等人一同前往比勒陀利亚，在甘地大厅^[16]为我们做了激动人心的报告。女人对男人的影响有多么巨大！最后，我希望你知道，我们一直都惦记着你。只希望下一次我们见面时，你能脱下面纱。扎米和我一起祝你好运！

内尔叔叔

蒂姆·马哈拉杰夫人，纳塔尔达尔布里奇邮政信箱346号

[1] 她是印度人，这是她的印度名字，蒂姆是昵称。

[2] 印度与穆斯林社会的一种习惯，女性用面纱避开男人或者陌生人。

[3] 当时她与弟弟乔治一起住在德班女王大街的瓦库夫大厦。对同一个人的不同称呼是为了迷惑监狱审查人员。

[4] 在这一阶段，囚犯只允许保留一张照片。曼德拉在此取笑自己的狱友、蒂姆的丈夫马克·马哈拉杰在有人从其牢房拿走蒂姆的照片时的反应。

[5] 曼德拉自称Oompie，这是南非荷兰语oom（意为“叔叔”）一词的昵称简写形式。曼德拉称马克为neef（意为“侄儿”）。在2017年8月22日写给萨姆·文特尔的电子邮件中，马哈拉杰写道：“这里他要说的是，马克不应该搜查他的牢房。实际上，就是马迪巴从马克的牢房偷走了那张照片！”

[6] “12月18日前的四个月指的是马克受审之前被关押的一段时间，其间他饱受折磨。‘精神’、‘坚强’和‘柔韧’的说法都是为了安慰蒂姆，马克尽管经受了折磨，状态仍然良好。（注：据报道，马克当时是被囚者中受到最严酷刑讯的人之一。）曼德拉尽力向蒂姆保证，马克在心理和生理上都很健康。”（马克·马哈拉杰2017年8月22日写给萨姆·文特尔的电子邮件）

[7] 曼德拉指的是马克·马哈拉杰将于1976年12月18日获释的事实，因此他用了“圣诞狂欢”这个词。“他告诉蒂姆，马哈拉杰渴望着重新回到战斗的行列中，她应该为此拥抱他……当他说‘我敢肯定你能对付’时，他知道蒂姆会支持他的。”（马克·马哈拉杰2017年8月22日写给萨姆·文特尔的电子邮件）

[8] 曼德拉指的是他逃避警察追捕的一段时期，当时媒体称他为“黑色繁笈花”。

[9] 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曼德拉明显希望向她家人转达问候。

[10] Nigge是南非荷兰语“侄女”之意，自从称呼蒂姆的丈夫“侄儿”之后，曼德拉一直这样称呼她。

[11]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12] 他以妻子获释和审讯的失败为例，激励蒂姆鼓起勇气面对手术。

[13] 菲利斯·奈杜，狱友M. D. 奈杜的妻子，蒂姆的嫂子。

[14] M. D. 奈杜，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成员，与曼德拉一同被囚禁在罗本岛B区五年之久。他是蒂姆·马哈拉杰的哥哥。

[15] 蒙蒂·奈克尔（1910—1978），医生、政治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16] 甘地大厅在约翰内斯堡弗雷拉镇的福克斯大街，20世纪40和50年代用于政治聚会。曼德拉所说的报告是指M. D. 奈杜在甘地大厅的一次大会上，向当时德兰士瓦的同志们报告消极抵抗运动进展情况。这一运动是1946—1948年由德兰士瓦和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发起的，旨在反对1946年的《亚裔土地使用权法案》，该法案限制亚裔人士拥有特定地区的土地。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主席蒙蒂·奈克尔医生是首批反对该法案的抗议者之一，因抵制种族法而被捕（摘录自马克·马哈拉杰2017年8月22日写给萨姆·文特尔的电子邮件）。

致朋友伊斯梅尔和玛莎·马特拉库（1971年2月1日）

亲爱的伊希和莫拉^[1]：

Kgele banna!^[2]你们这么容易就忘了朋友？为什么你们不写信？这段时间以来，你们对待我的方式给人一种印象：你们放弃波莫隆^[3]的美丽家园，远走他乡，就是为了摆脱我。你知道，没有什么比听到你们的消息更让我高兴了，如果你们偶尔给我写上一封信，扎米^[4]也肯定不会埋怨。但是，你们过去从未让我失望，不知为什么现在这么做？也许错误在我：你们没有写信是不是因为希望我先写？好吧，我现在写信了，何时能盼到你们的回信？

我喜欢回想我们过去一起度过的快乐时光；40年代中期，我刚刚从乡下来到矿脉^[5]区，遇到了莫拉。她当时是地产代理恩科莫的秘书，也是我在金城^[6]结交的第一个朋友。与此同时，她进入了玛乔丽·比勒陀利乌斯、多萝西·库佩、农乌拉·希蒂梅拉、梅西·丁冈、弗洛伦斯·莫塞尼、伊迪丝·恩蒂萨和埃米莉·加布萨内^[7]的圈子中。后来，她担任克萨梅拉^[8]的秘书，进入了其他法庭和新的圈子。她偶尔会因为公务前往国内各地，与我们的许多公众人物接触。莫拉举止优雅、为人善良，得到了我们中许多人的喜爱，在一个试图为各行各业人士提供服务的公司里，她是理想的人选。她努力工作，总是加班加点，几乎从不抱怨。你们是否还记得1950年6月26日之前几周的情景？农乌拉和她的拉米说我是苛刻的老板，差点把我掐死。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从青年人中招募了许多志愿者，农乌拉和拉米就在其中。当我们逼着他们干到晚上10点时，连这对好脾气的情侣也受不了了。为了救命，我立刻命令 tshayile^[9]。

莫拉是约翰内斯堡国际俱乐部^[10]成员，1951年，我成为了该俱乐部秘书长，她利用许多业余时间，帮助我们规划活动、筹款和打字。就在这段时期，你们登上了报纸的头条，当时一家著名的约翰内斯堡律师事务所派你们去弗里尼欣^[11]地方法院打一份记录。记得吗？你们宽阔的视野和对进步与改革的热爱，也许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一时期与各个族群接触的影响。你们一直都在前进，同时寻找有利于整个社群的手段。你们有着天赋的敏锐眼光，能够寻找生活中更美好的一切，让我们摆脱烦恼，充满喜悦。当然，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自私倾向，莫拉也有这方面的不足。她在自己身上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和金钱，衣柜里装满了高档服装，开着最新型的汽车四处兜风，家具也是精挑细选。

如果将上述因素全盘考虑，我对莫拉的主要印象是：她是一个努力为他人而活的姑娘，这一事实使她不管身处何地，都是有用之才。

在扎米和伊希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我和莫拉就已经相识了。我们两家的友情建立在你我打下的基础之上。首先来的是伊希，他带你走出克拉伊潘的寓所，重回社交圈。顺便说一句，你还没有告诉我们，伊希是怎么发现你的？也许有一天，我们还能有幸听到你们讲述这段难忘的故事。那个时候，我可以邀请莫夫来吗？

伊希的作用也同样重要。他帮助我们与戴维·莫查马伊^[12]、西德尼·克贾杰、塞西尔·恩托利等人以及其他在兰德^[13]公共舆论中起重要作用的上流社会人士接触，并在我们需要的任何时候爽快地提供服务。顺便说一句，我将Bra^[14]戴夫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化名，希望他不要介意。如果我有机会，一定会就此事向他请教。

回到我们的正题，扎米直到1957年才出现在这个世界里，我们的友情立刻深化为牢固的战友情谊。她始终对我的感情表示尊重，热情地对待我的所有朋友。据我的记忆，她从未试图影响我，反对我众多朋友中的任何一个，哪怕是拐弯抹角的暗示。从我们这方面看来，有如此亲密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温和的性情，以及对你们的爱。

你们还记得最后一次和我见面的情景吗？那是1962年9月在要塞。^[15]你们带来了一大堆美食，并送给我一方昂贵的小手帕，我让扎米帮我保留了。她告诉我，你们一直照顾她和孩子们，直到出发的那一天。当她知道很长时间不能和你们见面、不能去拜访你们，也没有欢迎你们来韦斯特克利夫^[16]的荣幸，真心地感到难过。

虽然你们离去时我远在千里之外，但这件事还是令我非常难过，我觉得很孤独。对我而言，得知扎米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总能依靠你们，是一种安慰。而且，搬迁和安居的成本肯定会大大消耗你们的积蓄。对你们来说，离开家园、朋友和出生之地肯定是痛苦的时刻。

至于我，将会想念伊希富有感染力的笑容、莫拉生动有趣的玩笑，还有我拜访波莫隆时总能享用的热茶、美食和软饮料。你们现在是否明白了自己对我 and 扎米意味着什么，你们的来信又意味着什么？我什么时候能收到你们的信？

莫拉，我们亲爱的尼尼现在长眠于远离波莫隆的田野上，对此我宁愿只字不提。有朝一日，你们会告诉我这一悲剧的来龙去脉。也许我可以握住你们的手，静静地走上一段路。与此同时，让我们努力地忘记吧。

记住，我等着你们的信，希望它像你们从克拉伊潘寄来的信一样亲切、有趣。告诉我的连襟乌特拉夫妇，我想念他们，希望他们收到1969年7月28日寄去的信。我也想念恩瓜那·瓦·柯西、戴维·莫伊洛阿、与麦克4年未见的艾德娜、娜娜和先生以及老兵丹。彼得和杰里还在那里吗？向他们致以最亲切的问候。

最后，我想告诉菲什^[17]夫妇，我永远感激他们为我所做的一切。和他们一起，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

献给你们我全部的爱

Ke nna Madiba, Mofurutse ya' binang tshwene morena li Mofu Magadi. ^[18]

伊斯梅尔和玛莎·马特拉库

^[1] 玛莎·马特拉库曾担任曼德拉的私人秘书。她的丈夫伊斯梅尔常常将同志或积极分子运到博茨瓦纳边境；他还受托运送领导人，包括曼德拉。当他意识到自己的活动受到监视后流亡博茨瓦纳莫丘迪。后来，他与玛莎会合，继续帮助从南非越境进入博茨瓦纳的积极分子。

^[2] 塞茨瓦纳语“我被惊呆了”之意。

^[3] 奥兰治自由邦（现称自由邦）的一个小镇。

^[4]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5] 约翰内斯堡的一个别称，指的是威特沃特斯兰德金矿矿脉，澳大利亚人乔治·哈里森 1896 年首次在那里找到了金矿。

[6] 约翰内斯堡被称作“金城”，是因为它起源于 19 世纪的一个淘金小镇。

[7] 曼德拉的朋友和同事。

[8] 沃尔特·西苏卢（参见词汇表）的宗族姓氏。

[9] 曼德拉用法内卡洛语说，他决定宣布下班。法内卡洛语是矿区使用的一种混杂语言，主要以祖鲁语、英语和一些南非荷兰语为基础。

[10] 创立于 1949 年，是各民族人民聚会交流的场所，举办辩论会，招待各国宾客。曼德拉一度担任该俱乐部秘书长。

[11] 德兰士瓦省（现豪滕省）的一个城市。

[12] 戴维·莫查马伊是曼德拉的一位客户，当曼德拉转入地下时，莫查马伊把自己的名字借给了他。这个名字还出现在曼德拉的埃塞俄比亚护照上。

[13] 威特沃特斯兰德的缩写，这是南非豪滕省（约翰内斯堡所在省份）的一条 56 千米长的山脊。

[14] 科萨语“兄弟”之意。

[15] 曼德拉指的是他 1962 年在流亡中被捕，被关押在约翰内斯堡旧要塞监狱的时候。

[16] 曼德拉指的是约翰内斯堡的韦斯特克利夫区（Westcliff），但错误地拼写成 Westcliffe。

[17] 菲什·基茨英（1919—2005）是博茨瓦纳活动家，在曼德拉 1962 年非洲之旅中安置和帮助他。

[18] 塞索托语，意为“先生和女士，我的名字叫马迪巴，图腾是狒狒”。Mofurutse 意为酋长的妻子/太后，宽泛地用于表示对已婚妇女的尊敬。

致次女泽纳妮·曼德拉^[1]（1971年3月1日）

亲爱的：

今年2月5日（星期五）是你12岁的生日，1月份，我给你寄了一张卡片，饱含着我的祝贺和良好祝愿。你收到了吗？我要再次对你说：生日快乐！

当我最后一次看到我们的泽尼时，她还是个幼儿，很难相信，她现在已经是个大姑娘，在寄宿学校里读五年级了，学的是我都从未学过的科目，像法语、自然科学和数学。我仍然清楚地记得1959年你出生的那个夜晚。那年的2月4日，我很晚才回到家，发现妈妈焦躁不安。我赶忙找到已故的菲利斯·姆宰杜梅阿姨，我们两人开车将妈妈送到贝拉格瓦纳思医院。巧合的是，菲利斯阿姨本人也出生于2月5日，在开往医院的路上，她希望你也出生在同一天，情况也恰恰如此。当她听到你降生的消息时很高兴，仿佛你是她创造的一般。

你的出生对我们是极大的安慰。就在三个月之前，妈妈在狱中度过了15天，对于一名孕妇来说，这是很危险的。^[2]我们不知道那段日子对你和妈妈的健康造成了多大的伤害，看到老天赐给我们一个健康、可爱的女儿，确实是一种幸福。你是否知道，自己差一点出生在监狱里？没有多少人有过你这样的经历，出生之前便身处狱中。你才25个月，我就离开了家，虽然此后我还常常看到你，但1962年1月我短暂出国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一起生活了。

你可能不记得了，有一件事特别触动我，此后我再也不愿回想。1961年年底，你被带到一位朋友家，我在那里等着你的到来。^[3]我没有穿外套，也没有戴帽子，把你抱在怀里大约十分钟，亲吻、交谈。突

然，你好像记起了什么，一把将我推开，在房间里搜索起来。在屋子的一角，你找到了我的其他衣服，将它们收拾在一起以后交给我，要我回家。你紧紧抓住我的手，拼命地拉着我、恳求我回去。这对我们两人都是艰难的时刻。你觉得我抛弃了你和妈妈，提出的要求也很合理。与此类似的是，1965年12月3日，你在妈妈来信的附言中写道：“你明年能回家吗？我妈妈会开她的车去接你。”1961年时你年纪尚小，我很难向你解释自己的行为，之后的几个月，当时从你脸上看到的担忧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幸运的是，你很快冷静了下来，我们平静地分手了。1962年7月回到南非时，我两次见到你和津齐^[4]，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1964年，你被带到比勒陀利亚的最高法院，可是却没有获准与我见面，令我大失所望。^[5]从那以后，我一直渴望着见到你。你在1975年年满16岁时就能来探视我，但我越来越失去耐心，未来的5年似乎比一辈子还长。你上个月的来信多么令人愉快！太感谢了！我的1971年有一个激动人心的开始，你的信是我今年收到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家人来信，我一遍又一遍地翻阅，并将把它保存起来，作为一件纪念品。知道你今年修习的科目，我很高兴，希望你能从年初就用功学习，通过考试。法语是一门重要的语言，在非洲大陆，更多的人使用法语而非英语。英语、拉丁语、祖鲁语、自然科学、数学和地理也都很有用，你应该多多用心。我还很高兴地听说你徒步前往山区，见到了美丽的景色。

我看到你在信的背面写的附注，要求邮递员立刻送出这封信，并“像猫王那样，加油，加油”。猫王的音乐富有生机，很受欢迎，很高兴你也喜欢他。我希望你也能爱上米里娅姆·马凯巴^[6]、莫哈佩罗阿^[7]、卡鲁扎^[8]、蒂亚姆扎舍^[9]、保罗·罗伯逊^[10]、贝多芬^[11]、柴可夫斯基^[12]的音乐。更重要的是，我相信有一天你将能够创作、歌唱和演奏自己的音乐，也许，除了成为科学家、医生或者律师之外，你还想成为一名芭蕾明星？

你参加哪些运动？排球、游泳或者田径，尤其是径赛项目（跑步），能使你健康、强壮，而且可以使你得到帮助学校赢取胜利的喜悦。亲爱的，你可以碰碰运气。

希望这封信能带给你喜悦和幸福，就像你的来信给予我的一样。

把我的爱献给津齐、马基^[13]、克贾托^[14]，以及abazala^[15]安迪勒、维亚尼、夸伊约和马菲洛（当然还有你和妈妈）。

给你满满的爱和无数次的吻

爱你的Tata^[16]

泽尼·曼德拉小姐，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1] 泽纳妮·曼德拉（1959—）——参见词汇表。

[2] 1958年10月，温妮·曼德拉因参与反对《通行证法》适用范围扩大到妇女的抗议活动而被捕，关押了两周。

[3] 曼德拉指的是1961年中的一段时期，当时他与家人分离，躲避当局的追捕。

[4] 泽纳妮的妹妹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见词汇表。

[5] 曼德拉指的是里沃尼亚审判——参见词汇表。

[6] 津齐勒·米里娅姆·马凯巴（1932—2008），南非歌手、演员、联合国亲善大使和活动家。

[7] 约书亚·普洛莫·莫哈佩罗阿（1908—1982），曾与吉布森·肯特合作创作音乐作品的一位词作家（萨姆·文特尔与吉布森·肯特的侄女维基·肯特的电话访谈，2017年7月23日）。

[8] R. T. 卡鲁扎（1895—1969），祖鲁作曲家、音乐家，涉猎多种音乐体裁，包括圣歌、雷格泰姆和轻歌舞。他为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创作了第一首歌曲*i Land Act*，抗议1913年的土著人土地法案。

[9] 本杰明·蒂亚姆扎舍（1890—1970），南非作曲家、合唱指挥、风琴家和教师。

[10] 保罗·罗伯逊（1898—1976），美国男低音歌手，曾参与民权运动。

[11] 路德维希·范·贝多芬（1770—1827），德国作曲家、钢琴家。

[12] 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1840—1893），俄国浪漫时期作曲家。

[13] 马卡齐维·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长女——参见词汇表。

[14] 马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15] 科萨语“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之意。

[16] 科萨语“父亲”之意。

致朋友克里斯蒂娜·朔尔茨^[1]（1971年3月1日）

[翻译自南非荷兰语]

我亲爱的基西^[2]：

我一直熟悉伍斯特镇^[3]。对我来说，那就是醋或者酱油的产地^[4]，这些广受欢迎的液体使我们的食物变得非常可口，我不久前还将它们洒在鱼上，真是绝配。可是，对于伍斯特人民的愿望、斗争以及对我们的进步和幸福的贡献^[5]，我却一无所知。1947年12月，我在开普敦度假。火车当然经停你们的车站，但即便在当时，伍斯特也只是我们曾去过的许多地方之一。40年代，约翰·阿尔文的名声传遍各地，当我于1955年回到博兰^[6]时拜访了他。

你还记得我们过去的朋友格林伍德吗？就是那个永远打着红领带、来自特兰斯凯的开普敦人。对的，就是他陪着我。当时发生的事件和局势已经对阿尔文造成了伤害，但能和他握手仍是我的荣幸。我和一位为社会进步而做出可敬努力的人取得了联系，他后来走上了歧途，但我们无法因此将他的名字从历史上抹去。

1956年12月5日，我、艾莎·达乌德、约瑟夫·姆福扎、约瑟夫·布扎^[7]和其他人走到了一起。两年的时间里，我们坐在约翰内斯堡的德瑞尔大厅，组织远足、讨论问题并互诉衷肠。有一次，一位好朋友和我收到了艾莎寄来的几串甜葡萄，我们真的很喜欢那味道。1961年4月，阿奇·西贝科^[8]和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整天，很高兴有机会聊起他们的父母和家人。从那时起，伍斯特不再是南非地图上的一个小点，而是亲爱的

同志们的家园，我尊重他们的观点和感情。我当时知道，他们现在已经分散到各处了。艾莎在伦敦，布扎在威廉国王镇^[9]。我敢肯定，无论他们在哪里，都会饱含深情地回忆起伍斯特。

我得知了艾莎父亲去世的噩耗，这对她肯定是沉重的打击。我希望她和年老的丈夫身体健康，孩子们茁壮成长。你现在知道，我的心和伍斯特及其人民紧紧相连了吗？基西，你和我之间的纽带是我给你写这封信的原因之一！顺便问一句，你是否知道我们在去年12月曾擦肩而过？我盼望着你的探视，因为我希望亲自向你致以热烈的问候。也许是我让你失望了。

很久以前，我曾是一名牧羊人，我真的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时至今日，我仍然会梦到放牧的那段日子。但是，我应该说明，我不是现代化条件下的牧羊人，当今，人们拥有用篱笆围起来的农场，像世界那么广阔的牧场，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变得自私、偏狭，只顾及自己的利益。而我是保留地的牧羊人，和生活在国有土地上的穷人及不得不分享公用牧场的人们为伍。人们认为，看护个人的畜群是牧人的唯一任务。是的，牧人的主要任务是看管牲畜并促进其繁衍，但对于依靠公用牧场的人来说，维护不同畜群的和谐同样重要。他们必须相互合作，修建水坝和水槽，联合对抗共同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没有机会自私和偏狭，从事其他行业的人也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啊，我怎么离题了，忘记了伍斯特和我的同志们？让我们回到主题上来。我认识一位korrelko^[10]，他的生日是2月8日。许多人可能不熟悉他，但认识他的人都印象深刻。就我而言，我宁肯什么都不说，不幸的是，他在很多相关问题上与我的观点恰好一致；我们在相同的机构里做事，我提出的任何赞扬或者批评都会直接反映到自己身上。而且，你和我都不是预言家，不愿意参与无谓的投机。我能说的就是，与他共事三年，使我提高了对他的期望，将他视为在你们镇上的朋友圈子中很有价值的一位。一方面，他将我和你、何塞、泽斯以及你热爱的所有朋友甚至你家门前的鳄梨树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又是我和童年时期牧场之间的纽带。

对你而言，过去四年一定很难熬，是充满各种艰辛的一段时期——你要和给家庭财务带来沉重压力的麻烦与负担作斗争，经历忧虑、孤独、怀念不在身边的爱人等艰难时刻，定期的艰苦旅行或能令你振奋和宽慰，但却远远不够，因为当你抵达目的地时无法直抒胸臆，不能完全

放下身上的重担。或许那段狂飙时期也令你兴奋，白发悄然而生。可怜的女人！在最近的一次探视中，我的扎米^[11]也抱怨白发长得很快。当然，其他家庭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对你来说并不是安慰。即便厄运同时向许多受害者袭来，伤处也依然疼痛难忍。但至少你现在有了喘息之机，我希望你能充分享受它。给我们的鬃发朋友一块katkop^[12]、一杯puza^[13]，时不时地加上点酱油。我敢肯定，他对老塔斯酒^[14]一定有自己的安排。婚礼定在哪一天？很遗憾，我没有主持这一典礼的荣幸了。

献上爱与温暖的祝福

爱你的内尔

克里斯蒂娜·朔尔茨小姐 伍斯特镇，哈默街14号

[1] 取自曼德拉抄录信件的本A4 硬皮本。

[2] 基西（Kiesie），克里斯蒂娜的南非荷兰语昵称。

[3] 西开普省的一个城镇。

[4] 联合醋业公司 1913 年创立于伍斯特镇。除了生产醋之外，该公司还生产伍斯特酱油（这种酱油起源于英国伍斯特城，而不是南非的这个小镇）。

[5] 许多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来自伍斯特镇。

[6] 西开普省的一个地区。

[7] 叛国罪审判（参见词汇表）中三位来自伍斯特镇的被告。该案的 156 名被告中，大部分都是在1956 年 12 月 5 日被捕的。

[8] 1956—1961 年叛国罪审判的一位同案被告。

[9] 东开普省的一个城镇。

[10] 南非荷兰语，形容卷发的人。

[11]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12] 南非荷兰语“面包”之意。

[13] 南非荷兰语“饮料”之意。

[14] 曼德拉指的是南非流行的塔森贝格干红酒。

致朋友与同志法蒂玛·米尔（1971年3月1日）

我亲爱的法蒂玛：

这封信应该寄给沙米姆、舍纳茨或者拉希德^[1]。直接听听他们的意见，将使我更深入地了解年轻人思维模式与观点的改变。

我的儿子克贾托^[2]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他每年来探视我两次。我们似乎在重大问题上意见一致，但他不时地对我认为不言自明的一些事情提出不同看法，清除我思想中混乱的部分。我有时怀疑，他从我身上看到了一些过去的遗迹，那是某种纪念品，可以让他忆起将我视为无所不知的神人、贪婪地咀嚼我所告诉他的一切的那个时期。他的独立思想和新念头，使我们之间的谈话变得很快乐，我认为这是与孩子们直接对话所能得到的好处。你现在应该知道我更愿意和拉希德及其姐妹们聊天的原因了吧。

我这些年都和同代人一起生活，这一代人较为保守，大部分时候都倾向于过去的习惯。我很渴望了解现代青年人当中出现的新思想。但是关于孩子们的消息总是让我想起一些不愿去想的问题。当我得知我们的沙米姆上了大学，构建漂亮的房屋模型，这52年承受的一切似乎都压到了我的身上。她出现在“肖像^[3]”的第70页上。我怀疑舍纳茨是她左边的第二个。如果我弄错了，那么请她回忆一下，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时，她还只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当她成长到足以读六级学校时，容貌必定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徒劳地搜寻着拉希德，甚至在40页的男孩中胡乱猜测。听说他无法前往沃特福德^[4]，给我的泽尼和津齐^[5]当哥哥，我感到很遗憾。我不会忘记他们上一次送给我的方巾，只要他们有时间写信，我很乐意能听听他们的意见。

我本应把这封信寄给伊斯梅尔^[6]——我第一个跨种族的朋友、青年时代的同志。你知道，我们实际上一起生活在霍尔瓦德^[7]，正是他带着我认识了达杜^[8]、奈克尔兄弟^[9]、卡查利亚一家^[10]、娜娜·西塔^[11]、奈杜一家^[12]、帕哈德^[13]、纳西^[14]、辛格一家^[15]、赫班斯^[16]、普内恩^[17]、奈尔^[18]、希达^[19]、AI·米尔^[20]以及其他印度社群的杰出领导人。我可以自由、开放地与他谈论过去的事情。但问题在于你，behn^[21]。我不想让bhai^[22]陷入不得不向你隐瞒去信的处境，或者让你觉得有必要翻他的口袋。我丝毫不怀疑，如果你看到这样的信件，准会把他做成烧烤。我常常在想，你和拉迪^[23]是否有必要停下来思考一下，你们能拥有心灵上的宁静和幸福，该怎样感谢我。记得伊斯梅尔、J.N. [辛格]和我在将近三十年里都是稳固的“三重奏”。我将信守自己的誓言：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对其他人说不得体的话。他们肯定认同，我一次也没有泄露过秘密。无论如何，我对泄露秘密是怎么想的？是天使们的谈话！你先生和我都是这样，也将一直如此。当然，麻烦在于大部分成功人士都有某种虚荣心。在生命中总有某个阶段，他们认为自负和向公众吹嘘一下自己独特的成就是合理的。英语已经发展出了许多用于自夸的委婉语。在所谓的自传中，作者常常利用其他人的缺点，凸显自己值得夸耀的成就。我没有可供吹嘘的成就，也没有夸耀的技巧。即使我每天喝甘蔗酒，也没有勇气尝试。我有时候相信，造物主打算通过我，为世界提供一个平庸之辈的范例。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诱使我自吹自擂。如果我可以写一部自传，它的出版将会推迟到我们的尸骨埋入地下之后，也许我会留下与自己的誓言不符的线索。逝者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如果关于他们的全部真相浮现出来，我凭借长期沉默帮助维持的形象被毁，那也是子孙后代的事，与我们无关。你现在知道写信给伊斯梅尔有什么样的风险了吧？无论如何，你知道他是个大块头、行动迟缓，我也许要等很久才能收到回信。

我几乎听到你在问这个中肯的问题：这番说教要把我们引向何方？这个问题很合理！真相是，我想找一个借口写信给你。你对我总是那么体贴，我怎能抗拒与你交谈？你、伊斯梅尔和我挣脱了白人与黑人祖先的束缚，建立了牢固而温暖的关系，即使是狂乱的60年代也未曾撼动它。我们立下了誓言：silisapho lendw'enyé。^[24]你是否还记得，从50年代初起，我就曾多次与你们同住在乌姆格尼路^[25]；帕梅拉的父亲当时就住在隔壁？后来，我又和你们一起搬到西德纳姆^[26]。

扎米^[27]有时会告诉我一些你们的好消息。虽然你们的探视申请被

驳回，但知道你们还想着我，我仍然很高兴。我反复阅读了《肖像》^[28]一书，太棒了！这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写作也很有技巧；对我来说，这本书是信息的宝藏。因为这本书是你写的，我必须认真阅读，就像和你进行一场非正式的谈话。我几乎一口气读完了253页，它让我开始努力克服之前从未摆脱的弱点。我是那种在各种问题上都掌握一些肤浅知识的人，对于自己应该专精的一个方面，也就是自己国家与民族的历史，却缺乏深入的专业知识。我曾试图认真、带有真正兴趣地阅读任何与非洲历史有关的读物，但总是忽略了其他族群。而当我阅读《肖像》，终于有机会了解人类从1860年起的故事^[29]。我要求扎米尽力买到这本书，告诉她关于第3章所提问题的看法。我们的诠释也许不完全一致，我希望在下一封信中谈到整个问题。

与此同时，我要说Mubarak!^[30]

向你、伊斯梅尔和孩子^[31]、拉迪和J.N.^[32]、莫利和蒙蒂^[33]、艾伦与妻子^[34]、G.R.与家人^[35]、达乌德和法蒂玛^[36]献上我全部的爱。

纳尔逊谨上

法蒂玛·米尔夫人，德班西德纳姆区本伍德路148号

[1] 法蒂玛和伊斯梅尔·米尔的孩子。

[2] 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3] 法蒂玛·米尔所著《南非印度人肖像》（德班：埃文出版，1969）。

[4] 邻国斯威士兰的沃特福德卡姆赫拉巴学校。

[5] 泽纳妮（1959—）和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曼德拉的两个女儿——参见词汇表。

[6] 伊斯梅尔·米尔（1918—2000），法蒂玛的丈夫、律师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7] 霍尔瓦德大厦是约翰内斯堡市区的一座公寓大楼，伊斯梅尔·米尔在那里有一套公寓。曼德拉在《漫漫自由路》中写道：“在威特大学，我认识了伊斯梅尔·米尔、J.N.辛格、艾哈迈德·布拉和拉姆拉尔·布里亚，并和他们成为了朋友。这个紧密团结的集体中心是伊斯梅尔的寓所——霍尔瓦德大厦13号，有四个房间，位于市中心的一座住宅楼中。我们在那里学习、交谈甚至跳舞，直到凌晨时分，它成为了年轻自由战士的大本营。有时候因为太晚赶不上回奥兰多的末班火车，我就睡在那里。”（p. 105）

[8] 优素福·达杜医生（1909—1983），医生、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演说家。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奥利弗·坦博在MK革命委员会中的助手，南非共产党主席——参见词汇表。

[9] 奈克尔 (1910—1978)，医生、政治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M. P. 奈克尔 (1920—1977)，反种族隔离活动家、记者，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南非共产党和国会联盟领导人及组织者。两人并不是亲兄弟，只是同志。

[10] 尔维·卡查利亚 (1908—2003)，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南非印度人大会、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和ANC领导成员——参见词汇表。优素福·卡查利亚 (1915—1995)，毛尔维·卡查利亚的弟弟，政治活动家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秘书长——参见词汇表。他们的家人也参与反种族隔离斗争。

[11] 娜娜·西塔 (1898—1969)，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主席，甘地“非暴力”哲学的追随者。

[12] 约翰内斯堡约维尔区洛基街的奈杜一家。纳兰萨米·奈杜 (1901—1953)、阿玛·奈杜 (1908—1993) 及其家人。

[13] 古兰·帕哈德，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执委会成员，活动家艾索普 (1939—) 和阿齐兹·帕哈德 (1940—) 之父。

[14] 索利·纳西 (1918—1979)，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执委会成员。

[15] J. N. 辛格 (1996 年去世)，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和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创始成员。他与纳尔逊·曼德拉一起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研修法学学士学位，妻子拉迪·辛格 (2013 年去世) 是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教师和律师。

[16] 戈帕尔·赫班斯——纳塔尔印度人大会财务主管，叛国罪审判 (参见词汇表) 的被告之一。

[17] 乔治和维拉·普内恩。

[18] 比利·奈尔 (1929—2008)，曼德拉的同志、MK成员，1963 年被以破坏罪起诉。他和曼德拉一起被关押在罗本岛B监区，1984 年获释——参见词汇表。

[19] 达乌德·希达 (1916—1976) 是 1956 年叛国罪审判被告之一，1960 年紧急状态中遭到关押 (叛国罪审判和 1960 年紧急状态参见词汇表)。他是纳塔尔印度人大会的副主席，1964 年与妻子法蒂玛被禁止行动 5 年，这一禁令后来又延长到 1974 年。

[20] I. C. 米尔 (1918—2000，参见词汇表) 的叔叔。

[21] 古吉拉特语“姐妹”之意。

[22] 古吉拉特语“兄弟”之意。

[23] J. N. 辛格的妻子，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执委会中的活动家。

[24] 科萨语，意为“我们来自同一个家庭”。Silisapho意为“我们是一家人”，lendw' enye意为“一个家”。

[25] 伊斯梅尔和法蒂玛·米尔 1951—1958 年的住处，后来他们搬到德班西德纳姆区本伍德路的房子。

[26] 德班的一个区，米尔一家后来搬到那里。

[27]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28] 《南非印度人肖像》。

[29] 虽然印度人更早就来到了南非，但 1860 年 11 月到 1911 年（契约劳工制度废止）之间，大约有 152000 名契约劳工从印度各地来到纳塔尔。履行契约之后，第一类印度人可以自由决定留在南非或者返回印度。

[30] 古吉拉特语“祝贺”之意。

[31] 伊斯梅尔·米尔及他们的孩子。

[32] J.N. 辛格（1996 年去世），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和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创始成员。他与纳尔逊·曼德拉一起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研修法学士学位，妻子拉迪·辛格（2013 年去世）是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教师和律师。

[33] 蒙蒂·奈克尔。

[34] 艾伦（1926—2013）和贝娅塔·利普曼（1928—2016），米尔夫妇的朋友。艾伦是一位建筑师，设计了米尔夫妇在西德纳姆的房子。

[35] G.R. 奈杜，南非摄影师。1962 年 8 月 5 日曼德拉被捕前一天，他和曼德拉都参加了在德班米尔家举行的聚会。

[36] 法蒂玛·希达（1922—2003）是拉希玛·穆萨的双胞胎姐妹，1956 年妇女游行领导人之一。法蒂玛是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和 ANC 成员，因为参加德兰士瓦和纳塔尔印度人大会 1946—1948 年发起的消极抵抗运动而被捕，这项运动旨在反对 1946 年的《亚裔人士土地所有权法案》，该法案限制亚裔人士拥有特定地区的土地。1952 年，她因参加“抗法运动”（参见词汇表）而再次入狱。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1年3月31日）

罗本岛指挥官

送呈：巴登霍斯特上校

我不得不提出，从1969年起用于抄录信件的两本硬皮笔记本已被人从牢房中拿走。第二本笔记本中有几张活页纸，上面有我为1971年4月的信件打的草稿。^[1]

我还要声明，我从时任指挥官那里得到许可，用这一特殊材料抄录信件。我必须进一步指出，监狱署署长斯泰恩将军、奥康准将^[2]和典狱长福里都知道我抄录所写的全部信件。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另一侧用南非荷兰语写下的说明]

上校。

当我在周日晚上抓住他的时候并不“知道”^[3]。他可以继续说空话。其他人很害怕，可我不怕任何事。

这是碎纸机的好材料。

[签名，日期1971年3月31日]

^[1] 当局指定的囚犯等级或者分组，有各种不同的权限。没有官方的文件提到当时曼德拉

属于哪个组别，但从他的一些信件开头所写可以确定，他在 1972 年属于B级，1973 年起属于A级。

[2] 奥康准将，罗本岛指挥官——参见词汇表。

[3] 这段说明是以南非荷兰语写成的，但“知道”（Aware）一词以英语写就，并加上了引号。

致长子滕比^[1]的遗孀托科·曼德拉^[2]（1971年4月1日）

我亲爱的托科：

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些手段，影响统治我们生活、决定我们命运的无形力量。

家庭破碎，饱受痛苦折磨的年轻寡妇独自与重重困难斗争，两个孤儿失去了稳定家庭的安全感和父亲的爱，大部分时间都饿着肚子，这些残酷的惩罚令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我很多次都感到疑惑，科学带来的伟大发明与进步，是否使我们比几十万年前的祖先更安全、更幸福。当然，人类与无知、贫穷和疾病斗争，留下了许多重要的里程碑。我们找到了使自己不那么依赖大自然及其情绪的手段，更好地控制我们的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达到了相对更高的生活标准。

但是，命运仍然变幻莫测，带给我们不应承受的苦难与悲惨。这个家庭已经历了多次灾祸。为什么滕比死后，姆科奇^[3]又这么快地离开人世？在最近的探视中，克贾托告诉我，你参加了卡帕迪卡的葬礼，他是滕比的密友，曾于1969年8月3日代表开普敦讲话^[4]。为什么这些事情都同时发生在你身上？我可以想象，恩迪恩迪和南迪肯定会提出这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永远见不到爸爸了吗？他现在是不是和迪普克鲁夫^[5]的外公在一起了？Tatomkulu^[6]再也不能从罗本岛回来了吗？现在谁会给我们带来衣服和巧克力？凡此种种，还有许多无法回答的问题。你父亲的死讯令我不安，更令我难过的是无法亲眼见证你面对个人悲剧时表现出来的勇气与高贵。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会被哀伤击倒的人。尽管发生了种种灾祸，你仍没有失去一切。世上有很多的人不像你那样，有母

亲、继父、公婆和许多亲戚朋友想着你，希望你好起来。此外，你会使自己与恩迪恩迪、南迪的未来变得光明且有意义。你年轻、健康，充满天赋。一定要记住这一点，托科。

如你所知，我没有见到伦纳德^[7]，但得到的所有报告都说明，他和你一样勇敢、镇定。我要向你们致以最深切的慰问。你能寄给我关于葬礼的报道吗？你何时返回约翰内斯堡？现在有没有工作？

去年3月，我写信给伦纳德，发去了很多消息，但没有回音。你的回信也许将包含这方面的消息。

我希望你没有忘记，我在1969年11月29日的信^[8]中提出了关于你个人地位的问题。希望下一次探视的时候，你能给我一些进展报告。我非常希望，你能使自己处于这样的位置：可以指导孩子们选择职业，并帮助他们为这些职业做好准备。家庭氛围必须存在，这能鼓励他们坚持生活中的最高理想，很大程度上，这也取决于你。现在，你的母亲和婆婆帮助你抚养恩迪恩迪和南迪，但或早或晚，她们都将长眠于地下，留下你独自奋斗，面对监督孩子进步的艰难任务。等你来探视的时候，我将更详细地说明这一事项。与此同时，请再次阅读这封信。

南迪穿上褐红色和白色的衣服真是漂亮。照片背景上的绿色蔬菜也很美，让我想起了童年时幸福、浪漫的时光。我几乎嗅到了弥漫在拍照地点的甜香。我特别注意到她淘气的笑容，这是一张迷人的照片，很高兴你能寄来，我把它放在泽尼和津齐^[9]的照片旁边。

非常感谢你寄来漂亮的圣诞卡。你肯定走遍了开普敦才找到它。我喜欢它鲜红的背景，以及极富艺术性的布局。我也收到了恩通比的卡片，封面上有巧克力做成的美女图案。你们两个人肯定是小魔女，似乎比我自己更了解我的品位。两张卡片都真的很美，我很高兴收到它们。

发生了什么情况，为什么你没有来？你于11月来信告诉我，已经申请了探视许可。整整4个月过去了，你却没有出现。你的申请是否使用了挂号信？你知道我盼望着很快见到你吗？在你重新申请之前，也许应该致电奥兰多113号的温妮妈妈，了解她是否还没有申请。

向你的妈妈和继父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并将我的爱献给你、恩迪恩迪、恩通比和伦纳德。

莉迪亚·托科·曼德拉夫人，里特里特第7大街“修布罗”

[1] 马迪巴·滕比凯尔（滕比）·曼德拉（1945—1969），曼德拉的长子——参见词汇表。

[2] 参见词汇表。

[3] 可能是托科·曼德拉的父亲。

[4] 曼德拉指的是滕比·曼德拉的葬礼。滕比的遗体于1969年7月29日从开普敦运抵约翰内斯堡（索菲·特马，“曼德拉之子的遗体运抵”，《世界报》，1969年7月30日）。

[5] 约翰内斯堡索韦托的一个区。

[6] 科萨语“爷爷”之意。

[7] 托科的弟弟伦纳德·西梅拉内，曼德拉将他的名字Leonard错写成了Lennard。

[8] 参见第125页的信件。

[9] 泽纳妮·曼德拉（1959—）和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曼德拉的次女和幼女——参见词汇表。

[10] 科萨语“父亲”之意。

致“茜茜”^[1]（1971年4月1日）

我亲爱的茜茜^[2]：

想起您和家乡，我的感觉好多了。大部分时候，这些回忆都给我带来很多乐趣。我还记得许多青少年时代的趣事。

一天晚上，酋长拖着一根可怕的棍子从卧室里冲出来责罚贾斯蒂斯^[3]，因为他在乌姆塔塔^[4]忘了自己的皮箱。森盖跳上我们身边的汽车，转动方向盘全速逃离，而贾斯蒂斯也站起身消失在黑夜里。我没有卷入其中，因此仍然站在原地。但当酋长靠近时，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成了替罪羊。我高声抗议道：“我不是贾斯蒂斯！”但听到的是一声可怕的反驳：“你是！”后来的故事您是知道的。

还有一个难忘的场景，就是您因我从马蒂奥洛牧师的花园里偷生玉米而斥责我。当天晚上，酋长身体不适，您安排家中的祷告。我们刚说完“阿门”，你转向我低声说道：“为什么你要偷教士的东西，让我们蒙羞？”我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对我来说，偷来的食物比毫不费力地从你那里得到的珍馐更美。但是你出人意料的斥责时机，令我无言以对。我觉得天堂里的所有天使都在聆听，为我可憎的罪行所惊骇。此后我再也不敢乱动教士的财物了，但其他园子里的玉米仍然诱惑着我。当我独处监室时，想起了几十次此类事件。

但是，为什么我如此想念您？有些时候，我的心跳因为思念的重负而减慢，几乎停止。我想念您、乌姆克克佐^[5]和它的人民。我想念出生地姆卫佐，以及度过10年童年时光的库努村。我渴望着去看看提亚拉拉，那是贾斯蒂斯、曼图希^[6]、凯撒^[7]和我行传统成人礼的地方。我多想再在乌姆巴谢河^[8]里洗一次澡，就像1935年年初洗掉身上的ingcke^[9]

时一样。何时我才能再次看到科克维尼和克拉克伯利^[10]，这所学校让我对所处的世界有了模糊的认识。我常常在想，教我认识字母表的姆丁加内小姐^[11]是否还健在？我想念Bawo^[12]姆达祖卡、梅尼耶^[13]、帕拉^[14]、恩金巴那、姆班吉瓦^[15]、姆武拉内一家^[16]和姆切克兹维尼宫廷^[17]其他所有聪明而又雄辩的顾问们。我想念琼金塔巴酋长，没有他，我就不可能有今日的见识。他激励我树立自己的目标，我希望这一目标可以根据整个族群的利益来评判。我们的希望与目标都围绕着这一理想。我最想念的是善良、谦逊的妈妈。当她活着的时候，我以为自己是爱她的，但直到她去世之后，我才想到，自己本应花更多的时间，让她舒适、幸福。您知道，我对她和酋长亏欠了多少。但是，一个囚犯该怎么报答逝者？

您和所有家族成员都特别令我骄傲。没有什么比认识到你们是我的血肉更令我感动的了。但是，有些时候我很担心你们。实际上，有些时候，我希望自己出生在一个蚁丘上，或者来自一只仙鹤，我希望自己没有任何亲戚，从来没有生活伴侣、孩子或者家庭责任。我反复问自己这样的问题：因为卷入更大的问题而忽略家人，是合理的吗？使自己年幼的孩子和年老的双亲陷入贫困和饥饿，却又希望拯救世界上的众多穷人，是正确的吗？难道公共福利不是与人们的家庭距离遥远的次要问题吗？^[18]慈善从家人做起的原则不适用于社会问题吗？妈妈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仍处于困境。您在1968年11月写给我的信中说明，您也面对类似的问题。那些令我们感动的思想，能够补偿您当前的艰辛吗？这些问题每天都在折磨着我。除此之外，我的许多个人梦想都在自己投入更加广泛的问题时崩塌了；我的许多幻想破灭了，更遑论失去的一个又一个机会。相比之下，我注意到很多儿时的朋友和同学都长出了将军肚和“丰满的臀部”，生活富裕，扬扬得意地享受着我向往的各种快乐。但是，回答这些问题的努力打消了我的疑问，更加肯定自己的立场正确。我希望在这一过程中，能够得到一个无价的回报——客观、活跃的思想，梦想黄金年代并为理想而活的能力。

家人和朋友，还有您——赫兰巴·恩戈布本德^[19]，你们温暖深情的来信和探视是我生活的希望。我希望您的下一封来信和上一封一样，带给我详尽的消息。首先，我生活在有朝一日返家的希望之中；希望回到姆切克兹维尼^[20]和库努^[21]，受到您的欢迎，尽情享用incum、isandlwana和iqeba ne thumbu^[22]。

向贾斯蒂斯和妻子、拉拉和丈夫、璐璐、桑迪勒、姆隆吉塞勒利、

诺奎奇、林德鲁·农科皮索、扎邦克及家人^[23]致以最诚挚的问候。最后要特别问候尼亚武扎^[24]的人们。我希望琼古兰加^[25]收到我的吊唁信。

深爱您的达理邦加

[1] 取自曼德拉抄录书信的A4 硬皮本。

[2] 茜茜可能是摄政王琼金塔巴·达林迪耶博（参见词汇表）的妻子。曼德拉在监狱里写的自传中称，父亲于他12岁时去世之后，他住在姆切克兹维尼大王宫时，一名叫作茜茜的女子斥责他在祷告时聊天。

[3] 贾斯蒂斯·达林迪耶博，琼金塔巴·达林迪耶博（参见词汇表）之子，曼德拉的侄儿，比他年长4岁。他们像兄弟一样在姆切克兹维尼的大王宫里一起长大，1941 年摄政王开始安排他们的婚姻时，他们一同逃到约翰内斯堡。

[4] 乌姆塔塔（现称姆塔塔）是特兰斯凯家园的首府。

[5] 姆切克兹维尼（大王宫）的别称，曼德拉的父亲去世后，摄政王琼金塔巴·达林迪耶博在那里将曼德拉抚养长大。

[6] 曼德拉在《漫漫自由路》中写到这一启蒙：“割礼训练的传统仪式主要是为贾斯蒂斯安排的。我们其他一共 26 人是为了给他做伴。”（p. 30）

[7] K. D. 马坦齐玛（1915—2003），曼德拉的侄儿、滕布酋长，特兰斯凯首席部长——参见词汇表。

[8] 特兰斯凯的一条河。

[9] 传统成年礼时涂在身上的白色黏土。

[10] 曼德拉从 16 岁起进入特兰斯凯恩格佐博镇上的克拉克伯利寄宿学校。

[11] 曼德拉的第一位学校老师，为他取名纳尔逊。

[12] Bawo是对老者的敬称。

[13] 曼德拉的朋友。

[14] 传统的宗族姓氏。

[15] 曼德拉的朋友。

[16] 贾斯蒂斯的姻亲。

[17] 大王宫，特兰斯凯姆切克兹维尼的王家宫殿，曼德拉 12 岁后在那里长大。

[18] 曼德拉将这些句子写在信纸边缘，并在句子的“问题”后面加上星号。

[19] 曼德拉用的是宗族姓氏。

[20] 在《漫漫自由路》中，他将这个名称拼写成Mqhekezweni（这里是Mqekezweni）。

[21] 曼德拉度过童年的村庄。

[22] 科萨语，表示不同部位的肉类。incum是胸部柔软的肌肉，isandlwana是一种特殊的肠子，iqeba是颌部下方柔软的肌肉，nethumbu是肠子的总称。这句话的意思是为欢迎客人准备的特殊菜肴。

[23] 曼德拉的朋友。

[24] 尼亚武扎或者姆纳亚武扎指曼德拉从小就熟悉的尼亚武扎部落成员。

[25] 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国王（1928—1986），特兰斯凯家园大酋长，特兰斯凯反对党民主进步党领袖，该党反对种族隔离统治——参见词汇表。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1年4月4日）

罗本岛指挥官

送呈：巴登霍斯特中尉

继1971年3月31日给您写信之后，我不得不提出，昨天早上，我第一次得知，我用于抄录信件的两本大号硬皮本被偷偷地从牢房中拿走了。

我立即向典狱长卡斯滕斯报告了这件事，当时看守迈尔也在场。他们都断然否认前一天搜查过我的牢房，拿走了丢失的笔记本。他们还补充道，关于拿走笔记本的人，他们没有得到任何信息。我要求典狱长卡斯滕斯调查此事，并在事后让我查看他的报告。

3月31日夜间，我决定全面搜索牢房，查看是否文稿丢失，令我十分震惊的是，我的银色派克圆珠笔也不见了。我最后一次用这支笔是1970年12月，但直到前几天，我还看到它放在盒子里。4月1日早上，我向看守迈尔报告了此事，当时典狱长卡斯滕斯不在岗位上。

我强烈怀疑，从牢房拿走本子的人也拿走了笔，我要求您调查此事，找回这些物品。圆珠笔的丢失令我心烦。我是今年前三个月第五个遗失物品的人。我在单人牢房监区住了7年，这是第一次遭受如此损失。

如果您能好心地提供如下信息，我将感激不尽：

- 1.如果您知道，请告诉我从牢房中拿走笔记本的官员的姓名。

2. 拿走它们的原因。

3. 归还这些物品的日期。

我补充一句，这个月我打算写三封信，其中两封信的草稿已经写完，就在其中一个笔记本里。拿走这本特殊的笔记本，意味着我不得不推迟发出上述信件，直到我找到它们。

去年，我曾给司法部长写过一封有关家庭事务的信^[1]，如果您能允许我写信给奥康准将联系此事，我也将不胜感激。我提出的部分请求已经得到处理，他要求我向他再次提出该事项。

就此事我想提醒您注意，我希望在写信给奥康准将^[2]之前参考这封信的副本，而它就在丢失的一个笔记本上，如果您能允许我查阅它，我将深表感谢。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1] 参见 1970 年 9 月 14 日的信（第 172 页）。

[2] 奥康准将，罗本岛指挥官——参见词汇表。

致罗本岛指挥官

1971年6月14日

罗本岛指挥官

送呈：休伊萨门少校

我要提请您注意今年3月写给您的信，信中提出，我本准备于1971年6月参加伦敦大学法学士课程期末考试，但受阻于疾病，这场病迫使我违背自己的意愿，完全停止学习数月^[1]。

到今年2月，我的健康状况有了改善，可以恢复上述考试的准备工作，却发现自己失去了专注力和耐力，1970年下半年困扰我的头痛现象又出现了。我与医官波莱克西探讨了这件事，3月份咨询他之后，我给您和文化参赞写了信。您在回信中通知我，将把这件事报告给总部，与此同时建议我继续准备考试。

我努力遵照您的建议，发挥自己的最大力量，却发现尽管健康持续改善，但恢复的速度不够快，不足以使我在工作中取得满意的进展，和往常一样，主要的困难是反复出现的头痛。我所患的体位性高血压会因为紧张和脑力劳累而加剧，集中学习和准备时自然会出现这两种诱因。在这种情况下，我被迫考虑继续学习而不影响复原速度的最佳手段，明显的答案是将课程分成两年学习，以1972年6月完成课程作为目标。您坚持让我在1971年完成学习，是在要求我完全超出体力范围地工作。

我也许应该再补充一点，我本应在1970年6月就完成学业，之所以没能如愿，是因为监狱署没能将授权我参加上述考试的大学文件转交给我。

监狱署试图为其行为辩解，理由是我在这所大学学习的许可已经过期。您应该知道，我在9月才刚刚得到通知，可以继续我的学习。即便我处于最好的健康状态下，仅有8个月的时间准备最后一年的课程，通过考试也是相当困难的，我要一口气学4个广泛而又复杂的科目。

因此，我必须要求您允许我在12个月后完成学位课程。我希望您能知道，根据该课程的规定，如果我今年6月不能通过4门未修科目中的任何一门，不仅将被迫重修这些课程，还要重修在第一学期末已经通过的其他4门科目。熟读学生指南中的一般注意事项和阅读清单以及教学大纲就知道，这些考试需要长时间的紧张准备。所以，我不愿意参加即将到来的考试，因为我的准备工作受到了阻碍，希望您能重新考虑您的决定，批准上述请求。无须我多言您也会了解，如果否决我的请求，将使我遭受很大的经济损失。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另一侧用南非荷兰语加以说明]

1970年6月21日

上校，

他的延期请求已经被奥康准将拒绝。学习现在已经结束，他的书与财物放在一起。

[1] 1962年的审判中，曼德拉在监狱里晕倒，经诊断患有高血压。

致先锋图书销售公司^[1]（1971年9月26日）

先锋图书销售公司经理

约翰内斯堡专员街123号

[手写的南非荷兰语注释] 典狱长德·雅格，这种事情是不允许的。

亲爱的先生：

我随信附上5兰特，如果您能好心地尽快将如下生日礼物寄给下面提到的人，并在每本书中随附一张有如下文字的空白卡片，我将不胜感激：

1.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厄普顿·辛克莱尔所著《丛林》^[2]。

我亲爱的，

这是你的生日礼物。吻你，献上无尽的爱

达理邦加

2. 克贾托·曼德拉先生，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恩斯特·海明威所著《丧钟为谁而鸣》^[3]。

送给我的兄弟

如果你想一直做一只聪明、可爱的“猫”，请读这本书。

兄弟（别称）爸爸

3.马基·曼德拉小姐，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斯坦贝克所著《珍珠》^[4]

我亲爱的，

献上我全部的爱

爸爸

如果这些书缺货，请从库存中提供适合的书，然后告知我。购书款请记在我的账上。

您诚挚的，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1] 曼德拉的朋友海伦·约瑟夫（1905—1992，参见词汇表）在该公司工作。

[2] 辛克莱尔的《丛林》（Doubleday, 1906）描绘了美国芝加哥移民的艰苦工作条件和所受的剥削。

[3] 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查尔斯·斯克里不纳之子出版，1940）讲述了一位美国青年的故事，他在1937年西班牙内战中参加了一支游击队。

[4] 约翰·斯坦贝克的《珍珠》（维京出版，1947）讲述了采珠人基诺的故事，探索贪婪、种族主义和命运破坏力的主题。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2年3月27日）

罗本岛指挥官

送呈：典狱长范·德·贝尔格^[1]

眼镜左侧的螺丝松了，需要上紧或者更换。请将它寄给配镜师，费用由我支付。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用南非荷兰语加的注解]

5兰特gevrees^[2] [签名]

上校，

请您决定 [签名]

医院，

Show H/K

GPO B 11 (8) (b)

[签名] 27/3/72

批准由其自费

[签名] 10/4/72

[另一侧顶部的说明]

466/64 纳尔逊·曼德拉 (B组)

1971年，温妮·曼德拉因为在家中与被取缔人士交流而被判入狱12个月。她成功地对定罪及判决提出了上诉。第二年，她又因接待访客而被判6个月及12个月刑期，她再次提出上诉并获胜。

[1] 这个名字被划掉，签上另一个人的名字，日期为 1972 年 3 月 27 日。

[2] 南非荷兰语“冻结”之意（通常拼写成“Gevries”），意思可能是当局为此冻结曼德拉相应金额的资金。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72年6月1日）

[信件开头另一端的说明] 466/64 纳尔逊·曼德拉（B类）

亲爱的：

你的信又一次没能送达，即便能收到它们，也都出奇地晚。1月30日的信到3月4日才交给我，而2月26日的信直到4月15日才收到。

2月25日，我与监狱署长斯泰恩将军讨论了我们之间通信往来的整个问题，我向他指出，1971年你寄来了12封信，我只收到其中的3封，而你在同一期间也只收到了我的3封信。

我告诉他，从1969年起，我就遇到了这个困难，指挥官反复向我解释，我的信都已经寄出，所有收到的信件也都交给了我。C.O.P.^[2]断然否认我们的通信在经过G.P.O.^[3]过程中受到干扰的说法，并承诺将调查此事。

大约一周后，我与奥康准将^[4]讨论了同样的问题，C.O.P.已经向他提到了这件事。讨论结束时，他承诺将命令相关官员，在监狱收到你的来信时立刻告诉他（奥康准将）。他向我保证，这一安排将解决我在这个特殊方面的困难，我完全接受这一保证。但现在，我们遇到的情况仍像向C.O.P.和奥康准将提出问题之前一样。不过，4月8日，福里中尉当着你的面告诉我，他已经收到你2月和3月写来的信，2月份的信已经交给我，我仍然在等待3月份的信。4月和5月的信也迟迟未到。我不安地注意到，我向监狱署提出的问题，以及奥康准将的保证最终都没有什么效果，而这本是他们可以轻易做到的。

人们不应该在与家人通信中遇到此类困难。

如你所知，从1969年起，你寄给我的生日贺卡都没有收到。我没有勇气告诉你，就连12月1日孩子们寄来的圣诞卡都没有送达。我甚至不敢肯定，马基^[5]是否收到我在上个月寄去的生日卡。我建议你紧急联系比勒陀利亚的监狱署长，如果他不在，可以通过开普敦的地址寄给他，让他再次关注整件事情。[?]你应该全部使用挂号信，这样就可以毫不困难地发现它们从邮局发往何地，是否到达目的地，谁在何时接收它们。

你应该知道，你寄给我的信受到严格的审查。你没有写上页次，因此我往往很难知道是否得到了完整的信件，不过，1月30日来信第二页上的第43—47行被涂掉了。2月26日来信第一页第12行除了“在狱中生活”几个字之外也都被涂掉了。这封信第二页的第30—32行被删掉，最后7行则被剪掉了。

你现在保留写给我的所有信件的副本，从今往后，你就可以知道未来通信中必须避免的事情。我的第二封信已经寄给托科^[6]，第三封则寄给沙德拉克和尼亚尼亚^[7]。请核实艾伦叔叔是否收到我4月份寄出的信。关于我写给道格拉斯·卢赫勒^[8]的信，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消息？莉莉^[9]似乎计划在今年11月探视我。如果你同意，她当然可以自由地来访。我打算写信给她（可能是下个月），仍由你转交，说明她通过你安排探视是恰当的做法。不过，11月对她并不合适，因为这时候你或者孩子们可能会来。顺便说一句，去年我要求你安排克贾托^[10]12月来访，因为我认为你选择11月是因为圣诞节时没有办法来探视。无论如何，尽快告诉我，你对计划于11月进行的探视有何想法。1970年11月，乔的妈妈^[11]（哈博罗内，P/B36）承诺，寄给我《艾伯特论对科萨人，1807年》^[12]一书。我立即回信告诉她，负责学习的官员同意我接受这本书。可是我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你是否与塞弗和纳利^[13]保持联系？记得他们为你做的一切吗？告诉泽尼和津齐^[14]，我很快会写信给她们。与此同时，亲爱的，献给你无尽的爱和千百次的吻。

忠诚的达理邦加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监狱署长。

[3] 邮政总局。

[4] 奥康准将，罗本岛指挥官——参见词汇表。

[5] 马卡齐维·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长女——参见词汇表。

[6] 托科·曼德拉，曼德拉已故长子滕比（参见词汇表）的遗孀。

[7] 诺尼亚尼索（尼亚尼亚）·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最小的妹妹。

[8] 道格拉斯·卢赫勒，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斯威士裔律师，20 世纪 50 年代曾在曼德拉和奥利弗·坦博的律师事务所中实习。他是斯威士兰第一位斯威士裔总检察长和高等法院法官。参见曼德拉给他的信（第 162 页）。

[9] 莉莉安·恩戈伊（1911—1980），政治家、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10] 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11] 这可能指的是弗雷达·马修斯（1905—1998），曼德拉的朋友，大学时任课教授 Z. K. 马修斯的妻子，她来自博茨瓦纳，儿子巴奎·马修斯（1929—2010）又名乔——这三个人详见词汇表。

[12] 路德维格·艾伯蒂，《艾伯蒂论对科萨人，1807 年》，W. 费尔翻译（开普敦：A. A. 巴尔克马，1968）。

[13] 南希和塞夫顿·乌特拉，温妮的姐姐及其丈夫。

[14] 泽纳妮（1959—）和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曼德拉最小的两个女儿——参见词汇表。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3年3月7日）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罗本岛指挥官

我的牙齿感觉很不舒服，疼痛且在吃饭时再次出血，对冷热也很敏感。

如果您能好心地尽早安排牙科医生为我诊病，我将不胜感激。我有足够的资金支付他的费用。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签名：NR Mandela]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3年3月7日）

罗本岛指挥官

我的眼睛最后一次配镜是在1970年11月，如果您能好心地尽早安排一次视力检查，我将不胜感激。我有足够的资金支付检查费用。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签名：NR Mandela]

致海伦·苏斯曼^[1]——南非国会反对派成员 (1974年3月1日)

纳尔逊·曼德拉，466/64，A类

亲爱的苏斯曼博士：

我刚刚欣喜地得知，牛津大学授予您民法荣誉学位，因此写信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我不知道这一学位究竟在什么时候授予，您是否能到那里接受学位，我甚至不清楚您在那个场合下所讲的话。当然，即使在那些受到相同理想激励、生活目标大体相同的人当中，对原则与方法的重要问题也不一定总有相同的观点。在我认为理所当然、不可避免的问题上，您有保留意见，这是人所共知，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对您的演讲稿我都会非常认真地阅读，这些发言总是试图表现相当一部分仍然倔强地仗义执言的自由派人士的观点，也许有一天，我能有机会看到它。

与此同时，我认为这完全是您应得的荣誉，希望您不会觉得我的话不恰当。考虑到各种情况，您所选择的公共事业面临许多挑战，足以令一般人望而却步。这种工作需要很厚的脸皮和强大的神经，这正是您拥有的能力；意味着长时间地努力工作，在波涛汹涌中艰苦行进，数日、数周甚至数月远离爱人，尽管我们希望这些工作在有生之年就能结出硕果，但往往要到为之奋斗的人离开人世很久之后，他们的子孙后代才能享受成果。当您知道自己做出的努力得到普遍承认，总是能感到极大的宽慰。牛津大学给了您一针强心剂，这一事件将给您的家人和您为之服务的更高目标带来极大的快乐。也许您能允许我自私地希望，这能诱惑

您比过去更多地走向我们这边。^[2]

南非已经涌现出许多杰出的女性，她们在我们的历史上发挥了各自的作用。上个世纪初，按照当时的标准，曼塔蒂希^[3]指挥的军队称得上强大，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历史进程，特别是自由邦和开普省西北部。奥利弗·施赖纳^[4]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笔锋犀利。即使在今天，她的一些作品和演讲仍能激发人们的斗志。相反，茜茜·古尔^[5]涉猎范围相对较窄，但她在当地事务上的观点反响强烈，超出了西开普省的范围。您的同代人伊丽莎白·艾博斯^[6]写下了我国最美的一些诗文，并以“老虎”为名，在文学圈开创了一条道路。为当今教育、文学、政治和社会学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的女性首推法蒂玛·米尔^[7]，她已经形成了深远的影响，而雷伊·亚历山大^[8]从30年代起就是活跃的工会主义者，成为了工人斗争的领导人物。

这里列举的只是在公共事务中留下或者正在留下鲜明印记的南非女性中的一小部分。将她们团结在一起的，正是她们建立的优良传统。这种光荣传统也许有意无意地激励您离开舒适、幸福的家庭，冒险进入您当前正在经历的狂乱与失望之中。如果今天最重要的政府组织中仍能寻到这一传统的回响，那主要是因为您在许多人宁愿袖手旁观时，鼓足勇气走进这一竞技场。

也许有些时候，您曾被看似毫无希望的事业逼得近乎绝望——这一使命需要整个军团，但却由您一人承担。我相信，您曾有过的任何怀疑现在都已消散，您所得到的这项荣誉，以及收到的许多祝贺，是您所做努力的重要价值体现。您拥有了许多朋友和祝福者。

再一次向您表达最热烈的祝贺！祝愿您和同事在下个月拥有一个快乐的日子。向您和家人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您诚挚的 [签名：NR Mandela]

海伦·苏斯曼博士、议员，由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转交，约翰内斯堡菲利马邮局，奥兰多西区8115号

秘密^[9]

囚犯曼德拉给国会议员H.苏斯曼夫人的信

尊敬的监狱署副署长

1.此处附上一封信的打字稿副本，这封信是囚犯纳尔逊·曼德拉写给国会议员H.苏斯曼夫人的，由Nkisisikazi^[10]诺班德拉^[11]·曼德拉（奥兰多西区）转交，供您参考。

2.由于这封信没有谈及任何家庭事务，而是包含政治建议与思想，因此尚未发出。

J.C.斯泰恩

监狱署长

首席副署长（常务）

副本供您参考

[签名] 监狱署长

[邮戳日期] 1974年4月3日

1973年，温妮·曼德拉因为在被取缔人士摄影师彼得·马古巴内到场的情况下与子女们共进午餐而被判入狱12个月。她上诉后减刑6个月，并被迫在奥兰治自由邦（现称自由邦省）克龙斯塔德监狱服完剩下的6个月刑期。

她在监狱之外的生活并不安全，不止一次在夜深人静时遭到袭击。曼德拉尽其所能地帮助她，包括要求司法部长为其提供保护。

^[1] 海伦·苏斯曼（1917—2009），学者、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反对党议员——参见词汇表。苏斯曼不断在国会上提出政治犯问题，并于1967年首次前往罗本岛会见曼德拉及其同志。

^[2] 苏斯曼不断在国会上提出政治犯问题，1967年首次在罗本岛会见曼德拉及其同志。

^[3] 1815—1840年的姆菲卡尼战争期间，曼塔蒂希女王领导特勒科瓦人，直到她的儿子塞科尼耶拉长大掌权。

^[4] 奥利弗·施赖纳（1855—1920），南非作家、女权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与和平主义者。

^[5] 茜茜·古尔是民族解放联盟创始人和首任主席、20世纪40年代的非欧洲人统一阵线

主席，第一位从南非法律学校毕业、加入南非最高法院律师协会的有色人种女性。

[6] 伊丽莎白·艾博斯（1915—2007），南非诗人，主要以南非荷兰语写作。

[7] 法蒂玛·米尔（1928—2010），作家、学者、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8] 雷伊·亚历山大出生于拉脱维亚，1929年11月6日来到南非，16岁时加入南非的共产党。

[9] 不清楚这位官员为何在信上注明“秘密”，而没有打算将这封信扣下不寄，让它一直“秘密”下去。

[10] 正确的拼写应该是Nkosikazi，科萨语“夫人”之意。

[11] 诺班德拉是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致司法部长（1974年5月13日）

[信开头的另一侧用南非荷兰语写下的信息] 466/64 N.曼德拉。致署长的特殊信件，讨论他妻子的处理问题。

司法部长、荣誉律师J.克鲁格比勒陀利亚

亲爱的阁下，

如果您能将本信中的事项当成急务，我将不胜感激。我在三个多月以前就想提出这些问题，但由于我目前的情况，以及政府部门习惯的稳重步调，我不可能在今日之前写这封信。

1

通过这封信，如果您能采取如下措施，我将非常高兴：

a)授予我妻子温妮·曼德拉夫人（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购买自卫武器的许可。

b)请求警察部长命令与我妻子打交道的南非警察，严格约束他们的行为，按照法律执行任务。

c)利用您对约翰内斯堡市议会的影响力，放宽他们的人口流动管理规定，允许我的小舅子姆苏图·坦度克索洛·马迪基泽拉^[1]及其妻子与我妻子一起常住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

d)在我的小舅子及其家人与我妻子会合之前，与警察部长一起，安排南非警察每天下午7时至早上6时保护我家。

e)请求内政部长为我的妻子提供护照，使其可在假日出国。

f)批准我妻子和我进行一次两小时的接触式探视，目的是讨论这里概述的特殊问题。

2

按照1950年《镇压共产主义法案》第44条的规定，我妻子已经收到禁令。我还没有机会看到上述禁令的具体文本，但据我所知所信，她被禁止参加集会，禁止进入工厂、教育中心或类似场所。不过，她可以自由地在约翰内斯堡城区任职，其他时候则被限制在奥兰多镇，不允许进入约翰内斯堡索韦托区的其他部分。

3

根据上述禁令，除了我们的两个女儿（年龄分别为15岁和13岁）之外，不允许任何人在某些规定时间访问我家。由于孩子们目前大部分时间都离家前往寄宿学校，她不得不独自一人住在家里。

4

1970年年底和1971年5月，我曾两次写信给您的前任P.C.佩尔塞先生^[2]，请求他批准会见我，讨论我妻子所遭受的软禁及其影响。这里，我希望请您注意1971年5月27日信中的如下段落：

“我认为对女性来说，独自居住在约翰内斯堡这样充斥暴力的城市里是危险的，也有损健康。她因为担心和紧张患上了一种疾病，曾多次昏迷。相信我，从去年9月起，我就生活在真正的噩梦中。她获释后曾三次探视我，许多个孤独、恐惧和焦虑的夜晚造成的有害影响都写在她的脸上。她看上去脸色苍白、筋疲力尽。我还得知，她和法律代表都曾认真、全面地向您解释了她的艰苦处境，但没有奏效。我不能接受，您对涉及其他人基本生活的情况如此冷漠，我要求您放宽禁令中的限制，让她可与亲友们生活在一起。”

此外，我提出了其他我认为严重的家庭问题，并重申了面见部长的请求。

5

当时，我接到了指挥官和奥康准将^[3]的通知，两封信都已经转交给了您的前任。

但是，我遗憾地告诉您，佩尔塞先生甚至没有礼貌性地确认收到信件，更不用说合理的回复了。不过，1971年5月的信转交后不久，我妻子告诉我，禁令中的限制已经放宽，她现在可以和这些亲友们住在一起，根据约翰内斯堡流动人口管理规定，他们有权住在该市市区里。她还告诉我，尽管禁令中的条款仍然有约束力，但我在第二封信中投诉的一些问题已有改善。

6

根据上述的宽松措施，我们的朋友马德拉拉先生及夫人前来与我妻子同住。据我所知，马德拉拉夫妇没有参与任何反对种族压迫及种族隔离政策的政治组织。尽管如此，秘密警察多次将他们抓到总部，实施令人疲劳的盘问。由于这种骚扰，他们被迫离开了我们家。马德拉拉夫妇在我家的遭遇传开之后，人们（包括乐于和我妻子同住的密友）感到害怕，不愿再做任何可能引起秘密警察注意的事情，今天，几乎没有任何人愿意过我妻子被迫拥有的生活。

7

仍然准备与我妻子同住的唯一人士是马迪基泽拉先生，我必须请求您，利用对约翰内斯堡市议会的影响力，批准他住在奥兰多西区8115号。我要补充一句，马迪基泽拉先生在被驱逐出约翰内斯堡城区之前，曾与我妻子同住。

8

在给您前任的信中，我表达了自己的担心，那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妻子曾在多个场合成为犯罪分子夜间野蛮袭击的目标，我们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这里我希望引用她于1972年12月6日写来的一封信：

“你肯定已经从知情人那里得知了令我战栗的几个严重事件。简单

地说，当我带孩子回乡看望生病的父亲时，我们家被人闯入。我们剩下的一点值钱东西都被拿走了，这些奇怪的小偷对房子大加破坏，砸碎拿不走的東西，撕下墙上的画，打破我们的玻璃屏风，砸坏玻璃门，拿走书籍和私人文件……”^[4]

“由于警察还没有前来听取盗窃案的陈述，我没有修那扇被破坏的窗户。两周前的星期天凌晨3时30分，3名黑人从同一扇窗户闯入家中。他们试图用布条把我勒死。要不是他在将布条绕过我脖子的时候深吸了一口气，我就什么也听不到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发出这么大的尖叫声，他们关掉电灯，消失在黑暗中，我侥幸逃生，只受了轻伤。我在警察保护下过了几天，同时紧急申请某人与我同住。我的律师为姆苏图、诺尼亚尼索^[5]及其丈夫提交临时申请，部长决定批准姆苏图的申请。但是，我在工作中认识的恩佐孔索科先生及夫人得到批准，在家里陪我7天，昨天到期。我们的问题是，没有人愿意过我这样的生活，现在的情况比以前严重得多。”

我还要引用她1974年3月20日的来信：

“2月9日对我生活的最新破坏行动令我无语……房子的破坏很严重。我尽力修理一切能修的东西，车库门必须更换。铁门被像木片一样撕裂，这种敌意简直难以形容。我感到不解的是，在如此猛烈的撞击下，房门竟然坚持了那么久。”

这些事件表明了限制措施对我生活的影响，约翰内斯堡市议会一直拒绝批准马迪基泽拉先生与我妻子同住，使她成为了身份不明的暴徒们容易盯上的目标。她于1970年年底买来的一条阿尔萨斯狼犬被毒杀，这种狗经过警犬训练，只接受一个人提供的食物，很明显，下毒手的是在对付犬类上很有经验的人。

我向您的前任表达的担忧已经得到证实，现在，我妻子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危险和严重的焦虑之中。无奈之中，我被迫请求您批准她购买一支用于自卫的枪，我希望您经过综合考虑，认为这是一个公平合理的请求。我还要指出，去年在约翰内斯堡街上，一个男人于光天化日之下企图用刀刺杀她，幸亏朋友出手，她才免遭毒手。那个男人后来被逮捕，但我得知后来对他的指控撤回了。

鉴于我妻子的遭遇，我必须要求您安排南非警察，每天从晚上7时到凌晨6时保护我家，直到马迪基泽拉先生搬进来。

我必须指出，从我收到的所有报告看来，秘密警察对待我妻子的方式令人难以接受，绝不是常规的执勤手法。她不管去哪里都有人跟踪，来往于工作地点和住宅的出租车司机经常受到盘问，与她同住的人不停地受到骚扰。您的干预能够让她得到喘息的机会，缓解紧张情绪。

10

尽管有这些痛苦的经历，我妻子无意离家。不过，我认为对她来说，取得一本护照，在假期出国旅行，是可取的做法。离开奥兰多一两个月，可以缓解紧张，对她的健康非常有利。

11

我必须补充一句，尽管我的刑期已经过去了11年，达到囚犯分级中最高“A”级，但从未得到妻子接触性探视的权利。我被迫通过玻璃隔板讨论重要的家庭问题，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我不得不高声说出私密的话题，对方才能听到。而且，这种探视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考虑到我们遇到的特殊问题，时间实在太短了。因此，我必须要求您批准我接受一次两小时的接触式探视，并给予我此类探视的所有常规自由度和尊重，以便讨论这些特殊问题。

12

我敢肯定，如果您认为我的提议合理且重要，并且认为就此提供帮助是您的责任，所有官样文章就会被抛诸脑后，只要大笔一挥就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13

您可以轻而易举地拒绝我的每项请求。例如，您可以指出，放宽人口流动控制规定的问题超出了您的能力范围，归约翰内斯堡市议会管辖。您也可以对我关于南非警察和护照的问题采取相同态度，指出我妻子和我应该直接向相关当局申请。您甚至可以直指我的痛处，认为我妻

子与种族迫害做斗争，因此现在遭遇的麻烦都是自找的，而秘密警察对她的去向和活动多加注意，是在执行法律规定的常规任务。

14

我深深知道，考虑到各种情况，我的提议必须小心谨慎，任何决定都需要负很大的责任。您的职务可能要求您注意政策和安全上的考虑，这将给特定的人带来很不公正的结果。我也知道，您身为部长，在这种性质的问题上做出的决定常常与个人感情相悖。

15

这封信中的提议，是在确知它们可以此种方式、于这种条件下得到批准的情况下提出的，因为它们并不会危及国家安全或者公共利益。最重要的是，这件事的核心问题在于，另一个人或者公民的生活正危如累卵。我坚信，研究我的请求时，您将把人道主义考虑放在其他一切因素之上，尽您所能帮助我妻子，使她最终过上正常、幸福的生活。

您忠实的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1] 温妮·曼德拉的兄弟之一。

[2] 参见他在 1970 年 9 月 14 日和 11 月 19 日写的信（第 172 页和第 177 页）。

[3] 奥康准将，罗本岛指挥官——参见词汇表。

[4] 省略号是曼德拉自己加上去的。

[5] 诺尼亚尼索（尼亚尼亚）·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最小的妹妹。

致司法部长（1974年5月25日）

[另一侧用南非荷兰语写下的说明，只能辨认出一部分] 466/64 特殊信件司法、监狱及警察部长，荣誉律师J.克鲁格^[1]比勒陀利亚

亲爱的先生：

我在1974年2月13日写信给您^[2]，联系改善我妻子生活的事宜，为此我不得不进一步说明，1974年5月22日，她发来了如下令人不安的电报：

“今天中午12时又发生了一起恶意袭击事件，警察调查后没有逮捕行凶者，家里的帮工差点死去，我们都没事，孩子们将于5月26日返校，振作些，你是我们的力量 [源泉] ^[3]，献给你全部的爱。”

在2月13日的信中，我应该已经加入了我妻子1974年4月29日来信中的如下段落：

“我希望你采取措施，解决我弟弟姆苏图的问题。孩子们在身边时，我始终处于焦虑，这是无法忍受的。虽然我已经学会接受任何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但想起孩子们所处的危险，我难以承受。孩子们最后一次离家去学校后四天，我就遇到了杀手的袭击，结果是，她们整个学期都不得安宁，特别是津齐，她看起来比泽尼更害怕。”^[4]

您很容易就能理解，我对整件事非常担心，如果您能将其当成最紧急的事情之一来办，我将非常感激。

您忠实的 [签名：NR Mandela]

[1] 詹姆斯（吉米）·克鲁格（1917—1987），1974—1979 年任司法及警察部长——参见词汇表。

[2] 他指的可能是 1974 年 5 月 13 日而非 2 月 13 日的信。参见第 228 页。

[3] 曼德拉在方括号里写的是“sorce”，应为“source”（源泉）。

[4]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和泽纳妮·曼德拉（1959—），曼德拉的幼女和次女——参见词汇表。

致西兰德委员会（1974年6月18日）

西兰德委员会经理

亲爱的先生：

我是约翰内斯堡奥兰多西区8115号的登记租户，现正在服终身监禁。这是一封申请信，请求批准我小舅子姆苏图·坦度克索洛·马迪基泽拉与妻子，同我妻子诺班德拉·温妮·曼德拉夫人同住在上述房产中。

按照1950年第44号《镇压共产主义法案》的规定，我妻子已经收到禁令。我还没有机会看到上述禁令的具体文本，但据我所知所信，她被禁止参加集会，禁止进入工厂、教育中心或类似场所。不过，她可以自由地在约翰内斯堡城区任职，其他时候则被限制在奥兰多镇，不允许进入约翰内斯堡索韦托区的其他部分。

根据上述禁令，除了我们的两个女儿（年龄分别为15岁和13岁）之外，不允许任何人在某些规定时间访问我家。由于孩子们目前大部分时间都离家前往寄宿学校，她不得不独自一人住在家里。

我妻子曾在多个场合成为犯罪分子夜间野蛮袭击的目标，我们不知道这些人的身份。但从我收到的所有报告看来，这些袭击明显是受人指使的，尽管真正实施刺杀手无寸铁的无辜女性这一肮脏勾当的可能是犯罪分子，但他们实际上只是权力组织的代理人。这里我希望引用我妻子于1972年12月6日写来的一封信：

“你肯定已经从知情人那里得知了令我战栗的几个严重事件。简单地说，当我带孩子回乡看望生病的父亲时，我们家被人闯入。我们剩下的一点值钱的东西都被拿走了，这些奇怪的小偷对房子大加破坏，砸碎

拿不走的東西，撕下牆上的畫，打破我們的玻璃屏風，砸壞玻璃門，拿走書籍和私人文件……”^[1]

“由於警察還沒有前來聽取盜竊案的陳述，我沒有修那扇被破壞的窗戶。兩周前的星期天凌晨3時30分 [原文如此] ^[2]，3名黑人從同一扇窗戶闖入家中。他們試圖用布條把我勒死。要不是他在將布條繞過我脖子時候深吸了一口氣，我就什麼也聽不到了。我不知道自己能發出這麼大的尖叫声，他們关掉電燈，消失在黑暗中，我侥幸逃生，只受了輕傷。我在警察保護下過了幾天，同時緊急申請某人与我同住。我的律師為姆蘇圖^[3]、諾尼亞尼索^[4]及其丈夫提交臨時申請，部長決定批准姆蘇圖的申請。但是，我在工作中認識的恩佐孔索科先生及夫人得到批准，在家里陪我7天，昨天到期。我們的问题是，沒有人愿意过我这样的生活，現在的情況比以前嚴重得多。”

我還要引用她於1974年3月20日的來信。

“2月9日對我生活的最新破壞行動令我無語……房子的破壞很嚴重。我盡力修理一切能修的東西，車庫門必須更換。鐵門被像木片一樣撕裂，這種敵意簡直難以形容。我感到不解的是，在如此猛烈的撞擊下，房門竟然堅持了那麼久。”

1974年4月29日，她寫道：

“我希望你採取措施，解決我弟弟姆蘇圖的問題。孩子們在身邊時，我始終處於焦慮，這是無法忍受的。雖然我已經學會接受任何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但想起孩子們所處的危險，我難以承受。孩子們最後一次離家去學校後四天，我就遇到了殺手的襲擊，結果是，他們整個學期都不得安寧，特別是津齊，她看起來比澤尼更害怕。”^[5]

最後，我希望引用5月22日妻子發來的令人不安的電報：

“今天中午12時又發生了一起惡意襲擊事件，警察調查後沒有逮捕行兇者，家里的幫工差點死去，我們都沒事，孩子們將於5月26日返校，振作些，你是我們的力量 [原文如此] ^[6]，獻給你全部的爱。”

我被定罪并監禁之後不久，馬迪基澤拉先生來到奧蘭多西區与我妻子同住，但後來他被驅逐出城區，我妻子被迫獨自居住。地方當局一直拒絕讓馬迪基澤拉先生返城，使她成為了身份不明的暴徒們容易盯上的

目标。她于1970年底买来的一条阿尔萨斯狼犬被毒杀，这种狗经过警犬训练，只接受一个人提供的食物，很明显，下毒手的是在对付犬类上很有经验的人。

我还要指出，去年在约翰内斯堡街上，一个男人于光天化日之下企图用刀刺杀她，幸亏朋友出手，她才免遭毒手。虽然这一特殊事件与我的请求没有直接关系，但我认为提起它是合适的，你们可以在更明确的背景下看待我们的特殊问题。1971年间和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曾多次向时任司法部长P.C.佩尔塞先生^[4]提出书面陈述，请求放宽对我生活的限制，她现在可以和有资格留在约翰内斯堡城区的亲友同住。

根据上述的宽松措施，我们的朋友马德拉拉先生及夫人前来与我妻子同住。据我所知所信，马德拉拉夫妇没有参与任何反对种族压迫及种族隔离政策的政治组织。尽管如此，秘密警察多次将他们抓到总部，实施令人疲劳的盘问。由于这种骚扰，他们被迫离开了我们家。马德拉拉夫妇在我家的遭遇传开之后，人们（包括乐于和我妻子同住的密友）感到害怕，不愿再做任何可能引起秘密警察注意的事情，今天，几乎没有任何人愿意过我妻子被迫拥有的生活。

仍然准备与我妻子同住的唯一人士是马迪基泽拉先生，由于他无权在你们的城区逗留超过72个小时，我必须请求你们放宽流动人口控制规定，允许他和妻子与我妻子同住。

我深知，如果你们希望拒绝这一申请，可以有许多借口，这些借口可能是技术方面的，也可能是其他方面的。例如，你们可以像约翰内斯堡首席地方法官和南非警察反复做的那样，指出她可以自由地与任何有权留在城区的人一起生活。你们也可以坚持立场，认为例外处理有悖委员会的政策，建议她离开约翰内斯堡。但我提出这一申请，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根据事实、从人性角度考虑这一事项。

最后，我必须请求你们批准，在房子周围设立防狼栅栏，也就是大约8英尺高、阻止入侵者翻越的栅栏。

请紧急处理此事。

您忠实的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1] 省略号是曼德拉自己加上的。

[2] 方括号中的“原文如此”是曼德拉自己加上的。

[3] 姆苏图·坦度克索洛·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的弟弟。

[4] 诺尼亚尼索（尼亚尼亚）·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最小的妹妹。

[5]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和泽纳妮·曼德拉（1959—），曼德拉的幼女和次女——参见词汇表。

[6] 方括号里的“原文如此”是曼德拉自己加上的。

[7] 参见 1970 年 9 月 14 日和 11 月 19 日（第 172 页和第 177 页）的信件。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4年6月26日）

罗本岛指挥官

根据您的指令，我试图删除您反对的这些段落，或者改变措辞。^[1]

但是我必须指出，在我写给西兰德委员会的第一封信中，我无意做针对任何特定个人或政府机构的宣传或陈述。你要求删除的三个段落都是基于事实的陈述，其准确性无可置疑，在地方与外国报刊上广为传播，或者是从简单事实（如阿尔萨斯狼犬被毒杀）做出的必要、显而易见的推测。您拒绝我像第一封信中那样引用事实，效果便是使我无法依靠对申请有实质性甚至决定性作用的事实。

不过，我必须向您保证，我理解您在这方面的特殊问题及责任。

[签名：NR Mandela]

[在另一侧]

审查人员

请迅速处理

[签名] 1974年6月27日

^[1] 他接到审查人员的指令，重写 1974 年 6 月 18 日（参见第 235 页）致西兰德委员会的信，删除确定不能接受的 3 个段落。我们不知道具体是哪些段落。

致朋友和同志法蒂玛·米尔^[1]（1974年11月1日）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A级^[2]

Wahali Fatimaben^[3]:

即使你没有寄出10月14日那封绝妙的电文，我也很确定，你和伊斯梅尔会照顾姑娘们，只要你们在世，她们就不会像孤儿一样，当扎米^[4]不在时，她们可以在有问题的时候找到某人，这个人熟悉我们的背景、观点、志向、梦想，也许还知道我们的不足。在这个方面，几乎没有人比你更有资格。我当然很想与你面对面地讨论扎米入狱带来的某些问题。首先，扎米和我正在讨论姑娘们^[5]今年12月在美国度假的可能性。你所熟知的恩基萨那^[6]表妹正与伦敦的格温·卡特教授^[7]和伯利夫人^[8]一起研究这个计划。姑娘们已经数次写信给我，谈到此事。我相当理解她们对出国度假的渴望。她们和富裕家庭的孩子一起上学，那些家庭可以轻松承担到海外度假的费用，从来信中判断，到欧美旅游在她们的学校里已经成了一股热潮。讨论此类问题时，我很想提醒她们，不要忘了自己是我的孩子，这一事实可能在她们的前进道路上带来难以克服的困难。而且，残酷的现实往往不与人们的希望相符，尤其是对孩子们来说。我不知道表妹的安排有多大进展，但扎米入狱可能给那些计划带来挫折。此外，年轻姑娘在克服自然冲动时也会遇到一些私密的问题。扎米和我曾试着讨论这些问题，但对这些问题的态度变化很快，可能每天都有所不同。她在回来后必须接受许多信息，才能为姑娘们提供有用的意见。她们都是好姑娘，但我必须承认，她们仍然太年轻，还无法独自处理这些问题。德班与这里相距超过1000英里，来往的费用惊人，我没有勇气要求你来。但是，有些问题面对面交流比通信更好。如你所知，

只有第一级的亲属才能来探视，但你在家族中的特殊地位，特别是与姑娘们的关系，使你的申请有资格得到考虑。

我想补充一下，我的儿子克贾托^[9]今年24岁，他还差两个科目才能毕业。在J.C.^[10]之前，他的表现一直很好，成绩优异，但因组织学生罢课（校方如此声称）而被寄宿学校开除之后，他过了好几个月才参加考试，从那以后，他完全失去了敏锐的头脑，经过补习后两次参加毕业考试未果。真正的麻烦在于，以他的年龄、加上我不在身边，他觉得很难抵御生活的诱惑。我曾试图让他回到寄宿学校——克拉克伯利或者圣约翰，两者都在特兰斯凯——他可以在那里参加全日制学习，远离使其难以集中精力的影响。他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理由：如果接受我的建议，全心学习，就会失去一份舒适的工作。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我觉得不便在此提起。但是，我建议他离开工作学习一年，至少拿到毕业证书。我告诉他，此后我们将讨论进一步的计划。我有一种印象，我们最终说服了他，扎米正忙着为他和未婚妻筹集返校的资金。不幸的是，这些计划现在也不得不搁置了。我已和达纳帕蒂^[11]讨论了这件事，建议他邀请克贾托到德班，到恩戈耶、韦斯特维尔、你的大学^[12]以及M.L.苏丹学院^[13]一游，直接了解一下其他地方的年轻人在做什么。我曾希望这样的机会能够唤醒他的雄心，促使他更认真地恢复学习。我能理解，不幸的crcs^[14]可能使达纳帕蒂无法去思考这些事情。或许你和伊斯梅尔可以邀请克贾托与你们共度一个周末，带他四处走走，和他讨论整件事情。他对法律工作很感兴趣，伊斯梅尔是激起他灵感的理想人选。克贾托住在约翰内斯堡奥兰多东区5818号，受雇于联邦保险公司。你也可以通过我们家的私人电话联系他。此外，优素福和阿米娜^[15]可以代表你与他联系。我不能将这些问题交给神或者命运，它们都是我触摸不到的。

根据我的记录，南非的印度裔有63万人，其中德兰士瓦有7万人，开普省有2万人。为什么在你们省，只有8个管理委员会，而德兰士瓦有25个，开普省有3个？到底谁更热心？我在7月1日的信中向你传达了我听到的事情，期待着你的回信；或者我必须假设，我请求原谅的呼声没有人听见，你已经忘记了，我们从不打投降的人？所有家族成员都关心妮可奶奶的健康问题，听说她尽管年事已高，仍然活跃、忙碌，这对我们是真正的鼓舞。很少有人年过80仍能直起腰板走路，但我们坚信，她肯定能做到。作为社会工作者和徒步旅行家，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几乎都在关心重要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为各界人士带去安慰与保障，她已经成为了活着的象征。她所建立的纽带比历史来源、语言甚至血液更加坚固。数十年来，她来往于各地，像敏锐的猎犬一样注意着这片土地上

发生的事情。她坚持常规道路，但每当前方隐约出现一条死胡同，她总能调动资源，主动地开拓出一条新路。到现在为止，她应该已经了解省内的每一条溪流、每个山谷、山丘、洞穴和草地。我们很有信心，蒙蒂夫人、M.J.和同伴们一定能运用自己的技巧和经验，让这位“老姑娘”坚强地站起身来，直到我们再次相见。向她、沙米姆、舍纳茨、拉希德[16]、你的男朋友[17]，当然还有你致以最真挚的问候。

请使用挂号信。

诚挚的纳尔逊

法蒂玛·米尔夫人，德班西德纳姆区本伍德路148号

[1] 法蒂玛·米尔（1928—2010），作家、学者、反种族隔离与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2] 这封信上有“罗本岛审查办公室，1974年11月19日”的戳记。

[3] Vehalie是古吉拉特语“亲爱的”之意。曼德拉可能询问过通晓古吉拉特语的狱友如拉卢·奇巴。曼德拉用了好几种不同的拼写法，包括wahalie。Ben是古吉拉特语“姐妹”之意。

[4]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5] 泽纳妮（1959—）和津齐（1960）·曼德拉，曼德拉与温妮的女儿——参见词汇表。

[6] 温妮·曼德拉的表妹。

[7] 格温德琳·M.卡特（1906—1991）教授，加拿大—美国政治科学家，非洲事务学者，也是一位慈善家。

[8] 埃莉诺·伯利夫人的丈夫罗伯特·伯利爵士（1903—1982）是原伊顿公学校长，当时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担任教育学客座教授。

[9] 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10] Junior Certificate—中学毕业证书。

[11] 狱友M.D.奈杜。

[12] 法蒂玛·米尔在纳塔尔家园（现夸祖鲁—纳塔尔省）的纳塔尔大学工作。

[13] 德班的大学。

[14] 情况（Circumstances）。

[15] 优素福和阿米娜·卡查利亚——参见词汇表。

[16] 法蒂玛·米尔的孩子。

[\[17\]](#) 伊斯梅尔·米尔（1918—2000），法蒂玛的丈夫，律师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4年12月1日）

[在另一侧，部分可辨认] N.Mandela 466/64

罗本岛指挥官

送呈：勒洛夫塞上校

如果您能允许我向监狱署长提出请求，以驳回您拒绝给予我如下许可的决定，我将不胜感激：

1.写信给司法部长，说明我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于1974年9月18日遭到袭击，盗贼闯入车库，损坏了我的汽车。

2.写信给C.O.P^[1]，询问为何我在1974年3月1日写给国会议员海伦·苏斯曼博士^[2]的信^[3]（祝贺她获得法学博士学位）被归入我的文件中。

现在，您已经知道，我在1974年5月13日写信^[4]给司法部长，提出如下请求：

a)批准我妻子购买枪支自卫；

b)请求警察部长命令南非警察在对待我妻子时严格约束自己，依法执行任务；

c)利用他对约翰内斯堡市议会的影响力，要求他们放宽流动人口管理规定，使我的小舅子能与我妻子常住在约翰内斯堡的家中。

d)与内政部长接洽，为我妻子提供一本护照，使她能够出国度假。

e)与警察部长一起，安排南非警察每日晚上7时到次日早上6时守卫我的住宅，直到我的小舅子与我妻子会合。

f)批准我妻子和我进行一次两小时的接触式探视，目的是讨论上述特殊问题。

5月25日，我被迫给部长写了第二封信^[5]，因为我的家人和家里的其他居住者又一次遭到恶意攻击。

此后不久，监狱长特布兰赫中尉告诉我，部长已就我信中的问题提请相关部门关注，我将在适当的时候得知结果。

9月，特布兰赫中尉通知我，我妻子的护照申请将视情况考虑，她可以自由地向所住地区行政长官提出正式申请。我还得知，部长不同意两小时接触式探视的请求。从我提请部长注意已过去了六个多月的时间，但信中所提的（a）、（b）、（c）和（e）等要求都没有得到答复。

与此同时，9月18日，我家又遭到袭击。在此引用我妻子9月29日写来的信：

“我们的朋友‘班图青年’来跟我们道别了，他们于18日袭击了车库，只关心里面的汽车。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尽管汽车遭到了损坏，他们还是把它带回来了。”

我还要引用我妻子10月8日的信，说明她遭受的系统性迫害，以及她入狱时对孩子和财产安全的忧虑。

“上述日期凌晨1时，我等着‘班图男人’发动袭击，对这个敌人我无能为力。想起那些残忍的殴打、粉碎的玻璃、猛烈的撞门声，我就无法入睡。我宁愿想象，我不在家时不会出现文件或者衣物的失窃，或者上述事件。因为孩子们从学校里回来了，我非常担心，火柴盒一样的家里会发生同样的恐怖事件。”

我也必须引用我的妻妹姆尼基夫人^[6]11月7日信中的一段，她和丈夫现在住在我们的房子里。

“.....她（我的妻子）要求我们照管房子，我们只能接受，没有任

何其他选择，因为这所房子有许多复杂因素，我们过得非常艰难。”

在被定罪和判刑之前的职业生涯中，我曾面见过许多公职人员，作为囚犯，我也和监狱署长斯泰恩将军、原安全主管奥康准将^[7]，来自警察总局的其他高管以及1964年起本监狱的所有指挥官讨论过。依我看来，与您在11月23日的面谈是我与所有政府官员接触中最令人沮丧和尴尬的经历之一。我认为自己提出的请求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完全合理且符合逻辑的，而您不仅以令人震惊的原因拒绝，而且对整件事的态度也与斯泰恩将军的处理手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对此始终采用仁慈、谨慎和开明的手段。我也许错了，但我坚信，考虑所有情况之后，他绝不会拒绝我告诉部长9月18日家中遭受的袭击，并让部长知道，即便在我要求紧急关注此事之后，我妻子仍过着如此艰难危险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要求您，让我在监狱署长面前陈述我的所有立场。从我妻妹的来信判断，我妻子目前正在服刑与此事无关，因为这样那样的袭击仍在发生。

1974年3月1日，我写了一封信给国会议员海伦·苏斯曼博士，祝贺她被授予法学博士荣誉学位。根据监狱署长的命令，这封信被放入我的文件中，没有告诉我不允许发出这封信的理由。5月，威廉斯上校通知我直接与监狱署长讨论此事，并承诺在国会会期内安排他视察单人监区。6个月过去了，如果您能允许我通过信件与之讨论此事，我将不胜感激。我特别希望署长告诉我以下三点：

a)我是否有写信给苏斯曼博士的自由。如果像威廉斯上校所说，这样的信件需要监狱署长批准，那么我现在正式提出这一申请。

b)这封信遭禁是不是因为其内容。

c)为了避免未来的进一步误解，署长能否告诉我监狱署审查囚犯信件的原则，以及我写信时需要考虑的因素。

最后，6月18日我写信给西兰德中心委员会^[8]经理，该委员会现已从约翰内斯堡市议会接管了该地区各非洲裔城镇的管辖权。我没有得到这封特殊信件的任何确认信息，如果您能告诉我这封信何时寄出，寄往何处，我将不胜感激。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1] 监狱署长。

[2] 海伦·苏斯曼（1917—2009），学者、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反对党议员——参见词汇表。苏斯曼不断在国会上提出政治犯问题，并于 1967 年首次前往罗本岛会见曼德拉及其同志。

[3] 参见第 226 页的信。

[4] 参见第 228 页的信。

[5] 参见第 234 页的信。

[6] 诺班图·姆尼基，温妮·曼德拉的妹妹。

[7] 奥康准将，罗本岛指挥官——参见词汇表。

[8] 西兰德管理委员会，参见第 235 页的信。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75年2月1日）

[另一侧用南非荷兰语写的说明] 存入913 [曼德拉的文件号]

纳尔逊·曼德拉，466/64，A类

Dadewethu^[2]:

这是我在你离开监狱之前^[3]写给你的第五封也是最后一封信。我担心3月的信寄达克龙斯塔德时你已经获释，因此直接将其寄到家里。4月的信我也将照此办理。我2月份的其他信件已写给了泽尼^[4]、恩迪恩迪^[5]（滕比^[6]的小女儿，2月20日她就9岁了），茜茜·帕蒂维和弗洛伦斯·马坦齐玛^[7]。茜茜·帕蒂维是恩卡拉夫人，现任恩坎贝莱^[8]姆迪茨瓦中学舍监，可能是达林迪耶博^[9]家族第一位获得教师资格的人。她曾在肖伯里任职^[10]。如你所知，弗洛伦斯是我们的

Molokazana^[11]。

我在11月的信中告诉朱迪^[12]，我想在泽尼16岁时立刻单独与她见面。我建议在她16岁生日时，你能做点不寻常的事，比如宰杀一只羊，把阿玛德洛莫部落成员^[13]和朋友们叫到一起。你应该请求克贾托^[14]、琼金塔巴、恩塔托^[15]、莉莉^[16]、多尔卡丝^[17]、马韦德等人。这样的仪式能够带给她骄傲、自信和快乐。当然你应该将其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还有更重要的21岁生日，届时你必须全力以赴，让这位姑娘以独立个人的身份进入新生活。

来自凯河对岸的探视对我有着特殊的影响。看到老夫人^[18]、玛贝

尔^[19]、卢乌约、邦比兰加^[20]、库伦库酋长^[21]、姆布佐、乔治^[22]和其他人，唤起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但是，还有一个鸿沟尚未填平。过去十年里，我一直有个强烈的愿望，就是见到来自姆邦维尼的阿玛恩古缇娅娜族人^[23]，马尼亚武扎的探视和C.K.^[24]的来信（那是我接到的来自比扎纳的唯一信件，日期是1968年12月3日）激起了这个希望。我还想10月14日说动妈妈^[25]，带她到处走走。也许她深知我们的期望，但我怀疑这个可怜的人正在经历很可怕的麻烦。尽管我写了好几封信回家，但从未收到她和姆普梅莱罗的任何回信。不过，建议她来探视并不明智，甚至不公平。这些事情的美妙之处就在于，你的人民主动想起你。

万分感谢寄来这张漂亮的圣诞卡，我在同一天收到了艾伦·帕顿^[26]寄来的卡片，两者几乎一模一样。朱迪、罗谢尔及姐妹^[27]、泰利^[28]和马福^[29]、利比夫妇^[30]、诺鲁萨波、格温·柯里、安妮与班杰^[31]、菲利斯和孩子们、姆肯塔内一家、莫妮卡·科布斯、尤菲米娅·姆拉图扎纳^[32]也寄来了卡片。孩子们和托科^[33]没有寄来任何东西。我希望你已经收到我寄去的卡片，除此之外，我还给ff^[34]寄了卡片：克贾托与雷尼^[35]、女儿们、马基、妈妈与卡玛古^[36]、恩迪恩迪与南迪^[37]、托科^[38]、布耶勒卡亚^[39]、朱迪与孩子们、班图与厄尔^[40]、莉莉、法蒂玛与伊斯梅尔^[41]以及蒂姆。顺便说一句，我的上一封信写给了埃丝特^[42]而不是简，我打算3月份再写信给后者。

汉斯街^[43]在家庭事务方面的谨慎小心令我印象深刻。在几个引人注目的场合，谨慎被抛到九霄云外。但我有希望和信心，未来会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生活中有些事，不管第三方是谁都不应该介入。顺便说一句，你可能发现，牢房是了解自己的理想场所，可以在那里实事求是、定期地探索你的思想过程和感觉。在评判个人进步时，我们倾向于集中在外部因素上，如人们的社会地位、影响力与受欢迎程度、财富与教育水平。这当然是从物质方面度量某人成功的重要因素，许多人将主要的精力用于实现这些目标也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要评估人类的发展，内在因素可能更为关键。正直、诚实、朴素、谦逊、慷慨、没有虚荣心、随时准备为他人服务——每个人都能轻易得到的特质——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基础。

如果没有认真的反省、不了解自己的弱点与错误，这样的发展是无法想象的。至少，牢房为你提供机会，每天注视自己的全部行为，克服缺点，发扬优点。定期冥想，比如每天睡觉之前15分钟，在这方面很有

成效。你一开始可能觉得很难找到生活中的负面特征，但尝试十次之后就可能得到丰厚的回报。绝不要忘记，罪人不断尝试就会成为圣徒。

你还应该认真想想4月13日之后的新生活。你曾沐浴的温暖阳光也许将一去不返，周遭比你想象的更寒冷阴郁。肯定不会有号角宣告你归来，可能没有人到监狱门口迎候你，也许还有利箭从意想不到的方向射来，甚至来自那些曾爱慕你的人。或许，恢复旧日的工作就是你生活中的一个里程碑，对此，向曾站在你一边的人做最详尽的解释也毫无意义。

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你仍有很多挑战、创造和成功的机会。困难使有的人崩溃，也造就了另一些人。斧子再锋利，也无法消灭不懈尝试的罪人之魂，怀有希望的人必将崛起并最终取得胜利。我有充分的理由爱你，你的心中深埋着珍宝，希望有一天你能使它们重见天日。我最温柔的心始终跟随着你。献给你千百个吻，和最深切的爱。

忠诚的达理邦加

你12月的来信一直没有送到。我从10月起每个月都给你写信。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由范·泽尔少校转交，克龙斯塔德女子监狱（9500）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科萨语“姐妹”之意。

[3] 温妮·曼德拉仍在克龙斯塔德监狱服刑，她因与另一位被取缔人士会面而被判刑。

[4] 泽纳妮·曼德拉（1959—），曼德拉与温妮的长女——参见词汇表。

[5] 恩迪莱卡·曼德拉（1965—），曼德拉的长孙女。

[6] 马迪巴·滕比凯尔（滕比）·曼德拉（1945—1969），曼德拉的长子——参见词汇表。

[7] K. D. 马坦齐玛（参见词汇表）的妻子。

[8] 特兰斯凯（现东开普省）姆塔塔城外约 20 千米的一个村庄。

[9] 琼金塔巴·达林迪耶博酋长（1942 年去世），滕布酋长、摄政王，曼德拉的父亲死后成为他的监护人——参见词汇表。

[10] 卫理公会管理的一所中学。

- [11] 科萨语“儿媳”之意。
- [12] 农布莱洛·朱迪丝·姆蒂拉拉是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见词汇表）的妹妹。
- [13] 曼德拉是阿玛德洛莫部落成员。
- [14] 马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 [15] 恩塔托·莫特拉纳（1925—2008），曼德拉的朋友、医生、商人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 [16] 莉莉安·恩戈伊（1911—1980），政治家、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 [17] 可能是多尔卡丝·农克萨，ANC妇女联盟活动家。
- [18] 可能指的是他的母亲。
- [19] 玛贝尔·诺坦库·蒂马奎（1924—2002），曼德拉的妹妹。
- [20] 邦比兰加（又名恩谢科）是特兰斯凯大酋长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的兄弟。
- [21] 库伦库人来自特兰斯凯的恩格佐博。
- [22] 乔治·马坦齐玛（1918—2000），K.D.马坦齐玛的兄弟，特兰斯凯领导人、酋长。曼德拉与K.D.一起就学于福特海尔大学学院时，乔治在附近的洛夫戴尔学院学习。
- [23] 来自阿玛恩古缙娅娜宗族的温妮·曼德拉家族成员。
- [24] 哥伦布·科卡尼·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的父亲——参见词汇表。
- [25] 他很有可能指的是温妮·曼德拉的继母诺菲克拉·希尔达·马迪基泽拉。
- [26] 艾伦·帕顿（1903—1988），作家、南非反种族隔离自由党创始人及领导人。他曾为曼德拉减刑做证，也是里沃尼亚审判的同案被告——参见词汇表。
- [27] 农布莱洛·朱迪丝·姆蒂拉拉的女儿。
- [28] 特利亚（昵称泰利），曼德拉的亲戚。
- [29] 温妮的兄弟之一。
- [30] 曼德拉的妹妹利比·马库茨瓦纳·皮利索（1930—1997）及其丈夫。
- [31] 安妮和本杰明·波格伦（1933—），曼德拉的朋友。安妮是一位艺术家，本杰明是《兰德每日邮报》原副主编——参见词汇表。
- [32] 曼德拉的朋友。
- [33] 曼德拉儿子滕比的遗孀托科·曼德拉，以及他们的两个女儿。
- [34] “如下”。

[35] 曼德拉的次子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参见词汇表），以及他当时的妻子罗斯·雷恩·曼德拉（又名伦尼）。

[36] 曼德拉的长女马卡齐维·曼德拉（1954—，参见词汇表）及其丈夫。

[37] 恩迪莱卡（1965—）和南迪·曼德拉（1968—），曼德拉已故儿子滕比（参见词汇表）的女儿。

[38] 托科·曼德拉，曼德拉已故儿子滕比的遗孀。

[39] 布耶勒卡亚·达林迪耶博，萨巴塔·琼金塔巴·达林迪耶博之子——参见词汇表。

[40] 温妮·曼德拉的妹妹诺班图与丈夫厄尔·姆尼基。

[41] 法蒂玛（1928—2010）和伊斯梅尔·米尔（1918—2000），曼德拉的朋友。法蒂玛是教授、作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伊斯梅尔是律师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42] 埃丝特·马莱卡，从事地下工作的ANC活动家。

[43] 汉斯街是“援助之手”公寓所在地。温妮·曼德拉 1953 年抵达约翰内斯堡时住在那里。

致司法部长J.克鲁格^[1]（1975年2月12日）

司法、警察与刑事部长，荣誉律师J.克鲁格

比勒陀利亚

亲爱的先生：

监狱官员向我宣读了您1975年1月13日写给指挥官的信件的摘要内容。

我注意到：a)我关于妻子持枪许可的请求得到了认真考虑，但您无法批准；b)我的妻子没有投诉任何南非警察（包括安全部门人员），也没有任何南非警察（包括安全部门人员）专门监视她的行动；c)由于人力短缺，安排S.A.P^[2]人员每日守卫我家的请求无法满足，如果我妻子确实有必要得到保护，建议她联系承担此类服务的各种私人组织；d)我小舅子与我妻子一同生活的请求仍在考虑中。

在这方面，如果您能重新考虑持枪许可的问题，我将不胜感激。对于警察当局来说，真正需要关心的是，尽管歹徒一再袭击我的房子和家人，经过训练、拥有技能和经验的南非警察空有用于追踪罪犯的大量资源和现代化设施，案子中的作恶者仍逍遥法外。我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信息，无从得知谁真正应该为我的家人所受迫害负责。当我1975年12月27日与您讨论此事时^[3]，您否定了南非警察参与其中的任何暗示，在没有任何具体证据的情况下，我无法进一步推进这件事。我也只能接受您的说辞——由于人力短缺，南非警察不能根据要求保护我的家。但我不理解的是，当警察完全不能在我的妻子生命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保护她，为什么您不愿意协助她得到一支枪呢？

毫不夸张地说，有数以千计的南非妇女（包括黑人）合法拥有枪支，而她们过着正常的家庭生活，享受着强壮男子的保护，住所附近相对来说也有更多的南非警察巡逻，并没有暴露在任何危险之中。虽然我已经提供了详细的情况，你似乎仍怀疑我妻子是否需要保护。

考虑到最后两次袭击的恶毒程度，我越来越为家人的安全担忧，这至少不能算是不合理的。我妻子的健康已经受损，令人担忧的是，有报告称孩子们也感觉到难忍的紧张。对我来说，这种情况的唯一解决方案就是批准她拥有一支枪。我还要补充一句，即便您能安排我的小舅子与她同住（我相信您将尽快这么做），她也仍然有必要拥有武器。我们不能指望马迪基泽拉先生赤手空拳地对抗全副武装的暴徒。我相信，如果您授予这一许可，我妻子愿意服从任何合理的条件。例如，南非警察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到家检查枪支。或者，她可以在每天早上7点将枪支交给警察，下午5点取回。第二种方法很麻烦，也将剥夺她在白天的防护，我希望您不要采取这种方法。但是，如果因此可以在晚上自卫，她甚至愿意接受这种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应该能解决南非警察担心的任何安全问题。而且，我不能建议妻子接触任何承担此类服务的私人组织，唯一的原因便是，她无法承担这些组织的费用。她将于4月13日获释，我必须告诉您，想到在没有任何确保安全的措施之前，她可能不得不回到家中，再次面对过去经历的折磨，我深感不安。

听说您不能批准我写信给布拉姆·费希尔先生，关心其病情^[4]，我感到很遗憾。我必须再一次提醒您，他是我的老朋友，曾以各种方式帮助我和家人。在此时写信给他是唯一的机会，让我能告诉他，他的友谊对我意味着什么，让他知道，在生命的紧要关头，我的心与他同在。在逆境之中，没有什么比祝福者宽慰和鼓励的话语更悦耳了。这种情绪能够给他勇气和力量战斗下去，甚至可能帮助他完全康复。我的信将受到双重的审查，这应该可以缓解我们之间传递任何不适信息的安全担忧。我再次将这件事交到您的手中。

您能允许我购买皮特·迈林的《我们的六位总理》^[5]一书，实在太体贴了。我真的渴望通读这本书。这方面我可能遇到的唯一困难是，读这样的书常常会刺激人们的胃口。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当面向您致谢。

最后，我希望您知道，能够与您就相互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是一种荣幸。您指出，我们国家的问题将由黑人和白人共同解决，这正合我心。按照这一合乎逻辑的结论并加以可观应用，这条道路将为所有南非

人制定持久解决方案的共同努力提供坚实的基础。我诚挚地希望您在这方面的努力能够结出丰硕的果实。Mag dit u goed gaan!^[6]

您诚挚的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1] 詹姆斯（吉米）·克鲁格（1917—1987），1974—1979 年的司法及警察部长——参见词汇表。

^[2] 南非警察。

^[3] 司法部长吉米·克鲁格到罗本岛探视曼德拉，提出将其释放到特兰斯凯，条件是他承认特兰斯凯家园并在那里定居。在 1992 年 12 月 22 日与理查德·施滕格尔的交谈中，曼德拉说：“我认真地讨论了这件事后拒绝了。我不相信班图地区，我属于约翰内斯堡，不想去班图地区。”（CD11，约翰内斯堡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

^[4] 布拉姆在狱中被诊断出癌症。

^[5] 皮特·迈林，《我们的六位总理：个人回顾》（开普敦：桌山 1972）。

^[6] 南非荷兰语“一切顺利”之意。

致流亡伦敦的同志优素福·达杜^[1]（1975年11月1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A类

我亲爱的Motabhai^[2]：

从1973年1月起，我给家人和亲友写了190封信，过去13年中，我拥有了一笔珍贵的财富—199封信，满载着爱与忠诚、团结与希望的情绪。其中一些信现实、冷静，令人不安，其他信则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你是否还记得1952年“抗法运动”^[3]中“十字路口”和“在我们一生中”等使徒般的主题？你当然会记得。我仍然看到像尼古丁一样黑的[很难辨认的一个词]穿着卡其布服装，手持指挥棒，和他的信众一起唱着震撼人心的“和散那”，准备一路走向天堂。我的信中充满着这种情绪。

我的阿姨很喜欢我，上一次见到她已经是20年前了，她写来的信用词活泼，其中一封写道，“性急的人会被他的人民驯服”，接着敦促我完全服从，希望这种态度能使有关方面改变心意。其他人则没有提供任何具体的建议，而是转向最后的武器，让我努力而真诚地祈祷，因为他们认为，神从不会抛弃向其寻求帮助的人们。第三类信件中强调的，是你曾在过去的正式与非正式场合上反复提出，并在过去30年中影响我的论点。这是我过去十年中得到的巨大收获。而且，这些信中都没有任何绝望或悲观的论调，所有信都认为有朝一日我将回到家中，享受自由生活的全部快乐。每一封信都是良药，使我的血液和头脑都干净、清晰。每封信都使我变得比前一天更坚强、更自信。

这也是周六如此重要的主要原因。我们的邮件总在那一天投递。几乎所有眼睛都盯着监区的大门，带来信件的官员此刻就像电影明星一样受欢迎。当他们出现时，其他时候沉闷呆板的人，以及平常像自信的教皇一般踱步的人，突然间变得十分警惕，时刻做好准备，飞奔向前看看有没有自己的来信。幸运儿的脸上立即闪耀着微笑，其中几个甚至哼起了快乐的小调。剩下的人勇敢地走开了，希望下次能有更好的运气。如果马特拉拉^[4]、雷吉^[5]、马吉、艾迪和巴布拉知道这些，他们应该早就收到我的信了。露丝^[6]收到我写给她的信了吗？

我寄出的信件中，相当一部分是吊唁信。也许，死亡在这个遥远的地方总是司空见惯的，只是过去工作的压力使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去思考。或许，我现在的处境使死亡比入狱之前看到的更具悲剧性。家族成员和其他亲戚的去世给了我沉重的打击。A.J.^[7]、阿米娜、黛比、海米、吉米、麦克、米里娅姆、莫莉和你的继承人、娜娜、Z.K.^[8]等朋友，以及其他给我留下美好回忆的人离去，同样令我震惊。当一个人完全习惯于集体生活时，这样的损失必然使他觉得孤单。我发现离开老朋友难以生活，而离开那些再也不能见面的人更是难上加难。

我在今天写的一封信中告诉阿米娜，我回忆了1952年之后所有值得纪念的日子。当然，我没有可以唤醒回忆的东西——照片。我可以拉出抽屉，翻查记录和说明事件未来走向的标志。但是，我经常想起1946年，伊斯梅尔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顺便说一句，就像大学时代一样^[9]，他和我仍然经常在一起。法蒂玛^[10]定期给我写信，甚至在1973年探视了我。我想起了1947年的医学大会，你、克苏马^[11]和蒙蒂^[12]有突出的表现。^[13]詹姆斯是否仍记得那个场合？我还记得1952年的百老汇影院和之后的每一件事，那天，我们为你和戴夫^[14]举办了一场热闹的欢送会。你深知这一切。

我对未来的日子、调整和重拾旧线索的问题想了很多，在这方面，我从未真正生活在这个岛上。回忆着我曾到过的地方，思绪也飘到了全国各地。《牛津地图册》尽管已经很破旧——1963年买的——但仍是我最好的伙伴之一，在服刑过程中，我比自由的时候更深入地了解了世界和我的国家。

但是，这封信的目的并不是讨论通信、过去的回忆和《牛津地图册》，而是要告诉你，我从没有忘记9月5日^[15]，祝你生日快乐！每当想起你，心中的骄傲难以用语言表达。艾哈迈德^[16]和我经常谈起

为你举办的生日聚会，那是最为难忘的时刻。我们深知，你现在也许不能以通常的方式庆祝了。即便如此，我希望你至少能抽出时间，聚集几个朋友放松一下。特别希望你、两个雷吉^[17]和托尼的爸爸^[18]能像四胞胎一样地总在一起。我总是以这种方式想起你们。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告诉我你们放弃了英德拉姆^[19]，50年代，你们在索韦托跳得多好！这是传统的南非舞蹈——就像“阿拉巴马来了”^[20]、蒂基德莱^[21]和婆罗多舞^[22]一样典型。但是我喜欢尝试最古老的传统舞蹈：巴萨克斯瓦^[23]仪式狩猎舞和科伊科伊阿斯库克^[24]。它们不仅能帮助你保持健康、无畏，还能让你真正深入了解土著人对生活的热爱，以及他们能长久地顽强抵抗大自然变迁及人类愚行的原因。

最后，我希望提醒你，许多纽带将我们紧紧联结在一起，最重要的是有两位温妮^[25]站在我们一边——她们是世界上最美的人。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我盼望着有一天能见到你。与此同时，向你的温妮、希琳^[26]和所有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纳尔逊敬上

莫塔·D·莫塔巴伊先生^[27]，由阿米娜·卡查利亚夫人转交，约翰内斯堡邮政信箱3265号

^[1] 优素福·达杜医生（1909—1983），医生、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演说家。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奥利弗·坦博在MK革命委员会中的助手，南非共产党主席——参见词汇表。

^[2] 古吉拉特语“大哥”之意，Mota指任何比说话人年长的人，表示敬意，达杜又被人称为Mota。

^[3] “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简称“抗法运动”）是1951年12月由ANC发起，1952年6月26日又与南非印度人大会合作发起的运动，旨在反对6项种族隔离法律，参加者有意违反种族主义法律，如进入“白人专用”的场所、违反宵禁令，寻求警方的逮捕。曼德拉被任命为全国志愿者总指挥，毛尔维·卡查利亚为其副手。超过8500名志愿者因为参加“抗法运动”遭到拘禁。

^[4] 阿德莱德·坦博（1929—2007）的昵称，她是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曼德拉原律师合伙人、ANC主席奥利弗·坦博的妻子——参见词汇表。坦博一家流亡伦敦。

^[5] 奥利弗·坦博的中名是雷金纳德，曼德拉叫他雷吉。

^[6] 他指的可能是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露丝·菲尔斯（1925—1982），她也流亡伦敦。

^[7] 艾伯特·卢图利酋长（1898—1967），1952—1967年任ANC主席——参见词汇表。

[8] Z.K. 马修斯教授（1901—1968），学者、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ANC成员——参见词汇表。

[9] 他向流亡的达杜说明，他仍然与伊斯梅尔·米尔很亲近。

[10] 伊斯梅尔·米尔的妻子。

[11] 艾伯特·克苏马（1893—1962），第一位成为医生的南非黑人，1940—1949 年的ANC 主席。

[12] 蒙蒂·奈克尔（1910—1978），医生、政治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13] 曼德拉很可能指的是 1947 年由优素福·达杜医生、阿尔弗雷德·克苏马医生和蒙蒂·奈克尔医生签署的“医生公约”，该条约涉及ANC、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及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之间的合作，呼吁自由行动、教育、投票权，以及全体“非欧裔”南非人的平等机会。

[14] 戴维·博帕佩（1915—2004），ANC和南非共产党成员。

[15] 优素福·达杜的生日。

[16] 艾哈迈德·卡特拉达（1929—2017），ANC和南非共产党领导成员，与曼德拉一同被监禁的里沃尼亚案被告——参见词汇表。

[17] 曼德拉提到的两个雷吉中，有一个可能是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

[18] 曼德拉可能指的是同志鲁斯蒂·伯恩斯坦（1920—2002）——参见词汇表。他在里沃尼亚审判中无罪开释，他女儿的名字是托尼。

[19] 一种传统的祖鲁舞蹈。

[20] 一首南非白人民歌。

[21] 一种传统南非白人舞蹈。

[22] 一种印度古典舞蹈。

[23] 巴萨尔瓦人表演的一种仪式狩猎舞。

[24] 桑族人的一种舞步。

[25] 他们的妻子都叫温妮。

[26] 优素福和温妮·达杜的女儿。

[27] 曼德拉试图用达杜的昵称掩盖其身份。

致罗本岛指挥官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关于：烧瓶

桑德伯格少校需要的是一个批准文件，大意是出于医学原因，我仍需要一个烧瓶。

他将亲自回答两个烧瓶的问题。

[签名：NR Mandela]

1975年12月15日

[另一侧有签名和日期1976年12月5日]

致朋友和同志法蒂玛·米尔^[1]（1976年1月1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Wahali Fatimaben^[2]:

好的头脑和善良的心灵始终是令人敬畏的组合。而当你还有着文学家一般的口才或文笔时，你就变得非常特别，突然之间，人们反复听过的简单故事也有着重要的道德寓意。我对神话感兴趣吗？只要你建议，我甚至愿意尝试魔法。对于神话这一特殊领域，我很早以前就有兴趣，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用它来喂养我。我在大学里读过很多，但在课堂之外，神话更有挑战性和吸引力，这也是我觉得你的主题特别令人兴奋的原因。

相关事件发生之后做出的陈述无法完全排除后见之明的因素。但我希望你知，从1974年10月起，扎莫娜女神降临第三天堂的想法一直困扰着我，我为此冥思苦想。当时只不过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像一阵风般飘过，我并不在意。不管心血来潮是不是预兆，这种想法是在收到你绝妙的来信和扎米^[3]的来信时产生的。也许我们不应该继续纠缠这一点，否则最终会进入超自然的领域。

可以说，这种极富特殊技巧的叙述已经驱散了一切悲观情绪——此类情绪可能来源于沃拉斯、科拉斯、哈达斯、卡拉斯和比哈拉斯活力枯竭，以及邪灵不可战胜的观念。宗教、各种哲学与生活本身的简单经验是，尽管魔鬼可能一时猖獗，善良的人最终必然赢得桂冠。你的故事很好地表达了这一真理。我始终认为希腊神话中的各种神祇是人类普遍信

仰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大自然和人类的命运掌握在神灵的手中，他们超人的卓越能力是一切创造灵感及希望的源泉——这是一种最终统治世界的卓越能力。

我们在宗教家庭里长大、就学于教会学校，在目睹神圣的生活方式受到新哲学挑战，意识到将我们的信仰斥为鸦片的人是清醒的思想家，他们的正直和同胞之爱毋庸置疑时，都会经历激烈的心理斗争。但至少有一点是经文的拥护者与无神论者都能接受的：存在超人力量的信念表明，人们希望成为什么样子，也说明了人类长久以来是如何与各种邪恶力量斗争，并坚持善良内心的。

你说，对神话不能从表面上去理解，其本质是极好的道德教材。我完全接受这种说法，不管我自己的看法可能发生何种变化，都比以前更强烈地意识到神话在阐述人类的问题、铸造人性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几年以前，我匆匆浏览了有关欧里庇得斯、索福克勒斯和其他希腊学者作品的一篇评论，其中说道，我们从经典希腊哲学继承的基本宗旨之一是：真正的人即使面对神灵，也可以牢牢地站立而绝不屈膝。岁月的流逝可能使这些不朽的教诲变得模糊不清，你的故事唤醒了我对符号抽象的兴趣。如果能找到《吠陀经》^[4]和《奥义书》^[5]，我将以全部的热忱投入其中。我相信乔塔和焦蒂^[6]会去麦加。也许现在是伊斯梅尔^[7]离开他宠爱的玫瑰去朝圣的时候了。我希望能再次听到你们的消息。

12月27日，我和泽尼、津齐^[8]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1962年以来，这是我第三次看到泽尼，而见到最小的女儿则是第一次。她很有激情，我希望她能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女儿告诉我，她们和妈妈与你及伊斯梅尔一起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盼望着能再见到你们，时间更长一些。她们还说，你长胖了几磅，但仍然和以往一样敏捷、迷人。听说扎米现在可以自由行动、看望老朋友，我非常高兴。我完全支持你和她前往印度和英国旅行的建议，但我很怀疑她能得到旅游证件。带上姑娘们^[9]一起去旅行费用很高，我建议你将她们留在家里，她们还很年轻，适当的时候会得到机会。你们夫妇对我和家人这么好，每次给你们写信都不知道如何结束。仅仅说“非常感谢”看起来太正式、太平淡了。没有什么比这永恒的难题更能说明你们在我们心目中的意义。将我的爱和最诚挚的问候送给伊斯梅尔、孩子们和你。

纳尔逊敬上

法蒂玛·米尔，由诺班德拉·曼德拉转交，奥兰多西区8115号，菲利马邮局 [1898]

[1] 法蒂玛·米尔（1928—2010），作家、学者、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2] Vehalie是古吉拉特语“亲爱的”之意。曼德拉可能询问过通晓古吉拉特语的狱友如拉卢·奇巴。曼德拉用了好几种不同的拼写法，包括wahalie。Ben是古吉拉特语“姐妹”之意。

[3]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4] 最古老的印度教经文，写于公元前 20 世纪末。

[5] 写于公元前 900 到前 600 年之间，由一段吠陀文字组成，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哲学著作。

[6] 穆罕默德·“乔塔”·莫塔拉博士（1921—2005），纳塔尔印度人大会成员。他的妻子是拉比亚·“焦蒂”·莫塔拉。他们来自彼得马里茨堡，乔塔是古吉拉特语对最年轻男性的称呼，焦蒂是对最年轻女性的称呼。由于他被称呼为乔塔·莫塔拉，他的妻子就被称呼为焦蒂。乔塔·莫塔拉是米尔夫妇的亲戚。

[7] 伊斯梅尔·米尔（1918—2000），法蒂玛的丈夫，律师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8] 泽纳妮·曼德拉（1959—）和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曼德拉的次女和幼女——参见词汇表。

[9] 泽尼和津齐。

致监狱署长（1976年1月23日）

[在另一侧] 466/64纳尔逊·曼德拉——给B/O的S类信件^[1]，关于他的学习监狱署专用邮袋，比勒陀利亚

送呈：杜·普莱西斯准将

我已得到通知，您拒绝批准我完成伦敦大学或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法学士最后一年学业，或者在南非大学^[2]修习这一课程。在这次通信中，如果您能重新考虑这一事项，允许我继续在南非大学学习同一课程，我将十分感激。

我希望您在考虑这一申请时，能够注意到如下事实：虽然我过去12年都在伦敦大学攻读法学士学位，但获取指定文献时遇到了很多困难，这是我学习成果不佳的真正原因。不幸的是，即便我得到了必要的文献，向伦敦寄出现金时也有许多管理上的困难，特别是最近三年。这一陈述并非秉承批判精神，只是为了帮助您以合适的角度看待我的申请。

此外，我还要指出，法律系主任准备至少豁免7门课程，我可以在4年之内完成课程。因此，如果您能允许我注册，我将非常感激。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1] 特殊信件，不占囚犯的限额。

[2] 曼德拉请求当局允许他继续学习法学士课程。

致前狱友内维尔·亚历山大的母亲D.B.亚历山大^[1]（1976年3月1日）

[这封信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翻译自南非荷兰语]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A类

Kgaitsemi^[2]:

我总是挂念着你，写信向你致以最美好的祝愿，能让我心情舒畅。

几年前我听说你的健康状况不佳，十分不安。但我相信，你能够生出默特尔、多萝西、珍妮特、博伊和爱德华^[3]这样可爱的孩子，肯定能好起来，再一次激励所有与你接触的人。我真的希望，如今爱德华和多萝西度假归来^[4]，你也能觉得更好了。

今天，我写信给一位去年寄来圣诞卡的朋友，告诉她我也希望寄去一张贺卡，但因为家人分散在各地，垄断了我的所有卡片，因此做不到这一点。这也是我要告诉你的，我相信你能接受这封简短信件的精神，它包含了我所有的爱与感激之情。

我最大的爱好是翻看去年收到的贺卡，就在几天前，我还看到了你去年12月寄来的卡片。卡片上只印有4个单词，你还以工整的粗体字填上了3个词。言简意赅是你所有贺卡的特质，但它们充满着温暖与激励，每一次都让我觉得自己比kleinseun^[5]利奥还要年轻。谢谢你，Schwester!^[6]

你最近去过克拉多克^[7]吗？

访问那个世界，会让你想起年轻时代，让你远离城市里的污秽空气。我也希望，你仍能定期与孩子们联系。他们肯定都很想你，尤其是珍妮特和利奥。我希望爱德华的研究项目进展顺利，他的发现将很有价值，像过去的学术记录一样成果丰硕^[8]。请向所有孩子转致我最诚挚的问候，感谢格温在1974年12月寄来的卡片。

祝你身体健康，1976年起年年幸运。

纳尔逊谨上

D.B.亚历山大夫人，开普敦格拉西公园（7800），莲花河第一大街2号。

^[1] 很可能是迪姆比蒂·比绍·亚历山大，是狱友内维尔·亚历山大（1936—2012）的母亲。

^[2] 塞索托语和塞茨瓦纳语“我的姐妹”之意。

^[3] 内维尔的中名是爱德华，他是五个子女中的一个。曼德拉叫他爱德华而非内维尔，可能是避免让当局发现他的信与另一名囚犯有关，这是不允许的。

^[4] 内维尔于1974年4月获释，后被软禁于家中直到1979年。曼德拉将他获释称为“度假”，是为了避免让当局注意到信中提到另一位囚犯。

^[5] 南非荷兰语“孙子”之意。

^[6] 德语“姐妹”之意。

^[7] 东开普城镇，内维尔·亚历山大的出生地。

^[8] 入狱之前，内维尔·亚历山大完成了德国蒂宾根大学的博士课程。1979年，他出版了《一个阿扎尼亚，一个民族：南非民族问题》一书（伦敦：泽德出版），因为他是被取缔人士，这本书以“No Sizwe”的化名写成。

致费利西娅·肯特里奇，律师、西德尼·肯特里奇^[1]律师之妻（1976年5月9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A类 罗本岛

亲爱的费利西娅^[2]：

[下文前两段被划上了一条线]

我的侄孙女、特兰斯凯首席部长^[3]之女多莉斯瓦·马坦齐玛（德克特山，加马塔邮局，5327）目前正在福特海尔^[4]攻读法学士最后一年的课程，她打算在美国度过两年，然后返回完成学位课程。

她父亲不喜欢她学习法律，认为女性在这一领域并不特别成功。尽管如此，她仍热心于法学，家人询问了我的建议。现在，我已经离开这一行16年了，观点可能陈旧。但我从不认为，在这一职业和其他许多职业中，女性比男性的能力差，不管她父亲最后怎么说，我已经鼓励多莉斯瓦争取律师资格。不过，我告诉他们，会询问你在这件事上的观点，我敢肯定，你的观点对她很有帮助，她的家人也将非常感激。

我的信寄往加马塔^[5]之后，却得知你已经退出律师行业，成为一名家庭主妇，这令我大吃一惊。你难道忘了去年（1975年）妇女们决定独立自主，摆脱男性的暴政？幸运的是，我同时知道西德尼已成为一名国际法学家。我还能怎么描述一名在哈佛讲学的约翰内斯堡人呢？最近我还听说，他出席了巴黎的国际仲裁？

你和家人、亲戚以及你们两人在律师工作和其他领域赢得的朋友，

都有充分的理由为他骄傲。他在犹太教会堂^[6]的日子里给我们留下了可敬的印象，当时很多人对他的能力钦佩有加，令我高兴的是，他没有辜负这些人的期望。

50年代末拜访你时，你有一个帅气的儿子^[7]。我希望你和西德尼不会那么残忍，剥夺他有人陪伴的快乐，让他一辈子都孤孤单单。他现在至少有一个妹妹或者弟弟了吧^[8]。现在他应该上大学了，是你们俩自豪与快乐的源泉。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1964年6月最后一次见到你的情景，你似乎钉在了陪审团席上，聚精会神地聆讯，就像平生第一次参加此类诉讼的门外汉。我盼望着见到你、西德尼^[9]和你们的儿子，我希望那时能够热情地同你们握手，说一声“谢谢”。与此同时，向你和家人致以最良好的祝愿和诚挚的问候。

纳尔逊谨上

费利西娅·肯特里奇夫人，由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转交，约翰内斯堡菲利马邮局 [1848]，奥兰多西区8115号

1976年的南非，由于对父辈不反抗种族隔离感到失望，年轻人中不安情绪愈演愈烈。

20世纪60年代的压制，以及随后对一批自由战士的逮捕和囚禁，是为了永久性地镇压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反抗。60年代末兴起的“黑人意识运动”的高潮是1976年6月16日的索韦托学生起义，该起义旨在反对以压迫者的语言——南非荷兰语——对黑人学生授课的计划。警察用实弹对付这场和平抗议，死者达数百人。另有数百人被捕，其中多人被判处徒刑；更多的人逃离这个国家，扩充了解放运动的流亡大军。罗本岛的囚犯与新闻媒体的联系在1980年之前被切断了，只知道1976年8月发生的事情——第一批年轻人开始前来服刑。

下文中寄给监狱当局的长信详细说明了持续的滥用职权行为，可以看成曼德拉试图改善所有囚犯待遇（包括新来的愤怒年轻人）的一种手段。他和同志沃尔特·西苏卢^[10]坚持不懈地劝说煽动者，建议他们采取更好的方法，在监狱中存活下去。⁵³

^[1] 费利西娅（2015年去世）和西德尼·肯特里奇（1922—）都是律师。西德尼是叛国罪

审判（参见词汇表）辩护团队成员。他们于 20 世纪 70 年代移居伦敦。曼德拉把她的名字错写成了“费莉希蒂”。

[2] 曼德拉在他的发信清单中写道，这封信于 5 月 9 日交寄，6 月 4 日退回；他在 7 月 21 日重写后交寄，最后“因为他们现在反对这个人”而于 8 月 9 日退回。

[3] K. D. 马坦齐玛（1915—2003），曼德拉的侄儿、滕布酋长，特兰斯凯首席部长——参见词汇表。

[4] 福特海尔大学学院，位于西斯凯家园的艾丽丝——参见词汇表。

[5] 加马塔是原属特兰斯凯的一个小镇，以前是西滕布王国的一部分，距离约翰内斯堡有约 830 千米的车程。

[6] 曼德拉指的是比勒陀利亚的旧犹太教会堂，1956 年那里作为“叛国罪审判”的审理法庭，西德尼·肯特里奇是该案辩护律师之一。

[7] 威廉·肯特里奇（1955—），南非最著名的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之一。

[8] 肯特里奇夫妇有四个孩子。

[9] 西德尼·肯特里奇是一些里沃尼亚审判辩护律师的朋友。

[10] 沃尔特·西苏卢（1912—2003），ANC和MK活动家，与曼德拉关押在一起的里沃尼亚审判同案者——参见词汇表。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6年7月12日）

罗本岛指挥官

送呈：勒洛夫塞上校

随附的信件请呈交监狱署长杜普里兹将军亲阅，如果您能批准并转交信件，我将感激不尽。

我将这封信放在封口信封中交给您，并注明“机密，亲呈勒洛夫塞上校”。但一旦将信交给监区负责官员，我对它就失去了控制，不能保证送到您手里时保持原状。

[签名：NR Mandela]

致监狱署长（1976年7月12日）

监狱署长，比勒陀利亚

送呈：杜普里兹将军

我必须提醒您注意，这个监狱的指挥官及其手下滥用职权、实施政治迫害和其他不法行为。尽管这封信是个人投诉，但其中一些情节也影响到其他囚犯，因此有必要提及某些姓名，以便说明这些不法行为。

在我过去被囚的14年中，只要不损害我的原则，对于上到监狱署长、下到监区看守的所有官员，我都尽全力与之合作。在监狱内外，我一生中从未将任何人看作我的上级，这种合作基于一种信念：此类做法能够促进囚犯与看守之间的和谐关系，有利于我们所有人的总体福利。我对人们的尊重不是基于肤色或者权势，而完全是基于他们的美德。

尽管我不同意斯泰恩将军对国家重大问题的态度，以及监狱署的政策，但不管是身为署长还是个人，我都尊重他，从未质疑他的正直。即便我认为他可以更好地改善这里和其他地方囚犯的福利，但他平易近人的作风，使我可以很轻松地与之讨论细节，尽管我们常常对他在具体问题上做出的决定产生分歧，他往往都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合理的动机。

我曾见过您的前任内尔将军，当时他陪同丹尼斯·希利先生^[1]来到岛上，想到他当时与我交换的意见，我没有理由认为，作为署长，他在处理我提请注意的问题时低于前任设定的标准。遗憾的是，我没有荣幸与您面谈，但我在这封信中假定您会尽您所能，改善囚犯与看守的关系，改善我们的福利。

目前，我与保卫部门负责人杜普里兹准将已经面谈了不下三次，尽管我的所有投诉都没有结果，他努力地为其行动提供合理解释，并介绍了监狱署在这些事务上的政策，我们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进行了耐心的交谈。

按照我的理解，监狱署的主要职能是维护监狱的良好秩序、纪律和管理。根据监狱条例，应该特别注意维持囚犯及其亲属之间良好关系，为双方谋取最大利益。这一目标一般通过探视、通信、电报、生日卡、复活节及圣诞节贺卡实现。

公共部门是法律的产物，应该根据相关法规运营。官员和囚犯在每个活动领域的行为都应该基于容易确定的规则，即便官员们在某个方面得到了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出于对自然公正原则的尊重，行使这些权力时也应该考虑这些原则阐明的因素。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公共机构都遵循这一原则，以便消除或者尽可能减少因为怨恨、任性、专断、腐败、狭隘及其他错误动机引发的不公正风险。

下文提到的指挥官及其手下的一些行为与维护监狱的良好秩序、纪律和管理毫无关系，也无助于促进囚犯与官员之间的和谐关系，这些行为不利于保持囚犯与亲属之间良好关系，构成滥用职权、政治迫害和恶意行为。

对于地方官员在如下所示的特殊情况下实施自由裁量权没有清晰的规则，使他们有很大的可能怀有怨恨、专断和其他错误动机。

我曾多次试图让勒洛夫塞上校注意这些问题，却徒劳无益，因为他和监狱长普林斯中尉及负责审查的典狱官斯廷坎普缺乏管理公共部门所需的高道德标准，我不得不将整件事提交到您的面前。

1. 滥用职权

a) 1974年12月27日，刑事部长J.T.克鲁格律师当着C.O.P.^[2]的面批准我购买皮特·迈林的《我们的六位总理》^[3]，同时通知监狱指挥官，他不认为这本书里有什么引发异议的内容。得到批准之后，我订购了这本书，但因当时该书已销售一空，直到今年2月16日才送达罗本岛。尽管购买这本书是部长亲自批准的，而且我几经努力想要得到它，指挥官仍然直到4月27日才将书交给我，此时距离送达已经有2个月11天了。如果不是杜普里兹准将出面干预，我也许还得不到它。

b) 勒洛夫塞上校和普林斯中尉都在单人监区对囚犯实施系统性的种族主义措施，试图在我们中间挑起敌意。

i. 在今年的监狱委员会会议中，指挥官询问本监区的有色人种囚犯，他们对本监区“班图人”的文明水平作何感想，以及有色人种囚犯与“班图人”相处的情况。^[4]当囚犯们回答该监区的非洲裔狱友是受过教育、有文化的人，并得到他们的尊敬，我们相互很融洽时，狱警发表了轻蔑的评论，将非洲人描述为文明程度较低的人，并说他们半裸着身子在乡间走来走去。

ii. 在之前的两个不同场合中，当时的典狱官普林斯分别向两名印度囚犯讲话，称非洲人尚未开化，如果他们掌权，就会攻击白人、有色人种，印度人也无法幸免。他还强调，印度人最好加入白人的行列。他对其中一名囚犯补充道，他总是从政治上去思考这些事情。

将改善囚犯福利的任务委托给持有种族主义观点的官员是很危险的，利用官员地位，试图在不同族群囚犯中引发敌意，是对职权的滥用。我们全面反对各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狱警无权推销我们认为邪恶、危险的概念。

在这方面我要补充一下，这些官员的行为不仅不恰当，也至少有悖于公开的官方政策。政府发言人，包括现总理，都反复否认本国任一特定族群优于其他族群的观念。

2. 对社会关系的不当干涉

a) 我的小女儿津齐斯瓦^[5]在三个不同场合下寄来照片，1974年典狱官杜普里兹和我寻找写给前司法部长的一封信时，在文件中看到了其中一张照片。当我要求拿回这张照片时，杜普里兹告诉我，我们应该一次处理一件事，那天我只能将这件事搁置。后来当我询问这张照片时，它失踪了。

我向当时的监狱长特布兰赫中尉提及了此事，他告诉我将进行调查。后来，我收到了另外两封信，妻子在信中告诉我，女儿已经寄来了其他照片。由于没有收到这些照片，我立即报告了普林斯中尉，虽然此后还向他提起过两次，但再也没有得到回音。

我还想再说一句，在津齐斯瓦向联合国控诉政府对她母亲的系统性

迫害之前，我和女儿的通信没有遇到麻烦。此后，津齐和姐姐泽纳妮^[6]与我的通信出现了困难，我相信这是狱警与秘密警察合伙进行的报复。

b)今年1月，两个女儿给我写了信，以挂号信形式寄出。普林斯中尉和审查办公室的福里中士都向我保证没有收到这些信，但我以前得到过同样的信息，后来却发现做出这种保证时信实际上已经收到了。

c)和我妻子同住的两个孩子大约同时寄来了两封挂号信。大约一个月后，妻子告诉我这件事，福里中士像往常一样向我保证这些信尚未收到。我警告他，告诉我关于挂号信的不实信息是很严重的事情，要求他做进一步的调查。他后来通知我，他已经按照要求做了检查，但重申了之前的保证。

我向普林斯中尉报告了这件事，他后来承认，信件在我与福里中士交谈前几周就已经收到。普林斯中尉正式通知我，这些信没有交给我是因为它们内容激进，是由不认识我的孩子写来的。其中一个孩子与我妻子有关联，出生时我已经在监狱里。另一个在我被判刑时只有5岁。普林斯中尉拒绝告诉我，为什么福里中尉要作出不实的解释。*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阿德莱德·约瑟夫夫人^[7]的来信上，又一次涉及上述两位官员。

d)我妻子写给她的亲戚，也在这一监区的桑迪·塞杰克先生的信，以及后者写给她的信都没有送达目的地。

e)这种性质的案例很多，但我想引用狱友西奥菲勒斯·乔洛的案例，他于1973年被定罪，从那时起没有接受过妻子的探视，唯一的联系手段便是通过信件。他最近收到妻子的信是今年2月。5月，普林斯中尉拒绝将他妻子的一封长达3页的信件交给他，理由是内容有问题，同时还禁止他告诉妻子信件遭到扣留。我现在认为，地方官员反复对我的信件给出不真实的解释，以及对信件内容或写信人的所谓异议，都是一种花招，目的是剥夺我们与亲友保持良好关系的合法权利。

3.寄出信件的审查

下文中的示例将向您阐明，由于您手下官员的过度猜疑，甚或难以理解语言及熟语，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a) 1975年7月1日，我给一位三十岁出头的朋友寄了张生日贺卡，在

祝贺语的最后我用注音文字写上：“Me—e—e—e—i Bra—a—a!”，这是南非荷兰语“MyBroer”（我的兄弟）的一种变体，是当今城市青年的常见问候形式。我被告知必须重写整段生日贺词，去掉上面引号中的那个词。这一要求没有任何解释，使我毫无必要地浪费了一张贺卡。

b)和过去一样，去年12月1日我寄给女儿津齐斯瓦的生日卡没有送到她手中。2月1日，我写信给妻子：

“只有在这种时候，我偶尔会希望科学带来奇迹，让我女儿得到失去的生日贺卡，能够快乐地得知，她的父亲爱她、想她，每当有必要的时候都努力地接近她。值得注意的是，她曾经多次试图联系我，但寄来的照片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又一次得到命令，删掉这一段，我向斯廷坎普中士要求解释时，当时他以粗鲁的态度告诉我，如果我不重写，这封信就不能寄出。

c)我女儿津齐斯瓦在学校打橄榄球，并在探视和来信中坦率地讨论体育方面的兴趣。今年2月8日通过正常官方渠道寄来的信中，她抱怨自己体重下降。4月15日我给她回信：

“但是，如果你真的想在橄榄球这样艰苦的运动中达到顶尖水平，就必须有很好的力量与速度储备，也就必须注意饮食——吃有营养的食物，再重复一遍，吃有营养的食物！但是，我不知道妈妈要从哪里筹到这些钱。”

这一段也没有得到允许，普林斯中尉拒绝给我任何解释。

d)我的侄孙女多莉斯瓦·约扎娜^[8]希望攻读法学士学位，目标是成为一名律师，她的父母向我寻求建议：她从事法律工作是否明智？4月15日我回信给他们，鼓励侄孙女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愿学习，同时告诉她的父母，我已16年没有从业，因此将咨询曾在约翰内斯堡律师行业工作的F·肯特里奇夫人。5月9日，我就上述事项写信给肯特里奇夫人^[9]，6月4日，普林斯中尉傲慢地告诉我，应该重写这封信，去掉上述事实，并说马坦齐玛一家可以从其他人那里得到建议。

他说话时带有的敌意比不合理的解释更令我印象深刻。此外，我不知道4月15日的信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不管他们做了什么处理，都是错误的。如果他们将其寄给马坦齐玛一家，那么就是让我对亲戚许下一

个承诺，而他们已经预先知道，不会准许我履行这一承诺。如果这封信被扣留，我就应该得到通知，但实际上并没有。

不让我告诉妻子寄给女儿的生日卡没有送达，不让我告诉妻子我想念她、她寄来的照片不见了，都是不合理的行为，既不是基于安全考虑，也不是基于维护良好秩序和纪律的渴望，更不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福利。对于我写给肯特里奇夫人，要求她就我的侄孙女盼望成为律师做出建议的信，上述说法也同样适用。

4.来信的审查

但是，信件审查中最恶劣的滥用职权行为发生在来信上，在这方面，指挥官和他的手下可称得上猖獗。审查满含恶意和报复心理，同样地，也只考虑安全和纪律，而无意改善我们的福利。

我将这种审查视为系统性政治迫害的一部分，试图使我们对监狱之外发生的事情和自己的家庭事务一无所知。狱警不仅试图切断善意与支持的洪流——这是在我被囚禁的14年中，以探视、信件、贺卡和电报的形式不断涌入的，而且，他们还试图在家人和朋友面前败坏我们的名声，使他们认为我们是不负责任的人——既不告知他们写来的信件已经收到，也不处理信中提到的重要事项。

此外，在信件审查中采用双重标准是懦弱的行为，蓄意欺骗公众，让他们认为我们寄出的信件是未受审查的。对于寄出的信件，只要有任任何监狱当局反对的事项，我们就必须重写，以便消除它们曾受到严格审查的证据，而来信则被审查人员随意删减和涂抹。没有什么比您亲自检查更能如实地表现出来信受损的程度。我妻子寄来的许多信件都变成了一系列不连贯的信息，难以拼凑成一个完整的文件。

我妻子曾多次入狱，不仅很了解相关的监狱规则，对你们的地方官员可能认为有异议的事情也很敏感。她有意识地将自己的信件限制在家庭事务范围内，但没有一封信逃过残损的命运。

1975年11月24日，她写给我一封五页长的信件，最后送到我手中的只有两页。这里采用的审查政策甚至没有用在其他监狱。如您所知，我妻子已经在克龙斯塔德服刑6个月，她的一些信件通过了所在监狱的狱警，但在这一头却受到了严格的审查。

但是，令我非常厌恶的是强迫我们参加基于明显谎言的行动。狱警销毁或者扣留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写来的信，同时却阻止我们将信件的处理情况告诉亲友，这是不道德的行为。我认为，让我们的人民继续浪费金钱、时间、精力、善意与爱，寄来狱警明知永远不会交给我们的信件和贺卡，是冷酷的做法。

1974年12月到1976年4月，A.卡特拉达先生至少有15封信遭到扣留。其中有来自他的家人、兰波尔教授、伊斯梅尔·布拉、埃索普·帕哈德^[10]和纳弗拉杰·约瑟夫^[11]等诸先生的信件。

5.运输途中消失的信件

在运输途中消失的信件数量很大，无法用邮政部门的低效来解释，从指挥官一直无理地拒绝批准我们交寄挂号信可以得出结论，信件的消失绝不是事故。在这方面指挥官最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确认了我的怀疑——在这些事务中，他和下属的行为见不得光。

3月1日，我写信给Q.姆万博先生，由我的妻子转交，同时通知了她。她回复道，她没有收到写给姆万博的信，为了不让我知道真相，指挥官将我妻子信中的这一信息剪掉了。如果指挥官与这一特殊信件的消失没有牵连，为什么他要蓄意隐藏事实？

登记寄出邮件可以部分解决这个特殊问题，引入这一举措完全不会增加地方官员的工作。可以像所有大公司一样使用邮局批量挂号邮件登记册，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在监区责任狱警的监督下进行这项文书工作，审查人员需要做的工作还和现在一样——将信件记入官方记录，然后将它们寄走。

6.探视

在这个监狱里，就连指挥官为监督犯人与探视者之间谈话所采取的措施也超出了安全要求的范畴。由4个看守（有时甚至是6个）负责一位探视者，向她的脸上吹气或者恶狠狠地盯着她，这简直是公然的恐吓。

我有责任告诉您，狱友们普遍相信，在探视中使用了一种监听设备，记录所有谈话，包括夫妻之间的私密话题。如果确是如此，在这种探视期间炫耀武力就没有任何正当理由了。我还要补充一句，在女儿的一次探视中，我一再提醒她不要因为这种粗暴的花招而分心，却遭遇当

值看守的多次异议。过去几年中，探视中只有一两名看守执勤，我请求您重启这种制度。

此外，过去我们还可以使用辅助记忆工具确保不会忽略重要事项。在我们享受这一特权十多年之后将其取消，剥夺了我们有计划、系统性谈话的一切好处。我们反复向指挥官保证，准备在探视前后提交这些工具以备检查。而且，由于始终有看守执勤，完全不存在传递有害信息的可能性。

7.审查人员的语言学能力

直接负责信件与杂志审查的是以前分管本监区的典狱官斯廷坎普。虽然他可能通过了大学英语考试，但在这门语言上的精通程度并不超过我的南非荷兰语，我怀疑福里中士在这方面可能更强。我可以肯定地说，将审核南非荷兰语信件的任务交给我是不公正的。审查办公室的官员没有一位具有相应的任职资格。

即便指挥官的英语表达也有困难。实际上，在我14年监禁生活遇到的历任指挥官中，没有人的英语像勒洛夫塞那么差；他指挥的监狱里压倒多数的囚犯讲英语，且对南非荷兰语一无所知。

当地官员（尤其是审查办公室）的语言能力很差，可能是毫无必要的严苛审查的原因之一，您应该核查整体的情况，任命精通英语、赫雷罗语、奥万博语^[12]、索托语、茨瓦纳语、科萨语和祖鲁语^[13]的审查人员。

8.对于政治支持者通信的禁止

普林斯中尉现已告诉我，我们不再可以和任何监狱署认定为政治伙伴的人通信，也不能和其他囚犯的亲属通信，不管信件内容为何。因此，他拒绝批准我给N.姆加贝拉夫人写一封吊唁信，姆加贝拉夫人是岛上一位狱友^[14]的妻子，她刚痛失了孙子。他也不允许我写信给老朋友莉莉安·恩戈伊夫人^[15]，后者曾在我妻子入狱时帮助照看房子和孩子们。我于1975年1月1日写给她的感谢信从未寄达。我多次试图感谢她慷慨相助和对孩子们的照顾，但都未能成功，这使我一直感到很烦恼，我必须请求您允许我寄给她一份1月1日信件的副本。我同样渴望给姆加贝拉夫人寄去我的慰问，保证不会在信中写任何指挥官合理反对的内容。

9.电报和复活节贺卡

a)指挥官已经推出了新举措，不允许我们查看寄来电报的真实内容。这与许多年来的做法不同，但他没有给出任何理由。而且，我有两次经历，本地的官员非常疏忽，没有及时将电报交给我。

i.1972年，当时的指挥官是威廉斯上校，我期待着一个周六，长女马卡齐维^[16]能来探视。我确实在周六被带到了探视室，但她并没有来。后来她写信时提到，她曾发一封电报说明要推迟这次探视。在我的追问之下，电报于收到后两周交给了我。不过，威廉斯上校给出了一个解释，证明此事与他的能力无关，我们和平地解决了这件事。

ii.去年，我收到一封电报，通知了萨巴塔·达林迪耶博大酋长^[17]的兄弟的死讯，并告知了下葬的日期。虽然电报在葬礼之前收到，但交给我时葬礼已经过去大约六天，我对这种不负责任的举动提出了强烈抗议。

现在的情况是，我得到一张字迹潦草的纸片，有时候几乎无法辨认，也没有电报收发日期及其他重要信息。目前我们仍然相信，有些电报首先交给秘密警察审查，然后再交给收件人，以便掩盖转交的延迟，指挥官已经推出了这个举措。

发送电报的人支付了更多的钱，为的是确保消息的快速传递，对于公民支付了相关费用的公共服务，政府部门蓄意破坏其顺畅和高效运作，将会引起公众的忧虑。

iii.多年以来，我都收到一些朋友寄来的复活节贺卡，但今年却什么也没有收到。上个月，又是在我的追问下，普林斯中尉告诉我，收到了一张贺卡，但他对寄件人持反对态度，并且拒绝透露寄件人的身份。基于上述背景，我不容易接受这一陈述的真实性。

10.为囚犯接收的钱

囚犯中有一个普遍的印象，指挥官和秘密警察敲诈我们的钱。虽然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一指控，但希望您注意如下情况：

a)去年12月，我妻子告诉我，我们的朋友马特拉库先生及夫人（来自博茨瓦纳）^[18]寄给我20兰特。我立即询问了普林斯中尉，今年，他

和往常一样，在多个场合向我保证没有收到这笔钱。5月初，会计科根据较早的请求，提供了我的余额和从1975年2月到今年记入账户^[19]的金额清单。

5月31日，普林斯中尉发来消息，大意是马特拉库寄来的30兰特于1975年11月5日收到。他没有解释今年反复告诉我未收到这笔钱的原因，也没有说明会计科提供的账户清单上没有显示这笔钱的原因，更没有提及马特拉库的附言。我想在适当的时候，又会像往常那样，收到指挥官反对马特拉库或者信件内容的轻率借口。

b)据我妻子说，我侄儿曾从开普敦寄来40兰特，正如之前马特拉库夫妇的那笔钱一样，我曾就此事多次投诉，甚至向杜普里兹准将提起过。普林斯中尉要求我提供侄儿寄出这笔钱的证据，我出示了妻子的信，并承诺再给他看另一封妻子的来信，这封信当时还没有立刻寄到。5月初，我提出给他看第二封信，他表示在需要的时候会告诉我。据我所知所信，这一事项没有引起进一步的关注。

c)多年以来，G.姆列基萨纳先生和开普敦的朋友们会给我及一些狱友寄来少量的现金作为圣诞礼物。我们去年都没有收到这笔钱，这不可能是个巧合。我相信指挥官与秘密警察勾结，阻止我们得到他不愿意让我们知道的这些钱。

d)我在莱索托的朋友罗伯特·马特希先生去年在来信中承诺，将给我和另一位狱友寄钱，用于我们的学习，尽管反复询问，我仍不知道这笔钱是否寄达。

我必须告诉您，监狱方面在调查我的投诉时疏忽大意的作风，以及提取信托资金简单信息时的拖延，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您应该立刻调查，以便至少在这一方面挽回监狱署的清誉。从我在马特拉库夫妇汇款问题上的经历，您很容易理解我在这个问题上的心态。

11.与健康相关的问题

a)去年7月左右，由于海边工作时^[20]膝部所受的伤，埃德尔斯坦医生建议为我提供一个比现用标准型号更轻的提桶。当地医院的斯库曼中士及时将医生的建议传达给了监狱长。出现困难时，我亲自面见了普林斯中尉，讨论此事。虽然现在膝伤已经痊愈，但我从未得到医生建议的提桶。

b)今年7月17日，埃德尔斯坦医生再次出于健康原因，建议我可以自费购买睡衣，这一由称职的医生提出的建议被指挥官驳回了，据我所知，理由是囚犯只能购买体育用品。恕我冒昧，在我看来，指挥官允许我们购买仅用于消遣的服装（当然，我们很感激这一让步），却不允许购买有经验医生建议的睡衣，是很荒谬的。实际上，指挥官也深知，他的决定是专断的，与他自己遵循的原则并不一致。我的皮肤对岛上使用的水^[21]过敏，按照医生的建议，我从60年代起就用一种特殊的霜剂保持皮肤的柔软。

7月5日，我与埃德尔斯坦医生讨论了这件事，他对我在这方面遭遇困难感到惊讶，承诺将直接向指挥官提出这个问题。此后得知，他没能说动勒洛夫塞上校。鉴于指挥官在种族关系上令人惊讶的落后观点，我认为他担心的是，如果我按照埃德尔斯坦医生（岛上的高级医官）的建议得到了睡衣，我实际上就成了白人。

在这个国家里，只有白人囚犯有权穿着睡衣睡觉，在当地入院治疗的狱友们是个例外，但他们很多时候得到的是仅及膝盖的长睡衣。这里的黑人囚犯只能裸身入睡，以毛毯作为遮盖。这就是门外汉异乎寻常地否决称职专业人士深思熟虑结论的真实原因。当我于6月17日见到埃德尔斯坦医生时，斯库曼中士已经建议监狱医院提供睡衣，正是因为觉得这件睡衣不合适，埃德尔斯坦医生才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13年来，我都裸身睡在雨季时会变得潮湿阴冷的水泥地板上。尽管我身体健康且活跃，这种不健康的条件仍然造成了一些损害。我当然不会再次与埃德尔斯坦医生讨论此事，因为那只会让待我很好的他感到为难。但我急需这样的服装，必须请求您允许我尽早购买医生建议的睡衣。

将军，如果我说我有权利采取措施保护自己的健康，一旦医官的意见是这些措施对改善健康有最大的好处，指挥官无权处置这件事，希望您不要将其当成直接或者间接的威胁。

13. 监狱委员会开会期间的政治讨论^[22]

在监狱委员会会议上，委员会成员与囚犯在政治讨论中交锋是多年以来的惯例。政治讨论是受欢迎的，如果由合适的人很好地安排，甚至可能得到丰硕的成果。任何此类讨论的正确前提是明确承认，我们是有明确政策的政治组织中忠诚、训练有素的成员，在根本政治问题上，我

们不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所在的组织。

其次，要想进行有益的讨论，我们必须事先得到通知，了解实际讨论的主题，与我们进行此类讨论的人员，以及他们的主要目标。监狱委员会的职能当然不是进行政治性的讨论，我认为整个做法都是不正确的，请求您停止这种活动。监狱委员会的职能是向监狱署长提交有关囚犯行为、训练、才能和成熟度的报告，为其分类、无条件释放、缓刑或假释提出建议。

我的狱友们坚定地认为，委员会利用这些讨论，其目的是迫害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人，不给他们升级的机会。

14.其他迫害行为

我们被关押在这里的整段时间里，总是受到各种形式的迫害，理由各种各样，都与监狱之外的政治事件或者囚犯与看守之间常有的紧张关系有联系。我可以用许多例子说明这一点，但在这封信里，提及其中三个最近的案例就足够了。

a)如您所知，教会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内部广播系统，可以播放我们自己购买的唱片。从这一设施安装时起，我们已经投入了价值超过1000兰特的唱片。现在，这一服务已经停止了大约5个月。我们不能接受指挥官的解释：恢复服务的主要困难是无法取得必要的零件。

b)根据已经运作了一段时间的计划，7月3日，我们预计将看一场电影。结果电影并没有上映，典狱官杜普里兹唯一的解释是，这部电影不值一看。

c)去年，监狱安装了一套热水系统，此后热水器多次出现故障，但电工只需要几分钟就能修好。可是现在，这套系统出现了问题，这一“故障”恰逢岛上气候寒冷期间。引人注目的是，尽管我们反复向当局报告，电工都没有来检查设施，看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结果是我们在一年中最为需要的时候被剥夺了使用热水的权利^[23]。

如果考虑周围的环境，热水器的故障与寒冷气候恰好同时出现就更耐人寻味了。过去的一般做法是雨天将Span^[24]留在室内，但是7月7日，尽管下着雨，我们仍被派去海边捞bamboo^[25]。他们大约在午饭时返回，全都又湿又冷。7月8日早上，有几个人患上了感冒。除了1964年

的严冬之外，这可能是12年来岛上最冷的一天。尽管如此，囚犯们又一次被派到同一地点，从早上8点到下午3时30分，这一地区几乎毫无遮盖。犯人们在寒风中颤抖不已，许多人在回来的时候几乎失去知觉。7月9日，比利·奈尔^[26]、约翰·波凯拉和JB.乌萨尼等几位先生与普林斯中尉讨论了整件事，后者承诺整个冬天都不再派队伍到那个地方工作。他还安排厨房送来几桶热水。

15.对下级官员的投诉

普林斯中尉、典狱官杜普里兹和斯廷坎普以及福里中士级别太低，无法在写给您的信件中专门提及。但他们负责我们的事务，指挥官通过他们滥用职权，迫害我们。

我反复提请他注意上述大部分投诉，但都没有取得成功。很明显，他认为支持手下对囚犯的大部分作为是自己的职责，即便这些官员犯错也是如此，我也看不出再和他讨论这些问题有任何用处。

如前所述，我与杜普里兹准将面谈了不下三次，尽管他友好且礼貌，但很明显，许多方面的情况都超出了他的控制范围，他最后一次来访并与我面谈之后发生的事，似乎刺激了职权滥用和政治迫害。

如果我不是一个在南非出生成长的黑人囚犯，每天都经历着过度的种族偏见，简直无法相信正常人能和对同胞的狂热迫害联系起来。对毫无防备、无法反击的人实施报复行为，是怯懦之举。值得尊敬的勇士不是那种“和平时期的英雄”，只会将攻击集中在手无寸铁的人身上，他们宁愿将刀剑指向同样全副武装的人。

16.监狱署长没有探望罗本岛上的政治犯

您没能亲自访问罗本岛，给我们直接与您讨论这些问题的机会，更加剧了上述的虐待行为。指挥官在今年早些时候的面谈中告诉我们，内尔将军的监狱署长任期很快就要结束了，他不太可能在退休之前访问罗本岛。这是很不幸的，因为监狱署长定期访问本身就是检查下属滥用职权行为的手段，知道他不能来后，指挥官更是肆无忌惮。

当斯泰恩将军担任监狱署长时，他每年至少一次探访我们，聆听投诉和请求。此后，他带来了试图恐吓我们的巴登霍斯特上校，为了让后者能够自由地触犯法律，斯泰恩将军远离罗本岛，我们从此受到了各种

方式的迫害、折磨、殴打和羞辱。1972年，我在斯泰恩将军和巴登霍斯特上校面前，向斯泰恩、西伦和科比特^[27]等诸位法官呈上了我们在后者就任指挥官期间所受迫害的详情，并强调尽管我反复请求斯泰恩将军继续定期访问监狱，但他一直没有来。我告诉法官们，他远离监狱是因为意识到，他不能为下属的非法行为辩护。法官们和我一样对将军没有履行职责而深感忧虑，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总部其他官员（不管他的级别多高）的访问不能代替部门负责人的亲身访问。如上所述，我们在罗本岛的待遇很受外界政治事件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指挥官将我们当成人质。每当南非因种族政策遭到猛烈攻击，监狱官员就试图在我们身上发泄其愤怒和沮丧。

此外，政治犯的实质性投诉即便是真实的，也可能被视为对白人生存的威胁，高级官员们甚至将不惜一切代价压制当成自己的职责。在受到全世界谴责的流行政治氛围中，只要总部官员还期待着加官晋爵和退休后的良好福利，就不会多管闲事，核查指挥官的暴行，支持在宣传反对种族隔离中起作用的人们的投诉。只有您才能采取大胆的举动，将指挥官的行为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

我真诚地认为，他的行为超出了监狱规则的范围。指挥官和监狱长目前仍然试图使白人至上的神话存续下去，他们将文明与白皮肤和人们穿的衣服混为一谈，根本不适合负责一个以改善黑人囚犯福利为目标的机构。

这里发生的摩擦主因之一是监狱署与秘密警察之间的联系，如果您想平息我们的怨恨，首先就要完全切断这种联系。监狱署中诚实的官员们坦承，在许多方面，作为政治犯的我们不在贵署的管辖范围之内，而由秘密警察负责。后者没有干预这一机构内部管理的法律权利，我希望您在这方面能够比前任发挥更大作用，阻止这种毫无根据的做法。我们的待遇应该是贵署的责任，这不仅是理论上的，实践中也是如此。秘密警察的职责是确保将我们关押在保安等级最高的监狱里，不应该再越雷池一步。

许多囚犯认为，在涉及我们的所有事务上，监狱署长只是一个傀儡，真正的幕后老板是秘密警察负责人，他不仅决定监狱署长做什么，还决定怎么做。正是秘密警察诱使贵署将我们与监狱之外的人们隔离，用种种手段阻止我们得到妻子儿女的爱以及朋友们的祝福：切断所谓第一级亲属的访问，试图恐吓我们的探视者，不允许我们在探视中使用笔

记，恶意审查信件、贺卡和其他材料，在信件、贺卡和代收现金上提供虚假信息，以及邮寄过程中史无前例的情况——信件“消失”。

我有时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参与一种自认为不道德的行动，为自己营造一种印象：我仍然享有一定的权利。在现实当中，这些权利已被消减殆尽，几乎不起什么作用了。尤其是，我曾经考虑过这样的问题：是否应该让妻子儿女付出巨大的代价，从千里之外的约翰内斯堡前来，只为了在这种耻辱的条件下看望我？我是否应该让他们浪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写那些会在途中“消失”，或者送到我手中只是不连续、无意义碎片的信件？我憎恨那样的情景：每当他们前来探视，都要在耀武扬威且又饱含报复心的官员面前，听有关与我交谈时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的训诫。

从1973年1月到今年6月，我收到了妻子的42封信。在1973年收到的6封信中，只有3封残缺。1974年收到的11封信中，7封在审查中被大量删节，1975年的16封信中，有6封遭到了删节。但1976年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从今年年初起，我收到的9封信里只有一封是完好无损的。这不禁让我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要继续忍受这种侮辱？但我仍然相信，您作为这个部门的负责人，贵为将军，肯定不会允许或者宽恕这种阴险的做法，在您的实际决定证明我错误之前，我将继续相信，您不知道这个监狱里发生的事情。

别指望任何形式的迫害能够改变我们的看法。您的政府与部门因为对黑人（尤其是非洲黑人）的仇视、轻蔑和迫害而臭名昭著，这种仇视与轻蔑也形成了许多国家法规及案件中的基本原则。这个部门曾因以下流的“Thawuza”（要求囚犯当着其他囚犯的面脱光衣服，让狱警检查其肛门，而后者的行为同样猥琐，他们将手指插进犯人的直肠内）以及平日无缘无故的野蛮殴打迫害我们的人民而成为国家丑闻，随后受到政府的约束。

但是，普通南非狱警的残暴行为仍然存在，只是转入其他渠道，采取心理迫害的形式，您的一些地方官员在这方面坚持不懈，正在成为“专家”。您肯定知道，许多心理专家认为，在我们这样的情况下，心理迫害比纯粹的殴打更危险。我抱有希望，像您这样位高权重、经验丰富的人肯定能马上理解这种危险行为的严重性，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阻止。

如果以为人民会忘记我们，那是毫无意义的想法，与这个国家的历

史经验相悖。虽然施拉赫特处决^[28]已经过去了160年，英布战争拘留营^[29]已经过去了74年，乔皮·福里^[30]的最后一次演讲也过去了61年，我仍绝不会相信您已经忘记了这些南非白人爱国者，正是这些人牺牲自己，帮助你们摆脱英帝国主义，统治这个国家，特别是您，还成为了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人民将我们视为民族英雄，为了夺回自己的国家而甘受迫害，任何人如果期望他们会在自由南非之战的高潮时期忘记我们，那当然是极不合理的。您的人正在屠杀我们的人民，这并不是发生在一个半世纪前的事情。现在的南非，是一个充斥着种族迫害、无审判监禁、酷刑与严苛判决的国家，拘留营的威胁并不在遥远的过去，而在一眼可见的未来。人民怎么可能在我们将其从所有邪恶中解救出来时忘记我们？

和许多国家一样，南非也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囚犯与官员产生分歧。我不赞成您所执掌部门的政策。我厌恶白人至上论，将以手中的所有武器与之斗争。但即便在你我之间的冲突最为极端的时候，我仍然希望这是一场原则与观念之争，没有个人的仇视，这样在战役结束时，不管结果如何，我都可以骄傲地与您握手，因为我觉得对手是正直、可尊敬的，遵守了荣誉与体面的准则。但如果您的下属继续使用邪恶的手段，那么在我心中产生的就是难以抗拒的怨恨与轻蔑。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1976年8月，温妮·曼德拉站出来强烈支持学生暴动，因此再次被拘押。她曾前往警察局寻找失踪学生，帮助安排死者的葬礼并安慰家属。

[1] 丹尼斯·希利（1917—2015），英国工党政治家，曼德拉在 1962 年短暂访问伦敦时第一次与之见面。后来，希利到监狱探望了他。

[2] 监狱署长。

[3] 参见 1975 年 2 月 12 日给司法部长的信（第 248 页）。

[4] 虽然“班图”（Bantu）一词来自“Abantu”（意为“人民”），但当说话者将其作为种族描述，这里可能被视为冒犯。种族隔离环境下，这个词被用于指代非洲裔。

[5]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曼德拉的小女儿——参见词汇表。

[6] 泽纳妮·曼德拉（1959—），曼德拉的次女——参见词汇表。

[7] 阿德莱德·约瑟夫（1932—）和保罗·约瑟夫（1930—）是南非政治活动家，1965 年流亡伦敦。曼德拉 1962 年被捕时，阿德莱德曾给狱中的他带去食物。

[8] 多莉斯瓦·约扎娜是 K. D. 马坦齐玛（1915—2003）的女儿，后者是曼德拉的侄儿、滕布酋长和特兰斯凯首席部长——参见词汇表。他的中名是达利翁加。

[9] 参见第 259 页的信。

[10] 埃索普·帕哈德（1939—），流亡伦敦的政治活动家。

[11] 保罗·约瑟夫，流亡伦敦的政治活动家。

[12] 赫雷罗语和奥万博语是纳米比亚的语言。

[13] 塞索托语是索托族人的语言，塞茨瓦纳语是茨瓦纳族人的语言，科萨语是科萨族人的语言，祖鲁语是祖鲁人的语言。

[14] 曼德拉指的是帕特里克·马古贝拉（2009 年去世），他是 MK 的骨干人员，于 1990 年从罗本岛获释。

[15] 莉莉安·恩戈伊（1911—1980），政治家，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16] 马卡齐维·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长女——参见词汇表。

[17] 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国王（1928—1986），特兰斯凯家园大酋长，特兰斯凯反对党民主进步党领袖，该党反对种族隔离统治——参见词汇表。

[18] 伊斯梅尔和玛莎·马特拉库，政治活动家、曼德拉的朋友，他们流亡博茨瓦纳。

[19] 进入监狱时，囚犯会有一张随身财物清单。囚犯携带的现金数量将记录于同名的账户中（这不是银行账户，只是单独的簿记记录）。此后，任何以囚犯名字汇入监狱的资金将记录在该账户上，以其名字支付的款项也是如此。在获准离开监狱时，囚犯将得到账户上的剩余资金。

[20] 囚犯们采集海带。

[21] 苦咸水——混有海水的淡水。

[22] 曼德拉原信中没有第 12 点，肯定是写信时编号错误。

[23] 曼德拉在纸边上写着“见脚注 22”，并在信的末尾写道：“这方面，我完全是从门外汉的角度说话，凭借的是过去热水器出故障时的经验。或许电工有某种可靠的手段，可以在不实地检查的情况下识别故障。”

[24] 南非荷兰语，在监狱中的意思为“团队”。

[25] 这实际上是一种海藻，南非荷兰语称为 bambous。克里斯托·布兰德，《和曼德拉一起生活》（约翰内斯堡：乔纳森·鲍尔，2014，p. 38）。

[26] 比利·奈尔（1929—2008），曼德拉的同志，MK 成员，1963 年以蓄意破坏罪遭到起诉。他与曼德拉一同被关押在罗本岛 B 监区，1984 年获释——参见词汇表。

[27] 迈克尔·科比特法官（1923—2007）是 1994 年主持曼德拉就任南非总统宣誓仪式的法官。

[28] 1815 年，布尔农场主贝迪岑豪特拒绝接受虐待工人的指控，被一名前来逮捕他的英国士兵射杀。他的支持者试图复仇，也被逮捕。其中 6 人在施拉赫特山峡被绞死。

[29] 南非战争（1899—1902）期间，英国建立了关押布尔妇女及儿童的集中营，并与关押黑人囚犯的营地隔离。

[30] “乔皮”·福里（1879—1941），南非白人叛乱分子，发动叛乱反对政府选择在一战中支持英国而非德国，成为最后一名在南非被枪决的犯人。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6年8月18日）

[在另一侧]

466/64

特殊信件^[1]，申请亲自和上校讨论与他妻子有关的事项

罗本岛指挥官，

送呈：勒洛夫塞上校

今天早上，典狱长巴纳德告诉我，我妻子无法接收8月12日发去的电报，原因是她已被逮捕。

在这一方面，如果您能批准接见我，讨论这一事项，我将十分感激。我希望您能注意一个事实：我妻子之前已多次被捕，两次服刑。她第一次被捕时，监狱署长斯泰恩将军裁决道，我应该得到关于她被捕、拘留、指控、判决以及关押位置的详细情况，这是人道而合理的。

我还要补充一句，从1969年5月到1970年9月，她根据《恐怖主义法案》而被拘押，但由始至终我都获准与其通信。关于此事，如果您能批准我今天早上与您面谈整件事情，我将不胜感激。

[签名：NR Mandela] 466/64

[1] 特殊信件不占囚犯的限额。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76年8月18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A类

Dadewethu^[2]:

8月4日，你发电报询问伦敦大学法学士课程最后一学年尚未通过课程的细节，监狱方面已经向我传达了内容，我给你的电文已于8月12日提交，希望你现在收到了。

我修完英国学位课程的主要困难在于获取规定的文献，特别是教科书、法律报告与期刊。法学本质上是一种哲学，需要参考的案例相对少，但国际法与公司法中的行政法变化很快，几乎每年都有一些重大案件改变一条或几条既有原则。如果无法得到这些文献，我认为继续攻读英国学位是对时间、精力和金钱的极大浪费。

对我来说，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完成威特大学法学士课程所剩的6个科目。它们都很相似，我能够一次性将其修完，然后对付后来加进的拉丁文科目。1974年，教务处通知我，他们不反对我完成其余课程，并说明他们要求部长（我想应该是教育部长）让我参加考试。由于我已上完这些特殊课程并通过考试，没有必要获得D.P.证书。我可以通过Unisa^[3]完成拉丁文的学习，然后向威特大学申请免修。

如果上述做法行不通，我宁愿攻读南非大学的法学士课程，尽管一共有26门课，但法律系主任准备批准我免修其中的7门。不过，1975年12月18日，监狱署长拒绝批准我通过伦敦大学、威特大学或者南非大学学习法律。后来，我于1976年1月23日与杜普里兹准将讨论了这件事，讨论的结果是我第二次提出申请，这一次仅攻读南非大学的法学士。首

先，该大学的课程远比伦敦大学有趣，我在文献方面的困难也相对较少。但2月份署长又一次拒绝批准。

就你的个人处境而言，我希望你知道，从1970年起我就反复提出放宽你的禁令，直到上个月，姆苏图^[4]才获准与你同住。1970年年底和1971年5月27日，我试图与当时的司法部长P.C.佩尔塞先生面谈，讨论我们的家庭事务，特别是你受到的限制，以及由于不可思议的遭遇导致的健康问题^[5]。他一直没有回复。

1974年5月13日，我写了长达7页的信给现任司法部长J.T.克鲁格先生^[6]，提出了如下要求：（a）批准你购买一支自卫用的枪支，（b）命令与你接洽的警察严格约束自己，依法执勤，（c）协助姆苏图取得与你同住的许可，（d）派遣警察每天晚上7时到早上6时保护我们的家，直到姆苏图与你会合，（e）请求内政部长发给你一本护照，使你能到国外旅游，（f）给你和我安排一次两小时的接触式探视，使我们能讨论家庭事务。

1974年5月25日，由于你在当月的信件里报告了对老夫人和房子的恶毒攻击，我不得不又写了一封信给部长。^[7]9月，监狱长通知我，你的护照申请将得到考虑，你有自由向所在地方的行政长官提交正式申请。部长拒绝了两小时接触式探视的请求。

1974年12月1日写给指挥官的信中，我解释了9月18日歹徒对汽车的袭击，这是你在9月29日的信中描述的。^[8]我还引用了10月8日的来信，你写道，凌晨1时等待着“‘班图男子’的袭击”，那是令你无能为力的敌人^[9]。我还加入了班图^[10]11月7日来信中的一段，她讲述了你不在时，他们在家中度过的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11]尽管你所受的限制现在已经解除，但其他的请求都遭到了拒绝。

2月12日，我要求部长重新考虑在枪支问题上的决定，并敦促道，尽管S.A.P.^[12]训练有素，具备跟踪犯罪分子的专业技能与经验，在住所和家人遭到多次袭击之后，此案的作恶者仍然逍遥法外，这是真正令人担忧的事实。^[13]我告诉克鲁格先生，我无法理解，面对你生活中的严重威胁，当警察完全无法保护你时，为何他不愿意帮助你获得一支枪。但是，我没能说动他。

我希望你收到我7月18日和8月1日写的信、给你和津齐^[14]的信件副

本及生日卡（日期均为1975年12月1日）。你的麻烦仍会存在，在至亲与你们同住之前，你和孩子们[将]不会有真正的家。虽然我强烈地认为最初在这方面的请求值得认真考虑，但现在希望从另一个角度处理相同的问题，等待我7月18日信中请求的信息。

8月14日，我收到了贾斯蒂斯的妻子诺佐利莱的又一封电报，通知了诺英格兰夫人^[15]的死讯，她将于7月21日下葬。8月12日，我给她发了一封唁电。上周六，玛贝尔从姆塔塔^[16]前来，详细告诉我葬礼的细节，萨巴塔^[17]处理得非常好，我还写信给诺玛福，表达了我们的慰问。津齐寄给我一张很可爱的生日卡，弥补了6月27日之后没有再收到你的信的遗憾。没有收到你和泽尼^[18]的生日卡是很奇怪的事情。

希望你刻苦学习，在考试前减少其他一切约会。我爱你、想你，希望在下一个生日陪伴你！

忠诚的达理邦加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约翰内斯堡菲利马邮局 [1848]，奥兰多西区8115号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科萨语“姐妹”之意。

[3] 南非大学。

[4] 姆苏图·坦度克索洛·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的弟弟。

[5] 他指的可能是温妮·曼德拉住所遭到的袭击。

[6] 参见第 228 页的信。

[7] 参见第 234 页的信。

[8] 曼德拉在 1974 年 12 月 1 日写给指挥官的信（参见第 242 页）中引用了温妮的来信。

[9] 同上。

[10] 诺班图·姆尼基，温妮的妹妹。

[11] 曼德拉在 1974 年 12 月 1 日写给指挥官的信（参见第 242 页）中引用了诺班图的来信。

[12] 南非警察。

[13] 参见前文关于诺班图信件的注释。

[14]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曼德拉最小的女儿——参见词汇表。

[15] 摄政王琼金塔巴·达林迪耶博酋长的妻子，曼德拉 12 岁时父亲去世，酋长成了他的监护人。

[16] 特兰斯凯家园首府乌姆塔塔的另一拼法（现正式称为姆塔塔）。

[17] 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国王（1928—1986），特兰斯凯家园大酋长，特兰斯凯反对党民主进步党领袖，该党反对种族隔离统治——参见词汇表。

[18] 泽纳妮·曼德拉（1959），曼德拉的次女——参见词汇表。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76年8月19日）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Dadewethu^[2]:

昨天我刚刚写完信，向你解释与我的学习相关的立场，并简短地介绍了我就你之前所受限制及姆苏图^[3]相关问题提出的请求，这时我从指挥官那里听说，你已经被捕，但他没有给我进一步的信息。

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你在何时何地被捕，拘留你的法律依据，关押你的地方，以及对你的指控。我只知道，就在你的生日前两个月，你在13年里仅有的10个月 [自由] 时光得而复失；进入1976年，距离2000年不到1/4个世纪了，你有生之年肯定能够看到新世纪。不过，我已经请求监狱署长提供关于你的信息。

在8月1日的信（我怀疑你能不能收到）中，我热烈地感谢你在生日时与我见面，并提醒你9月25日和26日就像7月17日和18日那样^[4]，恰好是周六和周日，以此劝说你前来。我抱着一丝希望，你能筹到一点钱，现在知道不可能了。正因如此，我仍然非常渴望你能在那一天前来。我对那一天的珍惜和尊重超过了世界历史上的所有日子。我记得的不仅仅是你让我感到震撼的3月10日。^[5]

给你写信总带给我巨大的满足感和快乐。我真的不知道，你能不能收到这封特别的信件，也不知道你是否收到7月18日、8月1日和18日的信。尽管如此，此刻写信给你，仍能消除我心中的所有紧张感和杂念。只有在这种时候我才会感到，未来的某个时候，人类可能造就真正诚实可敬的圣徒，他们做的每件事里都包含着对人类的挚爱，无私地服务于

全人类。从昨天起，我感觉比以前更接近你，更以你为傲，我敢肯定，女儿们也有同样的感觉。

我没有任何虚假的幻想，亲爱的，我深深知道你在过去14年遭受的可怕打击，以及那些关于你的耸人听闻的报道，换了另一个女人，可能早已被完全摧毁了。你难道以为，我已经忘了1963年和1964年、1969年5月13日和之后的18个月（特别是1970年10月），1975年4月到上个月，还有那些恶毒的电报和报道（有些是匿名寄来的），以及其他来自我们两人都认识的善心人、充满令人担忧坏消息的邮件？^[6]

对我来说，目睹强力组织和身居高位者勾结在一起，意图摧毁一名几乎是寡妇的女性，是一种宝贵的经历；令我大惑不解的是，这些人怎么能如此下作，企图让我注意各种蓄意编造的细节，以模糊我对生命中最好朋友的清晰印象。令我欣慰的是，你一直保持着冷静的头脑，将家人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我们幸福、乐观，仿佛周围的情况能够支撑一个女孩在各方沉重、持续的压力中生活下去。当然，亲爱的，我们只是普通人——泽尼、津齐^[7]和我都希望，你能在任何时候都受到所有人的高度称赞，就像19世纪20年代崛起于卡列登山谷的那位女士。但是，你受到的毁谤越多，我就越依恋你。这本不是我们在通信中应该提及的事，但我们相隔千里，见面次数很少且时间很短，听着耳边的爵士乐声，你也许会好奇马迪巴究竟是在想什么。正因如此，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我永远爱你。

姆洛佩^[8]，对你的强烈感情与日益加深的赞赏造成了僵局。关心与爱慕经常纠缠在一起，有些时候，我不确定哪个更占优势。你的健康状况；对女儿们的强烈盼望与忧虑；热爱广阔天地、温暖阳光，喜欢他人陪伴和开怀大笑的你，却只能几个小时、几个月甚至几年独自一人生生活；曾花费大量金钱、辛勤工作、精力及宝贵时间的大学考试机会已经失去；不确定何时才能见到你；想到这一切，都令我的心情沉重。至于为何我在此时特别爱你，你知道确切的原因。你是否仍然记得，我何时第一次称你为“Dadewethu”^[9]？为什么我这些年来一直顽固地坚持这种做法？是的，是的，你肯定记得，恩古缇娅娜^[10]。你的乐观和美丽笑容令我坚强，胜过了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经典。你是我最亲的人，在这样的时刻，坦率、诚实是理所当然的。虽然我不能确定，但希望这两封信能够及时送到你的手中，并且保持着我写的样子。

我将写信给女儿们，平复她们的心情，向她们保证，你现在经验丰

富，能够照顾好自己，并祝她们在考试中好运。我相信泽尼和巴勒仍然相互扶持，但泽尼已经和可怜的非扎分手了，并且在马夫塔爷爷（她说你会告诉我许多关于这个人的情况）那里找到了新的机遇。你不在家时，我不知道是谁为她们提供关于12月假期去向的建议。当然，那里有克贾托和伦尼^[11]，始终乐意帮忙的法图^[12]、妮基^[13]和班图^[14]。但我将等到更清楚地了解情况之后再做出建议。你让谁陪伴孩子们？你曾告诉我齐兹维母亲的名字，但我忘了。我还将要求恩塔托和萨里^[15]探视你（如果他们能拿到许可）并照管房子和孩子们。8月1日，我给你姐姐康妮写了一封吊唁信^[16]并请你转交，现在我将让伦尼去做这件事。做忠诚的达理邦加。

永远爱你！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由监狱署长转交，比勒陀利亚。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科萨语“姐妹”之意。

[3] 姆苏图·坦度克索洛·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的弟弟。

[4] 曼德拉指的是两人的生日——温妮的生日是9月26日，曼德拉的生日是7月18日。

[5] 曼德拉和温妮第一次约会的日子。

[6] 曼德拉可能指的是《漫漫自由路》中提到的一些事件：“我知道一些最卑鄙的行径，是因为当我从采石场归来，常常发现我的床上整齐地放着有关温妮的剪报，那是不知名的狱警所为。”（p. 504）“我还从简报中得知，一名政治保安处的官员在温妮穿衣的时候闯入奥兰多的房子，温妮愤怒地将他推出了卧室。”（p. 505）

[7] 泽纳妮·曼德拉（1959—）和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曼德拉的次女和幼女——参见词汇表。

[8]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9] 科萨语“姐妹”之意。

[10]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她来自阿玛恩古缇娅娜宗族。

[11] 曼德拉的次子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参见词汇表。——和他当时的妻子罗斯·雷恩·曼德拉（又名伦尼）。

[12] 法蒂玛·米尔（1928—2010），作家、学者、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13] 妮基·莎巴（1932—1985），温妮·曼德拉的大姐——参见词汇表。

[14] 诺班图·姆尼基，温妮·曼德拉的妹妹。

[15] 恩塔托·莫特拉纳（1925—2008），曼德拉的朋友、医生、商人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萨里是他的妻子。

[16] 康妮·恩宗维的丈夫詹姆斯·“吉米”·恩宗维博士（1919—1976）是医生、ANC领导人和“抗法运动”（参见词汇表）东开普省组织者，于1976年去世，这里指的可能是当时的吊唁信。吉米·恩宗维——参见词汇表。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76年9月1日）

[从科萨语翻译]

我亲爱的妹妹：

作为家人，我们深深地尊敬你——你是我们的骄傲和快乐。

尽管我在7月17日和18日刚刚见过你，但仿佛已经很久不见。当我想你的时候，你的照片总能带来安慰，每当我被爱与回忆吞噬，唯一能够抚慰我的便是一遍又一遍地看着它。你的健康和孩子们的状况、她们的考试以及一切令你烦恼的事情，都让我惦记。考虑到所有这些问题，我知道你有多么成熟，而且，你已经展现出了卓越的才能、坚强的个性、恒心、决心和适应力。因此，我非常信任你。

接受你当前的处境，不要为不能改变的事情担忧。不要担心女儿们，她们现在成熟了，能够保护自己，也能为未来制订计划。我希望有一天能够拥抱她们，让她们知道自己并不孤单。

我将写信给德洛莫族人、恩古缇娅娜部落成员^[2]和其他亲属，请求他们在女儿们的生活和日常开支上提供帮助。

我将要求他们在学校假期时邀请孩子们，并承担费用；为她们支付来往学校和探视你的交通费用。

忘记这些责任：房子、租金、汽车、家具和电话账单。我已写信给伦尼^[3]，让她提供相关详细报告。我要求克贾托^[4]联系马尔什^[5]、厄尔^[6]、兹韦利杜米莱和姆丁吉先生，寻找可靠的人看管房子，照顾孩子

们。

完全忘记工作、引起的费用以及你对自己和女儿们的梦想与希望。现在你应当放下德洛莫族人的妻子这一身份带来的文化期许，振作起来！不管你在哪里，爱、最美好的祝愿和成功都与你同行。

从7月起，我已经写了五封信给你；7月18日、8月1日的信和12月9日信件的抄本都用了家庭地址。8月19日的信^[7]寄给了监狱署长，请求他在允许的情况下转寄给你。

我正在阅读你于1974年9月/10月上诉法庭裁决后写来的信。这些信件是在你40岁生日时写的，你险些要在克龙斯塔德^[8]度过这个生日。它们令我感到既苦涩又甜蜜，但我不会让感情打败自己。

你在9月29日的来信中强调，过去十年，你收到的每个生日祝福都有着独一无二的含义。10月9日的来信中，你提到了前来探视的计划，但担心政治保安处^[9]可能破坏这些计划。

9月26日，你就将年满42岁。虽然你不能像往常一样在家庆祝，但要记住这是你的重要日子，祝你健康、保持坚强。

我衷心希望，你没有忘记你离家18个月期间我许下的承诺，你回家时，那里可能一片狼藉，但我仍然支持你。

亲爱的，我想你、爱你。

其他信是给克贾托、泽尼和津齐^[10]的。

爱你的达理邦加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温妮·曼德拉的家人，他们来自恩古缙娅娜部落。

[3] 曼德拉之子马克贾托的妻子。

[4] 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5] 马歇尔·莎巴，温妮·曼德拉大姐妮基·莎巴（参见词汇表）的丈夫。

[6] 厄尔·姆尼基，温妮·曼德拉妹妹诺班图·姆尼基的丈夫。

[7] 参见第 283 页的信。

[8] 克龙斯塔德监狱。

[9] 南非警察的特殊部门。

[10] 泽纳妮（1959—）和津齐·曼德拉（1960—），曼德拉和温妮的女儿——参见词汇表。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76年10月1日）

[翻译自科萨语]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A类

我最亲爱的妹妹：

女儿们给我带来了好消息，你看上去很健康。从1962年7月海外归来时起，我就为你的消瘦而担心。

锻炼对你很有帮助，尽可能每天绕着院子慢跑。锻炼是最好的药。我每天都从慢跑开始，在临睡之前做个拉伸。锻炼在很多方面都有帮助，可以避免失眠，有助于保持身体健壮。

我听说你和恩塔托^[2]遭到了袭击，你们最终上告法院。如果我知道你采取了这种措施，就会加以劝阻，因为这不是一种保护自己的可靠手段。即便你受到袭击并有财产损失，也必须支付诉讼费，那可能高达数千兰特。不过，如果你已经这么做了，就不要撤诉，我全心全意地支持你。如果一切顺利，我盼望在1月份见到你。面临巨大困难的日子里，我最想念的就是你。我不知道你能从哪里筹到钱，应付下一次探视需要逗留的两天时间。乔治^[3]将尽力为恩塔托取得许可，与你同来，以便我们讨论事情。我建议，如果孩子们能得到学习签证，应该前往英国学习。她们告诉我，那位寡妇的母亲准备捐助海外旅行的费用。我支持此举，但有一些条件。萨巴塔^[4]为津齐^[5]组织一场庆祝宴会，是极大的荣幸，但如果你正在计划如此盛大的庆祝活动，两个女儿都应该得到尊重，因为泽尼^[6]更年长。

我支持在财力允许时买下奥兰多房子的建议，但在你失业的情况下这可能是个难题。我听说你已经努力寻找照看房子的人，请让我知道进展。你被捕后，我写信询问了孩子们和房屋的情况，但还没有收到回信。我得到的唯一反馈是女儿们写来的信。你8月22日的来信是第一封详细说明家庭事务的邮件.....

我注意到，你没有收到7月18日和8月1日寄往家中的信。第一封信和往常一样用英语写成，第二封信则用科萨语，9月1日的明信片同样使用科萨语，祝愿你健康、成功和幸福。和8月18日、19日的两封信一样，明信片也寄往比勒陀利亚以便转交。我希望现在你已经收到全部五封信.....

人有很多时间可以自省，思考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我回想的是所有能做而没有做的事情。其中之一便是，我没有一个家。想起自己曾拥有的好机会，以及经历过的幸福时光，都能给我带来快乐。

我有很多时间可以思考，而不像在监狱外面时那样，时间表总是安排得紧紧的。总有一些活动能充实我的内心：和同志们商谈，阅读不同类型的书籍，放松心情娱乐活动，写信给家人和朋友，反复阅读外界写来的信件。当我躺下时，这些思绪涌上心头。它们围绕着一个，那是我一生的朋友[难以辨认的词语]，我已向她袒露灵魂；可是，剩下的只有爱和尊敬。尽管如此，我的精神世界依然丰富。

我很高兴你在约翰内斯堡，那里离家更近，特别是家人和朋友可以探视你，告诉你家里的事情。当女儿们来探视时，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但她们当天就得返回，又令我有些伤感。虽然我希望她们的海外旅行计划尽快筹到资金，但我还是会想念她们。我只能想象，目前如同寡妇的你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因为孩子们已经成为你真正的朋友。为了她们的未来，我们只能勇往直前。我刚阅读了两篇发表于1957年的小说，希望有一天能介绍给你。有两个日子似乎总在我的脑海中，这与我们的朋友相关：1926年9月11日和13日（星期五）。我盼望着你的第二封信。其他信件是给克贾托^[7]、多莉斯瓦（达利翁加^[8]的女儿）的，还有一封是给恩加卡内夫人的吊唁信。

爱你，我的朋友

达理邦加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由约翰内斯堡女子监狱指挥官转交。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恩塔托·莫特拉纳（1925—2008），曼德拉的朋友、医生、商人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3] 乔治·比佐（1927—），里沃尼亚审判的辩护律师——参见词汇表。

[4] 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国王（1928—1986），特兰斯凯家园大酋长，特兰斯凯反对党民主进步党领袖，该党反对种族隔离统治——参见词汇表。

[5]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曼德拉和温妮的小女儿——参见词汇表。

[6] 泽纳妮·曼德拉（1959—），曼德拉和温妮的大女儿——参见词汇表。

[7] 马克贾托（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8] K. D. 马坦齐玛（1915—2003），曼德拉的侄儿、滕布酋长，特兰斯凯首席部长——参见词汇表。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6年10月7日）

[在另一侧用南非荷兰语书写] 466/64 纳尔逊·曼德拉，致B/O^[1]的特殊信件^[2]

罗本岛指挥官

送呈：勒洛夫塞上校

关于1976年7月12日我写给监狱署长杜普里兹将军的信^[3]，我确认9月9日您通知我已经收到了他的信（日期为8月26日），信中说明他对本岛的管理得当感到满意，不能调查关押于国家监狱的个别囚犯的投诉，大意如此。

我还确认，你拒绝批准我将你所述的署长回信记下来。

我曾希望，署长能比现在更认真地关注这件事，我们可以在部门框架内满意地解决整件事情。但他的回复清楚地表明，对于我在7月12日的信中详细说明的恶行，他给予了正式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在这封信中要求你，允许我指示我的律师，安排与约翰内斯堡律师公会的乔治·比佐^[4]律师磋商，向监狱署提起诉讼，以制止他们滥用职权、迫害我们并实施其他不法行为。

特别是，我打算申请法庭下令，宣布署长：

- 1.有根据投诉或者请求性质，探视我和本岛其他囚犯，亲自处理这些投诉或请求的法律义务。

- 2.有义务向我提供所有写信或寄来现金、生日卡、圣诞卡和复活节

卡以及电报的人的姓名与地址，如果现金因为任何原因而没有记入我的账户^[5]，必须告知。

3.信件和电报的审查只能对内容提出异议，而不能反对寄送信件、电报或卡片的人，除非寄件人受到某种明确的法律限制。

我还将要求法院下令，制止您和手下实施如下行为：

1.向我所在单人监区不同族群的囚犯宣讲种族主义思想，试图煽动我们中间的敌对情绪；

2.干扰我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良好关系；

3.将信件审查任务委派给不通晓英语和南非语言的人；

4.删除家人及亲友发来电报的日期和其他重要信息；

5.将我和狱友视为人质，每当南非受到各国或反对种族政策的国际组织的攻击，就虐待我们。

我还打算申请命令禁止：

1.监狱委员会在其会期与我和狱友进行政治讨论；

2.秘密警察干预监狱署的内部管理，更确切地说，对本岛关押政治犯待遇的干预。

我必须请您注意9月7日的信件，我在其中告诉您，本月我打算将每月常规信件寄给海伦·约瑟夫夫人^[6]、艾伦·帕顿先生^[7]和本杰明·波格伦^[8]先生，商讨我的两个未成年女儿的监护、抚养和教育问题，以及如何支付她们的学费和生活费、教科书、来往学校的交通费，以便在母亲入狱期间为她们的问题提供建议，关心她们的福利。

10月7日，普林斯中尉通知我，署长已经拒绝我的请求，不允许我妻子接受律师定期探视以便更好地处理这些问题。但是，署长允许我写一封特殊信件给班图管理委员会^[9]，提出所有问题。

我遗憾地告诉您，我不准备接受署长的决定，也不认为他的提议是

真诚帮助我解决家庭问题的举措。相反，我认为这是痴迷于肤色问题的官员的典型反应，本质上漠视孩子们此时遭遇的苦难，以及我们对其福利的担忧。真相是，署长认为非洲裔儿童受到平等对待所有人的白人民主义者的帮助，违反了政府将黑人视为下等公民的政策。

如果您不允许我将家庭事务交给终生的朋友，是因为我妻子更适合处理这些事务，那么您为什么给我机会，向委员会提出同样的问题？您的提议是滥用职权的又一个例证，其意图是不让我将孩子们的幸福交给能使她们得到所有照顾和关爱、忘记自己是孤儿的人。

而且，署长的决定剥夺了我作为孩子监护人的法律权利——照顾她们的个人幸福，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护她们的利益。

其次，他的决定是为了通过迫使我妻子指定一名律师，从财务上毁掉她，此举将产生不必要的服务费用，而这些服务我本可以通过每月的常规信件免费得到。署长深知我的妻子没有工作，也没有钱请律师处理这一特殊事项，却做出了如此令人吃惊的决定。

第三，署长也知道班图管理委员会与儿童的监护权、维持与教育，以及学费、生活费、书本费、来往学校的交通费毫无瓜葛，不可能承担照顾其福利的任务。即便委员会能这么做，我也不会将孩子的未来交给一个种族隔离机构，该机构的成员是种族压迫机制的一部分，与秘密警察和监狱署紧密合作，迫害我和我的家人。

1973年，我写信要求委员会允许我妻子的弟弟与她同住于奥兰多的家中。他过去曾在我家里住过，遭到秘密警察的反复骚扰之后，他最终得到命令，离开约翰内斯堡城区。此后，我妻子遭到了一系列夜袭，我有理由相信，不管选择的作恶者是谁，这些怯懦之举都是秘密警察唆使的，最后一次发生在她被捕八天前。委员会甚至连确认收到信件的礼貌都没有。现在，为什么它会准备处理更麻烦的家庭问题？

委员会的态度与署长没有什么不同，后者无视我8月19日写去的信，信中询问了因为妻子被捕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我甚至不能肯定，请署长转交给她的3封信有没有送达。从她被捕之后，我收到的唯一来信是8月25日从约翰内斯堡寄出的，直到9月18日才交给我，和往常一样，这封信也受到了恶意的损坏和涂抹。

从信件审查的方式可以看出，您明显希望让我对家庭事务一无所

知。我妻子在8月13日7时30分左右被捕，同日从寄宿学校返家的孩子们发现房子上了锁。此后的四行被剪掉了，但切口后的第二行清楚地表明，她在剪掉的四行中详细地说明，一位朋友当晚安排她们过夜。

在同一封信中，她还告诉我，已经要求她的律师通知我最近就8月5日家中遭汽油弹袭击向法院提出申请的细节。10月9日，我收到阿尤布律师^[10]的一封信，其中附上了她的一封信（明显是写给我的）。那封信得到了约翰内斯堡监狱指挥官的批准，但却没有交给我，监狱方面编造的借口是它“不适合放行”。如果这一说法是真实的，为什么约翰内斯堡监狱的指挥官却放过了它？

最后，我注意到，尽管7月24日左右我首次正式询问波格伦先生寄给我的钱，但署长回避了整个问题。因此，我必须要求您允许我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命令监狱署为我提供与那笔钱有关的账户明细。

我期待着您给予我和律师磋商的特权，也将不遗余力地质疑你可能强加的任何条件，并回应这种面谈不属特权范围的疑问。

请紧急处理这件事。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1] 盖有“罗本岛指挥官 11—10—75”的戳记。

[2] 特殊信件不占囚犯的限额。

[3] 参见第 262 页的信。

[4] 乔治·比佐（1927—），里沃尼亚审判的辩护律师——参见词汇表。

[5] 进入监狱时，囚犯会有一张随身财物清单。囚犯携带的现金数量将记录于同名的账户中（这不是银行账户，只是单独的簿记记录）。此后，任何以囚犯名字汇入监狱的资金将记录在该账户上，以其名字支付的款项也是如此。在获准离开监狱时，囚犯将得到账户上的剩余资金。

[6] 海伦·约瑟夫（1905—1992），教师、社会工作者、反种族隔离及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7] 艾伦·帕顿（1903—1988），作家、南非反种族隔离自由党创始人及领导人。他曾为曼德拉减刑做证，也是里沃尼亚审判的同案被告——参见词汇表。

[8] 本杰明·波格伦（1933—），《兰德每日邮报》原副主编，曼德拉的朋友——参见词汇表。

[9] 在种族隔离制度下，政府指派的白人官员负责班图管理委员会的运作，该委员会控制黑人地方当局，拥有所有黑人地区的房屋，向住户收取租金。他们还控制电力和其他市政服务。

[10] 伊斯梅尔·阿尤布（1942—），曼德拉的律师——参见词汇表。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6年10月12日）

罗本岛指挥官

送呈：普林斯中尉

随信附上给普卢克斯油漆公司的订单，如获批准，不胜感激。我向该公司订购木浆纸，目的是遮盖柜子，费用可以从我的账户扣除^[1]。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在另一侧] 批准：只能从朱塔或者范·沙伊克公司购买。

[签名]

1976年10月14日

1977年5月16日，温妮·曼德拉突然被驱逐到奥兰治自由邦（现称自由邦省）乡间的布兰德福特镇，这是对曼德拉及其家人的又一次打击。她和小女儿津齐被从家中逐出，扔到镇外帕他卡勒非洲人居住地^[2]的一间小房子里，随身只有少得可怜的财物。她在那里一个人都不认识，也不懂当地的语言。

^[1] 进入监狱时，囚犯会有一张随身财物清单。囚犯携带的现金数量将记录于同名的账户中（这不是银行账户，只是单独的簿记记录）。此后，任何以囚犯名字汇入监狱的资金将记录在该账户上，以其名字支付的款项也是如此。在获准离开监狱时，囚犯将得到账户上的剩余资金。

^[2] 政府留给黑人的一片区域，通常比一个镇小一些。

致阿德莱德·坦博^[1]（“特洛贝特萨内·楚库杜”^[2]）——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活动家，ANC主席及曼德拉原律师合伙人奥利弗·坦博之妻（1977年1月1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我们亲爱的特洛贝特萨内：

上个月，我寄出了12张圣诞卡，都是给家人的。但是，我将你排除在外，希望你能理解，我的配额有限，那些不经常收到我信件的人，往往是我一直惦记的人。

但是，我们属于一个紧密结合的民族，在这里家庭、亲属与宗族的意义不仅仅是血缘关系。如果我听说这封信送到了你手中，也许能稍稍减轻不能向你恭贺新年的负罪感。我这么说，是因为信中真正盼望的是恢复我们1961年的通信^[3]，当时我们自由地谈论心中所想、甜蜜的家庭生活，以及在卡姆拉巴建立更大、更美家园的梦想。

你从耶佩^[4]搬到东兰德，1962年6月，我与你道别^[5]。过去的14年里，扎米^[6]（她是个认真的姑娘）定期来信，尽可能地把重要的家庭详情写进去。你、ROR^[7]、格克瓦尼尼^[8]和其他人经常被提起，使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归根结底，我们的世界还是最好的。14年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挫折与幸运总是相伴而来。挚爱的人们因为各种不忍提及的身心问题迅速老去。每当感情的纽带削弱，理想主义者总会记起这段格言：

离别使心贴得更近，也使孩子们成长，并产生不同于父母愿望的观点。当缺位者最终回归，他们会发现 [一个] 陌生、不友好的环境。事实证明，梦想与计划难以实现，当不幸降临，命运不会为我们搭起金桥。

但是，如果我们努力地计划人生中的每个细节和行动，只让命运根据我们的意愿来干预，就总有可能取得重大进展。我花了很多时间，反复阅读扎米精彩的来信，以及她每次来访之后我记下的家庭事务。看到家人努力团结在一起，孩子们朝着我们期待的方向成长和生活，每一次危机（不管是家庭内部还是外部）都让我们彼此更加亲密，也更加坚强和富有经验，这是难以言表的力量源泉。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念你坦率的来信，它们使我们像旁人一样，清醒地看待家人。可是现在，你已经沉默了将近十年，我开始觉得，任何一种金属，甚至包括金子或钻石，都不能摆脱腐蚀。我感到疑惑的是，到底是什么让你在通信时和ROR一样，变得行动迟缓而缺乏条理。即便我尽量地去体谅，也仍然难以理解他异乎寻常的持续沉默。家庭的存在，是因为成员们保持着分享所知所觉的义务。除非我们不懈地坚持这一点，否则就算是恋爱与结婚、成人礼与继承，以及亲属应该葬在哪里这些简单的问题也很可能发生分歧。但是，我必须向你保证，我完全理解，如果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你们做了比我更多的努力而徒劳无功，上述评论肯定会令人非常恼怒。

~~可是，我想念你坦率的来信，它们使我们成了一家。~~^[9]我希望娇小的鲁塔仍然记得我的承诺——如果她为这个家庭增加一个成员，我就给她买一件大衣……

到现在，ROR作为狂热的旅行推销员已经有15年以上的历史了^[10]，这个劳累的职业使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远离你和孩子们。他持续离家可能伤害了孩子们的感情，我希望孩子们都能健康成长，在学校取得进步。从扎米的信中可以看出，你也成了一名旅行家，可能还是全职的。虽然你经常外出可能对孩子们不好，但这有助于生意^[11]的兴旺，也能减少你的焦虑。我爱你们所有人，并深深地觉得，生活中缺少了能带来勇气和希望的友情，是多么不幸。在千里之外祝你们圣诞快乐，并贺新年。

内尔敬上

托洛贝特萨内·楚库杜夫人，由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转交，约翰内斯堡邮政信箱2497号。

[1] 阿德莱德·坦博（1929—2007）——参见词汇表。

[2] 她原名阿德莱德·弗朗西斯·楚库杜，“特洛贝特萨内”是化名。

[3] 1960年3月，奥利弗·坦博按照ANC的指令离开南非。他的妻子和儿女当年早些时候也追随而去。

[4] 约翰内斯堡的一个区。

[5] 曼德拉指的是1962年6月秘密到南非境外旅行时，在伦敦拜访坦博夫妇。

[6]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7] 他指的是奥利弗·坦博（常被叫作OR）。在这封信里，曼德拉在他的名字前加了一个“R”。这可能是为了避免让监狱当局觉察到他谈论的人，因为坦博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管理着一个被取缔的组织。

[8] 杜马·诺奎（1927—1978），政治活动家与律师——参见词汇表。

[9] 这句话上的删除线不知是何人所画。

[10] 奥利弗·坦博曾前往欧洲大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美国，为ANC争取支持，并访问安哥拉的ANC营地和赞比亚的ANC总部。

[11] 他指的是ANC。

致杜马·诺奎律师（格克瓦尼尼·米亚）^[1]

（1977年1月1日）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我们亲爱的格克瓦尼尼：

当我像鹰一样自由时，不太容易跟踪音乐及戏剧领域的发展。

我注意到一些最富色彩的演出，在庭审间歇和拘留期间匆忙地阅读剧评，此后就忘记了。现在，我更难以跟踪大陆上的文化活动，即便是谨慎的评论，也堪称是闯入天使不敢驻足之地。但对于你和拉德贝，我也许可以冒冒险，随意说一说自己得不到太多信息的这个领域，因为我知道你们会保守秘密，并为我提供相关材料，帮助我更自信地谈论。

唯一让我犹豫不决的是你与伊希和莫拉^[2]的亲近关系，我曾有过一次令人恐惧的经历：黎明时分在迪拉的住处^[3]外看到你和AP展示肌肉。因此，我不敢确定在伊希家度过整个晚上后，你是否还愿意唱最喜欢的Ch^[4]歌曲《明日之星》，然后不经意地将你应该保持沉默的事情说出来。

不管怎么说，近来有三部音乐剧似乎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乌马巴塔》^[5]、《姑娘在哪里？》^[6]和《梅罗帕》^[7]。从剧本看起来，它们都非常精彩，以至于我忍不住想知道，非洲人天生是演员的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

第一部作品是韦尔科姆·姆索米从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改编而

来，采用了土著音乐、传统和舞蹈。这显然是一位大有前途的剧作家，周围聚集了一群天赋异禀、多才多艺的演员。我相信这部戏在英国一定能吸引大批明星，如彼得·乌斯季诺夫^[8]、西德尼·波蒂埃^[9]、雷克斯·哈里森^[10]、舞剧女星玛戈·芳廷^[11]以及其他艺术家和公众人物。《姑娘在哪里？》试图描绘影响非洲人生活的社会力量，从照片和零散的线索中同样可以看出，该剧的演员似乎是有才能的少男少女。据说，该剧上演122周，吸引了50万观众，打破了JHB^[12]的各项纪录。我也能理解，它在伦敦同样取得成功，有3家公司正在多个大陆上演这部音乐剧。

《梅罗帕》是用鼓、音乐和舞蹈描绘非洲背景的又一次尝试。这些戏剧场景都激动人心，让我产生一种观看更复杂西式戏剧时很少感受到的情绪。你肯定也看过评论，甚至和其中一些主演交谈过。

但是，这三部音乐剧的主题都令人不安，从而使舞台上的精彩表演失色不少。此外，不清楚谁是真正的老板，谁掌握财权。姆索米得到了E.斯内登教授^[13]、P.朔尔茨^[14]和英国人P·多布尼^[15]的帮助，而伯莎·艾格诺斯、希拉·沃尔塔斯基和利兹·麦克利什则在《姑娘去哪里？》中合作。后者和《梅罗帕》的作者明显不熟悉我们的生活及文化，也不完全知道我们的愿望。

剧作家布拉·吉布斯^[16]备受赞扬，我相信他的一些作品已经吸引了很多人。遗憾的是，我没能看到他的脚本和评论文章。我也希望看到音乐、戏剧和文学机构的作品，以及我认为正在取得进步的那些年轻黑人艺术家。你是否仍能见到巴奎^[17]和丹^[18]？我希望Mabhomvu^[19]、阿尔菲、汤姆、约翰、加布拉和你的同事乔都能保持健康。我也已经写信给特洛贝特萨内^[20]。

我想念你们所有人，并真诚地希望我们能和旧日一样在一起，坐下来谈天说地。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过去15年的各种经历组成了真实的人生。这些美好的回忆和温暖的思绪将阳光带到了我的牢房里。这就是为什么你与我如此接近，同住在这个岛上的原因。也许有一天，我能听到你唱歌跳舞，如果你愿意，这一次不仅是《明日之星》，还可以唱来自乡土的歌，由小号、军号、鼓和各种乐器组成的军乐队伴奏。祝拉德贝、孩子们、你和我们的所有朋友圣诞节及新年快乐！

内尔谨上

格克瓦尼尼·米亚先生，由诺班德拉夫人转交，约翰内斯堡邮政信箱2497号。

1977年1月18日，曼德拉向狱警普林斯中尉投诉写给妻子的信没有送达。这次45分钟的谈话成了一场争吵，曼德拉后来被指控违反监狱规定，“侮辱和威胁”^[21]狱警。

他为律师准备了两份文件，以供这一指控的辩护。一份40页的文件中包含了他本人和罗本岛指挥官、监狱署长及律师之间的通信。另一份8页的文件与监狱中的法律咨询室有关。他准备这些书面文件，是因为他认为监狱当局可能秘密记录他与律师的会谈。当他试图在1977年2月2日的会面中将文件交给律师斯坦利·卡瓦尔斯基时，监狱当局表示反对。

1977年7月21日，监狱署长写信给卡瓦尔斯基，允许他与曼德拉磋商，并接受与案件有关的文件和陈述。

因为这个案子，曼德拉在罗本岛法院出庭数次，但1977年8月3日，对他的所有指控均被撤销。卡瓦尔斯基没有出庭，狱警奥尔切斯准尉要求曼德拉将文件交给他。曼德拉拒绝了，但除了交出没有其他选择。当局后来拒绝将文件归还给他。

11月17日，奥尔切斯通知曼德拉，罗本岛指挥官已批准烧掉这些文件。卡瓦尔斯基参与其中，最终，曼德拉对刑事部长提起了诉讼。

1980年1月9日，曼德拉上诉最高法院，要求刑事部长将文件归还给他。两周后，监狱指挥官向他展示了文件，称已奉命将这些文件归还，但曼德拉拒绝在先咨询律师之前接受它们。2月18日，监狱规定做了修订，允许当局保管任何属于囚犯的文件。曼德拉的律师认为，这一更改是曼德拉的法律行动所致，但当局否认了。

曼德拉的申请于1980年10月23日被“驳回并自担费用”，他提出了上诉。1981年2月4日，上诉状提交法庭。1981年9月18日此案聆讯，1981年12月1日宣判，上诉被驳回，自担费用。⁵⁴

^[1] 杜马·诺奎（1927—1978），政治活动家与律师——参见词汇表。曼德拉用诺奎的两个宗族姓氏称呼他，这样审查人员就不知道他的信写给谁。

^[2] 曼德拉的朋友，曼德拉曾在1971年2月1日写信给他们——参见第198页。

^[3] 迪拉·姆吉博士，曼德拉的朋友、索韦托奥兰多西区的邻居。

^[4] 这可能是个代号，指杜马·诺奎所属的共产党。

[5] 祖鲁版本的《麦克白》，南非剧作家韦尔科姆·姆索米创作于 1970 年，由祖鲁演员演出。

[6] 伯莎·艾格诺斯·戈弗雷和女儿盖尔·拉基耶尔写于 1974 年。

[7] 加拿大音乐制作人克拉伦斯·威廉斯 1974 年创作的音乐剧，曾在日本和远东巡回演出，改编自柯基·特洛托特拉马杰创作的音乐剧《辛图》，《梅罗帕》面世后，前者的名称改为《夸祖鲁》。

[8] 彼得·乌斯季诺夫（1921—2004），俄国裔英国演员、作家、电影制片人和戏剧导演。

[9] 西德尼·波蒂埃（1927—），巴哈马裔美国演员、电影导演、作家和外交家。他在 1997 年的电视电影《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中扮演曼德拉。

[10] 雷克斯·哈里森（1908—1990），英国舞台剧与影视演员。

[11] 玛戈·芳廷（1919—1991），英国芭蕾舞女演员，曾与英国芭蕾舞团和皇家芭蕾舞团一同演出。

[12] 约翰内斯堡。

[13] 伊丽莎白·斯内登，纳塔尔大学演讲与戏剧系主任，纳塔尔戏剧工坊公司董事长。她委托韦尔科姆·姆索米创作《乌马巴塔》。

[14] 彼得·朔尔茨在纳塔尔大学执导《乌马巴塔》，并将其从祖鲁语翻译成英语。

[15] 彼得·多布尼（1921—1975），英国戏剧经纪人，将《乌马巴塔》带到伦敦，作为他的“世界戏剧大会”的一部分，演出时座无虚席。

[16] 吉布森·肯特（1932—2004），剧作家、作曲家和导演。和曼德拉一样，他也来自马迪巴宗族，因此曼德拉称他为侄儿——参见词汇表。

[17] 巴奎（乔）·马修斯（1929—2010），政治活动家，弗里达和Z.K. 马修斯之子——参见词汇表。

[18] 丹·特鲁姆（1919—1992），ANC和南非共产党成员，流亡赞比亚数十年并在那里成为ANC的领导人之一，曾任南非共产党主席。

[19] 共产党的代号。Bhomvu是科萨语“红色”之意，ANC成员在提到被认为是共产党员的人时加上“Mabhomvu”一词（农乌约·诺奎给萨姆·文特尔的电子邮件，2017 年 12 月 11 日）。

[20] 阿德莱德·坦博（1929—2007）的化名，她是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曼德拉原律师合伙人、ANC主席奥利弗·坦博的妻子——参见词汇表。坦博一家流亡伦敦。

[21] 纳尔逊·曼德拉《漫漫自由路》，p. 563。

致律师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1977年1月21日）

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先生

开普敦邮政信箱252号

亲爱的先生们：

送呈：伯纳德先生

随信附上今天下午4时15分左右交给我的案件记录副本，它可以说明问题。这件案子定于1977年2月7日上午9时在罗本岛警官法院聆讯，考虑到23日是星期天，我只有4天的时间准备。

就这个案件，如果你们能指派约翰内斯堡律师公会的乔治·比佐^[1]律师或者他指定的其他出庭律师为我出庭，我将不胜感激。

整个案件背后的事实令人厌恶，我妻子（在约翰内斯堡弗兰克和希尔施公司任职，电话号码为奥兰多113）、法蒂玛·米尔博士^[2]（德班西德纳姆区本伍德路148号）和本杰明·波格伦先生^[3]（约翰内斯堡帕克顿北区第6大街38A）都是重要的见证人。我绝对有必要在聆讯日期之前全面咨询法律顾问，并请妻子与米尔博士到场，以便将监狱署官员（特别是此案中的普林斯中尉）与秘密警察串谋，试图玷污我妻子清誉并在我们之间制造猜疑的事实大白于天下，并向法庭陈述。

我妻子和米尔博士都受到了1950年《国内安全法案》的限制，必须向相关当局申请许可才能离开各自所在地区。这个案件至少押后一个月

似乎是难以避免的。

同时，我请求你们警告指挥官，不要篡改或者删除我拥有的任何可能与本案有关材料。

我有足够的资金支付费用。

你们忠诚的N.R.曼德拉

收到的正本已于1977年1月21日转交给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诸先生。^[4]

公诉人

[签名在另一侧]^[5]

1976年1月21日

1977年4月25日，当局因应罗本岛条件苛刻的传闻，选派一群记者前往该岛访问，这在当时十分轰动。作为媒体编造事实的一部分，看守将囚犯带到监区旁的“花园”中工作，这与他们日常的苦工大相径庭——他们当时要到海岸线去采集海藻。

记者拍摄了曼德拉及其同志的照片。他的反应是一份愤怒的书面指控，控诉监狱长为拍照创造机会。

这一年年底，曼德拉和艾哈迈德·卡特拉达的学习权利被取消，原因是狱方发现曼德拉在少数信任的同志帮助下，秘密撰写自传。

^[1] 乔治·比佐（1927—），里沃尼亚审判的辩护律师——参见词汇表。

^[2] 法蒂玛·米尔（1928—2010），曼德拉的朋友，作家、学者、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3] 本杰明·波格伦（1933—），《兰德每日邮报》原副主编，曼德拉的朋友——参见词汇表。

^[4] 这句是曼德拉手书。

^[5] 这是不是公诉人的签字尚不确定，因为没有签在曼德拉留出的空白处。

致罗本岛监狱长（1977年5月19日）

[打字]

罗本岛监狱长：

监狱署于4月25日组织和指挥了当地与海外媒体及电视记者对本监狱的访问，我们对此举的目的和方式提出强烈抗议。我们憎恨未经许可拍摄照片、蓄意侵犯隐私权的做法，并将此视为监狱署继续侮辱我们的铁证。

4月26日，桑德贝利少校通知狱友纳尔逊·曼德拉，刑事部长最终同意了多年来媒体访问罗本岛的请求。我们还知道，部长批准这一访问时要求媒体记者与囚犯不得有任何交流。

部长计划这个访问，是希望能够洗白监狱署，平息海内外公众对它的批评；并抵消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利宣传。为了确保计划的成功，我们没有预先得到访问的通知，在那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监区的Span^[1]得到了特殊的“园艺”工作，而不是像平时那样，从海里采集“竹子”^[2]。监区的门口放着大概30升的牛奶^[3]，明显是想造成一种印象，那都是给我们喝的，而实际上，我们每天只能得到6.5升。

我们大部分人都知道，一部分国内外媒体同情我们的事业，他们更愿意以有尊严的方式来完成这一工作。但是，由于部长无视我们的感情，导致完全陌生的人拥有了我们的照片和电影。由于监狱署一再拒绝批准我们拍摄照片寄给家人，部长的这种行为就更显得不恰当了。

我们要强调的是如下事实：部长计划这次访问的方式与过去没有什

么不同。1964年，《每日电讯报》^[4]的记者发现，我们当时在“缝补衣服”，而不是从事用5磅铁锤砸碎石头的常规工作。记者一走，我们马上得到命令，和往常一样碎石。1965年8月底，《星期日论坛报》的艾达·帕克夫人看到我们穿着雨衣从采石场归来——这些雨衣是在她来访的头一天匆忙发给我们的，她走后就立刻被拿走了。直到大概一年之后，我们才重新配发了雨衣。

我们强调指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愿意与监狱署合作，帮助他们以任何伎俩歪曲本岛上发生的事实。几个月以来，只有少数例外情况我们的队伍被留在监狱里，常规的工作仍然是采集海藻，监狱署也没有保证过，我们不会再被派到采石场。

我们还想起了牢房中橱柜的例子。任何电视观众都可能对这种家具印象深刻，很自然地将其归功于监狱署。这些电视观众和报纸读者不太可能知道，这些橱柜是用硬纸板箱和囚犯们从沙滩上捡来的浮木，在粗陋的“作坊”里用同样粗陋的工具费力地做成的，美化它们的成本由囚犯自己承担^[5]，制作者是有天赋的狱友雅夫塔·马塞莫拉^[6]，他在周末一天工作大约8小时，工钱为每个月1.5兰特。^[7]

任何时候，我们都愿意接受媒体和电视的采访，只要他们的目标是客观地向公众介绍我们的生活状况。这意味着，我们可以自由地表达不平与要求，提出意见，不管它们是否有利于监狱署。

我们完全知道，监狱署渴望向全世界展示其政策的正面形象。我们认为要想达到这一目标，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管理中废除一切形式的种族歧视，紧紧跟随文明刑罚改革的脚步，给予我们政治犯地位，并在全国监狱中推行非种族主义制度。如果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监狱署也就不再需要采用什么诡计。计划的实际执行委托给了鲁将军^[8]，在他的面前，记者和摄影师冲向我们，就像农艺表演中兴奋的观众^[9]。尽管看到了鲁将军，但我们确信他毫不尊重我们的感情和尊严。他处理访问的方式与1976年11月15日访问这个监狱时的举止没有任何不同。当时，他以一种神秘的方式与我们单独面谈，希望看到我们面对意外情况时的迷茫。4月25日的挑衅行动没有造成任何丑陋的事故，完全是因为我们的责任感。

我们完全知道，我们不可能阻止关于监狱条件的文章发表，因为部长可能会批准。但我们同样深知，不管法律如何规定，媒体为了出版或

者其他目的，未经允许拍摄我们的照片，都构成了对隐私权的侵犯。正是法律的捍卫者，在法律的框架内公然侵犯隐私权。而且，侵犯隐私权之后，监狱署还胆敢要求我们同意接受公众监督。

我们强调，我们不是监狱署的私产。我们成为囚犯，并不能抹杀我们是南非人和纳米比亚公民的事实，我们有权受到保护，免遭监狱署的任何虐待。^[10]最后，我们郑重声明，我们不能无限制地容忍任何有辱人格和挑衅性的对待，如果部长继续这么做，我们保留采取适当行动的权利。

F.安东尼^[11]，

J.E.阿普里尔^[12]，L.奇巴^[13]，T.T.乔洛^[14]，E.J.丹尼尔斯^[15]，T.L.达维蒂^[16]，M.K.丁加克^[17]，M.S.埃索普^[18]，J.福齐莱^[19]，K.哈希姆^[20]，T.H.雅一托伊沃^[21]，A.M.卡特拉达^[22]，N.R.曼德拉^[23]，J.马塞莫拉^[24]，G.姆贝基^[25]，R.莫翰拉巴^[26]，K.姆卡里皮^[27]，W.Z.姆夸伊^[28]，A.姆兰格尼^[29]，E.莫特索亚雷迪^[30]，J.姆潘扎^[31]，P.姆坦布^[32]，B.奈尔^[33]，J.N.波凯拉^[34]，S.希杰克^[35]，W.U.西苏卢^[36]，M.M.希约图拉^[37]，J.B.乌萨尼^[38]，R.C.威尔科克斯^[39]。

^[1] 南非荷兰语，在监狱里表示“团队”。

^[2] 这实际上是一种海藻，南非荷兰语称之为“Bambous”。克里斯托·布兰德，《和曼德拉一起生活》（约翰内斯堡：乔纳森·鲍尔，2014，p. 38）。

^[3] 纸边有手写的注释，可能来自监狱官员：“不是实情。我甚至没有看到牛奶（JM）。”

^[4] 据摄影师克卢蒂·布雷滕巴赫（曾陪同作家约翰·赖登前往罗本岛）2013年6月30日在约翰内斯堡接受萨姆·文特尔采访时认定，实际上是《每日快报》。

^[5] 纸边有手写的注释“胡说！”。

^[6] 雅夫塔·克加拉比·“杰夫”·马塞莫拉（1929—1990），教师、ANC青年联盟成员、泛非洲人大会成员、政治犯——参见词汇表。

^[7] 纸边有手写的注释“和其他囚犯一样”。

^[8] 詹尼·鲁将军是当时的监狱署长，陪同记者们访问。

^[9] 纸边有手写的注释：“非常有趣。”

^[10] 纸边有手写的注释：“我想其他所有南非公民也有权利受到保护！”

- [11] 弗兰克·安东尼，南非非洲人民民主联盟成员。
- [12] 詹姆斯·阿普里尔（1940—），ANC成员。
- [13] 拉卢·奇巴（1930—），ANC成员。
- [14] 西奥菲勒斯·乔洛（1926—），ANC成员。
- [15] 埃迪·丹尼尔斯（1928—），非洲抵抗运动成员——参见词汇表。
- [16] 汤普森·达维蒂，ANC成员。
- [17] 迈克尔·丁加克（1928—），ANC成员。
- [18] 萨利姆·埃索普，ANC成员。
- [19] 杰克逊·福齐莱，ANC成员。
- [20] 卡德尔·哈希姆（1934—2011），南非非洲人民民主联盟成员。
- [21] 纳米比亚囚犯安迪姆巴·托伊沃·雅——托伊沃（1924—2017），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成员。
- [22] 艾哈迈德·卡特拉达（1929—2017）——里沃尼亚审判同案者，ANC与南非共产党成员——参见词汇表。
- [23] 纳尔逊·曼德拉（1918—2013）——里沃尼亚审判同案者，MK成员。
- [24] 雅夫塔·克加拉比·“杰夫”·马塞莫拉（1929—1990），教师、ANC青年联盟成员、泛非洲人大会成员、政治犯——参见词汇表。
- [25] 戈万·姆贝基（1910—2001），里沃尼亚审判同案者——参见词汇表。
- [26] 雷蒙德·莫翰拉巴（1920—2005），里沃尼亚审判同案者，MK成员——参见词汇表。
- [27] 奎迪·姆卡里皮，PAC成员。
- [28] 威尔顿·姆夸伊（1923—2004），“小里沃尼亚审判”同案者，MK成员——参见词汇表。小里沃尼亚审判发生于1964年11月（里沃尼亚审判结束后5个月），拉卢·奇巴、马克·马哈拉杰、威尔顿·姆夸伊、戴夫·基特森和约翰·马修斯因MK活动而被指控犯有破坏罪。前三人被送往罗本岛，另外两人（均为白人）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
- [29] 里沃尼亚被告之一安德鲁·姆兰格尼（1925—），“小里沃尼亚审判”被告之一、MK成员——参见词汇表。
- [30] 伊莱亚斯·莫特索亚雷迪（1924—1994），里沃尼亚审判被告之一、ANC成员——参见词汇表。
- [31] 贾斯蒂斯·姆潘扎（1937—2002），ANC成员。
- [32] 彼得·姆坦布，ANC成员。
- [33] 比利·奈尔（1929—2008），MK成员——参见词汇表。

[34] 约翰·波凯拉（1922—1985），泛非洲人大会成员。

[35] 桑迪·希杰克，ANC成员。

[36] 沃尔特·西苏卢（1912—2003），里沃尼亚审判被告之一，MK成员——参见词汇表。

[37] 曼纳特·希约图拉，泛非洲人大会成员。

[38] 约瑟夫·布兰斯比·乌萨尼。

[39] 罗伯特·威尔科克斯，南非非洲人民民主联盟（APDUSA）成员。

致亲戚诺布利莱·图拉雷^[1]（1977年7月19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我们亲爱的姐姐：

我们的家族比白人的家族大得多，在您的宗族居住的村庄、地区甚至多个地区中得到完全的接纳，成为人们喜爱的家庭成员，可以在任何时候打电话，完全放松，安心入睡并参与各种问题的讨论，甚至免费得到牲畜和宅基地，是一种纯粹的快乐。

如您所知，父亲去世时我差不多才10岁^[2]，他当时已经被废黜了酋长称号，失去所有财产^[3]，母亲不识字，也没有能力送我上学。[但是]我们的一位宗族成员^[4]帮助我受到教育，从小学一直上到了福特海尔^[5]，而且从不求回报。根据我们的习俗，我是他的孩子，也是他的责任所在。我对这种制度赞不绝口，不仅因为它是我的一部分，还因为它的有效性。它适用于所有来自同一个祖先的人，并将他们团结成一个家庭。

这种制度发端于乡村，也只有在那个地区才能很好地运作。现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将它撕成了碎片，我们散落在全国各地，部落成员们难以履行对其他人的义务。你能想象，当我无法给您和所有人发去圣诞节及新年祝福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吗？您不仅是我们的姐姐，也是扎米^[6]和我热爱与钦慕的忠实朋友，尽管你们两人总是陷入各种荒唐的争吵，为此大发脾气。我当然不会再浪费我的时间去为两个大女人讲和，她们现在应该比看上去更相互了解。我希望，你们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给我带来无数头痛的时刻。

但是，这封信的真正目标是让您知道，和将近20年前您陪伴我们漫游姆比扎纳乡村时一样^[7]，您仍然是扎米和我的挚爱。我们想念您，并祝福您能身体健康，甚至比老夫人更加长寿。以此为背景，我衷心祝愿您、您的子女、孙子和曾孙们圣诞快乐，新年安康。

过去14年里，我最深切的愿望之一就是能再和您一起，听您讲幽默的故事，听到您一次又一次地立誓而后又食言。您是否还记得，您告诉我再也不吃土豆了？当我知道您将按照要求祈祷时，我也参加了许多次仪式。当神谕从您口中讲出时，它们现实、简朴而令人鼓舞。但有些时候，您让我想起了农阿悟斯^[8]，并预言塞克瓦蒂将像耶稣一样崛起。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当利贝贝特和瓦尼克克在特威斯特街和比勒陀利亚神殿提醒你这些没有实现的诺言时，你有多么尴尬。

这或许也有好处，可以使您清醒起来，使信徒与非信徒的日常经历更多地成为您祈祷的主题。当然，我是在卫斯理教会受洗的，并进入了其教会学校。入狱前后我都是虔诚的教徒，但我更愿意开拓视野，欢迎促进宗教团结的努力。我曾在这里听过多个教派神职人员的布道——圣公会、荷兰归正会、印度教、长老会和罗马公教。我差点忘掉了摩拉维亚教派。这些神职人员都是雄辩而老练的人，其中一些布道会令人难忘。

我支持南非所有教会合并，只要新教会的思想是进步的，远离旧时代僵化、落后的教条。

最后，全世界的人民都曾有过氏族社会，其中一些氏族当然比我们的更强大，在历史上也更著名。但对于您、扎米和我而言，我们的宗族就是整个世界、是我们的保护伞和消除一切障碍的利刃。它是我们的希望，^[9]是将我们联成一个大家庭的核心，正是这个家庭将你我紧紧绑在一起。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您了，但这封信就是一次重聚，让我回想起过去和您一起度过的所有美好时刻。我知道您的手罹患风湿病，难以写信，请让孩子们回信。再次祝贺圣诞和信念。您的Bhuti谨上。^[10]

诺布利莱·图拉雷夫人，由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转交，约翰内斯堡菲利马邮局（1848），奥兰多西区8115号

^[1] 诺布利莱·图拉雷可能是曼德拉父亲另一个妻子的姐妹。

^[2] 通过曼德拉手中的文件及其兄弟姐妹的出生日期已经证实，父亲姆帕卡尼斯瓦·加拉·亨利酋长（1930年去世）去世时，曼德拉12岁。

[3] 曼德拉的父亲在一次对其不利的牲畜争端中被地方法官废黜了酋长职务。

[4] 琼金塔巴·达林迪耶博酋长（1942 年去世），滕布酋长、摄政王，曼德拉的父亲去世后，他成为曼德拉的监护人——参见词汇表。

[5] 福特海尔大学学院在西斯凯家园的艾丽丝——参见词汇表。曼德拉 1939 年进入福特海尔，1940 年因为参见抗议活动而被开除。

[6]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7] 曼德拉指的是比扎纳而非姆比扎纳，温妮·曼德拉的家乡在特兰斯凯的比扎纳村。

[8] 农阿悟斯声称，神灵已经告诉他，科萨人应该毁掉农作物、杀掉牲畜，断绝他们的财富来源和食物。如果他们这么做了，英国移民将会被赶下海去。

[9] 这条下划线是曼德拉还是监狱当局加上的不得而知。

[10] 南非荷兰语“兄弟”之意。

致次女泽纳妮^[1]和丈夫穆齐·德拉米尼^[2] (1977年7月24日)

[在另一侧] 466/64 重写信件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亲爱的泽尼和穆齐：

扎齐维^[3]的出生是我们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妈妈和我向你们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我们盼望能和你们一起欢庆，亲眼看到这个宝宝。妈妈在电报中说，她将尽最大努力去看望宝宝和你们。我不知道她能不能取得成功，尽管我们与你相隔遥远，但我们对扎齐维的骄傲与热爱同样强烈，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你们和宝宝的照片。

我希望你们不会推迟前往英国的计划。当前最重要的目标应该是你们的教育，你们两人都不能允许任何事情打扰它。没有相应的学历，你们就无法服务于人民，也无法完全理解各个知识领域的惊人发展。只有为这类重大挑战做好准备的人，才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数据和人类关系的新准则。

我想念泽尼，盼望着见到穆齐。希望你们能很快到来。与此同时，向国王陛下和王太后^[4]致以最诚挚的问候与敬意。

深爱你的Tata^[5]

[1] 泽纳妮·曼德拉 (1959—) ——参见词汇表。

[2] 坦布穆齐·德拉米尼王子是斯威士兰国王索布扎之子，他和泽纳妮·曼德拉于 1973 年成婚。

[3] 泽纳妮·德拉米尼殿下和丈夫坦布穆齐·德拉米尼殿下的长子。作为王室成员，他们拥有外交护照，可以轻松地到全世界领取曼德拉得到的各个奖项。20 世纪 80 年代，他们在美国波士顿学习。

[4] 斯威士兰国王索布扎及王太后。

[5] 科萨语“父亲”之意。

致幼女津齐·曼德拉^[1]和伙伴乌帕·西卡梅拉 (1977年7月24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我亲爱的津齐和乌帕：

得到津齐的生日祝贺总是很快乐，尤其是同时收到你们两人的来信。有些时候我会觉得，一切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就是我当下的感觉——因为我收到了我们挚爱的妈妈、你和乌帕深情的来信。

津齐曾经许诺，妈妈会告诉我所有关于乌帕的事情，但正如你们两人所知，她总是苦于工作压力和其他问题，到目前都没办法给我一个详细的介绍。也许现在得由津齐来做这件事了。

我希望德瓦尔先生^[2]能够安排你注册，也希望你能继续阅读和写诗^[3]，不仅关注欧洲诗歌，也关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实际上，应该关注全世界的诗歌。

你必须努力学习，很好地掌握和驾驭规则，然后发展自己的个人风格。这样，你就能很轻松地遵守规则，同时又保持独创性和自由。

祝你好运

深爱你的Tata^[4]

^[1]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曼德拉的幼女——参见词汇表。

[2] 温妮·曼德拉与布兰德福特的律师皮特·德瓦尔成为了朋友，也与为其提供工作的克里斯·哈廷交好。就在她开始工作的那一天，哈廷死于一场车祸。

[3] 津齐的诗集《我是黑人》（洛杉矶：教师协会出版，1978）发表于一年之后。

[4] 科萨语“父亲”之意。

致罗本岛监狱长（1977年9月18日）

[另一侧用南非荷兰语加了注释] 写给监狱长的信得到批准

罗本岛

监狱长：

我对监狱署侵犯我与合法代理人特许通信权利的不道德行为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官员持续违法和公然藐视司法准则，是在全国范围内摧毁囚犯、狱警和谐关系的因素之一，我们本应向负责囚犯福利的官员表示尊敬和礼貌，但面对这样的人却很难做到。监狱署侵害我们权益的方式说明，以不正当方法对待我们，是监狱政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

1977年9月12日，我被带到警察法庭应诉，原告是普林斯中尉，从今年1月起，这件案子已经多次发回重审。我相信那些指控是比伦布鲁克斯波特准尉按照《刑事诉讼法》第6小节做出的。休庭时，狱方在公诉人、典狱官奥尔切斯面前查封了我的文件，其中包含与此案相关的特许文件。在这些文件中，有一份7页的声明，我在其中解释了认为狱方在囚犯与律师磋商地点安装秘密装置，以便窃听磋商内容的原因。此外还有一份40页的文件（包含附录）阐述了本案所涉问题、我对指控的辩护以及我认为的重要证人名单（包括囚犯和非囚犯）。

我向两位官员指出，他们正在侵犯的是我的永久性权利，通信权利不仅在案件处理中受到保护，在案件之后也仍然受到保护。我还告诉他们，这项权利是整个文明世界司法制度的基础，我希望任何一位名副其

实的检察官都应该从理论和实践上尊重它。我补充道，原告研究我的陈述之后，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该机构对我提起新的诉讼，他们拿走我的文件，不仅攻击了自然正义原则，也违反了他们自己规章中的明文条款。

可是，一切很快都变得很清楚，这两名官员执行的是上级的命令，不可能说服他们不妨碍这一权利。公诉人反复对我说，因为他已经撤销了控诉，对此已经不再有任何裁量权，这件事现在完全是行政事务了。典狱官奥尔切斯更沉默寡言，他对我的抗辩只有一种回答：他要这份文件。讨论过程中我说道，据我所知，真正管理这个监狱的秘密警察可能在同一座大楼的某个地方等着这些文件。作为妥协，我建议在他们面前销毁这些文件。他们拒绝了这一建议，无视我的抗议，拿走文件并许诺在当天晚些时候归还。此后，我要求他们留下一份所有文件的清单，但也遭到拒绝。

我的法律代理人不可能知道这一诡计。我甚至怀疑，当监狱署上周通知我法庭将于9月12日开庭，允许我向律师提交陈述时，监狱官员已经知道该案将被撤销。我进一步怀疑，告诉我这一信息是为了诱骗我在文件中加入不合法的信息，希望律师将其偷带出监狱。

过去15年在狱中的经验告诉我，在对付囚犯时，普通狱警完全不认为违反法律、密谋和无视道德规范是不恰当的行为。^[2]也有一些引人注目的例外情况，某些官员在困难的局面下努力地以公平、公正的态度执勤，并在严格执法中略带一些人道主义色彩。但这样的人少之又少。很明显，监狱署更愿意由不坚决遵守任何行为规范的人管理囚犯（尤其是政治犯）。

我们不安地看着这样的悲剧发生：一些有才华、友好的年轻人来到这里时很好地与我们一起工作，后来却被迫做了许多违背其感情和观点的事情。

典狱官比伦布鲁克斯波特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本案初期，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有着突出的正义感。但到这里8个月后，他的整个个性都改变了，开始工作时的理想主义思想荡然无存，在案件中所起的作用使他现在难以面对我。和其他许多年轻人一样，他被迫走上了一条违背个人与职业原则的道路。我知道多名比他级别更高的官员也遇到了类似的窘境。

我很遗憾，在这种性质的信件中提到他和同事、典狱官奥尔切斯的

名字。我知道，关于这个案子的策略可能已在更高的层次中进行了最精细的规划，这两位狱警不过是执行上级指令的公职人员，他们别无选择。

在适当的时候，监狱署可能被要求证明其行为合理。我希望那时政府宣传人员能够抵制诱惑，不要声称在这些档案中找到了内容因为“安全理由”而不能发表的颠覆性文件。

不能编造任何非法的材料，因为实际上根本没有这种东西。我还希望刑事部长J.T.克鲁格先生（此时我的机密文件就在他的官员手中）能够大度地承认错误，因为无理怀疑我的法律代理人的诚实而向卡瓦尔斯基先生^[3]、伊斯梅尔·阿尤布先生^[4]和乔治·比佐律师^[5]道歉。只有在其中包含与案件无关内容、律师私自带出的情况下，狱方才能带走特权文件，这对于律师来说是一种不专业的行为。

最后，我必须要求你立刻归还所有文件，并允许我毫不延迟地向法律代理人报告整件事情。

与此同时，我希望通过你的指挥官，将这封信的内容告知监狱署长。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1] 信中的这条下划线似乎不是曼德拉加上的，因为它不像曼德拉手迹那样整齐、笔直。

[2] 从这里到该段结尾的纸边有一条垂直线。

[3] 斯坦利·卡瓦尔斯基（1946—），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律师行的律师。

[4] 伊斯梅尔·阿尤布（1942—），曼德拉的律师——参见词汇表。

[5] 乔治·比佐（1927—），里沃尼亚审判中的辩护律师——参见词汇表。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77年12月4日）

[翻译自科萨语]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亲爱的妹妹：

从前，有一个专门种小麦的农夫；他娶了一位富裕农场主的女儿，从而得到了所有的物质享受。这个家庭很富有，他们有了一个9岁的女儿。每个人都认为，只有死亡才能打破他们的婚姻。碰巧的是，他在战争期间被选去指挥一群战士。

他要求妻子为其准备食物和衣服，但妻子拒绝了，她告诉丈夫，自己不敢独自一人留在农场里，可丈夫坚称，他一贯言出必行。就这样，他带着战士们离开了妻子。孩子注意到了父母之间的争吵，开始哭泣。她在学校总是得第一，但在父母争吵后立刻就退步了。

农夫和他的队伍在战争中被俘。家里的工人变得怀有敌意，工作毫无效率。妻子遇到了以前的男朋友，他也是一位富人，竭力对她施加影响，希望恢复两人的恋爱关系，并敦促她务必向丈夫提出离婚。身处狱中的可怜丈夫听说了妻子的不端行为，非常失望，因为他敬爱自己的妻子。

你必须牢记，上述的方法是摧毁家庭的最好武器。当时，富裕变成了穷困。妻子写信给丈夫，解释了前男友的打算，因为她仍然在意丈夫。她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确定丈夫是否依然爱自己。

根据班图人的习俗，男人不会在男孩惯常的游泳地点游泳，所以丈夫的回复是“嫁给他”。妻子知道丈夫不再爱自己了，于是嫁给了那个富有的男人，但她女儿决定不和继父同住，而是跟随叔叔。将近两年之后，消息传来，那位丈夫回来了，而且被视为社群的真正领导人。他拥有一位领导人的所有潜质。在他之前获释的同伴们传播了这种说法。

当地人做好了接待领导人的准备。就在这个时候，妻子意识到，她对前夫的爱胜过了现在的丈夫。

这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曾经富有的农夫现在是个可怜人，没有合身的衣服，没有房子也没有妻子。尽管如此，女儿、亲戚和所有人都坚定地站在他这边。

无论如何伪装，一个人的行为也很容易探究。前妻开始偷偷哭泣。有人问她，是否仍然愿意回到前夫身边。回答是“是的，但他似乎并不爱我”。

农夫和女儿移民到另一个地区，租下一个农场，幸福地生活。而他的前妻和新丈夫再也没有得到幸福，尽管世界就在他们的指尖上，但她的心中充满了羞耻。

爱你的马迪巴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法塔卡勒黑人居住区802号，奥兰治自由邦布兰德福特邮局（9400）

1975年，沃尔特·西苏卢和艾哈迈德·卡特拉达与曼德拉联系，建议他在狱中秘密撰写自传并偷带出去发表，以庆祝他的60岁生日（1978年）。他同意了这一建议并开始写作。在最终写成的《漫漫自由路》中，他回忆道：“我晚上写作，白天休息。前一两周，我在晚饭后小睡一会儿，晚上10点醒来，然后一直写到早饭时。在采石场工作之后，我睡到晚饭前，重复上述过程。几周后，我通知监狱当局，我觉得不舒服，不能去采石场了。他们似乎对此漠不关心，从那时起，我可以在白天的大部分时间里睡觉。”⁵⁵每天，曼德拉都将写好的文字转交给卡特拉达，由其加上书面评论后交到西苏卢手中。曼德拉做出更正之后，将文稿交给狱友伊苏·“拉卢”·奇巴和马克·马哈拉杰，以很小的手写体誊写。在2010年的采访中，奇巴描述了他和马哈拉杰将600页手稿誊

写成60页的情景。此后，这些手稿被分装到可可粉盒子里，埋在罗本岛B监区的花园里。⁵⁶后来，监狱官员在修建一堵墙时发现了这些手稿，导致曼德拉、西苏卢和卡特拉达——原件上有他们的笔迹——在四年时间里失去了学习的权利。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致监狱署长（1977年12月6日）

监狱署长

比勒陀利亚

送呈：范·维伦少校

12月1日，监狱长向我传达了您写给指挥官的信件（日期为1977年11月15日）内容。我得到通知，从1978年1月1日起，您永久性地撤销了我的学习特权，理由是我滥用上述特权，用学习材料写作自己的回忆录。

我必须指出，我对这种决定感到震惊，您违反了自然正义的根本原则，甚至不认为在做出不利于我的裁决之前有通知我的必要。

自然正义的原则取决于国家最高当局法官们支持的两条基本规则，它们构成了行政过程的基本组成部分。调查中的当事人必须有充足、公平的机会来陈述自己的情况，行政机构不能有任何偏见。

这些规则的目标是避免断送正义，确保行政决定符合这种精神，并由具有责任感的行政官员做出，这些官员的职责是伸张正义，也就是以公正的手段做出公正的决定。只有在法西斯国家里，“正义不仅应该得到伸张，还应该明确无疑地伸张”这一铁律才不能成立。

就这一点而言，我遗憾地告诉你，你的行为并没有秉承善意。你不仅隐瞒了对我的指控展开调查这一事实，而且不给我机会反驳我认为于己不利的相关事实。

我不太可能就自己的笔迹出现在您手上的任何材料中进行抗辩。但过去有些时候，我们中的某些人被指控滥用学习特权，而作为证物的材料上并无他们的手迹，而他们恢复学习也只是因为他们能够证明指控是虚假的。

据我所知所信，您和您的手下都不是笔迹专家，您对特殊字迹辨认的任何意见都没有多大价值。即便您的意见基于专家的证据，如果在做出裁决前未经我的检验，他的观点也同样毫无价值。这样的决定必然造成严重的不公正现象，惩罚并未犯错的人。

例如，如果您在撤销特权之前给我陈述的机会，我可能说服您，去年我没有得到学习的许可，因此不可能滥用任何学习特权。无论如何，在70年代的文明世界里，我看不出被监禁的自由战士们写下自己的故事，留给子孙后代有什么错误。从古罗马时代起，各种各样的政权都慷慨地给予这种特权。

我不得不告诉你，您处理这一事项的不寻常过程缺乏责任感，而这种精神是一位处理将近10万名囚犯事务的政府部门首脑应有的。我真诚地认为，您撤销我们的学习特权，真正目标是从心理上压制我们，以最残酷的方式摧毁我们的士气。您在处理整个问题时令人费解地偏离了既有规程，确认了这一印象。这些专横的做法可能破坏我们对法律和当局的尊重，您不可能指望我们会接受这种不公正的决定。

但严格不带偏见地说，我希望您能提供如下情况，以便决定我应该采取的行动：

- 1)您撤销我学习特权所根据的法律条文。
- 2)指控中所称回忆录的准确写作日期或者期间。
- 3)如果指控中所称的回忆录完成于1977年1月1日之前，在我写作时是否有学习许可？
- 4)您手中所有回忆录的副本。

最后，我必须提醒您，我已申请在1978年2月参加因病延考，现在我正准备这些考试。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致朋友和同志阿米娜·卡查利亚^[1]（1977年12月12日）

特殊信件^[2]，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Vahali Aminaben^[3]:

我得到特殊许可，就一本可以容纳21厘米×27厘米照片的相册写信给你。母亲城^[4]无法提供这种尺寸的相册，我希望你询问朱塔公司或者比勒陀利亚的范·斯海克书店是否有这种尺寸的库存，以及价格和邮费。这两家图书公司都是经过批准的，我们可以从那里购买，如果它们的库存中没有合适的规格，可以从其他公司获得。你不要亲自前往购买和寄出，这样会浪费你的财富。监狱明令禁止接受非由监狱署直接订购的外界物品。以后，我们将从这里订购。

也许我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要求你寄来一张全家福，以便我能荣幸地看到长大的卡埃内和诺门特，以及你和优素福是如何努力隐藏岁月的印记。我最后一次收到的是你1975年7月18日写来的信，这封信给我带来了希望，我也许能见到约翰内斯堡小姐，也就是你——阿米娜，我在当年1月11日的回信中说了很多，并补充说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在F广场^[5]周围闲逛的那些广受欢迎的斯诺克鱼^[6]中，你看到了最适合处理此类微妙谈判的人。我仍然相信，全南非没有人能在这一领域与他匹敌，除非他本人不希望你这么，否则他一定能够得到你的准许到这里来。为了确保你收到这个消息，我写信给扎米^[7]以便让你知道，如果你引起我的期望而又不能实现它，我永远不会原谅你和优素福。但我的缺席给这个可怜的姑娘带来了太大的压力，即便一些事务影响到像你和优素福这样她深深爱着的人，她也常常忽略或者难以处理。

在上一封信中，你提到孩子们正在成长，打算在那年8月去看望他们并待上几个月，并理所当然地抱怨所处的孤独。我完全理解你的困难。但我那位能够将鸽子做得如此精美的朋友同样深知，除了优素福，这个国家里没有几个人像我那样理解她。我毫不怀疑，她始终欢迎与自己的男人独处的机会；当她说他们孤独的时候，实际上言不由衷，她的内心和整个头脑都有着不同的感觉。你是否意识到，在难过和幸福时刻，要抹掉朋友们在心头的形象有多么困难？

我还是必须承认，见到卡埃内和诺门特肯定是你们的重要时刻。在那种环境下，他们肯定像父母一样聪明机智。他们一个20岁，一个19岁，应该能够写些有趣的信，给你们带去很多快乐。你可能会觉得惊讶，1961年5月在耶珀最后一次见到他们时的情景仍然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我仍然记得，诺门特冲进客厅想引起你的注意，声称有什么东西撞到了她光滑的额头。从她脸上的表情，人们会以为她撞上了一列货运列车；而据我所知，也许是一只无辜的蝴蝶碰到了她的脸。当她得到想要的东西之后，立刻像在肥沃土壤、适宜气候里生长的鸢尾花一样，笑容满面地跑开，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孩子都是如此，这也是我们如此热爱他们的原因之一。

有时候，我会在这里允许的出版物上看到熟悉的名字。有一天，我发现埃菲的丈夫^[8]忙于研究肾素、胆固醇等东西，我真的希望能读到他的研究成果。从我能够读到的所有材料中（很不幸，都是通俗杂志而不是专业杂志）可以看到，黑人一度认为不会得的心脏病现在已经成为了致命杀手。我过去喜欢阅读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不知道埃菲是否还在进行研究。^[9]不管是在学生、实习医生还是执业医生时代，她都不是墨守成规的人。也许她仍然是这样的人，也许患者的压力使她没有喘息之机。我衷心希望优素福的眼疾已经痊愈，仍然可以每天花很多时间赞扬你的美貌，那是他最为珍爱的宝物。要在朱塔公司找到停车位可不容易，相信你迷你的双腿仍然和60年代初一样强壮可靠，能够带着你从费雷拉斯顿^[10]（还是东市场？）^[11]走到那里。我想念你们和孩子。献上我的爱和最诚挚的问候。

纳尔逊谨上

阿米娜·卡查利亚夫人，约翰内斯堡3265号信箱

^[1] 阿米娜·卡查利亚（1930—2013），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2] 特殊信件不从囚犯的限额中扣除。

[3] Vahalie是古吉拉特语“亲爱的”之意，曼德拉可能就此咨询了精通古吉拉特语的狱友（如拉卢·奇巴）。曼德拉用过好几种拼写，包括wahalie。Ben是古吉拉特语“姐妹”之意。

[4] 开普敦。

[5] 约翰内斯堡福德斯堡区的自由广场，是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流行的政治聚会地点。

[6] 长体蛇鲭的南非名字。

[7]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8] 埃菲·舒尔茨的丈夫哈利·塞夫泰尔教授。

[9] 埃菲·舒尔茨是医生和活动家。

[10] 约翰内斯堡内城的一个区。

[11] 曼德拉可能指的是 70 年代建成的东方广场。

致蒙蒂·奈克尔医生的妻子玛丽·奈克尔 (1978年1月10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亲爱的玛丽：

请接受我对蒙蒂^[1]过世的最深切哀悼，我们都热爱和尊敬他，他的去世令我们震惊。虽然之前我们就接到了他生病的消息，但没有想到病情严重到让他难以承受。

很不幸，我们无法前往他的病榻旁，许多监狱外的友人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不能前往看望，也是一场悲剧。其中之一是莫塔^[2]，倘若情况允许，他一定会不顾一切地和蒙蒂在一起。令我们遗憾的是，我们没能在他生病时发去友好的信息，感谢他为我们所有人的幸福做出的牺牲。在这种紧要关头，知道朋友们想着他，能为他在生命中最后、最大的战役中增添一份力量。我们为此表示诚挚的歉意。

除了两位兄弟的去世，蒙蒂的死必然是对你和家人的灾难性打击。我们相信，公众对此的反应能够帮助你们勇敢面对这场悲剧。请你放心，我们一直记挂着您、克里桑、瓦苏吉和其他家庭成员。

不幸的是，由于我们所处的环境，不能就蒙蒂对南非事态和我们个人产生的影响自由表达想法。可以说，他是我们的民族英雄之一，卓越的领导才能和丰富经验令我们尊敬。他四处奔走，会见许多国际人物（如圣雄甘地和斯穆茨将军^[3]）。在1946年那段狂乱的日子中，我们第一次相见，他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此后的30年证明，不管是作为一位公众人物还是专业人士，人民都有理由信任他。特别是，他与莫塔

的友谊说明，尽管看法不同，但两位坚强、卓越的人士可以和谐地为一项伟大事业工作。这避免了可能的冲突，为相互理解铺平了道路。

蒙蒂在我国人民的团结上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与克苏马医生和莫塔的协定^[4]是这方面的重要贡献。这一历史性发展在此后的12个月里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对于致力于促进种族间和谐的人士来说，1949年是难忘的经历。蒙蒂为迅速恢复和平、进一步促进理解与友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56年12月，我们在J.H.B^[5]一起度过了大约两周的时间。此后的叛国罪审判预审阶段^[6]，我们每天见面，我对他的了解更深了。解决案件中产生的问题时，我们能够利用他广博的经验。他的真诚和坦率赢得了我们所有人的尊敬。

1961年3月P.M.B^[7]大会结束时，我前往格鲁特维尔^[8]向酋长^[9]报告，也给蒙蒂打了一个礼节性的电话，向他概述了大会的决议。几个月后，我们欢聚一堂，1962年1月初，我在出发巡游非洲的前几天再次见到他，向他简要介绍了我的使命。同年7月回来后我们再次见面。你肯定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情景，我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和莫塔一样，他不喜欢我的报告中的某些方面。^[10]我试图缓解他的忧虑，但蒙蒂和往常一样，毫不掩饰自己的感情，我的印象是，我没能说服他。不过我相信，后来的发展向他证明，我的报告是合乎时宜的。

8月5日^[11]，我与你们两人告别。当时，我不知道此后再也没有荣幸见到他了。如果我知道，我也许会和他聊得久一些，更加紧握他的手。

虽然我们定期收到你们的节日问候，但过去15年里我都想念蒙蒂，盼望着听到他的消息。因此，当温妮告诉我，1975年她出狱时，蒙蒂是到德班欢迎她的人之一，我喜不自胜。我认为，和他一起度过的时光，是我一生当中最大的成果，我将永远将他当成美好的记忆。请向你兄弟的夫人转达我的慰问，尽管为时已晚，但这是真诚的。当阿斯温和达乌德去世时，我们也挂念安苏^[12]和法蒂玛^[13]。

向你和孩子、诺库卡尼亚^[14]、伊斯梅尔与法图^[15]、拉迪与J.N.^[16]和所有朋友献上我们的爱与祝福。

你诚挚的纳尔逊

玛丽·奈克尔夫人，由伊斯梅尔·米尔夫人转交，德班西德纳姆区本伍德路158号

附言：我从德班收到的唯一生日祝福来自安妮塔·梅梅特^[17]，我想向她致谢，但不知道地址。

[1] 蒙蒂·奈克尔（1910—1978），医生、政治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2] 优素福·达杜（1909—1983），医生、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演说家。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奥利弗·坦博在MK革命委员会中的副手，南非共产党主席——参见词汇表。优素福·达杜常被称呼为莫塔（Mota），是Motabhai（古吉拉特语“兄弟”之意）的缩写。他从1960年起流亡。

[3] 简·克里斯蒂安·斯穆茨（1870—1950），南非的政治家、军事领袖，两度担任南非联邦总理。——编者注

[4] 1947年由优素福·达杜医生、阿尔弗雷德·克苏马医生和蒙蒂·奈克尔医生签署的“医生公约”，该条约涉及ANC、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及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之间的合作，呼吁自由行动、教育、投票权，以及全体“非欧裔”南非人的平等机会。

[5] 约翰内斯堡。

[6] 曼德拉指的是叛国罪审判（1956—1961），这是种族隔离政府试图镇压国会议员联盟（一个反种族隔离联合组织）的结果。在1956年12月5日清晨的突袭中，156人被捕并以叛国罪起诉。1961年3月审判结束时，所有被告要么被撤诉，要么和最后28名被告（包括曼德拉）一起无罪释放。

[7] 彼得马里茨堡全非洲大会，曼德拉令人惊讶地出席并于1961年3月25日发表演讲。

[8] 纳塔尔家园（现夸祖鲁-纳塔尔省）伊伦贝自治区的一个镇，艾伯特·卢图利酋长住在那里。

[9] 艾伯特·卢图利酋长（1898—1967），1952—1967年的ANC主席——参见词汇表。

[10] 曼德拉指的是ANC组建武装力量的决定。

[11] 曼德拉被逮捕的日子。

[12] 安苏雅·拉蒂帕·辛格（1917—1978），医生、作家，南非第一个获得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奖学金的女性。她于1948年嫁给了律师、纳塔尔印度人大会成员阿斯温·乔德里。

[13] 法蒂玛·希达（1922—2003）是拉希玛·穆萨的双胞胎姐妹，1956年妇女游行领导人之一。法蒂玛是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和ANC成员，因为参加德兰士瓦和纳塔尔印度人大会1946—1948年发起的消极抵抗运动而被捕，这项运动旨在反对1946年的《亚裔人士土地所有权法案》，该法案限制亚裔人士拥有特定地区的土地。1952年，她因参加“抗法运动”（参见词汇表）而再次入狱。

[14] 诺库卡尼亚·卢图利，艾伯特·卢图利酋长的遗孀。

[15] 伊斯梅尔（1918—2000）和法蒂玛·米尔（1928—2010），曼德拉的朋友。伊斯梅尔是律师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法蒂玛是教授、作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16] 拉迪和J. N. 辛格，是曼德拉的朋友。

[17] 这可能是曼德拉不愿明言的某人的化名。

致罗本岛监狱长（1978年1月16日）

[另一侧的注释] 看起来是说明艾莎·艾哈迈德医生的身份。

罗本岛

罗本岛监狱长：

如果您能尽快允许开普敦马来社区成员艾莎·艾哈迈德医生对我进行特殊探视，讨论我的家庭事务，我将不胜感激。她和丈夫（也是一位执业医生）是我们家的朋友，我的妻子和孩子将和他们一起前来探视。虽然艾哈迈德医生是妇女组织“强奸危机”的领导人之一，据我所知所信，她和丈夫在政治上都不激进。

今年，我们的小女儿津齐^[1]计划前往开普敦大学学习，将与艾哈迈德医生同住。她的健康受到了成长期间所受困难的影响：父亲入狱，警察多次在奇怪的时间里袭击我们家，各方对我妻子的攻击，她被捕入狱，双亲被监禁导致的不安全感，对父母之爱的渴望与未知的恐惧。所有这些都令她极度紧张。艾哈迈德医生现在已照顾了她一段时间，我将直接得到她的报告，也将直接向其做出建议。

我无法写信与艾哈迈德医生讨论这些事项，您很容易理解，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通过信件处理这种私密事项是不可取的。最后，我向您保证，与艾哈迈德医生的会面能使我在为女儿恢复健康、创造理想环境中起到作用。

[签名：NR Mandela]

[1]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参见词汇表。

致家族朋友、祖鲁王子曼戈苏图·布特莱齐^[1]（1978年10月1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申格！^[2]

意外收到你的生日祝福^[3]，唤起我美好的回忆，想起我们之间发生的许多趣事，怀旧之情顿生。多年以前，你和我在德班或J.H.B^[4]相会，沉迷于热烈的面对面交流。每次相聚都给我们带来新鲜的体验，激励着我们再次相会。

美好的旧日时光已经过去了18年，马赫拉巴蒂尼^[5]与罗本岛的距离因为我们的沉默而显得更加遥远。令人高兴的是，这里的几种政府出版物上有你和家人的照片，它们常常让我想起你和Mndlunkulu^[6]艾琳。你的电报自然有助于填平我们之间的鸿沟。

朋友（尤其是老朋友）的思念始终是力量与灵感的源泉。我希望你知道，我重视你的消息。除了你的电报之外，我还收到了其他六份生日祝福，其中三份来自家人，三份来自朋友。我珍惜这一切，它们给了我很大的安慰，让我觉得自己只有30岁。尽管数量很少，但它们代表着全国各族人民。我相信它们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美好祝福的一部分。所有祝福都如同一针兴奋剂，芬加谢！！^[7]

最近，我观看了兹韦利蒂尼国王^[8]加冕典礼以及他与曼托姆比公主^[9]婚礼的电影。你的领舞棒极了。这些场景让我想起了横跨图盖拉河^[10]、埋藏着我国部分历史的美丽乡村。和每年吸引世界各地千万旅游

者的埃及金字塔不同，杜库扎^[11]已经消失，甚至皇家村落的地标也可能已在19世纪和20世纪变为废墟。但历史将记载那个古代王国首都的骄傲成就——德朗格兹瓦^[12]和恩青瓦约^[13]的成就。

这些名字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也是足以一生效仿的杰出典范。观看电影时，我像过去一样很想知道，姆佛洛西^[14]河水有什么独特之处，驱使着喝下它的人们以如此之大的热情度过一生。

除了古代土著国家的消失，南非与16年前也完全不同了。我离开时蹒跚学步的孩童现在都已经成了认真思考的成人。他们生活在科技迅速变化与发展的环境中，很轻松地对生命中错综复杂的挑战做出反应。他们对几乎每件事都采取漫不经心的态度，也许教育和大众媒体的影响有助于弥合代沟。因此，我们必须体谅年轻人表面看来很过分的举动。华兹华斯曾说过“儿童是成人之父”。^[15]

与此同时，过去20年中开创许多领域的中坚力量已经不再和我们一起，他们的去世已经成了我熟知的世界的一部分。过去16年里，我给家族成员、亲戚和朋友发去了许多吊唁信。例如，今天我写信给德班的玛丽（蒙蒂的遗孀）^[16]，表达了我们对她丈夫去世的哀悼。不久以前，我也给诺库卡尼亚^[17]、弗雷达·马修斯阿姨^[18]、迈克尔的女儿芭芭拉^[19]以及摩西^[20]的妻子等人写了同样的信。所有故去的人都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他们的陵墓分散如此之广是一个悲剧。

失去在我们生活中起到如此决定性作用、可以信任和尊敬的老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更令人心碎的是，我们无法到他们的陵墓旁向其致敬。尽管发生了这些不幸，但请放心，我们没有感到绝望或者孤立。四面八方涌来的善意洪流为我们注入了信心和希望。我乐观地期待着下一天，因为它可能给我带来惊喜，也许是一次探视，或者来自家人的信件，还可能是一些老朋友善意、鼓励的信息，就像7月18日你那鼓舞人心的生日祝福。

从我看到的几张Mndlunkulu^[21]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少许岁月的印记。她看上去仍是姆齐拉和乌马科蒂·瓦·夸·蓬加舍^[22]的年轻女儿。我希望她健康长寿，继续守卫菲恩丹格内城堡^[23]，为鱼、蔬菜和沙拉调味，管束姆尼亚玛那^[24]的孩子，别让他们离家太远。我也祝愿姆特瓦纳·马戈戈^[25]、Mndlunkulu的母亲和哥哥身体健康。向他们转致我的诚挚问候。

Halala Sokwalisa!!!^[26]纳尔逊谨上

加查·M.布特莱齐酋长，夸菲恩丹格内，夸祖鲁马拉巴蒂尼邮政信箱第1号

*我还听说你姐姐的孩子赫卢比突然去世，这对她定是痛苦的经历。请转达我最深切的慰问。纳尔逊。

[1] 曼戈苏图·加查·布特莱齐酋长（1928—），祖鲁王子、1979年关系恶化前为ANC成员，1972—1994年任夸祖鲁首席部长，1975年创立因卡塔自由党并任主席——参见词汇表。

[2] 布特莱齐酋长的尊称。

[3] 曼德拉在生日后三个月写这封信，很有可能是因为用完了信件限额。我们无从得知曼德拉是否在7月18日（他的生日）及时收到酋长的来信。

[4] 约翰内斯堡。

[5] 布特莱齐所住的夸祖鲁—纳塔尔小镇。

[6] 对曼戈苏图·布特莱齐妻子艾琳·布特莱齐的尊称。

[7] 布特莱齐的宗族姓氏之一。

[8] 古德威尔·兹韦利蒂尼·卡贝库祖鲁（1948—）是祖鲁国王，他的加冕仪式于1971年12月3日举行。

[9] 斯威士兰国王索布扎二世的女儿曼托姆比·德拉米尼王后是兹韦利蒂尼国王的第三位妻子，他们于1977年结婚。

[10] 布特莱齐所在的夸祖鲁—纳塔尔地区最大的河流。

[11] 杜库扎是祖鲁王萨卡（1787—1828）于1820年建立的城镇名称。他于1828年被同父异母兄弟刺杀之后，这个城镇被焚毁。欧洲移民于1873年在那里建立了新城斯特兰杰，但2006年正式更名为夸杜库扎。

[12] 19世纪起的一个祖鲁政权。

[13] 恩青瓦约·马霍尔·科扎（1809—1883）曾率领2万人的祖鲁军队击败英军。

[14] 夸祖鲁—纳塔尔省的一条河流，也称为乌姆福洛济河。

[15] 这句话见于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1802年的诗作《我心雀跃》（又称“彩虹”）。

[16] 参见第319页的信。

[17] 参见1970年6月8日写给诺库卡尼亚·卢图利的信（第150页）。

[18] 弗雷达（Frieda，曼德拉也拼写为“Freda”）·马修斯（1905—1998），南非最早

取得大学学位的黑人女性之一——参见词汇表。

[19] 迈克尔·哈梅尔（1915—1974），南非共产党和MK成员——和他的女儿芭芭拉。

[20] 摩西·马迪巴（1923—1986），原南非共产党总书记、ANC成员，生于纳塔尔（现夸祖鲁—纳塔尔省）。

[21] 艾琳·布特莱齐。

[22] 布特莱齐家族的名称之一，也是布特莱齐的一个尊称。

[23] 布特莱齐住在夸菲恩丹格内。他也被称作乌姆特瓦纳·卡·菲恩丹格内（意为“菲恩丹格内之子”）。

[24] 布特莱齐的祖父姆尼亚玛那·布特莱齐是祖鲁王国国王塞奇瓦约·卡姆潘德（1826—1884）的首相。

[25] 马戈戈公主，布特莱齐的母亲。

[26] Halala是祖鲁语，用于赞颂某人。Sokwalisa是曼戈苏图·布特莱齐的尊称之一。

致罗本岛监狱长（1978年10月2日）

罗本岛监狱长

送呈：哈丁上尉

我所要提到的是今天下午与你的面谈，如果你能好心地允许我购买德奥利维拉^[1]所著的《B.J.沃斯特^[2]》一书，我将不胜感激。

虽然我不确定出版商，但塔费尔贝格或者朱塔公司肯定有库存^[3]。

我已经得到了购买《我们的六位总理》和《十位政治领导人》^[4]的批准。这两本书都是皮特·迈林所著，真诚地希望你能批注我的申请，并从我的账户^[5]扣除费用。

[签名：NRMandela]

466/64

^[1] 德奥利维拉的书名实际上是《沃斯特其人》（约翰内斯堡：欧内斯特·斯坦顿，1977）

^[2] 巴尔萨泽·约翰尼斯·沃斯特，南非总理（1966—1978）。

^[3] 曼德拉确实在狱中读过《沃斯特其人》这本书。虽然他认为沃斯特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和法西斯分子，但在和理查德·施滕格尔的交谈中，他相信沃斯特是个“有趣的人”：“他客观地谈论各种事物，你知道，他对黑人政治的了解有限。他充满了幽默感。”（纳尔逊·曼德拉 1992 年 12 月 23 日与理查德·曼德拉的谈话，CD12，约翰内斯堡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

^[4] 《十位政治领导人》（开普敦：桌山，1973）。

^[5] 进入监狱时，囚犯会有一张随身财物清单。囚犯携带的现金数量将记录于同名的账户

中（这不是银行账户，只是单独的簿记记录）。此后，任何以囚犯名字汇入监狱的资金将记录在该账户上，以其名字支付的款项也是如此。在获准离开监狱时，囚犯将得到账户上的剩余资金。

致司法部长（1978年10月23日）

[电报] [\[1\]](#)

送呈：ABO Security

事由：请求：序列号913：纳尔逊·曼德拉

[南非荷兰语] 1.收到上述姓名囚犯的请求，内容如下：

[英语] 请允许我给司法部长发一封急电，内容与我的家庭事务有关。

1977年5月15日，我妻子被驱逐到布拉德福特，她现在行动受到限制，而且找不到工作。

我女儿昨天前来探视，告诉我她已经在邻镇韦尔科姆找到工作，但那里在布兰德福特管辖区域之外。

我希望请求部长放宽限制，以便我妻子能够得到这份工作。

其次，南非警察对待我妻子的方式近乎迫害，我要求部长命令警察严格约束自己，依法执勤。

附言：我妻子未来的雇主是克里斯·哈廷医生。

据我所知，他是一名执业医生。

[南非荷兰语] 2. 等待您的决定。申请无效

结束。

罗本岛

[1] 曼德拉在他的监狱日志上写道，他的妻子和女儿津齐在 1977 年 6 月 4 日的探视中通知他，温妮已经在 1977 年 5 月 16 日被驱逐到奥兰治自由邦布兰德福特。温妮仍然可以探视，但她必须得到离开布兰德福特的许可。

致小女儿津齐·曼德拉^[1]（1978年11月26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我亲爱的津齐：

你没有说是否收到了我7月30日写的信。另外，我要求你发给我奥帕^[2]的生日，这样到时我就可以祝福他。请确认并告诉我这一信息。

我还收到了泽尼^[3]写来的一封信，可能是长时间以来她写得最好的一封信，内容充实、用词考究。对于像我这样远远地看着她发展的人来说，她的信（尤其是去年以来的）说明，她的词汇量和表达能力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从最新的来信可以看出，她又有了进步，这真的令我高兴。如果你给她打电话，请代我祝贺她。我很高兴地得知，你已接受了妈妈的建议，将前往修道院准备考试。我已经给你和奥帕寄去了最诚挚的祝福。我要再说一次：“祝你好运。”我相信，你能够轻松通过。

罗马曾有一位来自格里夸敦的修女伊丽莎白·蒂斯 [Thys，有时也拼写成Teyise]。我曾要求妈妈找到她现在的地址，以便表达对她姐姐桑娜去世的哀悼之情，桑娜是J.H.B.^[4]冯·维尔利大街著名的“蓝色珊瑚礁”饭店的老板，她在费用和食物上帮助了许多非洲裔学生^[5]；很遗憾的是，我和妈妈都没能到她的陵前吊唁。写信给伊丽莎白 [我们称她为“塔基”] 将是一种安慰，她和妈妈很熟悉。

我很高兴地听说，你与埃莉诺夫人^[6]会面，谈论你的教育问题。我希望你能在11月13日和14日前往约翰内斯堡见罗伯特爵士^[7]，确定关于家庭的事务。让伯利夫妇知道，他们至少没有失去你，你最终将登陆英

伦三岛，会令他们感到愉快^[8]。在英国学习将给你带来极大的好处，我希望你能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我们可以在此后讨论获得护照的问题。与此同时，请在妈妈下次来探视时提醒她注意这个问题。

你有时会做怪异的梦，这不是怪现象。你的童年是在严酷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这种紧张的生活自然会影响到你。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离开家、你、泽尼和妈妈时，你才3个月。

不过，随后的18个月里我经常见到你。从1962年8月到三年前你开始来探视，我们都盼望着见到对方。一想到你经历的种种，就让我惊骇不已。但是亲爱的，最重要的是你很好地面对挑战，生存了下来。你站在视野很好的十字路口上，可以清晰地看清前方的形势和远处的地平线。尽管我们遇到了各种困难，妈妈还是培养出了你和泽尼这两个聪明、坚强、温厚、友好的宝贝。这些特质主宰着你们的思想，影响着你们的行动。现在，妈妈像过去一样经历着艰难的时期。但这位出色的南非黑人女性有如磐石，能够照顾自己。请放轻松，我的宝贝，一切最终都会好起来。

你完全不用为预感的问题而担心。从你个人的情况看，这并不意味着你有超乎常人的预见能力，而根本不是什么魔法。认为你的这种能力是神赐予的，你周围的某些事件有着超出科学范围的隐含意义，都肯定是错误的观念。

举个例子，你梦见比扎纳^[9]的宝藏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我不在家，使你产生了各方面（包括财务）的不安全感。你希望住在宽敞的房子里，衣食无忧。外公C.K.^[10]家境富裕，疼爱你、泽尼和妈妈。他留下了很大的产业，从他死后，关于继承权的说法也很多。

身处这样的家庭环境，你深深纠结于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有时甚至是下意识的。恩加卡内夫人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也是你们的奶奶。在你的梦中，她成为你实现生命中最大理想之一（财务安全）的工具，也完全不奇怪。

乌龟和受伤的小鸟也可以有科学的解释。乌龟是一种温驯的动物，可以作为很好的宠物。它可能从主人手里逃跑，或者被人们很好地利用。同样地，鸟类也可能很温驯，因为鹰隼的追捕或者迫于受伤，栖息在你的手臂上。如果你始终为所发生的一切寻找科学解释，即便得出的是错误的结论，也会很安全。我讲的是不是有道理？还是像乡下来的ou

toppi?^[11]请催促泽尼和穆齐赶快动身^[12]，免得他们生锈得更厉害。我很想念你，盼望着见到你。献上满满的爱意和一百万个吻。

深爱你的Tata^[13]

津齐·曼图·曼德拉小姐，布兰德福特邮局，法塔卡勒黑人居住区802号

附言：请向修道院院长及其员工转达我的良好祝愿。妈妈和我非常感激她为你提供安静学习的机会。也许有一天，我们能面对面地向她致谢。爸爸

[1]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参见词汇表。

[2] 津齐的伙伴奥帕·西卡梅拉。

[3] 泽纳妮·曼德拉（1959—），曼德拉的次女，津齐的姐姐。

[4] 约翰内斯堡。

[5] 他谈到了 1970 年 12 月 1 日写给桑娜的信（参见第 178 页）。

[6] 埃莉诺·伯利夫人（曼德拉将她的名字拼写成了“Eleanor”，应为“Elinor”）。

[7] 罗伯特·伯利爵士（1903—1982），原伊顿公学校长，此时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任客座教授。

[8] 罗伯特爵士和伯利夫人为泽尼和津齐提供教育资金。

[9] 特兰斯凯的一个村庄，温妮·曼德拉的家乡。

[10] 哥伦布·科卡尼·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的父亲——参见词汇表。

[11] 南非荷兰语“乡下老头”之意。

[12] 泽纳妮和丈夫坦布穆齐·德拉米尼打算移居美国。

[13] 科萨语“父亲”之意。

致恩迪莱卡·曼德拉^[1]——曼德拉的孙女， 已故儿子滕比^[2]的长女（1979年1月21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我亲爱的Zukulu：^[3]

去年2月19日，我寄给你一张生日卡，祝贺你13岁的生日，这事仿佛发生在昨天。现在，我要再说一次：“生日快乐！祝你拥有美好的一年！”

我希望你和南迪^[4]都收到了我寄去的圣诞卡，也希望你们享受圣诞节假期。我还希望，你能写信告诉我这一切，可以吗？

我听说你已通过了第一级考试。伦尼婶婶从伊南达^[5]写信来说，今年你将在那里进行第二级课程的学习，我不知道你能否取得成功。向你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如果你在伊南达，请告诉我需要支付的总费用，以便我安排奖学金。在上一封信中，你要求我寄给你一件毛皮领子的皮夹克。我将你的要求转达给Khulu^[6]温妮。她遇到了很多麻烦，很容易忘事。但她很亲切，也非常爱你和南迪。虽然她没有工作，但将尽力寄给你想要的东西。

我总是想起两年以后的1981年，到时你就可以来探视我了。我渴望着见到你，恨不得那一天马上到来。

向你妈妈托科^[7]和爸爸菲尼亚斯^[8]转致我的爱。

菲尼亚斯的姓氏是什么？在克莱尔门特^[9]的地址是？我希望给他们寄一张圣诞卡，但不知道他们的地址。

同时，我希望你在今年拥有很多快乐和好运。亲爱的，献给你千万个吻和深深的爱。

深爱你的爷爷

恩迪莱卡·曼德拉小姐，由伦尼·曼德拉夫人转交

伊南达神学院，专用邮袋X54105，德班4000

[1] 恩迪莱卡·曼德拉（1965—）——参见词汇表。

[2] 马迪巴·滕比凯尔（滕比）·曼德拉（1945—1969），曼德拉的长子——参见词汇表。

[3] 科萨语“孙女”之意。

[4] 南迪·曼德拉（1968—），曼德拉的孙女，已故儿子滕比的小女儿。

[5] 夸祖鲁-纳塔尔省德班市的一个镇。

[6] 科萨语“祖父母”之意。

[7] 托科·曼德拉，滕比凯尔·曼德拉的妻子和两个女儿的母亲——参见词汇表。

[8] 托科的第二任丈夫菲尼亚斯·恩科西。

[9] 德班的一个区。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79年1月21日）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Mntakwethu: ^[2]

我很少像现在这样，害怕写信给你。我没有发现你12月26日的考试结果，这让我无法原谅自己。

在你来之前，我曾祝贺多位同事通过了这次考试，并对失败者表达了安慰，这更加深了我的负罪感。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但只是朋友。那是一种值得珍惜、需要培育的关系，可无论友情多么深厚，都缺乏一个男人和他的母亲，以及你这样的dade^[3]和特殊朋友之间的温柔与亲密。这种特殊关系带有某种密不可分的东西，要求我们遵循一种基本行为准则，不照此行事几乎是不可原谅的。你是否指责我的这个[?]错误[?]，恩古缇娅娜！^[4]我是否问得太晚了？去年我接受了15次探视、收到了43封信，其中有15封信来自你。我还收到了7张生日卡，以及海伦^[5]写来的生日贺信。我得到的探视次数比1977年多，信虽然比前一年多，但还没有达到1975年50封的纪录。那些美妙的探视经历和可爱的信件使周围的气氛变得相对愉快，前景也似乎更光明。

2月19日，你尽管显得很快乐，但脸色有点不好，你的眼中充满了爱意和温柔，总是在不经意中流露出来；这始终将我与你拉近。我对过去20年所享受的爱有着很深的认识，即便在病中也总能感觉到它的力量。10月29日，你穿着绿色连衣裙，看起来更加高贵、性感，我想你是幸运的，因为我没法抓住你的手，袒露心中所想。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个错过生活的旁观者。清早和你一起上

班，日间给你打电话，当你在家走来走去时拉着你的手、拥抱你，享受你做的可口菜肴，卧室里的难忘时刻，都让生活变得甜蜜。我忘不了这一切。2月12日，津齐暗示，她和你打算在她的生日来到这里。我盼望着那一天，就像第一次看到你们两人。但在那天早上，我却祈祷你不要来。

前一天，我在不知不觉中更加努力地工作。我以为眼睛会再次出卖我，就像津齐10月21日来探视时你所担心的那样。因此，你们没出现让我松了一口气。不过，我知道你们几天之内就将来到这里。亲爱的，那是多么美妙的时刻啊！唯一令我担心的是你体重下降得太多，已经危及健康。尽管很多人认为你看起来像诺班德拉^[6]的女儿，这很令人鼓舞，但你吓到我了。老实说，我不想再看到你因为饥饿而骨瘦如柴的样子。幸运的是，你优雅的服装和帽子挽回了局面，否则，愉快的一年就会有扫兴的结尾。顺便说一句，我喜欢你和津齐8月27日穿的卡其布服装。你看上去真的像刚冲泡出来的麦片粥一样鲜活。你的爱与奉献让我永远无法偿还，即便我能够在下一个世纪里分期付款，也不可能还清。我能说的就是，Nangomso!^[7]

关于泽尼^[8]的教育，我可能因为愤怒而给出了非常轻率的意见。我们应该经常询问她处理这一事项的方法。应该尽一切努力将她送走，即便穆齐^[9]还没有做好离开的准备，也要让她一个人走。继续给道格拉斯、伊斯梅尔^[10]和穆齐施加压力。

我希望津齐的健康状况能有改善。对于她的支气管炎，我建议不要使用任何抗生素，而要喝很热的茶。除此之外，她应该用喉刷涂孟德尔涂咽剂，这是穆罕默德·阿卜杜拉治愈我的方法。1970年，被支气管炎困扰了好几个月，但我使用热水或茶加上孟德尔的涂咽剂之后，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再得过。如果埃莉诺夫人^[11]解决了她考试注册的问题，就不用告诉我了。

如果你能筹到钱，那么一辆轿车对津齐来说绝对是很好的投资，尽管燃油已经越来越稀缺和昂贵。我完全赞同你对应该迁移到韦尔科姆的建议或含蓄暗示的立场。你被驱逐到那个地方，应该留下来。即便布兰德福特只是一个村庄，你现在也已经找到了立脚点，并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我不希望你从头开始，将一个山洞改建成住所。我被捕之后，你在J.H.B.^[12]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后来一切都有了改善。正如你的法律代理人告诉法庭和库切准将^[13]的，你抵达布兰德福特之后的一段

不寻常经历使生活变得非常困难。尽管如此，布兰德福特的情况也正在好转。如果你前往韦尔科姆，同样的过程还将重来一次。我重申，你应该留在现在的地方。克贾托^[14]和马基^[15]都没有来探视。

关于我的健康，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感觉良好。通过室内和户外锻炼，我保持着健康，B.P.^[16]也得到控制。你常常来看我，关于我生病的谣言不应该困扰你。茨万根达巴^[17]很尽责，我很吃惊他到现在还没有帮助津齐撰写家族史。你应该了解他的困难所在，免得津齐以为我们漠视她的请求。缺乏我们的协作可能使她气馁。我还不知道奥帕^[18]的生日。再次深深感谢你温暖的爱和关怀。我爱你，忠诚的达理邦加。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法塔卡勒黑人居住区802号，布兰德福特邮局9400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科萨语中表示亲密关系的一个词语。

[3] 科萨语“姐妹”之意，这里指温妮·曼德拉。

[4]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5] 最有可能的是指曼德拉的朋友海伦·约瑟夫（1905—1992），她是教师、社会工作者、反种族隔离及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6] 诺班德拉是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7] 在科萨语中，“Nangamso”一词用来表示对贡献超出职责范围的人的深切谢意。曼德拉有时候将其拼写为nangomso。

[8] 泽纳妮·曼德拉，曼德拉和温妮的长女——参见词汇表。

[9] 泽纳妮的丈夫坦布穆齐·德拉米尼王子，斯威士兰国王索布扎的儿子。

[10] 道格拉斯·卢赫勒，哈佛大学毕业的斯威士律师，20世纪50年代曾在曼德拉和奥利弗·坦博的律师事务所实习；伊斯梅尔·米尔（1918—2000），法蒂玛的丈夫，律师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11] 埃莉诺·伯利夫人的丈夫是罗伯特·伯利爵士（1903—1982），原伊顿公学校长，此时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任客座教授，曼德拉将她的名字误拼成“Eleanor”。

[12] 约翰内斯堡。

[13] 秘密警察头子。

[14] 马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15] 马卡齐维·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长女——参见词汇表。

[16] 血压。

[17] 曼德拉的侄儿。

[18] 津齐的伙伴奥帕·西卡梅拉。

致长女马卡齐维·曼德拉^[1]（1979年5月13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在你25岁的生日（5月1日），祝我亲爱的马基生日快乐！

25岁的感觉如何？我仍然记得，8岁的时候，我急着想要长大，想和父亲一样，头上长出一撮白发。可是现在，我努力地保持年轻，甚至试图在各种室内和户外运动中与年轻人一较长短。虽然不那么容易，但这是我非常享受的一种挑战。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你所要做的就是使用自己拥有的能量，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享受生命中的每一天。

你肯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这么长时间才给你寄去生日卡？前两个月，我的结膜一直发炎，不过已经得到了很好的治疗，很快将会见一位眼科专家。1976年，我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医生用的就是现在的治疗方法。他认为，就我的年纪而言，视力已经算是很好的了。这令我松了口气，终于能对你说声：生日快乐！Ukhule ude Ukhokhobe！^[2]海伦姨妈^[3]现在74岁了，仍然相当活跃。也许你可以比她更长寿。再一次祝你年年有今朝！关于你的学业，我很高兴地得知，你的第一次社会学考试得到了58分。我和约翰内斯堡扬·霍夫迈尔社会工作学校的霍夫教授^[4]和索姆拉洛先生^[5]很熟悉，但还没有荣幸见到马贝特小姐^[6]，请向他们转达我最良好的祝愿。我还很高兴地听说，海伦姨妈和史蒂夫叔叔给你写了信，希望你能及时给他们回信。对许多人觉得很小的事情加以注意，通常是良好责任感的标志之一。你应该认真培养这种习惯，将每周或者每个月的某一天用来写信。先打草稿，再检查错误、改进结构，总是更好的做法。

我希望你已经写信给梅蒙助学基金会^[7]秘书长，感谢他的组织帮助

你追求生命中最热切的梦想。请告诉他，没有他们的帮助，你几乎不可能继续大学学习。让他们知道，你计划在6月与他们见面，直接向他们道谢。你还应该感谢海伦姨妈的所有努力。告诉她，你打算在6月份的假期中与社会学家或者社会学学生在一起，以提高这个学科和英语的能力。

你也许可以要求她将找到合适人选的任务交给伊洛娜^[8]或者她（海伦姨妈）的邻居希拉。法蒂玛·米尔教授的地址是德班西德纳姆区（4091）本伍德路141号。她很乐意听到你的消息，我唯一的担心是，她可能要求你前往她任教的纳塔尔大学。

你可能会错误地认为，我是帮助你拿到奖学金的人。我所做的只是请求海伦姨妈与我在约翰内斯堡的一些朋友联系。我能肯定，他们将筹措必要的资金。但到那个时候，温妮妈妈已经通过我们的律师伊斯梅尔·阿尤布先生^[9]与梅蒙助学基金会取得了联系，阿尤布先生本人就是梅蒙^[10]的一员。这就是实情，他才是最值得你感谢的人。当然，你是否会做每个正派的受益者在当前状况下所做的事情，完全取决于你。

关于维拉卡齐博士^[11]的努力，你的强烈反应同样令我惊讶。温妮妈妈和他只想帮助你，并不想强加于你什么。我赞同你应该在F.H.^[12]完成第一个学位，然后到海外攻读荣誉和硕士学位。因此，你应该做的是通知她，签署表格并立刻寄回给他们；并要求她把那笔特殊助学金推迟到1982年领取。

我还高兴地得知，你和莫琳成了朋友。我曾经结识过住在奥兰多东区社区礼堂隔壁的前辈派克先生，不知道莫琳是否认识他。也许他就是莫琳的祖父，请向她转达我的爱。

泽尼^[13]的地址是斯威士兰姆巴巴内邮政信箱546号。她的官方姓名是拉·曼德拉·德拉米尼王妃，她和丈夫打算于今年前往美国学习。你说得对，她是一个和气的人。你是否读过津齐^[14]的文集^[15]？现在，南非的图书公司正在销售。遗憾的是，我还没有看到它，也不知道它的书名。我盼望着今年6月能见到你。与此同时，一定要刻苦学习，记住，我们都为你竖起大拇指。最重要的是，我们爱你，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好运！

献上我无尽的爱和千万个吻。

马卡齐维·曼德拉小姐，艾丽丝邮局，

附言：请寄给我你的近照，大小不要超过15厘米×20厘米，紧急！

顺便说一句，海伦姨妈本人是老资格的社会学家，拥有伦敦大学荣誉学位。

[卡片上打印的字：]

无论你是否庆祝

都希望

你能觉得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一切都是最完美的

[1] 马卡齐维·马德拉（1954—）——参加词汇表。

[2] 科萨谚语，意为“祝你长寿”。

[3] 海伦·约瑟夫（1905—1992），教师、社会工作者、反种族隔离与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4] 霍夫教授曾在扬·霍夫迈尔社会工作学校教过温妮·曼德拉。

[5] 温妮·曼德拉在扬·霍夫迈尔社会工作学校时的同学，后来成为福特海尔大学学院讲师。

[6] 一位朋友。

[7] 南非梅蒙联合会成立于 1965 年，为职业学校学生提供资金。

[8] 伊洛娜·克莱因施密特，曼德拉的朋友，为南非基督教会工作的活动家霍斯特·克莱因施密特之妻。克莱因施密特一家在温妮·曼德拉入狱时提供财政援助，1974 年温妮·曼德拉入狱时，曼德拉指定克莱因施密特为泽纳妮和津齐·曼德拉的法定监护人。

[9] 伊斯梅尔·阿尤布（1942—）曼德拉的律师——参见词汇表。

[10] 曼德拉所用的“梅蒙”一词可能指的是起源于南亚西部的穆斯林群体。

[11] 赫伯特·维拉卡齐（1943—2016），社会学教授。

[12] 福特海尔大学学院，位于西斯凯家园的艾丽丝——参见词汇表。

[13] 泽纳妮·曼德拉（1959—），曼德拉的次女，马卡齐维同父异母的妹妹。

[14]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曼德拉的小女儿，马卡齐维同父异母的妹妹。

[15] 津齐·曼德拉的诗集《我是黑人》（洛杉矶：教师协会出版，1978）。

[16] 科萨语“父亲”之意。

致罗本岛监狱长（1979年5月20日）

罗本岛监狱长

送呈：黑塞尔曼上尉

昨天，审查办公室通知我，我女儿津齐^[1]写来的信遭到扣留，理由是我这个月的限额已满。

我女儿很快将参加考试，她可能提出与此相关的问题，或者一些需要立刻处理的问题。因此，如果你能好心地尽快将这封信交给我，将其计入6月份的限额，我将不胜感激。

[签名：NR Mandela] 466/64

[另一侧用南非荷兰语写的注解] 建议同意他的请求，可以给他这封信。 [一名上尉的签名和日期] 1979年5月21日

[1] 津齐斯瓦·曼德拉，曼德拉的小女儿——参见词汇表。

致朋友、记者彼得·韦尔曼^[1]（1979年5月27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我亲爱的彼得：

收到你的电报，我高兴极了，尤其是知道我成了孩子的教父。

为人教父始终是份荣耀。^[2]首先，这使我真正成为了家庭的一员，在我目前的情况下，履行职责是充满快乐与满足感的挑战。这份荣耀意义非凡，我希望自己能配得上。非常感谢你，彼得！

当然，我目前的处境还很难（某些情况下甚至不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我将始终让孩子知道，我爱他们，始终想着他们。我衷心希望，你能尽快寄来一张不大于10厘米×15厘米的合影。如果不能给他们巧克力^[3]，让他们坐在我的膝盖上，和他们一起聊天、玩耍和唱歌，至少他们、爸爸和妈妈都能出现在家庭的相册里。当然，我也期待着你告诉我他们的全名、生日和一点家族历史。你和温妮过去曾试图告诉我，我是教父，并告诉我所有相关信息。但你的电报是第一个线索，再一次感谢你！

我希望你知道，在被监禁的这么多年来，各行各业的人们寄来了无数良好的祝愿，它们穿透了厚重的铁门和阴冷的石墙，给牢房里带来了光彩和春天的温暖。没有两条消息是相同的，每条都仿佛奏响了不同的音符。你的来信就是一个典型。老实说，有些时候（比如现在），我觉得整个世界，或者至少这个世界的大部分，都挤进了小小的牢房里。我

有相对多的时间思考和梦想；沉迷于某种参与感，以及比过去更多的朋友。你的电报吸引着我越过波涛汹涌的大海，奔向黄金城^[4]，从我看到的许多照片中，它似乎在许多方面都有改变，不再是我曾经熟悉的那座城市了。

有几个贫民窟已经被清除，根本的社会问题被迁移到了其他地方^[5]。在这一过程中，美好记忆中珍藏的一些可爱角落和巢穴已经被摧毁，那些希望有朝一日能将棚屋变成神殿的人肯定又开始建设新的圣地了。

在清理后的区域里，满目尽是体现财富、权力的现代化建筑和摩天大楼，而城市中星罗棋布的宽阔公路使相隔甚远的外围区域变得比以前更近。在经济、行政、教育和许多艺术领域，渴望以非常规方式生活的新面孔走到前台，加剧了代沟。年老的悲观主义者则不断地四处张望，唯恐食腐的鸟类注意到死神即将来临。

说到J.H.B.^[6]，不禁让我想起1955年渡过Kei^[7]回到生长的乡村时的情景。我们年轻时，那里的山坡上覆盖着稠密的灌木丛。在下面的山谷里，尤其是河岸上，有几棵高大的树木，我以为它们永远都会矗立在那里。除了扎米^[8]的深爱之外，那丛灌木是我孩提时最靠近天堂的地方。你是否曾经穿着帅气的马裤，足登闪亮的靴子和马刺，骑着小马纵情奔驰，在猎犬的叫声中猎捕狐狸？有了这样的经历，你才能理解我们在那丛灌木里的感觉。俯拾皆是的野果、各种各样的小猎物和野生动物、野蜂、充足的淡水与鳝鱼，使这片灌木林几乎吸引了村庄里所有的男孩。

我们猎捕野兔、艾虎、鹧鸪和鸽子，下水捞鱼。即便在我上寄宿学校时，也要在假日回到灌木林，享受追逐的快乐。我早期在约翰内斯堡的密集活动，以及它的名胜，从没能从我心头上抹去少年时的愉快记忆，我经常想起灌木林和Veld^[9]。我在离开15年之后回到家里，第一个去探访的地方就是那片灌木林。那是一个春天，植被都是绿色。灌木林的景色大多已经不再。曾经高耸在河岸上的大树要么消失，要么干枯了，即便是仍然健硕的，看上去也不复当年的气势了。山谷里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新灌木。我想起了一位英国诗人曾经说的“.....改变，新秩序正在形成，上帝处处显灵，唯恐良俗变坏，让世界狰狞。”^[10]我已经将近40年没有读这首诗了，也许混淆了文字的顺序^[11]。可是，那正是我考察儿时天堂时涌上心头的話。当我看到约翰内斯堡的照片时，虽然没有那么强烈的怀旧情绪，但也让我对曾经的世界有类似的缅怀。

我盼望着有一天能见到你和家人。与此同时，接到你的电报后，我特别想念主街^[12]。

黑兹尔曾和你一起工作，如果你仍能见到她和海米，向他们转达我的诚挚问候。紧紧地握你的手。

你诚挚的纳尔逊

彼得·韦尔曼先生，约翰内斯堡主街171号

^[1] 彼得·韦尔曼（1941—2001）在《兰德每日邮报》担任副主编时认识了曼德拉。他曾开车送曼德拉的女儿泽纳妮及津齐斯瓦前往斯威士兰的学校。

^[2] 韦尔曼给曼德拉发了一封电报，要求他做女儿艾米莉的教父。

^[3] 当艾米莉·韦尔曼在曼德拉获释后与其见面，曼德拉告诉她，他对没能给她寄去巧克力而感到抱歉。（艾米莉·韦尔曼 2017 年 9 月 6 日写给萨姆·文特尔的电子邮件）

^[4] 约翰内斯堡被称为黄金城，因为它起源于 19 世纪的金矿小镇。

^[5] 为了按照种族隔离人们，种族隔离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包括分离居住区的《种族区域法》。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直到 80 年代初，南非指定了白人居住区，强迫黑人搬离这些区域。最著名的迁移行动之一是靠近约翰内斯堡CBD的混合居住区索菲亚镇，约翰内斯堡的数千居民搬迁到了新的索韦托镇。

^[6] 约翰内斯堡。

^[7] “河流”。

^[8] 温妮的名字之一。

^[9] 南非荷兰语“田野”之意。

^[10] 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 1838 年的诗作《亚瑟王之死》。

^[11] 他的引用实际上非常接近。原作是“旧秩序已经改变，新秩序正在形成。上帝处处显灵，唯恐良俗变坏，让世界狰狞”。

^[12] 约翰内斯堡的一条街。

致艾伦·帕顿^[1]——作家，自由党领导人， 曾在里沃尼亚审判中做证（1979年7月29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信的开头用南非荷兰语加的注解] 拒发。反对艾伦·帕顿

亲爱的帕顿博士：

这是过去15年里我第三次试图与你联系。在每年可以写超过两封信时，我立刻先给你写信，感谢你在1964年6月充满鼓励的回信。在那个时候，像你那么勇敢可不容易，没有人能忘得了那种激励。

在第二封信中，我表达了对你首任妻子去世的哀悼。我指出，那场悲剧发生在你的朋友卢图利酋长去世之后不久，肯定难以承受。我提到了布朗一家^[2]、库珀一家^[3]和已故的埃德加·布鲁克斯博士^[4]，并请求你向他们转致我的诚挚问候。

我希望这些信都送到你的手中，你长时间的沉默是因为事务缠身。如果你没有收到这些信，认为我们的感激之情不甚强烈，我也无法指责你。我已经预先采取措施，以挂号形式寄出这封特殊信件，确保它能送达。

当我和一位朋友访问布朗夫人的家时，她为我们送上了咖啡和涂上黄油的烤饼，新鲜柔软的饼入口即化。将近20年过去了，对那次拜访的记忆并未褪色。我只见过库珀夫妇一次，那是在他们德班的家中。虽然我相信他们不管在哪里都不会停止活动，但听到他们已经移民的消息还

是感到很遗憾。他们在教育和文学领域的贡献令人钦佩，这样离开肯定在多个方向上弱化了他们的学派。实际上，我第一次听到他们移民是在打算购买他们关于非洲资产阶级的著作^[5]时。遗憾的是，监狱署批准的书店不知道这本书^[6]。虽然我一直没有荣幸见到布鲁克斯博士，但我们这一代土著行政专业（那个专业当时的名称）的学生^[7]都听说过他的大名。他被广泛承认为该领域的权威。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感到非常遗憾，如果你能向他的家人表达我的慰问，我将不胜感激。

去年3月，妻子告诉我，你到布兰德福特探望了她。即便我们在约翰内斯堡情况最好的时候，这种来访也总是给我们留下极好的感觉。现在，这显得特别重要，知道我们的许多朋友有勇气和时间前往布兰德福特^[8]，给这个家庭带来良好的祝愿，我特别高兴。我还愉快地得知，你帮助我的儿媳雷恩^[9]重返学校。我只在她1974年前来探视时见过她一面，她是一个亲切、怀有雄心的孩子，渴望受到教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希望她不会让爱她、鼓励她的人失望。不久前，我读到你在1月31日的《淑女》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谈及你在布兰德福特访问津齐^[10]的情况。不幸的是，我无法保留它，或者记下笔记。不过，这对我来说是个很有说服力的故事，也是对年轻女士们的一针兴奋剂。由一位著名的资深作家推荐给《淑女》的读者，是对津齐的恭维，当我读到最后一行时“大喜小忧”。

看到你的评论前几天，我阅读了本月《读者文摘》上的一篇文章。该文试图分析我国业余作家面临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作者引用了各种出版物收到的稿件数量和接受的稿件数。文中提及的杂志包括《淑女》，该杂志1977年收到了大约700篇虚构类文件。据作者说，《淑女》只发表了其中的50篇，大部分来自海外。有鉴于此，我认为津齐的努力引起对稿件如此精挑细选的杂志的重视，是很重要的。我将天天把手洗干净，等着见面时紧紧地握你的手。

因为我们有许多好朋友，他们的支持和鼓励已成为了巨大的灵感源泉，津齐在这种激励下，敦促明天“快快到来，我热切地等待着你”。

我们的家庭遇到了许多问题，其中一些你是知道的。以我现在的处境，很难处理这些个人问题。当这些问题的范围超出了第一级亲属时，干预起来就更加困难。但如果希尔克雷斯特新^[11]和布兰德福特之间的道路两侧塌陷，出现凹坑，我将尽一切努力将它修好，清理任何碎石，不让它们阻止标志着我们两家之间关系的爱与善意自由通行。在这个时

刻，我特别希望你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我不知道近17年你发表了哪些作品，也没有办法知道。我能告诉你的就是，我相信你不会无所作为。实际上，去年我听说一所美国大学已经授予你荣誉博士学位^[12]。虽然我没有得到这件事的其他信息，但还是很高兴。你完全配得上这样的荣誉，它不仅属于个人，还有更广泛的意义。首先，它说明你的努力没有白费，即使在持续干旱和令人窒息的杂草中，你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耕种，“收获也许迟来；但绝不会落空”。向你和你的妻子，以及上面提到的朋友，献上我的爱和最诚挚的问候。

[签名：NR Mandela]

艾伦·帕顿博士，纳塔尔希尔克雷斯特新3650 邮政信箱第278号

[1] 艾伦·帕顿（1903—1988）——参见词汇表。

[2] 布朗一家是自由党成员。

[3] 希尔达·库珀（1911—1992），社会人类学家，她的丈夫利奥·库珀（1908—1994）是社会学家。他们为纳塔尔（现夸祖鲁—纳塔尔省）自由党的创立提供了帮助。

[4] 埃德加·布鲁克斯（1897—1979），南非自由党政治家，历史学教授和作家。

[5] 利奥·库珀，《非洲资产阶级：种族、阶级和政治》（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65）。

[6] 这本书在南非是禁书。

[7] 曼德拉指的可能是他在福特海尔大学学院修读的一个科目，1939—1940 年他在那里上学，后因为参加抗议行动而退学。

[8] 布兰德福特到约翰内斯堡的车程约为 350 千米。

[9] 罗斯·雷恩·“伦尼”·曼德拉，曼德拉之子马克贾托的妻子。

[10] 津齐斯瓦·曼德拉，曼德拉的小女儿——参见词汇表。

[11] 帕顿住在纳塔尔（现夸祖鲁—纳塔尔省）的希尔克雷斯特新。

[12] 帕顿一生中获得了 12 个荣誉博士学位，包括耶鲁大学和密歇根大学。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79年9月2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我亲爱的妈妈：

我已经提交了两封发给恩谢科^[2]的电报，要求他就紧急家庭事务探视我。其中一封发往库努村，另一封发到了希特贝的地址。我希望他立刻采取行动。

我完全支持你关于琼古兰加^[3]的立场，从上一次见到你之后，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当然欢迎每个让你出外旅游、逃脱生活中被迫接受的限制的机会。但是，我不赞成你为了咨询而到Dbn^[4]去。即便这次特殊旅程的费用已经支付，此类旅行对我们全家来说也太昂贵了.....

至于雷吉^[5]关于你应该做一些研究工作，不要担心奥本海默医院工作的结论，我自己也不清楚，因为我不知道相关的细节，特别是你的财政状况。但他做出的建议你应该认真研究。如果这个提议带来了特别的问题，应该与他讨论.....

听说有人从Pmburg^[6]不远千里来看望你，我很欣慰。显然，比格斯医生是著名的骨科医生，他的妻子和 [科林]·霍尔夫人都是省内外有名的人物。如果你再次遇见他们，请代我拥抱他们。

彼得·韦尔曼是否收到我5月27日的信？^[7]你也许无法核实恩加卡内先生（大马利科2850，邮政信箱118号）是否收到1978年6月的信。

从我到这里以后，这是第一次没有给克贾托^[8]寄生日卡。我不认为

这有很大的用处了。你可能知道，马基^[9]回到F.H.^[10]，除了她认为很难的统计方法之外，已经考完了其他科目。她很想在J.H.B.^[11]找一份工作。虽然她准备和克贾托同住，但我建议她在城里找人同住，以便加强英语能力^[12]和各方面的知识。

你认为1979年是妇女年^[13]，这相当正确。妇女界似乎正在提出要求，这个社会不辜负她们对性别平等的呼吁。法国的西蒙娜·韦伊女士在可怕的经历中生存下来^[14]，成为欧洲议会主席，而玛丽亚·平塔西尔戈则执掌葡萄牙政府。从报告中看不出谁在领导卡特家族，有些时候，卡特家的罗莎琳^[15]似乎才是掌门人。我几乎不需要提起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名字，尽管她的全球帝国已经崩塌，但从二战中崛起而成为第三强国，英国在许多方面仍是世界的中心，发生在那里的事情吸引着远近各地的注意力。

英迪拉^[16]提醒我们，过去20年里，亚洲产生了不止两位女总理，这方面足以作为欧洲的榜样。事实上，她还可以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就出现过许多女性统治者。西班牙的伊莎贝拉女王、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她到底有多伟大，我不知道）、巴特罗克瓦女王曼塔蒂希，此外还有许多。但是，这些人母仪天下只是因为继承。今天，聚光灯下的妇女们都是凭借自己的努力登上巅峰的。对这些人来说，1979年是个收获的年头。

马塔拉拉^[17]的案例令人感动，强调了其他人不易察觉的生活悲剧。每年7月18日，我都会想起她，希望这种心灵感应能够将远隔千里的我们联系在一起。请向她转达我的爱和祝贺。

8月16日，骨科医生布赖滕巴赫检查了不时困扰我的右脚跟。我将在埃德尔施泰因医生下次轮值本岛时与他进一步讨论。那天早上，狱方用“迪亚斯”号送我去C.T.^[18]，海况恶劣，虽然我在甲板上找到了遮蔽，但似乎下起了雨。^[19]小艇在波浪中无休止地颠簸着，罗本岛到开普敦的中途，似乎有一群恶魔在横冲直撞，“迪亚斯”号被抛向空中，仿佛打开了一千副镣铐。我紧盯着几步之外的救生圈。我和救生圈之间大约有5名警察，其中两个年轻人和我孙子的年纪差不多。我对自己说：“如果出了事，这艘快艇沉没了，我将犯下在地上的最后一宗罪，等到了圣城再真心忏悔。我将踩过所有人的身体，第一个拿到救生圈。”幸运的是，灾难没有发生。

但是亲爱的妈妈，我能告诉你什么？你才45岁，可是和我们独坐在城南的旷野上时相比，你变了很多。

记得我们招待格威格威和其他人之后的夜里吗？尽管青春已从你的血脉流失，曾经光彩照人的面庞上出现了时光侵蚀的印记，50年代令你如此性感的肤色也不断褪色，但你却变得更令人钦敬，让我更想紧拥着你。你拥有一位母亲应有的一切。生日快乐，亲爱的妈妈！我爱你！

忠诚的马迪巴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布兰德福特邮局9400，法塔卡勒黑人居住区802号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恩谢科（又名邦比兰加）是特兰斯凯大酋长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的兄弟。

[3] 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国王（1928—1986），特兰斯凯家园大酋长，特兰斯凯反对党民主进步党领袖，该党反对种族隔离统治——参见词汇表。

[4] 德班。

[5]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1917—1993），曼德拉的朋友、前律师合伙人和ANC主席——参见词汇表。他的中名是雷金纳德，曼德拉称呼他为雷吉。

[6] 彼得马里茨堡。

[7] 参见第 338 页的信。

[8] 马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9] 马卡齐维·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长女——参见词汇表。

[10] 福特海尔大学学院，位于西斯凯家园的艾丽丝——参见词汇表。

[11] 约翰内斯堡。

[12] 马卡齐维的母语是科萨语。

[13] 四年前，联合国将 1975 年命名为国际妇女年。

[14] 西蒙娜·韦伊是大屠杀的幸存者。

[15] 罗莎琳·卡特（1927—），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夫人。

[16] 英迪拉·甘地（1917—1984），1966—1977 年以及 1980—1984 年的印度总理。

[17] 阿德莱德·坦博（1929—2007）的昵称，她是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曼

德拉原律师合伙人、ANC主席奥利弗·坦博的妻子——参见词汇表。坦博一家流亡伦敦。

[18] 开普敦。

[19] 罗本岛的犯人不定期地被送往开普敦见专业医生。

致刑事与警察部长（1979年9月4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罗本岛指挥官

送呈：博塔准将

如果您能批准随附的致刑事部长的信，并通过正常渠道转交给他，我将不胜感激。

[签名：NR Mandela]

1979年9月4日

尊敬的L.勒格朗热先生^[1]

刑事与警察部长，比勒陀利亚

亲爱的阁下：

过去十年间，我们罗本岛上的政治犯曾多次向政府陈述，我们应该获释，在获释之前，则应该享受政治犯的待遇。

我们第一次提出这样的请求，是在1969年4月22日写信给时任刑事部长P.佩尔塞先生^[2]时提出的，我们在信中陈述了自己的论据。尽管1971年我们书面提醒他，但佩尔塞先生甚至没有礼节性地答复我们的信。我们向您的前任J.T.克鲁格先生再次提出这一事项，但他和佩尔塞先生一样没有回复。

1973年，我们在这一主要诉求中增加了监狱署中引入非种族主义管理的要求。我们当时并非要求一个由黑人控制的机构，而是一个择优录用监狱管理人员、没有种族偏见的机构，现在，我们的要求依然如故。

我们进一步要求，按照1977年《日内瓦公约》（该条约已被世界各地的文明政府接受）的条款，给予行动中被逮捕的所有民族之矛成员政治犯地位。我们还敦促您的政府，允许将政治犯（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关押在同一个监狱里。根据这个请求，我们要求立即将白人政治犯从比勒陀利亚监狱转到本岛。

我们请求被承认为政治犯，将包含如下权利：

- 1.接受家人、朋友和亲戚的接触式探视。
- 2.在减刑、假释或缓刑时得到释放。
- 3.与岛上其他政治犯自由结合，终止囚犯之间的相互隔离。
- 4.允许得到收音机和报纸。
- 5.不限数量地收发家人、亲戚和朋友（不管肤色或政治归属）的信件。
- 6.在得到承认的本国或外国教育机构学习任何课程或科目。
- 7.训练某些技能或手艺。
- 8.从任何慈善机构或个人得到用于个人用途的现金，允许用于或者转给没有钱的人。
- 9.得到所有未被取缔的书籍和其他出版物。
- 10.撰写和出版书籍、回忆录和论文，允许记日记。
- 11.无种族差别的伙食，在推出这种伙食之前，允许按照我们的意愿购买此类食物，数量不限。
- 12.根据个人能力和品味购买日用品和卫生用品，终止将政治犯分组、阻拦他们完成上述行为的做法。

13.在岛上自由走动。

14.根据个人品位购买和穿着便服。

15.与法律代理人联系，可以在监狱署不直接或间接干扰的情况下进行法律咨询，享有囚犯与法律代理人特许通信的权利。

众所周知，触犯普通法的囚犯，其中许多人犯有最可憎的罪行，都允许获得接触式探视、收音机和报纸。他们在减刑、假释或缓刑时获释。而仅仅因为反对种族主义政策，争取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和尊严就获刑的政治犯却得不到这些特权。

我们为自由和平等所做的斗争并不是南非独有的。1969年4月22日的信中就引用了南非白人反对英国统治的斗争。他们通过暴力寻求政治上的变革，但和我们不一样，虽然他们以叛国罪入刑，仍被当成政治犯对待。

待遇上的不一致显而易见，是公然的种族主义行径。现政府上台后不久，就释放了罗比·莱布兰特^[3]和其他在战争中勾结外国势力而被判叛国罪的人。

黑人与白人政治犯的区别对待更引人注目。60年代中期犯有破坏罪的白人学生在服完刑期之前就获释出狱。^[4]相反，对1976年示威期间被监禁的黑人学生和青年就没有这样的优待。这些示威活动是自发的，有着充分的理由，是这个“政府”在非洲裔学校中实行不公正、不受欢迎的措施引起的。^[5]那些措施后来被撤销，正是因为国家默认推出它们是种错误。荒谬的是，蒙冤的年轻人仍然在铁窗之后。

我们确信，对1914年叛乱的参与者以及二战中叛国活动的宽大，显然是因为他们是白人。

从60年代初起，除了大约40名白人之外，政治犯中黑人占据压倒多数。显然，对于挑战白人至上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歧视政策的黑人，政府不愿意给予政治犯地位。

我们都是某种并非自己造成的局势的受害者，并将现在国内盛行爆炸性局面的全部责任归于政府。也只有政府，才有力量阻止即将到来的民族灾难，警告你们不要只为了保护种族压迫而将国家拖入内战，是我

们的神圣职责。

政府是时候修改对政治犯问题的整个处理方法了，尤其是最近政府高级发言人和内阁部长们已经发表了谴责种族主义，呼吁不论肤色的全人类平等的声明。如果我们得到的信息是正确的，政府的意图不仅是为了宣传，那么他们的政策看起来有所转变。这更能支持我们对政治犯待遇的要求。

而且，对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歧视性政策和剥夺黑人基本人权的每个案子，国家都应在法院中予以重审。强加在我们身上的刑罚（从5年到终身监禁）至少可以说是非常野蛮的。对种族歧视的反对者判处徒刑是对正义的践踏。为此，我们敦促政府建立一个独立司法小组，重新审视我们的判决。我们当中许多人已经入狱超过十年，有些甚至长达17年。即便在监狱里一年都是生命中的损失，更遑论17年了。

我们再一次向您提出交涉，希望您能紧急、严肃地关注此事，并适时将您的决定通知我们。

您忠实的，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签名：Raymond Mhlaba]
雷蒙德·莫翰拉巴

[1] 路易斯·L. 勒格朗热（1928—1991），1979—1980 年任刑事部长，1979—1982 年任警察部长——参见词汇表。

[2] 参见第 71 页的信。

[3] 西德尼·罗比·莱布兰特（1913—1966 年）是南非重量级拳击冠军，曾接受德国军事情报机关领导，化名“罗伯特·莱布兰德”。他是德国—爱尔兰裔南非布尔人。

[4] 参见 1969 年 4 月 22 日的信（第 71 页）。

[5] 学生抗议的是《南非荷兰语媒体法令》，该法令要求所有黑人学校在授课中南非荷兰语和英语各占一半，有些课程仅使用南非荷兰语授课。

致罗本岛指挥官（1979年11月19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罗本岛指挥官

送呈：博塔准将

如果您能好心地批准随附的写给监狱署长的信，我将不胜感激。上述信函及附件的内容不言自明。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1979年11月19日

尊敬的L.勒格朗热先生

刑事与警察部长，比勒陀利亚

亲爱的阁下：

1.根据监狱规章制度，我每月有权接受两次探视。过去两年间，我妻子试图利用这一特权，但没有成功。1977年5月，她从约翰内斯堡被驱逐到布兰德福特，现在受到了1950年《国内安全法案》条款的限制。尽管监狱署很乐意批准她进行为期两天的探视，但布兰德福特地方法官拒绝批准她离开该地区超过一天。因此，她无法连续两天来到岛上。我相信反对她进行为期两天探视的意见来自南非警察，去年2月，我与秘密警察负责人库切准将讨论了此事。不过，他向我保证反对意见不是来

自S.A.P.^[1]；那是司法部门独自做出的决定；我接受了这一保证*。

四个月以前，我把这件事交给了监狱署长，希望他能提交司法部长处理。我还要求，在关于这个问题的决策出台之前，我妻子的每次探视都应该延长到至少一个半小时。目前，署长还没有回复我的请求。当我知道妻子打算在这个月17日和18日探视的时候，我交给指挥官一封急电，请求您安排同僚司法部长，指示地方法官允许我妻子在上述日期探视。但指挥官没有发出电文，并解释了理由。不出所料，地方法官仅允许我妻子在17日前来看我。但是，根据我的要求，监狱署将探视延长了一个半小时。

我必须补充一点，延长探视时间是特殊措施，可能给管理机关、我妻子和我带来意外的问题。因此，如果您能尽快与司法部长讨论整件事情，我将非常感谢。与此同时，我妻子申请下个月25日和26日探视，我渴望着在那两天里见到她。

2.我还必须请您注意地方法官在妻子探视我时强加的一个条件。他坚持，我妻子应该乘坐飞机来往于布隆方丹和开普敦之间。他很清楚，我妻子不能在布兰德福特工作，过去两年都处于失业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上述条件使她难以前来探视。因此，如果您能与同僚处理这个问题，我将不胜感激。

3.我希望您研究的最后一点是我写给妻子的信在途中的处理方式。她告诉我，许多信送到她手里时都是残缺不全或者难以辨认的。据她所说，有些信似乎用化学药品处理过。我相信这是秘密警察实施的测试所致，他们想确认信中是否包含不可见的内容。我在过去17年里都从狱中写信给妻子。如果警察从来没有从那些信中找到任何秘密信息，也就意味着我不会利用通信透露消息。在这种情况下，警察继续污损信件就不合理了。这种做法随心所欲地用到了我们的私人信件和客户与法律代表之间的特权通信上。在1979年10月29日的信中，妻子告诉我来自一位德班律师，处理特权事项的信也有类似残缺现象。我将这件事交到您的手中，相信您不知道这种做法；并希望您能立刻引起重视。

您忠实的， [签名：NR Mandela]

*附言：我妻子的法律代表向司法部长请求放宽这一限制，但没有成功。

[签名：NR Mandela]

这封写给曼德拉小女儿津齐斯瓦的信从未寄出。它是在南非国家档案与记录局发现的，狱警在上面注明：“囚犯曼德拉附在圣诞卡中的信将不会寄出，但贺卡可以寄出。囚犯没有得到这封信被拒发的通知。他没有得到在卡中附信的许可。我于1979年12月20日和杜普里兹准将讨论了此事，他赞成这个决定。将它放入曼德拉的文件中。”

[1] 南非警察。

致小女儿津齐·曼德拉^[1]（1979年12月9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我亲爱的津齐：

我有时候很想知道，我们的拳击馆发生了什么，在奥兰多东区，那里曾被称作“圣约瑟夫”拳击馆。那所学校和D.O.C.C.^[2]的墙上写满了甜蜜回忆，在很多年里给我带来了快乐。当我们50年代初在D.O.C.C.训练时，俱乐部里有业余和职业拳击手，也有摔跤选手。管理俱乐部的是约翰内斯（斯基普·阿多尼斯）·莫罗西，他是前冠军和能干的训练师，了解这项运动的历史、理论和实践。

不幸的是，50年代中期，他开始玩忽职守，长时间远离体育馆。

因此，拳击手们造反了。我两次平息了事态，但当斯基普没有理会拳击手的反复抗议时，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一次，我完全无法协调各方。拳击手们离开D.O.C.C.，在圣约瑟夫开了自己的拳馆。滕比^[3]和我与他们一同离开。西蒙·查巴拉拉（现在国外）担任经理，明星拳击手当然仍是杰瑞（乌伊尼亚）·莫洛伊，他后来成为了TVL^[4]轻量级冠军，也是全国冠军的有力竞争者。除了杰瑞，我们还造就了另外三名冠军：埃里克（“黑家伙”）·恩特塞莱，他从莱斯利·坦吉手中夺得了全国羽量级冠军；德兰士瓦蝇量级冠军弗雷迪（“战斧”）·恩吉迪以及后来夺得同一称号的队友约翰内斯·默科特迪。还有其他一些大有前途的选手，例如蝇量级拳手彼得，他为我们建造了家里的车库。彼得来自布隆方丹，是杜布假日学校的学生。滕比是个很优秀的拳击手，有时我坐到半夜三更，等待他从兰德方丹、弗里尼欣^[5]或其他中心比赛归来。我和拳击馆的伙伴们是关系密切的大家庭，当妈妈加入时，这个家庭变得

更为亲密。杰瑞和埃里克甚至在我没有空时开车送妈妈，整个拳击馆的人都出席了我们的订婚派对。

顺便说一句，弗雷迪在我们事务所里担任文员。他很安静可靠，受到大家的一致喜爱。但在一个圣诞夜，我返回办公室，发现有个人无助地平躺在过道里，那正是弗雷迪。他的样子把我吓坏了，我急忙带他去看医生。那个庸医打量了他一眼，向我保证这位冠军没事，只是需要更多的睡眠。他屈从于通常的圣诞节狂欢，过度放纵自己。我很放心地开车将他送到OE^[6]的家。对了，我应该告诉过你，在D.O.C.C.争端期间，斯基普曾指责杰瑞在背后捅刀，就像马克·安东尼背叛朋友凯撒那样。滕比当时只有9岁，他问道，安东尼和凯撒是谁？斯基普的解释是*“别告诉我们死人的事情”。如果我没在那里，斯基普可能已经把这孩子的肠子掏出来了，他当时愤怒至极。他恶狠狠地向我抱怨滕比的无礼。我提醒他，在家里我是家长，掌管着家务事。但在拳击馆里，我没有这样的权力；滕比已经付了会员费，我们完全平等，我不能给他下任何命令。

我们在拳击馆大约待上一个半小时，晚上9时左右到家，疲劳不堪且身体里几乎没有一滴水。妈妈会给我一杯新鲜的冷橙汁，晚餐还有精心准备的酸奶。那些日子里，妈妈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显得容光焕发。家里就像个蜂窝，挤满了家人、老同学、Bara^[7]的同事、拳击馆成员，甚至有些客户都到家里与她谈天说地。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她和我就像度蜜月。我悄悄地拒绝了任何使我在下班后远离家庭的活动。但她和我相互警告，我们活在借来的时间里，困难很快就会来敲门。不过，我们和好朋友共度美好的时光，没有太多的时间自怨自艾。那段时期已经过去二十多年，回忆起来却恍如昨天。

但是，亲爱的，这封信不是关于拳击馆老伙伴、校友和社会工作甚至妈妈的，而是写给一位可爱的年轻女士的，她的形象始终在我的脑海里，勇于进取的她让妈妈和我因为人父母而自豪。当我写这封信时，她和姐姐的照片就放在左边的书柜上，两张照片并排摆放着，搭配一串简单的蓝色念珠作为装饰。这串珠子有着情感上的价值，提醒我记住我们通过“忧伤圣母堂”^[8]与天主教会的联系。那位年轻女士正是我们的曼图·诺布托·津齐女士，也就是你，Nkosazana^[9]。

12月23日，你就将满19岁，我为你献上爱和祝贺。妈妈告诉我，你那个礼拜天将到这里来，我抱着极大的期待。在那之前，我会一直祈

祷。有人曾经说过，幸福的伴侣会得到幸福的孩子，幸福的孩子造就幸福的家庭和幸福的国家。祝你拥有这一切，曼图。

再一次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亲爱的，献给你无尽的爱和千万个吻。

爱你的Tata^[10]

津齐·曼图·诺布托·曼德拉小姐

奥兰治自由邦，布兰德福特邮局9400，法塔卡勒802号

* 你哥哥反击了。

[1]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参见词汇表。

[2] 唐纳森·奥兰多社区中心是索韦托的一个社区组织，举办舞会、音乐会和拳击赛。该中心由唐纳森信托基金出资，优异服务勋章获得者詹姆斯·唐纳森中校于1936年创建，旨在“提高南非黑人地位，改善其生活条件并消除障碍；全面为其谋求福利和改进”。纳尔逊·曼德拉曾于20世纪40年代及50年代在该中心训练拳击，并和他的长子滕比在那里度过了多个夜晚。

[3] 马迪巴·滕比凯尔（滕比）·曼德拉（1945—1969），曼德拉的长子——参见词汇表。

[4] 德兰士瓦。

[5] 这两个地方与约翰内斯堡均有50—60千米的距离。

[6] 奥兰多东区。

[7] 约翰内斯堡索韦托的贝拉格瓦纳思医院，温妮·曼德拉曾在那里进行社会工作。

[8] 忧伤圣母堂是津齐斯瓦上的斯威士兰罗马天主教寄宿学校。

[9] 科萨语“小姐”之意。

[10] 科萨语“父亲”之意。

致罗本岛监狱长（1979年12月23日）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罗本岛监狱长

送呈：哈丁少校

所附的写给我妻子的信（日期为1979年12月9日）是审查办公室退还给我的，指示我重写，略去整个第一页。如果您能安排这封信原封不动地寄给我妻子，我将不胜感激。他们反对的这一页没有任何句子或者单词可以合理地解释为反对政府政策、监狱署，或者威胁国家安全、违反纪律。

这封信讨论了与我女婿相关的家庭问题，是对我妻子随附信件（日期为1979年9月23日）的回复，第3页和第4页上出现的相关段落已经用红色墨水加了下划线。同一批审查人员批准了那封信（特别是这一段落），将其交给我。如果您读了这段话，就很容易了解，我所做的评论目的是说服我妻子从更宽的视野去看待问题，不要过于苛刻地评判当事人。我敦促她集中考虑所涉事件中创造性、积极的方面。

我不知道岛上的审查人员是否精通我妻子写信所用的语言。但在您的办公室里，有能够透彻理解这门语言的人，您完全可以自由地让他们为您做个解读。

我必须提醒您注意，以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写信简直是一种折磨。尽管脚跟的情况迅速好转，我仍然无法舒服地坐在桌边。每当我试着这么做，脚后跟就开始肿胀。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您不要强迫我重写这封信。

我还必须请您注意，我们曾反复请求审查人员不要用圆珠笔标记退回的信件，而使用铅笔。这样做的好处是，当囚犯向上级官员申诉成功时，就没有必要费力地重写同一封信。据我所知所信，过去岛上的几乎每一位指挥官都认识到，这一请求是合理的，很乐意予以批准。相当一段时间里，审查人员都遵照这个程序，但现在又回到了过去的做法。

我相信，您将尽快认真研究这一事项。我还要补充一点，我妻子是负责任、有经验的人，如果她收到的信中有一条横贯首页的线，您不会遇到更多的麻烦。我需要告诉她的是，那一页是出于善意而划掉的，不是任何人的错误。

[签名：NR Mandela]

致英国工党议员丹尼斯·希利^[1]（1980年1月8日）

亲爱的希利先生：

我恳求您在一件私事上给予帮助，很不幸，这封“特殊信件”仅限于该目的。

如果您能在英国为我的侄孙女多莉斯瓦·马坦齐玛小姐安排一份奖学金，我将不胜感激，她现在的地址是奥地利维也纳（1170），21/4，纳特尔大街17号。她是我的侄儿K.D.马坦齐玛（特兰斯凯总统）^[2]的女儿。多莉斯瓦到海外学习，一方面是受到父母的鼓励，另一方面也是我妻子和我的支持，但她在奥地利碰到了一些困难。她在奥地利获得的政治科学高级学位奖学金要到1981年才能取得。与此同时，她还必须花费一年时间掌握德语。即便她在明年2月份克服语言障碍，精通程度是否足以应付高级学位的学习也值得怀疑。

我必须强调，她是个有天赋、勤奋且坚定的人，曾发誓如果其他方法都失败了，将用德语获得学位。如果她能用英语学习（最好是在英国），那么困难就会得到缓解。她正在努力申请联合国奖学金，即便获得成功，我们的首选也是在英国授予奖学金。请与她联系，得到任何您可能需要的细节。

另一个问题是，她所住公寓的租金由某家企业支付到1980年5月，此后就必须自己承担资金。

如果我是个自由人，就会自己处理这个问题，可在当前环境下，我不得不将责任转交给好朋友们。您可以和我的朋友阿斯托勋爵^[3]和芭芭

拉·卡斯尔夫人^[4]商讨，请向他们转致我的诚挚问候。

我带着怀旧的情绪，忆起和你、阿斯托勋爵以及已故的休·盖茨克尔先生^[5]的会面，还有1970年9月与你在罗本岛上的重逢。我们50年代在约翰内斯堡与卡斯尔先生的长谈也令人难忘。

祝你、家人和所有朋友身体健康，生活愉快。我的家人和我都很好。

你诚挚的 [签名：NR Mandela]

丹尼斯·希利先生，英国伦敦下议院

^[1] 曼德拉在 1962 年短暂访问伦敦时首次与希利（1917—2015）见面。后来，希利到监狱探望了他。

^[2] K. D. 马坦齐玛（1915—2003），曼德拉的侄儿、滕布酋长和特兰斯凯首席部长——参见词汇表。他是多莉斯瓦·马坦齐玛的父亲。

^[3] 被囚禁期间，曼德拉接受英国报纸出版商戴维·阿斯托（1912—2001）等人的财政支持。

^[4] 英国工党议员芭芭拉·卡斯尔。

^[5] 政治家，1955—1963 年的英国工党领袖。

致小女儿津齐·曼德拉^[1]（1980年1月27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亲爱的：

1979年对我来说是很好的一年。妈妈长时间承受的压力继续得到缓解。^[2]即便在最糟糕的时候，她也总是带给我迷人的微笑，但那种笑容出现在一张瘦削、毫无生气的脸上。这一次，她的双颊有了血色，眼中燃烧着热情的火焰，收到南非大学的考试结果后，她仿佛长高了一英寸。看到她健康快乐，我才能真正有好的心情。

这一年里，你来这里探视了6次，我收到了你的9封来信，每一封都带来了深深的爱意和良好祝愿。除了你发来的几封电报之外，我还收到了你的生日贺卡和圣诞节贺卡。所有这些都有助于熨平岁月留下的皱纹，使我的肢体灵活，血脉畅通。

我还记得10月20日和21日见到你时，你穿的马裤真是太帅气了，衣服上的每一块布似乎都在吸引人们的注意力，让周遭的人都看到“那边的年轻女士是曼图”^[3]。你在12月23日^[4]的探视仍然历历在目。一位年轻女士在19岁生日时两次穿越大西洋污浊的水域，这是一种引人注目的姿态。当我想起你和我在家中以及其他常去的地方玩耍的情景，思乡之情顿生，而你的探视缓解了这种情绪。和往常一样，你给我带来了极好的心情。我将永远珍藏那次探视的记忆。

1月14日我给你发了一封电报，祝愿你考试成绩优秀，希望你已经收到了。你是否收到我12月9日的信^[5]和圣诞卡？亲爱的，再次祝你好运。我衷心希望，去年6月你走进考场时骚扰你的那个神秘年轻人陷入

飓风和洪水，这次不会再出现。

一定要告诉姆丁吉爷爷^[6]，让他回复我的询问，G.P.O.^[7]通知我，我9月17日发给他的唁电可能“因为技术原因”而未能送达。奇怪的是，姆丁吉家的一个亲戚在同一天给同地址的同一个人发了类似电报，他的电报突破了“技术问题”的罗网，送到收信人手中。我已经就你没有收到的电报做进一步质询。

我还将寄给你马基^[8]在F.H.^[9]的考试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她做得很好。请尽快告知阿米娜奶奶^[10]，然后留给伊斯梅尔，他可能要交到梅蒙助学基金会。伦尼^[11]很担心考试成绩，尤其是生物学，我祝福她。毕竟她经历了那么多，理应通过考试。

《我是黑人》大大出乎我的想象。我不知道你和妈妈对这一联合项目的实际控制程度。封面的设计、传记说明的顺序和每个注释的内容都给人一种印象，你们两人都是旁观者。我也不知道出版《我是黑人》的同一家公司得到授权，出版《黑人与14岁》。我希望你能先咨询我，全面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将与你和妈妈商讨，提出不同的建议。

你肯定知道，好的文学作品能带来永恒的影响。记住，荷马描述的是公元前1200年左右的事件，但他的作品今天仍然引人入胜。但是，这方面你完全不需要担忧。总的来说，你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肯尼思·雷克斯罗特对你的诗所做的评论很好地概括了我自己的观点^[12]。我本以为，书中那幅出色的照片^[13]会令诗文失色，只能留给妈妈和Tata^[14]欣赏。看到这本书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我觉得作为一个合作项目也无妨，在真正的出版计划中，你也许起到的是次要作用。

更引人注目的是，诗文实际上抢了风头，凌驾于摄影之上。^[15]你的笔就像我们亲爱的曼图那样能言善辩。而且，诗中表现出了深度和成熟，这本应属于更加老练的人。

好的诗文和摄影作品甚至能给贫穷（包括破衣烂衫、污秽及寄生虫）带来一些真实生活中难以察觉的神性。第29页的老人看起来强壮、庄严。我很难忘记他平静、自信的举止。第48页上哭泣的女士很像我们的邻居姆蒂姆库卢夫人。唯一不同的是，她应该比我们邻居现在的样子年轻。

今天早上和昨天，我们亲爱的妈妈在这里，她告诉我你对目前为止写的文章很满意，祝你一切顺利，曼图。诺姆丰多^[16]现在有没有工作？我无从得知哪个老朋友仍在Bara^[17]。他们现在也许都退休、搬到其他地方去了。在下一封信中告诉我更多关于她的情况。

向姆丁吉小姐、姆丰多、维奥莱特、克戈莫佐和她的丈夫^[18]转达我的爱和最诚挚的问候。献给你无尽的爱和千万个吻。

深爱你的爸爸

津齐·曼图·曼德拉小姐，菲利马邮局1848，奥兰多西区8115号

^[1]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参见词汇表。

^[2] 温妮·曼德拉仍然住在奥兰治自由邦（现自由邦省）乡村的布兰德福特镇，她 1977 年被驱逐到那里，一直住到 1985 年。

^[3] 津齐斯瓦·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4] 津齐斯瓦·曼德拉的生日。

^[5] 参见第 351 页的信。

^[6] 很可能指的是姆丁吉酋长，他是曼德拉的亲戚、滕布酋长，为曼德拉的两个小女儿取了名字。年长的取名泽纳妮，意为“你带来了什么？”，而马迪基泽拉家族（温妮·曼德拉的家族）叫她诺马达比·诺西兹维——意为“民族战场”。姆丁吉为曼德拉的小女儿取名曼图·诺布托·津齐斯瓦。

^[7] 邮政总局。

^[8] 马卡齐维·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长女——参见词汇表。

^[9] 福特海尔大学学院，位于西斯凯家园的艾丽丝——参见词汇表。

^[10] 阿米娜·卡查利亚（1930—2013），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11] 曼德拉的儿媳，他的孙子滕比的母亲。

^[12] 美国诗人、评论家肯尼思·雷克斯罗特（1905—1983）在津齐诗集的荐言中写道：“津齐·曼德拉的诗令人吃惊，它们不仅深入人心、技巧高妙——这对于 16 岁的女孩来说已是令人震惊的成就——而且有着充分的自信，毫无自怨自艾之感。”（洛杉矶：教师协会出版，1978）。津齐在该书出版时实际上已经 18 岁。

^[13] 这些照片是由获奖摄影家彼得·马古巴内（1932—）拍摄的。

^[14] 科萨语“父亲”之意。

[15] 《我是黑人》中的摄影作品描绘了南非黑人的城镇生活面貌。

[16] 他指的很可能是奥利弗·诺姆丰多·曼德拉——曼德拉妹妹诺坦库的女儿。

[17] 约翰内斯堡索韦托贝拉格瓦纳思医院。

[18] 这些很可能都是家族成员。

致教育部长，由监狱长转交（1980年2月1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罗本岛

尊敬的国家教育部长J.N.H.詹森先生

亲爱的阁下：

我女儿津齐斯瓦^[1]今年申请进入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艺术学士学位。该大学已经接受她的申请，只需要您批准。

在请求你的批准时，我要提请你注意一个事实：1977年5月，我的妻子被驱逐到布兰德福特区，她现在被限制在那里。当我妻子被驱逐时，女儿正好在奥兰多的家中度假，此后，她和母亲一起迁往布兰德福特。因此，她被迫放弃了斯威士兰的学校（她在那里完成了普通教育A级别的学习），在布兰德福特陪伴母亲。

从妻子被驱逐时起，我们在寻找房屋看护者上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最终，我女儿不得不回家照看。如果您批准她在上述大学学习的申请，她就可以在看家的同时继续学习。

我应该补充一点，我女儿只有19岁，仍然需要母亲的照顾和指导。因此，她每个周末都前往布兰德福特，周一返回奥兰多。^[5]因此，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是最方便的学习机构。国内的其他大学都不如它合适。

我将这件事情交到您的手中，希望您能据实考虑，给我女儿必要的许可。

您忠实的， [签名：NR Mandela]

N.R.曼德拉

[\[1\]](#)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曼德拉的小女儿——参见词汇表。

致小女儿津齐·曼德拉^{[1][2]}（1980年2月10日）

纳尔逊·曼德拉 466/64

我亲爱的曼图：

不久前，我翻阅了自己看《我是黑人》^[3]时写的笔记。不幸的是，这本书已经不在我手里，虽然我现在可以更认真地读这本诗集，但无法在搭配的摄影作品^[4]帮助下研究每首诗了。尽管如此，当我第一次看到诗集时，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可以在研读某一首诗时帮助我记起相关的照片。

阅读《一棵被砍倒的树》^[5]时，文字上方那棵干枯的树清晰地印在我脑海里，在棚屋与山峦的背景中，我立即被字里行间清晰浮现的矛盾象征迷住了。这是生活中几乎每个方面都固有的矛盾。在自然和社会中，这些矛盾处于每个现象的中心，激发了严肃思考和真正进步的冲动。

如果没有下面的文字，这棵树看起来平淡无奇，甚至没有人会注意到它。它似乎是在石器时代遭到闪电袭击的，汁液已被一千只吸血蝙蝠吸干。如果没有生命的东西可以变成幽灵，这棵树就会是其中之一。

衰老或是疾病摧毁了它。它不再能积聚日光的能量，也不能从脚下的土壤里吸取重要的水分。它的枝叶、美丽和尊严曾吸引着自然爱好者的目光，也曾承载着各种各样的游戏，而今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棵树不过是树根上的一堆柴火而已。它如同一块铁矿石般沉闷无趣，没有几个人相信，历史上它曾硕果累累。

但是，这种阴郁将同样无生命的景象转变成有巨大意义的活体，比肥沃、滋润的山谷中年轻健壮的树更为引人注目；影响范围之广堪比圣经传说中的大卫投石机。在同一时间里，大自然中像那棵可怜的树一样死气沉沉的东西肯定很少。但在诗句中，它不再是局部地区无关紧要的东西，而成了一个家庭的领地，是迎合许多国家读者精神需求的世界艺术的一部分。隐喻的巧妙应用使这棵树成了一场与社会同时出现的冲突的中心，成了两个世界的交汇点，一个代表过去，一个代表现在，它象征着，梦想中的家被夷为平地，希望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中摔得粉碎。

好的艺术没有国界，也不受时间的限制，读过你的文集的人可能会在诗句中看到自己的愿望和经历。我不知道，这本诗集会在妈妈的思想与感情中引起什么样的冲突，她肯定充满幸福和骄傲，但肯定会有某些时刻，你的笔触会直达她身体里最为柔软的部分，令她因为痛苦和焦虑而颤抖，这一切都会使她更加愤怒。

砍倒的树和散落的果实将使她想起，我们卧室窗旁那可爱的桃树，以及收获时美味的桃子。无情的伐木者摧毁大自然造物的一幕定在她梦中萦绕，倒下的树、断裂的树枝和散落的果实发出声声哀号，却从未触动那些人的心。

孩子们跌落在地上，离开了父母的怀抱！我立刻想到了故去的滕比，以及在他之后出生、长眠于克洛苏斯^[6]三十年的第一个马卡齐维^[7]。我想到，你们都在不幸中成长，现在也仍在不幸中生活。但我不知道，妈妈是否告诉过你，你曾有一个哥哥胎死腹中。他就像我离家时你的拳头那样小。这件事差点要了妈妈的命。

我仍然记得，在一个星期天落日时分，我帮助妈妈下床到卫生间。她那时才25岁，肌肤年轻而光滑，穿着粉红色的丝绸睡袍，显得可爱而又高雅。但当我们返回卧室时，她突然摇晃起来，几乎跌倒在地。我注意到她大汗淋漓，她的病情超出了自己的想象。我赶紧带着她见家庭医生，医生把她送到了加冕医院^[8]住院数日。这是她成为我妻子之后第一次可怕的经历；叛国罪审判^[9]给我们带来的极度紧张持续了四年多。“一棵被砍倒的树”让我想起了这些残酷的经历。

但是，一支妙笔也能让我们想起生活中最幸福的时刻，将崇高的理想带进我们的小窝、血液和灵魂中。它可以将悲剧转变成希望与胜利。这是我读完你诗集时的感觉。亲爱的，你的第一次努力带来了希望，你

将写出经久不衰的文学作品。但愿如此！献给你无尽的爱和千万个吻。
爱你的Tata^[10]。

津齐·诺布托·曼图·曼德拉小姐，约翰内斯堡奥兰多邮局 [1804] 奥兰多西区8115号

[1]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曼德拉的小女儿——参见词汇表。

[2] 曼德拉的监狱文件中有这封信的好几个不同版本，包括 1980 年 3 月 20 日写的一个版本。

[3] 津齐·曼德拉的诗集，《我是黑人》（洛杉矶：教师协会出版，1978）。

[4] 书中的这些摄影作品由获奖的南非摄影师彼得·马古巴内（1932—）拍摄。

[5] 津齐诗集中的一首诗《一棵被砍倒的树》指代津齐被分隔开的家庭。“一棵树被砍倒/果实四散/我哭了/因为我失去了一个家/树干是我的父亲/树枝是他的支持/如此之多/果实是妻子和孩子/那对他意义非凡/美味可口/正如他们应有的爱/而今却四散一地/幸福的根/已和他断绝了联系”（津齐·曼德拉，《我是黑人》，洛杉矶：教师协会出版，1978）。

[6] 约翰内斯堡的克洛苏斯公墓。

[7] 滕比凯尔是曼德拉的长子，1945 年出生，死于 1969 年，曼德拉的长女马卡齐维生于 1947 年，9 个月后天折。曼德拉和前妻伊芙琳给第二个女儿取了同样的名字。

[8] 在约翰内斯堡的加冕区，这家医院现称拉希玛·穆萨母婴医院，取自 1956 年比勒陀利亚妇女游行领导人、活动家拉希玛·穆萨（1922—1993）。那场游行是为了抗议通行证法延伸到女性。

[9] 1956—1961 年的叛国罪审判是种族隔离政府试图镇压国会议员联盟（一个反种族隔离联合组织）的结果。在 1956 年 12 月 5 日清晨的突袭中，156 人被捕并以叛国罪起诉。1961 年 3 月审判结束时，所有被告要么被撤诉，要么和最后 28 名被告（包括曼德拉）一起无罪释放。

[10] 科萨语“父亲”之意。

致律师、同志杜拉·奥马尔^[1]（1980年1月6日）

466/64：纳尔逊·曼德拉

我亲爱的阿卜杜拉：

听说你的病情，我们深为不安。在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传来之前大约一个月，我曾见过你，我们很难相信看起来如此生机勃勃而强壮的中年人会突然病倒。幸运的是，我们得到消息之前几天，你就已经出院，震惊之情立即得到缓解，转变为欣慰。我们和法里达、孩子们^[2]、许多朋友和客户一起，对你的康复表示祝贺。

医院和你的家庭医生肯定就你康复前后如何照顾自己给出了最好的建议。我们能说的都是一些常识，关心你的人肯定早就说过—hamba kahle^[3]，让你公司里的同事处理较为吃力的工作。也许，在海外度假一段时间对你很有好处。与此同时，我们祝愿你迅速地完全康复，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享受成功和幸福。

关于本尼^[4]的去世，我们的女儿津齐^[5]已前往他家表达了我和家人的慰问。遗憾的是海伦^[6]不在家，我们希望她能收到这一消息。本尼去世的时候，正在与迪森律师一起处理我提出的动议。我盼望着最后能见到他，可是事与愿违，我们听说这一悲剧时非常难过。请向她表示我们的哀悼之情。我们想念她，希望很多朋友和祝福者们的类似信息能够给她带来勇气，承受这一残酷的打击。

回到萨巴塔·达林迪耶博^[7]的问题，我上一次见到你的时候，他的

案子仍悬而未决，我希望你在德班的通信员已经告诉你此案的结果。对他的第一项指控不成立，而第二项则被罚款700兰特。我得知法律顾问建议他不要对这一宣判结果上诉，但收到了萨巴塔的一封信，信中告诉我，他仍然面见了乌姆塔塔^[8]高等法院司法常务官，亲自提出上诉。他还申请见我，如果监狱署给予必要的许可，我将在他来时与其讨论整件事情。

但这并不是事情的全部。我同时得到通知，马坦齐玛酋长^[9]正采取措施废黜萨巴塔的大酋长身份，萨巴塔打算申请法庭命令，阻止前者废黜自己。我希望你在德班的通信员让我知道这些发展；具体地说，请他们寄给我上诉状与被上诉人答辩状的副本。

我必须承认，这个案子困扰着我。萨巴塔的健康情况不佳，我担心长时间的的压力可能使他的情况恶化。令我鼓舞的是，他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表现得相当出色。我们非常感激你和通信员给予的服务。^[10]

我希望穆罕默德律师知道这件事。

再一次祝你好运。

向法里达和孩子们、法蒂玛^[11]、拉希玛^[12]和艾克以及他们的所有孩子转达爱和最诚挚的问候。

纳尔逊谨上

阿卜杜拉·奥马尔，盐河，7925，邮政信箱第187号

^[1] 杜拉·奥马尔（1934—2004），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律师——参见词汇表。

^[2] 杜拉的妻子和孩子。

^[3] 科萨语和祖鲁语“保重”之意。

^[4] 本杰明·“本尼”·基斯（1917—1979），教授、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新团结运动成员，1957年因为政治活动而被终生禁止教学。

^[5]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曼德拉的小女儿——参见词汇表。

^[6] 海伦·基斯（1926—），教师，南非教师联盟和非欧裔团结运动成员。她嫁给了教授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本杰明·（本尼）·基斯。

^[7] 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国王（1928—1986），特兰斯凯家园大酋长，特兰斯

凯反对党民主进步党领袖，该党反对种族隔离统治——参见词汇表。1980年被判冒犯特兰斯凯总统K.D.马坦齐玛之后逃亡津巴布韦，并在那里去世。

[8] 乌姆塔塔（现称姆塔塔）是特兰斯凯家园区的首府。

[9] K.D.马坦齐玛（1915—2003），滕布酋长，特兰斯凯首席部长——参见词汇表。

[10] 杜拉·奥马尔提供法律服务。

[11] 法蒂玛·希达（1922—2003）是拉希玛·穆萨的双胞胎姐妹，1956年妇女游行领导人之一。法蒂玛是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和ANC成员，因为参加德兰士瓦和纳塔尔印度人大会1946—1948年发起的消极抵抗运动而被捕，这项运动旨在反对1946年的《亚裔人士土地所有权法案》，该法案限制亚裔人士拥有特定地区的土地。1952年，她因参加“抗法运动”（参见词汇表）而再次入狱。

[12] 拉希玛·穆萨（1922—1993），反种族隔离活动家，1956年抗议通行证法延伸到女性的妇女游行领导人之一，法蒂玛·希达的双胞胎姐妹。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80年7月30日）

466/64：纳尔逊·曼德拉

我亲爱的妈妈：

你怎么敢在我62岁生日的时候，只寄来一封电报！我忍不住想把它烧了，如果我能毁掉那张纸而又不破坏纸上的信息，如果我能让你在布兰德福特感受到这种痛苦，该有多好！你现在已经忘了，我总是将那些深情的来信放在书柜上展示，直到狱友们不请自来，以此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你有没有意识到，今年我甚至没有收到你偶尔寄来的结婚周年贺卡？当然，这两种卡片和你的所有信件和电报一样，通常都要受到审查；但与我收到的电报不同，可以将它们珍藏起来，让我们的孩子想起这些狂乱的岁月，尤其是你在那片田野上的痛心经历。^[2]

不用放在心上，亲爱的妈妈，无论你用什么形式表达爱与深情，都能令我振奋。我很高兴能在7月19日与曼图^[3]共处后收到电报。7月13日和19日的探视使我比以往更加确信，多年以来在你心中流淌的清泉依然凉爽、甜蜜，永不干涸，即便你的脸色不佳，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可是，你胸中常燃的炽热火焰却不见了，也许背上的伤痛还没能得到缓解，波涛汹涌的大海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你。亲爱的，我希望你能继续常规的锻炼。唯一的答案就是增强背肌，使它们足以支撑脊椎。但是请放轻松，尤其是在疼痛仍持续的时候。

除了你的电报，我还收到了泽尼和穆齐^[4]及扎齐和斯瓦蒂^[5]寄来的两张卡片。另外还有3封电报，来自J.H.B.^[6]的伊斯梅尔，肯塔内的凯

普^[7]和曼戈苏图^[8]。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到世界各地朋友寄来的许多生日贺礼中的任何一个。尽管如此，知道多年以后仍有那么多朋友想着我，是非常欣慰的事情。

关于纳利^[9]的病情，我衷心希望她能平安无事。这样的悲剧将会带来难以愈合的伤口。我们非常爱她和孩子们。我宁愿她留在约翰内斯堡做些工作。在那里，她至少能够得到国内最好的治疗，也能离孩子们近一些。如果不是布兰德福特的医生和工作都很稀缺，我就会强烈建议她和你同住。蓬多兰^[10]的生活艰辛且沉闷，伦吉莱^[11]就曾经经历过这一切，如果可能，我们应该努力帮助她。考虑到你关于妮基和马尔什^[12]近况的报告令人不安，他们可能难以提供帮助。我当然不反对他们两个人去泽尼那里，对她来说，这两个人在附近有着很大的意义。

听说伦吉莱现在到约翰内斯堡治病，我感到欣慰。和他的外甥女待一阵子可能对健康有好处。但我认为，他可能更喜欢和你及尼亚尼亚^[13]在一起。如果你仍然有我的一些衣物，只要你不反对，我不介意送给他当成礼物.....

你听说桑贾伊^[14]在私人飞机失事中不幸身亡的噩耗了吧，我希望你能给他母亲^[15]发一封吊唁信，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是不可原谅的。如果你还没有写信，妈妈，我建议你马上去做。孩子们参加典礼时在他的陵墓敬献花圈也是合适的。^[16]我希望你和雷吉^[17]能协调提议的旅行。

如果我告诉你，除了穆齐^[18]写来的长信之外，他后来还从蒙巴萨^[19]寄来了一张漂亮的明信片，你肯定不相信。他说，他的归期延后了一周半。我担心直接写信到肯尼亚会与他擦肩而过，因此打算把给他的信寄到姆巴巴内^[20]。我也将写信给泽尼。上次探视中我忘了告诉你，法图迪博士^[21]上月访问本岛，要求见我。我给他写了一封短信，指出我不能同意他的请求。但我补充道，不应该将我的拒绝看成对他的失礼。^[22]

我两手空空地见了曼图。她建议带上奥帕^[23]，这样我们三个人可以碰头。但她又说，在我目前的情况下，与我讨论这个问题不那么容易。尽管如此，我渴望见到他们，希望他们已经提出了申请。

妈妈，家族成长得很快，尽管我们目前处境困难，但努力购买一所

合适的住宅很重要。我们应该考虑在索韦托买一所房子，放弃扩建现有住房的计划，这样做要好得多。整个房子对我们来说都太小了，曼图永远得不到学习和写作的私密空间。我的建议是应该在这样的项目中投入1万兰特。如果马尔什或者恩塔托^[24]等人能来，我愿意跟他们就此事交换看法。另一件目前令我担心的事情是你自己一个人独住。我绞尽脑汁地想着解决方案，这是我们应该立刻找到出路的一件事。我们都知道，你的独处将带来不利的影响。与此同时，我非常想念你，希望再次见面时你的气色能变得更好。我爱你！忠诚的马迪巴。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法塔卡勒802号

[在这封信每页底部有写给阿德莱德·坦博^[25]的便条。可能是他试图将这些信息藏在给妻子的信中]“我们亲爱的马特拉拉^[26]，我非常想念你、雷吉和孩子们，希望你一切都好。你和雷吉都需要一个假期和两个月的彻底休息。那是绝对必要的。扎米^[27]告诉我，你对她用了你寄给我的一部分钱而气愤。实际上，她事先询问过我，我授权她使用这笔钱。你当然知道，当前的情况使这个家里的角色互换，扎米已经证明，她是毫无争议的Kraal-hand^[28]，以至于我怀疑回家的时候，是否能将她从这个位置上赶下来。她总体来说是个节俭的人，我完全可以依赖她处理此类事务。再次对你说，我想你！就连用的这支笔也充满了旧日的回忆。我们都爱你，马塔拉拉。诚挚的Bhuti^[29]。又及：千万次感谢你寄来的钱和其他一切帮助。哥哥。”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温妮·曼德拉仍然住在奥兰治自由邦（现自由邦省）乡间小镇布兰德福特，她于1977年被驱逐到那里，直到1985年。

[3] 他们的小女儿津齐。

[4] 曼德拉的长女泽纳妮及丈夫坦布穆齐·德拉米尼王子，后者是斯威士兰国王索布扎的儿子，两人于1977年结婚。

[5] 泽纳妮·曼德拉的孩子扎齐维（1977—）和扎马斯瓦齐（1979—）。

[6] 约翰内斯堡。

[7] 凯普·姆肯塔内是曼德拉大学同学、律师林肯·姆肯塔内的妻子。

[8] 曼戈苏图·加查·布特莱齐酋长（1928—），祖鲁王子、1979年关系恶化前为ANC成员，1972—1994年任夸祖鲁首席部长，1975年创立因卡塔自由党并任主席——参见词汇表。

[9] 温妮·曼德拉的妹妹。

[10] 特兰斯凯的一个地区，温妮·曼德拉在那里长大。

[11] 温妮·曼德拉的兄弟。

[12] 温妮·曼德拉的大姐妮基和丈夫马歇尔·莎巴（妮基·莎巴的情况参见词汇表）。

[13] 诺尼亚尼索（尼亚尼亚）·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最小的妹妹。

[14] 桑贾伊·甘地（1946—1980），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之子，1980年6月23日在飞机事故中身亡。

[15] 曼德拉并没有见过英迪拉·甘地，但印度从1946年起反对种族隔离的立场令他印象深刻。

[16] 玛·米尔1979年写信给英迪拉·甘地，建议她提名曼德拉竞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国际理解奖。曼德拉获得了1979年的该奖，温妮·曼德拉没能得到护照参加1980年11月14日的颁奖典礼，奥利弗·坦博代表曼德拉领奖。曼德拉的次女泽纳妮·德拉米尼王妃也参加了典礼。

[17]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1917—1993），曼德拉的朋友、前律师合伙人和ANC主席——参见词汇表。他的中名是雷金纳德，曼德拉称呼他为雷吉。

[18] 坦布穆齐·德拉米尼王子，斯威士兰国王索布扎之子，泽纳妮·曼德拉的丈夫。

[19] 肯尼亚海滨城市。

[20] 斯威士兰最大的城市。

[21] 塞德里克·法图迪，德兰士瓦莱博瓦家园首席部长。1980年6月28日《公民报》的一篇文章报道，他要求总理P.W.博塔释放曼德拉，当周，他访问了罗本岛，但没有见到曼德拉。（“法图迪要求总理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公民报》，1980年6月28日）。

[22] 正如曼德拉拒绝被释放到特兰斯凯家园，他也不承认莱博瓦家园。

[23] 津齐的伙伴奥帕·西卡梅拉。

[24] 恩塔托·莫特拉纳（1925—2008），曼德拉的朋友、医生、商人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25] 阿德莱德·坦博（1929—2007），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曼德拉前法律合伙人、ANC主席奥利弗·坦博之妻——参见词汇表。坦博一家此时流亡伦敦。

[26] 阿德莱德·坦博的昵称。

[27]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28] Kraal是南非荷兰语，指用篱笆围起来圈养牲畜的传统棚屋群。Kraal-hand是提供帮助的工作人员。

[29] 南非荷兰语“兄弟”之意。

致朋友、同志阿米娜·卡查利亚^[1]（1980年10月26日）

466/64: 纳尔逊·曼德拉

我亲爱的阿米娜：

Eid Mubarak, ben!^[2]你过的还好吗？你是否到了这样的阶段——经历奇怪的腰痛，不得不用眼镜？我想所有和我处境一样的人都是如此，难以想象，你的外貌和我上一次见你时有何不同。当从这里所有的出版物上看到我的朋友时，总会感到震惊。有的人似乎每天24小时都在吃，变得如此臃肿，而其他的人却像烂掉的橘子。正如我在上封信里告诉你的，在这些人当中，法蒂玛和伊斯梅尔^[3]的外表保持得很好，令人吃惊。他们真的照亮了这个牢房。

但是，现在我想到你，再说一次：开斋节好运！我仿佛闻到了你为此准备的印度烤饭、肉饭和炸饺的香味，看到了优素福^[4]日渐扩大的腰围。

我希望你能到印度去，你不仅能看到阿斯瓦特^[5]安息的神殿，还可以看到那个国家的名胜，包括泰姬陵。可是，我希望优素福别将他得之不易的财富投入类似的项目，只为了让你不朽，或者纪念你们在一起的美好时光。毕竟，你的记忆之所以长存，不仅仅是因为那些有幸认识你们的人，还因为你露面的舞台和广场，你走过的街道，以及传给子孙的记录。此时此刻，我想说的就是，不要对你的经历和这个国家与民族的印象有这么强的占有欲，与我们分享！你是否见过英迪拉？^[6]

我曾纠结于扎米^[7]的印度之旅，现在，我的建议是，如果她和孩子们难以得到必要的旅行证件，应该放弃这次旅行，让OR^[8]做出必要的安排，由其他人去参加典礼^[9]。尽管我们有特殊的问题，但把这些问题拖这么久还是不合适。

7月的探视中，津齐^[10]告诉我，宰努布^[11]回去看望了你病重的兄弟。我理所当然地以为生病的是索利^[12]，直到我在这里转述的时候才发现，你有好几位兄弟。和你在一起度过了大半辈子，对你的家人却知之甚少，多么可耻啊！生病的到底是哪一位？宰努布还在国内，还是已经回到英国了？我希望她和阿齐兹^[13]都安好。你是否仍然能见到艾萨克吉和家人，以及法里德^[14]和他的家人？我几乎没有莫塔^[15]、温妮^[16]、希琳和最小的孩子们^[17]的消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收到几年前写给他的信（由你转交）^[18]？请对我保持耐心，即便我可能重复了你已经尝试回答的问题，也不要发脾气。你写的信很美，我从没有错过哪怕一个标点符号。如果我接受你对任何论点的意见，肯定不会再纠缠你。

关于我女儿马基^[19]，不知道你是否收到4月27日我寄去的挂号信，信中通知你，她现在已收到奖学金，但是作为承担社会工作的学生，她仍然需要更多资金。我表达了对你和另一位伊斯梅尔^[20]的希望，你们定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也写信告诉她，等待你的消息。

但在10月11日，我收到她的一封信，说没有你的消息。她还说，她告诉海伦^[21]不要担心，因为她理解海伦可能有某些困难。在你回信之前，我已相当肯定你有完全合理的解释。福特海尔的关闭，她因为在F.H.^[22]示威期间受伤而住院，或者你不在印度，都可能破坏你的计划。但我认为你应该知道，到写信给我时，她还没有收到你的消息。

听你说伊斯梅尔^[23]身体不太好，我感到很难过。这样的人不应该让自己生病。当他们打喷嚏，我们都会感冒。我希望他现在好转了，雅米拉和孩子们也都安好。告诉他，我已经要求扎米筹措400兰特用于我的学习，也不知道她要找谁骗到这些钱。我没有勇气告诉她，我把今年年初她寄来的钱花在订阅《兰德每日邮报》和《亲善》了。我打算明年注册学习5个科目，Unisa^[24]的费用太高了。没有多少人能付得起每科70兰特的学费和40兰特的注册费。我没有获准完成伦敦大学法律课程欠下的4个科目^[25]，但可以在南非大学学习。我甚至不知道，如何对付规定的教科书。

向我们的所有朋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将我的爱献给你和优素福。纳尔逊谨上。

阿米娜·卡查利亚，约翰内斯堡邮政信箱3625号

1981年1月4日

附言：阿米娜，

这封信被约翰内斯堡邮局退回，标上“无人认领”。我将它重新寄给你，希望这次你有勇气领取。我一直认为，它送到约翰内斯堡时你不在家。我一如既往地爱你，诚挚的纳尔逊。

[1] 阿米娜·卡查利亚（1930—2013），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2] Eid Mubarak是古吉拉特语“开斋节好运”之意，开斋节是穆斯林两个官方节日之一。Ben是古吉拉特语“姐妹”之意。

[3] 法蒂玛（1928—2010）和伊斯梅尔·米尔（1918—2000），曼德拉的朋友。法蒂玛是教授、作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伊斯梅尔是律师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4] 优素福·卡查利亚（1915—1995），阿米娜·卡查利亚的丈夫，政治活动家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秘书长——参见词汇表。

[5] 阿米娜·卡查利亚祖先的家族名。

[6] 英迪拉·甘地（1917—1984），印度总理。

[7]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8]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1917—1993），曼德拉的朋友、前律师合伙人和ANC主席——参见词汇表。

[9] 法蒂玛·米尔 1979 年写信给英迪拉·甘地，建议她提名曼德拉竞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国际理解奖。曼德拉获得了 1979 年的该奖，温妮·曼德拉没能得到护照参加 1980 年 11 月 14 日的颁奖典礼，奥利弗·坦博代表曼德拉领奖。曼德拉的次女泽纳妮·德拉米尼王妃也参加了典礼。

[10]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曼德拉的小女儿——参见词汇表。

[11] 阿米娜·卡查利亚的姐姐宰努布·卡齐。

[12] 阿米娜·卡查利亚的兄弟。

[13] 宰努布·卡奇的丈夫阿齐兹·卡齐。

[14] 叛国罪审判（参见词汇表）同案者。

[15] 优素福·达杜（1909—1983），医生、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演说家。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奥利弗·坦博在MK革命委员会中的副手，南非共产党主席——参见词汇表。优素福·达杜常被称呼为莫塔（Mota），是Motabhai（古吉拉特语“兄弟”之意）的缩写。他从1960年起流亡。

[16] 优素福·达杜的妻子。

[17] 同上。

[18] 参见1975年11月1日写给优素福·达杜的信（第251页）。

[19] 马卡齐维·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长女——参见词汇表。

[20] 伊斯梅尔·阿尤布（1942—），曼德拉的律师——参见词汇表。

[21] 可能是海伦·约瑟夫（1905—1992），教师、社会工作者、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22] 西斯凯家园艾丽丝的福特海尔大学学院——参见词汇表。

[23] 伊斯梅尔·卡查利亚（1908—2003），阿米娜的大伯，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24] 南非大学。

[25] 监狱当局不允许曼德拉继续学习伦敦大学的法学士课程。

致小女儿津齐·曼德拉^[1]（1981年1月3日）

[另一侧的说明] 经过审查的1981年2月10日原信

466/64: 纳尔逊·曼德拉

我亲爱的：

监狱提供了许多反思问题的时刻，尤其是对于那些住在单人牢房中的人，^[2]这样的问题太多，无法在纸上一一列出。我常常在狭小的牢房里来回踱步，或者躺在床上，任思想四处遨游，回忆曾有的经历和错误。其中之一就是，想想自己在监狱外最好的时光中，有许多人曾在我穷困、挣扎的时候表示友好甚至提供帮助，对于他们的爱和善良，我是否表现出了足够的谢意？

不久前，我想起了亚历山大镇第7大街46号的科玛一家，我到达约翰内斯堡时就住在那里^[3]。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是2英镑（4兰特）^[4]，还必须从中拿出13先令4角交房租，每天往返城里和住处的车费是8角。这是一段艰苦的时期，我常常觉得难以支付租金和公交费用。但我的房东和他的太太非常善良。他们不仅在我无法筹措租金时让我延期，而且在周日还让我免费品尝一顿可口的午餐。

我还曾在同一个小镇的第8大街46号与圣公会教堂的马布托牧师同住过，他和妻子（我们对她的爱称是“Gogo”^[5]）也非常善良，只是她相当严格，坚称我只能和科萨姑娘约会。虽然我的政治观点仍在形成之中，希尔德顿和福特海尔^[6]已经使我同其他阶层的学生取得了联系，至少，我的思想已超越了种族路线。我决心在这件事上不遵从她的建议。但对我来说，她和丈夫起到了父母的作用，令人钦敬。

施赖纳·巴杜扎先生^[7]来自斯泰克斯普雷特^[8]，和他的妻子租住在第7大街46号。他和J.P.姆恩哥马先生^[9]年纪都比我大得多（尤其是后者），但都成了我当时最好的朋友。姆恩哥马先生是一位业主，也是妈妈^[10]的朋友弗吉尼亚阿姨的父亲。后来，有人介绍我认识了P.乔亚纳先生，他是已故酋长琼金塔巴·姆丁吉^[11]兄弟的小舅子。他（乔亚纳先生）是兰德矿业租赁公司的职员，我常常在周六去他那里搜集口粮——玉米粥^[12]、大米、玉米粉^[13]、肉类、花生和其他食物。

很久之后，我的财政状况稍有改善，但几乎没有想到艰难时期站在我这一边的人，也只去拜访了他们一两次。马布托夫妇^[14]和巴杜扎夫妇后来都住到索韦托，我去马布托家探望了几次。我曾在许多场合遇到乔亚纳和巴杜扎先生，但没有一次想起报答他们的好心。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巴杜扎成为索韦托公共事务中非常显赫的人物，我们的关系也就仅限于此。

1953年年初的一天，科玛夫人脚步沉重地走进我在总理府大厦的办公室，她曾是那么活泼美丽，此刻却显得衰老、虚弱，令我深感不安。科玛先生已经去世，夫人希望我处理他的房产。我对他的病情一无所知，更不用说他的去世和葬礼了，可我没有道理不知道这一切。即便是对我深深敬爱的老夫人^[15]，我也没有尽到照顾的责任。除了劝说她来J.H.B.^[16]与我同住，我很少给她写信。我列出的例子只是为了说明问题，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1956年12月5日^[17]，我因叛国罪审判而被捕以及随后冗长的诉讼，更加重了这种情况。我周围的世界简直崩塌了，没有收入，无法履行许多义务。直到妈妈^[18]到来，才帮助我的个人事务稍稍恢复了秩序。但混乱的情况已经持续很久，连她也无法恢复我在不幸来临时刚开始品尝的稳定、舒适的生活。

我的思绪停留在黄金城^[19]的时光里，这些事情不断涌上心头。但当我想起妈妈和所有的孩子们，以及你们带给我的骄傲与快乐，这些灵魂深处的反思就烟消云散了。诺布托^[20]是我们中间的一员，漂亮的曼图以其爱与忠诚、探视、信件、生日和圣诞贺卡，成为了家人二十年来帮助我承受许多挑战的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诺布托属摩羯座，据星相家说，最后一个月的星星预示着，等待摩羯座的是一段喜悦兴奋的时期，你会有许多宾客，收到许多邀请，也应该非常健康。这种精心编造的迷信说法以令人陶醉的方式呈现，从史前时代就吸引着人类，鼓舞了

许多对此深信不疑的人，在不同的领域中超越自己。的确，很多摩羯座人读到这些神奇的预言时都会感到高兴。但让我们抛开迷信，以基于事实的评论来结束这封信。亲爱的，我想传达给你的真正信息是——你体会其他人爱意与善良的能力。努力帮助他人获得快乐、忘记忧伤是珍贵的美德。你和泽尼^[21]似乎都从妈妈那里继承了这种特质。我希望随着你们的长大，这种特质更加深化，越来越多的人从中受益。为你们——奥帕^[22]和佐布勒^[23]——献上我的爱。

深爱你的Tata^[24]

津齐·曼德拉小姐，约翰内斯堡 [1804] 奥兰多西区8115

诺齐祖韦·姆文贝的地址是？

[1]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参见词汇表。

[2] 这条下划线可能是监狱审查人员所为。

[3] 1941 年被福特海尔大学学院开除后，曼德拉逃离包办婚姻，前往约翰内斯堡，寄居在亚历山大的科玛家。

[4] 他是威特金、赛德尔斯基和埃德尔曼律师事务所的见习律师。译注：从上下文和《漫漫自由路》中的叙述可以看出，这里曼德拉笔误了，应该是每周工资 2 英镑。

[5] 祖鲁语和科萨语中“奶奶”之意。

[6] 曼德拉于 1937 年进入博福特堡的希尔德顿卫斯理学院学习，此后于 1939 年进入艾丽丝的福特海尔大学学院——参见词汇表。

[7] 曼德拉最好的朋友之一，巴杜扎夫妇在亚历山大时与曼德拉寄居同一所房子。

[8] 特兰斯凯家园的一个城镇。

[9] 曼德拉在亚历山大的朋友。他是一位业主，也是温妮·曼德拉的朋友弗吉尼亚阿姨的父亲。

[10] 温妮·曼德拉。

[11] 可能是姆丁吉酋长，他是曼德拉的亲戚、滕布酋长，曾为曼德拉的两个小女儿取名。年长的取名泽纳妮，意为“你带来了什么？”，而马迪基泽拉家族（温妮·曼德拉的家族）叫她诺马达比·诺西兹维——意为“民族战场”。姆丁吉为曼德拉的小女儿取名曼图·诺布托·津齐斯瓦。

[12] 粗玉米粉做成的粥。

[13] 用玉米磨成的食物，冲泡开水后做成粥。

[14] 曼德拉的朋友。

[15] 曼德拉的母亲诺塞科妮·曼德拉。

[16] 约翰内斯堡。

[17] 曼德拉指的是叛国罪审判（1956—1961），这是种族隔离政府试图镇压国会议员联盟（一个反种族隔离联合组织）的结果。在 1956 年 12 月 5 日清晨的突袭中，156 人被捕并以叛国罪起诉。1961 年 3 月审判结束时，所有被告要么被撤诉，要么和最后 28 名被告（包括曼德拉）一起无罪释放。

[18] 他于 1958 年迎娶的温妮·马迪基泽拉。

[19] 约翰内斯堡被称为黄金城，因为它起源于 19 世纪的淘金小镇。

[20] 津齐的名字之一。

[21] 曼德拉的次女。

[22] 津齐的伙伴奥帕·西卡梅拉。

[23] 津齐的名字之一。

[24] 科萨语“父亲”之意。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81年4月26日）

466/64

我亲爱的妈妈：

我总是做梦，有的是美梦，有的不是。耶稣受难日晚上，我梦见你我在山顶的一间小屋，俯瞰深谷和一条流过森林边缘的大河。我看着你走下山坡，腰板不像平常那么挺直，脚步也没有那么坚定。你一直低着头，显然在搜寻脚下几步远的什么东西。你越过那条河，带走了我所有的爱，只留下了空虚和不安。我注视着漫无目标地在森林里徘徊，始终靠近河岸。在你上方的一对情侣与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们明显陷入爱河，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对方身上，仿佛那里就是整个宇宙。

对你安全的担忧以及纯粹的思念，驱使我走下山坡，在你重新渡河返回小屋时迎候你。与你在清新的空气和四周如此美丽的风景中相会，唤醒了美好的回忆，我盼望能握着你的手，深情地吻你。令我失望的是，纵横山谷之间的沟壑使我没能找到你，回到小屋时才再次与你相会。这时，屋里坐满了同伴，剥夺了我们的私密空间，我多么希望，能在这个空间里安排很多的事情。

在最后一幕中，你躺在角落的地板上，于沮丧、厌倦和疲劳中沉沉睡去。我跪下来用毛毯遮盖你身体上裸露的部分。每当做这样的梦时，我常常会在焦虑、担心的情绪中醒来，发现这是一场梦后，立刻就松了口气。可是，这一次我的反应是喜忧参半。

4月23日，我被监狱长叫去，这在罗本岛是常事，我已经习惯了。突然之间，我觉得他有令人不快的消息要告诉我。当我到达会见室，看

到他正在过道那边的传达室中与一些手下谈话，手里拿着一份电报。这加深了我的焦虑。他在那里待了不超过一分钟就向我走来，但焦虑造成的紧张情绪十分强烈，我感觉好像等了一整个小时。“我有坏消息要告诉你”，他说着递给我那封电报。这是伊斯梅尔^[2]发来的电报，报告的是萨梅拉的死讯。我被惊呆了，因为在我心里，她始终是一个年轻、强壮和健康的姑娘。据我的记忆，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17年前我们被定罪的那一天，她当时在NEH工作。我立刻犯难了，不知道该给谁发去吊唁信。他父亲梅塔法生前是希特贝的酋长，30年代末就已去世，并安葬了她的母亲诺弗朗斯。她的哥哥兹维利佐利莱也已经故去。她的大姐30年代中期曾和我一起^[3]在科克维尼读六年级，后来结婚了，但我已经忘了她的地址，甚至不记得她丈夫的姓氏。同样遗憾的是，我居然不知道萨梅拉现在是否结婚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更好的办法是等待，希望能够适时得到必要的细节。有时候，我停下来回顾被囚18年来失去的无数亲友，无法照顾那些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的人，也不能在他们去世时最后一次致敬，都是悲剧。亲属或者密友去世带来的震惊和悲痛完全可以理解—CK^[4]、老夫人^[5]、滕比^[6]、纳利^[7]、诺英格兰^[8]、恩琼齐^[9]、康妮和无法一一提及的其他许多人。还有许多熟人除了热情地握手或者在见面时相视一笑之外，并未做过什么重要的事情，但他们的故去同样触动我们。不过，当逝者是萨梅拉这样的近亲，在死因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收到噩耗，打击就变得格外残酷。我衷心希望，弥留之际，她的身边至少有能够给予关爱的人，他们的深切关怀能让她确信，自己的努力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赞赏。或许有一天，我能得到进一步的细节。

.....昨天，我还收到了阿米娜^[10]的一封同样美好的信，并附上了两张可爱的照片。她和她的优素福保养得很好，两人的外表都非常出众。她有充分的理由说（也确实这么说了）：“优素福^[11]看起来并不像烂橘子，也不像养得太肥的宠物”.....

或许有一天，我能知道津齐^[12]是否收到我的电报，那封电报与法蒂玛^[13]安排的德班寄宿学校有关。我打算再发一封电报给她（法蒂玛），了解津齐现在是否在那。年龄似乎已经影响了津齐写信的能力，甚至连她的教育这样重要的事也不愿写信。但她是个负责任的好姑娘，我总是愿意认为她是无辜的。

似乎有一位朋友在报刊上发表声明，说你丈夫可能罹患癌症。我认为这一声明是相信这个传言的某人的善意之举。但我必须立刻缓和你的担忧，因为我没有理由怀疑自己身上任何部位有肿瘤。我只能认为，这

个流言是1979年11月右脚跟的手术引发的。那里的伤已经完全治愈，不再给我带来麻烦。我的左膝内侧总是感到疼痛，不过只有在上下台阶或者某些夜里发生；这种疼痛也没有到让我想吃止痛片的地步。到目前为止，我成功地抵制使用此类垃圾药物。今年早些时候，我预先做了血液检查，结果呈阴性。现在的疼痛已经引起了注意，除了长跑，它对我的锻炼影响并不大。我仍然做很多腿部锻炼，包括站 [原文如此] 跑。请告诉孩子们和所有关心的人，我感觉好极了。忠诚的马迪巴，我爱你！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布兰德福特邮局9400，法塔卡勒802号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他指的可能是伊斯梅尔·阿尤布（1942—），他在狱中时的律师之一——参见词汇表。

[3] 曼德拉在特兰斯凯科克维尼上的小学。

[4] 哥伦布·科卡尼·马迪基泽拉，温妮·曼德拉的父亲——参见词汇表。

[5] 可能指的是曼德拉的母亲诺塞科妮·范尼·曼德拉，她于 1968 年去世。

[6] 马迪巴·滕比凯尔（滕比）·曼德拉（1945—1969），曼德拉的长子——参见词汇表。

[7] 纳利·南希·乌特拉，温妮·曼德拉的姐姐。

[8] 摄政王琼金塔巴·达林迪耶博的妻子，摄政王在曼德拉 12 岁丧父后成为他的监护人（参见词汇表）。

[9] 恩琼齐·姆蒂拉拉，曼德拉的表妹。

[10] 阿米娜·卡查利亚（1930—2013），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11] 优素福·卡查利亚（1915—1995），阿米娜·卡查利亚的丈夫，政治活动家、南非印度人大会秘书长——参见词汇表。

[12]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曼德拉和温妮的小女儿——参见词汇表。

[13] 法蒂玛·米尔（1928—2010），曼德拉的朋友、教授、作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致彼得罗妮拉·费鲁斯，前政治犯亨尼·费鲁斯^[1]的遗孀（1981年5月3日）

466/64：纳尔逊·曼德拉

最亲爱的Sussie^[2]：

你深爱的丈夫亨尼^[3]突然去世，令我深为震惊，我的家人和我向你、亨希尔、维尔纳、彼得和斯蒂耶妮阿姨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我活在希望中，希望有一天能够有幸见到你和家人，更自由、更完整地谈论亨尼一生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那些方面。现在我能说的就是，我和他在这个岛上一起度过了三年，那段时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我仍然清晰地记得1月22日——他获释的那一天，离别使我五味杂陈。与这样一位优秀、忠诚的同志分手，让我感到遗憾，但我又为自由和与家人重聚带给他的幸福而高兴。

那三年里，亨尼积极从事体育、音乐和其他有助于狱友幸福的活动。有一年，他成为了单人监区的乒乓球冠军，在国际象棋中，他也是危险的对手。他是我们这个监区组建的四重奏团和合唱团的关键成员。这两个音乐团体都在狱友的娱乐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的一生都活在现实世界里，能够清晰地思考、正确地行动。在这方面，他受到了斯蒂耶妮阿姨的很大影响，她本身就是个性很强、视野开阔的人，人们将永远铭记她对家庭和社群的爱与忠诚。

弥补亨尼这样的人留下的空白绝非易事，但我衷心希望，陪伴他前往安息之所的有4000多名哀悼者、4家电视台的人员和多位媒体记者^[4]，这一事实能带给你真正的安慰。那次示威不过是人们对他高度尊敬的一个小小表现。

妹妹，我的家人和我再一次向你表示最深切的慰问和爱。我们希望时间能够治愈你的伤痛，孩子们将跟随父亲的脚步，给你和斯蒂耶妮阿姨带来许多骄傲和快乐。约瑟芬妮和她的姐姐苏珊也同样在此表达慰问之情。你诚挚的， [签名：NR Mandela]

彼得罗尼拉·费鲁斯夫人，由哈杰夫人转交，伍切斯特6850，莱苏尔大街45号。

[1] 亨尼·费鲁斯（1940—1981），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曾是罗本岛上的政治犯。

[2] 南非荷兰语“姐妹”之意。

[3] 亨尼 1981 年 4 月 20 日死于一次车祸。

[4] 在伍切斯特举行的亨尼·费鲁斯葬礼上，哀悼者身穿ANC象征颜色和卡其色的衣服，举着ANC的旗帜（该组织当时还被取缔）。这场葬礼被普遍看作一场“政治葬礼”，使积极分子们变得更加大胆。皮帕·格林，《选择而非命运：特雷弗·曼纽尔的生活和时代》（约翰内斯堡：企鵝出版社，2008，p.166）。

致卡玛格维尼·马迪基泽拉^[1]，曼德拉侄儿
K.D.马坦齐玛^[2]的女儿（1981年11月15日）

466/64：纳尔逊·曼德拉

我亲爱的Mzukulu^[3]：

我希望你享受C.T.^[4]之旅，特别是花在这个岛上的90分钟。

如你所知，我已经在这里超过19年了，其间家人和朋友多次前来探视。布兰德福特的诺班德拉妈妈和孩子们自然比其他人来得更频繁，实际上，她们的每一次探视都给我带来非常特殊的快乐，使我更能忍受这里的生活。

你的探视始终对我意义非凡，我想请你和王子^[5]放心，我完全能理解此举的时机和重要性。这让我了解了几个最新的重要问题，更好地理解一些监禁期间（尤其是最近三年）令我非常不安的家庭问题。

更令我高兴的是，你和王子互敬互爱，在这90分钟里，王子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完全确认了诺班德拉妈妈不时传来的正面报告。我唯一觉得遗憾的是没有看到孩子，但我希望你至少向他们转达我的爱。我盼望着在你和诺班德拉妈妈方便的时候，再次见到你们。与此同时，我将以美好的心情去回忆10月24日和25日。

正如我在探视期间告诉你的，1948年在母亲城的三个月里，我很多时间都和兹维利坦比莱在一起，我们确实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尽管离开普敦之后我再也没给他写信，但一直想念他和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

刻。因此，当我听说他故去时特别难过。姆特托^[6]的去世也给了我意料之外的打击，我很清楚，这对你和你的双亲意味着什么。当死亡影响到老人的时候，总是一桩悲剧，降临到姆特托这样的年轻人头上时更是如此。听到他儿子的消息我很欣慰，希望老天赐予他健康和幸运。

你和王子正在期待着家庭新成员的到来，这让我很高兴。他 / 她可以向其他孩子夸口，早在他们之前很久，他 / 她就来这个岛上探视过了，尽管当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实。也许，你们下次来的时候就可以带上他 / 她了。你应该知道，探视的时候可以带上两岁以下的孩子。与此同时，我们等待着他的降生，希望你能在那美好的日子来临时告诉我们。

听说圣约翰港的诺班德拉妈妈^[7]现在工作了，她甚至驱车到德班，对目前的工作总体满意，这也令我很高兴。探视中我向你简要介绍了，我是如何介绍她和达利翁加^[8]认识，以及在卡玛塔^[9]结婚的细节。你应该记得，她大约在1958年来到J.H.B.^[10]，开始在贝拉格瓦纳思医院^[11]做护理工作，不久以后返回加马塔。那时候，她常常来我们在奥兰多的家。1960年12月我去带克贾托^[12]时最后一次见到她。我常常想起她，很快会给她写信。

对我来说，在忙于给你写信的同时收到诺桑戈妈妈^[13]从德克特山^[14]寄来的信，是不同寻常的巧合。与圣约翰港的诺班德拉妈妈不一样，她是个很好的记者，写来的信总是信息满满。这样的信对于我当前的处境来说很有价值，我总是盼望收到它们。她承诺明年年初来探视我，并确认多莉^[15]在英国约克大学，计划从12月20日起在南非度假三周。她可能会来到岛上，希望你为她提供安排探视的建议。

我忘了问你关于我的侄儿、姆费科的卢乌约·米特拉拉酋长的情况了。1973年之前，他多次前来探视。如果可能的话请告诉他，我一直想着他。

我相信王子会关注我交给他的其他所有问题，我很快就能得到他的报告。与此同时，我怀着最热烈的感情想念你们。

献上我无尽的爱和千万个吻，祝你圣诞和新年快乐。

卡玛格维尼·马迪基泽拉小姐，由马迪基泽拉、马德拉和姆德鲁尔

瓦转交，乌姆塔塔邮政信箱721号

- [1] K. D. 马坦齐玛的女儿，嫁给了温妮·曼德拉的堂弟马迪基泽拉王子。
- [2] K. D. 马坦齐玛（1915—2003），滕布酋长，特兰斯凯首席部长——参见词汇表。
- [3] 科萨语“孙女”之意。
- [4] 开普敦。
- [5] 卡玛格维尼·马迪基泽拉嫁给了温妮·曼德拉的亲戚马迪基泽拉王子。
- [6] 姆特托·马坦齐玛酋长（1972年去世），曼德拉侄儿K. D. 马坦齐玛的儿子，诺凯迪地区的首长——参见词汇表。他死于车祸。
- [7] K. D. 马坦齐玛的另一个妻子。
- [8] K. D. 马坦齐玛的中名是达利翁加。
- [9] 一个小镇，现属东开普省。
- [10] 约翰内斯堡。
- [11] 约翰内斯堡索韦托的贝拉格瓦纳思医院。
- [12] 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 [13] K. D. 马坦齐玛的妻子之一。
- [14] 特兰斯凯的一个城镇。
- [15] 多莉斯瓦·约扎娜，K. D. 马坦齐玛的女儿。

致艾莎·阿诺德^[1]（1981年11月15日）

466/64：纳尔逊·曼德拉

我们最亲爱的艾莎：

你肯定嗅到了，从我收到你50岁生日庆典的邀请，以及寄来的惹人喜爱的生日卡时起，心里就充满了负罪感和羞耻感。

虽然我在8月6日之后很久才收到你的信，但我应该放下一切，立刻给你写这封信，这样你就能在香槟与肉食的沉醉尚未过去时，收到我最美好的祝福。也许你知道，过去的三四个月里我承受着越来越大的压力，甚至难以给你和扎米^[2]写信——对我来说，你们两位女士的爱与友情是力量的源泉，从未令我失望。

压力减轻的那一刻，我拿起纸笔，这就是给你的信，艾莎妹妹。它将带去我最热烈的爱，祝贺你度过了半个世纪。我衷心希望，你能成为跨越两个世纪的人，继续为阿明^[3]、舒凯里和米穆那^[4]以及许多朋友带来力量与希望。我已经将8月6日加入越来越长的家人生日名单中，不会忘记。顺便说一句，这一天和8月5日——我被捕的日期——如此接近，我将这两个日期等同对待。再一次最热烈地祝贺你，Ben^[5]。

寄来的生日卡太漂亮了，我甚至以为这是由穆罕默德·阿里设计并草拟文字的，因为它充满了冲劲和智慧。你的深情使我觉得像坦克一样强壮，像新婚之夜的新郎一样满怀期待。我非常热切地盼望着，有朝一日你能亲自向我道贺。

扎米此前已经告诉我，你将寄来这件漂亮的礼物。尽管她描述得很

详细，但直到试穿之后，我才意识到它有多漂亮。它很合身，我立刻觉得自己长高了一倍，年轻了一半。扎米还告诉我，阿明已经放弃了全科医生的职位，回到医院的儿科。虽然他的患者肯定会想他，薪水也有差别，但我认为他的决定值得赞许。以他的背景、训练和经验，应该是极有价值的医学专家。儿童疾病的治疗是医学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大成人之后，人们最终都要学习忍受疾病、痛苦和折磨，但退一步说，看到无辜的孩子遭遇任何形式的身体或者心理残疾或病痛，都令人非常不安。我对这个领域的复杂问题并不熟悉，但我认为医院的医生除了儿科的实际研究之外，相对说起来比忙碌的全科医生更有时间进行理论研究。

不久前，我翻看了家庭相册，特地看了看你和阿明及孩子们的合照。他看起来又帅气、又专业。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经过艰苦空手道训练的坚强男子，知道如何享受生活中的成功而不事浮夸。我希望他在新的冒险中顺利，他的决定将给红十字会医院^[6]的患者和员工带来许多快乐。他在那里可能与莫妮卡·科巴斯夫人共事，那是在福特海尔^[7]的老朋友。如果是这样，请让他向科巴斯夫人及家人转致我的诚挚问候。

想到你年已半百，几天前我听了一盘关于长寿的广播磁带，特别是关于百岁老人的部分。主讲人谈到了英国的情况，强调长寿老人的数量已大大增加，特别是该国推出国民医疗服务制度之后。尽管高兴，但听到主讲人说即便到了如此大的年龄，衰老问题仍可通过医学控制时，我有些吃惊。我一直以为，老年意味着脑力状况不可避免地相应恶化。但很明显，情况并不应是这样。

回到现实中来，我很高兴地得知，米穆那和舒凯里在学校里取得了很大进步。从照片看，他们似乎长得很快，在本伍德路拍的照片和你寄给我的照片有很明显的差别。我希望可以面对面地见到现在的他们，并和他们谈心。能这样做将是一种快乐，我在这方面缺失了很多。请代我向候他们。

我以为，今年的某个时候我已经写信向你保证，与4月大选期间媒体报告的不同，我实际上没有生病，感觉良好。但仔细检查了我的信件登记簿，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真的给你写过信。

即便在看到引发扎米和孩子们猜测与不安的报刊声明时，我也几乎淹没在健康的感觉之中，尽管如此，地区医院的库切医生为我进行了一

次检查，在我这个门外汉看来，检查很全面。不久以后，勒鲁医生（他也给泰格堡^[8]的医学学生们讲课）又给我进行了一次更彻底的检查。两次检查都确认我没有问题。8月[?]日，我收到你的邀请和生日卡后的一天，I.R.C.^[9]的约尔格·内格尔医生确认了他们的发现。我相信，这种疾病可能很危险，可以在受害者和庸医们不经意的时候将你吞噬。有鉴于此，我感到非常轻松，精神焕发。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漂亮照片；它们都拍得很好，我喜欢其中的每一张。但是，为什么一个慷慨大方的人，这次却这么吝啬？我以为你会寄给我一大批照片。除了你、阿明和孩子们的合照之外，其他都不见了。我甚至没能得到你和扎米的合照。

最后，艾莎妹妹，我希望你知道，想起你、阿明和孩子们，永远都是种快乐。写信给你，带给我的愉悦更多。献给你无尽的爱和千万个吻。

诚挚的纳尔逊

艾莎·艾哈迈德医生，艾尔西河7460，第29大街与康诺特路交叉口

在狱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曼德拉被迫写信给许多政府部门，包括警察和司法部，竭尽全力保护妻子。从他入狱到获释，温妮·曼德拉一直是这个种族隔离国家持续迫害活动的目标。她的丈夫只能通过她寄达的一些信件、律师以及后来的媒体，获得妻子遭到袭击的消息。当他无力帮助她，只能想象她经历的一切时，心中充满无助感。更令他焦虑的是孩子们的安全问题。

^[1] 艾莎·阿诺德是开普敦的一位医生，曼德拉的妻儿探监时住在她家。她是法蒂玛·米尔（参见词汇表）的朋友。

^[2]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3] 阿明·阿诺德，艾莎的丈夫，也是一名医生。

^[4] 阿诺德的孩子。

^[5] Ben是古吉拉特语“姐妹”之意。

^[6] 开普敦的红十字儿童医院。

^[7] 福特海尔大学学院，曼德拉 1939 年进入该校，1940 年因为参加抗议活动而被开除。

[8] 开普敦的泰格堡医院。

[9] 可能是“国际红十字会”的缩写。

致南非警察部队的库切少将（1981年11月27日）

纳尔逊·曼德拉：466/64 罗本岛

库切少将，

比勒陀利亚南非警察总局

亲爱的阁下：

过去12年里，我妻子已经成为秘密警察持续骚扰甚至迫害的目标，她甚至在至少三个不同场合，遭到同一名警察的袭击。

由于这种对待，基于司法部或者警察部的任何高级官员不知情、没有支持或者纵容的假设，我写信给当时的司法部长佩尔塞先生^[1]，后来又写信给他的继任者克鲁格先生^[2]，提请他们注意这件事情。我还请求他们下令，警察在执行与她相关的任务时不要违法。我没有一次收到礼节性的确认，骚扰仍在继续，毫无收敛。尽管我已将事实提交两位内阁部长，家庭法律代理人也多次向您的部门陈情，加上我妻子个人在相同事务上的努力，我仍然一如既往地认定，您本人可能不知道警察在这方面的不法举动。

但是，我妻子受到布兰德福特警察的骚扰——特别是普林斯卢、德科克和拉莫罗洛阿内中士——是我目前最担心的，特别希望引起您的关注。随着依据1950年《国内安全法》实施的禁令期限将至，警察对她和家人的敌意似乎更浓厚了，其用意非常明显。在这封信中，我附上了我妻子于1981年9月26日寄来的声明副本，可以说明一切。附件第3段中提

到的申请是我向布隆方丹高等法院紧急提出的，要求发布一项命令约束警察，不要阻止我女儿在布兰德福特的家中接待来访者。

至于同一份声明的第2段，我必须通知您，1981年9月29日，法院已宣布梅勒芬先生^[3]无罪并撤销了指控。

1981年10月2日，我收到了妻子的如下电报：

“拉莫罗洛阿内、姆巴尼亚尼和德科克拆下了汽车的部件并将轮胎放气。梅勒芬案撤销。考虑对政府和警察采取行动。”

如果警察合理地认为，此类措施从安全角度看是有必要的，他们当然有拆除汽车零件、给轮胎放气的自由。但是按照法律，他们应该在离开时将汽车恢复到发现时的状态。保持拆卸和轮胎放气状态超出了依法执勤的范畴。

我必须补充一点，布兰德福特警察，特别是普林斯卢中士对我妻子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指控，全都被法院驳回。从妻子告诉我的情况看，未能将她定罪，令普林斯卢怀恨在心。过去四年里，妻子曾多次向我叙述普林斯卢中士的行为，全都表明他惯于冒犯举动和粗暴的语言。在这方面，我请您查阅声明的第1段，其中描述道，诉讼过程中，有人指出他在袭击我的家人时喝得酩酊大醉。

我还必须指出，妻子在1981年11月21日前来探视时告诉我，普林斯卢中士上一次搜查我家时所说的话表明，他知道我们采取行动，将其行为报告给了他的上级，为此，他以平素那种盛气凌人的方式，进一步威胁她。妻子和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得到消息的；但我已经写信请求监狱署长与您沟通，普林斯卢明显在我得知可以写信给您之前，就已经知道我关于此事的通信往来。

尽管如此，我仍打算向你陈述整件事，希望你能认为，这种怀有报复心的警官对法律没有半点尊重，行为令人厌恶，在一个偏僻的农村小镇里，几乎没有任何手段能约束一支混乱的警察部队，因此将维护法律与秩序的任务交给他是不合适的。

还有一个方面也必须提请您注意。按照监狱规章，妻子每个月可以探视我两次。有时候确实如此，但由于恶劣天气条件，岛上的渡船在某些日子里没有运营。虽然其他探视者可以等到天气放晴，但不管是否能

够探视我，她都必须在地方法官规定的日期内返回布兰德福特。

在这方面，我必须补充一点，她打算在圣诞节期间探视我，并申请于1982年1月2日和3日再次前来。由于两段时期相隔六天，因此她希望在开普敦度过圣诞节后的一周，以免产生不必要的开销。我希望您能与司法部协调，让她能如愿留在开普敦。

你忠诚的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在他的信下面，是曼德拉手写的附加声明]

1981年9月26日罗本岛探视期间，应我丈夫的要求，关于家庭某些问题领域的声明。

1.1981年8月24日聆讯之后，政府败诉，我在做证时向法院解释，格特·普林斯卢中士袭击我家时喝得大醉，对我和家人的骚扰已经以极大的热情重新开始。法院确认马修斯·马比切拉是我家的一员。

2.此后，我在清晨遭到袭击，再次被告知要确认他的访客，德科克中士威胁要拘留他们，他还袭击了为我修车的人，那是他本人在我的房子里发现的。

3.在上一次探视（8月）期间，有人看到德科克中士和拉莫罗洛阿内中士（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我丈夫为女儿津齐提出的申请中）拆掉了汽车上的某些零件，使它在机场抛锚了[几个小时]。当月的下一次探视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

4.引起我极大焦虑的根源与我们的女儿津齐有关。多位被拘留审问的布隆方丹学生曾告诉我，警方向他们问起津齐的情况，并说已经知道他们被她“毒害了”，她将会被“清除”。

5.津齐在家中一直接到操南非荷兰语的匿名电话，其中之一说道：“对你的两个眼球之间打一枪怎么样？”

6.因为没能得到为她修改文件的许可，我已经请求许多朋友的援助，他们陪着她和一些亲戚走访了多个办事机构，使她能回到学校。这些人成功地修改了她的“通行证”并得到了一份旅行文件。此后，她离家

去了斯威士兰的大学。

7.我在奥兰多的家人报告，他们几乎每天遭到骚扰，被质询关于津齐合法旅游证件、她如何得到这些文件、在斯威士兰干什么、哪个周末会回家、计划在哪里度假等问题。只有克拉森先生报告说这些询问是有礼貌的。

8.打到家里的那个电话又纠缠我们在斯威士兰的女儿，她在一堂课的中途接到电话，并遭到辱骂。

9.约翰·库切中将亲自告诉我，他厌恶律师们关于家庭事务的沟通，因此我多次通过德瓦尔先生^[4]和伊斯梅尔·阿尤布先生^[5]以及地方法官，请求与库切中将见面，解决这些问题。我甚至没有得到礼节性的回复。

10.我多次请求丈夫，以一家之主的身份努力交涉。我知道他本人与现刑事部长之间也存在很大的问题，他的通信甚至无法及时得到回复，但他和罗本岛监狱人员之间没有任何问题。

11.马修斯·梅勒芬^[6]现在面临捏造的指控，这都是安全部门唆使的：

a)违反交通规则。

b)在布隆方丹的勒夫蒂·史密斯葬礼上读了一封给我的信。

c)未经许可进入布兰德福特黑人居住区。

d)在没有合法居留权的情况下将802号作为他的地址。

上述第一条将在1981年9月29日聆讯。

12.讲南非荷兰语的官员打电话给当地店主的妻子费赫拉尼夫人，要求她叫我来听电话。电话里说，“我是曼德拉，叫她来听电话，我从岛上被放出来了”，然后，他们辱骂了她。

13.全国各地不断有朋友和素不相识的人报告，他们受到拘留、拷打和盘问。

（签名：诺姆扎莫·Z.W.曼德拉）

[1] 参见 1970 年 9 月 14 日的信（第 172 页）和 11 月 19 日的信（第 177 页）。

[2] 参见 1974 年 5 月 25 日的信（第 234 页）和 1975 年 2 月 12 日的信（第 248 页）。

[3] M. K. 梅勒芬，一位家族朋友。

[4] 布兰德福特的皮特·德瓦尔，其妻阿黛尔与温妮·曼德拉是朋友。

[5] 伊斯梅尔·阿尤布（1942—），曼德拉的律师——参见词汇表。

[6] M. K. 梅勒芬。

波尔斯穆尔最高安全监狱

1982年3月—1988年8月

纳尔逊·曼德拉、沃尔特·西苏卢、雷蒙德·莫翰拉巴和安德鲁·穆兰杰尼^[1]于1982年3月31日从罗本岛转到大陆上的波尔斯穆尔最高安全监狱，关押在一间大的集体囚室里。抵达后不久，曼德拉写信给“厨政处”人员，告知其伙食要求^[2]，然后写信给他的律师，以免他们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另一所监狱。1982年10月21日，艾哈迈德·卡特拉达也到波尔斯穆尔监狱与他们会合，他最初待在罗本岛，没有和其他人一起转移。曼德拉说，他从不知道大家全部被转移的原因。他问了指挥官，回复是“无可奉告”。

“我感觉烦乱不安。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将去往何处？在监狱里，人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质疑和抵制命令，然后就必须屈服。我们没有预警，没有准备。我在岛上已经待了18年多，这么突然就离开了？”

“我们每个人得到了几个大纸板箱，用于打包私人物品。我在20年里积攒的东西都能放进这几个箱子里。打包只花了一个半小时多一点。”⁵⁸

波尔斯穆尔位于开普敦城外的群山脚下，是一座规模很大、贴有饰面砖的监狱，有床和更好的食物，但在一定程度上，它的条件更为艰苦。曼德拉等人不再从监区走到石灰石矿的空地；也不再到岸边去采集海藻。他们与其他囚犯分开，被关押在天台上的一个牢房里，只能从院子里仰望天空。

[1] 这些人的情况参见词汇表。

[2] 曼德拉对饮食很严格，要求不放盐。

致波尔斯穆尔最高安全监狱负责人

D220/82^[1]：纳尔逊·曼德拉

波尔斯穆尔最高监狱负责人

送呈：厨政处

请注意，出于健康原因，我采用无盐饮食，也不吃鸡蛋。

[签名：NR Mandela]

[没有日期，但一位狱警手写了日期1982年4月20日]

[在另一侧用南非荷兰语写着] 处理人

[签名] W/O^[2]文特尔

^[1] 他在波尔斯穆尔监狱得到了一个新的囚犯编号（关于他的囚犯编号，参见第 14 页）。

^[2] 准尉。

致波尔斯穆尔最高安全监狱负责人（1983年1月21日）

D220/82: N.曼德拉

波尔斯穆尔最高监狱负责人

送呈：扎依曼上尉

我必须再一次请你调查，关于卡特教授^[1]来信的问题、姆加贝拉夫人^[2]来信的审查问题以及如下所述的三个问题。我重复这一请求，希望并相信你能以应有的超然和理解态度，重新检视这些问题。

我必须强调，你对我的请求所做的回复说明，尽管我认真、耐心地解释了整件事，你实际上并没有理解，因此误导了你的调查。

1.卡特教授的来信

之前，我两次向你提起这件特殊事项，指出卡特教授去年5月从报上得知我已转移到本监狱之后曾写信给我。我还向你提出，这封信可能在这座监狱的某个办公室里，你可以通过适当的搜索找到它。

但近来负责这一监区的狱警向我宣读了一纸书面说明，声称来自你，大意是罗本岛监狱已通知你，没有收到来自卡特教授的信件。有鉴于此，我清楚地向你解释，这封信的地址是本监狱，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把罗本岛牵扯进来。因此，我必须请求你再次关注此事，及时告诉我调查结果。

2.姆加贝拉夫人的来信

你完全没有回复我关于这个问题的请求。但在当值狱警宣读的说明中有关于马古贝拉先生的消息，似乎是你对我之前就同一问题所提请求的回复。

你很容易理解，要对审查人员确定有异议的用词做出评论并不容易。但显而易见的是，不管是没能回复，还是犯了错误，都不能表明你对此事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3.恩宗维夫人^[3]的来信

圣诞节前大约一周，我收到了恩宗维夫人的一张贺卡，她在附言中说将会寄来一封信。关于这件事，如果你能告诉我这封信是否已经收到，我将不胜感激。

4.我与刑事部长的案子^[4]中的论据

同样，你没有回复这一事项。如你所知，这和你所提的比勒陀利亚不是同一个问题。

5.曼德拉夫人的来信

我妻子圣诞节前来探视时带给我一封信，那是美国某妇女组织写给她的。她没有得到让我看这封信的许可，因此许诺从开普敦寄出它。请告诉我这封信是否已经收到。

最后，我希望表明，我真的想要与你一起，解决这些和其他属于你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不要让这些你能够轻松、令人满意地处理的事情成为指挥官的负担。正是出于这种精神，我请求你跟进这些事项，也希望你可以以同样的精神去处理它们。

[签名：NR Mandela]

[另一侧手写的说明] 格雷戈里准尉。将这件事提交扎依曼上尉

[签名] 1983年2月25日

[1] 格温德琳·M.卡特（1906—1991）教授，加拿大—美国政治科学家，非洲事务学者，

也是一位慈善家。

[2] 帕特里克·马古贝拉（2009 年去世）的夫人，帕特里克是MK骨干，1990 年从罗本岛获释。

[3] 康妮·恩宗维是詹姆斯·“吉米”·恩宗维博士（1919—1976）的妻子，后者是医生、ANC领导人和“抗法运动”（参见词汇表）东开普省组织者——参见词汇表。

[4] 曼德拉在交给律师的文件被没收后向刑事部长提起诉讼。

致波尔斯穆尔最高安全监狱负责人（1983年2月25日）

D220/82: N.曼德拉

波尔斯穆尔最高监狱负责人

送呈：范·西特少校

负责本监区的狱警通知我，你已命令不要给我羊毛头套，我将可以从监狱署提供的各种帽子中选择一顶合适的。

我相信你可以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不会拒绝一位专业医生和本监狱医疗从业者的建议；这些建议基于医学与人道主义的考量，也是出于方便。

2月14日，我伤口上的石膏和缝针都已拆下^[1]，从那天起，我一直在努力得到头套。至少可以说，正是因为这个部门的冷漠，使我这么长时间得不到有助于康复的物品。

我已经尝试过监狱的帽子，事实证明它很不合适，只会使敏感的伤口雪上加霜，而且戴着帽子也无法睡觉。

我相信你是个好心的人，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力强迫我不戴合适的头套，带着一副滑稽的样子去见家人和法律代理人。

[签名：NR Mandela]

^[1] 1983年2月2日，曼德拉在监狱的台历上写下，他去伍德斯托克医院做了脚趾和后

脑勺的手术，没有提供其他细节。

致拉塞尔·皮利索，曼德拉妹妹利比^[1]的丈夫（1983年6月29日）

[翻译自科萨语]

D220/82: N.曼德拉

亲爱的妹夫：

我收到了利比小姐的回复，反馈了你在姐姐巴利维葬礼上所起的作用。我从邦比兰加^[2]的电报中得知她的死讯，很快就回复了。

收到利比小姐的信时，我已经寄出了给邦比兰加的感谢信。我能对你说的只有重复老人们的话：“我感谢你。”^[3]如你所知，当前的处境不允许我说得更多；但是，请接受我衷心的慰问。

再一次谢谢你。

请向利比小姐、法蒂斯瓦^[4]和其他家人转达我最诚挚的问候。你诚挚的马迪巴。

1984年3月9日。这封信写于29.693。

[信封]

拉塞尔·S.皮利索先生

南非警察

特兰斯凯特索洛邮局

- [1] 利比·马库茨瓦纳·皮利索（1930—1997），曼德拉的妹妹。
- [2] 邦比兰加（又名恩谢科）是特兰斯凯大酋长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的兄弟。
- [3] 原信中，曼德拉用了科萨语的nangamso一词，表达了对超出职责的贡献者的深切感谢。
- [4] 可能是利比·皮利索的女儿。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的朋友阿黛尔·德瓦尔 (1983年8月29日)

D220/82: 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阿黛尔:

[用南非荷兰语写成] 我的南非荷兰语知识很贫乏，词汇量也不够。以我的年龄，学习语法、提高句法都是很难的事情。如果我用南非荷兰语写这封信，肯定会成为一场灾难，我衷心希望你能理解我改用英语。

[用英语写成] 扎米^[1]多次告诉我，你和皮特^[2]过去六年来热心地帮她解决问题。尽管我每次都要求她向你们转达谢意，但你寄给我这些漂亮而宝贵的书作为礼物，正好给了我机会写信，直接对你们的努力表示感谢。

对于扎米来说，人到中年离家到一个陌生的新环境开始生活不是件容易的事，她在那里没有任何谋生手段。就这一点而言，朋友们的反应总体上非常好，使她有可能产生内心的力量，去承受无法避免的苦难。我们特别幸运的是，能够拥有一个当地家庭的友谊，当她面对迫在眉睫的问题时可以向他们求助。[用南非荷兰语写成] 你和皮特对她相对的安全和幸福贡献极大。[用英语写成] 衷心希望有一天能到你们的村庄里相会，执手长谈。

[用南非荷兰语写成] 我的书架上有一本沙尔克·皮纳尔的《见证伟大时代》，第13页提到了农夫^[3]彼得·德瓦尔，他参加了1938年到希尔纪念堂的“牛车大迁徙”。在这个故事中，他成功地在自由邦安抚了一

群难以驾驭的迁徙者。他可能是皮特的父亲或者祖父。〔用英语写成〕每当皮特的名字被提到，特别是收到他的信时，我就本能地想起来来自这个世界的一位朋友——康布林克先生，他现在可能管理着一家生意兴隆的律师事务所。我最后一次见他是30年前了，当时他夜里在一家乳制品厂工作，白天则是一名见习律师。如果皮特能见到他，也许能代我向他致意。与此同时，我向你、皮特和孩子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希望你们的女儿在英国能一切顺利。

纳尔逊谨上

阿黛尔·德瓦尔夫人，布兰德福特邮局9400，杜克大街

[1]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2] 鲁斯·约翰内斯·德瓦尔（1932—2001），律师，在布兰德福特执业时遇到被放逐到该镇的温妮·曼德拉，他们成为朋友。他也是司法部长科比·库切的朋友。据说，德瓦尔夫妇与温妮·曼德拉的友谊影响了库切，使之于1985年年底到医院探访了曼德拉。此后，曼德拉与库切联系次年与政府开始对话的事宜。

[3] 纳尔逊用的是南非荷兰语的uitsaaiman，意思可能是农夫或者广播员。

致监狱署长（1983年10月6日）

[这封信由艾哈迈德·卡特拉达手写，但由曼德拉签名]

监狱署长，比勒陀利亚

阁下：

我们接到本地当局的通知，根据监狱总部的指令，未来被带去看医生、住院和上庭的囚犯将戴上手铐和脚镣。我们被告知，这条规定适用于所有囚犯，也就是说，安全囚犯^[1]和普通法囚犯都包含在内。

我们真诚地请求您重新考虑关于安全囚犯的决定，保持现在的做法。

我们在狱中的20年间，待遇上有了许多变化。之前，我们从罗本岛被带到开普敦时需要戴上手铐，但多年以来，这一做法已经停止了。我们欢迎并感谢这种举措，因为我们欢迎所有旨在缓解监狱生活困难，使之更加容易忍受的变化。我们特别关心的是，取消那些不仅过时，而且毫无必要的繁重与羞辱性措施。

我们不希望对监狱署的一般安全部署提出评论，但是希望提出一些意见，支持我们当下的请求。

1)据我们所知，被关押在这里的整段时期内，没有安全囚犯在被押送到开普敦治疗时越狱的事例，甚至没有人企图这么做。

2) 在波尔斯穆尔的一年半中，我们的经验是，任何一名囚犯被带出去时，总有4名或更多狱警随行，有些人还带着武器。狱警往往还有一

名秘密警察相伴。

3)尽管我们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佳，这种复杂的安排仍然严格实施。

4)在我们看来，这样的安排过去是、现在也仍然是十分充足的，更多的约束完全没有根据、多余且具有羞辱性。公众看见戴手铐的囚犯时过分的关注和好奇更加剧了这一问题。

5)我们可以肯定，罗本岛和波尔斯穆尔当局将支持我们的论点，即不能指控安全囚犯滥用了“监外就医”。

6)狱方已经向我们指出——最近又进一步强调——不管是普通法囚犯还是安全囚犯，待遇上没有任何区别。

7)阁下，我们怀着尊敬的心情提醒您，这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例如，安全囚犯被剥夺了接触式探视的权利，即便他们被分到“A类”，在平日里也仍然遭到各种限制，或许更重要的是，全体安全囚犯都被剥夺了其他囚犯可以享受的减刑和假释机制。我们相信，少数有此特权的人得到了几周到几个月不等的减刑。

8)我们认为，既然差别化待遇确实存在，安全囚犯就没有理由不能豁免手铐和脚镣的命令。

9)最后，从健康角度看，我们认为这种新举措有明显的缺点。我们中的许多人都患有高血压，当我们被带去专业医生那里诊治的时候，保持放松和完全摆脱紧张心情是很重要的。手铐可能造成的羞辱和怨恨对血压有着不利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这与我们咨询专业医生的目的相悖。

我们怀着尊敬的态度声明，我们无法找出任何理由证明，应该对我们适用这种新的限制措施，并再次恳请您放弃它们。

感谢您

您诚挚的 [签名 NR Mandela]

N.R.曼德拉

[\[1\]](#) 安全囚犯就是政治犯。

致朋友法蒂玛·米尔^[1]

[邮戳日期：1984年1月30日]

我们亲爱的法蒂玛Ben^[2]：

亚瑟和路易丝·格里克曼（美国缅因州，04927，克林顿，格里克曼农场R.F.D.2）已经两次寄来支票，但没有保险证明。尽管我已要求扎米^[3]写信代我感谢他们，但我应该对她说的话做个补充。可是，我的主要困难是除了支票上出现的之外，没有任何关于他们的信息。你是与他们联系并尽快寄给我有关细节的最佳人选。

我们的外甥女卢瓦奇·乌特拉（扎米已故姐姐的女儿，今年十几岁）也在那里。她是韦尔斯利学院（马萨诸塞州韦尔斯利迈克菲大厅邮政信箱128号）二年级学生。我不知道她的学校与斯沃斯莫尔^[4]距离多远，如果你能去看她，或者还能将她介绍给你在那里的一些朋友^[5]，我将不胜感激。

她告诉我已经从美国寄来了多封信件，但我都没有收到。她还说，自己大部分时候都很孤单，怀念故土，对于她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你在学术和个人事务上的建议对她一定很宝贵。

谈起在美国的人，当我在《时代》杂志上看到我们的朋友、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院保罗·聪格斯罹患某种癌症，因此在11月将不会参加第二任期的选举时，我感到非常不安。如你所知，他曾到布兰德福特探望扎米，在此过程中成为了我们家的好朋友。听说他的病情，我很难过，衷心希望他及时诊断，很快就能完全康复。你知道，我无法写信给他，能做的只有要求你向他表达我们的良好祝愿和诚挚问候。你是否希

望见到格温·卡特^[6]和卡里斯教授^[7]？

我相信，你可能访问圣城麦加、德黑兰和德里。我很久之前就应该写信给英迪拉^[8]，但你知道，以我当前的情况^[9]，她是我可望而不可即的人物。从这个遥远的地方看去，她似乎表现得极其出色，我一直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关于她的新闻。

向她转致我最诚挚的问候。

拉希德^[10]现在做什么，住在哪里？你总是告诉我姑娘们的消息，但很少提到你的公子。

毋庸置疑，以我目前的情况，不容易准确地理解班西^[11]的打法。无论如何，对我来说，他选择的投球方式更可能有利于击球手乔治^[12]、阿奇^[13]、法鲁克^[14]和其他人，而不利于他、帕特^[15]、J^[16]、B和Y.S.^[17]。

名誉校长！^[18]收到你的电报时，我已经用完了1983年的去信限额，只限于我寄给你和校长、表示接受的特殊短信。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感谢你，以及所有支持我们参选的人。然而，我相信外界的每个人都深知所涉的实际问题，在我国历史的这个阶段，期望一位被关押的黑人候选人当选白人大学的名誉校长是不现实的，特别是在纳塔尔，很显然对此拥有最后话语权的是参议院，而不是评议会的成员。也许等你回来，就有可能调查我们的真正支持度了。与此同时，向每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有段时间没有马基^[19]的消息了，但她承诺从这个月开始行动，希望你已经在出发前向伊斯梅尔^[20]全面介绍了她的情况。

言归正传，每次写信给你好像都必须向你道贺。上一封信里，我祝贺你被任命为教授；媒体报道表明，斯沃斯莫尔将授予你博士学位，在我看来，这是你应得的荣誉，不仅是女性解放的一大胜利，我担心，可怜的伊斯梅尔已经与那些需要通过妻子出名的丈夫为伍了。肯定有很多人现在称他为“法蒂玛的丈夫”。我非常想念他，当媒体报道说，他是莫塔^[21]纪念活动的发言者之一时，我很高兴。这封信很长，现在我必须停笔了，好让你能休息一下。献给你无尽的爱，法蒂玛妹妹。

来信请都用挂号信形式。

[1] 法蒂玛·米尔（1928—2010），作家、学者、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2] Ben是古吉拉特语“姐妹”之意。

[3]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4]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斯沃斯莫尔学院。

[5] 法蒂玛·米尔是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客座讲师。

[6] 格温德琳·M.卡特教授（1906—1991），加拿大—美国政治科学家和非洲事务学者，也是一位慈善家。

[7] 托马斯·卡里斯（1919—2017），美国非洲政治史学者与作家。

[8] 英迪拉·甘地（1917—1984），印度总理。

[9] 南非当局不允许曼德拉写信给各国元首。

[10] 法蒂玛和伊斯梅尔·米尔的儿子。

[11] 阿米昌德·拉吉班西（1942—2001），被称作“孟加拉之虎”。他于1981年组建国家人民党，1984年被总理P.W.博塔任命为三院制议会中代表南非印度人的代表院议长。囚犯的书信中不得有关于政治事件的内容，这可能是曼德拉使用板球隐喻的原因。

[12] 乔治·休佩萨德（1936—2007），原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主席，联合民主阵线活动家，曾发起反对三院制的运动。

[13] 阿奇·古梅德（1914—1998），南非土著人大会（后成为ANC）主席乔赛亚·古梅德之子、律师、ANC和联合民主阵线活动家，他与奥斯卡·姆佩塔和艾伯特娜·西苏卢共同担任联合民主阵线主席。

[14] 法鲁克·米尔博士，法蒂玛·米尔的兄弟，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和联合民主阵线活动家。

[15] 帕特·普瓦林加姆（2009年去世）也接受了南非印度人理事会的任命。

[16] J可能指的是J.N.雷迪，种族隔离政权设立的南非印度人理事会主席，后来被拉吉班西取代。

[17] Y.S.金萨米也加入了南非印度人理事会。

[18] 曼德拉被提名担任纳塔尔大学的名誉校长。

[19] 马卡齐维·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长女——参见词汇表。

[20] 伊斯梅尔·米尔（1918—2000），法蒂玛的丈夫、律师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21] 优素福·达杜（1909—1983），医生、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演说家。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奥利弗·坦博在MK革命委员会中的副手，南非共产党主席——参见词汇表。优素福·达杜常被称呼为莫塔（Mota），是Motabhai（古吉拉特语“兄弟”之意）的缩写。他从1960年起流亡。

致特雷沃·图图，德斯蒙德和利亚·图图^[1]之子（1984年8月6日）

[这封信是重新打字，电传^[2]给监狱署长的]

[南非荷兰语的说明] 机密

913

监狱署长

AK Security

请立即交给温斯特准将

1.该囚犯仍然试图与德斯蒙德·图图主教联系。他现在打算写信给主教的儿子特雷沃·图图，试图以此联系主教。

2.下面是这封信的内容

D220/82：纳尔逊·曼德拉，波尔斯穆尔最高监狱

托凯 7966，邮政信箱 X 4

1984年8月6日

我亲爱的特雷沃：

惊闻你家遭到袭击和破坏，我们一直挂念你和你的父母，特别是在看到令人不安的报道之后，衷心希望我们的思念能给你们更多力量和勇气。

我们爱戴你的父母；他们从未远离人群，而是高举着一盏明灯，光芒四射，超越了家庭的圈子。他们遇到的任何危险或者威胁都立刻成为了我们所有人真正担心的事。请向他们保证，我们钦佩他们，希望他们顺利、幸运。那也是对你家的野蛮袭击令我们如此不安的原因。

过去十年间，尤其是从1979年起，我并不是没有尝试过和你父亲联络，但一切努力都是徒劳。如果你能收到这封短信，他肯定知道这是我与他最接近的一刻。

但这是写给你的信，我希望告诉你，几年以前，我曾读过你在《星期日快报》上的一篇署名文章，觉得很有趣。那时我就在想，现在也仍然如此——你有事要说。因此，我希望你能定期在该报上发表文章，当我没有看到它出现时，颇为失望。

渴望新思想的受众群体很广，他们来自能够正确思考并用于表达的年轻人。这就是我们仍然盼望有一天能看到你的文章的原因。同时，我要向你、扎内莱^[3]和孩子、你的姐妹坦德卡和娜奥米及其夫君，当然还有你的双亲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非常诚挚的，纳尔逊叔叔

特雷沃·图图先生，布拉姆方丹2017，邮政信箱31190

附言：任何回信必须采用挂号形式

[南非荷兰语说明]

3.收信人[特雷沃·图图]正在受到怂恿，继续在报纸上宣传。他[曼德拉]还鼓励并支持图图主教在各条战线上的行动。

4.这封信决不能发出

波尔斯穆尔监狱指挥官

F.C.芒罗准将

南非政府于1974年首次提出释放曼德拉，条件是他同意迁往出生地特兰斯凯乡村。他对这一提议的拒绝并不足以消灭政府的想法。10年之后，他的侄儿凯撒·马坦齐玛^[4]向他提出了类似的条件。马坦齐玛（曼德拉以他的名字缩写K. D. 或者小名达利翁加称呼他）从福特海尔大学就曾和他的这位身为自由战士的亲戚在一起。多年以后，曼德拉愤怒地发现马坦齐玛参加了种族隔离政权的“班图斯坦”计划，该计划给了所谓“非洲人家园”名义上的独立。种族隔离政权的目标是摆脱南非的所有黑人，建立10个为非洲裔保留、按照族群组织的“家园”。其中4个——特兰斯凯、西斯凯、博普塔茨瓦纳和文达——被宣布为“独立国家”，但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其他家园则拥有部分自治权。南非政府实施强制迁移，将数百万人驱赶到这些地区。家园区通常十分贫穷，提供不了多少机会。例如，博普塔茨瓦纳由分散、分离的地块组成，必须经过“南非人”的领地，才能从一个地块走到另一个地块。

曼德拉拒绝马坦齐玛的提议后几个月内，南非总统P. W. 博塔在国会开幕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建议，释放所有政治犯，条件是他们公开谴责以暴力作为实现民主的手段。在他们的愤怒中，曼德拉的反应显得轻蔑。直接写给博塔为一次政治集会写的声明（在会上由女儿津齐^[5]宣读）向世界宣示，他是一个不愿意受到操纵的人。

南非黑人再一次奋起，每天，全国的各个角落都发生抗议活动。联合民主阵线于1983年年底成立，这个由多个反种族隔离组织组成的联合体成为了实际上的国内ANC。

博塔从1985年起宣布的一系列紧急状态令并没有平息人民的愤怒，反而增强了他们的决心。南非实施戒严令，使数以万计的人（包括儿童）未经宣判就被关押，其中许多人在狱中度过了多年时间。每次抗议都有人死于当局的枪口下，而每次的葬礼又造成更多人死亡。

流亡中的ANC与整个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强力结合，成功地向全世界揭露了种族隔离的残暴。经济和其他制裁开始刺痛种族隔离政权。

^[1] 德斯蒙德·图图（1931—）是开普敦的第一位黑人主教，他的妻子是利亚·图图（1933—）——参见词汇表。

^[2] 电传是一种通信方法，电传打字机连接到一个电话网络，通过无线电信号或电流发送信息。

^[3] 特雷沃·图图的妻子。

[4] K. D. 马坦齐玛 (1915—2003) , 滕布酋长、特兰斯凯首席部长——参见词汇表。

[5] 津齐·曼德拉 (1960—) , 曼德拉的小女儿——参见词汇表。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84年12月27日）

D220/82：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妈妈：

我今晨寄往乌姆塔塔^[2]、致达利翁加^[3]的信件被摘要刊登在今天的《公民报》^[4]头版，标题为：马坦齐玛开出了条件，曼德拉拒绝释放。下面是这封信的内容。

“恩古本库卡^[5]，

“诺班德拉^[6]已通知我，你赦免了我的侄儿^[7]，对此我很感激。想起妹妹对此事的感觉，我更加感动，再一次感谢你的仁慈。

“诺班德拉还通知我，你现在可以说服政府释放政治犯，而且已经和其他在这方面全力支持你的‘家园’领导人们磋商过了。从她告诉我的情况看来，你和政府打算将我和一些同事释放到乌姆塔塔。

“我也许应该提醒你，1977年你第一次想探视我们时，同事们和我决定，由于你在执行班图斯坦制度上的立场，我们不能答应你的请求。

“今年2月，你再次想要前来，讨论我们的释放问题，当时我们重申了立场，没有接受你的请求。我们特别指出，将释放问题与班图斯坦挂钩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们赞赏你对政治犯问题的关心，但必须指出，尽管我们强烈、清晰地表达了对班图斯坦计划的反对，你仍坚持将释放我们与此挂钩，

这即便不是挑衅性的，也是很令人不安的，我们敦促你不要继续采取这种方针，否则必将导致你和我们之间不愉快的对抗。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接受被释放到特兰斯凯或者其他班图斯坦地区。你完全知道，我们在监狱里度过大半生，就是因为我们反对‘分离发展’的基本思路，这种思想将我们变成了自己故国里的异族，使政府可以持续目前为止对我们的镇压。

“因此，我们要求你停止这一爆炸性的计划，衷心希望这是我们最后一次与之纠缠在一起。”

“Ozithobileyo^[8]达理邦加”

纯粹出于礼节，我希望在达利翁加收到这封信之后再公开其内容。但报社未经我们同意，甚至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么做了。

我希望你能在下月5号和6号前来探视。我们的时间很短，要谈的内容很多。

关于查尔曼的公司，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反对你接受一个无条件的工作机会，使你能喂饱周围几个正在挨饿的人。但正如我曾经说过的，在这件事情上，你必须全面且迅速地商议。你现在需要一名守夜人照顾房子和周边设施；这名守夜人必须可靠，你应该可以和那里的教会领袖解决这个问题。

至于即将开业的诊所，我建议你将来自莱纳西亚的拉希德·萨鲁吉医生^[9]接纳在内。他是个很好的人，阿米娜^[10]应该可以代表你与他联系。

亲爱的妈妈，万分感谢你的探视、带来的好消息和你的爱。盼望着很快能与你见面。我爱你！

爱你的马迪巴

诺班德拉·曼德拉夫人，布兰德福特邮局法塔卡勒802号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乌姆塔塔（现称姆塔塔）是特兰斯凯家园的首府。

[3] K. D. 马坦齐玛 (1915—2003)，曼德拉的侄儿、滕布酋长，特兰斯凯首席部长——参见词汇表。

[4] 南非荷兰语日报。

[5] 对恩古本库卡国王后代的称呼，国王也是曼德拉的高曾祖父。

[6] 曼德拉的妻子温妮·曼德拉。

[7] 曼德拉在这里用了复数，但他指的是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国王 (1928—1986)，萨巴塔是特兰斯凯家园的大酋长，当地反对党民主进步党领袖，该党反对种族隔离统治——参见词汇表。1980 年被判定侵犯了特兰斯凯总统 K. D. 马坦齐玛的尊严之后，萨巴塔逃到赞比亚。

[8] 科萨语“你忠顺的”之意。

[9] R. A. M. 萨鲁吉医生。

[10] 阿米娜·卡查利亚 (1930—2013)，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与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致朋友、同志伊斯梅尔·米尔^[1]（1985年1月29日）

D220/82：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伊斯梅尔：

22年来，我都很想念你，有些时候，我甚至梦想在一个美好的早上，有人告诉我，你就在楼下的咨询室里等着我。

我看着这个世界老去，霍尔瓦德大厦^[2]和乌姆格尼路^[3]的青春岁月历历在目，就像发生在前几天——没完没了地苦读教科书，来往于米尔纳公园^[4]，沉迷于一丝躁动，忽而对立忽而携手，与布拉^[5]、艾萨克^[6]毫无结果的辩论，那些贫苦岁月中坚持的梦想与期许，有些已经实现，其他的则仍躲避着我们。

尽管如此，人们不会否认，收获仅仅是推迟了，并没有被破坏。真正的收割远比我们想过的更加艰难，但那累累硕果就在肥沃、滋润的土地上。不过，我此刻想告诉你的是，我想念你，这种思念带给我许多快乐，即便在这样残酷的条件下，它仍使生活变得丰富而愉悦。

但我想和你谈起的是10月31日的那场悲剧。^[7]你当然理解，目前的处境不允许我全面、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想法。当我看到英迪拉^[8]去世的报道时，1984年去信限额已经用完。这是我这么长时间才回信的唯一原因。

虽然扎米可能已转达了我们的慰问（请核实），我仍希望拉吉夫^[9]

知道，在失去亲人的哀伤中，他和家人一直在我们的心中，这种场合下，我们应该回想一再说起的不朽名句：当你独自一人时，你不会孤独，附近的朋友永远是你的避风港。拉吉夫现在当然觉得孤单，但实际上他并不孤独。我们是他的朋友，与他亲近，[分担]这个家庭的深切悲痛。

英迪拉是无价的珍宝，她的去世是令人痛心、[令我们]难以承受的打击。过去的18年中，她没有辜负人们的期望，很好地应对了无数的挑战。

全世界领导人中，像英迪拉这样被千万南非人亲切地称呼其名字的少之又少。各行各业[人士]似乎都接受她为自己中的一员，对他们来说，她可能来自卡托庄园^[10]、索韦托^[11]或者[第六]区^[12]。这也能解释她的去世如此令人心碎的原因。

我曾希望有一天，扎米^[13]和我能前往印度，与英迪拉会面。尤其是在1979年之后，这一希望成为了一种决心。尽管一年又一年过去，衰老开始威胁我们，但希望[从未]凋零，那段旅程仍是我最大的梦想。

[我们]希望拉吉夫的新工作^[14]顺利，衷心希望他的年轻与健康、所受的训练和广大朋友的支持，能够帮助他以著名的母亲过去18年来展示的力量与信心，承担沉重的工作负担。再一次向拉吉夫、索尼娅^[15]和玛尼卡^[16]表达我们诚挚的慰问。

我必须再次对你说，我很想念你，希望你一切顺利。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见到你。我们对你、法蒂玛^[17]、孩子们和所有人的爱和诚挚问候将伴随你们到那个时候。请告诉我诺库卡尼亚^[18]和她的孩子们的情况。

诚挚的纳尔逊

伊斯梅尔·米尔先生，西德纳姆，4091，本伍德路148号

^[1] 伊斯梅尔·米尔（1918—2000），律师、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2] 霍尔瓦德大厦是约翰内斯堡市区的一座公寓大楼，伊斯梅尔·米尔在那里有一套公寓。曼德拉在《漫漫自由路》中写道：“在威特大学，我认识了伊斯梅尔·米尔、J.N.辛格、艾哈迈德·布拉和拉姆拉尔·布里亚，并和他们成为了朋友。这个紧密团结的集体中心是伊斯梅尔的寓所——霍尔瓦德大厦13号，有10个房间，位于市中心的一座住宅楼中。我们在那里学

习、交谈甚至跳舞，直到凌晨时分，它成为了年轻自由战士的大本营。有时候因为太晚而赶不上回奥兰多的末班火车，我就睡在那里。”（p. 105）。

[3] 伊斯梅尔和法蒂玛·米尔 50 年代的住处。

[4] 曼德拉与伊斯梅尔相遇于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地点。

[5] 艾哈迈德·布拉，为《领袖报》撰文的德班律师。

[6] 阿卜杜尔·卡里姆·艾萨克，南非非洲人民民主联盟和纳塔尔统一运动领导人，20世纪50年代流亡，1997年死于坦桑尼亚。

[7] 1984年10月31日，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1917—1984）遇刺。

[8] 英迪拉·甘地。

[9] 拉吉夫·甘地（1944—1991），英迪拉·甘地的儿子之一。

[10] 纳塔尔（现夸祖鲁—纳塔尔省）德班城外的一个工人阶级住宅区。

[11] 约翰内斯堡黑人居住区。

[12] 约翰内斯堡的工人区。

[13] 曼德拉的妻子温妮·曼德拉。

[14] 拉吉夫接替母亲担任印度总理。

[15] 拉吉夫·甘地的妻子索尼娅。

[16] 桑贾伊·甘地（拉吉夫的弟弟，1980年死于飞机失事）的遗孀。

[17] 法蒂玛·米尔，伊斯梅尔·米尔的妻子。

[18] 诺库卡尼亚·卢图利，艾伯特·卢图利酋长的遗孀。

致南非总统P.W.博塔（1985年2月13日）

监狱署长，比勒陀利亚

请将随附的信件送呈总统P.W.博塔先生；

“开普敦，总统

阁下：

1月25日—2月1日的国会议事录副本已于2月8日交给我们。

我们注意到，您在议会的辩论中表明，只要我们无条件放弃以暴力作为推进政治目标的手段，就准备释放我们这一类的囚犯。

我们认真地考虑了您的提议，但很遗憾地通知您，它目前的形式是无法接受的。我们不愿意将您与这样一项行动联系起来，经过恰当的分析，这项行动只不过是一次狡猾而处心积虑的误导，企图让全世界相信，您慷慨大方地为我们提供了出狱的机会，是我们自己拒绝的。释放我们的要求如此空前而普遍，相形之下，您的意见只能被看成可笑政治活动的高潮。

这一时期，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团结对整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拒绝参与任何意在这个组织内部造成分歧、混乱和不确定性的行动。监狱署拒绝批准我们与其他监狱的狱友会商，已经确认了我们的看法。

正如我们中的一些人拒绝了被释放到特兰斯凯^[1]的耻辱条件，我们也以同样的理由拒绝您的提议。任何一个有自尊的人都不会自降身份、丧失尊严地接受您的要求。您不应该通过这种设定条件的权宜之计来持

续对我们的监禁，实际上您自己也知道，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接受此类图谋。

我们的政治信仰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由宪章》^[2]的影响，这一纲领性文件的基本前提是全人类的平等。这不仅是对各种形式的种族歧视最明确的否定，也是这个国家最为进步的政治原则声明。它号召建立一个有普遍民权、团结的南非，并在这个国家里平等地分配财富。

强化种族隔离、取缔政治组织和关闭所有和平抗议渠道，都与这些原则形成了尖锐的冲突，迫使ANC转向暴力活动。因此，在种族隔离被完全根除之前，我们的人民将继续互相残杀，南非将承受内战升级的压力。

但是，ANC从建立以来的近半个世纪中都忠实地遵守和平、非暴力的斗争形式。仅在1952—1961年^[3]，它就至少三次向南非总理请愿，召开各族群的圆桌会议，解决这个国家的各类问题，但徒劳无功。只有在其他选择都遇到阻力时，它才诉诸暴力。

和平、非暴力的斗争性质从未给您的政府留下任何印象。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在和平示威中遭到残酷的屠杀。您应该记得1950年5月1日的约翰内斯堡^[4]和1960年的沙佩维尔^[5]枪杀事件。在两个事件中，与警察的每次暴行一样，受害者都是没有武器、无力自卫的男人、女人甚至孩子。当时，ANC甚至没有讨论过采用武装斗争的想法。您在国防部长任上时，1976年的索韦托有至少600人被警察射杀，其中大部分是儿童。而在您担任这个国家的总理时，1984年警察又在反对有色人种与印度人选举的有序示威过程中殴打群众^[6]，7000名荷枪实弹的士兵闯入瓦尔三角洲，镇压了居民举行的和平抗议^[7]。种族隔离不仅受到黑人的谴责，也受到相当一部分白人的反对，是针对我们民族的暴力活动的唯一根源。南非国民党一直企图通过武力与暴政维护种族隔离制度，我们期待着身为该党领袖的您先放弃暴力。

但是，您似乎无意以民主、和平的方式处理黑人的冤屈，提议附加条件的真正目的是确保国民党能够享有对手无寸铁群众实施暴力的垄断。民族之矛的创立旨在结束这种垄断，迫使统治者们理解，被压迫的人民准备起而自卫，在必要的时候以武力还击。

我们注意到，在议事录的第312页中，您说您准备大大地缓解国内

族群间的紧张关系，但您并不准备让白人放弃权利。通过发表这样的声明，您再次直截了当地重申，您仍然痴迷于维护白人少数派的统治地位。因此，如果广大被压迫人民不顾政府释放的所谓善意，继续将您看作白人利益的代理人，并以此为由认为您不适合处理国家事务，您不应该感到惊讶。

同样是在第318—319页，您表示不能和不想合作的人对话，而将与每一位准备放弃暴力的领导人对话。

从南非国民党领袖口中说出这样的话，是令人震惊的启示，只能说明一点：在这个党派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进步到理解我国的基本问题，他们从国民党37年统治的痛苦经历中得益甚多，没有人准备走出建设真正民主南非的第一步。

从这一声明中明显可以看出，您更愿意和接受种族隔离制度的人对话，但在您想要强行实施此种制度（如果有必要就通过暴力）的社群中，没有人会接受他们。

我们曾经以为，面对大量部署的国防军，黑人居住区的抵抗运动仍在持续且有增无减，这种现象能让您领悟到，由身份可疑、奴性与自私的人把持着的种族隔离制度令人无法接受，也是全然无用的。然而，您的政府似乎决心继续沿着这条代价沉重的道路前进，很多情况下，你们并不留意社群真正领袖的呼声，而是将他们投入监狱。如果您的政府真的想遏制暴力升级，唯一可行的方法是宣布致力于终止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表现出与地方和民族层面上的真正领导人谈判的意愿。

被压迫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从未在行动中表现出如此的团结和对种族压迫的抵制，也从未在面对残暴的军队与警察行动时举行如此持久的示威。

中学和大学学生强烈要求结束种族隔离，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黑人和白人教士及知识分子、民间团体和工人及妇女组织要求真正的政治改革。那些与他们“合作”的人，那些动荡岁月中忠诚地为您服务的人，完全没有帮助您遏制这一迅速兴起的浪潮。只有毫不迟疑地采取如下措施，才能避免未来的对抗。

- 1.政府必须首先放弃暴力；

- 2.必须取消种族隔离制度；
- 3.必须解除对ANC的禁令；
- 4.必须恢复所有因为反对种族隔离而被囚禁、驱逐或流亡人士的自由；
- 5.必须保证政治活动的自由。

在第309页中，您提到了在联合国和全世界常常被提起的指控：曼德拉先生的健康状况在监狱中恶化，对他的关押条件不合乎人道。

您没有必要在这方面伪装圣洁。联合国是重要、负责任的世界和平组织，在许多方面都是国际社会的希望。它的事务由这个星球上最聪明、最正直的人管理。如果他们做出了这样的指控，肯定是真诚地相信这是事实。

如果我们继续享有良好的健康状况，精神也依然保持高涨，并不一定是因为监狱署的任何特殊照顾。常人都知道，在我们长期的监禁生涯中，尤其是在前几年，监狱当局实施了某种深思熟虑的政策，用尽一切手段破坏我们的士气。我们受到了严苛甚至残酷的对待，许多囚犯的身心受到了永久性的伤害。

虽然此后的条件比起60年代和70年代有所改善，但狱中的生活不像您想象的那么美好，我们仍然在许多方面面对着严重的问题。我们的待遇仍然存在种族歧视；我们还没有得到政治犯应有的权利。我们不能再得到刑事部长、监狱署长和其他总部官员、法官和地方治安官员的探望。这些情况是联合国、非洲统一组织^[8]、反种族隔离运动和我们的许多朋友担忧的根源。

考虑到监狱署的实际做法，我们必须抛弃终身监禁意味着应该死在监狱里的看法。在适用“活着就是生活”原则时，你们采取的是双重标准，因为普通法囚犯如果监狱记录清白，终身监禁大约只需服刑15年。我们还必须提醒您，南非国民党上台后采取的第一项行动便是释放叛国者罗比·莱布兰特^[9]（还有其他人），被判处终身监禁的他当时只服刑两年。这些人在南非参与的二战中，将自己的国家出卖给了纳粹德国。

就我们而言，我们早就已经服完了终身监禁的刑期。现在，我们实

实际上被预防性拘押，且没有享受此类囚犯的权利。对我们采用的是过时、已被普遍摒弃的“报应”哲学，在监狱中度过的每一天不过是针对我们的报复行为。

尽管您致力于维护白人至上主义，企图建立新的种族隔离制度，对这个国家的非种族主义政府体系怀有敌意；尽管我们决心对这一政策抵制到底，但简单的事实是，您是南非政府首脑，享有多数白人的支持，可以帮助改变南非的历史。如果您能够接受本文第4—5页的五点计划，也许就是一个开始。如果您接受了这个计划，我们的人民就乐于与您合作，解决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

在这一方面，我们已经注意到一个事实：您不再坚持将我们中的某些人释放到特兰斯凯。我们还注意到您在国会上提出建议时的克制语调。我们希望您能表现出同样的灵活性，客观地研究这些提议。灵活性和客观态度有助于为成果丰硕的国民辩论创造更好的气氛。

您诚挚的纳尔逊·曼德拉，沃尔特·西苏卢，雷蒙德·莫翰拉巴，艾哈迈德·卡特拉达，安德鲁·穆兰杰尼^[10]

[每个人都在他们的名字上签字]

在监狱的最后几年，曼德拉时常收到未曾谋面的人寄来的信——这些普通人知道他的故事，他们的来信表明在朋友和家人圈子之外，他也拥有支持。蕾·卡特夫人就是这样一位支持者，她是在英国出生的护士，嫁给了一位圣公会主教。她的家人提供了这封信，并称在她打电话给波尔斯穆尔监狱负责人，想带给纳尔逊·曼德拉生日礼物之后，她和曼德拉建立了笔友关系。她立刻寄出了一本平装的《圣光日引》，书中包含了每天阅读的两段圣经文字。几个月后，她收到了曼德拉寄来的一封挂号信。

[1] 南非政府设立的“家园”之一，1994年回归东开普省。

[2] 国会联盟（参见词汇表）的一份原则声明，于1955年6月26日在索韦托科利普城通过。国会联盟聚集了全南非数千名志愿者，记录民众的要求。《自由宪章》支持所有南非人无论种族都享有以下权利：平等、土地改革、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合理分配财富、义务教育和更公平的法律，是反对种族隔离的有力武器。

[3] 曼德拉两次写信给H.F. 维沃尔德总理，要求他召开一次关于非种族主义和民主宪法的南非全国大会，但他的信遭到无视。

[4] 1950年5月1日，在反对种族隔离政权计划取缔共产党的罢工运动中，18人遭警察射杀。

[5] 1960年3月21日，警察在沙佩维尔射杀了69名手无寸铁的群众，这些群众抗议政府规定必须携带控制人们生活与工作地点的身份文件。

[6] 1984年，时任南非总理P. W. 博塔建立了印度人、有色人种和白人分离的三院制议会。成立于1983年的联合民主阵线发动全国范围的抗议活动，反对这一议会制度及其选举。所有抗议活动都遭遇警察的暴力镇压。

[7] 1984年9月，瓦尔三角洲的黑人小镇博伊帕通、博费隆、伊瓦顿、塞博肯及沙佩维尔爆发抗议活动，反对黑人管理的镇理事会关于提高租金的提案。3位镇议员（包括瓦尔三角洲副市长库兹瓦约·雅各布·德拉米尼）在当日的暴动中被害。国际上称为“沙佩维尔六人组”的五名男子和一名女性因这些杀戮事件受审并判处绞刑。

[8] 1963年成立于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有32国政府签署了缔约文件，最终涵盖了非洲全部53个独立国家（除了1984年退出的摩洛哥之外）。该组织的目标是在非洲大陆上根除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和白人少数派统治。它还协调和强化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为非洲人民谋取更好的生活，捍卫非洲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独立。2002年7月9日，该组织最后一任主席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解散该组织，代之以非洲联盟。

[9] 西德尼·罗比·莱布兰特（1913—1966年）是南非重量级拳击冠军，曾接受德国军事情报机关领导，化名“罗伯特·莱布兰德”。他是德国—爱尔兰裔南非布尔人。

[10] 里沃尼亚同案者，与曼德拉一同被监禁。其他人的说明参见词汇表。每位囚犯都签了两次名。

致支持者蕾·卡特（1985年3月4日）

D220/82: 纳尔逊·曼德拉

我们亲爱的蕾：

《圣光日引》封面的照片令我心烦意乱，难以言表。虽然我被捕前在兰德^[1]度过了至少二十年，但从眼界上说，我本质上仍是个农民。我着迷于野外、灌木丛、草地以及和Veld^[2]有关的一切。

每当我看着这本书——我每天早晚都这么做——总是从封面开始，心里立刻明亮起来。遗忘已久的情景又回来了，像露珠一般清新。稠密的灌木、绿色田野上十只肥硕的绵羊，勾起了我童年在乡村的回忆，那时我所看到的一切都如金子般珍贵，眼前是真正的天赐之地，是天堂的延伸。那个浪漫的世界深深地铭刻在记忆中，从不凋零，尽管现在的我已经知道，它已逝去，不可能再回来了。

定居约翰内斯堡14年以后，我回到了家乡，每天早上都前往我的村庄。日落时，我停下车，走到田野里寻找少年时的那个世界，但它已不复存在。

那片灌木林，我曾在那里捡拾野果、挖掘好吃的根茎，捕捉小动物，现在已经成了一片没人注意的小树林，四处是散乱的矮小灌木。

虽然当地刚刚下了几场喜雨，初升的太阳将温暖带到整片田野，但却没有云雀甜美的叫声迎候我。人口过剩、过度放牧和水土流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浩劫，一切似乎都摇摇欲坠。就连永远傲立在那里的巨大铁石都仿佛屈服于笼罩该地区的孤寂。牛羊瘦弱而倦怠，生命慢慢地逝

去。这是我将近30年前回到家乡时面对的凄凉景象，和我出生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再也没有回过家，可少年时代的浪漫岁月清晰地印在脑海里。《圣光日引》封面上的照片唤醒了那些美好时光。

这些照片来自哪里？看起来是那么熟悉。

你寄来的包裹或者信件花了好长时间才到！1982年，扎米（温妮）问我是否收到你的一张明信片。指挥官没有搭理我的询问。只有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才能理解，当朋友们努力联系和鼓励你，他们的信件却在某个地方卡住了，是多么地令人沮丧！但现在回想起来，那种沮丧也并非没有价值。你将它变成了一场胜利。你打破障碍的决心，正说明了你的爱和关心有多么深切。书上题写的三个词使之成为珍贵的财富。我衷心希望，扎米和我能够证明自己配得上这份爱与支持，盼望着有一天能见到你和约翰^[3]。同时，我要献上我的爱和最美好的祝愿。

纳尔逊谨上

蕾·卡特夫人，布拉姆利，2192，达莱尼路51号

^[1] 威特沃特斯兰德的缩写，这是南非豪滕省（约翰内斯堡所在省份）的一条 56 千米长的山脊。

^[2] 南非荷兰语“田野”之意。

^[3] 蕾的丈夫，圣公会主教约翰·卡特。

致朋友、电影制片人莱昂内尔·恩加卡内^[1]

(1985年4月1日)

D220/82: 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莱昂内尔:

我们深深了解的世界似乎很快崩塌，曾经感动过许多人的男男女女也同样迅速地消失。卢图利^[2]、达杜^[3]、马修斯^[4]、科塔内^[5]、哈梅尔^[6]、戈马斯、两位奈克尔^[7]、马克斯^[8]、莫雷马^[9]、莱特勒^[10]、露丝·弗斯特^[11]、恩宗维^[12]、卡拉塔^[13]、恩戈伊^[14]、皮克^[15]、霍奇森^[16]、诺奎^[17]和其他许多人都已长眠地下；而这些都发生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

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不能在出现问题时与他们交流意见，或者在为我们梦想的南非斗争时利用他们巨大的影响力。但没有人能够否认，他们一生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此过程中创立的丰富传统是追随者自豪与力量的源泉。

当扎米^[18]带来你挚爱的母亲去世的噩耗时，这就是我的感觉，更令人难过的是，当时你的父亲正被关押，不得不在警察押送下参加葬礼。我想念你、帕斯卡^[19]、林迪、塞莱克、姆福、塔博^[20]，当然还有你的父亲。我已经给他寄了一封吊唁信，希望他也能向你们所有人传达。

你父亲的去世同样令人震惊，尤其是因为，我在1984年12月31日收到他的最后一封来信，就在要给他回信的时候，从媒体报道中得知这一

消息。那种震惊打开了我心灵中的一角，我们之间将近40年的友谊重现眼前。

我特别清晰地记得，有一次在班图人社交中心^[21]，我们在“抗法运动”^[22]将要结束时聆听叶甘博士^[23]的演讲。与会者都是受到邀请的，城里的要人也都在那里——克苏马^[24]、莫萨卡、拉德贝、德内拉尼、马迪巴尼、恩特罗那、多里莱、图瓦拉、雷桑特、马里、诺班达、马加加内、墨菲林等。这些听众都是D.C.^[25]和叶甘能够接受的，叶甘对我们大陆上的民族运动做了精彩的评论。会场非常安静，就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他以一次对共产主义的协力攻击结束了那场出色的演讲，听众中的精英阶层报以长时间的鼓掌喝彩。

大家对叶甘交口称赞，直到你的父亲上台。他不像叶甘那么雄辩，也没有美国人那些广博的科学知识，但他以我们都能理解的简朴语言，将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我们珍视的问题上来。他对叶甘在我们的斗争、特别是当前的D.C.上保持沉默的行为做了中肯的评论。他向我们的特邀演讲人发出了挑战，要求他谈一谈美国卡特尔、托拉斯和大型跨国公司给全世界带来的不幸和艰难，阻止了叶甘将我们拖入冷战的企图。那些曾对叶甘报以长时间鼓掌的人，此时同样热情地为你父亲鼓掌。我必须承认，自己非常感动。

在1960年的紧急状态^[26]期间，我们与他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一起度过了几个月。他在此展示了领袖的特质，在士气与纪律的维护上出力甚多。在那个难忘的日子里，当我听说他的死讯，他一生中的许多情景在我的脑海中闪过。但是，一封受限制的监狱书信不是诚恳、全面地表达这方面观点的合适渠道。对我来说，只需要说一句就足够了：扎米和我将永远珍藏与你父母之间的友情。请向帕斯卡、林迪、塞莱克、姆福和塔博转达这些情感。随信附上的是《索韦托人报》的剪报，内容不充分也不准确，但我希望你或者林迪能及时记录他一生中的故事，介绍给广大读者。那对你们所有人都是一个挑战，特别是林迪^[27]，她在学术上和斗争中所起的作用，都使她特别有资格承担这样的重要任务。

说件轻松点的事情吧，我必须承认，我渴望得到有关你个人问题的消息，知道一个直接的问题不会惹你生气。你结婚了吗？如果结婚了，这位幸运的年轻女士是谁？你的人力资源多吗？我必须补充一句，我从未忘记我们在伦敦一起度过的日子，知道O.R.^[28]周围有你这样能干的年轻人，我真是大喜过望。你可能不知道，这一发现使我更仰慕你的父母

了。

帕斯卡和我在家里一起度过了很多时光，1955年访问德班时，我专门找时间去看他。但我们在一起的三年给我留下了更深刻的印象。现在，我已经有段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了，希望得到他的地址。听说克利福德^[29]现在是莱索托驻罗马大使^[30]，对我来说是一个惊喜。从媒体报道上看到这则消息之前，我对他的印象还是联合国组织的工作人员。如果这些报道是准确的，我将非常高兴。我很敬重莱布阿酋长，从这个角度看，他似乎很好地打出了自己的王牌。我最后一次见到塞莱克^[31]时，她还只有十来岁，可后来听说她幸福地嫁给了马塞卢的一位医师。我盼望着有一天能见到你们所有人，同时向你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马迪巴谨上

莱昂内尔·恩加卡内先生，由保罗·约瑟夫先生转交，伦敦

附言：如果你有时间回复，请用挂号信。

^[1] 莱昂内尔·恩加卡内（1928—2003），电影制片人、演员，于20世纪50年代流亡，1994年返回南非。

^[2] 艾伯特·卢图利酋长（1898—1967），1952—1967年任ANC主席——参见词汇表。曼德拉也将他的名字Luthuli拼写成“Lutuli”。

^[3] 优素福·达杜医生（1909—1983），医生、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演说家。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奥利弗·坦博在MK革命委员会中的助手，南非共产党主席——参见词汇表。

^[4] Z. K. 马修斯教授（1901—1968），学者、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ANC成员——参见词汇表。

^[5] 摩西·科塔内（1905—1978），ANC成员、南非共产党总书记。

^[6] 迈克尔·哈梅尔（1915—1974），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在布拉格流亡时去世。

^[7] 蒙蒂·奈克尔（1910—1978），医生、政治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M. P. 奈克尔（1920—1977），反种族隔离活动家、记者，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南非共产党和国会联盟领导人及组织者。两人并不是亲兄弟，只是同志。

^[8] J. B. 马克斯（1903—1972），ANC成员，1952年抗法运动（见词汇表）领导人之一。

^[9] 希拉斯·莫迪里·莫雷马（1891—1965），医生、ANC活动家。

^[10] 亚瑟·伊莱亚斯·莱特勒博士（1916—1965），医生和ANC活动家。1956年叛国罪审判（参见词汇表）被告之一。

[11] 露丝·弗斯特（1925—1982），记者、共产党与ANC活动家。1956年叛国罪审判（参见词汇表）被告之一，于1964年流亡，旅居莫桑比克时遭种族隔离特工寄出的邮件炸弹袭击身亡。

[12] 詹姆斯·“吉米”·恩宗维博士（1919—1976）的妻子，医生、ANC领导人和“抗法运动”（参见词汇表）东开普省组织者——参见词汇表。

[13] 詹姆斯·亚瑟·卡拉塔牧师（1895—1983），教师、圣公会教堂神父，ANC领导人之一。

[14] 莉莉安·恩戈伊（1911—1980），政治家、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15] 乔治·爱德华·皮克（1922—），南非有色人种组织创始成员，1956年叛国罪审判（参见词汇表）被告之一，1962年因卷入破坏图谋而入狱两年。1968年被迫流亡，后去世。

[16] 珀西·约翰·“杰克”·霍奇森（1910—1977），1956年叛国罪审判（参见词汇表）被告之一，ANC武装团体“民族之矛”创始成员，死于流亡中。

[17] 杜马·诺奎（1927—1978），政治活动家与律师——参见词汇表。

[18]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19] 帕斯卡·沙乌迪·恩加卡内（1930—2015），莱昂内尔·恩加卡内的弟弟，与曼德拉同在狱中。

[20] 威廉·巴尔梅（1902—1988），ANC活动家、蒙松德基·恩加卡内之子。莱昂内尔·恩加卡内的哥哥。

[21] 班图人社交中心（BMSC）于1924年创建于约翰内斯堡索菲亚镇，是南非黑人重要的文化、社会和政治集会场所。它的设施包括一个健身馆和一座图书馆，举办拳击赛、政治集会和舞会，曼德拉和另外四人于1944年在那里创立了ANC青年联盟。

[22] “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简称“抗法运动”）是1951年12月由ANC发起、1952年6月26日又与南非印度人大会合作发起的运动，旨在反对6项种族隔离法律，参加者有意违反种族主义法律，如进入“白人专用”的场所、违反宵禁令，寻求警方的逮捕。曼德拉被任命为全国志愿者总指挥，毛尔维·卡查利亚为其副手。超过8500名志愿者因为参加“抗法运动”遭到拘禁。

[23] 马克斯·叶甘博士（1892—1975），一名美国黑奴的孙子，二战以后驻扎在南非18年，担任YCMA国际委员会高级秘书。

[24] 阿尔弗雷德·比蒂尼·克苏马医生（1893—1962），第一位成为医生的南非黑人，1940—1949年的ANC主席。

[25] 抗法运动。

[26] 1960年的紧急状态法于当年3月30日宣布，是对沙佩维尔屠杀的反应，其特征就是大规模逮捕和拘禁多数非洲裔领导人。1960年4月8日，根据《非法组织法案》，ANC和泛非洲人大会遭到取缔。

[27] 莱昂内尔·恩加卡内的姐妹之一。

[28]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1917—1993）——曼德拉的朋友、原律师合伙人，ANC主席——参见词汇表。他的中间名是雷金纳德，曼德拉称他为雷吉。

[29] 克利福德·莫罗杰莱娶了莱昂内尔·恩加卡内的姐姐林迪。

[30] 克利福德·莫罗杰莱在亚的斯亚贝巴和罗马为联合国工作，但不是大使。当时的报纸对此做了不准确的报道（萨姆·文特尔与其子莫拉博·莫罗杰莱的谈话，2017年10月14日）。

[31] 莱昂内尔·恩加卡内的姐妹之一。

致“黑腰带”组织主席希娜·邓肯^[1]（1985年4月1日）

D220/82: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邓肯夫人：

鉴于我目前的处境，了解监狱外的事件进程绝非易事。黑腰带组织的成员在过去30年里可能没有明显的增长，而且至少在不久的将来，这种发展模式不太可能改变。

但没有人能够否认，尽管人数相对较少，该组织的影响力却相当大，已经成为了帮助人们关注破坏许多人生活的那些社会问题的力量之一。它勇敢地率先提出这些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也因此给很多社会秩序败坏的受害者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安慰和希望。

我们珍视的理想、最美好的梦想和热切的希望都可能无法在有生之年实现，但这不是重点。在你的一生中尽忠职守，不辜负同伴们的希望，本身就是一种有价值的经历和辉煌的成就。“黑腰带”表现出了良好的形象，主要原因就是人们普遍认识到，它正在实现这些期望。

在重大民族问题上发出坚定、清晰的呼声，不受本国政府机构成员享有的豁免权保护，也不受少数特权阶层排斥的影响，都说明了你们对人权的深切关注，以及对正义原则的坚持。在这方面，你最近在伊丽莎白港的评论^[2]清晰地表达了人们的信念，那就是为一个真正进步的新南非而坚持斗争，此种姿态确实引人注目。

尽管你们的工作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但全国都能听到你们的声音。

即使有人为此皱起眉头，但这些工作触动了其他人的良知，也受到了所有善良的人们热情欢迎。那些准备面对眼前困难的人，接受改变许多社会历史的普遍信念的人，都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得到各自阶层以外的普遍支持和崇敬。

祝贺你们的30岁生日^[3]，我必须补充一句，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可以自豪地回顾这三十年的努力，至少，它已经开始结出硕果。”

最后，我必须指出，我认识很多你的同事，如果在这封信中列出他们的名字，那就太长了。我能做的就是献给你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诚挚的， [签名：NR Mandela]

这两封写给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律师阿奇·古梅德的信说明了监狱中收发信件遇到的困难，以及对信件情况缺乏了解造成的沮丧。

曼德拉怀疑1975年写给古梅德的信根本没有寄达，于是根据当时匆匆抄下的副本重写，并在将近10年之后重新寄出。

^[1] 希娜·邓肯（1932—2010），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组织“黑腰带”成员，该组织反对种族隔离法并援助其受害者。希娜的母亲琼·辛克莱尔是1955年的创始成员之一。

^[2] 东开普省城市。

^[3] “黑腰带”组织成立30周年。

致同志和朋友阿奇·古梅德^[1]（1985年7月8日）

D220/82：纳尔逊·曼德拉

法卡特瓦约！克瓦贝！^[2]

近来，我翻看了记录寄出信件的笔记本，发现了1975年1月1日写给你的信件副本^[3]。由于你一直没有回复，根据我们当时的信件遭遇的特殊问题，我认为它从没有寄到你手中。

尽管时间已过去了不止10年，有些内容现在已经过时，但我认为你应该得到它。写这封信时，来自哈马斯戴尔的姆费费特^[4]、希巴鲁库鲁、达纳帕蒂^[5]和乔治娜的丈夫都和你一同在那里^[6]，相当活跃。这封信的目标之一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深深感谢他们的工作。

你一定还记得，那个时候，孔格罗斯^[7]和申格^[8]之间的关系很好，许多领域中都有合作。此外，他和我从60年代末就一直有联系，仍然在特定场合向我传达善意的信息。在岛上各监区代表参与的一次特别会议上，我们全面地讨论了这件事，大家觉得忽视他的姿态是种错误。因此，我继续回复他。

去年，他又发了一封有关个人事务的电报给我，同事们和我交换了意见。大家还是觉得，我应该按照你的建议，写信感谢他。但当这封信送到家里时，你再也联系不上了，最终这封信转发给了他。

现在，我要岔开话题，告诉你有关一位年轻女士的事情：我于1982年11月收到了农萨·卡尼耶扎（伊姆巴里，恩夸兹路3156号）的信并立

刻回信，但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我希望你在那个地区时拜访她家。我特别想知道她是否仍在学校，父母是否有供她教育的资金。从信上看，她似乎是一个能干的孩子。

托扎米莱和希萨也许知道，哈丽雅特·萨金特的《字里行间：南非的对话》^[9]已经出版。她对各种各样的采访做了一些有趣的评论。但一位26岁的年轻女士往往可以直言不讳，她似乎记录了不应该公开的私密情绪与反应。在我看来，尽管她很直率，但所说的话对她遇见的工会主义者并无什么损害。我很想知道康诺是谁，这明显是个化名，就是EL^[10]工会会议上那个满脸胡子、身穿牛仔裤、头上戴着耳机，手上拿着麦克风和录音机的白种男人。如果他们已经买了这本书，请告诉我这一信息。

总而言之，我希望你注意JHB^[11]某日报上的一封信，其中提到了9位被维多利亚女王以叛国罪判处死刑的人。由于全世界的抗议，这些人被改判流放。许多年以后，女王得知其中一个人当选为澳大利亚PM^[12]^[13]，另一个人被任命为美国陆军准将^[14]，第三个人成为澳大利亚总检察长^[15]，第四个人接替第三个人担任A.G.^[16]，第五个人成为加拿大农业部长^[17]，第六个人也成为了美国准将^[18]，第七个人被任命为蒙大拿州州长^[19]，第八个人成为了纽约著名政治家^[20]，最后一位则成为纽芬兰总督^[21]。

你或许已经意识到，这是个有意义的故事，但我认为提醒你是恰当的。向你和所有同事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记住，我挂念你们所有人。

诚挚的马迪巴

附言：写信的时候，农萨是乔治敦高中的学生。

[附信]

[1] 阿奇博尔德·古梅德（1914—1998）——参见词汇表。

[2] 阿奇·古梅德的宗族姓氏。

[3] 参见第 422 页的信。

[4] 可能是巴奎（乔）·马修斯（1929—2010），政治活动家，弗里达和Z.K. 马修斯之子

——参见词汇表。

[5] 曼德拉罗本岛狱友M. D. 奈杜的中名。

[6] 曼德拉最有可能指的是纳塔尔。

[7] 曼德拉指的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孔格罗斯 (Khongolose)，即“大会” (Congress)。

[8] 曼戈苏图·布特莱齐酋长 (1928—)，祖鲁王子，1972—1994 年任夸祖鲁首席部长，1975 年因卡塔自由党创始人和主席——参见词汇表。他的宗族姓氏为申格。曼德拉谈的是ANC和因卡塔之间的关系。

[9] 20 世纪 80 年代探索种族隔离对南非影响的一本著作：哈丽雅特·萨金特，《字里行间：南非的对话》（伦敦：乔纳森·凯普，1984）。

[10] 这可能是“东伦敦”的缩写，是东开普省的一个城市。

[11] 约翰内斯堡。

[12] 总理。

[13] 查尔斯·达菲 (1816—1903) 并不是澳大利亚总理，而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第 8 任总理。关于达菲的历史信息没有表明他曾被流放，曼德拉所指的文章可能出了错。

[14] 帕特里克·多纳休。

[15] 莫里斯·莱纳。

[16] 迈克尔·爱尔兰接替莫里斯·莱纳出任澳大利亚总检察长。

[17] 托马斯·达西·麦吉 (1825—1868) 成为农业、移民和统计部长。

[18] 托马斯·麦克马纳斯。

[19] 托马斯·弗朗西斯·马尔 (1823—1867) 成为畜牧业巨头，美国内战后成为蒙大拿州州长。

[20] 约翰·米切尔 (1815—1875)，爱尔兰民族主义者、作家和记者，美国内战中支持南部邦联。其子约翰·普洛伊·米切尔 (1879—1918) 后来成为纽约市长。

[21] 理查德·奥戈尔曼。

致同志和朋友阿奇·古梅德^[1]

D220/82: 纳尔逊·曼德拉

托凯, 7966, 邮政信箱X4

1975年1月1日 [1985年7月7日重寄]

法卡特瓦约! 克瓦贝! ^[2]

从A.J.^[3]去世后, 我一直想要写信给你。你和他如此亲近, 尽管我立刻写信给老夫人^[4], 也应该向你、M.B.^[5]、扎努 [或扎米] ^[6]、希巴鲁库鲁和西菲蒂菲蒂表达我的慰问。你们在一起很长时间, 共同处理重要的问题, 像诺杜内莱齐多年以前那样紧密团结向前。想起酋长, 就不可能不同时想起你们五个人。

我仍然记得德里尔大厅^[7], 当时你们几乎本能地聚在一起, 谈论土地和沙子, 有时候吃一碗amadumbe^[8]放松一下, 不断用“ha-a-a-wu! ha-a-a-a-wu!”^[9]打断交谈。

过了一段时间, 你得到了律师执照, 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写信说: 干得真棒! 我们最为信任和尊敬的人, 可能反而几乎得不到我们的消息。我们保持沉默可能是因为确信他们能够理解: 由于其他承诺的压力, 我们难以和他们取得联系。

这12年里我常常想起你, 同样能感觉到你的痛苦 (尤其是1963年^[10]), 当太阳再次照耀我们时与你一同享受喜悦。1961年3月^[11], 我在姆贡贡德洛乌^[12], 一直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那个场合下见过你。

我和门德拉的双亲待在一起。1955年，我曾经在布姆街^[13]和摩西^[14]、乔塔^[15]、奥马尔^[16]和其他人彻夜长谈。次日，穆加尔^[17]和我前往格鲁特维尔^[18]，和AJ一起度过了一整天。顺便说一句，我于1962年8月从他那里返回时，在豪威克^[19]见到了你的老乡们。

我也忆起了姆费费特、希巴鲁库鲁、乔治娜的先生、MB、RM和姆特瓦纳·瓦·克瓦·菲恩丹格内的许多美好往事。当《新时代》^[20]强大到足以每周出一期时，姆费费特就可以骑着一匹千里马来见我们所有人，我们知道他想的是什么。老马和名马和过去一样倒下，有些被永远遗忘了，其他一些则只作为历史记录被人铭记，只有学者对其感兴趣。不过，这匹马的消失留下了一个空白，马厩的主人、骑师、马迷和普罗大众都能感觉到^[21]。赛马会仍然很多，但一段时间里，我们会怀念NA^[22]给每次赛事带来的紧张、激烈竞争。

姆费费特在他的短篇小说中每有新意，他的主题、风格和简洁性总是吸引着我。我希望，随着年龄的增长，凭借离开姆贡贡德洛乌整整8年的各种经历，他认真地重新拿起纸笔，比以往的准备都要充分。

大约两年前，我有幸读到他写的一篇论文。我很想和他就某些方面做审慎的探讨，遗憾的是，这个机会一直都没有到来。他对这些理论问题的处理对我有着很大的影响，令这种遗憾的感觉更为强烈。此后，我又读到了另一篇他关于时事的论文，发现他的想法与我不谋而合，这让我非常高兴。我希望他一直保持健康，再次穿上ibhetshu^[23]，让他的每根骨头都随着牛皮鼓和indlamu^[24]的节奏摇摆。

我与希巴鲁库鲁见面的次数远多于与姆费费特。我们曾多次在德班见面，并在J.H.B.^[25]一起度过了一段时间。我最后一次与他交谈是1962年8月，他肯定记得那个场合，米尔纳、塞尔伯恩、MB、姆杜杜奇和伊莱亚斯都在场。和往常一样，这位毫不妥协的思想家衣着整齐，头发乌黑发亮。我一点也没想到，他的头发和我的一样白，但希巴鲁库鲁用金子般的思想令它常新。那个场合，他在长谈中表现出令人惊叹的灵活性，离开时，我觉得比以往更亲近他了。这是我在过去12年里一直都保留的印象；也是我如此想念他、盼望着有天能见到他的原因。

乔治娜的丈夫、达纳帕蒂和我一度就像三胞胎，每当想起我们相隔万里，仍然会觉得有些孤独。但这个三胞胎仍然支配着我的思想和情感。

许多线索将我们紧紧连在一起。几个世纪以前，你我的祖先为了生活开垦肥沃的图克拉河谷^[26]，饮用甘甜的河水。1912年，马福库泽拉^[27]、伦坦卡^[28]、卢布萨那^[29]和其他人在那里加宽、加深了这些纽带，你爸爸的名字与这一发展紧紧相连。

你又增添了一条线索，我们属于利用律师、地方治安官和法官的那个群体。同样，姆恩古尼也干得很好。我盼望着有一天能见到你的家人，以及苏克西、萨、萨达姆^[30]和他们的妈妈。

法蒂玛^[31]已来过这里，我们保持着正常的联系。阿尔泽娜、特里芬娜、马巴拉、马戈巴和格拉迪斯从1964年起每年都寄来圣诞卡，最近三年，苏克西和家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非常珍视这些女士们的爱和友谊，请你向他们转致我最诚挚的问候。也许有一天，我能和她们热烈地握手。

再一次向你、MB、扎努 [或扎米]、希巴鲁库鲁和菲蒂菲蒂表示最深切的慰问。

诚挚的内尔

阿奇·古梅德先生，派恩敦 [3600] 穆迪大街30号

[1] 阿奇博尔德·古梅德 (1914—1998) ——参见词汇表。

[2] 阿奇·古梅德的宗族姓氏。

[3] 艾伯特·卢图利酋长 (1898—1967)，1952—1967 年的ANC主席——参见词汇表。1967 年 7月因火车车祸去世。

[4] 诺库卡尼亚·卢图利，艾伯特·卢图利酋长的遗孀。

[5] M. B. 延格瓦 (1923—)，ANC成员，工会主义者和叛国罪审判 (参见词汇表) 同案者。

[6] 不是温妮·曼德拉。

[7] 1956 年叛国罪审判 (参见词汇表) 举行地点。

[8] 汤团。

[9] “Hawu” 在科萨语和祖鲁语中用于表达不相信或者谴责，发音为“How”。这是谈话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正在讲故事，这样的反应就很自然了。

[10] 1963 年，阿奇·古梅德遭到为期 5 年的禁令。

[11] 曼德拉指的是 1961 年 3 月的全非洲大会，他在会上发表了演讲，阿奇·古梅德参加了这次会议。

[12] 纳塔尔的一个地区。

[13] 活动家乔塔和焦蒂的家在彼得马里茨堡的布姆街。

[14] 摩西·姆贝基·马比达（1923—1986），南非工会大会和ANC领导人之一。他参与了武装斗争，并在流亡中为MK工作。

[15] 穆罕默德·“乔塔”·莫塔拉医生（1921—2005），纳塔尔印度人大会成员，1956年叛国罪审判（参见词汇表）被告之一，曼德拉和沃尔特·西苏卢的朋友。南非民主化之后，他出任驻摩洛哥王国大使。

[16] 奥马尔·艾萨克，纳塔尔印度人大会成员之一，随莫塔拉医生一起行医。

[17] S. B. 穆加尔和曼德拉一起前往拜见卢图利酋长。

[18] 纳塔尔家园伊伦贝地区的一个城镇，艾伯特·卢图利酋长住在那里。

[19] 曼德拉指的是 1962 年被纳塔尔家园（古梅德来自那里）的警察逮捕。

[20] 《新时代》是反种族隔离报纸，由于和ANC的紧密联系而遭到取缔。每当遭禁的时候，它都会以新的名称出现。

[21] 他指的是《新时代》。

[22] 《新时代》。

[23] 祖鲁人穿的一种传统皮质服装。

[24] 一种祖鲁传统舞蹈。

[25] 约翰内斯堡。

[26] 曼德拉可能指的是夸祖鲁—纳塔尔省最大河流图盖拉河。

[27] 约翰·朗加里巴莱莱·迪尤布（1871—1946），教育家、出版商、编辑、作家和政治活动家。1912 年创立的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1923 年改名ANC）的首任主席。他在奥兰治建立了祖鲁人基督教工业学校，1904 年创立第一份祖鲁语/英语报纸《纳塔尔太阳报》。1913 年《土地法》反对者，1935 年AAC执委会成员。1994 年，曼德拉有生之年第一次在奥兰治学校投票，他当时拜谒了迪尤布的陵墓，向他报告南非实现了自由。

[28] 曼德拉指的可能是记者、ANC早期领导人丹尼尔·西蒙·伦坦卡。

[29] 沃尔特·卢布萨那（1858—1936），科萨报纸《人民之声》联合创始人，1909 年成为第一位当选开普省委员会的黑人，1912 年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创始成员之一。

[30] 菲利斯和M. D. 奈杜的孩子，后者是南非共产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成员，在罗本岛上被监禁了 5 年，与曼德拉一同关押在B监区。

[31] 法蒂玛·米尔（1928—2010），曼德拉的朋友、教授、作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致律师、政治活动家维多利亚·诺尼亚梅泽罗·姆森格^[1]（1985年7月8日）

D220/82：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诺尼亚梅泽罗：

我相信你们中有人已经到姆贡贡德洛乌^[2]拜访了恩托贝科，我衷心地希望他的准备工作进行得顺利。他的案子里涉及的远不止诉状中那些简单的法律问题，我觉得一旦你、皮乌斯^[3]、路易斯、博伊斯、尤努斯和其他人清醒地意识到更广泛的意义，你们就会立刻合力帮助他。在这方面，我相信好心的你肯定会提醒韦鲁勒姆^[4]的伊斯梅尔·米尔和德班的J.N.辛格等律师，我在信中大致说明了他们在这一事项某个重要方面的合作方式。如果8月9日之后，恩托贝科仍然幸运，那就是一场辉煌的胜利。但是，只要朋友们都能像我预想的那样挺身而出，即便在庭审中败诉，也仍然是一场巨大的胜利。你是否见到了波斯瓦^[5]和卡尔？他们在全国各地做了杰出的工作，请向所有人转达我最诚挚的问候及最美好的祝愿。

现在说说你，我必须告诉你，当一位狱友发现我打算写信给你时，告诉我这是浪费精力和时间，因为你被普遍认为是糟糕的收信人。我不理睬他的意见，指出那些没收到你回信的人显然没有什么值得说的话，即便这些流言是真的，这一次你也会丢下手中的所有事情，给我回信。

首先，我想知道过去三年你是怎么度过的。我相信你的公司已经发展壮大，因此可以想象，当你突然发现自己孤身一人、没有GM^[6]掌握的技能 and 丰富经验时，公司的业务几乎穷尽了你的极限。和他一起在罗

本岛上度过几年之后，我很了解他身上拥有的罕有才能。

但是，从我听到的所有叙述来看，你似乎是个坚韧不拔、有决心的姑娘，是一个能干的人。我相信，你不仅胜任一个大律师行的管理，现在还成功地将其扩张为一个律政巨人。

你与艾伦和其他人在开普敦的冒险经历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这是我最不希望你涉足的地方，听说你不需要再次前来，我感到很高兴。尽管如此，这次事件完美地确认了这些年你在我心中的形象。

孩子们都好吗？他们在学校的功课怎么样？你的最后一个假日是在哪里度过的？如果你有护照，从你的健康和公司的角度看，到海外度假都肯定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经历。如果你想要在职业和更多方面保持高标准，保证你持续工作的“电池”需要不断充电。对你来说，访问一些大的美国律师事务所也将是难忘的经历，其中有些合伙人超过了100个，拥有计算机和丰富的藏书。一定要好好考虑。

我注意到，我们现在有多个律师组织：人权律师^[7]、黑人律师联合会^[8]以及民主律师联合会^[9]。你属于哪个组织？能给我一些有关DLA^[10]的信息吗？

现在，我希望你代表我给那里的朋友打几个电话：卢图利酋长^[11]之子西布西索及儿媳威廉敏娜最近在格莱德豪的商店遭到袭击，请代我转致慰问，祝愿他们早日完全康复。去年，我写信给老夫人诺库卡尼亚^[12]；不知道她是否收到了，因为她一直没有回信。向老迪里扎·姆吉^[13]致以最诚挚的问候，他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所做的杰出贡献永远不会被忘记。同样向小迪里扎·姆吉^[14]致意，他现在的努力也毫不逊色。我们特别以他为豪，向瓦希德律师保证，虽然我30年没有见到他了，但仍想念着他和他的妻子。至于比利·奈尔^[15]，只需要说“马迪巴向坦比和埃尔西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对本古律师，我要说“HalalaDlabazana!”^[16]

最后我想告诉你，扎米^[17]和我都爱你，她来探视时，我们经常谈起你。我们衷心盼望有一天能见到你。我们的前方总有希望和未来，这主要是因为南非产生了许多像你这样的人，他们绝不会让火焰熄灭。向你和孩子献上我们的爱 and 良好祝愿。

回信请采用挂号形式。

诺尼亚梅泽罗·维多利亚·姆森格夫人，德班（4001），维多利亚大街158号达姆吉中心503号

[1] 维多利亚·诺尼亚梅泽罗·姆森格（1942—1985），律师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她的丈夫和律师合伙人格里菲斯·姆森格于1981年遇刺，在4名被警察杀害的联合民主阵线活动家葬礼上发表讲话后几天，她在住所外面遭人谋杀。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C）关于维多利亚·姆森格被刺案的报告记录，凶手据说是马尔温·塞法科（别名邦吉·雷蒙德·马林加），受雇于安全部门，彼得·斯瓦内普尔准将是他的联络人。马林加承认杀死了姆森格，声称向她胸部开了五枪，但她一直没有倒下，马林加手持一把斧子追上姆森格，在她的餐厅门边将其砍倒。TRC的报道没有说明是否有与这起谋杀案相关的人申请或获得特赦。（TRC最终报告，第2卷，第3章，第28小节，p.227）。

[2] 纳塔尔的一个地区。

[3] 皮乌斯·恩孔佐·朗加（1939—2013），律师、全国民主律师联合会创始成员之一。1994年，曼德拉任命他为南非宪法法院首席法官。2001年，他成为副首席法官，2005年由塔博·姆贝基总统升任首席法官，2009年10月退休。

[4] 夸祖鲁—纳塔尔省的一个城镇，曼德拉的朋友伊斯梅尔·米尔住在那里。

[5] 曼德拉指的可能是恩齐克莱罗·波斯瓦，他曾是一名律师，此时是法官。

[6] 诺尼亚梅泽罗的丈夫格里菲斯·姆森格。

[7] 1979年成立的非政府、非营利组织。

[8] 1976年成立，反对种族区域许可制度。

[9] 全国民主律师联合会成立于1987年（注意，曼德拉致维多利亚·姆森格的信是1985年写的），是由黑人律师联合会创立的。

[10] 民主律师联合会。

[11] 艾伯特·卢图利酋长（1898—1967），1952—1967年的ANC主席（参见词汇表）1967年7月因火车车祸去世。曼德拉也将他的名字拼成“Lutuli”。

[12] 诺库卡尼亚·卢图利，艾伯特·卢图利酋长的遗孀。

[13] 迪里赞塔巴·姆吉，医生、50年代初的德兰士瓦ANC青年联盟主席。

[14] 迪里扎·姆吉之子，也是医生，一度担任南非学生组织主席。

[15] 比利·奈尔（1929—2008），曼德拉的同志、MK成员，1963年被控以破坏罪。他和曼德拉一起被关押在罗本岛B监区，1984年获释——参见词汇表。

[16] “Halala”是问候语，Dlabazana可能是本古的宗族姓氏。

[17]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致诺林达·姆加贝拉（1985年7月8日）

D220/82：纳尔逊·曼德拉

我亲爱的诺林达：

正当我想要写信给农盖伊时，你的信和美丽的照片寄到了，谢谢你。去年年初，我写信给哈雅勒图，询问你已故母亲葬礼的情况、你父亲的健康状况以及几位朋友的现状。我没有收到他的回信，这令我有些吃惊，因为我从未听说赫瓦罗家族出过懦夫。我仍然想得到这些信息，如果他不能写信给我，相信你或者农盖伊愿意这么做。

关于你的教育，我建议你立即申请进入一家寄宿学校，如勒夫戴尔^[1]或者克拉克伯利^[2]，在那里继续学习，你受到的干扰会比较少。为此，我建议你接触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例如吉利曼巴·马赫拉蒂^[3]，帮助你申请入学。

至于学费和零用钱，我希望你立刻写信给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拜尔斯·诺德（布拉姆方丹，2017，邮政信箱 31190号）。告诉他，你已经写信给我，我希望他们在你的入学和大学学费方面给予帮助。

你应该在信中说明，你的母亲多次遭到拘禁，于去年亡故，当时因政治罪在罗本岛服刑18年的父亲马尔科梅斯·姆加贝拉刚回来不久。因为他长期在狱中，加上目前遇到的困扰，无法存下钱用于孩子们的教育。以他的年纪和观点，几乎不可能得到工作。由于这些原因，你没有其他办法，只能寻求SACC^[4]的帮助。你必须表明自己目前的学习水平，以及所上的学校。让哈雅勒图和农盖伊帮助你写这封信，确保包含上述的所有要点。

姆科奇·赫瓦罗怎么样？我衷心希望他已经回家，并且控制住血压。向他转致我最美好的问候。

我要再一次告诉你，非常感谢你寄来可爱的信和美丽的照片。希望再次听到你的消息。从照片上看，你是位有魅力的年轻女士，我怀疑男孩们会骚扰你。重要的是，目前你正在受教育，在完成法律学习之前，不陷入儿女私情中是明智的。

同时，我要为你、农盖伊、哈雅勒图、诺西兹维和恩通博伊塞送去爱和最诚挚的问候。

Tata⁵

诺林达·姆加贝拉小姐，姆丹察内，8235

写给我和诺德博士的信都要挂号。

1985年年底，纳尔逊·曼德拉获准进入一家开普敦医院接受前列腺手术，消息传开后，他的健康状况成为了普遍公众讨论与关心的话题。

在之前的20年中，他曾经获准入院进行短期治疗，但这一次不一样。他已经67岁了，他可能死于狱中的说法对政府和他的家人及支持者来说同样令人担心。

11月3日（星期天），他进入人民医院，这家医院位于紧邻市中心的一个绿树成荫的区域。他和家人召集了一批值得信任的医学从业者来照看他，并监督手术过程。

引人瞩目的是，他有一位出人意料的访客——时任司法部长科比·库切。⁵⁹虽然曼德拉曾写信给库切，要求会商政府与ANC之间可能进行的对话，但没有想到会在医院里见到他。他们的第一次谈话仅限于幽默的玩笑，但曼德拉确实提出了流放到布兰德福特的妻子前往约翰内斯堡治病时、家中遭到燃烧弹袭击的话题。房子得到了维修，警察企图让她回到那里，面对危险的处境。他要求库切允许温妮留在约翰内斯堡。⁶⁰

库切成为曼德拉次年与一个政府团队开始会谈的关键环节。规划这些探索性的会谈，是为了研究政府是否能够与ANC进行关于结束白人少数派统治的正式谈判。

与库切的会面也成了他11月23日返回波尔斯穆尔时与其同志们分开的催化剂。从那时起，在将近22年里几乎每天朝夕相处的他们必须提出

正式请求才能见到彼此。曼德拉怀疑，这是因为与政府的会谈可以开始了。^[1]1986年5月，他终于开始了与库切和其他政府官员一系列漫长会谈——这也是他于1990年获释后，种族隔离政权与ANC成熟会谈的先声。

[1] 西斯凯的勒夫戴尔宣教学院。

[2] 特兰斯凯恩格措博镇的克拉克伯利寄宿学校，曼德拉少年时在那里上学。

[3] 吉利曼巴·马赫拉蒂，医生和商人。

[4] 南非教会理事会。

[5] 科萨语“父亲”之意。

致南非大学（1985年10月15日）

学生编号：240—094—4

南非大学教务主任，比勒陀利亚（0001）邮政信箱392号

亲爱的阁下：

我不得不请求您，允许我将10月/11月的5个科目考试推迟到1986年1月。

我曾打算在考试之后立刻动手术^[1]，但由于医学原因，我得到的建议是不要再推迟手术时间，我接受了这一建议。

通常来说，可能是出于安全的原因，监狱署不会告知囚犯手术的确切日期。但在9月29日与实施手术的医疗团队磋商之后，有迹象表明手术将在10月7日开始的一周内进行。于是，我暂停了备考工作，寄希望于及时申请到特殊免考证。

后来，我得到通知，手术将延迟到这个月月底或者11月月初。我恢复了考试的准备，但与此同时又接受了一系列医学检查和诊疗，影响了我的集中度，干扰了准备工作。因此，我必须请求您允许我在明年1月参加考试。

为支持这一申请，附上温伯格地区外科医生施托奇的医学证明。

您诚挚的， [签名：NR Mandela]

[1] 曼德拉于 1985 年 11 月 3 日进入开普敦人民医院接受前列腺手术，11 月 23 日返

回监狱。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85年12月5日）

D220/82：纳尔逊·曼德拉

我亲爱的妈妈：

从你上次来人民医院^[2]探望我之后，我心里一直挂念着你。即使在那时候，我也很容易注意到你美丽的脸庞上与日俱增的压力和紧张情绪留下的印记。在正常的时期，我会坐在你的床边，握着你温暖的手，抚平你的创痛。我衷心希望你能休息一段时间。你已经做得非常好，放松一段时间也是无可指责的。记住，我们都爱你，希望你尽快复原。

献给你无尽的爱和千万个吻。爱你的马迪巴

[问候卡上印着的文字：]

希望每一天都带来幸福……

阳光照进你的窗，

友好的微笑，

喜悦的消息，

还有能让你更快好起来的一切！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曼德拉于 1985 年 11 月 3 日进入开普敦人民医院接受前列腺手术，11 月 23 日返回监狱。

致医生、朋友杜米萨尼·姆扎马内（1985年12月17日）

D220/82: 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杜米萨尼：

我于11月23日从人民医院出院，目前仍在接受术后治疗。处方如下：

叶酸一次一片，每日三次

酿酒酵母一次一片，每日三次

硫酸亚铁一次两片，每日三次

新诺明一次一片，每日两次

异搏定一次40毫升，每日两次

创口已完全痊愈，疤痕几乎不会引起注意。上周，康拉迪州立医院的血液科检查了我的血液样本，结果如下：

血红蛋白，13.0

白细胞计数，4.7

住院期间，泌尿科医生洛布塞尔每天观察我两次，专科医生夏皮罗每日观察一次。他们目前正在安排进一步的检查，如有任何意外的发展

（我很怀疑），我将告诉你最新的情况。

你的朋友、地区外科医生施托奇出外度假三个月。在他离开的前一天，我和他商谈了很久，他很耐心，尽可能全面地解释了现行治疗措施的目的。几个月前刚刚从地区外科医生办公室退休的布兰德医生将在施托奇医生离开时接替他的工作。他也花了一些时间和我在一起，我们每天都联系。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我必须补充一句，我最近才发现伍迪是医院董事会主席，这令我大喜过望，他在涉及我们所有人的一件事情上所持立场确实不同凡响。我向他表示祝贺，并转达了对其家人的诚挚问候，同时问候了你们的护士长（非洲裔），尽管我还没有荣幸见到她。不过，在这封信的最后，我希望我们当中的任何人想起莱塞迪^[1]时都不会无动于衷。那个诊所代表的远不止是名下的建筑物、设施和设备，而是一个象征和美好的梦想，恩塔托^[2]杰出的开创性工作必须得到热情的赞扬。得知你与如此重要的试验紧密相关，也是自豪和快乐的源泉。我向你、你的护士长和全体护理、行政人员和工人们表示祝贺。

向莎莉^[3]和恩塔托、格赛尔特医生^[4]及家人，当然还有你和家人献上我的爱和最诚挚的问候。

马迪巴谨上

又至：请提醒温妮，圣诞节有许多探视者，我希望她不要晚于上午8时45分来到这里，以方便负责的官员。问候马策克及家人。

马迪巴

[信封]

杜米萨尼·姆扎马内医生

贝拉格瓦纳思医院神经科

约翰内斯堡（2001）波切夫斯特鲁姆路

[1] 约翰内斯堡索韦托的莱塞迪诊所，由恩塔托·莫特拉纳医生创建。

[2] 恩塔托·莫特拉纳（1925—2008），曼德拉的朋友、医生、商人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

——参见词汇表。

[3] 莫特拉纳的妻子莎莉。

[4] 曼德拉的泌尿科医师，来自约翰内斯堡。

致监狱署长

[翻译自南非荷兰语]

[电传邮戳日期1986-02-04]

机密

监狱署长

[AK?] 安保服务

感谢你的来信，913^[1]。

913得到许可，可以给住院前后照顾他的医生们写感谢信。

他希望写信给如下人员。

杰克·巴龙医生：进行“扫描”的医生。

恩塔托·莫特拉纳医生^[2]：指定医生之一。

L.格赛尔特医生：来自约翰内斯堡的泌尿科医生，手术时作为观察员。

杜米萨尼·姆扎马内医生：家人指定的医生之一。

C.J.德克纳医生：麻醉师

A.B.布尔教授：麻醉师。

来自苏格兰的G.奇泽姆教授和范·艾登伯格医生，也作为观察员。

W.M.劳布舍尔医生：进行手术的泌尿科医生。

P.特纳医生：人民医院院长。

诺曼·夏皮罗医生：内科医生，据曼德拉说曾在手术前后照顾过他。

S.W.施托奇医生：温伯格地区外科医生。

R.沙佩拉医生：康拉迪州立医院病理学家。

信件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

我推迟写这封信，是希望能够附上我直接寄出的合适礼物，以感谢你们参与1985年11月3日我在开普敦人民医院接受的手术。

遗憾的是，我在这方面遇到了不能克服的问题，尽管多方努力，这一希望可能无法实现。

但是我必须向你们保证，我对你们怀有深切、全面的谢意，将一直以这种心情想起你们。

与此同时，请接受我对你们及家人最诚挚的问候。

曼德拉谨上

Vrystelling van die brief word aanbevele^[3].

Bevelvoerende Offisier^[4].

F.C.芒罗准将

下面是曼德拉在监狱最具影响力的信之一，前两段表明了他对所选择的政治道路以及成为自由战士、为祖国赢得变革机会的绝对信心。他

在波尔斯穆尔监狱狭小的单人牢房中写下这封致乔伊·莫切洛阿的信时，意识到高墙外全国的许多地方都燃烧着烈火。

从1980年9月起，他和同志们获准阅读报纸和收听电台新闻，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已能全面了解南非各地发生的事件。P.W.博塔总统于1983年建立了三院制国会，白人、有色人种和印度人各居其一，但没有专门为非洲裔设立代表会议，这引发了反种族隔离活动的高潮，也催生了一个强大的新组织——联合民主阵线。

1985年，流亡中的ANC号召南非人，让黑人社区变得“不受管制”。同年7月，积极分子们计划了“波尔斯穆尔进军”，准备游行到监狱“解救”纳尔逊·曼德拉。虽然数千名抗议者于1985年8月28日从开普敦出发，前往波尔斯穆尔监狱，但未等他们靠近监狱，种族隔离制度的“铁拳”便镇压了这次游行，有9名积极分子遇害，到周末又有19人身亡。这导致开普敦全城的普遍抗议，直至年底。

曼德拉写这封信时，积极分子们正在被大批拘捕、绑架和杀害。6个月前，曾与他有书信来往的朋友维多利亚·姆森格（参见他1985年7月8日的信件，第426页）被种族隔离安全部队雇佣的一名男子刺杀。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实际上就是军事管制。政府实施严厉的限制，阻止媒体报道秘密警察的行动。

[1] 曼德拉的监狱文件编号为 913，狱警在来往信件中常常以 913 称呼他。

[2] 恩塔托·莫特拉纳（1925—2008），曼德拉的朋友、医生、商人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3] 南非荷兰语“此信可以放行”之意。

[4] 南非荷兰语“指挥官”之意。

致朋友乔伊·莫切洛阿（1986年2月17日）

D220/82：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乔伊：

当一个人投身于某种生活45年之久时，即使从一开始便深知随之而来的种种危险，但从各个方面来说，他都绝不可能清晰地预见事件的真正进程和对生活发生的影响。

即使我能预见到发生的一切，也肯定会做出相同的决定，至少我坚信如此。不过，这个决定肯定会更加令人畏缩，后来发生的一些悲剧将会融化我如钢铁般的内心。挚爱的亲人和亲密的朋友去世，他们和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有的已持续数十载；家人因为你的缺位而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此种个人灾难往往难以承受，在大部分情况下，都会让你疑惑：过着这样的生活，是否应该建立家庭、养儿育女和建立坚实的友谊？

许多时候，这样的想法都曾掠过心头。你哥哥加布拉^[1]去世，就是此种痛苦时刻之一。他的死讯简直令我不知所措，甚至无法提笔给你或佐佐写信。我不确定这些老人是否仍然活着，也不知道他们的地址。在我的处境下，所能做的就是躲到牢房中的僻静处，为再也不能见到他而愕然。可是，当我想起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以及他过人的幽默感，心里感觉到了一丝安慰。

后来，当心中的骚动慢慢平息，我成功地判明了当下的情况，并安慰自己：像他这样有着乐观思想的人，一定希望人们记住他的大量建设性工作，以及他给身边的人带来的快乐和欢笑。从那时起，我一直思念

着他。

凯普^[2]从罗本岛时代就一直与我通信，她通过电报告诉我坦迪^[3]的死讯，我给他的家人寄去了一封吊唁信。

去年，乌伊斯瓦^[4]发给我一封生日贺电，回复我的感谢信时，她写来了一封我非常珍视的信。她的信写在一张可能是从废纸篓里回收的纸上，背面上都是凌乱的油印^[5]内容。但这封信的真实内容温暖亲切，正因为看上去完全不是一封正式的书信，它才显得更加独特。她似乎是个了不起的人，我盼望着有一天能亲眼见到她。

1962年6月访问伦敦时，我想到了你和吉米^[6]，但这次访问是秘密进行的且行程很紧张，我不能联系许多想见的人，殊为遗憾。直到收到乌伊斯瓦的信，我才知道你在摩加迪沙^[7]，而吉米在北欧。我希望你们在各自的职业上得到很多快乐与满足，但是在我的想象中，你们可能要四处奔忙。你们有几个孩子，他们都在做什么？最后一次回到家是什么时候？记住，我们都想念你和你的吉米。与此同时，我们要向你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福。

诚挚的马迪巴

附言：如果你忘了上述地址，或者不希望使用它，可以用挂号信寄到约翰内斯堡（2000）邮政信箱728号。

[信封]

乔伊·莫切洛阿夫人

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

索马里摩加迪沙邮政信箱2925号

^[1] 加布拉·马拉赛拉，乔伊·莫切洛阿的哥哥，曼德拉 1962 年等待审判时，加布拉曾到约翰内斯堡的要塞监狱探视。

^[2] 凯普·姆肯塔内，林肯·姆肯塔内的妻子，林肯是曼德拉的朋友、大学同学，后成为律师。

^[3] 乔伊·莫切洛阿的一位亲戚。

[4] 杜马·诺奎的妻子乌伊斯瓦，她于 2008 年在南非去世。

[5] 用油印机印刷的文件拷贝。

[6] 吉米·恩宗维（1919—1976），医生、ANC领导人，抗法运动（参见词汇表）东开普省组织者——参见词汇表。他是乔伊·莫切洛阿的亲戚。

[7] 索马里首都。

致图克维尼、杜马尼和奎库，曼德拉的外孙——长女马卡齐维·曼德拉^[1]的孩子们

D220/82：纳尔逊·曼德拉

图克维尼、杜马尼和奎库：

我非常想念你们，一直都挂念你们。献上无尽的爱和千万个吻。

外公

波尔斯穆尔最高安全监狱

托凯（7966），邮政信箱X4号

信封：

图克维尼、杜马尼和奎库

美国马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01002），北普莱曾特街429号108室

^[1] 马卡齐维·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长女——参见词汇表。

致朋友、同志和前狱友迈克尔·丁加克^[1]

(1986年4月24日)

D220/82

亲爱的特劳^[2]：

写给Rakgad^[3]的这封信被哈博罗内^[4]邮局退回，标记为“邮箱关闭”。请确保她收到这封信，然后通过挂号信告诉我结果。

这是一封特殊信件，严格限制在上述信息。但我至少必须告诉你，你、埃德娜^[5]和贵千金^[6]一直都在我心中。当恩塔托^[7]去年来探视时，我“盘问”了他关于你的信息。我衷心希望你身体健康、仍然能挤出时间慢跑。回信请告知大学和贵千金的情况。

向奎特^[8]、高齐维^[9]、塞夫顿^[10]、特鲁姆^[11]、玛莎、伊希^[12]、娜娜和丈夫^[13]、丹、埃德娜，最后还有重要的你，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马迪巴谨上

^[1] 迈克尔·丁加克（1928—），ANC成员，曾因破坏罪而被囚于罗本岛——参见词汇表。

^[2] 特劳是丁加克的宗族姓氏。

^[3] 塞茨瓦纳语“姐妹”之意，曼德拉指的是朋友、大学教授Z. K. 马修斯之妻弗里达·马修斯（1905—1998）——参见词汇表。

^[4] 博茨瓦纳首都，马修斯一家住在那里。

[5] 埃德娜·丁加克（2009 年去世），迈克尔·丁加克的妻子。

[6] 丁加克夫妇的女儿歌赛奥·丁加克。

[7] 恩塔托·莫特拉纳（1925—2008），曼德拉的朋友、医生、商人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他是埃德娜·丁加克的姐夫。

[8] 奎特·凯图米莱·乔尼·马西雷爵士（1925—2017），博茨瓦纳第二任总统（1980—1998 年在任）。

[9] 高齐维·切佩（1922—），博茨瓦纳前内阁部长。

[10] 曼德拉的连襟塞夫顿·乌特拉，为哈博罗内的博茨瓦纳图书中心工作。

[11] 丹·特鲁姆（1919—1992），ANC和南非共产党领导人，在博茨瓦纳为ANC工作，曾在赞比亚流亡数十年。

[12] 玛莎和伊斯梅尔·马特拉库，ANC活动家。

[13] 流亡博茨瓦纳的ANC活动家欧菲妮亚和索利·赫拉帕内。

致侄儿、滕布酋长和特兰斯凯首席部长 K.D.马坦齐玛^[1]（1986年5月19日）

D220/82：纳尔逊·曼德拉

恩古本库卡^[2]：

监狱署通知我，你绝不会来开普敦见我，因为我拒绝了你去年的探视请求，令你大大地蒙羞。

过去，我曾在多个场合下明确地警告你，不要利用我们的关系，将我和我的组织卷入班图斯坦政治，我绝不允许你这么做。

但最近的媒体报道表明家族事务中存在悲剧性的混乱^[3]，这令我很不安。更令我痛苦的是，从你的反应中可以看出，这种事态已经不再能触动你。我衷心希望，更明智的建议能够占上风，让我们至少能控制住即将爆发的愤怒和怨恨。如果不是因为现在的处境，我早就像1955年那样，前去和你讨论这些问题了。等情况好转时，我肯定会安排与你见面，只希望解决问题的努力能够及时有效。

不需要我提醒，你也知道我们的政治信仰有着根本的不同，每当你无视这一点时，我就有责任提醒你。但我仍然将你看成家族中重要的一员，你的友谊和合作对于维持家族团结与和平是必不可少的。我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有意羞辱或轻视你，同样也不会这样对待其他人。但我必须尽我所能强调，一位公众人物，不管他是你所说的“危险的革命派”，或者仅仅是一位班图斯坦领导人，以指责、过激和严酷的语言严重破坏他的形象，都不是我处理人际关系和实际问题的方法。

向你、邦比兰加^[4]、姆齐姆乌布^[5]、恩干贡赫拉巴^[6]、兹韦利杜米莱和翁加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我想念你们所有人。恩古本库卡！

达理邦加敬上

人们怀疑，是曼德拉的单人牢房潮湿的环境，以及远离波尔斯穆尔监狱屋顶的阳光，导致他总是因病离开监狱。在他患上肺结核之前将近一年，他就健康所受的威胁向当局提出请求。

^[1] K. D. 马坦齐玛（1915—2003）——参见词汇表。

^[2] 指马坦齐玛是恩古本库卡国王的后代，这位国王也是曼德拉的高曾祖父。

^[3] 曼德拉可能指的是K. D. 马坦齐玛对特兰斯凯家园大酋长、民主进步党领导人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国王（1928—1986）采取的行动，后者在 1980 年被判冒犯了马坦齐玛的尊严后逃亡赞比亚，1986 年在那里去世。

^[4] 恩谢科（又名邦比兰加）是特兰斯凯大酋长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的兄弟。

^[5] 乔治·马坦齐玛（1918—2000），K. D. 马坦齐玛的弟弟，特兰斯凯领导人和酋长。曼德拉与K. D. 在福特海尔大学学院上学时，乔治在附近的勒夫戴尔学院学习。

^[6] 恩干贡赫拉巴酋长，曼德拉的亲戚。

致波尔斯穆尔最高安全监狱负责人（1986年10月6日）

D220/82： 纳尔逊·曼德拉

波尔斯穆尔最高安全监狱负责人

送呈：范·西特少校

我希望尽快从现在的牢房搬到过道对面的空牢房，这主要是出于健康原因。

事实证明，我现在住的牢房很不利于健康，如果继续留在这里，我的健康终将受到损害。这个牢房整天都得不到自然的光线，因此我不得不整天开着电灯。

牢房里的窗玻璃是不透明的，而且很厚，外面又配上了百叶窗，这一切都使牢房阴暗而压抑。有六块窗玻璃已经被拆下，天气寒冷和刮风时，牢房里的条件难以忍受。

一部分墙壁和地板总是很潮湿，在这里的十个月间，我都不得不承受这种不便。我相信你很容易理解，当同一个单元中就有远比这里舒适的牢房时，我却被迫生活在如此有害身体的条件下，是不可取的做法。

我必须补充一句，湿气和墙上的五金件对无线和电视设备的接收也有影响，在屏幕上造成了无法控制的闪烁^[1]。我相信，在干燥、通风且没有这些零乱金属材料的牢房里，我的表现肯定会更好。因此，我建议你批准我搬到对面的牢房。

你应该记得，1986年9月26日，我曾请求紧急面见指挥官，请你再次就此提醒他。最后，我要指出，关于在什么情况下，政治犯可以得到电视，没有人向我做出任何解释。[这封信在这里突然结束。我们不确定是否南非国家档案与记录局没有拷贝或没有保存第二页。]

[1] 1986年，里沃尼亚案囚犯在波尔斯穆尔监狱可以拥有电视。曼德拉于1986年10月1日在波尔斯穆尔的牢房里得到了一台电视。

致妹妹玛贝尔·诺坦库·蒂马奎^[1]（1987年2月18日）

[翻译自科萨语]

我心爱的公主：

岁月如梭，难以相信，我到这里已经两年了。^[2]

我一直想给你写信，感谢你在探视时带来家里的重要消息。这里的人增加了，有些来自本国，其他一些人则来自斯威士兰和美洲。他们赋予的责任（把他们的问题告诉我）使我很难随心所欲地经常给你写信。我受到限制，每年只能写几封信，而且还受到监督，不能超出最大的数量。因此，我只能写上几行字，告诉你我仍然健康，希望你也安好。

我已写信给柯莱卡^[3]和利比^[4]，由巴特沃思^[5]朗加高中转交，不知道这封信能不能寄到那个地址。我要求你和诺特萨特苏姆巴纳到奥兰多西区（1804） 8115号探访诺班德拉夫人^[6]，在那里住上几周，以便呼吸“新鲜空气”。

诺班德拉^[7]是个很好的人，对这个家庭充满了爱。她的电话号码是936—5402。本应由我向她提出请求，让你们前去拜访，没能这么做让我很沮丧。我也希望你能和姐姐一起去。

问候妹夫丹尼尔和其他家人。

你的哥哥马迪巴

[1] 玛贝尔·诺坦库·蒂马奎（1924—2002）——参见词汇表。

[2] 曼德拉此时在波尔斯穆尔监狱已经将近 5 年，因此他指的可能是搬到单人牢房、与其同志分隔的两年。

[3] 曼德拉的外甥女，他的妹妹玛贝尔的女儿。

[4] 曼德拉最小的妹妹。

[5] 现东开普省的一个城镇。

[6] 曼德拉的妻子温妮·曼德拉。

[7]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致朋友、大学教授Z.K.马修斯的妻子弗里达·马修斯^[1]（1987年2月25日）

D220/82：纳尔逊·曼德拉

我们亲爱的Rakgadi^[2]：

您不知道，您到波尔斯穆尔的探视对这里的所有人意味着什么。对囚犯们来说，探视总有着难以言表的意义。在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规程都是监狱里的最高法律，每天实际上都和前一天完全一样：同样的环境、同样的面孔、同样的对话、同样的气味、高耸入云的围墙，还有那始终存在的感觉：监狱大门外有一个激动人心的世界，但你无法企及。爱人、朋友甚至陌生人的探视，都是令人难忘的情景，在这种场合下，令人沮丧的单调被打破了，整个世界似乎都被带进了牢房。

您的探视就是这样的典型，它让人们觉得，毕竟，自己仍是我们出生、成长的世界的一部分。它照亮了我心中的一个角落，远至1939年的整段愉快记忆闪过心头。在不同的情况下，我们会促请您到罗本岛、比勒陀利亚、迪普克鲁夫和克龙斯塔德^[3]探视，给他们带去您向我们表达的同种情绪。当然，那是不可能的……

我们很高兴地听说科西和J.J.等人一起拜访了您。那应该是马修斯活跃的领域，得知他保持着家族传统时，我们确实倍感欣慰。我希望他将博览群书的优良品质传给巴奎^[4]。在叛国罪审判^[5]期间，巴奎已有了固定的行事方式，很少偏离。庭审后回家时，他会和家人聊上一会儿，用完晚餐，回到卧室埋头阅读几个小时。同样重要的是，他知道如何消化读过的书，将其应用到政治工作中。过去的许多年，我一直想念他和

菲奇。

至于其他孙辈，您认为谈起他们会让我厌烦，那就错了。正相反，孩子们的进步非常令人着迷，即便他们是您的孙辈。当然，由于您的家族背景，孙辈中即便有人伸手摘星，也不会让人觉得特别吃惊。父母和爷爷奶奶的成就本身就是一种挑战和抱负。不过，即便考虑到这一点，他们的成就也能让监狱里的人清楚地看到当今的南非正在发生意义深远的变化，并正确地看待这个地区发生的社会动乱。

某种大移居似乎正达到高潮，来自小城镇和简朴乡村的孩子们散落到世界各地，在此过程中，他们的眼界超出了过去的认知，学习到了新的思想；他们带着这种背景回到家中，进入了一个尚未准备好接纳他们的环境。在我们收到的信件中，这种现象很明显，我很高兴地注意到，您的孙儿们就在这一过程的中心里。我向他们所有人道贺，并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我时常能见到沃尔特和其他人^[6]，我们一起度过了愉快的节礼日。我们就像一家人，分享所有的一切。当然，我们都想念您，渴望着旷野、新鲜空气和充足的阳光。

姐姐，我们非常爱您。

纳尔逊敬上

[1] 弗里达·马修斯（1905—1998）——参见词汇表。

[2] 塞茨瓦纳语“姐妹”之意。

[3] 关押其他政治活动家的监狱。

[4] 巴奎（乔）·马修斯（1929—2010），政治活动家，弗里达和Z. K. 马修斯之子——参见词汇表。

[5] 1956—1961年的叛国罪审判是种族隔离政府试图镇压国会议员联盟（一个反种族隔离联合组织）的结果。在1956年12月5日清晨的突袭中，156人被捕并以叛国罪起诉。1961年3月审判结束时，所有被告要么被撤诉，要么和最后28名被告（包括曼德拉）一起无罪释放。

[6] 沃尔特·西苏卢（参见词汇表）和关押在波尔斯穆尔的其他里沃尼亚同案者。

致朋友凯普·姆肯塔内^[1]（1987年2月25日）

D220/82：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凯普：

我上次给你写信是去年的2月17日。同一天，我写信给你的侄女乔伊^[2]，向其家人表达了对加布拉^[3]和坦迪去世的慰问。这封信很久以后才送到她手中；我使用了摩加迪沙^[4]的地址，却发现她已经移居瑞典。……虽然她现在可能在其他地方工作，但家仍安在斯德哥尔摩，我打算在年底给她写信。

和往常一样，你回信很及时，为我提供了急需的信息，为此向你表示感谢。谈到通信，你就会对过去25年发生在我们民族身上的事情有所了解。几乎没有什么男人和我通信了，老朋友要么去世，要么出国了。许多尚在国内的人失去了联系，只有少数例外，而这几个还能联系到的人似乎完全不知道一个事实：写信就是为了得到回信。相比之下，女性是更好的通信对象，她们也更了解囚犯的需求。

在监狱里，除了你之外，我常常收到我的姐妹、孙女、弗洛伦斯（诺桑戈）·马坦齐玛^[5]和康妮·恩宗维^[6]写来的信，感受到令人鼓舞的情绪。来自姆费科^[7]的邦比兰加酋长^[8]和卢乌约·姆蒂拉拉曾多次探望我。来自巴齐亚的兹韦利杜米莱·乔伊酋长曾两次前来探视，乔治·马坦齐玛^[9]、他的侄儿恩干贡赫拉巴、姆图图泽利·卢雅贝各来过一次。还有许多人来过这里，让我想起旧日时光，但他们都不太理解，一封简单、信息丰富的书信对朋友有多么大的价值。

来自库曼科的索比尼·姆古德瓦娶了一位梅萨提瓦的护士，40年代

末和50年代初，他和我一起住在奥兰多西区。你是否还遇见过他们，知道他们现在何处？姆万博先生现在比勒陀利亚，他是不是曾在西斯凯担任督学、和我们同在福特海尔^[10]的那个人？我想他也是你的兄弟，对吗？如果是，请向他和妻子致意。顺便说一句，温妮的电话号码是936—5402，你可以在觉得无聊的时候和她联系。

博茨瓦纳的弗里达·马修斯阿姨^[11]11月22日探望了我，她几乎带来了一整个图书馆，对此我万分感激。虽然已经80多岁了，她看上去仍然精力充沛、强壮且反应敏捷。我们在一起的40分钟简直是种享受。

感谢你寄来的漂亮的圣诞卡，你抱怨我沉默不语，12个月的沉默确实应该得到这样的抱怨，但我必须向你保证，虽然家族成员人数迅速增加带来了许多问题，但你和孩子们始终在我的心中。你和肯特在我们入狱的最困难时期里悉心照料，而在那个时候，连许多好朋友都不认为挂记我们是安全的事情。如果在情况变好的时候，我选择忘记你们，即便进了坟墓都会饱受良心的折磨。保重身体，凯普；向你和孩子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良好的祝愿。

纳尔逊敬上

[1] 曼德拉的一位朋友。

[2] 参见第 436 页的信。

[3] 加布拉·马拉赛拉，乔伊·莫切洛阿的哥哥，曼德拉 1962 年等待审判时，加布拉曾到约翰内斯堡的要塞监狱探视。

[4] 索马里首都。

[5] K. D. 马坦齐玛的五个妻子之一。

[6] 康妮·恩宗维，詹姆斯·“吉米”·恩宗维博士（1919—1976）的妻子，后者是医生、ANC领导人和“抗法运动”（参见词汇表）东开普省组织者——参见词汇表。

[7] 特兰斯凯乌姆塔塔（现姆塔塔）城外的一个村庄。

[8] 恩谢科（又名邦比兰加）是特兰斯凯大酋长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的兄弟。

[9] 乔治·马坦齐玛（1918—2000），K. D. 马坦齐玛的弟弟，特兰斯凯领导人和酋长。曼德拉与K. D. 在福特海尔大学学院上学时，乔治在附近的勒夫戴尔学院学习。

[10] 福特海尔大学学院，曼德拉 1939 年进入这所大学，1940 年因参与抗议活动而被开除。

[11] 弗里达·马修斯（1905—1998），曼德拉的朋友，大学时任课教授Z. K. 马修斯的妻子

——参见词汇表。

致朋友海伦·约瑟夫^[1]（1987年4月1日）

亲爱的海伦：

请不要告诉我，去年我忘了给你寄去生日祝福。我一直保留外部通信的副本，不管形式是信件、生日卡还是电报。我刚刚翻看了信件记录本，尽管我坚信给你寄了信，但没有找到任何记录。但我想要向你保证，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一直挂念着你，特别是因为那是你的80岁生日。

毕竟，一张卡片并不是最重要的；它不过表达了一个人对朋友的思念。不管卡片是否寄到你的手中，对你的爱与忠诚都始终不变。去年的4月，这一切都没有改变，正是本着这样的精神，我在你的81岁生日寄去最热烈的祝贺。我希望姑娘们都和你欢聚一堂。在写给阿米娜^[2]的上一封信中，我建议她安排一次茶会，邀请缪里尔^[3]、弗吉尼娅、凯瑟琳、拉希玛^[4]、伯莎^[5]、格蕾塔、奥妮卡^[6]等人，纪念值得称道的努力和宝贵的贡献——那些不朽的岁月。也许，你可以和她及恩齐基一起处理这件事？反响可能远超出你的预想。怎么样，海伦？顺便问一句，你是否还记得，当你告诉我已故的莫罗卡医生^[7]曾庆祝92岁生日时，我是怎么回答的？你不愿意预想活到那个岁数的样子。上帝似乎希望你喝下那杯酒。现在轮到我说说话了，希望我不会活得像海伦那么长。你觉得怎么样？

卡罗琳·马沙巴^[8]令我非常失望。我在安德鲁去世时给她寄去一封吊唁信，请求她给我一些有关安德鲁的信息。当时我正急需这些信息，安德鲁在外界和岛上的作为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我们有责任感谢他的贡献，而没有这些信息，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我无法理解，为什么卡罗琳对这种事情如此手足无措。去年5月，我还写信给埃丝特·马莱

卡^[9]；在那之前，她和你一样擅长通信，但我再也没有听到她的消息。奥妮卡也没有回复我在她母亲去世时寄去的吊唁信。我并不是想让你真的去确定发生了什么事，但如果你遇上了她们，请核实一下她们是否收到了我的信。露丝^[10]、谢拉^[11]和其他人怎么样了？我相信他们仍然在照顾你。露丝和谢拉都是很好的孩子，听到她们的消息总让我很高兴。但是，我很难接受再也看不到她们的双亲（布拉姆、莫莉、维奥莱特和伊莱^[12]）这一事实。如果你见到娜丁^[13]，请向她转达我的诚挚问候与美好祝愿。她已经成为了一名令人敬畏的传播者，她的信息已经传到了地平线的那端。今天，这样的姑娘多么可贵啊！

现在你可能已经知道，博茨瓦纳的弗里达·马修斯阿姨^[14]去年11月对我进行了一次特殊探视，带来了一整个图书馆。除了变矮了一点，她在许多方面都和你很像。81岁高龄的她仍然优雅迷人，坚强机敏。我很享受这次探视。但是，我没有希望见到你、阿米娜和法蒂玛^[15]。我从这里促成探视的所有努力都没能成功。不过我们总能通过书信联系，你将一直在我心中。

最后，我必须告诉你，我保存了一块水果蛋糕，希望在几天后你庆祝时享用。虽然我有茶叶和炼乳，但我想自己没有办法像你做得那么好。不过，对我来说这是个非常愉快的时刻。祝你拥有一段美好时光！献上我的爱和最美好的祝愿。

纳尔逊谨上

当纳尔逊·曼德拉第一次入狱服刑时，他是五个孩子（最大的17岁，最小的不到两岁）的父亲。20世纪80年代末，他已经有12个孙辈，其中一些生活在国外。他与孩子们的关系是凭借生日卡、简短的书信，以及为帮助较大的孩子在中学和大学学习所做的非凡努力建立起来的。在写给长孙的这封信中，曼德拉谈到了对他母亲和继父的帮助。自始至终，曼德拉都持续地在遥远的地方努力培养孩子和他们的配偶，说服、鼓励，在某些情况下训诫他们，即便他们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孩子。

^[1] 海伦·约瑟夫（1905—1992），教师、社会工作者、反种族隔离与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2] 阿米娜·卡查利亚（1930—2013），曼德拉的朋友，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3] 缪里尔·索丁达，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歌手。

[4] 拉希玛·穆萨（1922—1993），反种族隔离活动家，1956年抗议通行证法延伸到女性的妇女游行领导人之一。

[5] 伯莎·马沙巴（1934—2010），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女权运动者和工会主义者。也可能是指伯莎·姆希泽（1889—1981），ANC妇女联盟成员，南非妇女联合会副主席。

[6] 来自亚历山大镇的奥妮卡·马肖赫拉尼·马希戈是ANC活动家，参加了许多重要宣传和抵制活动。

[7] 詹姆斯·莫罗卡（1892—1985），医生、政治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1949—1952年任ANC主席。

[8] 前罗本岛狱友安德鲁·马沙巴的妻子。

[9] ANC活动家蒂托·马莱卡的姐妹，在曼德拉非洲之旅期间，她负责将他的信件带给家人。

[10] 露丝·费希尔（1941—），布拉姆·费希尔律师的大女儿。

[11] 希拉·温伯格（1945—2004）是活动家维奥莱特和伊莱·温伯格的女儿，青少年时代就曾因独立活动被拘捕。她与父母一起流亡，去世时是豪登省立法机构成员。

[12] 维奥莱特和伊莱·温伯格。维奥莱特·温伯格是共产党和ANC成员。她于1977年离开南非，与流亡的丈夫会合。

[13] 娜丁·戈迪默，南非作家。

[14] 弗里达·马修斯（1905—1998），曼德拉的朋友，大学时任课教授Z.K. 马修斯的妻子——参见词汇表。

[15] 法蒂玛·米尔（1928—2010）和伊斯梅尔（1918—2000），曼德拉的朋友。法蒂玛是教授、作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伊斯梅尔是律师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致孙子、马克贾托^[1]之子曼拉·曼德拉^[2] (1987年7月9日)

D220/82: 纳尔逊·曼德拉

我亲爱的Mzukulu^[3]:

为什么你没有写信给我? 收到我寄去的生日卡了吗?

你的学习怎么样了? 我们正在努力为你申请前往沃特福德^[4]的奖学金, 衷心希望你能通过入学考试。

我很想见你, 已经告诉奶奶^[5]带你来, 以便我们能谈谈你的学业。

我们在伦敦的朋友已会见了伦尼妈妈^[6], 他们将帮助她为你配眼镜。阿德里安叔叔^[7]已在伦敦的一家建筑公司找到了工作。

我将寄给你50兰特的零用钱^[8], 请保存好。

献上爱和最诚挚的问候。

深爱你的Tatomkhulu^[9]

[信封]

曼拉·曼德拉

由库祖尔万德·德拉米尼王子转交

斯威士兰姆巴巴内，教育部

- [1] 马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 [2] 曼拉·兹韦利维利莱·曼德拉（1974—）——参见词汇表。
- [3] 科萨语“孙子”之意。
- [4] 邻国斯威士兰的沃特福德卡姆赫拉巴学校。
- [5] 温妮·曼德拉。
- [6] 罗丝·雷恩·曼德拉-佩里，又名伦尼，曼拉的妈妈。结束与马克贾托·曼德拉的婚姻后，她嫁给了阿德里安·佩里。
- [7] 曼拉的继父阿德里安·佩里。
- [8] 曼德拉从家人、朋友和支持者那里得到资金。
- [9] 科萨语“祖父”之意。

致孙女、已故儿子滕比^[1]的小女儿南迪·曼德拉^[2]（1987年8月17日）

D220/82：纳尔逊·曼德拉

我亲爱的Mzukulu^[3]：

我很享受上次探视，遗憾的是，每次探视只有40分钟。更令人惋惜的是，由于剩下的探视次数有限，我们要到明年年初才能再次见面了。但我们还有可能在年底利用剩余的一次探视机会。因此，我将建议你在10月的最后一周再次打电话，查明你和图梅卡^[4]能否前来。记住，我爱你，每当你走进探视室，那天就是大日子。

正如我在上次探视时指出的，考虑到整个背景，以及这是你的第一个学年，在经济学和会计学上分别得到43分和44分绝不是糟糕的表现。我相信，只要你在之后两个月更刻苦地学习，就至少可以克服一些困难，改善整体表现。

津齐^[5]本应于8月5日来探视，但一直没有出现。我衷心希望，她能在近期前来。你有没有写信给曼拉^[6]？告诉曼费拉^[7]，我完全理解她表达的情绪，渴望着有一天能见到她。与此同时，我向她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你必须告诉我一点有关男朋友的情况。在上次探视之前，我从不知道他也在UCT^[8]。一两年前，你只告诉我他在乌姆塔塔^[9]工作，通过Unisa^[10]学习。

向赫伯特^[11]、诺诺^[12]和你的室友珀尔·拉莱致以诚挚的问候。

亲爱的，献给你无尽的爱和千万个吻！

爱你的Khulu^[13]

南迪·曼德拉小姐，隆德博施（7700），UCT特格韦尔学生公寓718号

[1] 马迪巴·滕比凯尔（滕比）·曼德拉（1945—1969），曼德拉的长子——参见词汇表。

[2] 南迪·曼德拉（1968—）——参见词汇表。

[3] 科萨语“孙女”之意。

[4] 可能是南迪的堂姐图梅卡·马坦齐玛。

[5]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曼德拉的小女儿。

[6] 曼拉·曼德拉（1974—），曼德拉次子马克贾托·曼德拉与罗丝·雷恩·曼德拉（伦尼）的儿子。

[7] 曼费拉·拉姆费勒（1947—），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黑人意识运动”创始成员之一、医生、学者和商人——参见词汇表。

[8] 开普敦大学。

[9] 乌姆塔塔（现称姆塔塔）是特兰斯凯家园的首府。

[10] 南非大学。

[11] 赫伯特·维利卡齐（1943—2016），社会学教授。

[12] 诺尼·维拉卡齐。曼德拉似乎拼错了她的名字。

[13] 科萨语“祖父”之意。

致小女儿津齐·曼德拉^[1]（1987年8月31日）

D220/82：纳尔逊·曼德拉

我亲爱的曼图^[2]：

有一位25年未曾谋面的人说过：“津齐就像一块岩石；似乎没有什么能扰乱她！”我很尊重他的观点。对于一个父亲来说，心爱的孩子得到这样的评价，正是他的愿望。我的心中充满了自豪和满足。

这个评价来得正是时候，不久之前，我刚刚有一段痛心的经历。你应该能猜到，以我目前的处境，评估外界事件的影响并不总是很容易。对你的那番评论令我安心，此种感觉难以言表。确实，当我在变故之后见到你时，我能够注意到，你看不出有精神上的创伤或者忧虑。

亲爱的，请你振作起来，像人们所了解的你那样，做一块坚硬的岩石。在这种情况下，最悲剧性的错误就是不知所措，等着灾难将你淹没。正确的态度是继续你的既定计划——也就是你的学业——直到无法控制的情况使你无法这么做为止。从你、妈妈和大众媒体那里听到的消息，转移到新环境之前，你肯定不能在工作中取得大的进展。正因如此，尽管为时已晚，我仍希望你能在校园里找到住处，准备9月18日的考试。

最后，我想让你知道，我将一直祈祷，希望你平安无事。但是，如果发生了什么事，你发现无法继续学业，我将冒着所有风险，全力支持一位出色的姑娘。

亲爱的，献给你无尽的爱和千万个吻。

[1]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参见词汇表。

[2] 津齐斯瓦·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3] 科萨语“父亲”之意。

致学者、朋友曼费拉·拉姆费勒^[1]（1988年3月1日）

D220：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曼费拉：

监狱署拒绝了你的探视申请。这样的决定从来没有理由。

虽然我从不是过分乐观的人，但也不排除奇迹发生的可能性，因此申请遭拒令我失望，甚至有些震惊。不过，我将继续敦促批准探视。你也必须保持耐心；政府的运转非常缓慢，可能需要几个月、一年甚至更久，我们才能得到想要的答案。

至于你的学术工作^[2]，我已告诉南迪^[3]，我对此当然感兴趣。但就监狱政策而言，我可能收不到这样的材料。不过，我还是会处理这件事。

照相机可以给同一个人带来不同的面貌。回想50年代，我曾养育过一位侄孙^[4]。他在6岁时离开约翰内斯堡，我对他的印象是高大、强壮。后来，他在70年代以来我们身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建筑中占据了显要地位。我在媒体上多次看到他的照片，有时甚至出现在电视上——一切都似乎确认了我此前的印象。去年12月，他走进探视室，我却惊奇地发现，他又瘦又小，是真正的蝇量级选手。如果我在街上遇见他，可能认不出来。

你也曾在媒体上以不同面目示人，我很好奇，有多少人能一眼把你认出来？《星报》发表的“年度杰出女性”照片与摄影师在1986年全国妇

女大会上你与萨莉^[5]交谈时抓拍的那张有着明显的不同。而那两张照片与《领袖》杂志封面上的也大相径庭。《领袖》的照片中你沉思的样子甚至让人们觉得，你连前两张照片上女士的远亲都不是。然而，这张人像似乎是很专业的作品。

从这个偏僻的角落看去，*Cry Tokoloho*^[6]的评论令人困惑。遗憾的是，以我目前的处境，不可能得到可以信任的可靠文学出版物。因此，我无法做出任何独立的评价。

你自己的评价呢？

向你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诚挚的Ntate^[7]

附言：请原谅我拼错了你的名字。无论有没有那个“h”，你的价值都不会改变。

叔叔

曼费拉·拉姆费勒博士

开普敦大学人类学系

专用邮袋，隆德博施（7700）

^[1] 曼费拉·拉姆费勒（1947—），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黑人意识运动创始成员之一、医生、学者和商人——参见词汇表。

^[2] 拉姆费勒是开普敦大学的学者，曼德拉的孙女南迪在该大学就读。

^[3] 南迪·曼德拉（1968—），曼德拉的孙女，已故儿子滕比的次女。

^[4] 可能是N.姆蒂拉拉。

^[5] 可能是恩塔托·莫特拉纳（参见词汇表）之妻萨莉·莫塔拉那。

^[6] 曼德拉可能指的是1987年出品的电影《哭喊自由》，讲述了活动家史蒂夫·比科（1946—1977）的故事，比科被害之前曾是曼费拉·拉姆费勒的合作伙伴。Tokoloho是塞索托语“自由”之意。

^[7] 塞茨瓦纳语（曼费拉·拉姆费勒的母语）“叔叔”之意。

泰格伯格医院和康斯坦蒂亚山医院

(1988年8月—12月)

1988年8月12日，年已七十的曼德拉被带到泰格伯格医院，他在那里被诊断出肺结核。虽然在医院治疗，但他仍然是开普敦波尔斯穆尔监狱的一名囚犯，该监狱仍是他正式请求与通信的地址及联络点。1988年8月12日晚上，他抵达贝尔维尔的政府医院（名为泰格伯格医院），那里也是斯泰伦博斯大学的一个教学机构。他上一次到这家医院是15个月前，当时他在那里接受了右眼视网膜脱落的修复手术。那次入院不为公众所知，到他获释后，人们才从他的个人日志中知道此事。

1988年8月，为曼德拉诊病的第一位医生宣布，他“没有任何问题”。⁶²次日早上，他接受了内科主任德科克教授的检查，后者直接将他送进手术室，从他的肺部抽出了2升的积液，发现了肺结核。⁶³这一次，他住院的消息传遍全球。就在这位世界最著名的囚犯病重接受治疗时，南非在不断的抗议和持续的镇压中挣扎。整个宇宙似乎都屏住了呼吸。

近三周后，1988年8月31日，在医院度过19个夜晚的曼德拉被转到舒适的私人医院——波尔斯穆尔监狱附近的康斯坦蒂亚山医院，他在那里继续治疗肺结核。与此同时，他接待了许多来访者，包括他的妻子和其他家庭成员，以及库切部长、安东尼·西蒙斯牧师、多位政治活动家、他的律师，还有反种族隔离活动家、议员海伦·苏斯曼。

库切在曼德拉进入诊所的第一个早晨抵达，当时曼德拉正在大吃培根和鸡蛋，而不是医生规定的无胆固醇食物。“他们带来了两个鸡蛋和很多培根，还有麦片粥，然后少校……说，‘不，曼德拉，你不能吃这些食物——那不符合医嘱。’我说，‘今天就是死了，我也得把它吃掉。’是的，我好久没有吃鸡蛋和培根了。”他笑着说。⁶⁴

他还和好几位护士成了朋友，津津有味地听他们讲述监狱和医院高墙外的故事。

曼德拉在这间医院继续与库切和政府官员组成的“秘密委员会”会晤。对话期间，库切告诉他，他希望曼德拉“处于半自由半监禁的状态”，但没有解释具体的意思。⁶⁵

他在1988年12月7日发现了库切所指，当时看管他的狱警之间开始出现了不寻常的举动和紧张的交谈。“我能察觉有什么事正在发生，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终于到了晚上，少校进来说，‘曼德拉，做好准备，我们将把你带到帕尔^[1]。’我说，‘为什么？’他说，‘那就是你现在要去的地方。’9点，我们在一大群人的护送下离开了。”⁶⁶

^[1] 开普省（现西开普省）的一个城市。

致波尔斯穆尔最高安全监狱长官（1988年8月29日）

泰格伯格医院

波尔斯穆尔最高安全监狱长官

请购买如下衣物，由我自己付款：

1套羊毛长内裤和背心

1件保暖运动衫

1个小衣箱，用于送洗衣物。

[签名：NR Mandela]

[在另一侧] 范·希特少校批准。G365审阅

编号：254/88

[签名]

1988年8月29日

生病住院期间，曼德拉继续攻读法律学位，在被囚禁的最后几个月里付出了相当的精力，向南非大学施加压力，要求承认他已经取得的一些学分。他不想修完实用南非荷兰语和实用科萨语（他的母语）课程，但希望已经通过的另一种南非语言——塞索托语——学分得到承认，以

便得到学位。

致W.J.霍斯滕教授（1988年11月25日）

学生编号：240—094—4

[盖章] 1988年11月26日审查

W.J.霍斯滕教授

南非大学法律系主任

比勒陀利亚（0001），邮政信箱392号

亲爱的先生：

我希望可以免考实用南非荷兰语（PAF100—A）和科萨语I（XHA 100—F）课程，这两个科目我原定都将在1989年1月参加考试。

我曾打算在1988年10月、11月参加法学士学位剩下的4门科目考试，但我在备考关键阶段身体不适。

1988年7月28日，我病倒了，8月12日进入泰格伯格医院就医，不得不将学习推迟到9月15日，那时才能恢复备考工作。不过，我在那个时候已经完成了4门科目的所有作业，而且都取得了及格。

我现在正接受组合药物治疗，这一过程可能要持续到1989年2月。温伯格^[1]地区外科医生施托奇（附上他的来信）从9月1日起每日探视我，进行各种检查，以确定我的病情。我还接受泰格伯格医院三名顾问的定期随访，他们是该医院相关科室的负责人。

比起治疗开始时，我现在的感觉好多了，但药物可能引起副作用，影响我的体力和集中度，以及考试时候的表现，这一直让我担心。

我必须指出，关于实用南非荷兰语课程，如果我得到学位，不会打算担任代理律师或者辩护律师。我还必须指出，1963年，我通过了伦敦大学的英国法律史考试，希望您在处理科萨语I科目免考申请时考虑这一点。如果您需要的话，伦敦大学将很乐意寄给我有关的书面确认。

在12月份的考试结果公布后再提出这一申请更为妥当，但那时您很可能离校度假，所以我想这时候提交是明智的。

您诚挚的 [签名：NR Mandela]
纳尔逊·曼德拉

[1] 温伯格是开普敦的一个区。

致孙女、已故儿子滕比^[1]之女南迪·曼德拉^[2]（1988年12月5日）

D220/82：纳尔逊·曼德拉

致南迪：

我非常想念你，总是挂记你。

献上无尽的爱和千万个吻！

Khulu

[信封]

南迪·曼德拉女士

隆德博施，开普敦大学伍尔萨克宿舍4号楼111室

^[1] 马迪巴·滕比凯尔（滕比）·曼德拉（1945—1969），曼德拉的长子——参见词汇表。

^[2] 南迪·曼德拉（1968—）——参见词汇表。

致佐莱卡和宗德瓦·曼德拉^[1]——他的孙女和孙子、小女儿津齐^[2]的儿女

D220/82: 纳尔逊·曼德拉 [看上去像是1988年12月5日]

致佐佐和宗德瓦:

我非常想念你们，总是挂记你们。

献上无尽的爱和千万个吻!

Khulu^[3]

[1] 佐莱卡（1980—）和宗德瓦（1985—）·曼德拉——参见词汇表。

[2] 津齐斯瓦·曼德拉（1960—）——参见词汇表。

[3] 科萨语“祖父”之意。

致孙女和孙子扎齐维、扎马斯瓦齐和津赫勒^[1]——次女泽纳妮^[2]的儿女们（1988年12月5日）

D220/82：纳尔逊·曼德拉

致扎齐维、扎马斯瓦齐和津赫勒：

我非常想念你们，总是挂记你们。

献上无尽的爱和千万个吻！

Khulu

^[1] 扎齐维（1977—），扎马斯瓦齐（1979—），津赫勒（1980—）·曼德拉。

^[2] 泽纳妮·曼德拉（1959—）——参见词汇表。

致波尔斯穆尔最高安全监狱长官（1988年12月5日）

D220/82：纳尔逊·曼德拉

波尔斯穆尔最高安全监狱长官

如果您能批准打电话给南非大学法律系主任W.J.霍斯滕教授，通知他已发出如下电报，我将不胜感激。电话和电报的费用可从我的账户扣除。^[1]

W.J.霍斯滕教授，南非大学法律系，比勒陀利亚邮政信箱392号

编号为240—094—4的学生关于科萨语I课程免考事宜，我要补充的是，70年代，我曾以优异成绩通过了南非大学索托语特殊课程的考试。

纳尔逊·曼德拉

波尔斯穆尔监狱

[签名：NR Mandela]
1988年12月5日

^[1] 进入监狱时，囚犯会有一张随身财物清单。囚犯携带的现金数量将记录于同名的账户中（这不是银行账户，只是单独的簿记记录）。此后，任何以囚犯名字汇入监狱的资金将记录在该账户上，以其名字支付的款项也是如此。在获准离开监狱时，囚犯将得到账户上的剩余资金。

维克多·沃斯特监狱

(1988年12月—1990年2月)

1988年12月7日晚上，纳尔逊·曼德拉从康斯坦蒂亚山医院的病房中被带走，用汽车送往大约一个小时车程的维克多·沃斯特监狱。他的目的地是一位前狱警的别墅，有现代化的家居用品、一个很大的花园，还有一个游泳池。罗本岛时代初期就曾与曼德拉相遇的杰克·斯瓦特准尉奉命在那里为他准备食物和照管房子。

斯瓦特回忆，在维克多·沃斯特监狱时曼德拉写信的数量不受限制，但记得“成箱成箱”的来信并没有交给他本人。⁶⁷

次日早上，司法部长科比·库切带着乔迁贺礼（一箱红酒）探望了曼德拉。他告诉曼德拉，政府决定将其关押在这座房子里，以便继续1986年开始的与政府官员之间的会谈。

与“工作组”的会谈很快继续下去。会谈的时间表依据政府团队或者曼德拉的要求制定，他可以通过监狱指挥官传递消息。⁶⁸这些会谈并非谈判，而是曼德拉为了让ANC能与政府最终谈判结束种族隔离所做的尝试。他利用与官员们讨论的机会，安排释放仍在狱中的6位里沃尼亚审判同案被告。年纪最大的戈万·姆贝基已于1987年11月重获自由，丹尼斯·戈德堡于1985年获释。

虽然未来的探视者仍然必须申请才能见他，他们的申请有时候也仍会被当局拒绝，但曼德拉接受了妻子温妮·曼德拉、儿女、孙辈和其他家庭成员及朋友同志们的多次探视。他的信件受到的管制也少于以前，这些信件起到了工具的作用，帮助他接触那个越来越有可能重新居住的世界。

1988年，曾一同被关押在罗本岛的同志马克·马哈拉杰悄悄返回南非，这是“乌拉行动”的一部分，这项地下活动旨在将“民族之矛”（MK）特工偷运进南非，防止政府在谈判中的不真诚行为。马哈拉

杰为曼德拉设计了一种方法，可从狱中与奥利弗·坦博及其他流亡的ANC领导人联络。他告诉曼德拉的律师伊斯梅尔·阿尤布一个自己出狱之前安排好的昵称，让阿尤布在一次探视中提及。这表明阿尤布传递的是马哈拉杰的消息。第一次传递的是卷起来只有火柴棍那么大的一张便条，要求曼德拉参与一次秘密的信息交换，所要传递的信息隐藏在一本书的封面中。曼德拉同意了。就这样，曼德拉和组织可以分享他与政府团队会谈的有关信息。⁶⁹

坚持法律学习的决心，表现出了纳尔逊·曼德拉的性格特征。在24岁时首次进入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习后45年，他收到了通过法学士学位考试的通知。随着狱中的岁月流逝，面对为磨灭其意志而设的许多障碍，他坚持了下来。最终，在70岁的高龄，曼德拉得知自己真的毕业了，尽管他知道，自己已不太可能再次出任律师了。他的努力得到了回报，1988年12月，他得到通知，终于圆了数十年的法律学位梦想。

致南非大学教授W.J.霍斯滕（1988年12月23日）

学生编号：240—094—4

南非大学法律系主任W.J.霍斯滕

比勒陀利亚（0001）邮政信箱392

亲爱的霍斯滕教授：

感谢您1988年12月5日来信通知我完成了法学士学位的课程。

您应该是第一位祝贺我取得这个成就的人，也是最合适的人。我坚信，没有您的支持，我的语言课程免考申请可能无法成功。这一成绩肯定将加强我与Unisa^[1]的联系，使我加入南非国内外的许多男男女女，和他们一样，通过取得这个学位，显著地提高服务各自所在团体的能力。

请向系教务会、教务主任（学院与学生事务）转达我的感谢，感谢维歇斯教授在媒体评论中的溢美之词，感谢P.A.K.勒鲁教授为我提供指定文献，也感谢所有悉心指导我学习的讲师们。

您诚挚的， [签名：NR Mandela]

[1] 南非大学。

致朋友、同志阿奇·古梅德^[1]（1989年1月10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克瓦贝^[2]：

每时每刻，加入监狱外家人和朋友行列的希望之火都在我心中熊熊燃烧。但从这里获释似乎并不是眼前的事情。不过，在我现在的住处见到你和其他人还有微弱的可能性。与此同时，我要向你和家人、乔治^[3]、（老）迪里扎^[4]、科尼克^[5]、塔贝库鲁和所有人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你诚挚的马迪巴

法卡特瓦约·阿奇·古梅德

由路易斯酒吧餐厅转交

克莱讷韦尔（3602）邮政信箱96号

^[1] 阿奇·古梅德（1914—1998），南非土著人大会（后成为ANC）主席乔赛亚·古梅德之子、律师、ANC和联合民主阵线活动家，他与奥斯卡·姆佩塔和艾伯特娜·西苏卢共同担任联合民主阵线主席——参见词汇表。

^[2] 阿奇·古梅德的宗族姓氏。

^[3] 可能是乔治·休佩萨德（1936—），政治活动家、纳塔尔印度人大会成员。

^[4] 迪里扎·姆吉，医生和政治活动家。

[5] 科尼克·恩德洛武（1932—2000），工会主义者、MK成员。他因破坏罪而被判入狱 20 年，在罗本岛上服刑。

致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及其妻子利亚·图图^[1] (1989年1月17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利亚和姆皮洛^[2]:

在泰格伯格医院^[3]接受治疗时收到你们的慰问卡，我一点也不吃惊。人们都知道，主教伉俪关心别人，以非凡的勇气和谦恭之心服务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我能迅速完全康复，是因为医疗团队、护士们和朋友们的出色护理。显而易见，你们的慰问对此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向你们、特雷沃^[4]和家人以及他的姐妹们致以诚挚的问候和美好的祝愿。

诚挚的， [签名：NR Mandela]

^[1] 德斯蒙德·图图（1931—），开普敦的第一位黑人主教，他的妻子是利亚·图图（1933—）——参见词汇表。

^[2] 主教的非洲名字。

^[3] 1988年8月，曼德拉在泰格伯格医院治疗肺结核。

^[4] 图图的儿子特雷沃。

致南非卫理公会教派秘书长奥斯汀·马西牧师（1989年1月17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奥斯汀·马西牧师

南非卫理公会教派秘书长

约翰内斯堡（2001），布拉姆方丹，里锡克大街114号

亲爱的Moruti^[1]：

从您那里接收到的6000兰特使我得以履行急迫的财务承诺。我的家庭责任超出了妻子、儿女和孙辈。

在26年的监禁生涯中，无法对应得的财务帮助请求作出有意义的回应，对我而言确实是一种痛心的体验。教会的这笔拨款使我有可能会提供这种帮助。

请向教会转达我诚挚的谢意和最美好的祝愿。

诚挚的， [签名：NR Mandela]

维克多·沃斯特监狱，专用邮袋X6005，帕尔南区（7624）

曼戈苏图·布特莱齐是纳尔逊·曼德拉长期的朋友，原ANC青年联盟成员，于1975年创立了因卡塔民族文化解放运动。这两个组织最初关

系密切，但由于布特莱齐接受ANC反对的家园区制度而分道扬镳。因卡塔支持非暴力变革，而ANC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两个组织之间的暴力活动造成数千南非人死亡，后来发现，这是种族隔离政权的煽动所致。

[1] 塞索托语和塞茨瓦纳语中的“神父”或“牧师”。

致因卡塔主席曼戈苏图·布特莱齐^[1]（1989年2月3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申格^[2]：

感谢你在我70岁生日时，代表兹韦利蒂尼国王^[3]和因卡塔发来温暖而又深思熟虑的电传信件。我也收到了1988年8月26日的来信，你在信中祝愿我迅速康复，并概述了你在国内和国外为确保南非政治犯获释所做的努力。

除了你的电传和海伦·苏斯曼夫人^[4]发来的电报之外，我还收到了数百封来自国内国际的类似信件。虽然这些信件都没有真正交到我手上，但我请求O.R.^[5]代表我感谢这些朋友。正是这些人的坚定支持，以及我们在国内国外的组织取得的进展和成就，给了政治犯们很大的力量和希望。

我希望你乐意接受这样的事实，你在上述信件中雄辩地表达了感情，但以我目前的处境，不容易自由、全面地发表意见。我只想指出，你对无条件释放政治犯的持续要求，以及这一要求全面满足前拒绝与政府谈判的立场，是我一贯欢迎的，也是对这个国家解放斗争的积极贡献。

显然，我渴望看到的是，在适当的时候，你和O.R.^[6]以及两个组织在70年代的亲密关系能够得以恢复。当今领导层面对的最有挑战性的任务就是民族团结。在解放运动的历史上，我们的民族发出同一个声音、

自由战士们通力合作，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至关重要。根据现在的实际情况，任何行动或者声明，不管来自何处，只要有可能会造成或者扩大分歧，都是应该尽全力避免的严重错误。

我还需要取得更多的信息，才能将纳塔尔某些地区发生的令人痛心的冲突归咎于某个党派。^[1]同样，我认为仍然不能联手阻止这么多无辜的人遭到屠杀，是我们所有人的严重罪过。

斗争是我们的生命，即便胜利的时刻尚未来到，我们也可能使自由之战变得非常充实，或者成为一场绝对的灾难。在我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很少有什么事像现在发生的人民自相残杀那样令我痛苦。某些受到影响的地区中，整个社会生活的机制都受到严重的干扰，留下的只是可能在将来继续折磨我们的仇视和怨恨。这是需要所有自由战士关注的当务之急，不管他们的政治偏向是什么。如果能得知人们对我的担忧与呼吁并非充耳不闻，那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再一次感谢你、国王和因卡塔令人鼓舞的来信。

向你和姆德伦库鲁^[8]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你诚挚的马迪巴

^[1] 曼戈苏图·布特莱齐（1928—）——参见词汇表。

^[2] 曼戈苏图·布特莱齐的宗族姓氏。

^[3] 古德维尔·兹韦利蒂尼·卡贝库祖鲁国王（1948—）是祖鲁国王，于 1971 年 12 月 3 日加冕。

^[4] 海伦·苏斯曼（1917—2009），学者、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反对党议员——参见词汇表。苏斯曼不断在国会上提出政治犯问题，并于 1967 年首次前往罗本岛会见曼德拉及其同志。

^[5]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1917—1993），曼德拉的朋友、原律师合伙人，ANC 主席——参见词汇表。

^[6] 坦博是 ANC 主席。

^[7] 夸祖鲁—纳塔尔发生了因卡塔与 ANC 支持者之间的冲突，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已达到内战的规模。

^[8] 曼戈苏图·布特莱齐酋长的妻子伊蕾妮·布特莱齐——参见词汇表。

致伊莱恩·卡恩斯——泰格伯格医院负责照顾他的护士长（1989年2月14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伊莱恩：

我从泰格伯格医院转到康斯坦蒂亚山医院^[1]，又从那里来到这里，干扰了顺畅的通信。因此，你11月8日的信上周才送到我手里。我一直没有收到你从伦敦寄来的明信片。

我知道，当你听说自己的努力和信息都没有结果时，会有多么失望。但我必须向你保证，我对此同样感到遗憾。不过，你的信弥补了这一切。我还收到了你寄来的可爱的圣诞卡，谢谢你。

至于健康问题，你有权知道，上个月，你们的院长施特劳斯医生和德科克教授来探望了我。他们为我做了检查并汇总了其他医疗数据，觉得炎症已经彻底消除，肺部完全扩张了。因此，他们停止了治疗。你可能记得，从感染的肺部抽出积液后，我的体重降到了68千克。现在，这个数值在75千克到76千克之间波动。我感觉良好，可以挑战世界重量级拳击冠军。

听说你很享受海外旅行，并且在伯恩斯大会上了解了很多信息，我很高兴。这些知识不仅对你有利，也将惠及患者。不过，你要对加德满都[原文如此]的朋友保持沉默。我希望这场灾难不会影响到她和任何亲友。

我还高兴地注意到，你仍然记得那个传说，并且希望下一次能有更

好的运气。我要提醒你，你是不需要依靠运气的人，因为你的身上写满了好运。为什么我们将那个传说中得到的教训用到实践中时是如此节俭？节俭是一种美德，特别是对年轻女士而言；但是，如果走向极端，许多人可能将其与自我否定和如同厌食症一般危险的悲惨经历等同起来。你所要做的不仅是牢记这个传说的寓意，还要在实践中运用。正常的情况下，我会严厉地训斥你，并坚持让你恢复常规状态。但这样做很不合适，至少不能在这张纸上解决此类问题。也许，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

与此同时，向詹森护士长、奥尔芬和德瓦尔修女以及帮助照顾我的各位年轻女士转达我的感谢。德瓦尔修女有没有参加考试？

向你和令堂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诚挚的， [签名：NR Mandela]

[信封]

贝尔维尔（7530），福里大街38号伊莱恩·卡恩斯护士长收

[1] 曼德拉 1988 年 8 月进入泰格伯格医院治疗肺结核。

致外孙、长女马卡齐维^[1]之子杜马尼·曼德拉（1989年2月28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我亲爱的Mzukulu^[2]：

我听说你在学校表现很好，特别擅长数学。这个科目很难，也很重要。如果你总能得到好的成绩，最终能够通过考试，那么在任何领域中都能有出色表现。

我相信，你的小号也一定吹得很好。也许你来信时能告诉我，是谁教你音乐，你是否阅读音乐指导书。锻炼也是很好的事情，参加跑步、游泳和网球等运动，有助于你保持健康、强壮和愉快。不过，游泳也是很危险的运动，你必须有一位好的教练，在你精通这一爱好之前不要离开教练独自游泳。

请告诉你的妈妈，我收到了她的信，我花了多年的时间，试图劝说克贾托舅舅^[3]回到学校。现在，我什么也做不了了。书、衣服和录像带都是不允许的，购买它们寄来只会浪费钱，因为狱方不会转交给我。

我的病已经康复，现在感觉很好，也很强壮。妈妈的来信中提到的其他事情将在明年6月访问这个国家的时候讨论^[4]。我很想念你、图克维尼和奎库^[5]，盼望着有一天能见到你们。

献给你们爱和美好的祝愿。

[信封]

杜马尼·曼德拉先生

美国马萨诸塞州阿姆赫斯特（01002），大学公寓108号

[1] 马卡齐维·曼德拉（1954—）——参见词汇表。

[2] 科萨语“孙子、孙女”之意。

[3] 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4] 马卡齐维·曼德拉住在美国波士顿。

[5] 杜马尼·曼德拉的妹妹和弟弟。

[6] 科萨语“祖父”之意。

致朋友、前罗本岛狱友奎迪·姆卡里皮（1989年2月28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德拉米尼^[1]：

听说你和两位尼亚武扎^[2]部落成员——格雷丝·马查表妹和恩达马塞督察——给了我侄女祖基斯瓦很大的帮助，我感到宽慰，非常感谢你们。她对C.T.^[3]完全陌生，如果没有那些帮助，她不可能到达泰格伯格医院。对你们所有人，我要说声Nangomso!^[4]

听说泽夫^[5]、哈利^[6]和兹维拉赫^[7]获释，我们都很高兴。我设法给他们所有人寄去了欢迎卡片。哈利和兹维拉赫收到了，但寄给泽夫的卡片没有任何回音。安排布耶勒卡亚^[8]接替他父亲的职位一事进展缓慢，令人烦恼。我邀请侄孙宗德瓦·姆蒂拉拉将军于1987年12月31日前来探视，与他在波尔斯穆尔监狱讨论了这件事。和已故的父亲邦比兰加^[9]一样，他很乐意合作，在讨论中指出，他只为布耶勒卡亚服务。此后，我请求他带姆维莱利酋长^[10]一起来以便定下这件事，但他再也没有回来。

去年12月，T.马坦齐玛准将^[11]探望了我，他完全支持布耶勒卡亚的主张；我们设计了一个策略。不过，他遇到了难题，看起来目前我正努力避免的法律诉讼如果失败，在我们亲自到场之前不会有什么具体的进展。与许多人的想法不同，在我看来，那个时刻还很遥远。

但是，最后让我表达这样的希望：愿你们都能幸福地结婚，和心爱

的人一起为国家贡献人力。献上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诚挚的马迪巴

[信封]

奎迪·姆卡里皮先生，由格蕾丝·马查夫人转交

朗加（7455），桑迪莱大街5号

[1] 奎迪·姆卡里皮的宗族姓氏。

[2] 尼亚武扎（或姆尼亚武扎）是曼德拉从小熟知的部落。

[3] 开普敦。

[4] 这个科萨语词的意思是“你做得很出色；请继续”。

[5] 泽法尼亚·莫托彭（1913—1990），泛非洲人大会领导人。

[6] 哈利·格瓦拉（1920—1995），ANC活动家，因为招募MK人员而被控以破坏罪，判处8年徒刑，监禁于罗本岛。1972年获释后继续活动，1977年被判终身监禁，返回罗本岛——参见词汇表。

[7] 兹维拉赫·西苏卢（1950—2012），南非记者、编辑，因为新闻工作而遭囚禁。

[8] 布耶勒卡亚·达林迪耶博（1964—），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之子——参见词汇表。他于1989年结束流亡回国，恢复了王位。

[9] 恩谢科（又名邦比兰加）是特兰斯凯家园大酋长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国王的兄弟。

[10] 曼德拉的堂兄、滕布酋长。

[11] 这可能是特兰斯凯首席部长K. D. 马坦齐玛（参见词汇表）的一位亲戚。

致朋友、前罗本岛狱友埃迪·丹尼尔斯^[1]

(1989年2月28日)

1335/88: 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丹尼:

我已收到了你发来的多封令人难忘的信件，至少1989年2月24日那一封是如此。你的卡片上都没有地址，这一直是我的难题，最后，我的解决方法是让杜拉^[2]转交这封信。请放心，你和埃莉诺^[3]一直在我心里，希望有一天，温妮和我能够与你们一起郊游。献给你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诚挚的达理邦加

埃迪·丹尼尔斯先生，由杜拉·奥马尔律师转交

阿斯隆市赖兰兹地产，马贝尔路31号

^[1] 埃迪·丹尼尔斯（1928—），非洲抵抗运动成员，在罗本岛上度过了15年——参见词汇表。

^[2] 杜拉·奥马尔，曼德拉的律师。

^[3] 埃迪·丹尼尔斯的妻子。

致反种族隔离领袖艾伦·布萨克^[1]牧师（1989年2月28日）

135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艾伦：

我从你和多萝西^[2]那里得到了坚定的支持，尤其是在生病期间，这给了我完全康复所需的力量与信心。治疗于上月底停止，我感觉自己回到了世界之巅。衷心感谢你们，你们将永远在我心里。与此同时，向你们献上我的爱和最美好的祝愿。

诚挚的纳尔逊叔叔

^[1] 艾伦·奥布里·布萨克（1946—），南非荷兰归正教会牧师、政治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他于 1999 年因欺诈罪被判入狱，但后来得到官方赦免，于 2004 年年底恢复教职。

^[2] 艾伦·奥布里·布萨克当时的妻子。

致朋友和同志阿米娜·卡查利亚^[1]（1989年2月28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Aminaben^[2]：

你和优素福^[3]必须毫不延迟地申请探视许可。你们两人上一次探视我是在7月，当时我并没有预料到监狱署的问题。我们必须解决一个问题，这非常需要你的爱和优素福的经验。如果你们不能一起前来，我很乐意与你们中的一个讨论上一两个小时。

据我的主治医生说，我的病已经完全康复，治疗于上月底停止，我想你听到这个消息一定很高兴。幸运的是，病菌发现得早，肺部没有任何斑点或病变，也没有传染性。我的肺部现在完全扩张，在远离城市污染的地方呼吸新鲜空气对我的健康大有裨益。

扎米^[4]和家人经常来探望我，我希望某些问题解决之后，她能在这里待上几天。与此同时，我很想念你们两人，盼望着能很快见到你们。献上我的爱和最美好的祝愿。

诚挚的纳尔逊

维克多·沃斯特监狱，帕尔南区（7624），邮政信箱X6005号

[信封]

阿米娜·卡查利亚夫人

约翰内斯堡（2000），邮政信箱3265号

[1] 阿米娜·卡查利亚（1930—2013），曼德拉的朋友，种族隔离与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2] Ben是古吉拉特语“姐妹”之意。

[3] 优素福·卡查利亚（1915—1995），阿米娜·卡查利亚的丈夫，政治活动家、南非印度人大会秘书长——参见词汇表。

[4]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致南非诗人、小说家西波·塞帕拉^[1]（1989年4月4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西波：

几年以前，电台播放了你笔下的动人诗句，很遗憾的是，目前的处境不允许我得到你的任何出版物。

去年的某个时候，你短暂地出现在电视上，我终于有幸一睹你的真容。当然，你的诗句深深铭刻在许多人的心中，有些人与你相识、有的却不曾谋面，有的在国内、有的在外国。如果我说，我很嫉妒他们有这样的荣幸阅读你的作品，你一定很容易理解。^[2]

你、唐·马泰拉^[3]、奥斯瓦尔德·姆查利^[4]、蒙加内·塞洛特^[5]、姆齐瓦赫^[6]和农萨·姆布里^[7]，以及全国上下许许多多崭露头角的缪斯都在我的信中。我渴望有一天能见到你，面对面地感谢你在我70岁生日时感人的献辞。

与此同时，向你和家人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你诚挚的马迪巴

[信封]

西波·塞帕拉先生，由扎米拉·阿尤布转交

约翰内斯堡（2000）邮政信箱728号

[1] 西波·塞帕拉（1932—2007），受黑人意识运动影响的文化活动家，在他的小说和诗中批判了种族隔离制度。

[2] 塞帕拉的许多著作在南非遭禁，包括关于 1976 年学生起义的诗集《我所爱的索韦托》（1977年出版）。

[3] 唐·马泰拉（1935—），南非作家。

[4] 奥斯瓦尔德·姆查利（1940—），南非诗人

[5] 蒙加内·塞洛特（1944—），南非诗人和作家。

[6] 姆齐瓦赫·姆布里（1959—），南非诗人、执事和巴甘加（一种黑人流行乐）歌手。

[7] 农萨·姆布里是姆齐瓦赫·姆布里的妻子。这里列出的所有诗人都来自 20 世纪 70 年代的南非文学运动“新黑人诗歌”。

致康斯坦蒂亚山医院中曾照顾过他的护士 康迪·劳利斯（1989年4月4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康迪：

自从我离开康斯坦蒂亚山医院^[1]，就一直期待着你的来信。终于收到信时，我确实非常快乐。

更令我高兴的是你和特雷沃订婚了。请接受我最热烈的祝贺！我敢肯定，他将会是一位好丈夫；是你永远幸福、安康的源泉。如果他现在还没向你求婚，我一定会敦促你抓住这只公牛的角，向他求婚。毕竟，你接受性别平等的原则，就有权利在年轻男士踌躇不前的时候这样做。

从你的简述中可以看出，订婚戒指似乎很特别，特雷沃加薪之后，购买它应该毫无困难。再一次向你致以最热烈的祝贺！

基蒂的去世让我很难过。但这就是生活，最好是现实一点，接受发生的事情。向你和特雷沃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医院的人们肯定也很想念你，他们将你当成最好的姐妹之一。但如果你觉得新工作有价值，我也会为你高兴，为你竖起拇指。

与此同时，向你、特雷沃、达拉、塔米（他在考试中的成功令我喜悦）、吉姆和你的父母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此致， [签名：NR Mandela]

[1] 曼德拉于 1988 年 8 月底进入康斯坦蒂亚山医院，当时他的结核病正在康复中。

致英国大使罗宾·伦威克爵士（由监狱署长转交）（1989年4月10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监狱署长

开普敦

如果您能将所附的致英国大使信件转交给司法部长公布，我将不胜感激。

[签名：NR Mandela]

比勒陀利亚英国大使馆 大使阁下

纳尔逊·曼德拉 1989年4月10日

英国大使 罗宾·伦威克爵士

开普敦

亲爱的伦威克爵士：

1989年4月10日，媒体报道称我致信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感谢她为南非问题所做的积极工作。

为此，我必须指出，我没有写过这样的信，也没有像报道中所称的那样，对任何律师口述这封信的内容。如果我想要对撒切尔夫人所做工

作，或者英国政府对任何具体事项的政策做出评论，我更愿意在与您面对面讨论时这么做。

与此同时，我很乐意请求您向首相转致我的最美好祝愿。^[1]

您诚挚的， [签名：NR Mandela]

^[1] 玛格丽特·撒切尔（1925—2013），英国首相。

致美国重量级拳王迈克·泰森^[1]（1989年5月10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冠军：

听说中央州立大学^[2]授予你荣誉博士学位，我和家人都非常高兴，这是你应得的荣誉。请接受我们最热烈的祝贺。我们还必须感谢你在我70岁生日时寄来的拳击手套。

正是这样的支持，使我和许多其他人在此艰难时期仍然意志坚定、充满希望。

向你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诚挚的， [签名：NR Mandela]

[信封]

迈克·泰森博士，世界重量级拳王

由亚瑟·E.托马斯校长转交

美国俄亥俄州威尔伯福斯，45384，中央州立大学

^[1] 曼德拉于 1990 年 6 月 22 日在美国会见了迈克·泰森和其他美国拳击运动员。

^[2] 美国俄亥俄州威尔伯福斯的一所大学。

致南非教会理事会秘书长弗兰克·齐卡内牧师（1989年5月10日）

1355/88：纳尔逊·曼德拉

我孙子曼拉曾要求我为他的表妹格蕾丝·富洛（15岁，伊凯特洛邮局1805，姆福洛村1373B）筹措助学金。她目前在迪普克鲁夫的圣十字中学读三年级。她的单亲妈妈几年前很不幸地去世了。现在，她和奶奶住在上述地址。她（奶奶）正在艰难地教育一个在同校上四年级的女儿。如果南非教会理事会能够提供助学金，我将不胜感激。

格蕾丝的奶奶可能已经为她支付了今年的学费。如果是这样，而你们想要伸出援手，我建议你们将这笔钱退还给她。

.....与此同时，我向你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诚挚的，Ntate^[1]

[1] 塞茨瓦纳语“叔叔”之意。

致表亲E.N.姆贝克尼夫人（1989年5月10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Bayethe! ^[1]

最近，我遇到了一系列有趣的巧合。1989年4月27日，我接到了三位不同护士的来信，他们都是医生的妻子。泰利^[2]不是其中之一。大约一周后，一位我称作“孙女”的年轻女士写信告诉我，与她住在同一个公寓的朋友诺埃琳娜决定搬到普莱滕贝格湾^[3]，这只是我第二次听到那个名字。当天，我在报上看到，一位著名外交官的妻子也叫作诺埃琳娜。1989年5月4日，我的朋友、杰出领导人哈利·格瓦拉^[4]和两位同伴从纳塔尔来看我，其中一位名叫琳达。^[5]他们抵达前的几个小时，电台播放的两条不同的新闻简报两次提到琳达这个名字，一位是南非人，另一位则是美国人。你在来信中告诉我，你和inkosi^[6]很快会到开普敦，你将参加一位姑娘的指导会，他要去见心脏病学家勒鲁教授。勒鲁教授也是我的心脏病医生，从1979年起就为我诊病。我不需要解释，这种巧合并不重要，但确实很有趣。

在处理纯粹的家庭事务时，我必须让你知道，我已故的妹妹留下了三个女儿，诺姆丰多在乌姆塔塔医院当护士，是养家糊口的人；此外还有恩通托（40岁左右）和祖基斯瓦（32岁左右）。后两位都在小学毕业后离开了学校。去年年初，她们告诉我，想回到学校，要求我为此筹措资金，我做到了。今年，她们已经读到了10年级^[7]，但鉴于她们糟糕的学历，我怀疑她们能不能通过11月的考试。不过，我对她们提高教育水平的愿望还是表示了鼓励。

姐妹俩希望我在开普敦帮助她们找一份兼职工作，这我不用费太大

力气就能办到。但我建议她们不要这么做。从乌姆塔塔^[8]到开普敦的交通费用、住处与工作地点之间的通勤费用以及母亲城高昂的生活成本，将吞噬她们赚来的大部分薪水。因此，如果u-Mhleka^[9]翁加^[10]可以在6月和12月的假期里，帮她们找到乌姆塔塔或者周围地区的兼职工作，我将很高兴。

至于你的探视，我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冷静下来。在我的监狱生活中，这显然是最幸福的时刻之一。我有30年没有见到翁加了^[11]，难以相信，我们终于能再次相聚。他一直都是体贴、热情的人，按照监狱的标准，他给我留下的是一大笔财富，但我并不惊讶。同样令我快乐的是知道这些年来从你们那里听到的好消息都绝非夸大其词。你在性格和魅力上和他都完全互补。

虽然你概述了自己的背景，但我并没有深入研究你的家庭事务。我感兴趣的是已故的瓦巴那·马卡乌拉的房子。他在希尔德顿是很受欢迎的运动员，是学院首支足球队和板球队中的全能选手。他的孩子中是不是有一位现任的大酋长？如果是这样，请告诉他，只要来C.T.，我很乐意与他见面。请向他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并告诉我他的全名。

顺便说一句，就在探视结束、与你们告别之后，我走进浴室，捡到了一张5兰特的钞票，你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很高兴。我把钞票装进一个信封里，锁在手提箱里，以求好运重来。

最后，尽管你要求我直接给翁加回信，但我仍然写了这封短信。你知道，他是一个很从容的人，从不毫无必要地着急。我担心如果按照你的要求，可能要几周甚至几个月，他才会给你看这封信。向你、翁加和孩子们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马迪巴敬上

附言：很幸运，翁加从未卷入班图斯坦政治。这是他仍像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那样享有清誉和尊敬的一个原因。

听说你参加了滕布历史的编著工作，库塞先生^[12]也参与其中，我很高兴。应该从滕布的不同阶层选择有影响、博学的人。我一直没有收到你的慰问卡。寄给我的信全部用挂号，应该会安全一些。

马迪巴

[信封]

E.N.姆贝克尼夫人

乌姆塔塔 特索洛 邮政信箱111号 埃马蓬德威尼商店

[1] 科萨语的一种尊称。

[2] 特里亚（昵称泰利）·姆蒂拉拉，曼德拉的亲戚。

[3] 东开普省的一个城镇。

[4] 哈利·格瓦拉（1920—1995），ANC活动家，因为招募MK人员而被控以破坏罪，判处8年徒刑，监禁于罗本岛。1972年获释后继续活动，1977年被判终身监禁，返回罗本岛——参见词汇表。

[5] 哈利·格瓦拉的律师琳达·扎马。

[6] 祖鲁语和科萨语“酋长”之意。

[7] 中学的最后一年。

[8] 乌姆塔塔（现称姆塔塔），特兰斯凯家园的首府。

[9] 科萨语的尊称，与“先生、阁下”类似。

[10] 可能是翁加·姆贝克尼，E.N.姆贝克尼的丈夫。

[11] 多特瓦纳博士和姆贝克尼博士及其夫人于1989年3月探望了曼德拉。

[12] 万迪莱·库塞教授，1983年起任特兰斯凯大学非洲人研究与档案局局长。

致反对党议员海伦·苏斯曼^[1]（1989年5月22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海伦：

过去三十年，你一贯捍卫自由的基本价值观和法律规则，赢得了许多南非人的钦佩。

在实现上述价值观的方法上，大众民主运动^[2]与你的政党^[3]之间还存在很深的鸿沟。但你致力于在一个团结的南非中实现非种族主义民主制度，已经使你在议会外的政治运动中得到了许多朋友。

请允许我表达这样的希望：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你能继续保持良好的健康状况，你的呼声能继续传遍这个国家，不受国会强加的限制。

向你和家人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诚挚的纳尔逊

[信封]

海伦·苏斯曼议员

国会，开普敦

1989年5月17日，在南非大学（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函授大学）毕业

典礼上，人们听到了纳尔逊·曼德拉的名字。他没能站在那里接受学位，因为他仍然被关押在城外的维克多·沃斯特监狱。但宣读他的名字预示着，南非正在改变，这个国家很快将欢迎他归来。

[1] 海伦·苏斯曼（1917—2009），学者、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反对党议员——参见词汇表。苏斯曼不断在国会上提出政治犯问题，并于 1967 年首次前往罗本岛会见曼德拉及其同志。

[2] 大众民主运动是 1988—1990 年的反种族隔离联合体，包括了统一民主阵线和南非工会大会。

[3] 进步联邦党。

致商人、朋友理查德·马波尼亚^[1]（1989年6月28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维克多·沃斯特监狱

帕尔南区（7620），邮政信箱X6005号

亲爱的理查德：

你于1960年紧急状态^[2]结束后举办的喧闹聚会已过去了将近30年。请相信，你在当时和之后的一些态度不容易被人忘记。实际上，在27年的监狱生活中，我常常想起你和玛丽娜^[3]。我盼望着有一天能在索韦托见到你们，热情地与你们握手。与此同时，我要向你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向萨姆·莫茨尼亚内博士^[4]及家人问好。

诚挚的纳尔逊

理查德·马波尼亚先生

索韦托

^[1] 理查德·约翰·佩尔瓦纳·马波尼亚（1926—）是南非企业家和地产开发商，以在种族隔离限制下打造商业帝国以及以经济方式开发索韦托黑人小镇的决心而闻名。1961年3月29日，他在曼德拉和叛国罪审判（参见词汇表）的最后27位被告无罪释放后举办了一次庆祝仪式。

[2] 1960 年的紧急状态法于当年 3 月 30 日宣布，是对沙佩维尔屠杀的反应，其特征就是大规模逮捕和拘禁多数非洲裔领导人。1960 年 4 月 8 日，根据《非法组织法案》，ANC 和泛非洲人大会遭到取缔。

[3] 马波尼亚的妻子。

[4] 一位商人。

致堂弟、代理大酋长姆达耶尔瓦·姆蒂拉拉 (1989年7月4日)

[翻译自科萨语]

1335/88: 纳尔逊·曼德拉

维克多·沃斯特监狱

帕尔南区(7620), 邮政信箱X6005号

恩古本库卡^[1]:

听说滕布部落已就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做出决定, 指定布耶勒卡亚^[2]为王位继承人, 我欣喜不已。

迎接流亡的布耶勒卡亚回国的事宜应该小心而敏感地处理。必须给他时间, 在皇家宅邸中学习民族习俗^[3]。我们急需详细讨论这件事。我希望你能完成一切必要的安排, 前来探视我, 以便进一步讨论此事。

此致,

诚挚的达理邦加

代理大酋长姆达耶尔瓦·姆蒂拉拉

特兰斯凯乌姆塔塔^[4], 比季, 希特贝皇宫

1989年7月5日，曼德拉从监狱里被带去会见P. W. 博塔总统。这是一次亲切的访问，博塔此前有“大鳄鱼”之称，即便在政府同事中也令人畏惧。

博塔是曼德拉被捕后第三位南非国家元首。H. F. 维沃尔德于1966年遇刺，B. J. 沃斯特取而代之，随后又由P. W. 博塔接任。到曼德拉获释时，新任总统是F. W. 德克勒克。

在罗本岛监狱时，曼德拉和他的同志就已听说博塔同意执掌国民党。当他们转移到波尔斯穆尔，博塔宣布成立三院制议会，纳入印度人和所谓的“有色人”——曼德拉识破了这一图谋：“这是引诱印度人和有色人种进入体制，将其与非洲人分割的一种举措。但这一提议不过是‘玩具电话’，印度人和有色人种的所有议会动议都将遭到白人的否决。这也是愚弄外界，让他们认为政府正在改革种族隔离制度的一种花招。”^[1]

曼德拉在1989年7月5日的监狱日志中记下，他会见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没有讨论政治问题”。虽然他们没有讨论政治，但曼德拉对南非白人历史的认识给博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多年以来对南非白人历史、文化和语言的研究得到了回报。

[1] 对恩古本库卡国王后代的称呼，这位国王是曼德拉的高曾祖父。

[2] 布耶勒卡亚·达林迪耶博（1964—），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之子——参见词汇表。他于1989年结束流亡回国，恢复王位。

[3] 1980年，布耶勒卡亚的父亲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被判冒犯K. D. 马坦齐玛的尊严，从那时起他就流亡赞比亚。

[4] 乌姆塔塔（现称姆塔塔）是特兰斯凯家园的首府。

致监狱署长（1989年7月17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私密信件

监狱署长，比勒陀利亚

我相信，如果没有所涉各方的同意，1989年7月5日拍摄的照片不会公布或者散发^[1]。我希望在合适的时候与您进一步讨论此事。

我还要高兴地通知您，7月14日，我有机会向波尔斯穆尔和罗本岛的同事们简单介绍了最新的发展。遗憾的是，由于这一天恰逢生日庆典，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全面讨论。因此，如果您能在方便的时候允许我们进一步会谈，我将不胜感激。

我也希望知道，我现在是否应该接受这个事实：我的同事沃尔特·西苏卢先生将不能于9月6日之前获释。

7月4日，司法部长谈及我的另一个同事奥斯卡·姆佩塔先生^[2]的问题。他现在忙于选举，不太可能注意此类事项。如果您能提醒他，我将感激不尽。

[签名：NR Mandela]

^[1] 这些照片肯定是曼德拉在开普敦与P.W. 博塔会面时拍摄的。1986年年初，曼德拉首度在监狱中得到了一套西装，他当时在波尔斯穆尔监狱会见了尼日利亚领导人、英联邦知名人士小组负责人奥卢塞贡·奥巴桑乔将军。

^[2] 奥斯卡·姆佩塔（1909—1994），工会主义者，ANC成员，被判处5年徒刑、关押于

波尔斯穆尔监狱，1989 年获释。

致布拉姆·费希尔律师^[1]的女婿蒂姆·威尔逊 (1989年7月23日)

1335/88: 纳尔逊·曼德拉

维克多·沃斯特监狱

帕尔南区 (7620), 邮政信箱X6005号

亲爱的蒂姆:

一个机构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建筑、人员或者预算的规模,更主要的是为社区服务的质量。按照这个标准,亚历山德拉健康中心^[2]在不止一个方面上都称得上是独特的项目。

首先,它为绝望的人们带来了希望,甚至给死神横行的地方带来生命。它不受政府的控制、捐助者来源广泛,加上它的各种目标和活动范围,都使之具有很大的潜力;它是我们一直努力建设的新南非的一个典范。

60年的社区服务是值得赞颂的,我向中心表示祝贺并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40年代初,我曾在亚历山德拉度过了令人兴奋的一段时期^[3],仅仅提起那个著名的黑人小镇,就让我满心怀念。当美好的时光重来之日,我打算尽早访问这个地方。与此同时,我怀着温暖的心情想念你、伊尔

莎^[4]和露丝^[5]。

诚挚的纳尔逊叔叔

[1] 布拉姆·费希尔（1908—1975），律师、政治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2] 约翰内斯堡亚历山德拉的亚历山德拉健康中心与大学诊所于 1929 年创立，当时是一个母婴保健中心，后发展成为一个初级医疗卫生中心。

[3] 曼德拉于 1941 年抵达约翰内斯堡不久，就搬进了亚历山德拉小镇，寄宿于圣公会牧师 J. 马布托在第 8 大街的家中。后来，他搬进了第 7 大街 46 号科玛家院子里的一间房子。

[4] 伊尔莎·威尔逊，蒂姆·威尔逊的妻子，布拉姆·费希尔的女儿。

[5] 露丝·费希尔，蒂姆·威尔逊的妻妹，布拉姆·费希尔的女儿

致朋友、ANC主席、曼德拉原律师合伙人
奥利弗·坦博之妻阿德莱德·坦博^[1]（1989年8
月14日）

提议的致坦博夫人电报——

温妮和我对奥利弗的病感到震惊。祝愿他迅速完全康复。我们非常挂念你和孩子们。

献上我们的爱

^[1] 阿德莱德·坦博（1929—2007）——参见词汇表。

致马基·乔莫·达拉西莱（1989年8月14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马基：

8月8日，我与扎嫩克莱酋长^[1]进行了一场愉快的讨论，发现他温暖而又聪明。

与他见面让我想起了已故的萨赫勒酋长^[2]，这位酋长在我1962年被捕后仍对我很好。萨赫勒是伟大的达拉西莱的后代，达拉西莱在同时代的一些传统领导人选择俯首称臣的时候成为了民族英雄。也许有一天，我可以告诉你这方面的有趣细节。目前，我想说的就是达拉西莱是一位殉道者，是这个国家年轻人生活中的楷模。

我希望你能同意上面的说法，从中可以看出，这个世界充满了自然拥有领袖气质的人。从17世纪起领导独立斗争的传统领导人，就是这样的人。

但是，时代已经改变，教育成了斗争中非常有力的武器，可以培养出健全的人。这也就是我听说你今年攻读法学士时感到很高兴的原因。祝你好运。

向你和所有同学致以最诚挚的问候。

诚挚的马迪巴Tata^[3]

[信封]

马基·乔莫·达拉西莱先生

特兰斯凯大学，专用邮袋

乌姆塔塔^[4]

[1] 滕布酋长，曾到狱中探望曼德拉。

[2] 滕布酋长。

[3] 科萨语“父亲”之意。

[4] 乌姆塔塔（现称姆塔塔）是特兰斯凯家园的首府。

致原南非卫理公会主席阿贝尔·亨德里克斯 牧师及其夫人弗里达（1989年8月15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维克多·沃斯特监狱

帕尔南区（7620），邮政信箱X6005号

亲爱的阿贝尔和弗里达：

惊闻你们的爱子安德鲁去世的噩耗，向你们致以最深切的慰问。温妮和我更愿意在安德鲁的遗体入土为安时站到你们的身边。但如你们所知，这是不可能的。不过，请你们务必相信，我们挂念着你们。再一次表达我们衷心的慰问！

诚挚的纳尔逊

致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及其妻子利亚·图图^[1]

(1989年8月21日)

1335/88: 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德斯蒙德和利亚:

你们忙碌地在国内外旅行，以至于鲜少有人期望你们能为其他人的希望与绝望、梦想与失意、快乐与庆祝留出时间；可是，这又是你们扮演得很好的角色之一。感谢你们送来的花和美好祝愿。

宗教在很多个世纪和所有国家里都是最强大的社会力量之一，很可能永远都是如此。而且，有些人有能力使它比以往更具意义。

成就不管是大小，都应该得到承认，不管是以奖品还是奖项的形式。有些人拒绝这种荣誉，而其他人接受并无私地使用它们。还有一些人因为对社会的无私服务而得到这样的奖励，倾向于将其作为我们为正义和人类尊严而斗争的有效工具。特雷沃和他的姐妹们^[2]深知我们心中想到的是谁。南非教会为真正改变这个国家的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省教会^[3]在历史上也有了值得自豪的地位。它对民族问题一贯的坦率态度鼓舞了我们所有人。1989年5月31日到6月7日的“德班决议”^[4]给了我们力量和希望，难以用语言表达。

受邀成为威廉·威尔伯福斯理事会名义赞助人并接受梦寐以求的领带，也令我感到万分荣耀。我希望你能代我向理事会表示感谢。

最后，我必须通知你，在过去的多个场合里，我要求监狱署允许你探视我，但都没有取得成功。不过，现在这样的探视有望成为现实。

不过，确切的时间需要非常特殊的考虑。

我们将一直为此祈祷。

向你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诚挚的马迪巴

附言：斯坦利的去世令我深为震惊，希望你能向他的家人转致我的慰问。

[信封]

尊敬的德斯蒙德·M.图图主教大人

开普省（700）克莱尔蒙特主教廷

[1] 德斯蒙德·图图（1931—），开普敦的第一位黑人主教，以及他的妻子利亚·图图（1933—）——参见词汇表。

[2] 图图的儿女们。

[3] 南非圣公会在 2006 年之前称为省教会。虽然一些著名教士（包括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反对种族隔离，但教会仍于 1997 年为种族隔离期间帮助镇压黑人向南非人民道歉。

[4] 圣公会省级宗教法院曾要求圣公会主教们调研一系列对种族隔离的制裁措施，包括停止重新安排外债偿还时间，拒绝南非航空公司在海外机场降落以及禁止所有外国航空公司前往南非的航班。

致朋友、ANC主席、曼德拉原律师合伙人 奥利弗·坦博之妻阿德莱德·坦博^[1]（1989年8月21日）

1355/88：纳尔逊·曼德拉

Kgaitse^[2]：

8月15日由玛丽^[3]转交的电报现在一定已经送到你手里了。从媒体和伊斯梅尔^[4]那里听说O.R.^[5]的病情^[6]不像一开始报道的那么严重，我感到很宽慰，希望他很快就能回到办公桌前。

但对我来说，似乎应该立刻采取某些预防措施，确保他每天的工作负担可控，每天日中要有充足的休息。

对任何人来说（包括你），仅仅敦促O.R.放松是绝对没有用的。他完全不可能自觉地这么做。如你所知，我过去曾多次劝他多加小心，我相信你和滕比^[7]也曾这么请求过。

除非全国执委^[8]有不同的建议，否则我建议从现在开始，你陪在他的身边，确保他严格遵守这些注意事项。这当然是一种代价很高的做法，但也是确保医嘱得以执行的唯一方法。不管你和O.R.对这一建议有什么看法，我都请求你将我的观点反映给N.E.^[9]。

最后，我希望你知道，我非常想念你、O.R.、孩子们和其他同志，向他们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献上我的爱。

诚挚的纳尔逊

[1] 阿德莱德·坦博（1929—2007）——参见词汇表。

[2] 塞索托语和塞茨瓦纳语“我的姐妹”之意。

[3] 玛丽·本森（1919—2000），朋友、作家、记者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参见词汇表。她住在伦敦。

[4] 伊斯梅尔·阿尤布（1942—），曼德拉的律师——参见词汇表。

[5]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1917—1993），曼德拉的朋友，原律师合伙人，ANC主席——参见词汇表。

[6] 坦博于 1989 年 8 月中风。

[7] 坦博的女儿之一。

[8] ANC全国执行委员会。

[9] 全国执委。

致朋友J.N.和拉迪·辛格^[1]（1989年8月21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J.N.和拉迪：

万分感谢你们的生日贺电。和几乎全家人共度这一天，从很多方面上讲都是意义重大的。来自朋友们的许多消息也给这个场合增添了特殊的含义。你谈到即将到来的自由？我不是预言家，但有权表示严重怀疑。你们和其他人一样，尝试到这里来探视我，可能是更明智的做法。^[2]

与此同时，我要向你们献上我的爱和美好祝愿。

诚挚的纳尔逊

[信封]

J.N.辛格先生

德班埃尔沃克路23号

^[1] J.N.辛格（1996年去世），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和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创始成员。他与纳尔逊·曼德拉一同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攻读法学士学位。他的妻子拉迪·辛格（2013年去世）是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教师和律师。

^[2] 他们于1990年1月1日探望了曼德拉，并给了他一本日记。

致朋友、作家、记者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 玛丽·本森^[1]（1989年8月21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玛丽：

对我来说，从波尔斯穆尔写信给你即便不能说完全不可能，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越是无法与你联系，就越发思念你。不过，现在这封信有希望能够送到你手里，那些在前几年失败的通信又将重新开始。我可以这样说，球现在在你的场地上了吗？

感谢你寄来漂亮的生日贺卡和温暖的话语。和家人在一起真好——儿女们、儿媳、9个孙辈、1个重孙，当然还有扎米^[2]。马基^[3]的丈夫艾萨克、泽尼^[4]和家人以及另一个重孙子没能参加。不过，这仍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多希望你能在这里，给聚会增添一些气氛。

我期望曼拉^[5]在寄宿学校住得越久，就越能发挥其生动表达的天赋。即便访问这个地区，也能刺激这种天赋。正如你所说，那是一个美丽的风景区。周围的一些美景难以用语言形容。

知名人士小组^[6]的安东尼·巴伯勋爵^[7]承诺给我一本书——他“二战”期间从德国战俘营逃脱的故事。他们离开南非时事态的变化可能迫使他改变了主意。一定要提醒他，并告诉他我仍然想念他。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在博兰冻得发抖的时候，你却告诉我那边热浪逼人。确实，“上帝处处显灵”。

弗朗西丝^[8]显然就像你一样；她有自己的风格，我喜欢她的画。如果一位画家能够如此清楚地将自己的意图传达给我这样的门外汉，那就无疑是成功的。请代我祝贺她，并向戴维转致我的热情问候。

献上我的爱。

诚挚的纳尔逊

[1] 玛丽·本森（1919—2000）——参见词汇表。从 1962 年访问伦敦起，曼德拉一直没有见到过她。

[2] 曼德拉的妻子温妮。

[3] 马卡齐维·曼德拉（1954—），曼德拉的长女——参见词汇表。

[4] 曼德拉的次女泽纳妮·曼德拉（1959—）——参见词汇表。

[5] 曼拉·曼德拉（1974—），曼德拉次子马克贾托·曼德拉和罗丝·蕾妮·曼德拉（伦尼）之子。

[6] 英联邦于 1985 年建立了一个知名人士小组，调查种族隔离问题。他们于 1985 年 5 月 16 日到波尔斯穆尔监狱探望了曼德拉。

[7] 安东尼·巴伯勋爵（1920—2005），英国保守党政治家。

[8] 玛丽·本森的女儿。

致朋友海伦·约瑟夫^[1]（1989年8月21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我们亲爱的海伦：

听说你探视我和另两位朋友的申请又一次遭到拒绝，我感到很难过。如果能在这里欢迎你，像旧日那样一起用午餐，该是多么难忘的时刻！我将再次为此请愿，为你安排一次特殊探视。也许和你在一起几个小时，你的长寿能够感染我。与此同时，感谢你美好的生日贺电。献上我的爱和美好祝愿。

纳尔逊敬上

^[1] 海伦·约瑟夫（1905—1992），教师、社会工作者、反种族隔离与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致工会领袖与活动家西里尔·拉马福萨^[1]

(1989年8月21日)

亲爱的西里尔：

你极好地扮演了劳工领袖的角色。你处理复杂、细微问题的技巧与谨慎赢得了朋友和敌人的尊重。

詹姆斯·莫特拉奇同志^[2]和全国矿工工会的其他领导人都很好地协助了你。

与工会的联系确实是骄傲与谦逊的源泉，它牢牢地根植于我们的土壤，而又放眼全球。

7月18日是家庭相册上重要的一天。你令人印象深刻的贺卡和华丽的文字为它增添了新的意义，谢谢你。请接受我最美好的祝愿。

诚挚的马迪巴

西里尔·拉马福萨

由阿尤布联合律师行转交

约翰内斯堡（2000），邮政信箱728号

^[1] 全国矿工工会首任总书记。

^[2] 全国矿工工会首任主席。

致阿米娜与彼得·弗伦泽^[1]（1989年8月21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阿米娜和彼得：

你将姆切克兹维尼和童年的所有甜蜜记忆带进了维克多·沃斯特^[2]。我简直可以用一把刀子切断乡愁。有什么事情能比姆切克兹维尼建筑的破败更让我相信宇宙的快速衰老，在我童年的时候，那里曾经宏伟壮观。许多历史静静地躺在那些墙里。也许有一天，我们能一起开车到乌姆塔塔^[3]；那时候，我能相对轻松地告诉你们，我来自哪里。与此同时，我要向你们表达我的爱和最美好的祝愿。感谢你们的生日祝福。

诚挚的纳尔逊

^[1] 阿米娜·弗伦泽是电视记者、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她的丈夫彼得是一位记者。他们并不认识曼德拉。

^[2] 阿米娜和彼得寄给曼德拉一张姆切克兹维尼大王宫的照片，曼德拉在特兰斯凯家园的这个宫殿里长大。

^[3] 乌姆塔塔（现称姆塔塔）是特兰斯凯家园的首府。

致监狱署长（1989年9月11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监狱署长，比勒陀利亚

释放如下囚犯将广受好评，他们都被判处终身监禁：[\[1\]](#)

1. 艾哈迈德·卡特拉达
2. 雷蒙德·莫翰拉巴
3. 安德鲁·穆兰杰尼
4. 伊莱亚斯·莫特索亚雷迪
5. 沃尔特·西苏卢[\[2\]](#)

他们都于1964年6月被判入狱，现在全部超过60岁，西苏卢先生去年5月就满77岁了，莫翰拉巴先生去年2月也已70岁。

6. 威尔顿·姆夸伊[\[3\]](#)于1964年12月被判入狱。虽然他在上述人等被定罪之后逮捕，但实际上是共同被告，唯一的区别是他在1963年7月其他人被捕时逃脱了。

7.*梅伊瓦和穆德拉洛泽先生都被关押在罗本岛，服刑8年后，于70年代获释。后来他们再次被捕，与哈利·格瓦拉先生[\[4\]](#)一同被判处终身监禁，格瓦拉去年因医疗原因获释。

8.杰夫·马塞莫拉先生^[5]目前被关押在迪普克鲁夫^[6]，1963年被判终身监禁。他的同案被告都已经获释，其中一些人4年前便已获释。尽管他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监狱署仍继续关押他。我应该补充的是，只释放这些人中的一两个不再有任何意义了。

如果您像我希望的那样答应这一请求，我想在他们获释之前与其见面。我可以在马塞莫拉获释后立即与他见面。

[签名：NR Mandela]

*全名是

马修斯·梅伊瓦

扎克勒·穆德拉洛泽

[在另一侧]：奥斯卡·姆佩塔——按照曼德拉先生的请求增加^[7]

^[1] 这是曼德拉与政府秘密谈判的一部分。他后来写道：“我向政府施压，要求他们表现出自己的诚意，敦促他们释放波尔斯穆尔和罗本岛的政治犯，以表现善意。”（《漫漫自由路》p. 661）

^[2] 里沃尼亚审判同案者的详情参见词汇表。

^[3] 姆夸伊在“小里沃尼亚审判”被判终身监禁。小里沃尼亚审判发生于1964年11月（里沃尼亚审判结束后5个月），拉卢·奇巴、马克·马哈拉杰、威尔顿·姆夸伊、戴夫·基特森和约翰·马修斯因MK活动而被指控犯有破坏罪。前三人被送往罗本岛，另外两人（均为白人）被关押在比勒陀利亚。

^[4] 哈利·格瓦拉（1920—1995），ANC活动家，因为招募MK人员而被控以破坏罪，判处8年徒刑，监禁于罗本岛。1972年获释后继续活动，1977年被判终身监禁，返回罗本岛——参见词汇表。

^[5] 雅夫塔·克加拉比·“杰夫”·马塞莫拉（1929—1990），教师、ANC青年联盟成员、泛非洲人大会成员、政治犯——参见词汇表。1962年被捕，并因炸毁电力线路和将自由战士偷运出南非而以破坏罪遭到起诉，1963年7月被判终身监禁，1989年10月15日获释，1990年4月17日在一次神秘的车祸中身亡。

^[6] 约翰内斯堡的一所监狱。

^[7] 除了梅伊瓦和穆德拉洛泽之外，其他人都于1989年10月15日获释。

致朋友、大学授课时的老师Z.K.马修斯教授 之遗孀弗里达·马修斯^[1]（1989年9月18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Rakgadi^[2]：

虽然你有几个月没有听到我的消息了，但你始终在我心中，希望你能一直安好，儿女和孙辈们取得进步。如果我的沉默令你感到惊讶甚至震惊，请你一定要记住，我非常想念你和你颇有教益的来信。当你收到这封信时，你的生日可能过了，甜美的蛋糕和香槟的气味也已被人淡忘。但是，我希望这是你一生中最快乐的生日。献上我的爱和最美好的祝愿！

纳尔逊敬上

^[1] 弗里达·马修斯（1905—1998）——参见词汇表。

^[2] 塞茨瓦纳语“姐妹”之意。

致朋友凯普·姆肯塔内^[1]（1989年9月18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凯普：

上个月，我接到基尼^[2]的电报，报告了利奥·希赫拉里^[3]的死讯。我立即发去了唁电和一封信，希望他们能收到。我假定基尼是他的妻子或者孩子。

如你所知，前8个月，许多人探望了我。从你所在地区来的有乔伊兄弟、科博洛洛、法达纳、法特凯尔·霍洛米萨律师、恩干贡赫拉拉·马坦齐玛酋长以及他的兄弟——今年早些时候敲门把你吓坏的准将、斯特拉·西卡乌、我的姐妹们、外甥女们，当然还有我的儿女和孙辈。^[4]

我还和阿玛夸蒂的扎嫩克莱·达拉西莱酋长共度了一整天，他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很能干且消息灵通，向我简要介绍了一系列重要事件。他是你的邻居，这次探视使我想起了你和孩子们，不知道你近来如何打发自己的时间。

你认识马塔泰勒的康妮·恩宗维^[5]吗？你们有着共同的美德。你们两人都值得信赖，是好的通信者，总是很快回信，所表达的情绪总给人们留下希望。我从60年代起就与康妮和她已故的丈夫吉米通信，这就如同我与你和肯特一样，听到你们的消息总是令我感到快乐。

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诚挚的纳尔逊

[信封]

凯普·姆肯塔内夫人

特兰斯凯恩格佐博邮政信箱第13号

[1] 曼德拉夫妇的朋友。

[2] 基尼·希赫拉里。

[3] 利奥·希赫拉里曾任非欧洲人团结运动（NEUM）主席，该组织是一个托洛茨基派组织，1943年成立于南非，致力于非种族主义，主要策略是不与种族隔离政权合作，1957年该运动解体。

[4] 曼德拉的亲戚。

[5] 康妮·恩宗维，詹姆斯·“吉米”·恩宗维博士（1919—1976）的妻子，后者是医生、ANC领导人和“抗法运动”（参见词汇表）东开普省组织者——参见词汇表。

致朋友康妮·恩宗维（1989年9月18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维克多·沃斯特监狱

帕尔南区（7620），邮政信箱X6005号

我们亲爱的康妮：

过去8个月沉重的工作负担迫使我推迟了给你写信，如你所知，从60年代起，我在每年5月都给你写信，让你知道我挂念着你和孩子们。工作负担每天都在加重，但这一次我决定放下一切事情，写信给你。希望你和孩子们健康，你的生意兴隆。

你也许知道，来自全国的很多人到维克多·沃斯特探望我，如果你也愿意来访，我将非常欢迎。你的探视对我来说将是难忘的事件，让我有机会看看岁月是否在你身上留下印记。我对此表示怀疑，你很可能仍然很强健，第一次见到你的人说不定以为你是兹韦利和法蒂^[1]的姐姐。

如果你愿意，可以和恩格佐博的凯普·姆肯塔内一起来。她和已故的丈夫林肯^[2]对我来说就如同你和吉米^[3]，我从60年代起就收到他们寄来的圣诞卡，凯普将这一习惯保持到了今天。我侄儿、特兰斯凯军队准将滕巴·马坦齐玛将为你安排探视事宜。请毫不犹豫地与他联系，他是个很和善的年轻人。他的家庭电话是24523，办公电话是25946。

向你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诚挚的内尔

[信封]

康斯坦斯·恩宗维夫人

马塔泰勒（4730）邮政信箱122号

[1] 康妮·恩宗维的女儿帕蒂斯瓦（法蒂）和儿子兹维林齐马（兹韦利）。

[2] 林肯·姆肯塔内是曼德拉在福特海尔大学学院的同学。两人都参加了戏剧社，姆肯塔内在大学期间改编了关于亚伯拉罕·林肯的一部戏剧，并饰演林肯。曼德拉扮演刺杀他的约翰·维尔克斯·布思。和曼德拉一样，姆肯塔内也成为了一名律师。

[3] 康妮·恩宗维的丈夫詹姆斯·“吉米”·恩宗维（1919—1976）——参见词汇表。

致朋友、学者曼费拉·拉姆费勒^[1]（1989年9月18日）

1335:/88: 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曼费拉：

你来访之后，维克多·沃斯特遭遇了一系列惊人的巧合，以至于我都感到疑惑，这些到底是不是巧合。

你于9月10日来到这里。当天晚上，电视上播出了一个有关成功女性的节目——玛丽娜·马波尼亚^[2]、林迪·姆耶扎^[3]、罗内尔·厄维^[4]、马夫娜、查巴拉拉，信不信由你，还有刚来到我面前的曼费拉。

在我们的谈话中，你提出的问题之一是性别歧视。而在那个电视节目里，男性对女性的偏见也成了中心问题。

那本应足以说明如下事件的发生，但事实并非如此。你离开后不久，我浏览了刚送来的《星邦周刊》上关于儿童人种学的草案。中心页上有一篇关于南非儿童教育的文章，休·瓦伦丁对英裔美国学者迈克尔·奥多德在比勒陀利亚C.S.I.R.会议^[5]上发表的观点做了评论。他谈及了草案中提出的各方面问题，方法上的相似性颇为惊人。

此后，南迪^[6]带来了你的口信，其中正包含着我想要传达给你的情绪，这也许就是心灵感应。但是，令人欣慰的是，这个世界已经慢慢摆脱了过去几个世纪的迷信。否则，许多领袖会将纯粹的偶然事件看作因果关系。

你的谦逊不应该因为这份草案是学术作品而受到影响。一位具有洞察力的研究人员以局内人的身份发声，其技能与经验将更加引人注目。我有机会在床上反思这篇论文，我回想起被捕前在兰德度过的二十年里，唯一去过的旅社就是丹佛男子旅社；两次都是为了政治会议。

这篇关于变革所遇挑战的文章在中肯、新鲜的想法方面同样引人注目，读来十分愉快。第8页的评论可能令某些既得利益者气恼，但这是一些有价值的观点。

我曾希望你、赫伯特·维拉卡齐^[7]和弗朗西斯·威尔逊^[8]教授以及其他人就一件很快将变得重要的事提出建议。但从经验上看，我相信弗朗西斯和赫伯特得不到允许。

也许，当你希望在学术工作中休息一下时，可以安排再一次探视。

我想念你和孩子们。

献上爱与最美好的祝愿。

诚挚的Ntate^[9]

[信封]

曼费拉·拉姆费勒博士，

隆德博施（7700），开普敦大学社会人类学系

^[1] 曼费拉·拉姆费勒（1947—），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黑人意识运动创始成员，医生、学者和商人——参见词汇表。

^[2] 玛丽娜·马波尼亚（1934—1992），南非商人、社团领袖，致力于帮助贫困者。

^[3] 林迪·姆耶扎，社会工作者，卫理公会教派著名人物。

^[4] 罗内尔·厄维，教授。

^[5] 科学与工业研究委员会。

^[6] 南迪·曼德拉（1968—），曼德拉已故长子滕比（参见词汇表）的女儿。

^[7] 赫伯特·维拉卡齐（1943—2016），社会学教授。

^[8] 弗朗西斯·威尔逊，与曼费拉·拉姆费勒同在开普敦大学任职的学者。他们曾共同编

写过一本书：《根除贫困：南非的挑战》（开普敦：大卫·菲利普，1989）。

[9] 曼费拉·拉姆费勒母语塞茨瓦纳语“叔叔”之意。

致朋友拉希德和艾莎·科拉^[1]

亲爱的拉希德和艾莎：

你们可能已经忘了我了，但在过去27年里，我经常想起你们和耶珀^[2]整洁的公寓。

当我最后一次见到艾莎时，她有孕在身，看上去容光焕发，可爱极了。她必然如此，毕竟，她当时是、现在也仍是拉希德的妻子，而拉希德是当时城里最令人钦慕的年轻男子之一。

我希望他仍然打板球，艾莎特别拿手的比尔亚尼拌饭和烤饼没有让他长出大肚腩。我盼望着有朝一日能见到你们，但这一天可能不像许多人想的那么近。与此同时，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挂念你们，从没有忘记你们的款待。祝愿你们得到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

此致

诚挚的纳尔逊

拉希德和艾莎·科拉

由伊斯梅尔·阿尤布律师转交

约翰内斯堡（2000），邮政信箱728号

^[1] 这封信没有标明日期，但挂号回执的日期是 1989 年 9 月 25 日。

^[2] 约翰内斯堡市郊的一个区。

致邮电工人联合会（POTWA）^[1]秘书长 （1989年9月25日）

P.O.T.W.A秘书长

亲爱的Qabane^[2]：

你精彩的生日贺词显然使我更加乐观和充满希望，有力地说明了你们对与Potwa有相同思想和行动的人的关切。

向你们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诚挚的马迪巴

由伊斯梅尔·阿尤布律师转交

约翰内斯堡（2000），邮政信箱728号

^[1] 南非工会大会附属机构。

^[2] 科萨语和祖鲁语“同志”之意。

致朋友、同志法蒂玛·米尔^[1]（1989年9月28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法图^[2]：

我昨天才收到你9月7日和14日的来信，信中提出的问题需要立即回复。

我完全同意伊克巴尔^[3]的建议，应该保留杰弗瑞·宾德曼先生^[4]的服务。

关于国内版的出版问题，我随信附上了授权书，你可以选择出版社。遗憾的是，我对马迪巴信托基金知之甚少，但如果你认为以它的名义出版是明智的，我尊重你的决定。IBR^[5]承担这一工作是否更好？在我看来，由CNA^[6]销售是个不错的安排。

Ben^[7]，我怀疑你轻易地忘记了，你仍然相当年轻和清醒，没有理由表现得像个老人。我们讨论了阿南特^[8]制作电影的建议，并明确地向你保证，我接受这一提议^[9]。如果有必要，伊克巴尔将草拟正式的同意书。

西德尼·波捷^[10]是一位超级明星，如果他能在电影中出演，那一定令人兴奋。而且，他现在也许非常富有，可以接受我们的提议了。我将向监狱署提出申请，让你和伊克巴尔来探视。但如你所知，可能需要过些时候才能得到回复。

南非版的新封面看起来很漂亮，我很喜欢。我宁愿与斯科塔维尔公司^[11]续签合同，但鉴于你对这件事的看法，我将建议由黑人研究所、马迪巴信托基金会或者你选择的任何其他机构处理出版事务。

至于法律代理人，克里希^[12]已经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我建议由他在这件事上代表我们。

遗憾的是，我对“授权版本”的重要性没有什么认识。但如果这有助于项目的成功，我同意将其用于海外和国内版本的建议。

献上我的爱和美好祝愿。

诚挚的纳尔逊

[1] 法蒂玛·米尔（1928—2010），作家、学者、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2] 法蒂玛·米尔的昵称。

[3] 法蒂玛的侄儿伊克巴尔·米尔。

[4] 一位伦敦律师，协助法蒂玛·米尔出版其关于曼德拉的著作《高于希望：授权传记》；（纽约：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88）

[5] 黑人研究所。

[6] “中央新闻社”，一家图书零售商。

[7] 古吉拉特语“姐妹”之意。

[8] 阿南特·辛格，南非电影制片人。

[9] 阿南特·辛格和法蒂玛·米尔讨论了电影版《高于希望》的制作，曼德拉表示同意。曼德拉获释后两周，阿南特在米尔的家里与他会面，他表示自己已经撰写了自传，打算出版。“当时我们都同意，等它发表之后再拍摄电影。”（阿南特·辛格给萨姆·文特尔的电子邮件，2017年9月7日）辛格最终根据曼德拉的自传《漫漫自由路》拍摄了这部故事片，于2013年发行。

[10] 西德尼·波捷（1927—），美籍巴哈马裔演员、电影导演、作家和外交官。《高于希望》从没有改编成电影，但波捷后来在1997年的电视剧《曼德拉与德克勒克》中饰演曼德拉。

[11] 最先出版《高于希望》的南非出版商。

[12] 克里希·奈杜，律师。

致约翰内斯堡卡皮坦印度餐厅业主马丹吉特和马乔里·卡皮坦

[挂号信日期1989年9月28日]

马丹吉特和马乔里·卡皮坦

由伊斯梅尔·阿尤布律师转交

约翰内斯堡（2000），邮政信箱728号

亲爱的马丹吉特和马乔里：

听闻你们在科尔特大街的著名东方餐厅关闭，我感到很难过。

过去27年里，我们已经失去了许多朋友和著名的建筑物，我有时候担心，等到我回家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消失了。可以理解，国内外的许多饕客都会因为这些悲惨的消息而愤怒。

不过，我会永远带着美好的回忆，想念这家餐厅，特别是你们。向你们致以最美好的祝愿。

诚挚的纳尔逊

致妻子温妮·曼德拉^[1]（1989年10月9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妈妈：

非常感谢你寄来的漂亮西装。我肯定会在你提到的场合里穿上它。^[2]再次感谢！但是，我请求你不要再寄衣服来了。我所拥有的衣服比城里最好的零售商那里都多。

达鲁克索洛向我报告了葬礼的情况。我为这件事和相关的事项付出了辛劳，有时候忍不住认为，如果我不纠缠这个国家的每位关键人物，历史性的那一天就永远不会到来。

关于在库努^[3]建房子的事情，我希望姆达耶尔瓦知道，对于这所房子，我不想从任何人那里得到捐助，不管他是谁。我想得到的只是他们的合作，以保证建筑用地的安全。马克贾托^[4]于10月6日在泰格伯格医院接受了手术，今天可能会出院。

我们忙于津齐的护照，也包括三个孩子。我还为法图^[5]申请了护照，并为此一直祈祷。虽然我目前正在处理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但仍会打听你们的事情。只要你出国旅行能得到家人的支持，我将非常高兴……

爱你的马迪巴

^[1]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1936—）——参见词汇表。

^[2] 这套西装可能是为获释之日准备的。

[3] 特兰斯凯的一个村庄，曼德拉在那里长大。

[4] 马克贾托（克贾托）·曼德拉（1950—2005），曼德拉的次子——参见词汇表。

[5] 法蒂玛·米尔的昵称。

致维克多·沃斯特监狱指挥官（1989年10月9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维克多·沃斯特监狱指挥官

送呈：科尔德准将

迅速增长的体重已促使我取消午餐和下午的点心。我已向医疗人员解释了这件事情，他们定期监控我各方面的健康状况。

除此之外，由于多种原因，我选择食用白砂糖，这将由我自己出钱购买。^[1]

[签名：NR Mandela]

曼德拉希望在狱中与政府进行的对话最终能导致后者与ANC谈判，在此期间，曼德拉反复要求释放其他政治犯。他特别希望里沃尼亚审判的其他五位同案者能在自己自由之前得到释放，此外还有被囚的ANC成员奥斯卡·姆佩塔、威尔顿·姆夸伊和PAC的雅夫塔·马塞莫拉 [参见他1989年9月11日的信（第495页）]。

1989年10月10日，德克勒克在电视上发表公告。曼德拉当天得到狱中同志的探视，这些人包括沃尔特·西苏卢、艾哈迈德·卡特拉达、安德鲁·穆兰杰尼和雷蒙德·莫翰拉巴^[2]。他在探视结束时说：“伙计们，该告别了。”此后，他们四人没有返回监狱，而是在维克多·沃斯特监狱吃了午饭，狱方同时搬进来一台电视。他们在那里看到即将自由的公告。五天以后，他们获释了。

[1] 曼德拉在维克多·沃斯特监狱得到的配给是红糖。当杰克·斯瓦特为他做饭时，他购买了白糖。曼德拉用律师伊斯梅尔·阿尤布每月拨给的零用钱购买食品招待客人。

[2] 这些人被关押在波尔斯穆尔监狱，另一名里沃尼亚审判同案者伊莱亚斯·莫特索亚雷迪仍在罗本岛。

致监狱署长（1989年10月10日）

[打字]

监狱署长

在1989年9月11日的信中，我请求释放某些同事。今天，我得到通知，政府已决定批准释放如下8位同事：

艾哈迈德·卡特拉达

雷蒙德·莫翰拉巴

安德鲁·穆兰杰尼

伊莱亚斯·莫特索亚雷迪

沃尔特·西苏卢

威尔顿·姆夸伊

杰夫·马塞莫拉

奥斯卡·姆佩塔^[1]

我希望，他们的获释将有助于制造一个气氛，利于我们国家的和平发展与局势正常化。我此前已经说过，尚未提出释放我的问题。

[签名：NR Mandela]

[\[1\]](#) 这些人的详情参见词汇表。

致监狱署长（1989年10月16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监狱署长，比勒陀利亚

亲爱的威廉斯将军：

大众民主运动的一些领导人和本文作者于1989年10月10日举行了成果丰硕的会谈，凸显了与其他地区领导人举行类似会议的紧迫性。^[1]

10月10日的会议之后必然会有全国范围内的密集讨论，如果很快举行类似的会谈，可能有助于在同天与官员们讨论一些问题时有共同的处理方法。

如能及早回复，我将不胜感谢。

此致

[签名：NR Mandela]

^[1] 在监禁的最后几个月里，曼德拉请求与各个组织的活动家会面，向他们介绍自己与政府的对话情况。

致穆斯林司法委员会领导人谢赫·纳吉姆·穆罕默德^[1]（1989年8月21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谢赫·纳吉姆：

穆斯林司法委员会^[2]是南非最强大的组织之一，致力于争取全民族的人权。在我被囚的27年中，委员会的物质与精神支持一直给我们很大的鼓舞。你温暖的生日问候给我和家人带来了巨大的力量与宽慰。请接受我的热情问候和美好祝愿。

诚挚的纳尔逊

[信封]

谢赫·纳吉姆·穆罕默德

开普敦（8000）邮政信箱4118号

^[1] 谢赫·纳吉姆·穆罕默德，穆斯林司法委员会主席，积极参与反种族隔离运动。

^[2] 20世纪80年代中期，穆斯林司法委员会与统一民主阵线结盟，实际上宣布反对种族隔离，并使数百万南非穆斯林加入了反种族隔离斗争。

致朋友、教士和学者T.S.N.格库布莱牧师^[1]

(1989年10月23日)

1335/88: 纳尔逊·曼德拉

恩古本库卡^[2]:

我一直挂念着你，尤其是几年前诺班德拉^[3]告诉我，你曾与EKM^[4]及其他人一起到布兰德福特^[5]探望她之后。

我知道，你曾率代表团进见前总统^[6]，要求释放政治犯。

你肯定和我们所有人一样，为我的8位同事获释而高兴。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举措，我希望在合适的时候，会有更引人注目的发展。

我知道你申请前来探视，当申请遭到拒绝时，我确实非常失望。我也努力地想要见你，但没有成功。不过促成探视的气氛已经有所改善，建议你再次申请。

祝愿海外的年轻人^[7]和坦德卡^[8]一切顺利。

向家人、E.K.M.、L.D.和D.H.致以最诚挚的问候和最美好的祝愿。

你诚挚的马迪巴

[信封]

T.S.N.格库布莱牧师

约翰·韦斯利学院

彼得马里茨堡（3200）邮政信箱2283号

[1] 塞奥克里托斯·西蒙·恩齐维尼·格库布莱（1928—2016），教师、卫理公会牧师，第一位取得罗德斯大学博士学位的非洲裔学生。他也是一位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统一民主阵线成员，2016年南非政府授予他卢图利勋章，表彰他在自由斗争中的贡献。

[2] 对作为恩古本库卡国王后代的格库布莱的称呼，恩古本库卡国王也是曼德拉的高曾祖父。

[3] 温妮·曼德拉的名字之一。

[4] 埃利奥特·科扎·姆戈乔（1932—），前卫理公会教派领导人。

[5] 温妮·曼德拉仍然住在奥兰治自由邦（现自由邦省）布兰德福特乡下的黑人小镇里，她从1977年被驱逐到那里，一直住到1985年。

[6] P. W. 博塔（1916—2006）——参见词汇表。

[7] T. S. N. 格库布莱的儿子杜马在苏格兰阿伯丁大学攻读经济学。

[8] T. S. N. 格库布莱的女儿。

致恩齐基·西苏卢——曼德拉的朋友、同志、前狱友沃尔特·西苏卢和妻子艾伯蒂娜^[1]的孙女（1989年10月23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恩齐基：

当你的祖母最近探视我时，我告诉她已给你回信。她离开后，我决定核实一下，却发现我犯了个错误。实际上，我没有写信给你，请原谅我这封迟来的信。

在你的信中写道：“您心里记挂的事情太多了……”也许那就是我忘记写信的原因。下一次，我将尽快回复。你的祖父沃尔特接受了高血压的治疗，你务必提醒他定期检查。他应该还在继续每周至少四次的自行车锻炼，你的祖母也应该加入。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转达这些话吗？

最后，我希望你知道，收到你的信是非常快乐的事。我知道你的学校工作有多忙，找时间写信给我是很好的。我盼望着回家时能见到你。

与此同时，我想念你。

献上我的爱和最美好的祝福！

纳尔逊叔叔

[信封]

恩齐基·西苏卢

简·弗斯（1085），邮政信箱373号，圣马克学院

[\[1\]](#) 沃尔特（1912—2003）和艾伯特娜·西苏卢（1918—2011）——参见词汇表。

致莱恩和贝丽尔·西梅拉内^[1]，曼德拉的朋友、同志、前狱友沃尔特·西苏卢和妻子艾伯蒂娜^[2]的女儿及女婿（1989年11月2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莱恩和贝丽尔：

过去这些年里，我常常会想起你们，而从1989年10月10日，你的叔叔、沃尔特和其他7人宣布获释时起，我几乎每天都想起你们和孩子。希望这一重要的进展能给你们所有人带来喜悦和宽慰。献上我的爱和最美好的祝愿。

纳尔逊叔叔

莱恩和贝丽尔·西梅拉内

科勒纳维尔（3602），邮政信箱308号

^[1] 莱恩·西梅拉内与贝丽尔·洛克曼结婚。

^[2] 沃尔特（1912—2003）和艾伯蒂娜·西苏卢（1918—2011）——参见词汇表。

致亲戚宗瓦比莱·桑迪莱·姆蒂拉拉酋长 (1989年11月6日)

恩古本库卡^[1]:

我妹妹玛贝尔通知我，你非法没收了她的牛，并且拒绝归还。你驳回了她的请求，说这件事已经交给律师处理。我请求你立即归还她的财产，并支付律师费。

我不希望你表现得像一个无耻的懦夫，更不希望你以我目前的处境为乐。琼金塔巴^[2]的孙子，更令人痛苦的是我的家人在你眼前遭受困难。

我希望，我的请求能够被接受，这件事能以公正、友善的方式解决。阿巴滕布酋长们和理事会成员最近的来访令我很愉快。但是，你明显缺席了，对此我很失望。

向诺佐齐莱王后、恩通比佐德瓦公主和你的妻子致意。

你诚挚的达理邦加

[信封]

宗瓦比莱·桑迪莱·姆蒂拉拉酋长

特兰斯凯，乌姆塔塔^[3]，比季，姆切克兹维尼王宫

[1] 对恩古本库卡国王后裔的称呼，国王也是曼德拉的高曾祖父。

[2] 琼金塔巴·达林迪耶博酋长（1942 年去世），滕布酋长和摄政王，在曼德拉的父亲去世后成为他的监护人——参见词汇表。

[3] 乌姆塔塔（现称姆塔塔）是特兰斯凯家园的首府。

致朋友、同志法蒂玛·米尔^[1]（1989年11月6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亲爱的法图：

我希望确认，你所撰写的传记《高于希望》是我唯一合作过的传记，我不知道任何其他关于我的传记作品。^[2]

我还要确认，70年代我曾在监狱里撰写过自传，但手稿下落不明。^[3]

献上我的爱和诚挚问候。

纳尔逊谨上

^[1] 法蒂玛·米尔（1928—2010），作家、学者、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参见词汇表。

^[2] 曼德拉可能不知道，或者避免引起当局的注意，他的朋友玛丽·本森所著的《纳尔逊·曼德拉：伟人与运动》（纽约：W.W. 诺顿）于1986年出版。

^[3] 曼德拉指的是他在同志们的帮助下秘密写成的自传，这成了曼德拉与美国作家理查德·施滕格尔合作编著的《漫漫自由路》的基础，该书于1994年出版。

致监狱署长（1990年1月22日）

[打字]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W.H.威廉斯将军

监狱署署长，比勒陀利亚

亲爱的威廉斯将军：

请找出随附的一张1989年11月11日《非洲人报》^[1]文章复印件及英译稿。

这篇文章完全确认了我于1989年10月10日^[2]向科比·库切部长^[3]和赫里特·维尔容博士^[4]表达的担忧。希望尽一切努力，尽快释放四名狱友。和以前的情况一样，如果能安排他们在获释之前探视我，我将不胜感激。

此致

纳尔逊·曼德拉

^[1] 一份祖鲁语报纸。这封信将祖鲁语文章大致翻译成英语，可能是为了交给监狱署长。

^[2] 1989年10月10日（星期二），曼德拉与监狱署长、赫里特·维尔容部长、科比·库切部长和S. S. 范德默尔会面，并得知他关于释放8名囚犯的请求已获准：艾哈迈德·卡特拉达、雷蒙德·莫翰拉巴、安德鲁·穆兰杰尼、伊莱亚斯·莫特索亚雷迪、沃尔特·西苏卢、威尔顿·姆夸伊、奥斯卡·姆佩塔和雅夫塔·马塞莫拉（这些人的情况参见词汇表）。

[3] 科比·库切（1931—2000），南非司法部长。

[4] 赫里特·维尔容（1926—2009），南非宪政发展部部长。

《非洲人报》（1989年11月11日）

当西苏卢等人获释时，那些仍在狱中的纳塔尔囚犯却毫无消息

弗雷德·库马洛撰稿

两周之前，六名ANC领导人获释令举国欢腾，但姆普马兰加省哈马斯戴尔^[1]最显赫的家族之一却没有那么高兴，因为该家族的首脑还没有获释，仍在罗本岛服终身监禁。

马修斯·马柯莱卡·梅伊瓦的家族仍笼罩在阴云之下，他出生在哈马斯戴尔，是ANC和南非工会大会的一员老将，在那个著名的岛上已经服刑23年，他也是“民族之矛”组织纳塔尔地区成员之一，哈利·格瓦拉和约瑟夫·马索比亚·姆杜利先生也服务于该组织。

“像全国人民一样，我们也为ANC领导人的获释而感到喜悦，但这件事提醒我们，我们自己的父亲仍在狱中。这一发展令我们非常悲伤。”西尔维娅·赫拉莱拉尼夫人说道。

“西苏卢先生的获释让我想起，今年6月探视我丈夫时，他那糟糕的健康状况。”生于纳迪的梅伊瓦夫人继续说道。据她说，最后一次见到丈夫时，他正经历严重的腹痛，几乎无法移动，他的脸上明显满是痛苦的神色。

梅伊瓦先生于1963年7月首次因恐怖主义的罪名遭逮捕。1964年2月28日，他被判处8年徒刑。1972年获释之前，他的大部分刑期都在罗本岛上度过。

1975年，他与彼得马里茨堡的哈利·格瓦拉先生、拉蒙特维尔的约

瑟夫·马索比亚·姆杜利先生、哈马斯戴尔的扎赫勒·穆德拉洛泽先生及其他六位来自纳塔尔不同地区的同伴一起被捕。所有人都被判处终身监禁。^[2]

梅伊瓦先生和同案者的审判不同寻常，因为他们对警察的迫害提出了投诉。当局一直否认这些指控，但当马索比亚·姆杜利先生于1976年3月死于警察手中时，真相已显露无遗。梅伊瓦夫人谈到了她的丈夫，他们有6个儿女。（接下来的几段主要介绍梅伊瓦被捕前的背景。）

汉弗莱·梅伊瓦先生正在姆普马兰加教育学院完成初级教师文凭课程的学习，他说：“在父亲缺位的情况下长大，对于我的母亲和她的所有孩子来说都是极其沉重的负担。我母亲艰难地负起责任，将我们养育成人——她承担着母亲和父亲的角色，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梅伊瓦夫人说，丈夫获释的希望始终存在，但当同案者哈利·格瓦拉先生获释时，他的名字甚至没有被提及，说明这种希望破灭了。

最后，梅伊瓦夫人以高贵而担忧的语调说道，一家之主无条件获释的那一天，梅伊瓦家族才能迎来真正的欢乐。

被判处终身监禁、仍关押在罗本岛的其他人包括安东尼·姆费内·莎巴（56岁）^[3]，扎赫勒·埃尔法斯·穆德拉洛泽（65岁）^[4]、武松齐·约翰·内内^[5]。

但是，被判终身监禁的囚犯中，服刑时间最长的还是27年前获刑的纳尔逊·曼德拉博士。

1989年将要过去的时候，曼德拉将要获释的流言与日俱增，1989年7月5日，当他在黎明前被带出监狱，与已执掌国民党、将在P.W.博塔中风后领导这个国家的F.W.德克勒克总统会面时，这些流言达到了高潮。

这位新总统在1990年国会开幕上的首次国情咨文演讲中明确表示，他将不同于以往的总统。1990年2月2日（星期五），德克勒克宣布纳尔逊·曼德拉终将获得自由，要求释放他的街头抗议转变成了庆祝仪式。总统还立即使ANC、泛非洲人大会和其他所有被取缔的政治组织合法化——这是曼德拉呼吁的其他公平竞争措施。

以下这封信是在F.W.德克勒克总统宣布合法化ANC和其他政治组织

的当天写成的，涉及流亡中的ANC的一份会议报告，曼德拉希望将这份报告寄给赫里特·维尔容部长，后者当时是与曼德拉对话的政府团队一员。此时，所有里沃尼亚审判的同案者都已出狱，曼德拉的获释也近在眼前。这封信还表明，德克勒克历史性演讲之前11天，他与流亡的ANC领导人员塔博·姆贝基通了电话。

[1] 纳塔尔的一个黑人小镇。

[2] 他们都因蓄意破坏罪而被判终身监禁。

[3] 戴维·安东·恩多达·“姆费嫩达拉”·莎巴（1933—2009），ANC活动家和MK成员。他于1963—1973年在罗本岛服刑十年，1977年与哈利·格瓦拉、马修斯·梅伊瓦、埃尔法斯·穆德拉洛泽、约翰·内内和扎赫勒·穆德拉洛泽因试图恢复纳塔尔工会运动而被判终身监禁。曼德拉也向德克勒克总统请求释放他们。他们于1990年获释。

[4] 埃尔法斯·穆德拉洛泽被捕的原因是1975年和梅伊瓦及其他人从事的政治活动。

[5] 武松齐·约翰·内内是纳塔尔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副主席。他于1977年7月25日与其他9人一起被判终身监禁，理由是加入ANC、招募“民族之矛”成员，并试图推翻种族隔离政权。此前，他曾因政治罪而在罗本岛服刑7年。他于1990年获释。

致监狱署长（1990年2月2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W.H.威廉斯将军

监狱署长，开普敦

亲爱的威廉斯将军：

请确保将所附声明尽快交给赫里特·维尔容博士。^[1]

此致

[签名：NR Mandela]

[决议全文在曼德拉手上]

非洲人国民大会全国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决议，从监狱获释的国内领导人参加了会议。^[2]

这次会议重申了哈拉雷和联合国宣言^[3]的重要性，后者在为政治解决我们问题的联合国大会上一致通过。这强调了一个重要事实，上述文件得到了绝大多数南非人民、非洲其他国家与及国际社会的支持。

我们重申，与这些宣言的条款保持一致，在所需政治气候形成之前，不进行任何谈判。比勒陀利亚政权^[4]拒绝在这方面采取相应措施，从另一方面确认了，它不愿意看到种族隔离制度在尽可能减少流血和破

坏的情况下结束。

对此，本次会议重申了立即无条件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和其他政治犯的重要性。会议向我们亲爱的同志和领袖纳尔逊·曼德拉致敬，并表达了对他在狱中继续采取行动的全面支持，他的行动完全符合我们运动的政策与目标，推进了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

会议进一步重申，A.N.C.倾向于用政治方法解决问题。A.N.C.从初创时起就持有这种立场，78年来，它竭尽所能地说服白人少数派政权采取相同立场，但徒劳无功。会议重申，我们对这些立场的承诺是毫无疑问的，它们是A.N.C.的根本性质——这是一项为所有人追求民主、和平和公正的运动。与此同时，通过谈判结束种族隔离的进程要求比勒陀利亚政权采取必要的行动，宣示对政治解决方案的承诺，并实现这些方案。

本次会议警告，只要种族隔离政权试图将它的意志强加于大多数人民及其代表，就不可能达成任何解决方案。谈判达成的协议必须满足我国所有人民的根本愿望，这些愿望必须由人民自己在公开的政治活动和辩论中表达。

因此，国民党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决定性措施，满足我们提出的条件，为谈判创造有利的气候，并承认我国人民真正代表的核心重要性。

塔博·姆贝基^[5]先生于1990年1月22日向我宣读了上述声明^[6]，没有提及任何暴力活动。

[签名：NR Mandela]

1990年2月2日

[威廉斯将军用南非荷兰语写成的说明]

G.维尔容部长

这是昨天的谈话后所要求的信息。

[签名]

W.H.威廉斯

09/02/02

1990年2月10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德克勒克通知媒体，曼德拉将于次日下午3时走出维克多·沃斯特监狱，重获自由。次日获释后90分钟左右，他真的走出了监狱的大门，结束了10052天的牢狱生活。他入狱时44岁，是五个孩子的父亲，而离开的时候已经是71岁的祖父了。

这可能是纳尔逊·曼德拉在狱中的最后一封信了。1990年2月11日（星期天）走出监狱大门之前，这位未来的总统写信给监狱署长，谈到前一晚上与官员们拍摄的照片。他要么是将这个情况与前两天晚上与德克勒克拍摄的照片混淆了，要么是还有不为世人所知的一张照片。

[1] 赫里特·维尔容（1926—2009），宪法发展部长。

[2] 这次会议在赞比亚的卢萨卡举行。

[3] 1989年8月21日，在津巴布韦哈拉雷举行的一次会议中，非洲统一组织赞成ANC提出的一项声明，其中概述了与南非政府开始谈判的5个先决条件，包括释放所有政治犯，解除政党禁令，撤出黑人小镇上的军队，结束政治处决和结束紧急状态。这被称为《哈拉雷英联邦宣言》。1989年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种族隔离制度及其在南非破坏性后果的宣言》，要求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建立非种族主义民主制度。

[4] 指政府主导的种族隔离制度。比勒陀利亚是南非政府的行政首都。

[5] 塔博·姆贝基（1942—），当时仍在流亡中的他是非国大内务部长。1994—1999年，他和前总统德克勒克一同出任南非副总统，随后接替曼德拉成为民主南非的第二位总统，任期为1999—2008年。

[6] 曼德拉在维克多·沃斯特监狱的房间没有电话，所有电话都必须到隔壁的办公室打。（萨姆·文特尔2017年6月28日与杰克·斯瓦特的谈话。）

致监狱署长（1990年2月11日）

1335/88：纳尔逊·曼德拉

W.H.威廉斯将军

监狱署长，开普敦

亲爱的将军：

我已经收到了1990年2月10日的来信，内容已经知悉，感谢您。

昨天晚上，我和一些官员拍摄了一系列照片。^[1]拍照结束后，吉林厄姆准将才向我透露了一些官员的身份。我请求他通知鲁博士^[2]，我希望在任何情况下，发表这些照片都必须首先征求我的意见。我希望采取措施，确保这一请求得到尊重。我必须补充一点，我曾希望，现在已经得到了7月和今年拍摄的一些照片。^[3]

您诚挚的

[签名：NR Mandela] ^[4]

^[1] 杰克·斯瓦特（1947—）是看守曼德拉的狱警，也是他在维克多·沃斯特监狱里的厨师，他不记得曼德拉获释前夜和任何官员有过会面，也不记得拍过照片。曼德拉只和他的律师杜拉·奥马尔及同事们见过面。2月9日晚上与F.W.德克勒克总统拍摄的照片已经发表。斯瓦特和曼德拉关系很好，曼德拉邀请他和妻子玛丽塔参加了1994年5月10日的就职典礼和1994年5月24日国会开幕的第一次国情咨文演说。退休之后，他也不止一次邀请斯瓦特夫妇参加茶会。

^[2] 可能是詹尼·鲁将军，他是狱警和精神病学家，参与了1975年媒体对罗本岛的访问。后来，他在曼德拉总统任内出任署长。

[3] 曼德拉指的可能是1989年7月与P. W. 博塔的会面，以及1990年2月9日与F. W. 德克勒克的会面。

[4] 同一天，监狱署长W. H. 威廉斯回复道：“感谢您1990年2月11日的来信。您所关心的照片尚未处理，已妥善保管。它们的处理方式将考虑您的请求。您提到的其他一些照片应该首先澄清所涉及的人。以后我将再次联系您。”

补充信息

附录A 词汇表

内维尔·亚历山大博士

(1936—2012)。学者，政治与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反对种族隔离政府的全国解放阵线创始人。1962年被判犯有破坏罪而在罗本岛监禁了10年。2008年，他因在南非后种族隔离时期的多语言共存中的贡献而获颁国际语言奖。

非洲人国民大会（ANC）

1912年建立，时名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SANNK），1923年改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ANC）。1960年3月的沙佩维尔大屠杀之后，ANC被南非政府取缔，转入地下，直到1990年禁令解除。其军事组织“民族之矛”（MK）成立于1961年，曼德拉出任总司令。1994年4月7日南非第一次民主选举之后，ANC成为执政党。

奥康准将

他身居比勒陀利亚，负责所有关押政治犯的监狱的安全，每年数次视察罗本岛最高安全监狱。他也是监狱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该委员会的任务是监视囚犯，并为其推荐升级。曼德拉在监狱中所写的自传中说道：“奥康准将：（a）是个出色的指挥官，（b）安全官员的困难处境——改变了人们的个性，（c）可以直接与部长联系，（d）变得很不受欢迎，（e）允许我和扎米 [温妮·曼德拉] 通信。”

伊斯梅尔·阿尤布

(1942—)。在伦敦获得专门律师资格，1969年返回南非执业，主要为种族隔离政权反对者担任代理人。曼德拉在狱中及获释后的若干年里，阿尤布担任其律师。两人于2004年不欢而散。

玛丽·本森

(1919—2000)。曼德拉的朋友本森是一位记者、作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二战”中是多位将军的助手，战后定居英国，1957年返回南非，为曼德拉和叛国罪审判的其他155位被告筹措辩护基金。曼德拉在1962年秘密离开南非旅行期间于伦敦拜访了她。本森的著作包括《曼德拉：伟人与运动》，（纽约：W.W. 诺顿，1986）。

莱昂内尔（鲁斯蒂）·伯恩斯坦

(1920—2002)。建筑师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南非共产党领导成员，民主者大会党创始成员和领导人，该党是1955年人民议会的参与组织之一，会上通过了《自由宪章》。他是1956年叛国罪审判被告人之一，无罪释放后，他和妻子希尔达一起流亡（他们徒步越境进入邻国博茨瓦纳）。他仍然是ANC的领导成员之一，同时从事建筑师的工作。

乔治·比佐

(1927—)。希腊出生的人权律师，全国人权律师理事会成员和共同创始人，ANC法律与宪政委员会委员，民主南非公约法律顾问，里沃尼亚审判辩护律师。他还为著名反种族隔离活动家代理法律事务，包括史蒂夫·比科、克里斯·哈尼家族，以及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审判期间的“克拉多克四人组”。曼德拉任命他为南非司法委员会成员。

P.W.博塔

(1916—2006)。1978—1984年任南非总理，1984—1989年首任总统，种族隔离制度的拥护者。1985年，曼德拉拒绝了博塔以反对暴力为条件释放他的提议。1988年，博塔拒绝为种族隔离罪行在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做证。

布兰德福特

自由邦省的一个小镇。19世纪中叶，奥兰治自由邦（现自由邦省）总统布兰德访问了一个农场里的教堂，为纪念他而建立了这个镇。第二次布尔战争期间（1899—1902），英国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布尔妇女儿童集中营。H. F. 费武尔德总理在这里读完了高中。1977年，温妮·曼德拉被种族隔离政府驱逐到这里，生活到1985年。

艾琳·布特莱齐（婚前姓姆齐拉）

曼德拉一家共同的朋友，也是曼戈苏图·布特莱齐酋长的妻子。曼德拉也以王室用语称呼她为Mndhlunkulu和Umdlunkulu。当曼德拉1942年和1943年在矿山工作时，住在威特沃特斯兰德本地劳工协会大院里。他在那里遇见了大院管理员的女儿艾琳·姆齐拉。

曼戈苏图·加查·布特莱齐（也被人以其宗族姓氏申格称呼；曼德拉有时候将他的姓氏**Buthelezi**拼写成**Butelezi**，把他的名字**Mangosuthu**拼写成**Mangosutu**）

（1928—）。南非政治家，祖鲁王子，1975创立了因卡塔自由党并任主席，夸祖鲁班图斯坦首席部长。1994—2004年任南非内政部长，曼德拉担任总统期间多次代行总统职权。

阿米娜·卡查利亚（婚前姓阿斯瓦特，也被称为阿米娜**behn**或阿米娜**ben—ben**是古吉拉特语“姐妹”之意）

（1930—2013）。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ANC和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成员，南非妇女联合会联合创始人和财政部长，妇女进步联盟创始人。与优素福·卡查利亚结婚，1963—1978年，南非政府下达禁令，阻止她出席社交聚会或者政治会议、进入任何教育机构或出版社，并离开约翰内斯堡辖区。

伊斯梅尔·艾哈迈德（毛尔维）·卡查利亚

（1908—2003）。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南非印度人大会、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和ANC领导成员。1946年消极抵抗运动关键参与者。1952年抗法运动辅佐曼德拉，任志愿者副总指挥，是抗法运动审判的20名被告之一。他和摩西·科塔内一起参加了亚非国家关于和平、反殖民及经济发展的万隆会议（1955年于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1964年流亡博茨瓦纳，在新德里建立了ANC办事机构。他的父亲艾哈迈德·穆罕默德·卡

查利亚与甘地关系密切，是1908—1918年的德兰士瓦英籍印度人联合会主席。

优素福·卡查利亚

（1915—1995）。政治活动家，南非印度人大会秘书长，毛尔维·卡查利亚的弟弟，阿米娜·卡查利亚的丈夫。与曼德拉和其他18人一起成为1952年抗法运动审判的被告。他们被定罪并判处9个月监禁，缓刑两年。对其禁令从1953年起持续。

乔尔·卡尔森

（1926—2001）。曼德拉的律师之一。1957年调查农场工人残酷的工作条件之后，开始担任种族隔离制度对手们的代理人。他在法庭上代理了100件酷刑案件。由于政府方面多次企图谋害，他于1971年离开南非，移居美国。

伊苏（拉卢）·奇巴

（1930—）。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南非共产党和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成员，MK排长。南非秘密警察的拷打导致他的一只耳朵失去听力。他是MK全国第二最高司令部成员，因此被判处18年监禁，在罗本岛上服刑。在狱中，他协助誊写曼德拉自传手稿。1982年获释，1994—2004年任统一民主阵线国会议员。2004年因其对非种族主义、无性别歧视、公正和民主的南非做出的毕生贡献获得卢图利银质勋章。

亨德里克（科比）·库切

（1931—2000）。南非政治家、律师、行政官员和谈判专家。1987年任国防与国家情报部副部长，1980年任司法部长。从1985年起与曼德拉举行关于为国民党与ANC之间对话创造条件的会谈。1994年南非首次民主选举之后当选参议院议长。

南非的共产党

参见南非共产党。

国会联盟

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由ANC、南非印度人大会、民主者大会和南非有色人种组织组成。1955年南非工会大会创立后成为该联盟的第5个成员组织。它在组织人民大会和宣传《自由宪章》条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民大会

人民大会是一项为期一年的运动的高潮，在这场运动中，民主联盟成员走访南非各地的家庭，记录人们对自由南非的要求，将其收录到《自由宪章》中。这次大会于1955年6月25—26日在约翰内斯堡的克里普顿举行，有3000名代表参加。大会的第二天通过了《自由宪章》。

贝库祖鲁·尼扬加叶齐兹维·卡所罗门·西普里安国王

（1924—1968）。1948年接替父亲所罗门·卡迪尼祖鲁，成为祖鲁国王，直至1968年去世。他是现祖鲁国王古德威尔·兹韦利蒂尼的父亲。

优素福·达杜医生

（1909—1983）。医生，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演说家。南非印度人大会主席，辅佐奥利弗·坦博，任MK革命委员会副主席。1972—1983年任南非共产党主席，ANC领导成员。1940年因反战活动首次入狱，1946年消极抵抗运动中又入狱6个月。他与曼德拉都在1952年抗法运动审判的20名被告之列。1960年紧急状态期间转入地下，为逃过追捕而流亡。1955年在人民大会上获得了ANC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 Seaparankoe奖^[1]。

布耶勒卡亚·兹韦利班齐·萨巴塔·达林迪耶博

（1964—）。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之子，1989年起成为滕布国王，直到2015年因杀人、绑架、纵火和攻击罪行入狱，并因此遭到废黜。

琼金塔巴·达林迪耶博酋长

（1942年去世）。滕布酋长、摄政王。曼德拉的父亲去世后，琼金塔巴成为他的监护人。曼德拉在12岁时来到姆切克兹维尼的大王宫，与

他一起生活。

萨巴塔·琼古兰加·达林迪耶博国王

(1928—1986)。1954—1980年任特兰斯凯大酋长，民主进步党领导人，琼金塔巴·达林迪耶博酋长的侄儿。1980年被判触犯特兰斯凯总统马坦齐玛的尊严而流亡赞比亚。萨巴塔是恩干格利兹维国王的曾孙。

爱德华（埃迪；曼德拉有时候称他为丹尼）·丹尼尔斯

(1928—)。政治活动家，南非自由党成员，非洲人抵抗运动成员，该运动破坏无人目标，作为反对政府的宣示。在罗本岛服刑19年，与曼德拉同在B监区。1979年获释后立即被取缔。2005年，南非政府向他颁发了卢图利银质勋章。

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F.W.德克勒克）

(1936—)。律师，1989—1994年的南非总统，1989—1997年国民党领导人。1990年2月，他解除了对ANC和其他组织的禁令，并释放了曼德拉。1994—1996年与塔博·姆贝基一同任曼德拉政府的副总统。1997年任新国民党领导人。由于在和平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中所起的作用，他于1992年获得阿斯特利亚斯王子奖，1993年与纳尔逊·曼德拉一起获得诺贝尔奖。

蔑视不公正法令运动（曼德拉也称其为“抗法运动”）

1951年12月由ANC发起、1952年6月26日又与南非印度人大会合作发起的运动，旨在反对6项种族隔离法律，参加者有意违反种族主义法律，如进入“白人专用”的场所、违反宵禁令，寻求警方的逮捕。曼德拉被任命为全国志愿者总指挥，毛尔维·卡查利亚为其副手。超过8500名志愿者因为参加“抗法运动”遭到拘禁。

迈克尔·基措·丁加克

(1928—)。1952年加入非洲人国民大会，1963年里沃尼亚逮捕行动后躲藏起来，离开南非进行地下工作。由于他出生于英国保护国贝专纳兰（博茨瓦纳），因此得到了英国政府的保护。不过，1965年他在南罗德西亚的一列火车上被带走，非法移交给南非警察。他被用车送到南

非，遭受拷打和指控，并因蓄意破坏罪被判15年监禁，与曼德拉在罗本岛同一监区服刑。1967年年底，他从岛上被转移到比勒陀利亚，再次遭到拷问。几周以后，他返回罗本岛。1981年获释后，他被遣返博茨瓦纳。

塞西尔·L.埃普赖利

(1914—1993)，记者和编辑。为《亚瑟·巴罗周刊》、《星期日时报》和《星期日快报》撰稿和编辑。1955—1967年任《金城邮报》（《鼓》杂志的姊妹刊）主编，训练了多位知名的南非黑人记者。

阿布拉姆（布拉姆）·费希尔

(1908—1975)。律师、政治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南非的共产党领导人，民主者大会成员。因参与1946年南非矿工罢工而被指控煽动罪。在叛国罪审判中成功地为曼德拉和其他ANC领导成员做了辩护。1963—1964年领导了里沃尼亚案的辩护。他持续收到禁令，1966年因为违反《镇压共产主义法案》和蓄意破坏被判终身监禁。1967年获得列宁和平奖。

自由宪章

国会联盟的原则声明，1956年6月26日在索韦托克里普顿的人民大会上通过。国会联盟聚集了全南非数千名志愿者记录人民的要求。《自由宪章》支持全体南非人不论种族均享有平等权利，以及土地改革、改善工作与生活条件、财富公平分配、义务交易和更公平的法律。它是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有力武器。

丹尼斯·戈德堡

(1933—)。反种族隔离和政治活动家，南非共产党成员，民主者大会联合创始人和领导人，MK技术官员。1963年在里沃尼亚被捕，后来在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服终身监禁。1985年获释后流亡美国，任ANC驻联合国反种族隔离委员会代表。1995年创建HEART组织，帮助穷苦的南非黑人。2002年返回南非，出任水利与森林部长龙尼·卡斯里尔斯的特别顾问，后者在里沃尼亚审判中被指为“共谋者”。

阿奇博尔德·雅各布·古梅德

(1914—1998)。ANC前身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SANNC)创始人之一乔赛亚·特桑加纳·古梅德之子，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律师，1949年加入ANC。在1956年臭名昭著的“叛国罪审判”中，他与纳尔逊·曼德拉和另外154人成为被告，审判持续了4年半，结果所有被告均被无罪开释。1983年，他与艾伯特娜·西苏卢和奥斯卡·姆佩塔一同当选统一民主阵线主席。1984年，在秘密警察的威胁下，他和一群积极分子在英国驻德班领事馆寻求庇护，但在90天后离开领事馆后遭到扣押，被控以叛国罪。1985年12月，对古梅德和其他11人的控罪撤销，1986年2月，其余4人也被撤诉。

诺利奇·古扎纳（曼德拉称他为达姆比萨）

(1916—)，曼德拉在福特海尔大学学院的同学，取得律师资格后在特兰斯凯开始政治生涯。他是特兰斯凯新民主党领导人，该党反对黑人家园或班图斯坦的“独立”。他领导该党到1976年，后被赫克托·恩科卡奇代替。

哈利·滕巴·格瓦拉（人们也用他的宗族姓氏姆费费特瓦称呼他）

(1920—1995)。人称“中土雄狮”，教师、南非共产党和ANC青年联盟活动家。1964年因招募MK人员而被捕并控以蓄意破坏罪。他被判处入狱8年，在罗本岛服刑至1972年。1975年再次被捕并判处终身监禁，又被送至罗本岛。他罹患运动神经元疾病，导致双臂无法使用。由于疾病缠身，他于1988年获释。1992年获得ANC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 Seaparankoe奖。

希尔德顿

希尔德顿是博福特堡的一所寄宿学校，由卫理公会运营。纳尔逊·曼德拉于1937年进入该校，1938年毕业。他在学校里训练长跑，并在第二年成为最佳选手。

鲍勃·赫普尔

(1934—2015)。律师、学者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民主者大会和南非工会大会成员。1962年曼德拉因非法离境和煽动工人罢工被捕后，赫普尔协助他为自己辩护。1963年在利里斯里夫农场被捕，但控罪被撤销，条件是作为公诉方的证人。里沃尼亚审判中被指为共谋者。他后来

逃离南非，2004年被授予爵位。

海伦·约瑟夫（婚前姓芬内尔）

（1905—1992）。教师、社会工作者、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民主者大会创始成员，南非妇女联合会秘书长。1956年2万名妇女在比勒陀利亚联合大厦游行的主要组织者。1956年叛国罪审判被告之一，1962年遭软禁。在曼德拉夫妇均被监禁时帮助照顾津齐斯瓦和泽纳妮·曼德拉。1992年获得ANC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 Seaparankoe奖。

多莉斯瓦·约扎娜

（1952—）。K. D. 马坦齐玛与诺桑戈王妃之女。2017年从南非农村发展和土地改革部退休，退休前任合作与发展司司长。

詹姆斯·坎特

（1927—1975）。律师。尽管不是ANC或MK成员，他仍成为里沃尼亚审判被告，可能是因为他的妹夫、商业合作伙伴哈罗德·沃尔佩已在利里斯里夫农场被捕，并在里沃尼亚审判中被指为共谋者。后来，他无罪释放并逃离南非。

艾哈迈德·卡特拉达

（1929—2017）。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家、政治犯和国会议员。ANC和南非共产党领导成员，德兰士瓦印度人志愿军及其继承者德兰士瓦印度青年大会创始成员。1952年与曼德拉一同成为抗法运动审判被告，也是1961年无罪释放的叛国罪审判最后20名被告之一。1963年7月于利里斯里夫农场北部被捕，在里沃尼亚审判中被控以破坏罪。1964—1982年被囚于罗本岛，后来转到波尔斯穆尔监狱，直到1989年10月15日获释。1994年南非第一次民主选举后成为国会议员，并担任曼德拉总统的政治顾问。1994—2006年任罗本岛理事会主席，1992年获得ANC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 Seaparankoe奖；印度总统颁发的“海外印度人奖”；并被授予多个荣誉博士学位。

吉布森·肯特

（1932—2004）。被许多人视为“南非黑人戏剧之父”，1960年到

1990年之间，他制作了超过20部作品，这种体裁被称作“黑人小镇音乐剧”。20世纪50年代，他为米里娅姆·马凯巴创作音乐。曼德拉在信中称其为“侄儿”，因为两人都来自马迪巴部族。

詹姆斯（吉米）·克鲁格

（1917—1987）。政治家，1974—1979年任南非司法与警察部长。1979—1980年任参议院议长。国民党党员，1977年因对史蒂夫·比科之死的评论而留下了“冷血”的恶名。

路易斯·L.勒格朗热

（1928—1991）。1975年加入执政的国民党内阁。1979—1980年担任刑事部长，1979—1982年任警察部长。1982—1986年任法律与秩序部长。

道格拉斯（达吉）·卢赫勒

原法律界人士。后移居斯威士兰并成为那里的总检察长。20世纪50年代，他曾在曼德拉和坦博的律师行实习。

艾伯特·约翰·姆文比·卢图利酋长

（1898—1967）。教师、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宗教部长。格鲁特维尔保留地酋长。1952—1967年任ANC主席。1953年起由于政府禁令只能留在家中。1956年叛国罪审判被告。1960年因在沙佩维尔屠杀后公开焚烧银行存折并呼吁设立全国哀悼日而被判入狱6个月（缓刑）。1960年因为反种族隔离斗争中的非暴力主张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1955年在人民大会上获得ANC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 Seaparankoe奖。

诺库卡尼亚·卢图利

艾伯特·卢图利酋长的妻子。曼德拉写信时称她为Nkosikazi Luthuli，意为“卢图利夫人”。

哥伦布·科卡尼·马迪基泽拉

又被称作C. K.，温妮·曼德拉之父。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曼德拉尊称他为“Bawo”（科萨语，意为“父亲”）。历史教师，后来成为K. D.

马坦齐玛的特兰斯凯政府林业与农业部长。

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温妮，诺班德拉，诺姆扎莫，姆洛佩，扎米和恩古缇娅娜）

（1936—）。社会工作者，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ANC成员。1958年与曼德拉结婚，婚姻持续到1996年（1992年分居）。泽纳妮和津齐斯瓦·曼德拉之母。约翰内斯堡贝拉格瓦纳思医院第一位取得资格的黑人医学社会工作者。1969年被单独关押17个月。1970年遭软禁，1962—1987年收到一系列的禁令。1975年创立黑人妇女联合会，1976年创立黑人家长协会以因应索韦托起义。1993—2003年任ANC妇女联盟主席，ANC国会议员。

萨提安德拉纳斯（马克）·马哈拉杰

（1935—）。学者、政治家、政治与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犯和国会议员。ANC、南非共产党和MK领导成员。1964年以破坏罪被判处12年监禁，在罗本岛上服刑。协助秘密抄录曼德拉自传《漫漫自由路》，并在1976年获释时将其偷运出监狱。指挥“武林德莱拉”（乌拉）行动—ANC建立国内地下活动领导阶层的秘密行动。马哈拉杰曾在民主南非公约秘书处工作，1994—1999年任交通部长，雅各布·祖玛总统的发言人。

马基

（参见马卡齐维·曼德拉）

伊芙琳·恩托科·曼德拉（又被称为姆夸蒂或恩托科，婚前姓梅斯）

（1922—2004）。护士，1944年嫁给纳尔逊·曼德拉，1957年离婚。马迪巴·滕比凯尔（1945—1969）、马卡齐维（1947，9个月时去世）、马克贾托（1950—2005）和马卡齐维（1954—）之母。最先是表兄沃尔特·西苏卢将她介绍给曼德拉的。1998年与退休的索韦托商人西蒙·拉吉皮莱结婚。

马迪巴·滕比凯尔·曼德拉（滕比；曼德拉有时候将其拼写为 **Tembi**）

(1945—1969)。曼德拉与第一任妻子伊芙琳的长子，死于车祸。

马卡齐维·曼德拉

(1947)。曼德拉与第一任妻子伊芙琳的长女，9个月时去世。

马卡齐维·曼德拉（马基）

(1954—)。曼德拉与第一任妻子伊芙琳的女儿。

马克贾托·曼德拉（克贾托）

(1950—2005)。曼德拉与第一任妻子伊芙琳的次子。律师，2005年1月6日死于艾滋病并发症，此前他的第二任妻子宗迪·曼德拉于2003年7月死于艾滋病并发的肺炎。

恩科西·姆法卡尼斯瓦·加德拉·曼德拉

(1930年去世)。酋长、参事和顾问。伊希巴王族后裔，曼德拉的父亲。在一次与当地白人官员发生争端后被剥夺酋长地位。

曼拉·兹韦利维利莱·曼德拉

(1974—)。曼德拉的长孙，马克贾托·曼德拉的长子。他现在是姆卫佐传统委员会负责人。

恩迪莱卡·曼德拉

(1965—)。曼德拉的第一个孙辈，滕比凯尔和托科·曼德拉的长女。父亲因车祸去世时，她年仅4岁。

南迪·曼德拉

(1968—)。曼德拉的第二个孙辈，滕比凯尔和托科·曼德拉的小女儿。父亲因车祸去世时，她年仅1岁。

诺鲁萨波·罗丝·雷恩·曼德拉（被称为“伦尼”）

曼德拉的孙子曼拉·曼德拉之母，曾与曼德拉的次子马克贾托结

婚。

诺塞科妮·范尼·曼德拉

（1968年去世）。曼德拉的母亲，恩科西·姆法卡尼斯瓦·加德拉·曼德拉的第三任妻子。

托科·曼德拉（又名莫莉·德·雅格）

滕比凯尔·曼德拉的妻子，以及两个女儿的母亲。她也遭遇了导致丈夫和妹妹艾琳·西梅拉内死亡的车祸，弟弟在同一场事故中丧生。关于这次事故的新闻报道称她为莫莉·德·雅格，这个名字是从一个亲戚那里得到的，意味着她可以按照种族隔离法律归类为“有色人种”，以便住在条件更好的区域。曼德拉也称呼她为“莫洛卡扎纳”（意为“儿媳”）。丈夫死后，她恢复婚前姓氏姆兰加。

温妮·曼德拉

（见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

泽纳妮（泽尼）·诺马达比·诺西兹维·曼德拉

（1959—）。曼德拉与第二任妻子温妮的长女。她的名字意为“你带来了什么？”以及“民族战场”。她曾任南非驻毛里求斯大使。

津齐斯瓦（津齐）·曼德拉

（1960—）。曼德拉与第二任妻子温妮的次女。她的名字意为“由来已久的”，得名于科萨诗人木卡伊。她曾任南非驻丹麦大使。

佐莱卡·曼德拉

（1980—）。曼德拉的外孙女，津齐斯瓦·曼德拉唯一的女儿。

宗德瓦·曼德拉

（1985—）。曼德拉的孙子，津齐斯瓦·曼德拉的长子。

雅夫塔·克加拉比（“杰夫”）·马塞莫拉

(1929—1990)。人称“阿扎尼亚之虎”。他是ANC青年联盟成员、泛非洲人大会武装力量创始人。1962年被捕并因炸毁电力线路、将自由战士偷运出南非被控蓄意破坏罪，1963年7月判处终身监禁。1989年10月13日，仍在狱中的他到维克多·沃斯特监狱与纳尔逊·曼德拉会面。有流言称他们讨论了ANC和PAC之间的团结问题。他于1989年10月15日获释，1990年4月17日死于一次神秘的车祸。

凯撒·达利翁加·马坦齐玛 (K.D.马坦齐玛，也被称作翁加)

(1915—2003)。滕布酋长、政治家，曼德拉的侄儿，1955年特兰斯凯领地联合委员会成员，1956年特兰斯凯领地当局执行委员。1963年任特兰斯凯首席部长。和兄弟乔治·马坦齐玛一起创立并领导特兰斯凯民族独立党。1976年特兰斯凯班图斯坦获得名义独立地位时成为第一任首相。1979—1986年任特兰斯凯邦总统，他是马坦齐玛国王的曾孙。

姆特托·马坦齐玛

(1972年去世)。马坦齐玛与戴德王妃的儿子。他受教于福特海尔大学学院，1968年通过法律考试。诺凯迪地区酋长，1972年去世。

弗里达·德博拉·博奎·马修斯

(1905—1998)。19世纪80年代的科萨著名知识分子、赞美诗作者约翰·诺克斯·博奎之女。她是南非最早取得大学学位的黑人女性之一，身为教师的她与教育学家Z. K. 马修斯结婚。1984年出版了《回忆》一书。

文森特·约瑟夫·高巴奎 (巴奎)·马修斯

(1929—2010)，Z. K. 马修斯教授和弗里达·马修斯之子。他和父亲都在1956年与其他154位反种族隔离活动家一起被控以叛国罪。他获得了律师资格，并在流亡期间成为博茨瓦纳的助理总检察长。1992年返回南非，同年离开ANC。从1994年起成为因卡塔自由党国会议员，1994—1999年任安全保障部副部长。

扎卡赖亚·乔迪勒朗·马修斯 (Z.K.马修斯) 教授

(1901—1968)。学者、政治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ANC成员。

1923年成为第一位在南非本国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黑人。1930年成为第一位在南非获得法学士学位的南非黑人。提出了人民大会和《自由宪章》的概念。沙佩维尔屠杀之后，他和艾伯特·卢图利酋长于1960年3月28日组织了国家哀悼日“远离”行动。1965年前往博茨瓦纳，成为该国驻美国大使。

阿奇博尔德·姆武耶尔瓦·戈万·姆贝基（宗族姓氏齐齐）

（1910—2001）。历史学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ANC和南非共产党领导成员，服务于MK最高司令部。塔博·姆贝基（1999—2008年的南非总统）之父。在里沃尼亚审判中被定罪并判处终身监禁。1987年从罗本岛监狱获释。1994—1997年服务于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参议院，任参议院副议长，1997—1999年参议院改为全国省级事务委员会后任副主席。1980年获得ANC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 Seaparankoe奖。

法蒂玛·米尔教授（也被称为法蒂玛本**Fatimabehn**、**Fatimaben**，**ben**是古吉拉特语“姐妹”之意）

（1928—2010）。作家、学者、反种族隔离与女权活动家。1950年与伊斯梅尔·米尔结婚。1946年为支持反对种族隔离的消极抵抗运动而创立学生消极抵抗委员会。南非妇女联合会创始成员，1956年成为第一位在南非白人大学（纳塔尔大学）任讲师的黑人女性。1975年创立黑人研究所。1975年创立的黑人妇女联合会首任主席。曼德拉首部授权传记《高于希望》（出版于1988年）作者。

伊斯梅尔·乔塔·米尔（**I.C.**米尔）

（1918—2000）。律师、反种族隔离活动家。1946年与纳尔逊·曼德拉在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习法律时相识并成为朋友。他在大学期间加入了南非共产党，在1946年消极抵抗运动和1952年抗法运动中起到了核心作用，并参与了《自由宪章》的起草。他是法蒂玛·米尔教授的丈夫。

雷蒙德·莫翰拉巴（宗族姓氏恩多贝）

（1920—2005）。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家、外交家和政治犯。ANC和南非共产党领导成员，MK总司令。1963年在里沃尼亚被捕，于里沃尼亚审判中被处终身监禁。他被关押在罗本岛上，直到1982年转移至

波尔斯穆尔监狱。1989年获释。他参与了与国民党政府进行的南非民主化谈判。1991年成为ANC全国执委会成员，1994年任东开普省省长。1997年任南非驻乌干达高级专员。1992年获得ANC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 Seaparankoe奖。

MK

参见“民族之矛”。

威尔顿·齐马西莱·姆夸伊（宗族姓氏姆博纳；昵称布里布里）

（1923—2004）。工会主义者、政治活动家和政治犯。ANC和南非工会大会成员，伊丽莎白港非洲裔纺织工人工会组织者。1952年抗法运动中的志愿者，后来活跃于人民大会的活动中。1956年逃脱叛国罪审判，前往莱索托。加入MK并在中国接受了军事训练。利里斯里夫农场逮捕事件后任MK总司令，在里沃尼亚审判中被判处终身监禁，于罗本岛服刑，1989年获释。1994年当选国民大会议员，此后在东开普省级立法机构服务到1999年退休。1992年获得ANC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 Seaparankoe奖。

安德鲁·莫凯特·姆兰格尼（宗族姓氏莫特罗克瓦；昵称姆潘德拉）

（1925—）。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犯和国会议员。ANC青年联盟、ANC和MK成员。1963年在里沃尼亚审判中被判处终身监禁。于罗本岛服刑18年后，1982年转到波尔斯穆尔监狱。1992年获得ANC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 Seaparankoe奖。

恩塔托·哈里森·莫特拉纳

（1925—2008）。医生、社会活动家、政治活动家、商人，纳尔逊与温妮·曼德拉的密友。20世纪40年代进入国会外政治运动，1949年任ANC青年联盟秘书长。1952年与曼德拉及其他18人成为抗法运动审判中的被告。他两次收到禁令，并被拘押了一段时间。20世纪70年代帮助建立黑人家长协会，以援助受到1976年学生起义影响的人们。他还创立了有影响的索韦托居民组织“十人委员会”。20世纪80年代，他领导附属于一民主阵线的索韦托市民联合会。

伊莱亚斯·莫特索亚雷迪（宗族姓氏莫科尼）

（1924—1994）。工会主义者，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政治犯。ANC、南非共产党和非欧裔工会理事会成员。1952年抗法运动后遭取缔。1955年协助创立南非工会大会。1960年紧急状态期间被监禁4个月，1963年又依《90天拘留法》遭到扣押。里沃尼亚审判中被判终身监禁，1964年到1989年在罗本岛上服刑。获释后当选ANC全国执委会委员。1992年获得ANC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 Seaparankoe奖。

奥斯卡·姆佩塔

（1909—1994）。来自特兰斯凯的工会主义者和政治活动家，1951年加入ANC，1958年成为ANC开普省主席。1983年因鼓动了一次导致两名白人被杀的暴动获刑5年。同年，他当选为新成立的统一民主阵线3名联合主席之一。双腿因糖尿病截肢后，在医院的轮椅上度过了大部分刑期。1989年10月15日，他和包括剩余的最后一批里沃尼亚审判同案者在内的一群囚犯一同获释。

甘加图拉·莫翰布里（蒙蒂）·奈克尔医生

（1910—1978）。医生、政治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反种族隔离理事会联合创始人和首任主席。1945—1963年任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主席。1947年3月“医生条约”的签署者，该条约是ANC、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和纳塔尔印度人大会之间的合作声明，艾伯特·克苏马医生（ANC主席）和优素福·达杜医生（TIC主席）也签署了该条约。

英德雷斯·埃拉齐尼纳塔·奈杜

（1936—2016）。南非共产党和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成员，因为代表MK的活动在罗本岛上度过了10年。获释后，他出版了《带着锁链的岛屿：885/63号囚犯》一书。阿玛和坦比·“纳兰”·奈杜之子，尚蒂·奈杜的弟弟。

“尚蒂”·尚蒂瓦蒂·奈杜

（1935—）。阿玛和坦比·“纳兰”·奈杜五个孩子中最大者，在学校时就成为了一名政治活动家。她是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和南非妇女联合会成员，从20世纪60年代起被禁止参与政治活动，1969年被拘押。

由于拒绝作出不利于温妮·曼德拉的证词被判入狱两个月。禁令使她从1963年起的十年里无法探视被囚于罗本岛的弟弟英德雷斯·奈杜，离境许可也遭拒绝，直到1972年才在离开南非前探视了弟弟。她生活于英国和ANC在坦桑尼亚的学校。1991年，她携丈夫多米尼克·特威迪返回南非。

比利·奈尔

(1929—2008)。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政治犯和国会议员。ANC、纳塔尔印度人大会、南非共产党、南非工会大会和MK成员。在里沃尼亚审判中被指为共谋者，于1963年因破坏罪的指控被囚禁于罗本岛20年。获释后加入统一民主阵线。1990年被捕并被指控参与“乌拉”行动，这是将自由战士偷运进南非，保持与狱中、国内或流亡的ANC领导人通信线路的地下活动。南非民主化后当选国会议员。

国民党

南非白人民族主义者于1914年在布隆方丹建立的保守派政党。1948年6月—1994年5月的执政党。实行有利于白人少数派统治的种族隔离政策。2004年解散。

莉莉安·马塞迪巴·恩戈伊

(1911—1980)。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和女权活动家、演说家。ANC领导成员，1956年成为第一位当选ANC执委的女性。ANC妇女联盟主席。1956年任南非妇女联合会主席，领导了1956年反《通行证法》妇女游行。在叛国罪审判中遭起诉并无罪释放，1960年紧急状态期间遭到拘押。1963年依照《90天拘留法》被单独关押了71天。对她的禁令持续不断。1982年获得ANC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 Seaparankoe奖。

詹姆斯·“吉米”·洛厄尔·兹维林齐马·恩宗维

(1919—1976)。1946年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医学院最初两位男性黑人毕业生之一，他是第一位在东开普省伊丽莎白港从业的黑人医生，是ANC青年联盟执委，后任ANC开普省主席，遭政府封禁后被迫辞去职务。他离开伊丽莎白港，在特兰斯凯的马塔泰勒设立诊所。1960年紧急状态期间遭到关押。

菲利蒙·皮尔斯·杜马西莱（杜马）·诺奎

（1927—1978）。政治活动家和律师。学生时代当选为ANC青年联盟执委。他与曼德拉是1956年叛国罪审判中的最后一组被告，曾出席曼德拉与温妮·马迪基泽拉的婚礼。1958年到1969年，诺奎任ANC秘书长，里沃尼亚审判中被称为同谋者。1963年流亡，死于赞比亚。

阿卜杜拉·“杜拉”·奥马尔

（1934—2004）。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律师，参与了曼德拉在狱中的一些法律工作。他是团结运动成员，1983年起加入统一民主阵线并成为领导成员。他遭到种族隔离政权的封禁和关押，政府还试图暗杀他。1994年起，他在纳尔逊·曼德拉任内成为首任司法部长，1999年出任塔博·姆贝基总统的交通部长。

OR

参见奥利弗·坦博。

泛非洲人大会

从ANC脱离出来的组织，1959年由倡导“非洲人的非洲”哲学的罗伯特·索布奎创立。PAC的活动包括全国范围的反《通行证法》抗议，这一活动比ANC早了十天，在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屠杀”中达到高潮，警察于该事件中射杀了69名手无寸铁的抗议者。1960年4月，PAC与ANC一同遭到取缔，1990年2月2日解禁。

艾伦·帕顿

（1903—1988）。教师、著名南非小说《哭泣的大地》（1948）作者，1935—1949年任迪普克鲁夫感化院院长。1953年，他创立了南非自由党，与执政的国民党推行的种族隔离法律做斗争。里沃尼亚审判中，他为纳尔逊·曼德拉和同事们提供了有利的证词。

本杰明·波格伦

（1933—）。记者，曼德拉的朋友，从1958年起为《兰德日报》工作，报道了1960年3月21日的沙佩维尔屠杀。不久之后，曼德拉告诉他，自己相信非暴力抗议的时代已经完结。1986年，波格伦移居伦敦。

波尔斯穆尔最高安全监狱

开普敦托凯区的监狱。1982年，曼德拉与沃尔特·西苏卢、雷蒙德·莫翰拉巴、安德鲁·穆兰杰尼以及后来的艾哈迈德·卡特拉达一起转移到该监狱。

库努

南非东开普省乡村，家人从出生地姆卫佐迁出后曼德拉住在那里。

曼费拉·阿莱塔·拉姆费勒

(1947—)。反种族隔离活动家、黑人意识运动创始成员、医生、学者和商人。由于与史蒂夫·比科合作，她于1977年被种族隔离政权驱逐到北德兰士瓦（现林波波省）的察嫩。她于1986年加入开普敦大学任研究员，1991年成为副校长之一。2000年，她被任命为世界银行四名董事总经理之一。

里沃尼亚审判

1963年到1964年的审判，11名国会联盟领导成员最初以破坏罪被起诉，面临死刑。这个名称得自约翰内斯堡的里沃尼亚区，1963年7月11日，6名MK最高司令部成员在该区的隐蔽所利里斯里夫农场被逮捕，警方得到了可作为证据的文件，包括称为“马伊布耶”行动的游击战提案。已因煽动和非法离境获刑的曼德拉也受到连累，他关于游击战的说明和1962年在南非各地的旅行日记也被查获。曼德拉没有作为证人接受盘问，而是于1964年4月20日在被告席发表声明，这就是著名的“我准备赴死”演讲。1964年6月11日，卡尔图斯·德维特法官在比勒陀利亚司法大楼判定8名被告有罪，次日判处终身监禁。

罗本岛

罗本岛位于桌湾，距离开普敦海岸7千米，长度约3.3千米，宽度1.9千米。从荷兰人17世纪定居以来，那里主要作为流放和监禁场所，特别是政治犯。那里的3名囚犯后来成为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1964—1982），克加莱马·莫特兰特（1977—1987）和雅各布·祖马（1963—1973）。现在，它已经成为一个世界遗产地和博物馆。

乔伊斯·诺玛法·西哈卡内

(1943—)。记者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撰写关于政治犯家人（包括艾伯蒂娜·西苏卢和温妮·曼德拉）的文章，导致她被依照《反共产主义法》逮捕，此后以《恐怖主义法》被再次关押，不得不在单独拘禁中度过了18个月。获释后遭到禁令。她于1973年逃离南非，受雇于民主南非的情报部。曼德拉在写给她的信中称其为农乌拉，因为她曾与曼德拉的亲戚约翰·法纳达订婚。两人从未结婚，因为在地方法院登记后，秘密警察指控她违反禁令与限制令，未经允许前往法院，因此婚姻无效。约翰·法纳达被驱逐到西斯凯，在那里与另一位女性结婚，后去世。

农齐克莱罗（恩齐基）·艾伯蒂娜·西苏卢（婚前姓特蒂维）

(1918—2011)。护士、助产士、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国会议员，ANC领导成员。1944年与沃尔特·西苏卢结婚，两人是通过她同为护士的朋友伊芙琳·梅斯（曼德拉的首任妻子）认识的。ANC妇女联盟和南非妇女联合会成员。在1956年反《通行证法》妇女抗议活动中起领导作用。第一位因1963年《普通法修正案》被捕的女性，被单独关押了90天。从1963年起，她持续受到禁令和警察的骚扰。1983年8月统一民主阵线建立时当选为三位主席之一。1985年，她和其他15名统一民主阵线和工会领导人在所谓“彼得马里茨堡叛国罪审判”中遭到指控。1994年起担任国会议员，直到1999年退休。1993—1996年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2003年获得南非杰出妇女奖，以表彰她勇敢地为人权与尊严奋斗终生。

沃尔特·乌里亚特·马克斯·西苏卢（宗族姓氏克萨梅拉，**Xhamela**—曼德拉有时拼写成**Xamela**或**Tyhopho**）

(1912—2003)。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政治犯。艾伯蒂娜·西苏卢的丈夫。1941年与曼德拉相识，并将其介绍给拉泽·希代尔斯基，后者雇用曼德拉为见习律师。ANC领导人，通常被看作“斗争之父”。1944年ANC青年联盟共同创始人。因在1952年抗法运动中起领导作用而与曼德拉及其他18人依据《镇压共产主义法案》被起诉。1956年叛国罪审判中遭逮捕，后无罪释放。ANC和泛非洲人大会被取缔后，持续收到禁令并遭软禁。协助建立MK并在其最高司令部服务。1963年转入地下，隐藏在里沃尼亚利里斯里夫农场，于1963年7月11日在那里被捕。里沃尼亚审判中被指控犯有破坏罪，1964年6月12日判处终身监禁。他在罗本岛和

波尔斯穆尔监狱服刑，1989年10月15日获释。与种族隔离政府谈判结束白人统治的ANC团队成员之一。1992年获得ANC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 Seaparankoe奖。

罗伯特·曼加利索·索布奎

(1924—1978)。律师、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政治犯。ANC青年联盟和ANC成员，直到他以“非洲人的非洲”的思路为基础组建泛非洲人大会。《非洲人报》编辑。1960年沙佩维尔屠杀后被逮捕并关押，以煽动罪处以3年监禁。在他获释之前，南非政府通过了1963年的《第37号普通法修正案》，该法允许重新监禁已经定罪的政治犯——后称“索布奎”条款——导致他在罗本岛又度过了6年。1969年获释，与家人在金伯利团聚，因为强加于PAC的禁令，他仍然要经受12个小时的软禁，限制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他在狱中学习法律，1975年建立了自己的律师行。

南非共产党（也称为南非的共产党）

1921年成立，称作“南非的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统治。1950年遭取缔后，于1953年改名为南非共产党，直到1990年才合法化。南非共产党与ANC和南非工会大会组成了三方联盟。

南非印度人大会

创立于1923年，反对歧视性法律。它包括开普、纳塔尔和德兰士瓦印度人大会。最初是一个保守派组织，行动限于向当局请愿和派出代表，20世纪40年代，在优素福·达杜及蒙蒂·奈克尔领导下，更为激进的领导层掌权，支持激烈的非暴力抵抗。

1960年紧急状态

1960年3月30日宣布，是对沙佩维尔屠杀的反应。对多数非洲裔领导人的大规模逮捕与囚禁成了这一事件的特点。1960年4月8日，政府根据《非法组织法案》取缔了ANC和PAC。

1950年《第44号镇压共产主义法案》

该法案于1950年6月26日通过，政府取缔了南非共产党和确定的任

何共产主义活动，以宽泛的语言定义“共产主义”，以至于任何反对种族隔离的人都违反了该法案。

海伦·苏斯曼

(1917—2009)。学者、政治家、反种族隔离活动家和国会议员，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经济史讲师，早期反种族隔离运动人士，后来成为反对党议员，任职36年(1953—1989)。作为反对党联合党的代表进入议会，1959年与其他11人脱党，组成进步党。在1961年的选举中，她是进步党唯一保住席位的议员，也是该党在议会中13年里的唯一代表。作为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获准访问罗本岛的反对派政治领袖，苏兹曼不断在议会中提出政治犯问题。1967年，她在罗本岛第一次见到曼德拉，尽管她每年都向当局申请探望监狱中的曼德拉，但一共只被批准了8次。

马特拉拉·阿德莱德·弗朗西斯·坦博（婚前姓楚库杜，也被称呼为马特拉拉，有时拼写为**Matlale**）

(1929—2007)。护士、社区工作者、反种族隔离和女权活动家。1956年与奥利弗·坦博结婚。ANC青年联盟成员。1956年3月参加妇女游行。流亡英国伦敦直到1990年。曾获得多个奖项，包括1997年7月的“昔兰尼的西蒙”勋章——圣公会因普通信徒的杰出服务而授予的最高级勋章；以及2002年的猴面包树金质勋章。

奥利弗·雷金纳德·坦博（**O.R.**坦博，也被称作雷吉）

(1917—1993)。律师，政治家和反种族隔离活动家。ANC领导成员和ANC青年联盟创始成员。与曼德拉一同创建南非首个非洲裔律师行。沃尔特·西苏卢遭禁后成为ANC秘书长，1958年任ANC副主席。1959年接到为期五年的禁令。里沃尼亚审判中被指为同谋者。20世纪60年代离开南非，管理ANC的海外活动，动员反对种族隔离，在南非之外建立了多个军事训练营。20世纪80年代发动“释放曼德拉”运动。流亡英国伦敦直到1990年。1967年艾伯特·卢图利酋长去世后代理ANC主席。1969年在坦桑尼亚的莫洛戈罗会议上被选为主席，直到1991年当选ANC全国主席。1992年获得ANC的最高荣誉Isitwalandwe / Seaparankoe奖。

滕布王室

纳尔逊·曼德拉是滕布王室成员，他们的祖先恩古本库卡国王（1790—1830年在位）在英国殖民统治之前统一了滕布民族。

诺坦库·玛贝尔·蒂马奎

（1924—2002）。纳尔逊·曼德拉的妹妹。

特兰斯凯

南非的一个地区，现属东开普省。种族隔离时代，在曼德拉的侄儿K. D. 马坦齐玛主持下，该地区与相邻的西斯凯接受了名义上的独立，成为专门保留给科萨人后裔的“家园”或“班图斯坦”。

叛国罪审判

（1956—1961）。叛国罪审判是种族隔离政府试图镇压国会议员联盟（一个反种族隔离联合组织）的结果。在1956年12月5日清晨的突袭中，156人被捕并以叛国罪起诉。1961年3月审判结束时，所有被告要么被撤诉，要么和最后28名被告（包括曼德拉）一起无罪释放。

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

（1931—）。终身名誉大主教，反种族隔离与人权活动家。1976—1978年任莱索托主教。1978年成为南非教会理事会首位黑人秘书长。1994年大选后，他主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种族隔离时代的罪行。1984年因寻求非暴力结束反种族隔离而获得诺贝尔奖；1986年获艾伯特·史怀哲奖；2005年获甘地和平奖。

诺玛利佐·利亚·图图（婚前姓申克萨尼）

（1933—）。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之妻。他们同在约翰内斯堡圣托马斯教师训练学院时开始约会，1955年7月2日结婚。利亚是一位家政工作者的女儿，她成为了南非家政工作者权益活动家。德斯蒙德与利亚·图图遗产基金会于2007年创立，支持促进和平、和解和同情的倡议。

民族之矛（**MK**）

民族之矛（Umkhonto weSizwe）创立于1961年，常被简称为MK。纳尔逊·曼德拉是首任司令官。它是ANC的军事部门。1994年大选后，MK

解散，官兵们与来自原南非防卫军、班图斯坦防卫军、因卡塔自由党自卫部队以及阿扎尼亚民族解放军（泛非洲人大会的军事部门）的官兵一起，加入了新组建的南非国防军。

福特海尔大学学院（**UFH**）

福特海尔大学学院是在苏格兰长老会倡导下，在一座旧要塞的遗址上创立的，初名南非土著人学院。1960年之前，它是南非唯一的黑人大学，为整个南非以及远至肯尼亚和乌干达的学生提供训练。南非国民党政府从1959年起控制了该校，将其变成科萨母语者的专门学院。纳尔逊·曼德拉、罗伯特·穆加贝、罗伯特·索布奎、曼戈苏图·布特莱齐和奥利弗·坦博等领导人都曾在那里学习。

南非大学（**UNISA**）

UNISA是世界最大的远程教育机构，纳尔逊·曼德拉通过该大学取得了法学士（LLB）学位。在被迫结束伦敦大学的学业后，他继续通过UNISA学习并于1989年在缺席情况下毕业。他在被囚禁之前就可以从事律师工作，因为当时只需要一张法学文凭。

维克多·沃斯特监狱

位于西开普省帕尔和弗朗斯胡克之间的一所低安全监狱。曼德拉于1988年转到该监狱，住在监狱大院内的一座私人别墅中。监狱大门外有一尊曼德拉的雕像。现在的名称是德拉肯斯坦惩教中心。

沃尔西大厅

沃尔西大厅位于英国牛津，建于1894年，是面向整个伦敦大学各种水平学生的远程教育提供者。曼德拉通过伦敦大学开始法学士函授课程的学习。

妮基·伊丽丝·简·农迪耶博·莎巴

温妮·曼德拉的大姐，1969年和她同时被关押。当时她独身，婚前姓名为伊丽丝·马迪基泽拉，对政府提起诉讼，以阻止自己和同案被告遭到袭击。

扎米

参见诺姆扎莫·威妮弗雷德·马迪基泽拉—曼德拉。

泽尼

参见泽纳妮·曼德拉。

津齐

参见津齐斯瓦·曼德拉。

奥兰多西区**8115**号

1944年，当曼德拉与首任妻子伊芙琳·梅斯结婚时，他们分到了索韦托奥兰多东区一所两居室房子，1947年，他们迁到奥兰多西区8115号一所红砖三居室“火柴盒”房子。他和第二任妻子温妮·曼德拉也住在那里。南非政府于1999年宣布这所房子为国家遗产地，现在成了一座博物馆。

[\[1\]](#) Isitwalandwe是科萨语“身披珍稀鸟类羽毛者”之意。

附录B

监狱大事年表

1962年8月5日：纳尔逊曼德拉身着大衣、头戴帽子和墨镜，与他的朋友塞西尔·威廉姆斯在夸祖鲁-纳塔尔省豪伊克城外的塞德拉镇路障处被逮捕。他长达27年半的监狱岁月开始了。

1962年8月6日：在彼得马里茨堡附近的法院出庭，被发回约翰内斯堡重审。

1962年8月8日：戴着手铐在约翰内斯堡地方法院出庭，为其辩护的是律师詹姆斯·坎托。他没有提出任何证据，只承认自己的身份，案件押后到8月16日。

1962年8月16日：穿一袭豺狗皮披肩在约翰内斯堡地方法院出庭，发回约翰内斯堡地区法院重审。

1962年10月15日：转到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他在比勒陀利亚的旧会堂出庭，那里为了他的审判而改成“特别地方法院”。曼德拉穿着豺狗皮披肩、衬衫、卡其布长裤、凉鞋和代表ANC的黄绿色项链。他抱怨最后一刻将审判地点从约翰内斯堡改为比勒陀利亚，是政府有意剥夺他的律师乔·斯洛沃的辩护权，后者的执业范围仅限于约翰内斯堡。

1962年10月22日：从被告席上发表了一个小时的演讲，要求撤换主审法官，称“白人法庭上的黑人”无法得到公平的审判。他不承认1961年5月29—31日号召全国罢工以及未持护照离境有罪。曼德拉在律师鲍勃·赫普尔的协助下为自己做了辩护。

1962年11月7日：他因煽动工人留在家中，未持护照离境而被判5年监禁，于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开始刑期。

1963年5月27日：在没有任何理由或预警的情况下，他被转到罗本岛最高安全监狱。

1963年6月12日：转回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

1963年7月11日：警察袭击他过去在约翰内斯堡市郊里沃尼亚区利斯里夫农场的藏身之地。他的许多同志遭到逮捕，并被单独关押。

1963年10月9日：曼德拉首次与10名其他被告在比勒陀利亚的司法大楼出庭，他们面临1961—1965年的222项蓄意破坏罪指控，这次审判被称作“里沃尼亚审判”，押后到10月29日。

1963年10月29日：他和其他10人在里沃尼亚审判中被指控犯有199项蓄意破坏罪行。辩方申请撤销起诉。

1963年10月30日：据宣布，被告之一鲍勃·赫普尔将作为国家证人出庭。对他的控罪撤销，他得以释放。但赫普尔并没有做证，而是逃离了南非。对其余10人的起诉被撤销，但他们在庭上被立即重新逮捕，控以199项蓄意破坏罪行。

1963年11月12日：公诉人佩尔西·尤塔向加尔古特法官提交了新起诉书，将里沃尼亚审判中的蓄意破坏罪指控分为两部分，该案押后到11月25日。

1963年11月26日：蓄意破坏罪状从199项减少到193项，辩方申请撤销新的起诉书。德维特法官驳回了申请。

1963年12月3日：曼德拉和9名同案被告不承认蓄意破坏罪，并听取了第一批证据。起诉书列出了24名“同谋者”，其中23人离开了南非，另一人死于警察的关押中。

1964年3月2日：控方陈述结束。

1964年3月4日：同案被告詹姆斯·坎托无罪释放。

1964年4月20日：辩护开始。曼德拉身着蓝色西装，进行了将近4个

小时的演讲，最著名的是，他最后称自己准备为一个非种族主义的民主南非而死。

1964年6月11日：在简短的裁决中，夸尔图斯·德维特法官判定纳尔逊·曼德拉、沃尔特·西苏卢、戈万·姆贝基、艾哈迈德·卡特拉达、丹尼斯·戈德堡、雷蒙德·莫翰拉巴、伊莱亚斯·莫特索亚雷迪和安德鲁·穆兰杰尼蓄意破坏罪名成立。鲁斯蒂·伯恩斯坦被无罪释放，但立刻因为另一项控罪而重新被捕。

1964年6月12日：自由党主席艾伦·帕顿提供了为被告减刑的证据。夸尔图斯·德维特法官判处曼德拉和其他7人终身监禁。他说，这些罪行本质上就是“叛国”，但并没有以叛国罪起诉。

1964年6月13日：纳尔逊·曼德拉、沃尔特·西苏卢、戈万·姆贝基、艾哈迈德·卡特拉达、雷蒙德·莫翰拉巴、伊莱亚斯·莫特索亚雷迪和安德鲁·穆兰杰尼抵达罗本岛（丹尼斯·戈德堡是白人，因此被送到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

1968年9月24日：曼德拉的母亲去世，他请求参加葬礼遭拒。

1969年7月13日：曼德拉的长子马迪巴·滕比凯尔在车祸中身亡。曼德拉写信给监狱当局，请求参加他的葬礼，但无人理睬。

1982年3月31日：在罗本岛最高安全监狱度过近18年之后，曼德拉与沃尔特·西苏卢、雷蒙德·莫翰拉巴、安德鲁·穆兰杰尼被转到开普敦城外群山脚下的波尔斯穆尔最高安全监狱。他们被一同关押在一间大牢房中。10月21日，艾哈迈德·卡特拉达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1985年11月3日：曼德拉进入开普敦的人民医院接受前列腺手术。

1985年2月10日：曼德拉拒绝P.W. 博塔以放弃暴力策略为条件释放他的提议之后，女儿津齐斯瓦在索韦托的集会上宣读了他的拒绝声明。

1985年11月17日：南非司法部长科比·库切和监狱署长到医院探望了曼德拉。

1985年11月23日：从人民医院出院，返回波尔斯穆尔监狱，但与他

与ANC的谈判创造条件。

1988年6月11日：英国伦敦温布利体育场举行了一次长达12个小时的流行音乐会，以庆祝曼德拉70岁生日，这场音乐会向67个国家广播。

1988年8月12日：进入开普敦贝尔维尔的泰格伯格医院。

1988年8月13日：诊断出肺结核和胸腔积液。

1988年8月31日：从泰格伯格医院转到开普敦康斯坦蒂亚山医院，继续治疗肺结核。

1988年12月7日：从康斯坦蒂亚山医院出院，转到帕尔附近的维克多·沃斯特监狱，住进属于一位原监狱看守的别墅。

1988年12月8日：来访的司法部长科比·库切告诉曼德拉，政府决定将他关押在这所别墅里，以便继续1986年开始的与政府官员的讨论。

1989年5月17日：在缺席的情况下从南非大学毕业并获得法学士学位。

1989年7月5日：与P.W. 博塔总统在后者的开普敦办公室中会面。

1989年10月15日：除了曼德拉之外，其余里沃尼亚审判同案者均获释出狱。

1989年12月13日：曼德拉在黎明前从监狱乘车到开普敦的总统办公室与F.W. 德克勒克总统会面。

1990年2月9日：曼德拉被带到开普敦的泰因海斯，与F.W. 德克勒克总统会面。

1990年2月11日：曼德拉于下午4时22分获释，离开维克多·沃斯特监狱。他在开普敦市政厅的阳台上向群众发表讲话，并在主教廷的德斯蒙德·图图大主教官邸过夜。

尾注

1. Mac Maharaj (ed.), *Reflections in Prison*, (Cape Town: Robben Island Museum and Zebra Press, 2001), p. xi.
2. 纳尔逊·曼德拉1978年12月12日于罗本岛监狱的总结声明。
3. Robert Vassen, 'Life as a Political Prisoner', South Africa: Overcoming Apartheid, Building Democracy, a project of MATRIX: The Center for Humane Arts, Letters, and Social Sciences; the African Studies Center; and the Department of History,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http://overcomingapartheid.msu.edu/sidebar.php?id=65—258—8&page=3>.
4. Walter Sisulu, introduction to *Letters from Robben Island*, Ahmed Kathrada (ed. Robert D. Vassen) (Cape Town: Mayibuye Books and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xvi.
5. Eddie Daniels, *There and Back: Robben Island 1964—1979* (Cape Town: CTP Book Printers, third edition, 2002), p. 160.
6. 纳尔逊·曼德拉1992年12月14日在约翰内斯堡与理查德·施滕格尔的谈话 (CD 6,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Johannesburg.)。
7. 同上。
8. Elinor Sisulu, *In Our Lifetime: Walter & Albertina Sisulu* (Cape Town: David Philip Publishers, 2002), p. 200.
9. 纳尔逊·曼德拉1978年12月12日于罗本岛监狱的总结声明。
10. 参见他1976年7月12日写给监狱署长的信 (第262页)。
11. Michael Dingake, 'Comrade Madiba' in *Nelson Mandela: The Struggle is My Life*, (London: Idaf, 1986), p. 224.
12. 同上。
13. 同上。

- [14.](#) 同上, pp. 224–245。
- [15.](#) 同上, p. 225。
- [16.](#) 同上。
- [17.](#) 纳尔逊·曼德拉2003年1月29日在开普敦466/64音乐会上的演讲, http://db.nelsonmandela.org/speeches/pub_view.asp?pg=item&ItemID=NMS950&txtstr=46664。
- [18.](#) 纳尔逊·曼德拉1993年4月16日在约翰内斯堡与理查德·施滕格尔的谈话 (CD 51,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Johannesburg.)
- [19.](#) ‘Mandela Wins Week’s Adjournment’, *Cape Times*, 16 October 1962.
- [20.](#) 纳尔逊·曼德拉1962年10月22日在比勒陀利亚旧会堂法庭上的演讲, http://db.nelsonmandela.org/speeches/pub_view.asp?pg=item&ItemID=NMS011&txtstr=recusal。
- [21.](#) 纳尔逊·曼德拉1993年4月16日和17日在约翰内斯堡与理查德·施滕格尔的谈话 (CD 52,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Johannesburg.)
- [22.](#) Bob Hepple, *Young Man With a Red Tie: A Memoir of Mandela and the Failed Revolution, 1960–1963* (Johannesburg: Jacana, 2013), p. 48.
- [23.](#) ‘Mandela Gets 5 Years: Described as Mastermind’, *The Argus*, 7 November 1962.
- [24.](#) ‘Shouts, Clenched Fists, Songs, as Mandela is Gaoled’, *Cape Times*, 8 November 1962.
- [25.](#) 同上。
- [26.](#) ‘Mandela is Asked Not to Become “Difficult”’, *Rand Daily Mail*, 25 October 1962.
- [27.](#) 纳尔逊·曼德拉1993年4月16日在约翰内斯堡与理查德·施滕格尔的谈话 (CD 51,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Johannesburg.)
- [28.](#) 纳尔逊·曼德拉1992年12月3日在约翰内斯堡与理查德·施滕格尔的谈话 (CD 2,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Johannesburg.)
- [29.](#) 纳尔逊·曼德拉1993年4月16日和17日在约翰内斯堡与理查德·施滕格尔的谈话 (CD 52,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Johannesburg.)
- [30.](#) NM, *Long Walk to Freedom* (London: Abacus, 2013), p. 414.
- [31.](#) 同上。
- [32.](#) Joel Joffe, *The State vs. Nelson Mandela: The Trial that Changed South Africa* (London: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7) p. 41.
- [33.](#) 同上, p. 42。
- [34.](#) 同上, p. 42。
- [35.](#) ‘Sir Bob Hepple Obituary’, *The Guardian*, 26 August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law/2015/aug/26/sir-bob-hepple>.

- [36.](#) 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33.
- [37.](#) 同上, p. 444。
- [38.](#) 同上, p. 447。
- [39.](#) 纳尔逊·曼德拉1992年12月3日在约翰内斯堡与理查德·施滕格尔的谈话 (CD 2,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Johannesburg.)
- [40.](#) Christo Brand, *Doing Life with Mandela* (Johannesburg: Jonathan Ball, 2014), p. 46.
- [41.](#) Indres Naidoo, as told to Albie Sachs, *Island in Chains: Ten Years on Robben Island by Prisoner 885/63*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2), p. 87.
- [42.](#) Mac Maharaj, 'Interview with Mac Maharaj', 1978, in *The Struggle is My Life*, p. 208.
- [43.](#) 同上。
- [44.](#) 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458.
- [45.](#) 纳尔逊·曼德拉1993年3月在约翰内斯堡与理查德·施滕格尔的谈话 (CD 21,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Johannesburg.)
- [46.](#) 同上。
- [47.](#) 同上。
- [48.](#) 马克·马哈拉杰2017年6月27日与萨姆·文特尔的电话交谈。
- [49.](#) Winnie Madikizela Mandela (eds. Sahn Venter and Zamawazi Dlamini Mandela), *491 Days: Prisoner Number 1323/69* (Johannesburg: Picador Africa, 2013), p. 25.
- [50.](#) Joel Carlson, *No Neutral Ground* (London: Davis—Poynter Ltd, 1973), p. 291.
- [51.](#) 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682.
- [52.](#) 同上, p. 120。
- [53.](#) Ahmed Kathrada and Sahn Venter, *Conversations with a Gentle Soul* (Johannesburg: Picador Africa, 2017), p. 87.
- [54.](#) *Mandela v Minister of Prisons* [1981] 3 All SA 449 (A) in the Cape of Good Hope Provincial Division.
- [55.](#) 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568.
- [56.](#) 2010年在约翰内斯堡对伊苏·拉卢·奇巴、艾哈迈德·卡特拉达、拉希德·希达特、沙比尔·巴里姆、普雷马·奈杜和拉齐亚·萨利赫的采访。
- [57.](#) 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624.
- [58.](#) 同上, p. 608。

[59.](#) 同上, pp. 624–625。

[60.](#) 同上, p. 625。

[61.](#) 纳尔逊·曼德拉1993年2月8日在约翰内斯堡与理查德·施滕格尔的谈话 (CD 19,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Johannesburg.)

[62.](#) 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646.

[63.](#) 纳尔逊·曼德拉1993年2月8日在约翰内斯堡与理查德·施滕格尔的谈话 (CD 19,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Johannesburg.)

[64.](#) 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647.

[65.](#) 纳尔逊·曼德拉1993年2月2日和3日在约翰内斯堡与理查德·施滕格尔的谈话 (CD 17,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Johannesburg.)

[66.](#) 同上。

[67.](#) Jack Swart, telephone conversation with Sahn Venter, 7 September 2017.

[68.](#) Pdraig O'Malley, *Shades of Difference: Mac Maharaj and the Struggle for South Africa* (New York: Viking, 2007), p. 312.

[69.](#) 同上, p. 313。

[70.](#) NM, *Long Walk to Freedom*, p. 618.

信件与收藏

本书中的信件来自不同的收藏，包括曼德拉抄写信件的笔记本：

南非国家档案与记录局：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指挥官—1963年9月23日；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指挥官—1963年10月8日；比勒陀利亚地方监狱指挥官—1963年10月25日；弗兰克、伯纳德与约菲—1964年1月15日；布拉姆·费希尔—1964年8月2日；罗本岛监狱指挥官—1964年11月30日；维瑟少校—1965年8月25日；监狱署长—1965年10月10日；温妮·曼德拉—1966年2月17日；南非大学—1966年8月22日；美国国际法协会—1966年8月31日；罗本岛监狱指挥官—1966年9月8日；塞西尔·埃普赖利—1967年2月11日；罗本岛指挥官—1967年2月27日；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1967年3月21日；乔尔·卡尔森—1967；司法部清算人—1967年10月23日；最高法院常务司法官—1967年12月6日；阿德莱德·坦博—1968年3月5日；罗本岛指挥官—1967年4月29日；英国大使馆—1968年4月29日；罗本岛指挥官—1968年9月16日；K. D. 马坦齐玛—1968年10月14日；诺利奇·古扎纳—1968年10月14日；曼戈苏图·布特莱齐—1968年11月4日；罗本岛指挥官—1969年2月28日；司法部长—1969年4月22日；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1969年5月20日；奥康准将—1969年8月5日；伦敦大学—1969年10月1日；罗本岛指挥官—1969年10月9日；伦敦大学—1969年11月18日；罗本岛指挥官—1970年4月2日；罗本岛指挥官—1970年4月20日；罗本岛指挥官—1970年5月29日；罗本岛指挥官—1970年6月2日；罗本岛指挥官—1970年12月24日；罗本岛医官—1970年12月24日；罗本岛指挥官—1971年3月31日；罗本岛指挥官—1971年4月1日；罗本岛指挥官—1971年6月14日；先锋图书销售公司—1971年9月26日；罗本岛指挥官—1971年3月27日；温妮·曼德拉—1972年6月1日；罗本岛指挥官—1973年3月7日；罗本岛指挥官—1973年3月7日；海

伦·苏斯曼—1974年3月1日；司法部长—1974年5月13日；司法部长—1974年5月25日；西兰德委员会—1974年6月18日；罗本岛指挥官—1974年6月26日；法蒂玛·米尔—1974年11月1日；罗本岛指挥官—1974年12月1日；温妮·曼德拉—1975年2月1日；司法部长—1975年2月12日；优素福·达杜—1975年11月1日；罗本岛指挥官—1975年12月15日；法蒂玛·米尔—1976年1月1日；监狱署长—1976年1月23日；D.B. 亚历山大—1976年3月1日；费利西娅·肯特里奇—1976年5月9日；罗本岛指挥官—1976年7月12日；监狱署长—1976年7月12日；罗本岛指挥官—1976年8月18日；温妮·曼德拉—1976年8月18日；温妮·曼德拉—1976年8月19日；温妮·曼德拉—1976年9月1日；温妮·曼德拉—1976年10月1日；罗本岛指挥官—1976年10月7日；罗本岛指挥官—1976年10月12日；托洛贝特萨内·楚库杜（阿德莱德·坦博）—1977年1月1日；弗兰克·伯纳德和约菲—1977年1月21日；罗本岛监狱长—1977年5月19日；诺布利莱·图拉雷—1977年7月19日；杜马·诺奎（格克瓦尼尼·米亚）—1977年7月1日；泽纳妮和穆齐·德拉米尼—1977年7月24日；津齐·曼德拉和乌帕·西卡梅拉—1977年7月24日；罗本岛监狱长—1977年9月18日；温妮·曼德拉—1977年12月4日；监狱署长—1977年12月6日；阿米娜·卡查利亚—1977年12月12日；罗本岛监狱长—1978年1月16日；玛丽·奈克尔—1978年1月10日；曼戈苏图·布特莱齐—1978年10月1日；罗本岛监狱长—1978年10月2日；司法部长—1978年10月23日；津齐·曼德拉—1978年11月26日；恩迪莱卡·曼德拉—1979年1月21日；温妮·曼德拉—1978年1月21日；马卡齐维·曼德拉—1979年5月13日；罗本岛监狱长—1979年5月20日；艾伦·帕顿—1979年7月29日；海伦·约瑟夫—1979年7月29日；温妮·曼德拉—1979年9月2日；刑事与警察部长—1979年9月4日；罗本岛指挥官—1979年11月19日；津齐·曼德拉—1979年12月9日；罗本岛监狱长—1979年12月23日；丹尼斯·希利—1980年1月8日；津齐·曼德拉—1980年1月27日；教育部长—1980年2月1日；津齐·曼德拉—1980年2月10日；杜拉·奥马尔—1980年6月1日；温妮·曼德拉—1980年7月30日；阿米娜·卡查利亚—1980年10月26日；津齐·曼德拉—1981年1月3日；温妮·曼德拉—1981年4月26日；彼得罗妮拉·费鲁斯—1981年5月3日；卡玛格维尼·马迪基泽拉—1981年11月15日；艾莎·阿诺德医生—1981年11月15日；库切少将—1981年11月27日；波尔斯穆尔监狱负责人—1982年4月20日；波尔斯穆尔监狱负责人—1983年1月21日；波尔斯穆尔监狱负责人—1983年2月25日；拉塞尔·皮利索—1983年6月29日；监狱署长—1983年10月6日；法蒂玛·米尔—1984年1月30日；特雷沃·图图—1984年8月6日；温妮·曼德拉—1984年12月27日；伊斯梅尔·米尔—1985年1月29日；P.W.

博塔—1985年2月13日；希娜·邓肯—1985年4月1日；阿奇·古梅德—1985年7月7日（1975年）；阿奇·古梅德—1975年7月8日；维多利亚·姆森格—1985年7月8日；诺林达·姆加贝拉—1985年7月8日；南非大学—1985年10月15日；温妮·曼德拉—1985年12月5日；杜米萨尼·姆扎马内医生—1985年12月17日；监狱署长—1986年2月4日；乔伊·莫切洛阿—1986年2月17日；图克维尼、杜马尼和奎库——日期不详；K.D.马坦齐玛—1986年5月19日；波尔斯穆尔监狱负责人—1986年10月6日；玛贝尔·诺坦库·蒂马奎—1987年2月18日；弗里达·马修斯—1987年2月25日；凯普·姆肯塔内—1987年2月25日；海伦·约瑟夫—1987年4月1日；阿米娜·卡查利亚—1987年4月1日；曼拉·曼德拉—1987年7月9日；南迪·曼德拉—1987年8月17日；津齐·曼德拉—1987年8月31日；曼费拉·拉姆费勒—1988年3月1日；波尔斯穆尔监狱负责人—1988年8月29日；W.J.霍斯滕教授—1988年11月25日；南迪·曼德拉—1988年12月5日；佐莱卡和宗德瓦·曼德拉—1988年12月5日；扎齐维、扎马斯瓦齐和津赫勒—1988年12月5日；波尔斯穆尔监狱负责人—1988年12月5日；W.J.霍斯滕教授—1988年12月23日；阿奇·古梅德—1989年1月10日；图图大主教及夫人—1989年1月17日；奥斯汀·马西牧师—1989年1月17日；曼戈苏图·布特莱齐—1989年2月3日；伊莱恩·卡恩斯—1989年2月14日；杜马尼·曼德拉—1989年2月28日；奎迪·姆卡里皮—1989年2月28日；埃迪·丹尼尔斯—1989年2月28日；艾伦·布萨克—1989年2月28日；阿米娜·卡查利亚—1989年2月28日；西波·塞帕拉—1989年4月4日；康迪·劳利斯—1989年4月4日；罗宾·伦威克爵士—1989年4月10日；迈克·泰森—1989年5月10日；弗兰克·齐卡内牧师—1989年5月10日；E.N.姆贝克尼夫人—1989年5月10日；海伦·苏斯曼—1989年5月22日；理查德·马波尼亚—1989年6月28日；代理大酋长姆达耶尔瓦·姆蒂拉拉—1989年7月4日；监狱署长—1989年7月17日；蒂姆·威尔逊—1989年7月23日；阿德莱德·坦博—1989年8月14日；马基·乔莫·达拉西莱—1989年8月14日；阿贝尔·亨德里克斯牧师—1989年8月15日；德斯蒙德·图图主教及其妻子利亚·图图—1989年8月21日；阿德莱德·坦博—1989年8月21日；J.N.和拉迪·辛格—1989年8月21日；玛丽·本森—1989年8月21日；海伦·约瑟夫—1989年8月21日；西里尔·拉马福萨—1989年8月21日；阿米娜与彼得·弗伦泽—1989年8月21日；监狱署长—1989年9月11日；弗里达·马修斯—1989年9月18日；凯普·姆肯塔内—1989年9月18日；曼费拉·拉姆费勒—1989年9月18日；拉希德和艾莎·科拉—1989年9月25日；POTWA秘书长—1989年9月25日；法蒂玛·米尔—1989年9月28日；马丹吉特和马乔里·卡皮坦—1989年9月28日；温妮·曼德拉—1989年10月9日；维克多·沃斯特监狱指挥官—

1989年10月9日；监狱署长—1989年10月10日；监狱署长—1989年10月16日；谢赫·纳吉姆·默罕默德—1989年10月23日；T. S. N. 格库布莱牧师—1989年10月23日；恩齐基·西苏卢—1989年10月23日；莱恩和贝丽尔·西梅拉内—1989年11月2日；宗瓦比莱·桑迪莱·姆蒂拉拉酋长—1989年11月6日；法蒂玛·米尔—1989年11月6日；监狱署长—1990年1月22日；监狱署长—1990年2月2日；监狱署长—1990年2月11日。

曼德拉抄录信件的笔记本：泽纳妮和津齐·曼德拉—1969年2月4日；马卡齐维·曼德拉—1969年2月16日；莉莉安·恩戈伊—1969年3月3日；吉布森·肯特—1969年3月3日；姆特托·马坦齐玛酋长—1969年3月17日；温妮·曼德拉—1969年4月2日；P. K. 马迪基泽拉—1969年5月4日；泽纳妮和津齐·曼德拉—1969年6月23日；温妮·曼德拉—1969年6月23日；妮基·莎巴—1969年7月15日；泰利·姆蒂拉拉—1969年7月15日；温妮·曼德拉—1969年7月16日；伊芙琳·曼德拉—1969年7月16日；范·阿尔德上校—1969年7月22日；马克贾托·曼德拉—1969年7月28日；塞夫顿·乌特拉—1969年7月28日；泽纳妮和津齐·曼德拉—1969年8月3日；艾琳·布特莱齐—1969年8月3日；诺姆丰多·曼德拉—1969年9月8日；诺鲁萨波·艾琳·姆夸伊—1969年9月29日；阿德莱德·山姆·梅斯—1969年11月3日；温妮·曼德拉—1969年11月16日；保罗·姆宰杜梅—1969年11月19日；托科·曼德拉—1969年11月29日；温妮·曼德拉—1970年1月1日；恩科西亚内酋长—1970年1月1日；温妮·曼德拉—1970年1月21日；阿德莱德·坦博—1970年1月31日；马歇尔·莎巴—1970年2月3日；泰利·曼德拉—1970年3月6日；马克贾托·曼德拉—1970年3月31日；马卡齐维·曼德拉—1970年5月1日；利比·皮利索—1970年6月1日；温妮·曼德拉—1970年6月20日；温妮·曼德拉—1970年8月1日；参议员道格拉斯·卢赫勒—1970年8月1日；温妮·曼德拉—1970年8月31日；马克贾托·曼德拉—1970年8月31日；司法部长—1970年9月14日；温妮·曼德拉—1970年10月1日；司法部长—1970年11月19日；桑娜·泰伊斯—1970年12月1日；温妮·曼德拉—1970年12月28日；乔伊斯·西哈卡内—1971年1月1日；诺玛比托·布哈拉—1971年1月1日；罗本岛指挥官—1971年1月2日；蒂姆·马哈拉杰—1971年2月1日；伊希和莫拉·马特拉库—1971年2月1日；泽纳妮·曼德拉—1971年3月1日；克里斯蒂娜·朔尔茨—1971年3月1日；法蒂玛·米尔—1971年3月1日；托科·曼德拉—1971年4月1日；“茜茜”—1971年4月1日。

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收藏的海米·伯纳德藏品：清算人—1967年10月23日；弗兰克·贝尔纳特和约菲—1969年5月20日；弗兰克、贝

尔纳特和约菲—1977年1月21日。

个人收藏：国际特赦组织秘书长—1962年11月6日；尼克·卡特：蕾·卡特—1985年3月4日；迈耶·德瓦尔：阿黛尔·德瓦尔—1983年8月29日；迈克尔·丁加克：迈克尔·丁加克—1986年4月24日；莫拉博·莫洛耶莱：莱昂内尔·恩加卡内—1985年4月1日；库恩·斯托克：库恩·斯托克—1964年6月11日；埃米莉·韦尔曼：彼得·韦尔曼—1979年5月27日。

致谢

我们要感谢扎马斯瓦齐·德拉米尼—曼德拉对本书的宝贵帮助，以及她精彩的序言。正如她所说，本书帮助我们理解，人们有多么喜爱她的祖父，他“起而反对压迫整个民族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因此承受了可怕的刑罚”。

本书绝不仅仅收集了一位被囚禁的自由战士和世界偶像的言论，也绝不是一位编辑及其副手的杰作，而是持续多年的集体努力的结果。

发行本书的漫长历程始于2006年，当时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档案与对话主管维恩·哈里斯联系了纳尔逊·曼德拉，希望得到准许，查阅他在狱中27年所写的书信，以便在某一天出版。他安排安西娅·乔赛亚斯负责对南非国家档案与记录局的大量曼德拉监狱记录进行分类。在下一个阶段中，我查阅了所有通信，确认写给家人和朋友的所有信件。研究期间，我发现一些与监狱官员和各个机构的通信引人注目，其中许多都出现在本书里。赫里特·瓦赫纳尔、娜塔莉·斯科莫洛和扎希拉·亚当不知疲倦地工作，协助复制这些信件。

整理和誊写信件的工作耗时经年，过程中又发现了其他信件，既有来自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个人文件存档的，也有来自私人收藏的。我们特别感谢尼古拉斯·卡特、迈尔·德瓦尔、迈克尔和西滕比莱·丁加克、艾米莉·韦尔曼和莫拉伯·莫洛耶莱提供给我们前所未见的信件。国际特赦组织给了我们一封曼德拉于1962年写成、收藏在伦敦档案馆的信件。已故的科恩·斯托克向我们提供了曼德拉1963年写给他的信。已故的海米·伯纳德是曼德拉在狱中时的律师之一，他向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捐赠了自己的文稿。2004年，前秘密警察唐纳德·卡德将三本硬

皮本归还给曼德拉，其中包含了他的信件副本，从曼德拉的牢房里抄没了这些本子之后，卡德将其保存了数十年。

我们还深深感谢以下人士的帮助：瓦妮莎·范哥本哈根、马迪巴的遗产执行人、德斯蒙德·图图名誉大主教、曼戈苏图·布特莱齐酋长、弗兰克·齐卡内牧师、理查德·马波尼亚博士、图梅卡·马坦齐玛、多莉斯瓦·马坦齐玛·约扎纳、恩卡巴·恩戈伊、维基·肯特、杜马·格库布莱和坦德卡·格库布莱、特雷沃·图图、阿南特·辛格、沙米姆·米尔、农乌约·诺奎夫人、乔伊斯·西哈卡内·拉布金、伊尔丝·威尔逊、蒂姆·威尔逊、诺西兹维·马卡莫、尼娜·琼斯和萨尼亚·戈尔。

曼德拉不仅用英语写作，本书中的某些信件以他的母语科萨语写成，另一些则使用南非荷兰语。我们感谢下列人士的翻译技巧：普梅扎·格维亚、卢祖科·柯蒂、迪凯特索·姆法马迪、乌凯尔·波夸纳、本杰明·哈里斯、诺西萨·季索和珍妮·亚当斯。我们还要感谢翻译各种其他语言中的词语、辨别个人以及解释文化习惯及历史事件的人士：扎内莱·里巴、弗洛伦斯·加里谢、拉齐亚·萨利赫、拉姆尼·迪纳特、弗雷德·库马洛、祖贝达·贾弗、西拉杰·德赛、吉米·马修斯和祖赫拉·卡特拉达·阿莱因顿。

确认信中提到的个人和其他细节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这么多人的帮助，补充信息就不可能如此丰富。马克·马哈拉杰从不拒绝任何有关信息的要求，花费可观的时间提供了监狱生活和个人的大量细节。

其他在我们请求帮助时毫不犹豫地伸出手来的人有：约翰·艾伦、埃德温·阿里森、克里斯托·布兰德、贝琳达·波佐利、拉卢·奇巴、托尼·埃普赖利、达利·坦博、沙伦·格尔曼、博比·希尼、卡门·海登赖希、威利·霍夫迈尔、斯坦利·卡瓦尔斯基、利比·劳埃德、萨姆·马巴莱、莫西·穆拉、萨利姆·莫泽、杰克·斯瓦特和林迪特·沃勒。我们也很感激佐德瓦·兹瓦内、卢西亚·拉德舍尔德、克劳德·科拉特、詹蒂莱·姆耶卡、莱拉托·查巴拉拉、哈利勒·戈加、乔·蒂塔博、蒙盖齐·恩贾尤、索菲亚·莫莱莱科、科里伦·马卢莫、查莱罗·姆法图蒂、马克·赛弗特尔、恩齐基·西苏卢、贝丽尔·洛克曼和埃菲·赛弗特尔。

W.W. 诺顿公司的罗伯特·韦尔在第一次表达了发表这些信件的愿望之后，耐心地等待了多年。布莱克韦尔-露丝公司的露丝·霍布迪和杰

夫·布拉克韦尔的加入更是如虎添翼。我们感谢蕾切尔·克莱尔出色、全面的编辑工作和对本书的贡献，感谢卡梅隆·吉布的精美设计，以及伊丽莎白·布拉克韦尔的帮助。

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塞洛·哈唐从一开始就对本书大加鼓励，一直抓住所有机会为其做宣传。如果我们没有感谢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的其他人，那就是一种玩忽职守的行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本书出版做出了贡献。这些人是埃塞尔·阿伦兹、维多利亚·克里斯一布特莱齐、李·戴维斯、梅琳·恩格尔布雷希特、费凯尔·加马、亚斯·戈德罗、希瑟·亨里克斯、伦杰罗·坎伊莱、格里高利·卡措拉斯、莱塞戈·马弗拉、安一杨·马哈拉杰、阿莱塔·马加仑、克莱夫·马卢莱克、帕莱萨·马纳雷、纳米莱·姆楚努、科克措·姆达沃、林波·莫尼亚马内、科洛费洛·莫尼亚拉、伦加·内内、埃里克·恩伦哥特瓦、布伊·西苏巴、吉文·塔克、诺琳·瓦霍梅和路易莎·宗多。

曼德拉的家族成员们慷慨地提供了帮助，确定信中提到的人。特别是温妮·马迪基泽拉—曼德拉花费了许多时间帮助我们。泽纳妮·德拉米尼—曼德拉、津齐·曼德拉和恩迪莱卡·曼德拉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信息。我们还要感谢曼德拉家族的其他成员：南迪·曼德拉、马卡齐维·曼德拉、图克维尼·曼德拉、奎库·曼德拉、杜马尼·曼德拉、津赫勒·德拉米尼、扎齐维·马纳韦、佐莱卡·曼德拉、兹韦利维利莱·曼德拉酋长和诺鲁萨波·雷恩·罗丝·曼德拉。

纳尔逊·曼德拉与家人分隔的痛苦贯穿着这本珍贵的编年史，他也自始至终体会着那27年中家人遭遇的苦难。我们都应该深深地感谢他们所有人。

编辑 萨姆·文特尔

授权声明

我们感谢您允许我们出版以下内容。

引用“马克·马哈拉杰采访”，《纳尔逊·曼德拉：斗争是我的生活》，（伦敦：南非国际防卫与援助基金，1978年），马克·马哈拉杰授权使用。引用“马希巴同志”，《纳尔逊·曼德拉：斗争是我的生活》（伦敦：南非洲国际防卫与援助基金，1978），迈克尔·丁加授权使用。引用《系红领带的年轻人：关于曼德拉与失败革命的回忆录，1960—1963》（约翰内斯堡：水雉传媒，2013），作者鲍勃·赫普尔，授权使用。引用“呼喊，紧握拳头，唱歌，曼德拉被关进监狱”，1962年11月8日《开普敦时报》，授权使用。引用《国家对纳尔逊·曼德拉：改变南非的审判》（伦敦：同一世界出版社，2007），乔尔·约菲，授权使用。引用《带着锁链的岛屿：885/63号囚犯》（约翰内斯堡：企鹅图书，2012），英德雷斯·奈杜，授权使用。引用《拯救曼德拉：里沃尼亚审判和南非的命运》（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肯尼思·S. 布劳恩，授权使用。引用《黑色的我》（洛杉矶：教师协会出版社，1978），津齐·曼德拉，作者授权使用。引用纳尔逊·曼德拉与理查德·斯坦格尔会谈记录（约翰内斯堡：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1992—1993），纳尔逊·罗利赫拉赫拉·曼德拉，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授权使用。引自《漫漫自由路》（纳尔逊·曼德拉，伦敦：算盘出版，2013），纳尔逊·曼德拉版权所有，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授权使用，约翰内斯堡。引用《491天：监狱编号1323/69》（约翰内斯堡：非洲斗牛士出版，2013），温妮·马迪基泽拉-曼德拉，萨姆·文特尔和扎马斯瓦齐·德拉米尼-曼德拉编辑，作者授权使用。

插页部分：第1、2页由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提供；第3、4-5、

10、11、12、13、14、15页由南非国家档案与记录局提供；第6、8-9页为唐纳德·卡德藏品，收藏于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由阿登·巴尔-哈马拍摄；第7页为海米·伯纳德藏品，收藏于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由阿登·巴尔-哈马拍摄；第16页，马修·威尔曼，罗本岛博物馆。